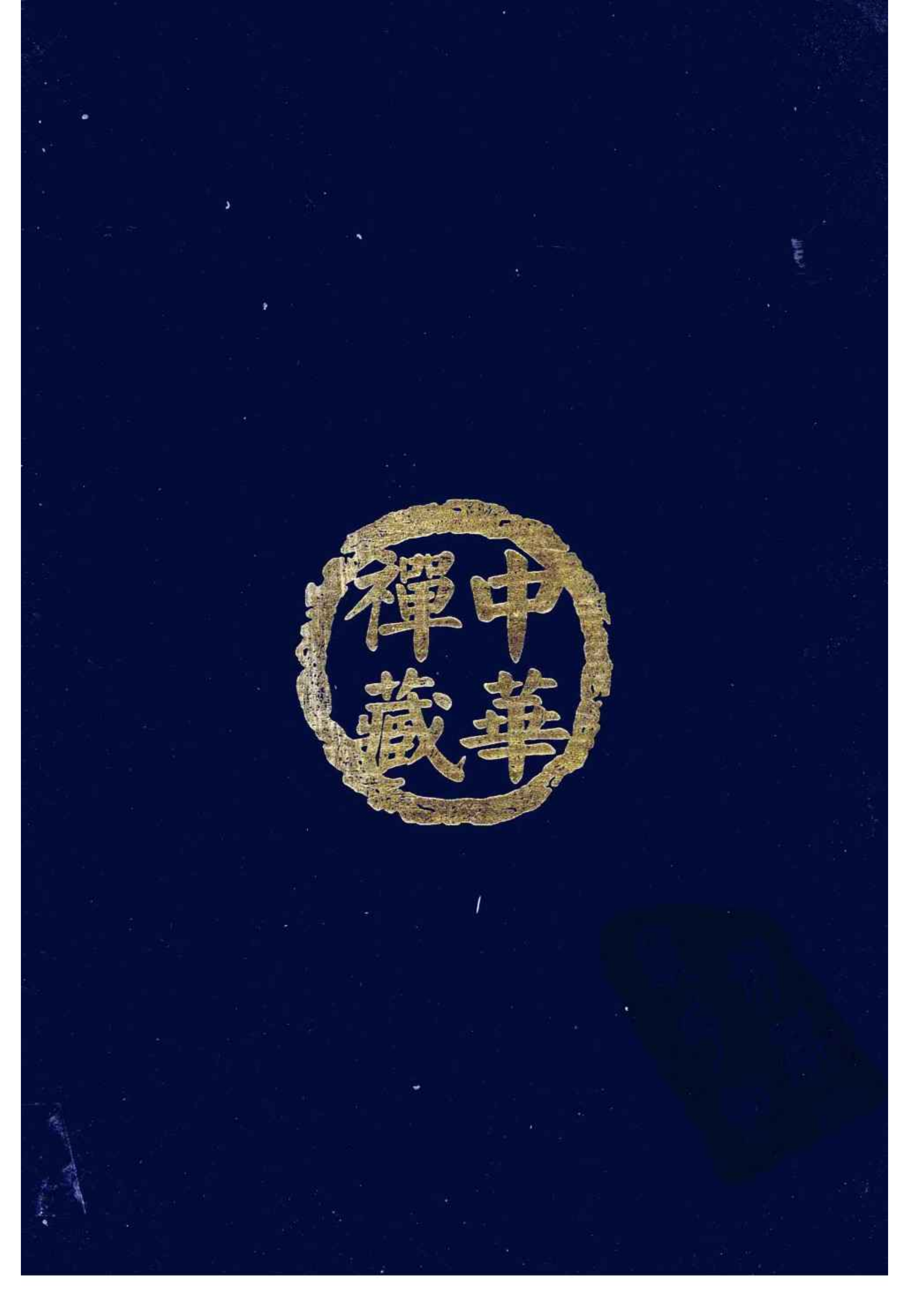

禪宗全書


中華禪藏

禪宗全書

史傳部二八

（28）

藍吉富 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禪宗全書／藍吉富主编．－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12

ISBN 7-5013-2602-9

Ⅰ.禪…　Ⅱ.藍…　Ⅲ.禪宗－文獻－匯编　Ⅳ.B946.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103681 號

責任編輯：王冠　于浩

封面設計：許冬麗



書名　禪宗全書（全 101 册）
著者　藍吉富 主编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發行　010-66139745，66175620，66126153，66174391（傳真），66126156（門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河北三河燕郊古籍印裝廠
開本　880 × 1230 毫米　1/16
印張　4414
版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書號　ISBN 7-5013-2602-9/B · 108
定價　18000 圓

一、揞黑豆集

二、佛祖心燈

三、諸家宗派

四、正源略集并補償

五、錦江禪燈

解　題

一、揞黑豆集

編譯組

全書九卷。清・心圓拈別，火蓮集梓。完成於清・乾隆五九（一七九四）年。

編者根據「指月錄」及諸家燈史所載，輯錄諸尊宿居士等的機緣法語，偶亦附上心圓的拈提評語，俾讀者領會古人活殺自在的機緣語句。

書名為「揞黑豆」，題意可從原序窺見端倪。原序云：

「蓋自應菴華祖，振虎邱之緒，綿延弗絕……美盛洋洋，大哉觀止。然而展卷則目迷五色，沒量大人，被黑豆換却眼睛。其稍劣者，即輾轉推尋，愈尋愈遠。世有靈根慧性之士，肯於黑豆未生芽以前，一肩担荷得去，便能拈一莖草，現丈六金身，……不犯鋒鋩，不落擬議。」

可見編者是要參禪者祛除那些落入擬議言詮的「黑豆」，以恢復光明本具的「眼睛」。這就是「揞黑豆集」命意所在。

全書九卷之中，卷首收錄佛祖機用言句，卷一至卷八收錄自六祖下第十七世應庵曇華至第三十六世茆溪行森間之一百四十人的機緣法語。此外，並附有火蓮居士的序文、跋文及觚語四則。

二、佛祖心燈

編譯組

全書一卷。淸・光緒十六年刊行。

本書書名是依「佛心相承，法燈相續」之義而來。主要輯錄自毗婆尸佛至釋迦牟尼佛的七佛偈，及自摩訶迦葉尊者至大鑒慧能禪師的三十三祖傳法偈。

關於書中二十八祖的列名，根據的是「景德傳燈錄」。雖然「付法藏因緣傳」、「圓覺經大疏鈔」、「內證佛法血脈譜」等書對此有異說，但是「景德傳燈錄」所載則廣爲後世禪門所習用。

卷末附有「佛祖源流訣」和「五宗次序譜」。

三、諸家宗派

編譯組

全書一卷。吳中南禪沙門守一空成重編，又稱「宗教律諸家演派」。淸、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與「佛祖心燈」合刊。

本書輯錄臨濟源流訣（至臨濟下第四一世）、洞山源流訣（洞山下第三八世）、雲門源流訣（至雲門下第八世）、法眼源流訣（至法眼下第六世）、天皇下宗派五世，並略述天台教觀、華嚴賢首教、南山律派、世數未考各派等於一編，故名「諸家宗派」。

四、正源略集幷補遺

編譯組

全書十六卷，補遺一卷。清・達珍編。本書原為揚州寶輪寺霈霖際源和揚州高旻寺昭月了貞等二人合編。此二師圓寂之後，由浙江天台山國清寺達珍繼續完成編纂工作。

本書卷一已佚失，卷二至卷十六輯錄南岳下第三四世至四十世，青原下宗鏡第三世至十三世諸師的略傳和機緣語要，共收四〇五人，加上補遺所收的二八人，共計是四三三人。

五、錦江禪燈

編譯組

全書二十卷。清・丈雪通醉編。全書費時三十餘年始告完成。主要輯錄出生於蜀地或來蜀地說法之歷代諸禪德的源流、行實、機緣、頌古、法語，以及護法宰相、居士和神僧、高僧的機緣語句。卷一至卷十五收錄初祖至大鑑下第四十世諸師八百三十五人。卷十六至卷二十收錄高僧、神僧一百五十六人。

本書主要根據的史籍有「佛祖綱目」、「五燈會元」、「高僧傳」、「神僧傳」等三十餘種。此外，編者亦廣集當代宗師尊宿之名號或機緣語句於該書之中。

目次

伍、錦江禪燈……四五三





揞黑豆集

清



心圓　拈別

火蓮　集梓





揞黑豆集序

宗門中事。明取脚跟下本無實法。六祖云不思善不思惡。嚴頭云百不思時名爲正句。欲得識句向事上覰則疾。向意根下摸索則遲。但於機用上略露些子。如同電拂。如擊石火。快便難逢。豈容擬議。所謂向上人活計者。靈鷲拈花。少林面壁。至大鑑而法周沙界矣。厥後五宗分派。流出一源。建化門庭。盛衰各異。濟下則宋元明賴虎邱一支。流衍至今。而正法眼藏。指月錄諸書。無繼選者。諸師語錄機緣。殘編賸帙。日漸消亡。後學無由考證。此一線之傳。所係爲尤重也。臺家本儒林。幼沾墳籍。釋褐後。奔走風塵。無裨身世。每聞修多羅一言半偈。輙有會於心。謬疑一乘之道。有路可通。妄緣解路。以求其合。而名利中鉤鎖連環。復不能自脫。流浪天涯。髮白齒落。回思生死事大。如燎眉剝膚之迫。不容緩。於是息影餘菴。自謀活計。閉關謝客。銳志參窮。一日於信步經行次。觸發元沙立地搆取語。瞥然摸得娘生鼻孔。踏著本地風光。歡喜踴躍。信知此道本來成現。不屬語言。不落知見。然而偏閱古德機緣。於差別機用。末後牢關。仍多疑義。頃與心圓居士。住菴結夏。取指月錄及諸家燈史所載應菴已下諸尊宿法語機緣。一一拈提決擇。始會得古人殺活機權。無非洞明從上來事。於是向之所疑。渙爲冰釋。脚跟下事。洞徹無遺。竊幸於垂暮之年。而識還鄉之路。自此歸家穩坐。喘息方定。回看同道諸君。或沉淹於聾瞶。或躑躅於歧途。求心未歇。特地艱難。正與臺昔日相似。所謂曾爲蕩子偏憐客者。耿耿寸心。不能自已。此黑豆集之所以刻也。蓋自應菴華祖振虎邱之緒。綿延弗絕。再盛於龍池。其間龍象蹴踏。如密雲天隱雪嶠湛然諸尊宿。下師吼如林。洪鐘遞響。至苐溪而萬派歸墟。千峯到嶽。美盛洋洋。大哉觀止。然而展卷則目迷五色。沒量大人被黑豆換卻眼睛。其稍劣者。卽輾轉推尋。愈尋愈遠。世有靈根慧性之士。肯於黑豆未生芽已前。一肩擔荷得去。便能拈一莖草現丈六金身。拈丈六金身作一莖草。咳唾掉臂。殺活得人。不犯鋒鋩。不落擬議。此古鏡未磨前一段光明。乃人人脚跟下同具者也。久參上士。買石饒

雲入道初心擔泉得月庶克紹隆祖位負荷正宗西來一綫之傳永無失墜而五宗建立千波競湧一亙晴空之的旨又豈不人文殊而類普賢哉嗟乎如來以一大事因緣出興於世教外別傳語言道斷庸鈍者既苦拍盲之無路士君子幸具福慧兩足之緣能自拔於五欲而求免於輪迴又以邪見稠林枉受辛勤歇心無日暇以是編夫亦中流之一壺千年之優鉢焉爾是為序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夏火蓮居士平聖臺書

觚語四則

苕溪曰吾有大病非世所醫釋迦醫王也文殊醫相也降而歷代祖師古今善知識皆醫國手也然而自醫則可醫人則否故曰吾有大病非世所醫且既非世所醫彼醫者即病者既不自醫胡能醫人故無論言句是病揚眉瞬目亦是病擎拳豎拂亦是病行棒行喝亦是病既皆是病醫可廢乎廢醫則醫病（敗種焦芽）不廢醫則衆生病（聲求色見）且廢醫則醫先病而後衆生病不廢醫則醫不病而衆生有病有不病衆生有病有不病而醫仍病必也衆生皆無病無不病而醫乃不病降而論之等病也有已病之病有益病之病何謂已病之病著著向未舉以前打脫透過者是也何謂益病之病步步在既舉以後輾轉摸索者是也其服未舉以前藥者吾不能言其味瘳者自知之服既舉以後藥者譬猶調味之鹽適口之醬鹽為飯而醬為飲其與砒鴆相去幾何哉要之非醫咎也故衆生雖有病有不病而醫總不病醫不病信吾病苕溪一語洵久病之良醫也打○相云已上病供心圓押字

我宗止破法無成法破家散宅即作活計昔南泉住菴時有一僧至菴泉曰我上山作務待齋時作飯自喫了送一分上來其僧作飯自喫了却一時打破家事就牀臥泉待不見來便歸菴見僧臥泉亦就伊邊臥僧便起去諸公還識此僧喫南泉飯不孤負南泉底作用麼還見此僧送絕好一分飯與南泉南泉到口便吞麼譬如世尊出世四十九年拆一間屋拆樑拆椽拆柱拆礎拆成一片白地然後椽樑柱礎件件

精嚴所以南泉一見便印可道汝既如是吾亦如是古人云若有一法過於涅槃我說亦如夢幻參學人具此眼目方始好看教辨別得諸方邪正不則到處墮坑落塹披枷帶鎖卒未有出頭日在

南泉云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此老眼光覷千古事如掌中菴摩羅果今有孔被楔塞者巧匠乃以楔出之而無奈彼楔既出人即以此出楔之楔奉爲至寶遂至彼楔既出此楔旋巳牢著孔中更出一楔更填一楔如是輾轉經百千劫楔終不盡孔終不出又其甚者彼楔未出此楔屬入楔楔相竝更無孔穴間有黠者覷出楔巳旋更添穴或吹一吹或拂一拂孔穴之中更安孔穴是又一楔也噫

佛法大要一言以蔽之曰淨地上勿屙古德云修證即不無染汙即不得但形文彩即屬染汙佛見法見左降鐵圍纔生便齩自然無事自然露倮倮地即是從緣薦得相應疾也雖然心圓恁麼道早巳屙了一地更說誰屙伶俐學人向者裏著得一隻眼見人說禪說道說妙說元纔口便築教伊合取屎孔去卻有些子氣息忽有箇齩人矢橛底惡狗奴出來道雖復不以言語見亦復不著無言說心圓不覺大怒跳下禪牀搶住此奴問伊有甚麼言說速道速道眼目定動奮金剛拳碎魔子首猶如微塵咄

偶閱拂子源流擧此數語此圓操觚大意也居士選本成集爲後人學佛津梁但使讀居士集者人人成佛作祖不必人人作唱導師庶幾不孤負居士一番選刻之意鄙見如此陳之執事他日書成以爲跋也可以爲序也亦可圓頓白

揞黑豆集目次

連雲道能　最菴道印　宗元菴主　尼妙道
尼妙總　潙山法寶　老訥祖證　長翁如淨

六祖下十八世

密菴咸傑　顚丙　海門師齊　鈍菴宗穎
遯菴祖珠　敬叟居簡

六祖下十九世

破菴祖先　松源崇岳　隱靜致柔　藏叟善珍
友雲宗鑒　偃溪廣聞　東山道源　無文燦
吾捨從寬　竹巖妙印

六祖下二十世

無準師範　元叟行端　栯堂益　余放牛
瞎驢無見　中和璋　臭菴宗

六祖下二十一世至二十四世卷之二

雪巖祖欽　楚石梵琦　愚菴智及　無能教

六祖下二十二世

高峯原妙　南石文琇　閒極雲　虛谷希陵
方山寶　鐵山瓊　湻拙文材

六祖下二十三世

中峯明本　了菴淸欲　斷崖了義　夢窗智曤
碧峯寶金　無聞思聰

六祖下二十四世

千巖元長　天如惟則　徹中普莊

六祖下二十五世至三十三世卷之三

萬峯時蔚　唯菴德然　宋濂　俱空契斌

六祖下二十六世　六祖下二十七世

寶藏普持　田居士　虛白慧旵　荊壁紹琦

六祖下二十八世　六祖下二十九世三十世

海舟普慈　翼善永慈　寶峯明瑄　天奇本瑞

六祖下三十一世

絕學明聰　古巖　大休實　蘊空常忠

六祖下三十二世

笑巖德寶　法舟道濟　慈舟方念　無明慧經

六祖下三十三世卷之四

幻有正傳　幻也佛慧　大覺圓　無趣如空
晦堂元鏡　永覺元賢　湛然圓澄

六祖下三十四世卷之五

揞黑豆集卷首

拈頌佛祖機用言句

世尊三陞座。第一點普第二點毒第三點急門庭施設入理深談一切備矣畢竟法王無一字增益人頌曰心如境如頭正尾正不解談元祗能識病是法無說是說無覺未白椎前法王正令

無爲眞佛實在我身。拈云昭昭靈靈不是我明暗色空不是我牆壁瓦礫不是我蚯蚓蝦蟇不是我我在甚處咄鷲王擇乳素非鴨類要識渠面孔麼三喚三應鍋過新羅無喚無應驢年夢見所以道此箇門中事不得春風花不開及至花開風吹落且無陰陽地上一句作麼生道驀喝一喝頌曰佛下忉利一場鋪置三喚三應打鼓搖鈴無爲眞佛證龜成鼈肯在我身眼裏瞳人咦一箇不會一箇會金剛摸索泥人背

須菩提巖中宴坐却見吾法身。拈云比邱尼瞞盡天下人瞞不過世尊世尊亦瞞盡天下人瞞過比邱尼瞞不過須菩提且道利害在甚麼處頌曰法身法身少米無薪油鹽醬醋東舍西鄰羊頭懸架狗肉橫秤三箇八兩元只半斤

吾以眞珠示之便總不知時。五方天王悉自悟道。五方天王悟道且置卽今面目現在諸仁且作麼生悟不見道悟卽不無落第二頭乃擡手云者箇亦是世珠且道眞珠在甚麼處振威一喝

無可捨處是汝放身命處。無可捨處更須捨却

普眼菩薩見普賢。拈云雲居道普眼推倒世尊世尊推倒普眼你道普賢在甚處向伊云我識得你

佛召五通仙人。拈云探驪須得珠莫敎魚目混治玉須治瑱莫敎碱砆亂藐姑仙子立雲端笑看猧兒爭飯碗如今莫有要問那一通者麼我也沒工夫召得伊但云今日不閒頌曰海中三神山縹緲在天際舟欲近之風輒引之去百花洲上多少採蓮人滿把蓮花不識蓮生處

那一通你問我。拈云風頭稍硬水勢太急鐵作釣絲管下

不得頌曰閃電光擊石火語招箭莫生埰剛回頭失却
我劍去遠矣爾刻舟緣頭鴨子討甚卵莫惺惺轉見左
解玉縲兮脫金鎖畢竟兩人都不會贏得一場空懡㦬

世尊勅阿難持鉢。拈云不經

九折不知崍莊之平坦歷盡巉叢方信本來是地所以
道臺山路向甚麼處去驀直去好箇師僧又恁麼去也。
驀直去頌曰七佛式出不得擬如何打
破鉢七佛式道不得莫如何且持鉢

世尊答比邱問。拈云我於世尊法莫謗世尊見處即有眼花不少證
處未是亂走作麼當何所示是汝此問來說是非者
即是是非人頌曰老僧無舌不解講究老僧無手不解
盡覆不解如然亦不解謬拳孤不鳴足兩斯走是汝持
來復汝何咎祖師
活意心圓逗漏

耆婆罔知生處。莫道耆婆佛亦不知者婆受瞞佛不受瞞

七賢女遊尸陀林。頌曰三般物我無有聽親言
耳出親口要三般莫亂談你若
有與
我三

世尊布髮掩泥。拈云世尊和泥合水然燈移棵換柱賢于看孔著楔諸天釀金
落成要見梵刹總且未在諸公要見梵刹麼退後退後
頌曰好事不如無無事不如好欲識箇中意一老一不
老

是吾弟子。吾是誰識得吾不但過去現在盡未來
際一時收頌曰古佛古佛剔卵出骨弟
子弟子無與倫比世尊世尊今
古罕聞作禮作禮如斯而已

迦葉擬擯文殊。拈云不是
迦葉擯文殊正是迦葉擯迦葉頌曰良馬顧影迴旋不
驚演若迷頭奔馳狂走纔有是非紛然失心汝但息見
其狂自歇莫自顛
倒本來無物咄

城東老母。求見不得擯出不得回避不得一普賢二文殊
三釋迦是甚麼驀
喝一喝曰看脚下

女子出定。諸佛未離本處已前是箇甚麼何不與麼直截
會去請別大愚芝二語曰
寺中無宿處賊不打貧兒

殃崛持鉢。我作殃崛待長者問汝爲至聖
當有何法能免產難但向
他道世出世間此爲第一

文殊不入門。拈云一鈞便上

無邊身量世尊。頌曰虛空尚有邊佛功德亦然惟有能量者窮劫不可盡

乾闥獻樂。拈云

山河大地不如是法不如是迦葉不如是汝如是頌曰
幻人取幻法幻幻轉相依祖若不入幻誰救幻中迷願
衆云
噢

說大集經。拈云阿呵斷麼一箇殺人放火一箇阿彌陀佛不是曲直不分爭奈心圓
事急且請老佛老魔各自歸家歇息頌曰二龍爭珠彼
此俱失寧棄道旁一錢不値雖然不値尊貴無匹大地
黃金買他不得雖然不買人人不缺何以驗之耳聲眼
色雖然不缺爭奈不識瞥起微情珠沈光黑因緣到來
好箇時節爆地一聲虛空迸裂大用
現前頭頭物物揮劔當陽佛魔斂跡

調達入地獄。三箇
畫師繪出地獄變相瞞看官不瞞畫師且道畫師是誰
良久云頭長三尺頌曰清涼徧界大火燒空兩頭坐斷
獄不
通風

二鐵圍山。心圓今日起佛見法見被世尊威神鐵圍山死解冰消且道與文殊是同
是
別

文殊持劒逼如來。拈云能殺能活不妨文殊好手且道此劒甚處得來你若擬議
即沒
交涉

不問有言不問無言。拈云不問有言不問無言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
世尊良久老瞿曇被者一問直得口瘂外道歎曰世尊
大慈開我迷雲眼中見鬼令我得入三生六十劫作禮
而去阿難白佛外道得何道理稱讚而去家賊更遭賊
打世尊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逐電追風只瞬息垂
鞭已過萬重山又云不問有言不問無言那箇教你來
世尊良久老僧耳背外道歎曰世尊大慈開我迷雲令
我得入自誣誣人作禮而去納甚麼敗缺阿難白佛外
道得何道理稱讚而去他送我紅爐雪片我贈他臘月
蓮花世尊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雕弓未動狠熅息
歸馬華山賀太平頌曰三頓痛棒無傾一箇指頭無薦
香嚴擊竹無聞靈雲桃花無見
莫將出岫微雲掩却廬山眞面

無說無聽是爲一義二義。拈云龍光佛時一箇疑團直至如今不得休歇
更饒千佛出興亦去此疑團不得且道世尊有
甚長處頌曰外不放入內不
放出痛下一鎚萬事了畢

昨日定今日不定。拈云上來
把住水洩不通者回放行縱橫自在還識世尊落處麼
頌曰汝定我亦定不定亦不定非定非不定是名曰正

定答異學問。盡道推過商量。那識分明酬價異學若是箇皮下有血底管取立時栴脫答
二商人問。曰不見不見者在。曰不聞不聞者在。曰不禪定。不禪定者在。曰不睡眠不睡眠者在
本自無失。何得之有。說覺不覺。眞爲剩語。諸仁者到者
裏眼目定動。卽沒交涉。你若擬議。世尊在汝脚底。頌曰。
去皮存淨貨。師姑女人做會
麽。大象喫螺螄。蜻蜓拽石磨。梵志索論義。呵呵破布袋裏盛錐
子不出頭。是好手。梵志做盡伎倆。爭奈欄柄在世尊手
裏。且道世尊有甚長處。不見道。你若無心我也休。頌曰。
靈龜負圖受鑽。梵志不喞嚁漢。
項上脫却鐵枷者。回死而無怨。世尊問豬子。者箇是甚麽。向
伊道合取口。佛具一切智。豬子也不識。向伊道你秖識
得豬子。頌曰。六度萬行。與我無干。也須驗過。不得顢頇。
知是般事。便識羞慚。世尊拈花迦葉微笑。兩箇老漢。只解瞻前。不解顧後。人天百萬。
貪觀白浪。失却手橈。拈云。拈花上薦不得。拂子上薦不
得。拳頭上薦不得。指頭上薦不得。乃至一草一木一瓶
一瓦。一雞一犬一蚓一蛙上薦不得。乃至微塵大地利
那虛空。賢聖仙佛。魔外有情。地獄天堂。琳宮梵宇。酒肆
淫坊。經營屠販。喫飯穿衣。擧足下步上薦不得。若薦得
去。更有何事。你若肯薦。一場夢醒。你若要薦。正好做夢。
頌曰。魔不能窺。佛不能見。掌不容擎。室未曾現。識不能
知。目不得眴。界不安藏。世不改變。非凡夫法。非摩訶衍。
非般若經。非華嚴卷。非大火聚。非金剛劍。非祖師印。非
仙人扇。從未有傳。亘無人薦。掃却歸元。剗除方便。言思
路絕。不通一線。當下休歇。立時成辦。示汝學人。廬山眞面。文殊請佛再轉法輪。拈云。
說也轉他不著。不說也轉他不著。直饒千佛出興。口
如懸河。亦轉他不著。更饒山河大地。草木叢林。一一盡
化微妙海口。亦轉他不著。會麽。不是轉法輪。盡是法轉輪。若謂吾滅度。若謂吾不
滅度。闍黎不是。莫怪老僧。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
爲樂。拈云。無寂滅不生滅。無寂滅誰滅生滅。恁麽道得。猶成兩橛。畢竟如何歇。頌曰。有時捨全身。

求半偈。有時示半身。說全偈。有時捨全身。入全偈。正
眼觀來。一場鈍置。伶俐兒孫。不妨窺見他家半邊鼻。
此藥能殺人亦能活人。殺活許你會。如何是此藥。文殊菴提遮女
互相問答語。拈云。絕好兩則拈花公案。頌曰。你不敢向龍潭裏去喪生。却願到虎穴中來納
命。直饒救得你上三十三天。
跌下來也秖是一箇臭肉餅。文殊善住意天子互相
問答語。拈云。以毒爲藥。則病受之。以毒爲飯。則命受之。祇說者箇法。拈云。不是說者
箇法。却是者箇說法。且道者箇還解說法麽。不見道。秖
是梵音淸雅。令人樂聞。頌曰。捏水成團。畫空爲界。做盡
伎倆。法今何在。驢鳴犬吠。婦姑反脣。彌勒打鼓。築
著天親。無生法忍。一時成就。黑鬼呵呵。波斯面皺。乃
至無有語言文字。是菩薩眞入不二法門。呵呵。善財參
彌勒。善財答無著。頌曰。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勸君隨分過。不用苦奔波。須菩
提宴坐諸天雨花。須菩提說法帝釋雨花。無一字。纖然說。纖然
說無一字。直饒拈却兩頭。中間坐斷。向衲僧門
下正好喫棒。何故。不踏閒花草。安知大地春。舍利
弗見月上女。舍利弗問彌勒。舍利弗問天女。拈云。三箇鼻孔。都被舍利弗穿却。鴦崛棄刃。拈云。喚曰住住。不是我喚更是阿誰。頌曰。我住汝不住。九百九
十九。汝住我不住。一指欲殺母。鴦崛忽出家。不住住已
入。千人拇指冠。戴者華其首。安得諸衆生。棄之如敝帚。
賓頭盧赴齋。拈云。者不顧第一相。爲策起第二相。爲阿耨達池龍王曾請佛齋。吾是時亦相
預其數。記得盤陀山石上。與君閑坐聽流泉。頌曰。不取
涅槃不了賬。留與人閒作榜樣。引得人人盡致疑。要使
佛燈長雪亮。長雪亮。障蔽魔王隨金剛齊。拈云。刻刻不相離。說
照見馬師三甕醬。
甚麽一千年覓不得。時時不相識。作麽生忽一日撞見。
障蔽魔王與金剛齊面目一般。形容無二。諸仁者還揀。

辨得麽。揀辨不得。聽下注脚乃彈指一下云。者箇便是金剛齊。又彈指一下云。者箇便是障蔽魔王。頌曰。開眼也見。合眼也見。障蔽無頭金剛少面。開眼也迷。合眼也迷。笑殺障蔽。和金剛齊。說起說住。彼此密語。六耳獮猴。不可同諜

那吒太子因緣。拈云。不可還者。非汝而誰。且道說底是甚麽法。諦聽諦聽

廣額屠兒成佛。拈云。放下屠刀。太遲生。自言是賢劫千佛一數。小家樣子。頌曰。廣額廣額。牛蹄馬脊。屠刀屠刀。鬼哭神號。放下放下。之乎者也。涅槃涅槃。甚麽相干。咦。榔栗橫肩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

迦葉踏泥。拈云。迦葉降尊就卑。一期垂手則不無爭奈蹉過沙彌。問意。心圓與麽道。蹉過迦葉亦不少

樂人作舞。拈云。兩箇漢出出入入。有甚了期。心圓今日入城。見一隊師子。出城見一羣象王。有人問心圓出出入入呢。向伊道。適纔錯脚。踏殺一箇貓兒。

倒却刹竿。拈云。早見恁麽。免致魔王藉口。四天王腥手汙脚。雖然如是。迦葉即易。阿難却難。

達磨西來。拈云。天下衲僧。盡道勘破阿師。不知都被阿師勘破。心圓與麽道。是被勘破不是被勘破。莫道三十年後。窮未來際。敢道無人說得。何故金毛師子怕癩皮狗

慧可禮拜依位而立。自後便有一絡索曰。莫妄想曰。珍重。曰祇者是。曰呈似了也。與夫叉手近前。竪拳下喝。打圓相。作女人拜。繞禪牀。掀香几。擲下拂子。拂袖便出。種種醜態。可謂祖禰不了。殃及兒孫。不知弄到甚麽年代也。呵呵。頌曰。阿奴姿貌本天然。花燭紛紛客滿筵。最苦洞房藏不住。被人攙出畫堂前。

覓罪了不可得。拈云。覓心了不可得。不是無心。覓罪了不可得。不是無罪。且心作麽生安。罪又作麽生懺。須是了學頭天外看始得。你若目中生刺。我便腦後見顋。你若眼裏無筋。我便鼻頭有肉。咄咄。草鋪平野鷹逐兎。

此是誰作亦未見性。可稱語意冥符。彼此皆知。

指授即無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前四祖云。一切諸法悉皆解脫。此六祖云。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大乘根熟。漸開圓頓法門矣。

佛法是不二之法。三祖云。要急相應。惟言不二。諸仁者。要明不二。但識取二。何謂二。自心取自心者是取常是二。取無常是二。取非常非無常亦是二。取善是二。取不善是二。取非善非不善亦是二。乃至取界是二。取蘊亦是二。取禪定解脫是二。取無念無爲亦是二。你若不取。一在甚處。是故佛法止言不二。不言不一。參學人到者裏。須是親見親證始得。嚴論即不可。今日若有人問如何是不二之法。便與振威一喝。

六祖云我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拈云。截斷天下人舌頭。放出爍迦羅眼睛。金剛圈你作麽生透。栗棘蓬你作麽生吞。吞得透得。轉見禍事。不透不吞。萬劫不了。思量擬議。已隔千山。直下承當。白雲萬里。宗門中千變萬化機用。皆明此事。心圓通身是手也拈不出。但云賊賊。有心人自看自悟去始得。切勿學神會作斷佛種性人。

六祖云。葉落歸根。來時無口。青原云。不辭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馬祖云。我今日勞倦。不能爲汝說。盤山云。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潙山云。父母所生口。終不爲子說。仰山云。我若一向擧唱宗門中事。身邊要一人爲伴亦無。有出長沙云。我若一向擧揚宗乘。法堂前草深一丈。如是之類。盡道官不容鍼。豈知已是私通車馬了也。六祖云。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馬祖云。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子作麽生。百丈野狐公案。潙山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子意何如。雪峰云。諸上座。望州亭與

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臨濟三度上堂云。要識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禪客。巖頭至僧堂前拊掌大笑曰。且喜堂頭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伊何。如是之類看似擎頭戴角。殊不知挂角羚羊早已絕氣息了也。他如把住中有放行。放行中有把住。以至全身半身。入就出就。元要殺活賓主照用。作家戰將。掉鬪埋兵。玉線金鍼。明來暗去。喜怒機權。順逆轉換。揚眉瞬目。泥剌棉鍼。雙放雙收。同得同失。觸著便轉。轆轆地。剌著便閙。漉漉地。盡情好與二十拄杖。何故。者箇所在。賞罰分明。六祖云。我不會佛法。石頭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馬祖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藥山云。不是不是。南院云。錯錯。高峰云。不得不得。無門云。不是不是。萬峰云。瞎瞎。如是之類。秖疑別有商量。誰信和盤託出。要會麼。伸脚在縮脚裏。六祖云。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歸宗云。一鏃破三關。分明箭後路。可憐大丈夫。先天為心祖。三角云。若論此事。眨上眉毛。早已蹉過了也。臨濟云。若是過量人。向未舉已前。撩起便行。猶較些子。資福云。隔江望見資福剎竿。便回脚跟下。好與三十棒。僧參石樓。問。未識本來性。乞師方便指。拈云。聚九州鐵鑄不成者一大錯。樓曰。石樓無耳朶。拈云。老僧年邁要且不負來機。僧曰。某甲自知非。拈云。靈龜曳尾拂跡跡生。樓曰。老僧還有過。拈云。禍入愼家門。僧曰。和尚過在甚麼處。樓曰。過在汝非處。拈云。洗耳汗牛口。僧禮拜。樓便打。拈云。直饒知知非非。亦未在。且道脚跟在甚麼處。良遂參麻谷。谷見來。便將鋤頭去鉏草。遂到鉏草處。拈云。箭過西天十萬里。猶向大唐國裏擬議。谷殊不顧。便歸方丈閉却門。拈云。為得徹困。遂次日復去。谷又閉門。拈云。層層鋪置。遂乃敲門。谷問阿誰。拈云。水中洗水。遂曰良遂。拈云。頭上安頭。纔稱名忽然契悟。拈云。不因楊得意。爭見馬相如。他如水潦法會。石鞏大珠。及五宗下尊宿。悟緣甚夥。馬祖云。若是上根衆生。忽遇善知識指示。言下領會。更不歷於階級地位。頓悟本性。其或未然。且向古人汗臭氣處理會看。南嶽云。說似一物即不中。藥山云。千聖亦不識。說已說了也。識已識了也。此後更增一絡索。上拄天。下拄地。孤峯頂。十字街。有一手脚無背面。通身飯。通身水。盡虛空徧大地一味禪一句子。以至頭頭物物。渾無縫罅。可謂字經三寫。烏焉成馬。類推可知。歸宗云。光不透脫。秖為目前有物。雲門云。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如定山打碑樹。省王常侍勘米胡。保壽打胡釘鉸。睦州勘僧正。翠巖勘座主。石霜勘裴相之類。又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如南泉勘菴主。丹霞勘國師侍者之類。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為法執不忘。己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如大覺打興化。南院打風穴之類。直饒透得法身去。放過即不可。子細檢點將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如定山勘首座。化主勘興教。明招勘保寧。勘國泰之類。俱可類推。龐居士云。各請自檢好。臨濟云。達磨西來。秖覓箇不受惑底人。神藏云。知而無知。不是無知而說無知。香嚴云。子啐母啄。子啄母殼。子母俱亡。應緣不錯。同道唱和。妙云。獨脚大陽云。周旋往返。全歸父繁。興大用。體無虧。烏曰。和尚元紹二上座參。曰。問二禪客發足甚麼處。拈云。箭無虛發。元曰。江西。曰。便打。拈云。棒頭有眼。元曰。久知和尚有此機要。拈云。你分上作麼生。曰。云。汝既不會。後面箇師僧秖對看。拈云。將謂有長處。紹擬近前。曰。便打。曰。信知同坑無異土。拈云。孫臏開鋪並無主顧。臨

濟見僧來擧起拂子拈云勘破已遲僧禮拜拈云有甚麼氣息濟便打又有僧來濟擧拂子僧不顧拈云日前有物濟亦打又有僧來濟擧拂子僧曰謝和尚指示拈云屎臭也不知濟亦打拈云可惜三棒不曾打著半箇石曰參馬祖祖曰我有七棒寄打烏臼你還甘否石曰和尚先喫某甲後甘拈云癩兒牽伴德山示衆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濟聞謂洛浦曰汝去問他道得爲甚麼也三十棒拈云須知遠煙浪別有好思量待伊打汝接住棒送一送拈云你也沒量罪過我也沒量罪過看伊作麼生浦如教山休去拈云作賊人心虛浦回擧似濟拈云身在帝鄉總不知濟曰我從來疑著者漢雖然如是你還識德山麼拈云蹉過多時了也浦擬議拈云答得一萬語有甚麼用處濟便打拈云正賊走却還人喫棒老宿參便問禮拜即是不禮拜即是拈云賊濟便喝宿便拜拈云著濟曰好箇草賊宿曰賊賊便出去拈云同道方知濟曰莫道無事好拈云陣敗說兵書時首座侍立濟曰還有過也無拈云把髻自投衙座曰有據款聊結案濟曰賓家有過主家有過曰二俱有過拈云問官不了事好與三十棒濟曰過在甚麼處拈云勾賊入來座便出去拈云見機而作早遲八刻濟曰莫道無事好拈云兩重公案餘可類推　百丈再參馬祖挂拂子於舊處祖振威一喝一聲塗毒佛魔皆死　黃檗禮佛次沙彌問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長老禮拜當何所求檗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常禮如是事彌曰用禮何爲檗便掌彌曰太麤生檗曰者裏是甚麼所在說麤說細隨後又掌知得馬祖一喝落處便知黃檗一掌落處乃吐舌云馬祖百丈黃檗臨濟是甚麼乾矢橛　臨濟半夏上黃檗山住數日辭檗檗曰汝破夏來是何言與　何不終夏去是何言與　濟曰某甲暫來禮拜和尚是何言與　檗便打好心無好報　趁令去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　濟行數里疑此事暫時不在如同死人　却回終夏佛法大事顢頇不得　後又辭檗檗曰甚處去是何言與　濟曰不是河南便歸河北是何言與　檗便打濟約住與一掌到者裏纔不受瞞　檗大笑乃喚侍者將百丈先師禪板几案來濟曰侍者將火來强軍無弱殿　檗曰不然子但將去已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去在知而無知臨濟到徑山德山參潙山嚴頭參德山都親見得者箇道理參學人須證到者箇境界然後語知偏正理識倒邪爲人不禍生也　濟一日謂普化克符曰我欲於此建立黃檗宗旨弄險　汝且成褫我明修棧道暗度陳倉　二人珍重下去建宗旨竟　三日後普化却上來問和尚三日前說甚麼鷂子過新羅　濟便打一噴一醒然　三日後克符上來問和尚三日前打普化作麼若不重論蓋代功從前汗馬無人識　濟亦打再接再厲乃假如問到窮未來際打亦不歇手　濟臨滅謂衆曰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未必心頭似口頭　三聖曰爭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眼觀東南意在西北　濟曰已後有人問你向他道甚麼金將火裏試　聖便喝入水見長人　濟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者瞎驢邊滅却兩箇駝子厮撞着世上由來無直人　大覺臨終時謂衆曰我有一隻箭要付與人老漢面皮厚多少　時有僧出曰請和

尙箭。是泥是刺覺曰汝喚甚麼作箭僧喝。刀刁相似覺打數下。
雖然如是尙須再勘便歸方丈。却喚其僧入來問曰汝適來會
麼。別緇素定龍蛇曰不會。元來一喝作一喝用覺又打數下。苦苦擲却
拄杖曰巳後遇明眼人分明擧似。堪笑堪悲興化開堂曰
拈香云此一炷香本爲三聖師兄三聖於我太孤本
爲大覺師兄大覺於我太賒不如供養臨濟先師。此一
炷香天上天下。無人證明。不如供養貍奴白牯。免得瞎眼相爭興化示衆曰若是作
家戰將便請單刀直入更莫如何若何。旻德出衆禮
拜起便喝化亦喝德又喝化亦喝德禮拜歸衆化曰
適來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爲他旻
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兩箇老漢向十字街頭相逢却在千峯頂上握手千峯頂
上相逢却在十字街頭握手。雖然著著有出身之路。其奈靴裏動指未免旁觀者醜南院云棒
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拈云你一向作主底風穴上堂擧世尊
以靑蓮華目顧視大衆乃曰正當恁麼時且道說箇
甚麼若道不說而說又是埋沒先聖且道說箇甚麼
大似嚼飯餧嬰孩首山拂袖而出不受塗汙眼空佛祖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穴擲
下拄杖歸方丈付法已竟次日山上問訊穴曰作麼生是
世尊不說說言下更搜看山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

寒灰發焰。枯木重花。絕後再甦。欺君不得汾陽參老宿七十一人作五位
偈呈石門徹說得道理好徹稱善有甚氣息最後見首山山
問百丈捲席意旨如何。對病藥又却是鉤頭餌陽曰龍袖拂開
全體現。呈甚麼見解因問山意如何山曰象王行處絕狐
蹤。如喪考妣陽大悟言下拜而起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
三撈摝始應知。衣鉢鑽入來。一絲不挂。直得琉璃殿上行。撲倒也須粉碎。要識汾陽老子
麼。見何道理便爾自肯慈明參汾陽二年未許入室每詣陽陽
揣其志倫心不死。學者大患必詬罵使令者或毀訕諸方及有
所訓皆流俗鄙事。只此一著千聖不傳一夕訴曰自至法席含血
噴人巳再夏不蒙指示。瞎漢納敗缺好與痛棒但增世俗塵勞念
歲月飄忽一肚皮贓在已事不明失出家之利。合人噴飯語未
卒陽熟視罵曰是惡知識。深錐痛割敢裨販我。尋腥逐臭見箇甚麼
怒擧杖逐之。萬仞崖頭垂手明擬伸救。鷂子過新羅陽急掩其口
明忽大悟。只此一著千聖不傳曰乃知臨濟道出常情。楊岐問
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峯時如何。一向與麼去又爭得明曰我
行荒草裏。一向恁麼來成箇甚麼汝又入深村。兩頭坐斷甚處出氣岐曰
官不容鍼更借一問。壁立千仞。和泥合水。和泥合水。壁立千仞。與麼與麼。不與麼不
與麼。全與麼全不與麼。一齊拈却。然後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明便喝。猶生死句

當天絕一喝滄溟徹底枯岐曰好喝。昔年百丈耳聾今日楊岐眼瞎明又喝。瞎岐亦喝。瞎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裏中紅心明連喝兩喝。瞎瞎汝如是吾如是第一句下明宗旨岐禮拜。依位得髓明曰此事是箇人方能擔荷。你不是者箇人岐拂袖便行。滅卻臨濟一宗異日見孫遍天下非偶然事也白雲端謁楊岐。岐一日忽問受業師爲誰。端曰茶陵郁和尚。一箭過頂岐曰吾聞伊過橋遭攧有省作偈甚奇。再箭洞胸能記否。楊岐卻記得白雲忘卻也端誦畢。岐笑而趨起。殺人刀活人劍端愕然。通夕不寐。黎明咨詢之。白雲猶記得楊岐忘卻也適歲暮。岐曰汝見昨日打毆儺者麼。烏頭方不驗羅根下再拾一莖草曰見。心言直故中間永無委曲諸相岐曰汝一籌不及渠。十載寒窗半生勤儉付與東流水端復駭曰何謂也。岐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心言直故中間永無委曲諸相端大悟。者回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朶且道伊悟箇甚麼。一層兩層千萬層。金剛寶塔瓏瓏玲瓏到梵天不計層。梵天倒數金剛際。向下層名最上層層層層層到無層處。萬轉千回只一層。一層兩層千萬層。五祖演云吾因茲出一身白汗。便明得下載清風。喝陋巷不騎金色馬。回途卻著破襴衫。且道下載後又如何。瞎瞎圜悟云少年一段風流事。祇許佳人獨自知。始明得從前盡共機用。祖者不諾。爲不肯負心虎邱隆謁圜悟。一日入堂。悟問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那邊不能與汝道得。者邊通箇消息舉拳曰還見麼。

隆曰見。悟曰頭上安頭。三世諸佛沒奈何隆聞脫然契證。悟叱曰見箇甚麼。隆曰竹密不妨流水過。事與藥山在馬祖處悟得石頭語相似要見瞌睡虎麼直是鉞割不入○錄中尊宿不妨盡拈篇幅狹姑止此如上所引管中窺豹未及一斑然已千變萬化不可端倪莫能測識子細檢點將來也祇到得者裏古人到者裏爲甚麼不肯住爲伊途路不得力如何是得力一句咄看脚下

佛意雖窺祖風無朕火連殷勤吝於不斂爲迷源流略識標準撐月珊枝抽條石筍如筈拄空如牛脫剎不住無爲有爲不盡力用匪虧說無生忍學一明三發錐出穎韜鏃機先由基射窖智別權差千畦萬畛折合歸來付之一哂信具自心脚跟方穩勉勉同人弗替斯引甲寅夏杪破戒居士心圓氏識

參學人曆視擦褲蹋破草鞋三二十年尋不著路頭。一經層層指出。左右逢原。社火家依樣畫描承虛接響。機關者回掌血棒痕。洞筋擢髓。然則疇非朗智珠在抱。孰不秉慧劒當陽。運出自己家珍。方許千途合轍。讀指月傳燈者。一向迷悶。至此豁然還獲本心。心圓雖則費盡貍涎。與杜口毗耶何異。若其悟力未充。知非不盡。蓋覆靈光。無從顯現。僅資口耳記持。遂成葛藤露布。不獨孤負心圓自戕慧命。不小嘗願讀此編者。人人作難遭之想。發慙媿之心也。火蓮謹跋

拈黑豆集卷一

心圓居士　拈別
火蓮居士　集梓

六祖下第十七世

明州天童應菴曇華禪師蘄州江氏子生而奇傑年十七於東禪去髮首依水南遂染指法味因遍歷諸老門牆至雲居禮圓悟悟一見痛與提策及入蜀指見彰教教移虎邱師侍行未半載頓明大事去謁此菴分座連雲開法妙嚴屢遷巨刹住歸宗日大慧在梅陽有僧傳師垂示語至慧見以偈寄贈曰坐斷金輪第一峯千妖百怪盡潛踪年來又得眞消息報道楊岐正脈通其歸重如此後出住天童

上堂九年面壁壞却東土兒孫隻履西歸鈍置黃面老子以拄杖畫一畫曰石牛攔古路一馬生三寅（火蓮拈云今日初八息菴拈云乾茘枝）

上堂臨濟在黃檗處三度喫棒底意旨你諸人還覰得透也未直饒一咬便斷也未是大丈夫漢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天下老和尚將甚麼喫飯（不一口咬斷滴水難消一口咬斷不得飯喫畢竟如何咄）

上堂德章老瞎秃從來沒滋味拈得口失却鼻（者邊住不得那邊不得住）三更二點唱巴歌無端驚起梵王睡喝一喝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文殊維摩撒手歸去楊岐恁麼擧也是看錮鎝更有後語不得錯擧）（心圓當時若見好與攔頭一喝一任諸方檢點心圓錯擧何故不因漁父引爭得見波濤）

上堂十五日已前水長船高十五日已後泥多佛大正當十五日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直得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衆生悉皆歡喜謂言打者一棒不妨應時應節（諸公還見麼甚處不是一棒應時應節你纔涉思惟早已棒折不應時應節了也）報恩不覺通身踊躍遂作詩一首擧似大衆蜻蜓許是好蜻蜓飛來飛去不曾停被我捉來摘却兩邊翼恰似一枚大鐵釘（三箇孩兒抱花鼓莫來攔我毬門路）（心圓與你一文錢街上買糕喫去）

上堂若作一句商量喫粥飯阿誰不會不作一句商量屎坑裏蟲子笑殺闍黎拈拄杖云拄杖子非犯彌天貶向二鐵圍山且道薦福還有過也無卓拄杖曰遲一刻（乃至瑚賧大劫窮未來際覓薦福過終不可得且道利害在甚麼處）

上堂明不見暗暗不見明明暗雙忘無異流俗阿師野干鳴師子吼師子吼野干鳴三家村裏臭猢猻價增十倍驪龍頷下明月珠分文不值若作衲僧巴鼻甚處得

來三十年後換手搥胸忝是苦在唱敎門中如蘇似粟蒳僧巴鼻惟證乃知　上堂飯籮邊漆桶裏相唾饒你潑水相罵饒你接嘴黃河三千年一度淸蟠桃五百年一次開華鶴勒那咬定牙關米頂王呵呵大笑歸宗五十年前一則公案今日擧似諸人且道是甚麼公案王節級失却帖子細檢點看不在漆桶裏定在飯籮邊乃云休休一回檢點一回失舊事傷心總莫提　上堂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從朝至暮啾啾唧唧說黃道黑不知那裏是心圓到者裏總沒會處　二時上堂喫粥喫飯不覺嚼破舌頭血濺梵天四天之下霈然有餘玉皇大帝怒發追東海龍王向金輪峯頂鞠勘頃刻之間追汝諸人作證見也且各請依實供通切忌回避儻若不實喪汝性命若向未追以前一款盡招當敕龍王銷案　上堂趙州喫茶我也怕他若非債主便是寃家倚牆靠壁成羣隊不知誰解辨龍蛇直饒辨得也是寃家　上堂五百力士揭石義萬仞崖頭撒手行十方世界一團鐵虛空背上白毛生直饒拈却灸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向報恩門下正好喫棒何故半夜起來屈膝坐毛頭星現衲僧前生時坐不臥死後臥不坐一般臭骨頭何用作功課道得一半飲官酒臥官街當處死當處埋也只一半畢竟如何咦大大一箇毛頭星　上堂三世諸佛眼裏無筋六代祖師皮下無血明果咬定牙關踍跳也出他圈繢不得何故南泉斬貓兒更有一人皮眼也無諸佛祖師俱未夢見何故呢㊂㊉棒

上堂參禪人切忌錯用心悟明見性是錯用心成佛作祖是錯用心看經講教是錯用心行住坐臥是錯用心喫粥喫飯是錯用心屙屎送尿是錯用心一動一靜一往一來是錯用心更有一處錯用心歸宗不敢與諸人說破何故一字入公門九牛拔不出拔不出拽不入縮頭伸腰千萬人箇箇穿山透石壁撞得頭也破額也裂兩扇大門依然如黑漆咄　虎邱忌拈香平生無興撞著者無意智老和尚做盡伎倆湊泊不得從此卸却干戈隨分著衣喫飯二十年來坐曲彔木懸羊頭賣狗肉知他有甚憑據一語將祖佛心髓和盤託出了也　雖然一年一度燒香日千古令人恨轉深師於室中能鍛鍊耆艾故世稱大慧與師居處爲二甘露門嘗誡徒曰衲僧家著草鞋住院何啻如蚖蛇戀窟乎隆興改元六月十三日奄然而化塔全身於本山

台州國淸簡堂行機禪師本郡人姓楊氏風姿挺異

才歷儒林年二十五棄妻孥學出世晚見此菴密有契證出應菴山刀耕火種單丁者一十七年嘗有偈云地爐無火客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拾得斷麻穿壞衲不知身在寂寥中每謂人曰某猶未穩在豈以住山樂吾事邪一日偶看斫樹倒地忽然大悟平昔凝滯之物泮然冰釋未幾有江州圓通之命乃曰吾道將行即欣然曳杖而去登座說法云圓通不開生藥鋪單單只賣死貓頭不知那箇無思算喫著通身冷汗流死貓頭儘多蓋天蓋地塞破虛空無思算底却似星中揀月 上堂單明自已樂是苦因趣向宗乘地獄劫住五日一參三八普說自揚家醜更若問理問事問心問性克由叵耐若是英靈漢窺藩不入據鼎不嘗便於未有生佛已前轉得身却於今時大官路上捷行闊步看他舉唱何等倜儻分明終不向老鼠窟草窠裏頭出頭沒若也根性陋劣要去有滋味處咬嚼遇著義學阿師遞相錮鎝直饒說得雲興雨現也是蝦蟇化龍下梢依舊喫泥喫土堪作甚麼 示眾云衲僧拄杖子不用則已用則如鵰鳥落水魚鼈皆死正按傍提風颯颯地獨步大方殺活在我所以道千人排門不如一人拔關若一人拔關千人萬人得到安樂田地一擊萬重關鎖開也還知麼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心圓不如你淺吞磨得金鍼鈍懶繡鴛鴦只為忙

長沙府慧通清旦禪師蓬州嚴氏子 上堂說佛說祖正如好肉剜瘡舉古舉今何異殘羹餿飯一聞便悟已落第二頭一舉便行早是不著便須知箇事如天普蓋似地普擎一毛頭上現乾坤師子游行不求伴侶十字街頭挨肩擦背壯士展臂不藉他力你與我過鞁鞋來佛祖拈掇不起他在裏許掉臂游行衲僧顧見無門不是不知祇是不會迷悟雙忘輸他貍奴白牯聖凡路絕何妨入地升天且道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又來囈語喝一喝曰莫妄想是是佛性忌日上堂三脚驢子弄蹄行步步相隨不相到永劫不到樹頭驚起雙雙魚拈來一老一不老萬劫不老為憐松竹引清風其奈出門便是草根深蒂固因喚檀郎識得渠大機大用都推倒推即不倒燒香勘證見根源糞掃堆頭拾得寶好柄鉏頭叢林浩浩漫商量勸君莫謗先師好掘坑埋了

彰德府磁州大明詮禪師依仁山得旨賦性瀟灑今時

還麼有好訴諸談笑 諸方撑眉努目劔拔弩張弄蛇頭騎虎頭踢倒須彌掀翻龍藏千般作用萬種神通無異牛鬼蛇神供頭阿旁誰知二千年前被飲光尊者一笑俱已領過 仁山常囑定侍者拘檢之 蛙不知海鳩不知鵬 師曰人生一夢而已 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千餘年來具隻眼者其苝溪乎 快樂一世是好夢 全身放下獨脫無依 拘檢一世是惡夢 富貴妻孥名聞利養 我寧作好夢耳 不能不作之故 徒單二駙馬赴南京任道過大明入堂見一僧面壁而坐駙馬曰好箇澹漢師曰今日被駙馬著鹽醬也 如何是澹夢三十年不喫鹽醬者出來說看

澧州靈巖仲安禪師 謁圓悟語見前錄 上堂參禪不究淵源觸途盡爲留礙所以守其靜默 病在執守 澄寂虛閑墮在毒海以弱勝強 病在求勝 自是非他立人我量見處偏枯遂致優劣不分 纔有所重便成魔見 照不搆用用不離窠 有一絲頭光不透脫 此乃學處不元盡爲流俗到者裏須知有殺中透脫活處藏機 臨濟不是強爲法如然故 佛不可知祖莫能測 知得測得便不到佛祖地位何故法如然故 所以道有時先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 和泥合水應機利物 有時先用後照你須是箇漢始得 未學已會始較些子 有時照用同時你又作麼生抵當 瞞黐奴白粘不得 有時照用不同時你又向甚麼處湊泊 老僧自亦不會

還知麼穿楊箭與驚人句不是臨時學得來 少賣弄

台州府萬年無著道閑禪師本郡洪氏子 上堂全機敵勝猶在半途啐啄同時白雲萬里纔生朕兆已落二三不露鋒鋩成何道理且道從上來事合作麼生良久曰誣人之罪以罪加之 從上來事三世諸佛緘口有分寧可截舌莫教壞人家男女者箇阿師稍可

鎮江府焦山或菴師體禪師台州羅氏子初參此菴選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菴遽震威一喝師大悟 心空二字將欲出口迎機一喝桶底提脫 有以天封勉師出世者師搖手曰我不解懸羊賣狗也 許他眞正羊肉行家 即遯去乾道初瞎堂住國淸於稠人中得師請爲第一座後出住焦山 上堂道生一無角鐵牛眠少室一生二祖父開田說大義二生三梁間紫燕語呢喃三生萬物男兒活計離窠窟多處添少處減大蟲怕喫生人膽 有若無實若虛 爭掩驪龍明月珠是則是祇如焦山坐斷諸方一句作麼生道肚無偏僻病不怕冷油齏拍禪牀下座 以上示語皆油齏也肚有偏僻病者切忌服之 僧問如何是即心即佛師曰鼎州出獰爭神曰如何是非

心非佛師曰閩蜀同風曰如何是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窮坑難滿 問起滅不停時如何師曰謝供養別云燒 問我有沒絃琴久居在曠野不是不會彈未遇知音者知音旣遇未審如何品弄師曰鐘作鐘鳴鼓作鼓響別云自誣猶可莫誣老僧 曰雲門放洞山三頓棒意旨如何師曰和身倒和身攝別云你有者許多氣力 曰他道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又作麼生師曰淚出痛腸別云老僧剛只喫得兩碗粥 曰眞金須是紅爐煆白玉還他好手磨師曰添一點也難爲別云要用節子米鋪裏有 室中常舉苕帚柄問學者曰依稀苕帚柄髣髴赤斑蛇衆下語皆不契代云和尚只管弄弄斷狗筋巴待他打時却接住云好箇忤逆子動手打親爹 有僧請益師示以頌曰依稀苕帚柄髣髴赤斑蛇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識爹

杭州府淨慈濟顚道濟禪師出家靈隱性不羈嘗與市井浮沈喜打筋斗不著禪形媟褻人姍笑自視夷然與明顚同時師爲尤甚飲酒居常爲寺僧唾罵管逐走居淨慈爲人誦經下火得酒食便趁有詩曰何須林景勝瀟湘只願西湖化爲酒和身臥倒西湖邊一浪來時吞一口忽然拈起西湖直倒直傾時如何代云也只得一口 時從市喜息人之諍救人之死戲謔笑談神出鬼沒人罕有能測之者年七十三而沒一日與明顚偶識於朱涇明目之曰咦濟顚乃贈以詩詩曰青箬笠前天地闊碧簑衣底水雲寬不言不語知何事只把人心不自瞞好箇不自瞞爭奈瞞人好

參政錢端禮居士字處和號松窗從此菴發明已事凡宗門旨趣一一極之淳熙丙申簡堂歸住平田遂與往來丁酉秋微恙修書召堂及國淸瑞巖主僧訣別堂與二禪詣榻次公起趺坐言笑移時即書曰浮世虛幻本無去來四大五蘊必歸終盡雖佛祖具大威德力亦不能免者一著天下老和尚一切善知識還有跳得過者無盌爲地水火風因緣和合暫時湊泊不可錯認爲已有大丈夫磊磊落落當用處把定立處皆眞順風使帆上下水皆可因齋慶贊去留自在此是上來諸聖開大解脫一路涅槃門本來淸淨空寂境界無爲之大道也今吾如是豈不快哉塵勞外緣一時掃盡荷諸山垂顧咸願證明伏惟珍重置

拏顧箇堂曰某坐去好臥去好堂曰相公去便了理會甚麼坐臥公笑曰法兄當爲祖道自愛遂斂目而逝

杭州府徑山別峯寶印禪師嘉州李氏子世居峨嵋之麓幼通六經厭俗從德山淸素得度具戒依密印於中峯一日印舉僧問巖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巖喝曰是誰起滅師卽豁然大悟會圓悟歸昭覺印遣師往省因隨衆入室悟問從上諸聖以何接人師竪拳悟曰此是老僧用底作麼生是從上諸聖用底師以拳揮之悟亦擧拳相交大笑而止　後至徑山謁大慧慧問甚處來師曰西川慧曰未出劒門關與汝三十棒了也師曰不合起動和尙（你看古人眼光落處都在未擧已前）慧忻然掃室延之慧南遷師乃西還連主數刹後再出陝住保寧金山雪竇徑山　開堂陞座曰世尊初成正覺於鹿野苑中轉四諦法輪憍陳如比邱最初悟道眞淨曰今日新豐洞裏祇轉箇拄杖子遂拈拄杖著左邊曰還有最初悟道者麼若無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遂喝一喝下座若是印上座則不然今日向鳳凰山裏初無工夫轉四諦法輪亦無氣力轉拄杖子祇教諸人行須緩步語要低聲何故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者箇阿師略知香臭）

寧波府東山全菴齊己禪師邛州謝氏子　蓮社會上堂漸漸雞皮鶴髮父少兒子老看看行步躘踵疑殺木上座直饒金玉滿堂照顧白拈賊豈免衰殘老病正好著精彩任汝千般快樂渠儂合自由無常終是到來歸堂喫茶去唯有徑路修行依舊打之遶但念阿彌陀佛念得不濟事（一手繫鈴一手解鈴妙手空空）復曰噁者條活路已被善導和尙直截指出了也是你諸人朝夕在徑路中往來因甚麼當面蹉過你若向者裏薦得不致蹉過便可除迯倒障拔猶豫箭截疑惑網斷癡愛河伐心稠林浣心垢濁正心諂曲絕心生死然後轉入那邊擡起脚向佛祖踐履不到處進一步開却口向佛祖言詮不到處說一句喚回善導和尙別求徑路修行其或準前捨父逃走流落他鄉撞東磕西苦哉佛陀耶

覺阿上人日本國滕氏子十四得度受具習大小乘

有聲二十九歲商者自中都回言禪宗之盛阿奮然拉法弟金慶航海而來袖香謁靈隱海海問其來阿輒書而對復書曰我國無禪宗唯講五宗經論國主無姓氏號金輪王以嘉應改元捨位出家名行眞年四十四壬子七歲令受位度僧無退納而講義高者賜之某等仰服聖朝禪師之名特遠投誠願傳心印以渡迷津且如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離相離言假言顯性禪師如何開示海曰衆生虛妄見見佛見世界阿書曰無明因何而有海使打問得迂廻打得直截阿即命海陞座決疑明年秋辭游金陵抵長蘆江岸聞鼓聲忽大悟始知佛海垂手旨趣當時若鏟置一語豈有今日旋靈隱述五偈敘所見辭海東歸偈曰航海來探教外傳要離知見脫蹄筌諸方參遍草鞋破水在澄潭月在天掃盡葛藤與知見信手拈來全體現腦後圓光徹太虛千機萬機一時轉妙處如何說向人倒地便起自分明驀然踏著故鄉地倒裏幞頭孤路行求眞滅妄元非妙即妄明眞都是錯堪笑靈山老古錐當陽抛下破木杓豎拳下喝少賣弄說是說非入泥水截斷千差休指注一聲歸笛囉囉哩海稱善書偈贈行歸本國住叡山寺洎通嗣法書海已入寂矣

知府葛郯居士字謙問號信齋少擢上第玩意禪悅首謁無菴全菴令究即心即佛既云即心即佛又令人究箇甚麼無菴老禿好與三十棒 久無所契請曰師有何方便使某得入菴曰居士太無厭生別云你幾時出底待伊擬議劈面便掌 已而佛海來居劒池公因從游乃舉無菴所示之語請為衆普說海發揮之曰即心即佛眉拖地非心非佛雙眼橫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留旬日而返一日於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話豁然頓明頌曰非心非佛亦非物五鳳樓前山突兀豔陽影裏倒翻身野狐跳入金毛窟無菴肯之即遣書頌呈佛海海報曰此事非紙筆可盡居士能過我當有所聞矣遂復至虎邱海迎之曰居士見處止可入佛不能入魔何不道金毛跳入野狐窟公乃脫然葛老被者二禿幾番鏟置直饒向者裏會得也是鬼窟活計使遇心圓一拳便了 嘗問諸禪曰夫婦二人相打通兒子作證且道證父即是證母即是劈面掌云者不孝子不打更待何時或菴體著語曰小出大遇孝宗淳熙六年守臨川入

年感疾一夕忽索筆書偈曰大洋海裏打鼓須彌山
上聞鐘業鏡忽然撲破翻身透出虛空召僚屬示之
日生之與死如晝與夜無足怪者若以道論安得生
死若作死生會則去道遠矣語畢端坐而化
饒州府薦福退菴休禪師　上堂風動邪幡動邪風
鳴邪鈴鳴邪非風鈴鳴非風幡動此土與西天一隊
黑漆桶誑惑世間人看看滅胡種山僧沒奈何有人會得
沒奈何三字心圓許伊是箇朋友　趁後也打閧嘆瓠子曲灣灣冬瓜
直儱侗頌曰瓠子曲灣灣冬瓜直儱侗勇者不必仁仁者必有勇　上堂結夏時
左眼半斤別云嘴闔二分解夏時右眼八兩別云鼻長三尺諺云九
十日安居贏得一肚皮妄想火杖頭急殺文殊米甕裏饞殺普賢　直饒
七穴八穿未免山僧拄杖儞伊道飯是米做和尙還須將錯就錯　雖然
如是千金之弩不爲鼷鼠而發機須還他木上座始得　上堂先
師尋常用腦後一鎚卸却學者胸中許多屈曲當年
克賓維那曾中興化此毒往往天下叢林喚作超宗
異目非惟孤負興化亦乃克賓受辱若是克肖兒孫
終不依草附木賓福喜見同參今日傾腸倒腹遂卓
拄杖喝一喝曰還知先師落處麼仗死禪和如蔴似
粟先師落處有甚難知　上堂言發非聲是箇甚麼色前不物
莫亂鍼錐透過禹門風波更險咄幾有一絲頭過重於山嶽
廣信府龜峯晦菴慧光禪師建寧人　上堂數日暑
氣如焚一箇渾身無處安著思量得也是煩惱人者
箇末是煩惱已躬下事不明更是煩惱所以達磨大
師煩惱要爲諸人吞却又被咽喉小照不得要爲諸人
吐却又被牙齒礙說不得　取不得捨不得煩惱九年若
不得二祖不惜性命既都不得如何承當得去果有不惜性命者定知落處　往
往轉身無路煩惱教死所謂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後
來蓮華峯菴主到者裏煩惱不肯住南嶽思大到者
裏煩惱不肯下山更有臨濟德山用盡自己查梨煩
惱盂無柄絕好一篇沒奈何註脚此世尊菩提樹下靜坐思惟本旨也　龜峯今日
也是爲他閒事長無明爲你諸人從頭點破卓拄杖
一下曰一人腦後露顋一人當門無齒更有數人鼻
孔沒半邊不勞再勘你諸人休向者裏立地瞌睡殊
不知家中飯籮鍋子一時失却了也你若不信但歸
家檢點看欲觀其父但觀其子不忝爲烏巨嗣
揚州府儀眞長蘆且菴守仁禪師越州上虞人依雪

堂於烏巨聞普說曰今之兄弟做工夫正如習射先安其足後習其法後雖無心以久習故箭發皆中喝一喝曰只今箭發也看看師不覺倒身作避箭勢忽大悟 [須知古人悟處不在箭頭上] 上堂百千三昧無量妙門今日且菴不惜窮性命祇做一句子說與諸人乃卓拄杖下座 [盡大地無一人不知不勞更下注脚] 嘗頌臺山婆話曰開箇燈心皂角鋪日求升合度朝昏只因風雨連緜久本利一空愁倚門

台州府萬佛心聞曇賁禪師永嘉人 上堂一見便見八角磨盤空裏轉 [一句是知到底恰如病眼見空花] 一得永得辰錦朱砂如墨黑 [一句是行到底折合歸來炭裏坐] 秋風吹渭水已落雲門三句裏 [若道出得無有是處] 落葉滿長安幾箇而今不被瞞 [認奴作郎者千千萬萬] 豎拂子曰瞞得瞞不得 [一風都攝然後轉向那邊] 總在萬年手裏還會麼華頂月籠招手石斷橋水落捨身巖 [顯出元要今人失其旨矣] 住江心病起上堂維摩病說盡道理龍翔病咳嗽不已咳嗽不已說盡道理說盡道理咳嗽不已汝等諸人還識得其中意旨也未本是長江喫冷水却教露柱患頭風 [諸公要見露柱則易要見長江則難何故]

[萬頃碧琉璃浸破雙髏子] 僧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師曰賊過後張弓 [者裏會得誰敢鈍置伊]

高麗國坦然國師少嗣王位欽慕宗乘因海商方景仁抵四明錄無示語歸師閱之啓悟即棄位圓顱作書以語要及四威儀偈令景仁呈無示示答曰佛祖出興於世無一法與人實使其自信自悟自證自到具大知見如所見而說如所說而行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相與證明其來久矣後復通嗣法書其略曰生死海中曠劫難渡得遇本分宗師以三要印子驗定其法實謂盲龜值浮木孔耳

九江府東林卍菴道顏禪師潼州鮮于氏子 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烏窠吹布毛便有人悟去今時學者為甚麼却不識自已良久曰莫錯怪人好 上堂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作麼生是良遂知處乃曰鷓鴣語鶴 上堂仲冬嚴寒三界無安富者快樂貧者饑寒不識元旨錯認定盤何也牛頭安尾上北斗面南看 上堂一滴滴水一滴滴凍天寒人寒風動幡動雲門扇子踍跳上

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不出諸人十二時中尋常受用。

福州府西禪此菴守淨禪師　上堂。談元說妙。撒屎撒尿。行棒行喝。將鹽止渴。立主立賓。華擘宗乘。設或總不恁麼。又是鬼窟裏坐。到者裏山僧已是打退鼓。且道諸人尋常心憤憤口悱悱。合作麼生。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　上堂。道是常道。心是常心。汝等諸人聞山僧恁麼道。便道我會也。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頭上是天。脚下是地。耳裏聞聲。鼻裏出氣（此今日之通病也）忽若四大海水在汝頭上。毒蛇穿你眼睛。蝦蟇入你鼻孔。又作麼生　上堂。閉却口。時時說。截却舌。無間歇。無間歇。最奇絕。最奇絕。眼中屑。既是奇絕。爲甚麼却成眼中屑。了了了時無可了。元元元處亦須呵（有問玀奴白牯燈籠露柱還被呵也無。但向伊道。近來法令稍嚴。不許攙奪行市）　上堂。佛祖頂額上有潑天大路。未透生死關。如何敢進步。不進步。大千沒遮護。一句絕言詮。那吒擎鐵柱　問不施寸刃。請師相見。師曰。逢強即弱。曰何得埋兵擢鬬。師曰。祇爲闍黎寸刃不施。曰未審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敗將不斬（者僧有頭無尾）

處州府連雲道能禪師　僧問鏡清六刮意旨如何。師曰。穿却你鼻孔。曰學人有鼻孔即穿。無鼻孔又穿箇甚麼。師曰。抱贓叫屈。曰如何是就毛刮塵。師曰。筠袁虔吉頭上插筆。曰如何是就皮刮毛。師曰。石城虔化說話斷罵。曰如何是就肉刮皮。師曰。嘉眉果閬懷裏有狀。曰如何是就骨刮肉。師曰。漳泉福建頭匾如扇。曰如何是就髓刮骨。師曰。洋瀾左蠡無風浪起。曰髓又如何刮。師曰。十八十九癡人夜走。曰六刮已蒙師指示。一言直截意如何。師曰。結舌有分（且道此老東刮西刮。畢竟刮著也無。今日有問。但云者裏不消一刮。若問如何是一刮。答云伸手縮手都打殺。如何是不消。答云箇箇猢猻會著襪）

杭州府靈隱最菴道印禪師漢州人　上堂。大雄山下虎。南山鼈鼻蛇。等閑撞著。抱賞歸家。若也不惜好手。便與拔出重牙。有麼有麼　中秋上堂。舉馬大師與西堂百丈南泉翫月話。師曰。馬祖垂絲千尺。意在深潭。西堂振鬣。百丈擺尾。雖則衝波激浪。未免上他鉤線。南泉自謂躍過禹門。誰知依前落在巨網。即今

莫有絕羅籠出窠臼底麼也好出來露箇消息貴知華藏門下不致寂寥其或未然此夜一輪滿淸光何處無 出來露箇消息道絕人荒其或未然門庭熱鬧

建寧府竹原宗元菴主本郡連氏子　示衆若究此事如失却鎖匙相似祇管尋來尋去忽然撞著嗯在者裏開箇鎖子便見自家庫藏一切受用無不具足不假外求別有甚麼事　示衆諸方爲人抽釘拔楔解黏去縛我者裏爲人添釘著楔加繩加縛了送向深潭裏待他自去理會 且道是抽拔語是添著語若道是添著語孤負竹原若道是抽拔語孤負自已要得不孤負麼問取張家打油匠去　示衆主法之人氣呑宇宙爲大法王若是釋迦老子達磨大師出來也教伊叉手向我背後立地直得寒毛卓竪亦未爲分外　垂語曰者一些子恰如撞著殺人漢相似你若不殺他他便殺了你 無回避處設有問狹路相逢時如何向伊道甚處得相逢

溫州府淨居尼妙道禪師延平尙書黃裳之女　上堂問答罷乃曰問話且止直饒有傾湫之辯倒嶽之機衲僧門下一點用不著且佛未出世時一事全無我祖西來便有許多建立至今累及兒孫山僧於人天衆前無風起浪語默該不盡底彌亘大方言詮說不及處偏周沙界通身是眼覿面當機電卷星馳如何湊泊 你看他女子有如此丈夫氣概 有時一喝生殺全威有時一喝佛祖莫辨有時一喝八面受敵有時一喝自救不了遂喝一喝曰且道者一喝是生殺全威邪是佛祖莫辨邪是八面受敵邪是自救不了邪若向者裏辨別得堪報不報之恩脫或未然山僧無夢說夢去也拈起拂子曰還見麼若見被見刺所障擊禪牀曰還聞麼若聞被聲塵所惑直饒離見絕聞正是二乘小果跳出一步蓋色騎聲全放全收主賓互換所以道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敢問諸人卽今是甚麼時節蕩蕩仁風扶聖化熙熙和氣助昇平擲拂子下座　問如何是佛師曰非佛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骨底骨董　問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時如何師曰未屙已前墮坑落壍

蘇州府資壽尼無著妙總禪師丞相蘇頌孫女也 悟緣見前錄

上堂宗乘一唱三藏絕詮祖令當行十方坐斷二乘聞之怖走十地到此猶疑若是俊流未言而

喩設使用移星換斗底手段施攙旗奪鼓底機關猶是空拳豈有實義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靈山付囑俯徇時機演唱三乘各隨根器山僧今日與此界他方乃佛乃祖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現前四衆各轉大法輪交光相羅如寶絲網若一草一木不轉法輪則不得名爲轉大法輪所以道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乘時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周遍法界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不動步游彌勒樓閣不返聞入觀音普門情與無情性相平等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於此倜儻分明(作麼生是倜儻分明還著得語麼)皇恩佛恩一時報足且道如何是報恩一句天高羣象正海闊百川朝　上堂舉雲門示衆十五日已前則不問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自代云日日是好日師曰日日是好日佛法世法盡周畢不須特地覓幽元祇管鉢盂兩度濕(日日是好日佛法世法都不涉東家老兒脚底彎西家阿婆背心凸)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野花開滿路偏地是清香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男兒是丈夫(有得他嘲笑)　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首透長安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雪覆蘆花舟橫斷岸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便打

長沙府大潙山法寶禪師福州人　上堂千般言萬種喩祇要教君早回去夜來一岸黑雲生莫教錯却山前路咄　上堂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直須師子咬人莫學韓獹逐塊呵呵會不會金剛脚下鐵崑崙捉得明州憨布袋(鐵崑崙憨布袋引得兒童眼搭癡正好團團去逐境)

德安府隨州大洪老訥祖證禪師　上堂萬象之中獨露身如何說箇獨露底道理豎拂子曰到江吳地盡(師家米盡柴無)隔岸越山多(學人自做活計)　僧問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偏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云是(一釣便上)門曰話墮也未審那裏是者僧話墮處師曰鮎魚上竹竿(別云老僧也尋不著)　問離却言句請師直指師豎拂子僧曰還有向上事也無師曰有(別云老僧不向你道無)　曰如何是向上事(者蠢材)　師曰速禮三拜(權當三十棒)

寧波府天童長翁如淨禪師生而岐嶷不類常童長
學出世法參足菴於雪竇菴令看庭前栢樹子話有
省呈頌曰西來祖意庭前柏鼻孔寥寥對眼睛落地
枯枝纔跨跳松蘿亮楄笑掀騰菴頷之後出世屢遷
名刹住淨慈時奉敕陞天童捧敕黃示衆曰雲開九
天呈起曰看彩鳳銜出且道如何委悉急急如律令
敕　開爐上堂召衆打圓相曰箇是天童火爐近前
則燒殺退後則凍殺忽有箇漢出來道合作麼生因
火爐動也　上堂霜風號肅殺木葉墮蕭騷舉拂子
曰看惟有玲瓏巖崔嵬望轉高所謂天童滯貨今朝
短販一遭莫有酬價底麼下座巡堂　上堂外不放
入內不放出痛下一槌萬事了畢且道如何太白峰
前令斬新內外紀綱俱委悉　謝新舊兩班上堂開
無間地獄現閻羅大王聚夜叉一部列牛頭兩行與
其進者劍樹上猛火進用與其退者刀山裏寒冰退
藏且道理會甚事叵耐飯飽弄筋判斷矢急尿牀其
或未然花柳春風入戲場　上堂天童鐵臭老拳頭
打殺江湖水牯牛夜深忽然生箇卵天明推出大日

頭且道如何曬眼諸人蒸濕處免教行步滑如油
完橋上堂去那邊去來者裏來中間絕壑斷崖且道
如何相委以拂子作彎橋勢曰看依稀金磴闊彷彿
彩虹彎人從橋上過又作麼生松蘿影裏開天巧翰
墨光中入畫看　上堂靄雲見處桃花開天童見處
桃花落桃花開春風催桃花落春風惡靄雲且置莫
有與天童相見者麼春風惡桃花躍浪生頭角　新
起妙嚴閣慶讚陞座推倒多年老鼠窠掃空平地笑
呵呵稜嶒樓桷揑雲表萬億斯年蔭覆多大衆見麼
今朝成就大緣千古發揮大事且道如何卓拄杖曰
斫額任他門外客到家還我箇中人復舉文殊問無
著近離甚處曰南方殊曰南方佛法如何主持曰末
法比丘少奉戒律殊曰多少衆曰或三百或五百師
曰春風鉤引鷓鴣啼曰此間佛法如何主持殊曰凡
聖同居龍蛇混雜曰多少衆殊曰前三三後三三師
曰平地沒瀾駕鐵船天童者兩轉語僅與諸方眉毛
廝結更有兩轉語要爲諸方點眼或三百或五百銅
錢鐵錢省數足陌前三三後三三蘿蔔芋艿淺貯滿

擔諸方忽然眼開決定拍手大笑且道笑箇甚麼不笑巴又便笑杜撰雖然笑者還稀或有人問天童多少衆便向道新起妙嚴誇第一團圝都在畫圖中　上堂陸修靜陶淵明文殊普賢作圓相曰咦一款具呈且道憑誰批判若是孔夫子吾無隱乎爾　舉世尊初生公案頌曰無憂樹下浴嬰孩淸曉薔薇帶露開轉過衲僧相見處後槽驢馬出胞胎　舉初祖對武帝不識話頌曰金烏飛上玉欄干黑漆崑崙對面看畢竟者些傳不得落花流水太無端　舉楊岐栗棘蓬金剛圈話頌曰肘後鷰生閒落索風前忽布鬧叉撐那吒八臂空惆悵夜半三更白晝行　師六坐道場兩奉天旨法道之盛可想見也示寂說偈曰六十六年罪犯彌天打箇踍跳活陷黃泉塔全身於本山

六祖下第十八世

慶元天童密菴咸傑禪師閩之福州人幼穎悟出家後究心禪理偏參知識後謁應菴華和尚於衢之明果華孤硬難入屢遭訶叱一日華問如何是正法眼師遽答曰破沙盆華頷之 待問如何是正法眼劈面一掌猶較些子不合置箇隱身符弄得後代兒孫箇箇在破砂盆上作活計人貧智短笑殺旁觀咦　上堂牛頭橫說豎說不知有向上關棙子有般漆桶輩東西不辯南北不分便問如何是向上關棙子何異開眼尿牀華藏有一轉語 待云有一轉語劈胸擒住云速道速道管敎者野狐精立地現形 不在向上向下千手大悲摸索不著兩寒何處曬眼今日普請布施大衆良久曰達磨大師無當門齒 押韻而已 不足言詩　上堂卓拄杖曰迷時祇迷者箇復卓拄杖云悟時祇悟者箇 別云迷時祇者箇迷悟時祇者箇悟會麼又別云迷時不是者箇悟時不是者箇會麼 直饒迷悟雙忘糞掃堆頭重添𢶍搕莫有東涌西沒全機獨脫處道得一句麼若道不得華藏自道去也 拈云和尚何不道 擲拄杖曰三十年後 三十年後鬼爭漆桶　上堂世尊不說說拗曲作直 拗直作曲 迦葉不聞聞望空啓告 塞破耳門 馬祖卽心卽佛懸羊頭賣狗肉 更與貼秤 趙州勘菴主貴買賤賣分文不値 不許酬價 祇如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河天月暈魚分子槲葉風高鹿養茸 適纔世尊迦葉馬祖趙州已道過了也　解夏上堂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云草鞋無絻進云只如和尚道破沙

盌又作麼生師云老僧不曾動著舌頭進云此語已遍天下師云杓卜聽虛聲

如如顛丙居士頌子湖狗話曰貧家無所有(難得到此田地)只養一隻狗(天然利害)便是佛出家(其餘是甚麼茄子瓠子)也須遭一口(便是狗出來也須遭一口何故不見道破布袋裏盛錐子不出頭是好手)

寧波府天童海門師齊禪師每晨起童行捧香盒隨師各殿堂遞一行香畢還方丈望佛作回向語曰上來持誦大方廣佛華嚴經一部回向眞如云云曰以爲常而畢寺未嘗信師乃謂衆曰華嚴經有八十一卷汝以八十一人各執一卷聽老僧一口同時誦出八十一人各聞所誦與手中一字不謬乃知爲華嚴大菩薩也(與衆人說法不妨衆徹)

温州府乾元鈍菴宗穎禪師　上堂卓拄杖曰性燥漢祇在一槌(須卸一槌便就不是性燥漢)卓拄杖曰伶俐人不勞再舉(已是千舉萬舉)而今莫有伶俐底麼(出來也是鈍漢不出來也是鈍漢諸公到此合作麼生參)良久曰比擬張麟兎亦不遇(和尚網小莫怪莫怪)

荊州公安遯菴祖珠禪師南平人也　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瀝盡野狐涎趯翻山鬼窟平田淺草裏露出焦尾大蟲太虛寥廓中放出遼天俊鶻阿呵呵露風骨等閑拈出衆人前分明是何物咄咄(拈不出奈何)

臨安北磵敬叟居簡禪師　上堂識得一萬事畢了事衲僧一字不識直饒恁麼未稱全提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

六祖下第十九世

夔州臥龍破菴祖先禪師蜀之廣安王氏子閱緣老宿住照覺往參扣語契令奉圓悟香火一日從方丈前過緣問菴頭有人麼師云無人語未竟緣劈胸與一拳云你聻師忽有省出峽依澧州德山涓公祝髮受具徧叩諸方値雪夜坐自念行脚數年未得悟徹正悶悶間忽見鐘動趨後架舉首見照堂二字疑情頓釋即見水菴一於雙林水曰師子尊者被罽賓斬却頭且置你道西天胡子爲甚麼無鬚師曰非雙林不舉此話水曰作家禪客師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水遂以手拓開師曰勘破了也追水菴謝事往參密菴傑和尚傑命師典客一日傑對旁僧舉不是風動不是幡動語師聞豁然大悟次日傑過寮前謂師曰

總不得作伎倆試露箇消息來師應聲曰方丈裏有
客傑呵呵大笑　傑遷蔣山師侍行親炙凡五載盡
得旨要辭還蜀傑送以偈曰萬里南來川藞苴奔流度
刃叩元關頂門戳瞎金剛眼去住還同珠走盤　上
堂密菴先師道有問冬來事京師出大黃貪他一粒
米失却半年糧秀峯則不然有問冬來事京師出大
黃只圖一糧米却得百年糧（阿翁壁立千仞乃子和泥合水唱教門中放過
一著若是本色鉗鎚須還我大黃來始得）　上堂舉東山道如何是禪閻
浮樹在海南邊近則不離方寸遠則十萬八千畢竟
如何禪禪師曰穹窿也有道處如何是禪閻浮樹在
海南邊撐天拄地拄地撐天巧說不得只要心傳畢
竟如何禪禪（兩箇老漢口門窄何不問心圓）　上堂不是心不是佛
不是物山僧忍俊不禁為諸人作箇撇脫（何不用拄杖旋風打
散更要鉞置在）拈拄杖卓一下曰流水暗銷溪畔石勸人除
却是非難　師將示寂作書別交遊復書偈曰末後
一句已成叨咀寫出人前千錯萬錯端坐而逝
杭州府靈隱松源禪師名崇岳龍泉吳氏子見大慧
杲於徑山慧陞堂稱蔣山應菴為人徑捷師聞之不
待旦而行既至入室未契退愈自奮厲朝夕咨請應
菴問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汝作麼生會師云鈍
置和尚應菴厲聲一喝師有省應菴大喜以為法器
說偈勸使祝髮自是遍參諸大老罕當其意者遷入
閩見乾元木菴永公永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云
裂破永云瑯琊道好一堆爛柴薺師曰矢上加尖永
曰吾兄下語老僧不能過其如未在他日拂柄在手
為人不得驗人不得師曰為人者使博地凡夫一超
入聖域固難矣驗人者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
渠骨髓何難之有永舉手曰明明向汝道開口不在
舌頭上後當自知明年見密菴於衢之西山隨問即
答密菴微笑而已師切於究竟至忘寢食一日密菴
挂牌為衆入室次問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侍
側豁然大悟乃曰今日方會木菴和尚道開口不在
舌頭上　上堂大凡扶豎宗乘須具頂門正眼懸肘
后靈符舉保壽開堂三聖推僧公案乃云二尊宿等
閒一挨一撥發明臨濟心髓殊不知性命總在者僧
手裏還有撿點得出者麼昔年覓火和煙得今日擔

◆拄疑挂挂字亦通

泉帶月歸（諺云賭場上沒閒人者僧本是箇看戲小矮及被推出恰又似撞露柱瞎漢不打何待）　示衆舉臨濟如蒿枝拂公案雪竇拈曰臨濟放處太危收來太速師拈拄杖曰臨濟據令而行不知孤負黃檗雪竇盡力擔荷也只見得一邊且道薦福節文在甚麼處擲下拄杖（擲下拄杖便許你舉覺節文在甚麼處夢也夢不見）

上堂舉保寧勇上堂大方無外大圓無內無內無外聖凡普會瓦礫生光須彌粉碎無量法門百千三昧拈拄杖曰總向者裏會去蘇盧蘇盧悉利悉利師曰大小保寧業識茫茫不奈船何打破戽斗（衲僧箇箇口[拄]壁心圖拍掌笑呵呵且道笑箇甚麼破戒破戒）　示衆古者道拈起也天回地轉放下也草偃風行治父則不然拈起也乾坤黯黑放下也瓦礫生光忽有一箇半箇驀然戳瞎頂門眼達磨一宗未至寂寥　示衆明眼衲僧因甚打失鼻孔有賊無贓辭世日示衆久參兄弟正路行者有只不能用黑豆法難以荷負正宗臨濟佛法到此平沈痛哉痛哉復書偈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瞥轉元關佛祖罔措跏趺而寂

太平隱靜致柔禪師　上堂飢荒老鼠咬葫蘆巧計

猢猻倒上樹要透報恩向上關直須一步低一步既是向上關因甚却要一步低一步待你踏著却向你道（踏著時自然有人向你道）

臨安徑山藏叟善珍禪師泉州南菴呂氏子也據室顧衆云者裏是你立地底所在麼你自鈍置猶可莫來鈍置老僧　上堂春雪寒春宵短古佛心破燈盞正法眼乾紙撚抖擻精神只管看看到北斗西移南斗東轉上元依舊正月半　示衆云古者道知之一字衆妙之門又有道知之一字衆禍之門只者二門入得更須出得三世諸佛出不得六代祖師出不得天下老和尚出不得何故變鐵成金易變金成鐵難（別云牛頭覓角易龜背刮毛難）　自題其像曰參禪無悟識字有數眼三角似燕山愁胡面百摺如趙婆呷酢一著高出諸方敢道飯是米做（若如此道未見高出諸方若要高出諸方飯不道是米做恁麼道也未高出諸方若要高出諸方良久云駝子伸腰總未見得）

吉安龍濟友雲宗鍪禪師廬陵王氏子歲暮僧問臘月三十日到來時如何師曰門無索債人（會麼從來不欠他）

臨安淨慈偃溪廣聞禪師侯官林氏子十八得度受

具参浙翁於天童。鍼芥雖投。自知未穩。及再参於雙徑。翁笑而問曰汝來耶。一夕坐簷間。聞更三轉。入堂曳履而蹶。忽省。翌朝造室。翁舉趙州是盇盂話。師將啓吻。翁遽以拳止之。疑情當下冰釋 如此容易。爲甚麼特地艱難去。 會麼。不因霜雪盡。容易坐春風

上堂。雲門放洞山三頓棒。嚼飯餧嬰兒。黃檗打臨濟三頓棒。按牛頭喫草。只今不犯絲毫。有箇方便。良久曰。大事爲你。不得小事自家擔當 眞善知識

上堂。趙州喫茶去。金牛喫飯來。龍門多上客。有人續得末後句。許你入阿字法門 拈云。續末後句易。入阿字法門却難

蘇州府虎邱東山道源禪師　題蜆子像曰。紙錢堆裏可憐生。臭口纔開便葛藤。蕩盡鬼家窮活計。至今古廟絕人行 待問西來意。劈面便掌。猶較些子。引得華嚴者厮。更道甚麼同根生。眞好一坑埋却

饒州薦福無文燦禪師　上堂。雲門放洞山三頓棒。黃檗打臨濟三頓棒。減竈添兵。傷鹽費醬。一不成單。二不成兩。多少蘆花對蓼紅。時人只看絲綸上 妙語可参

上堂。百不知。百不會。饑喫飯。暖打睡。要得尅期取

證。須證如是三昧 大難大難

吾捨從寬禪師。臨終謂其次兄曰。佛祖父母。我今一箭射殺。二哥以爲何如。隨整襟坐脫焉 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

長沙府石霜竹巖妙印禪師。謁月林。林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老鼠咬破燈盞。林頷之　對月看經偈曰。未動舌頭。文彩露 更進前一步　五千餘卷一時周 再多著些子　若言待月重開卷 開卷亦不惡　敢保驢年未徹頭 徹頭作甚麼

六祖下第二十世

臨安徑山無準師範禪師。梓潼雍氏子。九歲出家。長遊成都。坐夏。請益坐禪之法於老宿堯首座。座曰。禪是何物。坐底是誰。師晝夜體究。一日如廁。提前話有省。明年。往謁佛照光於育王。光問曰。何處人。師曰。劍州。光曰。帶得劍來麼。師隨聲便喝。光笑曰。者烏頭子也亂做。貧甚。無貲剃髮。人皆以烏頭子呼之。久之。復至靈隱。時破菴居第一座。同遊石筍菴。菴之道者。請益曰。胡孫子捉不住。願垂開示。光曰。用捉他作甚麼。如風吹水。自然成紋。師聞之大悟 待云胡孫子捉不住。攔頭便喝。猶較

些子

上堂。靈山指月。曹溪話月。遞代相傳。證龜成鼈。範上座尋常一張口。掛在壁上。今日無端入者行戶。未免拈出多年歷日。說似諸人。且要郭大李二鄧四張三。知得江南兩浙春寒秋熱。和尚恁麼道。大似憂鼈無裙。愁龜少殼。靈山曹溪的旨如是。然正眼觀來。依舊證龜成鼈

淳祐戊申秋。師築室明月池上。榜曰退畊。乞老於朝。而舊病適作。三月旦日陞堂。示衆曰。山僧既老且病。無力得與諸人東語西語。今日勉强出來。將從前所說不到底。盡情向諸人面前抖擻去也。遂起身抖衣曰。是多少。三面貍奴脚踏月。兩頭白牯手拏烟。爲鷹。便歸方丈。十五日。集兩序區畫後事。親書遺表。言笑如平時。其徒以遺偈爲請。乃執筆疾書曰。來時空索索。去也赤條條。更要問端的。天台有石橋。移頃而逝

臨安徑山元叟行端禪師。臨海何氏子。世業儒。母陳氏。師生而秀拔。幼不茹葷。十二出家。十八受具。一切文字。不由師授。初參藏叟珍於徑山。珍問甚處人。師曰。台州。珍便喝。師展坐具。珍又喝。師收坐具。珍曰。放汝三十棒。參堂去。師於言下豁然頓悟可惜元叟少一轉語

一日侍立次。珍曰。吾泉南無僧。師曰。和尚聻。那箇是和尚。莫錯會好。珍便棒。師接住曰。莫道無僧好。和尚來也。珍領之。命入侍司。洎珍告寂。乃至淨慈。嘗自稱寒拾里人。見雪巖欽於仰山。欽問何處來。師曰。兩浙。欽曰。因甚語音不同。師曰。合取臭口。欽曰。賴徑橋高。集雲峯峻。未識闍黎在。師拍手曰。鴨吞螺螄。眼睛突出。欽笑顧侍者。點好茶。茶師曰。也不消得。欽寂。乃還浙。徑山請居第一座

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十字街頭石敢當。曰。只者便是麼。師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

師嘗勘一新到。曰。何方聖者。甚處靈祇。僧曰。臨朕礁。師曰。杜撰禪和。如蔴似粟。參堂去。心圓不避口業。說破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古今善知識。無有一箇不杜撰者。諸公要見不杜撰底麼。試伸手脚跟下摸一摸看。摸得著時。早又杜撰了也

又勘一僧曰。劈闢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徹底淸。卽且置。平實地上道將一句來。你看杜撰。僧擬開口。師便打。鉤子鉤得你沒脚跑。錐子錐得你沒處藏。莫道鈍置漢翻不得身。便是唧嗢漢也出不得門。所以道。佛法如狼毒砒霜。不是別人與你。都是你自已無始劫來帶得底。遇緣卽發。奉勸諸公。盡情放下。絲毫不盡。明朝後日。大有事在

問僧。棋盤石斫破你腦門。盃盂池浸爛你脚板。僧擬答。師便喝。擬答則者僧多了一句。不擬答時。元叟又多了一句。敢問諸仁。作麼

生得恰好去若不會心圓為你說破元叟已是騎虎頭收虎尾了也第一句在甚麼處

師以訶叱怒罵為慈誘之誨利他之事皆陰為之沒齒不言

上堂邊戍朝鳴角空山夜答鐘人人皆共聽何處不圓通 說時便不圓通不說時圓通在甚麼處離心意識參

示徵疾問侍者曰呼之曾已休吸之尚未捨寄語諸苦源來者不來者如何是來者不來者侍無語死漢

師曰後五日看 劈面便掌說甚麼後五日看

至期沐浴更衣書偈示衆曰本無生滅焉有去來冰河發燄鐵樹花開投筆垂一足而化留龕七日顏色如生

明州奉化岳林楕堂　益禪師

上堂五千四十八卷只作一句道却 牙根猶帶生澀在 遂起身曰立地待諸人搆取下座 一狠藉潑撒一場特地

杭州府放牛余居士參無門凡有問門皆劈面截曰不是不是炇見臭菴問曰吾師何所見敢對人天顛倒是非耶菴曰我在無門處無法可得無道可傳只得兩箇字士曰是甚兩字菴曰不是不是士大悟 雲門一棒臨濟一掌馬祖一喝巖頭一噓六祖知非龎公好殺子湖狗楊岐驢雪峯毬鼓山鍬石鞏箭秘魔叉上來一隊老古錐未夢見兩箇字在忽有箇伶俐衲僧出來問趙州勘破臺山婆子時又如何心圓即與攔顋一掌

劈面一唾罵道你者不知香臭漢

溫州府華藏瞎驢無見禪師

舉興化打克賓話頌曰興化打克賓言親語亦親 克賓自待不齊興化成人之美 棒頭如雨點皷出玉麒麟 諸公還知棒頭落處麼直饒知得倘儱分明未許你是玉麒麟在

順天府大慶壽寺中和璋禪師

室中示徒或握木劒或執錦蛇海雲簡參入門便問某甲不來而來師作麼生相見師曰參須實參悟須實悟莫打野榸簡曰某甲因擊石火光迸散乃知眉橫鼻直師曰吾此處別曰如何表信師曰吾牙是一口骨耳乃兩片皮 別攔頭與一棒 曰將謂別有師曰錯簡喝曰草賊大敗 果然 師便休次日師舉臨濟兩堂首座齊下喝至賓主歷然話問簡如何會簡曰打破秦時鏡磨尖上古錐龍飛霄漢外何必更鍼錐 若在今時師家學人便道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矣古人入處不廉纖如此 師曰汝只得其機不得其用 若在尋常師家非稱善則頷之矣 簡便掀倒禪牀師曰途路之樂終未到家簡與一掌曰精靈千載野狐窟看破如今不值錢師打一拂曰汝只得其用不得其體簡進前曰青山聳寒色月照一溪春師曰汝只得其體不得其智簡曰流水自東

拈黑豆集卷二

心圓居士　拈別
火蓮居士　集梓

六祖下第二十一世

袁州府仰山雪巖祖欽禪師一字慧朗閩漳州人五歲出家十六薙染十八行脚初參雙林泊妙峰善石田薰諸老無所發明聞滅翁住淨慈懷香請益翁示臨濟三頓痛棒話亦無所入遂上徑山謁無準銳志咨參封被脇不至席者數載一日上蒲團忽然面前豁開如地陷時中淨倮倮地靜悄悄地浮逼逼地動相不生者半月餘自茲坐定礙膺十年尋常入室遇舉主人公話便可打踍跳若教舉起衲僧巴鼻佛祖爪牙更無下口處後同忠石梁過天目擡眸見古柏觸著向來所得境界和底一時颺下礙膺之物始爆然而散從此不疑生不疑死不疑佛不疑祖徹見徑山老人立地處　上堂一見便見一得永得展手曰撒開兩手大家看畢竟明明是何物潭州內外有一十八座城門白日行人千千萬萬往往來來一任東西落花無向背師曰汝雖善語言三昧要且沒交涉師亦弓箭折盡徒亦弓箭折盡爭奈有一人不肯可謂爲衆竭力禍出私門箇豎拳拍一拍直得丈室震動師曰如是如是箇拂袖便出可謂證驗到十成無滲漏矣然子細檢點仍是十成滲漏明眼宗師如何爲人參

杭州府護國臭菴宗禪師　上堂舉豐干謂寒山拾得曰你與我去遊五臺便是我同流山曰你去遊五臺作麼干曰禮拜文殊山曰你不是我同流師曰豐干開口不在舌頭上寒山同坑無異土檢點將來兩箇駝子廝撞著世上由來無直人兩箇駝子胸貼胸從來背背不相見

上堂舉岳林振示衆布袋口開還有買底麼僧曰有林曰不作賤不作貴你作麼生買僧無語火蓮代云不買者箇破草鞋拂袖便行息菴代云疾與一掌嬾儂代云了歇齋代云噫拙菴代云貓涸菴代云因覺非代云屈某甲林曰老僧失利別云且喜不折本　師曰岳林設箇問端也甚奇特及至被人道箇有字直得東遮西掩囊藏不迭護國今日布袋口開還有買底麼良久曰闌干雖共倚山色不同觀別云同坑無異土

西南北不得動著動著即頭角生　上堂石門巇嶮玉峽潺湲未
到此間此間是甚麼所在不見道一十八座城門白日行人千萬往來一任東西南北　不妨
疑著到則到矣不動步者平展一句又作麼生古路鐵蛇
橫擬議則喪身失命　上堂水不洗水金不博金靑天白日
自古自今山僧到者裏直是插手不入汝等諸人還
肯信自已是仰山麼曹谿波浪如相似一人一曹谿如何得相似
無限平人被陸沈曹谿元是陸地波無限平人水浸殺　上堂海水不
可斗量虛空不可尺度淨地不可撒沙爛泥不可著
脚者四轉語轉轉有落處且道落在甚麼處劈面便掌何故
要使芭蕉長怒雷　東京大相國寺裏有樹芭焦風吹雨打一
似破袈裟　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白鷺下田千
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華三千里外賣却布單不遠而
來因甚放下泥盤呵呵大笑跳婆尸佛早留心直至
如今不得妙瞞潭州城裏人不得潭州城裏人亦瞞心圓不得心圓亦瞞大衆不得會麼留
心不得妙得妙不留心　上堂箇事本成現覓則不可見白圭
本無瑕出得陰界纔是白圭琢磨翻成玷執之以實法陰界不出空
中生閃電視之爲等閒未出陰界脚下添紅綫珍重學道
人好好看方便但識病莫執藥作麼生急須著眼看仙人莫

看仙人手中扇打殺仙人裂破扇要見仙人還隔面
嘉興府天寧楚石梵琦禪師明州象山朱氏子母夢
日墜懷而生方襁褓有神僧摩師頂曰此兒佛日也
他日當振揚佛法燭照昏衢因以曇曜字之早失怙
恃九歲入永祚寺受業十六受具戒一日閱楞嚴至
緣見因明暗成無見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永不能昏
處有省歷覽羣籍恍如宿契時元叟唱道雙徑師往
參之問如何是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叟遽曰言發非
聲色前不物明明道出矣却沒交涉在　速道師擬進語叟震威一
喝師錯愕而退如今師家多是被學人問著跟著學人轉倒像他來考驗師家一般直饒
雲興缾瀉答到彌勒下生關甚痛癢若是眞正宗師剛待學人進箇問頭便奪却轉問待伊擬答即棒出喝出
何等披肝露膽痛切相爲所以痛棒到三頓爲汝得徹困也更須知與麼提持得與麼承當得檢點本分已是
白雲萬里遍地葛藤何況聚集一班念話社家開張一箇往來飯鋪向十字街頭鼓弄男女羅致衣冠以盲贊
盲以瞎印瞎謬爲佛法在是豈非邪師過謬非弟子咎乎　會英宗召高衲金書大
藏師應詔入京一夕睡起聞彩樓鼓聲豁然大悟拊
几笑曰徑山敗缺處爲我識破了也恁麼撇脫猶是病眼見空花有
般不知香臭漢便問如何便不是病眼見空花拄杖打折未放伊在　因成偈曰崇天門
外鼓騰騰驀劄虛空就地崩拾得紅爐一點雪却是

黃河六月氷 打破徑山柄欛子元來是箇野狐精 後歸徑山叟迎笑曰西來密意喜子已得之矣處以第二座泰定中出世海鹽福臻天歷戊辰遷天寧至元乙亥遷杭報國僧問如何是山裏禪師云猢猻上樹尾連顛曰如何是城裏禪師云十字街頭一片甎曰如何是村裏禪師曰扶桑人種陜西田曰謝師答話師云蒼天蒼天

一日索麵次有僧來參師引麵示之僧珍重便去師召大德僧應諾回首師曰有口不得喫麵者多 我說箇譬喩有人見一毒蛇疾走避之蛇忽化女呼與狎暱其人不覺直前接吻毒氣攻腹即便命終此猶爲護惜性命者言之若亡命之徒十二時中無不死時也

上堂通身是眼爲甚麼看不見通身是耳爲甚麼聽不聞通身是口爲甚麼說不到通身是心爲甚麼鑑不出報恩有一道聰明神呪布施諸人去也便下座 琦公者一道聰明神呪如一塊堅石毫無縫罅有人能於堅石上栽得入花去者不許犯著絲毫心意識道理陰界依通鬼家活計宗門窠臼出來下箇注脚能令學者立地桶底脫去琦公不是作家三世諸佛歷代祖師一齊讓位心圓拾四大以爲牀座供養此人有麼有麼請出來著語看

一日座主參師問講甚麼經主曰法華師曰經中道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是否曰是師曰供養卽不無如何是眞法曰具在藥王品師曰將謂是金毛師子元來是野犴眷屬主却問如何是眞法師曰汝豈不從天台來主曰是師曰天台山高一萬八千丈頂上著得幾人坐 琦公被者擔板漢一問直得左支右吾滿口分疎不下 主無對師曰喫茶去 自知錯謬

上堂僧問不愁念起惟恐覺遲如何是覺師曰牛角馬角曰如何是念 過去了也 師曰四五二十也不識

問一大藏教是箇切脚未審切箇甚麼字師曰切箇不字曰只如不字又切箇甚麼字師曰莫錯舉似人曰謝師指示師曰石羊頭子向東看

問佛祖因緣即不問君臣慶會事如何師曰瑞草生嘉蓮靈華結早春曰如何是君師曰莫觸龍顏曰如何是臣師曰量材補職曰如何是臣向君師曰赤心片片曰如何是君視臣師曰如月入水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俱 琦公處錄君臣語一則及公處錄賓主語一則備員而已大法若明便都會得不見圜悟請益五祖演臨濟四料揀語演曰也祇是箇程限是甚麼閑我者裏如馬前相撲倒便休至言也

問晷運推移日南長至阿那箇是常住法師曰冬不寒臘後看曰教學人如何履踐師曰獨木橋子

問西天以蠟人爲驗未審此間以何爲驗師曰驗甚麼盌曰和尚豈無方便師

曰鷂子過新羅　問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還許
歸去也無師曰十里長亭五里短亭曰與麼則不歸
去也師曰直須歸去曰作麼生是到家一句師曰天
寒日短兩人共一盌　問日從東上月向西沒作麼
生是不遷義師曰柳絮隨風自西自東曰年年是好
年日日是好日師曰瞎老婆吹火　問護明大士未
降王宮釋迦老子在甚麼處師曰眨上眉毛曰謝師
答話師曰恰值拄杖不在　問盡大地是箇佛身向
甚麼處安居禁足師曰錦上鋪華又一重曰竹密不
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師曰劈開華嶽連天色
放出黃河到海聲曰如何是先用後照師曰劒爲不
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缾曰如何是照用同時師
曰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曰如何是照
用不同時師曰三月懶游華下路一家愁閉雨中門
僧禮拜師曰更問一轉豈不好　問大悲菩薩用許
多手眼作甚麼師曰春風不畏頭　修佛殿次師問
掌事僧者殿是甚麼年中蓋造僧摑露柱曰何不祇
對和尚師曰克繇叵耐倒來者裏捋虎鬚三十棒一
棒也不恕曰容某甲伸說便禮拜師曰且放過一著
芟草次僧問有根草任和尚芟無根草作麼生芟
師鋤地一下僧便放身倒（釣得牛箇獸失卻一雙鯉）師曰諸方火
葬我者裏活埋（諸方斬草除根我者裏土也須拈卻）僧起走師呵呵大
笑　上堂未離兜率已降皇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
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說心說性學古學
今總是無風匝匝之波實情好與二十拄杖新羅臻
今日不是盡法無民打頭不遇作家到底翻成骨董
若相委悉拈卻灸脂帽子脫卻鶻臭布衫其或未然
明朝後日大有事在（陰界中道理盡是骨董直饒說箇超佛超祖骨董不少甚麼處是拄杖打不著底所在於斯薦得便見諸佛祖師立地處正好與二十拄杖心圓恁麼道也好與二十拄杖）
　上堂巖頭道須是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與我蓋
天蓋地去恁麼道被他掘窖深埋了也茫茫宇宙人
無數那箇男兒是丈夫男兒丈夫相去多少待你出
窖來卻向你道　上堂彌勒眞彌勒分身千百億時
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拈拄杖曰衝開碧落松千尺
截斷紅塵水一谿　上堂米裏有蟲麥裏有麵廚庫
僧堂山門佛殿盞子撲落地楪子成七片　上堂若

論生佛未具以前一段大事只在諸人脚跟下動便踏著只是不知起處你道從甚麼處起掀翻四大海踢倒五須彌正覓起處不得豈不見東山演祖道山僧昨夜入城見一棚傀儡不免近前看或見端嚴奇特或見醜陋不堪動轉行坐青黃赤白一一見了仔細看來元來青布幕裏有人（眼花了也）山僧忍俊不禁乃問長史高姓他道老和尙看便了問甚麼姓師曰誰家別館池塘裏一對鴛鴦畫不成（莫動著動著便飛去）　上堂眉毛雖長不礙眼鼻孔雖高不礙面諸佛雖悟無二心衆生雖迷無二見見不見倒騎牛兮入佛殿　上堂兎角不用無牛角不用有兩兩不成雙三三亦非九夜來空手把鋤頭天明面南看北斗　上堂大樹大皮褁小樹小皮纏若不同牀睡焉知被底穿　上堂驢事未去馬事到來貓兒上露柱鐵鋸舞三臺大唐天子呵呵笑移取眉毛眼上栽　上堂擧祖師道在胎名身處世名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齅香在舌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師曰書頭教孃勤作息書尾教孃莫瞌睡還識孃面麼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華一枝春帶雨（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喝一喝　上堂一道圓光阿誰無分貓兒若無分爲甚麼解捉老鼠若有分爲甚麼做貓兒千年田八百主　浴佛上堂淸淨法身纖土揚塵圓滿報身倚富欺貧千百億化身弄假像眞三身中浴那一身謝三孃秤銀　上堂頭上是天脚下是地靑山是靑山白雲是白雲你若會得有馬騎馬無馬步行若不會夜行莫踏白不是水便是石　上堂無手人行拳無舌人解語忽若無手人打無舌人遽忙道箇不必良久曰只箇不必天下衲僧跳不出　上堂箇箇抱荊山之璧人人懷滄海之珠幹旋佛祖樞機提掇衲僧巴鼻盡謂頂門眼正肘後符靈殊不知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出格一句作麼生朝霞不出市暮霞行千里（拈云和尙閉卻隣某甲懶得聽）　上堂黃檗手中棒剜肉作瘡大愚肋下拳喫鹽救渴速則易改久則難追選佛若無如是眼假饒千載亦奚爲喝一喝　上堂拈却盔盂匙箸喫飯不得屏却咽喉脣吻出氣不得色身

安法身不可不安法身色身是一是二華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 上堂俱胝豎一箇指頭雪峰輥三箇木毬石鞏張弓架箭華亭短棹孤舟鳳山無法可說不妨坐斷杭州就中却有箇好處好在甚麼處四五百條華柳巷二三千所管絃樓和尙恁麽道爭奈有一人不肯 上堂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如喪考妣你道有成褫無成褫常因送客處憶得別家時賫兒思舊債 上堂聞聲悟道塞却你耳根見色明心換却你眼睛蒲團上端坐鍼眼裏穿綫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至正甲申遷禾之本覺丁亥帝師錫號佛日普照慧辯禪師適符昔日神僧之言後自光孝退歸天寧上堂一毫吞却山河大地則易山河大地吞却一毫則難也不難也不易鋪箇破席日裏睡料想上方兜率宮也無如此日炙背　築西齋爲終老計自號西齋老人洪武戊申秋九月詔江南大浮屠十餘人於蔣山建大法會命師陞座說法上悅已酉春復召師說法賜齋文樓下親承顧問暨行出內府白金以賜庚戌秋上以鬼神情狀幽微難測召問僧中博通三藏者師與夢堂噩行中仁等應詔至京館大天界寺師援經據論成書將進忽示微疾越四日沐浴更衣索筆書偈曰眞性圓明本無生滅木馬夜鳴西方日出書畢謂夢堂曰我去矣堂曰何處去師曰西方去堂曰西方有佛東方無佛耶賭漢好痛與三十棒可惜放過 師乃震聲一喝而逝時辛亥七月二十六日也上聞嗟悼久之時禁火葬以師故特從闍維例火餘齒舌數珠不壞舍利五色紛綴遺骼弟子文晟奉骼及諸不壞者歸西齋塔焉計世壽七十五僧臘六十三

杭州府徑山愚菴智及禪師字以中別號西麓蘇之吳縣顧氏子幼出家穹窿海雲院受具聽賢首法師講法界觀未終篇輒笑曰一眞法界圓同太虛但涉言詞卽成臘法縱獲天雨寶華於我奚益哉遂謁笑隱於建業隱文章道德傾動一時師微露文彩得交相延譽有嶼上人誚曰子才若此不思擔荷正法乃甘作驪壇奴隸乎師舌噤不能答旋歸海雲胸襟礙塞目不交睫者踰月忽一日見秋葉墜庭豁然有省走雙徑謁寂照呈所證照可之至正壬午出世昌國

之隆教尋頒普慈戊戌遷淨慈後頒徑山僧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師曰十字街頭石敢當僧擬再問師曰更要第二杓惡水在　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君向瀟湘我向秦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常在途中不離家舍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常在家舍不離途中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橫按鏌鎁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三年一閏九日重陽（與麼道即不可）　問眾生為解礙菩薩未離覺和尚作麼生師曰天寒日短兩人共一盌　問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正當今日佛法委付何人師曰老僧打退鼓曰前迦釋無後無彌勒還有參學分也無師曰風不來樹不動　問佛法禪道相去多少師擧手曰展則成掌握則成拳僧禮拜師曰狂狗趁塊　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斷跟草鞋曰如何是法身主師曰尖簷席帽曰學人不會師曰現成行貨有甚麼不會僧擬議師便喝　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不揀擇時如何師曰遇飯卽飯遇茶卽茶僧禮拜師曰放汝三十棒　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寒則普天普地寒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熱則普天普地熱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門前一湖水　問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還端的也無師曰的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師曰不識　問佛身無為不墮諸數因甚有千百億化身師豎拂子曰你道者箇是第幾身僧擬進語師便喝　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曰不離闍黎所問曰如何保任師曰彼自無瘡勿傷之也　問不起一念時如何師曰道著合如是曰與麼則依而行之師曰虛生浪死漢　問如何是一句中具三元師曰萬仞峯頭駕鐵船曰如何是一元中具三要師曰眼裏瞳人吹木叫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深山藏毒虎曰見後如何師曰淺草露羣蛇曰見與未見時如何師曰日出東方夜落西　問三世諸佛不知有貍奴白牯却知有未審知有箇甚麼師曰師姑元是女人做（拈云師姑易見女人難見）　問聲聞見性如夜見月菩薩見性如晝見日和尚見性如箇甚麼師曰黃河九曲水出崑崙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還端的也無師曰問取達磨大師僧擬議

師曰鷂子過新羅　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眼在鼻上曰來後如何師曰脚在肚下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脚板大如手掌曰如何是衲僧行脚事師曰緊峭草鞋　上堂冬至月頭賣被買牛冬至月尾賣牛買被一年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移易一絲毫不得東頭買貴西頭買賤三十年後破草鞋向甚處著(即今宜挂向壁角頭)　上堂時維三月節屆清明不寒不暖半陰半晴落華啼鳥一聲聲纂拈拄杖曰穿却解空鼻孔截瞎達磨眼睛踏破草鞋赤脚走好山猶在最高層　佛成道日上堂舉趙州問南泉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州曰還假趣向否泉曰擬向卽乖州曰不擬爭知是道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眞達不疑之地廓如太虛豈可强是非耶師曰王老師過犯彌天將釋迦世尊六年雪山千苦萬辛所得無上大道等閑華劈殆盡合與二十拄杖當時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面被熱瞞則且置今日衆中莫有爲世尊拔本底麼如無隆教不是爲他閑事長無明忝爲遺教遠孫未免出隻手去也拽拄杖下座一時打散(愚菴恁麼道亦被世尊熱瞞不少咄)　上堂世尊三昧迦葉不知迦葉三昧阿難不知阿難三昧商那和修不知普慈三昧諸人不知諸人三昧各各不知所以道譬如河中水川流競奔逝各各不相知諸法亦如是喝一喝曰將謂合有與麼說話　上堂舉東山演示衆曰祖師說不著諸佛看不見四面老婆心爲君通一綫師曰若教頻下淚滄海也須乾

盧州府無爲州天寧無能教禪師門懸一牌云謹防惡犬竺源參纔跨門便曰老和尙爲我趕狗師便入去閉却門智首座出迎同坐少時方丈會茶智起白曰此上人得得來見和尙師曰已相見了也(擧問歇齋云和尙是看狗奴擧竟如何是狗歇與一掌圓云也是狗奴歇又掌圓休去)

六祖下第二十二世

杭州天目高峯原妙禪師蘇之吳江人姓徐氏母夢僧投宿而生甫離襁褓輒喜趺坐遇僧入門便愛戀欲從之年十五懇請父母出家於嘉禾密印寺十六薙染二十受具翼歲習天台教復入淨慈立三年死

限工夫及後請益斷橋倫和尚令參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話於是意分兩路心不歸一又不曾得聞說做工夫處分曉看看就擱至一年有餘每日只如箇迷路人相似每遇同參告言雪巖和尚常問你做工夫何不去一轉於是欣然懷香往謁方問訊插香卽被打出（盡力接不上）閉却門一路垂淚再往始得親近卽問已前做處（沒奈何只得層層鋪露矣）師一一供吐當下便蒙剷除日前所積之病却令看箇無字從頭開發做工夫一遍自此參叩無虛日後見師說得工夫有緒竟不問做處凡入門欽便問阿誰與你拖者箇死屍來聲未絕便打（稍遲則禍生）總不契其機後值欽赴南明師上雙徑參堂方半月偶夢中忽憶斷橋室內所擧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疑情頓發三晝夜目不交睫值少林忌隨衆詣三塔諷經次擡頭忽覩五祖演和尚像讚曰百年三萬六千朝反覆元來是者漢（山河大地及虛空畐塞元來是者漢）驀然打破拖死屍之疑時年二十四矣解夏詣南明欽一見便問阿誰與你拖箇死屍到者裏來師便喝欽拈棒師把住曰今日打某甲不得欽曰爲甚

麼打不得師拂袖便出翼日欽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狗舐熱油鐺欽曰你那裏學得者虛頭來師曰正要和尚疑著欽休去自是機鋒不讓次年江心度夏過雪竇見希叟曇曇問曰那裏來師拋下蒲團曇曰狗子無佛性上座作麼生師曰拋出大家看曇乃自送歸堂師自此於古今公案明得不受人瞞然於日用中尙不得自由（瞞得別人瞞不得自己到者裏公案全用不著奈何）暨欽開法於天寧師又隨侍服勞一日欽問日間浩浩時還作得主麼師曰作得主又問睡夢中作得主麼師曰作得主復問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師無語欽囑曰從今日去也不要你學佛學法也不要你窮古窮今但只饑來喫飰困來打睡纔眠覺來却抖擻精神我者一覺主人公畢竟在甚麼處安身立命師遂奮志入臨安龍鬚自誓曰拚一生做箇癡獃漢決要者一著子明白越五載因同宿道友推枕墮地作聲廓然大徹自謂如往泗洲見大聖遠客還故鄉元來只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住龍鬚九年縛柴爲龕風穿日炙冬夏一衲不扇

不爐日擣松和糜延息而已　德祐丙子春大兵至雙髻師掩關危坐自若亭定戶履紛至師腰包宵遁直入西天目之獅子巖拔地千仞崖石林立師卽洞營小室丈許榜曰死關悉屏給侍服用破甕爲鐺併日一食洞梯山以升雖弟子亦罕得見共築師子院請師開堂　上堂談元談妙說性說心攢花簇錦巧妙尖新如蔴似粟從古至今莫不皆是乘虛接響底漢倚草附木精靈山僧雖是他家種草決定不向者裏藏身既然如是且道今日爲衆開堂斬新條令一句又作麼生喝一喝云符到奉行只者四字衲僧家會不得參學人作麼生會不惜眉毛下箇注解普　示衆有一物明歷歷佛祖覷不破大地無人識常在舌頭尖盡力吐不出吐得出也是胡餅裏呷汁　示衆三世諸佛說不到開口道著歷代祖師行不到動步踏著行說俱到時如何正好行脚　示衆百千諸佛歷代祖師乃至天下老和尚以拂子擊禪牀一下云總向者裏墮坑落塹還有跳得出者麼又擊一下云三生六十劫有麼有麼無無忽有人叫云何不放下拂子別通箇消息向伊云且喜瀨兒得伴　示衆以拄杖橫肩顧左右

云大衆會麼榔標橫肩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大用不揚眉高峰作恁般手脚遠之遠矣又云好箇箭垜無人歛羽　上堂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乃顧視左右下座　結制上堂大限九旬小限七日驪中有細細中有密密密無間纖塵不立正恁麼時銀山鐵壁進則無門退之則失如墮萬丈深坑四面懸崖荊棘切須猛力英雄直要翻身跳出若還一念遲疑佛亦救你不得此是最上元門普請大家著力山僧雖則不管閒非越例與諸人通箇消息(川)(三)(六)好箇消息人從揚州來不得湖州信卽今通也分明河北人卻說山東話　上堂昨夜夢中作得一偈舉似大衆良久云忘却了也驀拈拄杖云拄杖子還記得麼良久云同坑無異土畢竟拄杖子記得　上堂以拂子⊕云四十五日前驀得非特日消萬兩黃金亦乃能應四天下供養四十五日後驀得寸絲滴水也當牽犁拽耙還他以拂子擊禪牀一下云曾經巴峽猿啼處不是愁人也斷腸那裏是四十五日前喝一喝云驢年去　上堂海底泥牛銜月走巖前石虎抱兒眠鐵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鷺鷥牽此四句內有一句能殺能活能縱能奪若撿點得出許汝一生

參學事畢 撿點得出更買草鞋行脚三十年撿點不出參學事畢乃云我為汝撿出了也
中夏上堂竪拂子召大衆云到者裏進前一步也不
得退後一步也不得總不恁麼也不得畢竟如何不
得不得 進前一步也不得恰好退後一步也不得恰好總不恁麼也不得恰好畢竟如何不得不
得恰好恰好召大衆云說到者裏須猛著精彩始得〇又云者裏是甚麼所在參 上堂與
粥了也洗鉢盂去矢上加尖一場敗露西峰今日忍
俊不禁却要向鷺鷥腿上割股良久云便恁麼去 大小
祖師龍頭蛇尾心圓今日擬向鷺鷥腿上割股良久云鷺鷥聻 開爐上堂竪起拂
子云者些火種 設語設語 自靈山傳至西峰 不然不然 已得二
千二百三十餘載 錯記錯記 今日幸遇開爐 沒事沒事 特為諸
人拈出 不能不能 以拂子吹一吹 作麼作麼 乃擲下云 幾乎幾乎 照
顧燒却眉毛 果然果然 臘八上堂黃面瞿曇夜半成道
正是喚奴作郎贏得一場好笑山僧恁麼告報也是
細姑嚇嫂 知即得 冬至上堂世間動不動法皆屬陰
陽遷變驀拈拄杖云惟有山僧木上座能為萬象主
不逐四時凋乃靠拄杖云無形本寂寥 上堂低頭
覓天仰面尋地波波挈挈遠之遠矣驀然撞著徐十
三郎嗄元來只在者裏以手拍膝一下云在者裏臘

月三十日到來也是開眼見鬼 上堂舉百丈和尚
問潙山云併却咽喉脣吻道將一句來向他道柴荒
米貴忍饑無暇祇對 晚參身貧道貧無法可親一
味盲枷瞎棒見者莫不生瞋卓拄杖云黃金自有黃
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 雪巖和尚忌日拈香巴陵
設忌三轉語西峰單單只一句且道是那一句聻遂
揷香逢人切忌錯舉 心長老今日錯舉了也大衆側耳 佛誕上堂
指天指地一棒打殺鴆屎砒霜合造毒藥颺在三千
世界中不知那箇親遭著卓拄杖一下 晚參萬法
歸一一歸何處狹路相逢兩手分付逴得便行黃河
三千年一度清 逴得便行跳下黃河洗不清 上堂意句不到宗
說不通盲龜跛鼈意句俱到宗說俱通盲龜跛鼈西
峰恁麼告報莫有離此之外別有生涯底麼盲龜跛
鼈 薌林居士至上堂此事如欲登天目大山相似
未到山時不免蘊一座山於八識田中洎至一到所
蘊之山恍焉消殞因甚如此竪拂子云只緣身在此
山中 高峰話墮既是身在此山中說甚未到洎到 上堂舉雲門大師到
乾峰云請師答話含血噴人先汙其口峰云到老僧

也未亦眼撞著火柴頭門云與麼那與麼那河裏失錢河裏摝峰云將謂候白更有候黑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裏中紅心　上堂舉僧問長慶衆手掏金誰是得者慶云有伎倆者得僧云學人還得也無慶云大遠在西峰則不然今日忽有人問衆手掏金誰是得者只向他道阿誰無分又云學人還得也無猶嫌少在　復擧芙蓉一日告辭馬祖祖云裝却包了來與你說一上佛法芙蓉於次日至方丈侍立少頃祖云時寒善爲道路芙蓉至法堂上忽然有省師拈云馬祖佛法恁麼流布拈花微笑命若懸絲今日凡有人來告辭總與草鞋一緉　上堂今朝八月一行脚禪和出不識自家珍却向途中覓直饒走遍一百一十城參見五十三善知識功超十地三乘位等釋迦彌勒若還來到西峰未免一棒打折你驢脊　示衆若論此事如大火聚烈焰亘天曾無少間世間所有之物悉皆投至猶如片雪點著使消爭容毫末若能恁麼提持尅日之功萬不失一儻不然者縱經塵劫徒受勞矣　若論此一段奇特之事人人本具箇箇圓成如握拳展掌渾不犯纖毫之力秖爲心猿擾擾意馬喧喧恣縱三毒無明妄執人我等相如水澆冰愈加濃厚障却自已靈光決定無由得現若是生鐵鑄就底漢的實要明亦非造次直須發大志立大願殺却心猿意馬斷除妄想塵勞如在急水灘頭泊舟相似不顧危亡得失人我是非忘寢忘餐絕思絕慮晝三夜三心心相次念念相續劄定脚頭咬定牙關牢牢把定繩頭更不容絲毫走作假使有人取你頭除你手足剜你心肝乃至命終誠不可捨到這裏方有少分做工夫氣味嗟乎末法去聖時遙多有一等泛泛之流竟不信有悟門但只向遮邊穿鑿那邊計較直饒計較得成穿鑿得就眼光落地時還用得著也無若用得著世尊雪山六年達磨少林九載長慶坐破七箇蒲團香林四十年方成一片趙州三十年不雜用心何須討許多生受喫更有一等成十年二十年用工不曾有箇入處者只爲他宿無靈骨志不堅固半信半疑或起或倒弄來弄去世情轉轉純熟道念漸漸生踈十二時中難有一箇時辰把捉得

定打成一片似遮般底直饒弄到彌勒下生也有甚麼交涉若是眞正本色行脚高士不肯胡亂打頭便要尋箇作家纔聞擧著一言半句更不擬議直下便恁麼信得及作得主把得定孤迥迥峭巍巍淨躶躶赤洒洒更不問危亡得失只恁麼捱將去驀然繩斷喫攧絕後再甦看他本地風光何處更覓佛矣又有一偈擧似大衆急水灘頭泊小舟切須牢把遮繩頭驀然繩斷難迴避直得通身血迸流　兄弟家成十年二十年撥草瞻風不見佛性往往皆謂被昏沈掉擧之所籠罩殊不知只遮昏沈掉擧四字當體卽是佛性堪嗟迷人不了妄自執法爲病以病攻病致使佛性愈求愈遠轉急轉遲設使一箇半箇回光返照直下知非廓然藥病兩忘眼睛露出洞明達磨單傳徹見本來佛性若據西峰點檢將來猶是生死岸頭事若曰向上一路須知更在靑山外　若論此事如萬丈深潭中投一塊石相似透頂透底了無絲毫間隔誠能如是用工如是無間一七日中若無倒斷妙上座永墮阿鼻地獄　十二時中四威儀內寶劒全提如臨大陣纔有絲毫念起當急斲之一斷永斷莫令再續若能如是用工管取干戈永息天下太平有志之士思之避之夜後參前遞相警勵　師自雙峰而至死關風勵學者入室不以時每見一期將終上堂誨示諄諄甚至繼以悲泣平居誨人世出世法皆懇懇切至軟語咄咄和易如坐春風中使人醉心悅服咸自謂得師意及室中握三尺黑蛇鞭笞四海龍象則絲毫無少容借來者如登萬仞山而躋冰崖雪磴進無所依退無所據莫不凛然失其所執設有不顧性命强爭鋒者師必據其案欵盡底搜詰破石驗璞刮骨見髓勘其深淺眞僞定其是非與奪卸僧伽黎痛決烏藤以明正其賞罰嘗語學者曰今人負一知半解所以不能了徹此事者病在甚處只爲坐在不疑之地自謂千七百則公案不消一喝及乎坐却曲彔牀子被參徒下一喝則不能辯其邪正往往一句來一句去如小兒相撲伎倆盡是從前得處莽鹵故也直須參到大徹之地親見親證明得差別智方能勘辨得人方能殺活得人此是喫折脚鐺中飯底

工夫做到未易以口舌爭勝負也。假如兩人從門外來。未見其面同時下一喝。且道那一箇有眼那一箇無眼。那一箇深那一箇淺。還辨得出麼。師之機用不可湊泊。下語少所許可。其門戸險絕如此。復念今時學者。不能以戒自律。縱有妙語亦難取信於人。乃有毗尼方便之說焉。師寓南竺日。嘗誤踏一筍取而食之。其後賣衣告償。析薪擘果見蟲。復全而置之。濾水囊終身不廢。師之細行。湼南山之竹莫能殫。姑舉是數端。以識其梗概。使後之欲見師而不可得者。亦足以景仰遺風於萬一云耳　師患胃疾已久。適癰來省。師囑以後事。元貞乙未十二月朔。黎明陞座辭衆曰。西峰三十年妄談般若。罪犯彌天。末後有一句子。不敢累及諸人。自領去也。衆中還有知落處者麼。良久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辰巳間復說偈曰。來不入死關。去不出死關。鐵蛇鑽入海。撞倒須彌山。泊然而寂。遺命塔全身於死關。壽五十八臘四十三

杭州府徑山南石文琇禪師。崑山李氏子　上堂。今朝七月初一。門前金風淅瀝。特地打鼓陞堂。一字也道不出。露柱禮拜釋迦。燈籠問訊智積。獨有無事衲僧。依然眼橫鼻直。敢問大衆。那箇是無事衲僧。良久曰。棠長三尺　徑山上堂。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前面是孟峰。後面是凌霄峰。中間是佛殿。喚甚麼作一法。良久曰。國一祖師元是崑山人　上堂。馬大師道。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此地無金二兩。俗人沽酒三升（傷鹽費醬）　上堂。但參活句。莫參死句。頭上顯物物上明。是死句。舉步蹈著南辰。轉身觸翻北斗。是死句。作麼生是活句。蘇州街雨過著繡鞋。衆擬議（可惜一雙鳳頭鞋子被泥涴了）擲拂子下座　見僧庭中過。師厲聲曰。屋簷坍下來也。僧仰望（髑髏打得粉碎）師曰。鷂子過新羅　見僧入門便曰。你者踏州縣漢。脚跟下好與三十棒。曰某甲話也未問。便蒙賜棒。師曰。待你開口堪作甚麼。僧擬議。師便喝出（卻不道和尚三十棒堪作甚麼。乃呵呵云。仁義道中且放過一著）　上堂。一句子墨漆黑。無把柄有準則。良久曰。會麼。碓搗東南。磨推西北

蘇州府邛徑開極雲禪師。久依虛堂於徑山。居第一座。一日寶葉源請爲虛堂德山末後句。曰。若謂之有

德山爲得不會若謂之無巖頭又道德山未會乞和尚慈悲指示堂曰我不會汝去問首座源諳師值師遊山歸衆水濯足源亟進水復委身爲師摩捋因仰面舉前話叩之師乃掬水澆潑曰有甚麼末後句源不契復上見堂堂曰首座如何向汝道源舉似前話堂曰那那我向你道他會得源於是釋然領旨（有底道寶葉無端被雲老澆一杓惡水有底道堂公更向虛空裏添箇楔子怎麼會去心圓更不說伊不是只向伊道喫別人底洗脚水有甚滋味）

西白虛谷希陵禪師嘗垂三語以驗來學曰三乘十二分教拈向一邊蝦蟇口裏道將一句來狗子鬪蛙聲因甚咬破庫堂前露柱頳徑橋吞却集雲峰是第幾機　鐵關樞行脚時嘗叩師值冬至小參師舉雲門餬餅因緣關呈四偈以進師問你是誰關曰樞上座師曰從那裏來關曰雲門師曰你是顚是狂關曰和尚眼在甚麼處師便喝關亦喝師揮一拳關進前迎住曰打即且置雲門餬餅意作麼生師奮手掠去關帽關曰錯師連揮數拳關曰拳頭無眼向後遭人檢點在師去關七條踏翻在地攔腰數棒曰教你知我手段關曰屈棒屈棒師高聲喚直歲鎖著漢送庫司著

瑞巖方山寶禪師一日爲衆挂牌入室垂語曰南泉斬却貓兒時如何衆下語皆不契適有一僕在旁曰老鼠做大（諸公要見貓兒則易要見老鼠却難）師曰好一轉語只是不合從你口裏出

袁州府慈化鐵山瓊禪師謁蒙山蒙入室呈解山但曰只是欠在一日忽觸著欠字身心豁然徹骨徹髓乃跳下禪牀擒住山曰我欠少箇甚麼山打三掌師禮拜（猶欠在）山然之

南陽府鄧州香嚴淳拙文材禪師　上堂滿盤打算了只有者一著最便宜敢問諸人且道是那一著卓拄杖曰切忌卜度

六祖下第二十三世

杭州府天目中峯明本禪師錢塘孫氏子從高峯薙染觀流泉有省詣峯求證峯爲打趁出既而民間譌傳官選童男女師因問忽有人來問和尚討童男女時如何峯曰我但度竹篦子與他師於言下洞然徹

法源底　將謂高峯有多少奇特○拈云中峯語錄近二十萬言皆從者一句流出諸公聽得破戒與麼道未免三三兩兩競聚頭來向竹篦子上啗啄乃厲聲一喝曰莫妄想○一日問歇齋高峯度竹篦子話意旨如何歇曰賣死猫頭圓曰你端的得一回汗出也歇曰一度被蛇咬怕見斷井索又擧問渭菴渭曰鐵鑵中峯圓曰你又作麼生渭曰向伊道素手難見親家面又一日覺非至圓擧前問覺拈起茶碗劈面擲圓曰好好僧問惡發作麼覺拂袖曰好心不得好報便出圓乃吐舌

蘇州府靈巖南堂了菴清欲禪師台州臨海朱氏子

問曹溪流非止水一滴忽來千波競起時如何師曰退後退後曰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師曰莫謗山僧好　問單傳直指已涉離微坐斷千差請師答話師曰破鏡不重照落華難上枝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烏龜鑽敗壁曰即色明心附物顯理時如何師曰癩馬繫枯樁曰三九二十七牛頭南馬頭北如何是接手句師曰百花深處鷓鴣啼　問一不做二不休時如何師曰水底撈明月曰退一步又作麼生師曰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問如何是佛師曰面前案山子曰法即不問如何是僧師曰三頭兩面得人憎僧禮拜師却問曰如何是法僧曰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師曰洎不問過　問陰極陽生則不問祖師門下事如何師曰石筍抽條長丈二曰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華陰山前百尺井曰見後如何師曰祝融峯頂萬年松曰去此二途願聞法要師曰休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　問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時如何師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曰雲門扇子𨁝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又作麼生師曰西川斬畫像陝府人頭落　問說法不應機總是非時語作麼生得應機去師曰夜半起來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　問如何是通宗通途師曰東去西去曰如何是叶帶叶路師曰南來北來　問蟭螟蟲吞却虎時如何師曰賞你大膽曰恁麼則退身三步師曰漳泉福建頭匾如扇僧擬議師便打曰一任舉似諸方　問如何是德山棒師曰義出豐年曰如何是臨濟喝師曰儉生不孝　問蠟人冰鐵彈子即且置如何是金剛圈栗棘蓬師曰我早知你吞透不下曰豈無方便師喝曰棒上不成龍　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釋迦自釋迦曰出世

後如何師曰彌勒自彌勒曰承師有言釋迦不受然燈記畢竟受甚麼人記師曰自家肚皮自家畫　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師曰拈燈籠來佛殿裏將山門安燈籠上曰還有爲人處也無師曰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　問雲門放洞山三頓棒意旨如何師曰沙裏無油曰鳥窠吹起布毛又作麼生師曰石中有髓　上堂夜來州中琴堂上般雜劇也有端嚴奇特也有醜陋不堪鬼面神頭亦自好笑且道笑箇甚麼我觀世間人是箇大雜劇所謂文武醫卜士農工商各逞已能互相欺誑逗到臘月盡頭不覺一場敗闕具眼旁觀掩口不暇喝一喝日元正啓祚萬物咸新岸柳搖金梅破玉萬邦一氣轉洪鈞下座巡堂喫茶　清明上堂冬至寒食一百五今朝正是三月六山又青水又綠一聲欸乃漁家曲山僧昨日偶爾郊行作得一偈舉似大衆華冠不整舍那衣禿帚還隨破畚箕五箇老婆三箇醜一雙紅杏換消梨下座　上堂春日晴黃鶯鳴大藏小藏鼻孔眼睛木馬嘶泥牛舞壽山不打者破鼓便下座

上堂一大藏教束之高閣長期短期無繩自縛莫更紛紛紜紜直須灑灑落落楊岐一頭驢只有三隻脚潘閬倒騎歸攔殺黃番綽五味拈來饋秤錘別有香風滿寥廓喝一喝

杭州府天目正宗斷崖了義禪師湖州德清湯氏子能食不茹葷盡六歲始能言但從其母誦法華經於人世事懵無所知姿貌巍然志若有所待年十七有禪者過之誦高峯上堂語曰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師忽言曰此大善知識必能爲人拔釘去楔儞能與我往見之乎母驚異之各具衣裝與之行見高峯於天目山師子巖之死關爲童峯謂之曰汝所持何多爲師曰以待寒暑峯曰學佛者不如是師即刻盡以散諸人乃令提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因名之曰從一他日峯爲僧學牛過窗櫺話師聞之忽生疑參究不倦一日告峯曰上極天宮下窮水際盡大地一琉璃瓶峯曰莫作聖解他日過鉢盂塘見松上雪墜有省即詣峯呈頌曰不問南北與東西大地山河一片雪豎未絕峯痛棒之（眼高於頂者視眉下眼皆可憐憫故此痛棒眞大慈悲父）

也不覺隕身崖下懸崖壁立人意其必死同學明通捫蘿接磴以救之則師已出半山無所苦也謂通曰我往江西見欽公去也通曰汝孤貧老漢棒矣力挽之還卽與通還山之西禪菴自誓曰七日不證則決去矣遂端直堅壁忘廢寢食夜則攀樹露立達旦未至所期豁然大悟馳至死關呼曰老和尚今日謾我不得也呈頌曰大地山河一片雪太陽一照便無蹤錯下名言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自此不疑諸佛祖更無南北與東西峯上堂云我布縵天大網打鳳羅龍不曾遇得一蝦一蠏今日有蟭螟蟲撞入三十年後向孤峯絕頂揚聲大叫且道叫箇甚麼舉拂子云大地山河一片雪是他太陽一照無蹤叫出若叫太陽一照無蹤便不是了也師便奪峯拂子爲衆舉揚訶勵同學辭不少遜復曰盡大地有一人發眞歸元從一皆知之峯歎其俊快僧有參峯次峯令見師師曰驀直去其出言大抵如此久參者愧之幾有命若懸絲之慮遂歸德淸其母爲賣簪珥同入武康上柏山結茅以居人見其混俗罔測其意越五年還山峯云大有人道你拖泥帶水師曰兩眼對兩眼

遂薙落峯改其名曰了義元貞乙未高峯示寂師亦韜晦或遊禪林頹然居下板孤峭嚴峻不假借人辭色或觸其機鋒發言如奔雷諸方宿衲莫不驚歎居不擇地隨寓而休而律範大閑凛如冰雪所至四衆歸重公侯貴人爭相迎奉無虛日師子正宗禪寺累請住持師若不聞亦未嘗受請立僧而咸尊之曰義首座云中峯本公大揚高峯之道烜赫昭著法席之盛中外罕及至治癸亥棄衆而化同門布衲雍公見地明白提唱超卓而去世更久後太定三年師勉徇衆請歸坐祖庭者一載所謂正宗禪寺者也參學之衆輻輳而至或示衆曰除却語默動靜道將一句來又嘗曰一息不來向何處安身立命然或嬉笑怒罵犓言穢語人所不堪或不因勸請自肆談說或作偈頌不待思維應機而發人所莫測元統元年歲除日師忽謂從者曰有一件事天來大你還委悉麼良久云明日是年期正月六日乙未詣法雲塔西指空地曰更好立箇無縫塔其晚與禪者談笑至夜分乃曰老僧明日天台去也禪者曰某甲隨師去師曰你走

馬也趁我不及翌午跏趺而化世壽七十二僧臘四十有九後七日藏其全身於師子巖之後雲深菴化之日雷硑雨射白晝晦瞑葬之日雪花繽紛林木縞素送葬者數千人悲痛哀戀聲撼山谷初本公示寂會葬齋次笑謂衆曰後十二年更爲老僧一會至是十二年矣

日本國南禪夢窗智曜國師本國勢州源氏宇多天王九世孫九歲出家十八爲僧每夢遊中國疎山石頭二刹一老僧授以達磨像遂名疎石乃決志參方初謁無隱範次見一山寧備陳求法之誠山曰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師曰豈無方便乎山曰本來廓然是大方便師疑悶不輟復謁高峰峰曰一山有何指示師述前語峰厲聲喝曰何不道和尙漏逗不少師於言下有省益自奮勵一夕坐久忽倚壁身踣豁然大悟作偈有等閑擊破虛空骨之句呈似峯峯爲印可乃出無學元公淵源以畀之後於本國大宏宗教賜號普濟國師師志在煙霞聘至皆力辭之其國主起師主南禪入見引坐求退王曰吾非有他欲期朝夕問道耳復强師入天龍錫師號手書後於兜率內院示寂世壽七十九僧臘六十全身塔於院之後存日所翦爪髮瘞雲居者髮中累累生舍利

太原府五臺山靈鷲碧峯寶金禪師乾州永壽石氏子爲邑名胄父母崇善有桑門授以觀音像未幾生師誕時白光盈室甫六歲即命出家薙染後徧歷講肆忽歎爲非遂更衣謁如海眞於緇雲晝夜精勤偶攜筐擷蔬忽凝坐不動歷三時方寤眞曰入定耶師曰然眞曰何所見師曰有所悟眞曰悟處如何師擧筐示之眞曰不是師置筐於地拱手而立眞又曰不是師便喝眞攔胸搊住曰道道師捏拳便築眞曰未在此塵勞暫息耳必使心路絕祖關透然後大法始明師由是脅不沾席者三年一日聞伐木聲汗下如雨乃曰古人道大悟一十八遍小悟無數豈欺我哉未生前事今日方知亟見眞眞不諾師掀倒禪牀而出翌日復見眞眞於地上畫一圓相師以袖拂去眞復畫一圓相師於圓相中畫一畫又拂去眞再畫一圓相師於圓相中畫十字又拂去眞復畫如前師於十

字偶作卍字。又拂去。眞大笑曰。參學悟者。世豈無之。能明大機用。寧復幾人。遂授記。莂命往朔方。道當大行。先是師嘗於定中見一山秀麗。重樓傑閣。金碧絢爛。諸菩薩行道其中。有招師者曰。此秘魔巖也。爾修道其中。何遽忘之。後師遊臺山道。逢蓬首女子身被五彩弊衣。赤足。徐行。一黑獒隨後。師問何之。答曰入山。師曰入山何爲。答曰一切不爲。言訖而沒。叩同行者。皆不見。知爲文殊化身也。師因就山建靈鷲菴以待方來。僧俗聞風。趨赴常至萬指。至正戊子冬。召入內廷。值大雪夜。有紅光自師室中直透霄漢。上驚歎。賜金襴伽黎。明年禱雨輒應。敕賜寂照圓明大禪師號。詔住海印寺。洪武初。詔師至京。住天界。問法稱旨。辛亥設普濟會於鍾山。命師涖其事。賜伊蒲饌。上親幸臨。御翰賜詩。壬子六月。沐浴更衣。集衆言別。弟子請偈。師曰三藏十二部。尚爲故紙。吾言何爲。端坐遂瞑目。世壽六十五。僧臘五十九。荼毗舍利成五色。

汝州香嚴無聞思聰禪師。香山人。初參獨峯。令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話。同雲峯月山等六人立盟。互相究竟。次見淮西無能教。教示無字話。令參一日。晤同參敬上座。敬問你六七年來有甚見處。師曰每日只是目前無一物。敬曰你者一絡索從甚處來。師罔然。乃問畢竟明此大事。應作麼生。敬曰不見道。要知端的意。北斗面南看。說了更去。師被一拶。直得不知行坐者七日。偶到淨頭寮。疑情不解。食頃乃覺胸次輕清。目前人物一切不見。直是通身汗流。遂見敬。敬舉扇曰。速道速道。師遽曰。舉起分明也。妙哉清風匝匝透人懷。箇中消息無多子。直得通身歡喜來。自此下語作頌。都無滯礙。及至向上一路。又不得灑落。乃入香嚴山過夏。復謁無方普。普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鼻竪眼橫。普曰者是學得底。師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普曰不問者箇。如何是你父母未生前面目。師竪起拳曰。看。普曰好與三十拄杖。師拂袖便出。適值鐵山從高麗回至石霜。師往見。山問仙府何處。師曰汝州。山曰風穴面目如何。師將二十年工夫通說一遍。山把定咽喉。問如何是無字。師曰近從潭州來。不得湖北信。山曰未在。更道。師曰和尚幾時離高

麗山曰未在更道師喝一喝拂袖便出山曰者兄弟都好只一件大病道我發明了師聞而感激復入光州山中十七年方得頴脫常示衆曰法無定相遇緣卽宗秉金剛劒吞栗棘蓬截斷衲僧舌頭坐却毗盧頂顊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直教寸絲不挂月冷秋空寒灰發燄到者裏喚作佛法入地獄如箭射不喚作佛法入地獄如箭射諸仁者畢竟作麼生會不見船子道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雖然恁麼正眼觀來盡是閑家具衲僧分上料掉沒交涉

六祖下第二十四世

金華府義烏伏龍無明千巖元長禪師蕭山董氏子年七歲從諸父比邱曇芳於富陽法門院十九薙髮受具戒學律於靈芝會行丞相府飯僧中峰適在座遙見師呼而問曰汝日用如何師曰念佛峰曰佛今何在師擬議峰厲聲叱之師作禮求示法要峰以狗子無佛性話授之縛茅靈隱脇不沾席者三年一日聞雀聲有省亟往見峰峰復叱之師憤然歸夜靜忽鼠翻貓食器墮地作聲恍然開悟復往質峰峰曰趙州何故云無師曰鼠餐貓飯峰曰未也師曰飯器破矣峰曰破後如何師曰築碎方甓峰乃微笑囑曰善自護持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師受囑隱天龍之東菴笑隱主中竺力薦起之宣政院脫歡亦遣使見迫師皆不諾居無何諸山爭相勸請師度不爲時所容遂杖錫蹈濤江東至義烏之伏龍山山如青蓮華乃卓錫巖際曰山有水吾將止焉俄山泉溢出作白乳色師遂依大樹以居時泰定丁卯十月也初山有禪寺名聖壽久荒廢師入山鄉民咸夢異僧來遂相率爲伐木構精廬尋因舊號成大伽藍朝廷三遣重臣降香錫號佛慧圓鑑普濟禪師幷賜金襴法衣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野馬入牛欄　問如何是佛師曰今日好雨曰如何是道師曰此去義烏不遠（鈍置煞人）　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當胸叉手問他人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堂上坐來日正午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有時歡喜有時瞋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橫按鏌鎁無佛祖（但總答云貓）　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

曰草裏臥曰甚麼人騎得師曰無髭鬚翳子曰三身中那身說法師曰賣油婆子水梳頭曰德山棒臨濟喝意旨如何師曰惡人先做大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無力豎拳頭(連臂墮落也)　問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師曰有口開不得(舌頭已拖地)　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師擧拳示之(莫鈍置)曰辨後如何師曰你主在甚麼處　問釋迦彌勒猶是他奴未審他是阿誰師曰糞掃堆頭破苕帚曰學人不會師曰問取淨頭(問取簸箕)　上堂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有口如啞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有眼如盲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棒折也未放你在乃擲下拂子曰此是老僧第二句如何是第一句便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日照山河影動搖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背水陣圓增勇健曰如何是人境俱奪師曰任是鋒刀常坦坦假饒毒藥也閑閑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野老不知堯舜力鼕鼕打鼓祭江神僧禮拜師曰有麝自然香何用當風立乃曰轉山河國土歸自已則易轉自已歸山河國土則難拈了也父母未生前道將一句來(道了也拈出看)　示衆今朝初一上殿已畢喝囉怛那西方日出(今朝初一上殿已畢一字入公門九牛拔不出)　示衆擧德山托盂因緣拈曰末後句子德山觸頭雪峰總跳不出乃喝一喝曰大丈夫當作眞王何以假爲　示衆良久曰大衆會麼會則事同一家不會則萬別千差臨濟道我在黃檗喫六十痛棒如蒿枝拂相似如今更思量一頓誰爲下手時有僧出曰某甲下手濟度杖於僧僧擬接濟便打看他的的顯示者些子無你近傍處豈常情所能測老僧尋常痛口罵你痛棒打你你不作無明會便作佛法會又何曾夢見我先祖門風所以古人云臨濟之道將墜於地痛哉正與麼時合作麼生超羣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師子兒　示衆傅大士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分毫不相離如形影相似欲識佛去處只者語聲是元沙曰大小傅大士祇認得箇昭昭靈靈洞山聰曰且道衲僧家日裏還曾睡也無保寧勇曰要眠時卽眠要起時卽起水洗面皮光啜茶濕却觜大海紅塵生平地波濤起呵呵阿呵呵哩

哩哩囉哩。三尊宿大似徐六擔板傳大士又俗氣不
除若論向上宗乘總欠悟在。且道無明具甚麼眼目。
不見道。直須揮劒若不揮劒漁父棲巢（切實指示不用窠臼語佳
則佳矣。敢問大衆劔在甚麼處。莫孤負好） 示衆。舉瑯琊覺有句無句如
藤倚樹。樹倒藤枯好一堆爛柴。大慧曰。作賊人心虛。
雖然如是。恩大難酬。師曰。一人作佛法商量。一人作
世諦流布。撿點將來。總欠悟在。無明見處也。要諸人
共知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響 示衆。江月
照松風吹。面面靑山展笑眉。經有經師。論有論師。莫
怪老僧無法說。勞汝諸人立片時（面皮厚多少） 示衆。一
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會箇中意。日午打三更。諸
禪德。與麼說話。四稜塌地了也。乃喝一喝曰。且道是
賓是主。是照是用。又喝一喝曰。只者是賓。只者是主。
只者是照。只者是用。又喝一喝曰。且不是賓。且不是
主。且不是照。且不是用。是箇甚麼。又喝一喝曰。進前
求解。會特地斬精靈（費盡娘生氣力要且沒交涉） 示衆。龍門水
急。一句截流。茅屋風高。千山起浪。三世諸佛。望風結
舌。六代祖師。斫額有分。天下老和尙。仰羨不及。是汝

諸人到者裏作麼生。與無明相見。驀拈拄杖曰。與麼
與麼人境俱奪。不與麼不與麼照用同時。卓一下曰。
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瑠璃。喝一喝 示衆。世尊拈華
眼裏撒沙。迦葉微笑。全身落草。達磨面壁。皇天苦屈。
二祖安心。老鼠居金。德山行棒。莽莽蕩蕩。臨濟下喝。
喫鹽止渴。潙山水牯。泥裏洗土。仰山插鍬。性命難逃。
俱胝竪指。是何道理。雪峰輥毬。老不知羞。石鞏張弓。
誑謼盲聾。趙州勘婆。大有諸訛。元沙未徹。話作兩橛。
者一隊不唧嚠老凍儂。生前鹵莽。死後顢頇。罪犯彌
天。髑髏偏野。無明忍俊不禁。與渠一坑埋却。拈拄杖
卓一下曰。直得十方世界。風凜凜地。法堂前何止草
深一丈。汝諸人向甚麼處出氣。良久曰。擬心湊泊。二
鐵圍山。放之自然。七穿八穴。復卓一下（出盡別人醜自羞遮不得
心圓今日忍俊不禁待欲上前相救乃云休休） 客至上堂。披衣登法座。道
者是高僧。將謂多奇特。元來百不能。西風吹細雨。落
葉滿空庭。有客來相訪。靑山自送迎 日本國請法
衣上堂。舉石門聰曰。西天二十八祖。盡得傳衣付法。
東土六祖之後。得道者多。只傳其法。不傳其衣。無明

則不然衣以表法故謂之法衣人能宏道故謂之法
身無處不徧無處不明故謂之法眼高峯老祖法衣
一頂今日對衆請與高麗國金剛山供養去也幻住
先師法衣一項我得來三十年矣如今大拙首座又
要請歸供養雖然如是從上諸祖各各有三十棒分
無明亦有三十棒分衆中莫有下得者般毒手者麼
有則出來如無他時後日不得向背地裏叫苦叫屈
擊拂下座（大似作賊人自首 爭奈事主不鑒） 至正丁酉六月十四
日示微疾沐浴更衣集衆說偈曰平生饒舌今日敗
闕一句轟天正法眼滅奄然而逝（平生敗闕今日遮羞正法眼滅臨濟出頭）
師世壽七十四僧臘五十六弟子用陶龕奉全身
瘞於青松菴謚佛慧鑑禪師

蘇州府師子林天如惟則禪師吉安廬陵譚氏子受
業禾山得法中峰住後僧問佛佛授手祖祖相傳畢
竟傳箇甚麼師曰脚未跨門與你三十棒了也 問
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還有爲人處也無師
曰有曰如何是爲人處師曰浴院裏燈籠笑破半邊
口曰莫便是學人轉身處麼師曰上天無路入地無
門曰今日多幸得聞師子吼也師便喝僧禮拜師曰
拜則任你拜者一喝不會倒地在（既不倒地用扶作麼） 問如
來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未審和尚如何爲
人曰蝦蟆踍跳上天蚯蚓驀過東海曰恁麼則超佛
越祖去也師曰你向那裏見得曰今古應無墜分明
在目前師曰杜撰禪和 華嚴會僧問無邊刹境自
他不隔於毫端既有自他如何不隔師曰懷州牛喫
禾益州馬腹脹曰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既有
始終如何不離師曰天下覓醫人灸豬左膊上曰此
會翻宣教典毋勞說禪且望和尚直譚教文師曰山
僧無兩箇舌頭曰一眞法界十種元門還有自他終
始也無師喝曰那得許多骨董來曰既無許多骨董
畢竟華嚴所說何義師曰說華嚴曰離却法界元門
華嚴經在甚處師曰在你諸人手裏曰與麼則信受
奉行去也師曰贈你三文買草鞋 問德山小參不
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意作麼生師曰我者裏不打有
問卽答曰無法可說是名說法又作麼生師拈棒僧
便走師曰作賊人心虛 問禪門一派分爲五宗其

問還有優劣也無師曰五五二十五日臨濟一宗兒孫徧地他有何長處師曰細魚鮫斷鸊鵜脚白鷺驚飛上樹梢曰涅槃心易曉差別知難明五宗異同請師開示師曰退後三步　示衆趙州道箇無字開口見心肝因甚諸人自生障礙有僧請益曰蠢動含靈皆有佛性爲甚狗子獨無師曰莫說狗子直饒你問他釋迦彌勒還有佛性也無他也道無僧曰趙州禪在口脣邊因甚只會道箇無字師曰趙州見處只到者裏僧曰和尙不肯趙州那師曰是僧曰趙州是古佛因甚不肯他師曰趙州在那裏隨後便喝　示衆諸方有海蠡禪海蚌禪鐵劃禪老僧者裏却似水上葫蘆觸著便動捺著便轉活鱍鱍地無你奈何處昨日一陽來復見說生根了也諸人爲我提起看　示衆有時伸出佛手有時放出驢脚錯有時拍禪牀有時擊香桌錯有時舌生毛脣生醭拄杖長年靠壁角臨濟德山鼻孔一時穿却錯諸禪德向者三箇錯處認得老僧請你喫無麵餺飥眼裏少瞳腦後沒骨剮之無皮殺之無血只有者張臭嘴左看也看不得右看也看不得商量沒處安放他送到寶珠巷口朱三益家雜貨作坊架子下壁角落頭做箇徒弟老師撒急尿底大死龍　示衆臨濟大師道我者裏是活祖師西來意一切臨時要用便用遂拈拂子搖曳曰我者裏也是活底要用便用一切臨時且道與臨濟底是同是別擊一擊擲下曰臨濟大師猶欠者一著在者者者心圓今日何故口門窄　示衆佛祖行不到處行取一步佛祖說不到處說取一句召衆曰一鋪是九里三鋪廿七里者箇是佛祖行不到處老僧行到今日初三明日初四後日初五者箇是佛祖說不到處老僧說到喝一喝曰寧與有智人厮罵莫與無智人說話　示衆跛者命在杖渡者命在舟有來由沒來由一身還有一身愁衲僧門下奪食驅牛擬著眼看便與閉却戶牖擬開口道便與塞却咽喉夜廊無月不點火露柱從教撞破頭　示衆慈悲不是佛忿怒不是魔明州布袋橫拖竪拖人人自屎不覺臭淨潔地上正好放屙金窠草窠相去幾何歲寒落葉無人掃一任門前堆積多　示衆天如老漢一箇獃僧爭奈諸人認他不著道他卓卓巍巍他却磊磊磈磈道他磊磊磈磈他又卓卓巍巍或時做善知識模樣談元說

0871

妙或時現三頭六臂發嗔發惡如是等處一一認他不著殊不知老漢不在諸人眼睛裏却在諸人鼻孔裏諸人不信伸手摸看總饒摸他不著也摸著自家鼻孔　示衆舉臨濟道我在黃檗先師處喫六十痛棒如蒿枝拂相似師曰好箇頑皮癩骨不知痛癢底罨漢何似近代兒孫箇箇皮下有血動著他絲毫不得也奇哉　示衆舉百丈野狐因緣師曰前云不落後云不昧引得野狐隨羣逐隊當時若下得者一喝前後五百生一時粉碎　示衆釋迦老子推不開達磨大師趕不出引得一畮之田三蛇九鼠盡道呼蛇易遣蛇難拍膝曰有甚麼難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　示衆女子臨出嫁時治家作活之法一一請教父母惟有生子養子不待教而自能所以俗書曰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誠哉近代宗門衲子則不然先學說法然後學做佛寧可不做得佛不可不會說法怪哉　師不領院事居恒隨機開導行省平章咸稽顙執弟子禮屢起浙江諸名山堅却不赴遁跡吳淞間弟子就吳中構地結屋如叢林規制名師子林居十有三年道價日振至正甲午帝師錫以佛心普濟文慧大辨禪師號兼賜金襴法衣示寂後塔於水西原

杭州府徑山呆菴敬中普莊禪師台之仙居袁氏子依天童左菴芟染久之不契出遊參了堂於天寧堂問何來師曰天童堂曰冒雨衝寒著甚死急師曰正爲生死事急堂曰如何是生死事師以坐具作摵勢堂曰敢來者裏捋虎鬚參堂去一日室中舉庭前柏樹子話師擬開口堂劈口便掌從此悟入初出世撫州北禪後遷雲居　問新到我者裏虎狠塞路荊棘參天上人到來有何忙事曰特來禮拜和尚師曰入門一句則不問脚跟下草鞋甚處得來僧擬議師便喝又問昨離何處曰廬山師曰不勞再勘　師嘗勘僧曰近奉公文務要打點上座僧曰某甲不是奸細師曰也須勘過始得曰和尚莫倚勢欺人師展手曰把將公驗來僧擬議師便掌一僧曰久聞和尚有此機要師曰山僧失利一僧問承聞和尚有打點之機是否師熟覷曰汝來自首那曰學人掀倒禪牀去也

師曰汝是甚處人曰高著眼師曰者依草附木底精
靈　鏟草次僧問者片田地幾時鉏得乾淨師舉起
鋤頭曰未審上座喚作甚麼僧無語師拋下鋤頭曰
者片田地幾時剗得乾淨　問騎虎頭收虎尾中間
事作麼生師曰渠儂得自由曰只如古人道我也弄
不出意旨如何師曰入水見長人　僧請益師曰汝
自已分上少箇甚麼却來請益僧擬對師曰盋盂口
向天曰此是古人底師曰老僧用得恰好曰如何是
奇特事師曰千年田八百主曰學人不會師曰至今
將不去留與老農耕　問如何是道師曰木落崖石
出曰只如先德云山上有鯉魚井底有蓬塵意作麼
生師曰見之不取思之千里　示衆宗師家不得已
一言半句無非爲學者抽釘拔楔解粘去縛如善舞
太阿自然不傷其手近代據師位訓學徒記持文字
崇飾語言誇耀後來增長惡習不知有自己出身路
如衣壞絮行棘林中不能自由少林直指之宗於此
墜地良可痛傷汝輩行脚各須帶眼莫教墮他網中
出頭不得只如古人道入此門來莫存知解若約山
僧見處直饒知解頓忘猶是門外漢到者裏須辨緇
素始得珍重　上堂老僧開荒時於法堂基上掘得
一箇鈯斧子久聚兄弟若用得著者兩手分付若是
荷負不去老僧收得來著甚死急不如颺向攙搶堆
頭從他日炙風吹去也驀拈拄杖卓一下曰鞭起鐵
牛耕大地誰能井底種林檎　上堂舉盤山示衆心
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
是何物洞山曰光境未忘復是何物師曰二尊宿弄
物不知名各與二十拄杖不見道見義不爲何勇之
有永樂癸未十月二十三日示寂於不動軒世壽五
十八僧臘四十五闍維煙焰所至舍利如貫珠塔於
凌霄

拈黑豆集卷三

心圓居士　拈別
火蓮居士　集梓

六祖下第二十五世

蘇州府鄧尉萬峯時蔚禪師溫州樂淸金氏子參虎跑止巖巖令參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話抵明州達蓬山佛趾寺側卓菴晝夜力參一日聞寺主舉溈山踢倒淨瓶話驀地觸發說偈曰顛顛倒倒老南泉累我工夫費半年當日有人親在側如何不進劈胸拳遂往謁無見於華頂見囑師住山仍返達蓬單丁十載後造千巖巖曰將甚麼來與老僧相見師豎起拳曰者裏與和尚相見巖曰死了燒了向何處安身立命師曰漚生漚滅水還在風息波平月印潭(念言語漢)巖曰莫要請益受戒麼師掩耳而出明日普請斫松次師拈圓石作獻珠狀(放下了我與你商量)曰請和尚酬價巖曰不值半文錢師曰瞎巖曰我也瞎你也瞎師曰瞎瞎即呈偈曰龍宮女子將珠獻價值三千與大千却被傍觀人抉破誰知不值半文錢巖謂左右曰蔚山主頗有衲僧氣息遂命居第一座一日巖陞座舉無風荷葉動決定有魚行語師出衆震聲一喝拂袖便出乃卓菴於蘭溪之嵩山凡九載巖寄以偈曰鬱鬱黃華滿目秋白雲端坐碧峯頭無賓主句輕拈出一喝千江水逆流三為手書招之愛重彌至旋畀以法衣頂相　僧問如何是嵩山境師曰四面好山擎日月一湖秋水浸靑天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三仙描不就終不與君傳　問如何是目前事師曰眉毛眼上橫曰莫是他安身立命處也無師曰錯認定盤星二僧參師問那裏來僧曰隴西師曰我聞隴西有鸚鵡是否僧曰是師曰還會吟詩作賦麼僧曰會師曰會吟甚麼詩試道看僧無對(詩不會做難道屁也放不出一箇)師便打曰妄語漢汝不從隴西來第二位道看僧作舞勢師曰似即似爭奈口□不同(隴侗禪和如蘇似粟所以道門裏出身則易身裏出門則難)自代曰上大人邱乙巳　上堂舒兩手曰大開方便門便從者裏入復握拳曰閉却牢關說家裏話且道不開不閉一句又作麼生斂僧伽黎便下座(直饒恁麼未稱全提)　上堂三世諸佛如是說歷代祖師如是

說天下老和尙如是說嵩山亦如是說若有不如是說者與他三十棒若有如是說者亦與他三十棒何故卓拄杖曰嵩山門下令不虛行　上堂月頭是初一光明漸漸出月尾是三十光明何處覓假饒老釋迦也道拈不出拈得出萬事畢有人道得出來道看如無嵩山與諸人露箇消息展兩手曰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依舊拈不出）　後遊姑蘇鄧尉喜其山水盤結遂駐錫焉未幾四衆咸集成大伽藍名曰聖恩明洪武辛酉正月二十九日集衆曰老僧時節至矣即說偈曰七十九年一味杜田懸崖撒手杲日當天語畢泊然而寂奉全身於院西岡塔曰永光世壽七十九僧臘六十

宋濂金華人母夢一異僧手寫華嚴經謂母曰吾乃永明延壽願假一室終此卷覺已濂即生因名曰壽後更名濂字景濂別號無相居士六歲日記二千餘言九歲能詩入靑蘿山三閱大藏嘗往謁千巖元長長吐言如奔雷士欲屈之相與詰難數千言不契而退越二年又謁長長曰聞君閱盡一大藏教有諸曰然曰君耳閱乎抑目觀也曰亦目觀耳曰使目之能觀者君謂誰耶士揚眉向之於是相視一笑又嘗參見楚石琦相與談元因出贉語一編求正琦亟歎賞囑善護持嘗作永明贊云我與導師有宿因般若光中無去來今觀遺像重作禮忽悟三世了如幻靈山一會猶儼然願證如如大圓智

松江府華亭松隱唯菴德然禪師里之張氏子幼從無用貴祝髮徧叩諸方未有所契後於千巖會中聞上堂語豁然悟入石屋珙謂師曰子緣當在華亭因書松隱二字授之於是歸里築室於郭瀧之陽遂名松隱足不踰閫者三載嘗刺血書華嚴有天華滿庭之異感居民爲建寶坊泊千巖遷化衆請繼席　開堂日僧問遠離松水來據龍峯海衆臨筵請師祝聖師曰萬年松在祝融峯曰祝聖已蒙師指示列祖家風事若何師曰冬到寒食一百五日莫便是和尙爲人處也無師曰斧頭是鐵作曰恁麼則龍門無宿客也師曰早已點額曰若不登樓望焉知滄海深師曰你道老僧眉毛有幾莖曰一堂風冷澹千古意分明

師曰蹉過不少問承古有言向上一路千聖不傳還端的也無師曰那裏得者消息來曰賣金須遇買金人師便喝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又作麼生師曰好向繡湖湖上看月明夜夜散金波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師曰杜撰禪和如蔴似粟曰大衆證明學人禮拜師乃曰第一義諦已被東白和尚一鎚擊碎了也未免向第二義門露箇消息山僧數年搓得一條龜毛索子今日拈來將三世諸佛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天下老和尚鼻孔一串穿却且道山河大地草木叢林森羅萬象有情無情甚處得來良久曰莫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復舉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便爲人興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師曰者兩箇老漢同門出入宿世冤家一人向孤峯頂上臥月眠雲一人向十字街頭揚塵簸土點檢將來二俱漏逗各與三十拄杖且道新龍峯與麼提持是賞渠是罰渠纂拈拄杖卓一卓曰天上有星皆拱北世間無水不朝東　上堂曰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眞說有來由無途轍六月炎炎撒冰雪文殊無處著渾身普賢特地呈醜拙是眞說非眞說若無閒事挂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喝一喝　謝藏主維那上堂天無門地無戶俊快衲僧一任來去藏裏摩尼照徹十方洞裏桃花千葩競吐假劫外之春風應今時之律呂海禪夜半看鮫珠眼光挂在扶桑樹喝一喝　結制上堂蠟人爲驗始於今日九十日中推功辨的黃面老瞿曇結住布袋頭百萬人天咸皆受屈松隱結制總不恁麼以手作搖櫓勢曰山僧即今駕無底鐵船普請大衆同入大圓覺海遊戲去也喝一喝曰看取定南鍼（遊戲不無看取即瞎）　臘八上堂明星一見出山來剛道孃生兩眼開不是髑髏乾得盡爭知春色上桃腮上堂德山棒臨濟喝拈放一邊諸人脚跟下道將一句來以拄杖畫一畫曰毗婆尸佛早留心直到如今不得妙　示醫士話頭一則耆婆藥大藏諸經和劑方抹過二途開口笑不勞鍼砭起膏肓　洪武初以有道徵未幾以病還嘗曰學佛法人無徒恃見地一知半解濟得何事顧力行何如耳戊辰四月十四示寂塔全身於松隱

河南府嵩山俱空契斌禪師晉亳邑王氏子從重興院無相薙染永樂丙申參凝然求示心要然曰你向達磨未西來時道一句看師窘無以對於是疑之不知飲食之爲何味者久之一日覩秦封槐豁然契悟上丈室擬呈似然遽曰契斌參得禪也師便喝然曰作麼師曰和尚何得贓誣平人自是愈加鍛鍊日新日益一日然問趙州勘破婆子婆子敗缺在甚麼處師曰一對無孔鐵鎚曰趙州意又作麼生師曰荊棘林中重加陷穽曰石頭道書亦不達信亦不通是何意旨師曰千里同風曰青原垂足又作麼生師曰禍事禍事拈花敗缺垂足禍事龍女獻珠分文不値丈夫氣宇如王爭肯受人鎚置 然爲點首曰洞上一宗在汝躬矣

六祖下第二十六世

蘇州鄧尉寶藏普持禪師參萬峯蔚和尚徹證大法蔚付以偈曰大愚肋下痛還拳三要三元絕正偏臨濟窟中獅子子燈燈續焰古今傳峯臨入滅有人問曰和尚會中幾箇得法弟子峯示偈曰慈悲無念花開果熟因地分明慧實致囑 僧慧昱參具述悟由師斥之曰佛法如大海相似轉入轉深那得泊在者裏 一日室中慧昱侍立師問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汝云何會昱向前問訊叉手而立師呵曰汝在此許多時猶作者般見解人必自證也而後人證之亦必人證也而已乃自證 昱遂發憤力參至第二夜驀然徹證作偈曰一拳打破太虛空百億須彌不露蹤借問箇中誰是主扶桑湧出一輪紅詣呈方丈師視而笑曰雖然如是也須善自護持時節若至其理自彰昱既受囑師以偈送之住山偈曰見得分明不是禪竿頭進步絕言詮發揚祖道吾宗旨更入山中二十年

揚州素菴田居士世爲江都名族以弟子員屢試不第遂一意空宗猛力參究時何密菴太守唱道東南士爲入室高弟鉗鎚久之傾付心印士乃手握竹篦勘驗僧徒四方來學無不仰素菴爲現在古佛通國稱田大士而不名 示衆近來篤志參禪者少纔提箇話頭便被昏散二魔纏縛殊不知昏散與疑情正相對治信心重則疑情必重疑情重則昏散自無

示衆大海不宿死屍虛空不著五色火聚不藏蚊蚋

無住法中不立迷悟如今參禪底將光影門頭自相覆却入地獄如箭射　僧誦經次士問誦甚麼經僧云法華經士曰六萬字那箇字有眼僧罔措士便打

僧入門便拜士喝快走僧再拜士云你討甚麼盌僧喝士便掌高亭和尚曾行此令　士居城之田家巷以宅爲菴四方參叩之士日擁座下一日與衆禪人茶話忽然擲盞合掌別衆而逝

六祖下第二十七世

杭州府東明虛白慧旵禪師楚王氏子父爲丹陽稅課司遂家焉幼穎悟年十四從妙覺湛然受業適作務次然問汝在此作甚麼師曰切蘿蔔然曰你只會切蘿蔔師曰也會殺人然引頸師曰降將不斬然異之會然遷撫之疎山師聞唯菴唱道松隱將往見至一小菴自誓曰此行若不徹證決不復回一定六日忽擧首睹松豁然有省遂返晝夜危坐端如鐵橛諸方因號旵鐵脊後抵姑蘇鄧尉謁果林林指令參寶藏證徹在寶藏傳中於天目之平山堂結侶坐千日長期後遊安溪古師山峯巒秀拔遂有終焉之志一住三十餘載影不出山宿衲爭趨成大精藍宣德乙卯敕額東明禪寺嗣領衆重修淨慈大殿正統辛酉六月廿七忽集衆敘謝訣別衆請偈師曰一大藏教無人看著爭用得者幾句閒言語廿九辰刻跏趺而逝荼毗舍利無算塔於本山東塢壽七十臘五十有五

安慶府桐城投子楚山幻叟荊壁紹琦禪師蜀之安唐雷氏子幼從元極通受業首參無際一日聞板聲有省復參壞空有賊不打貧家一段語正統癸亥再參無際際問數年以來在甚麼處住師曰廓然無定際曰有何所得師曰本自無失何得之有際曰者是學得來底師曰一法不有學自何來際曰莫落空耶師曰我尚非我誰落誰空際曰畢竟事作麼生師曰水落石出雨霽雲收際曰莫亂道只如佛祖來也不許縱你橫吞藏海理百千神通到者裏更是不許師曰和尚雖則把住要津其奈勞神不少際拍膝一下師便喝際曰克家須是破家兒恁麼幹蠱也省力師掩耳而出至晩復召師詰曰汝將平昔次第發明處

說來看。師從實具對。際曰。還我無字義來。師呈偈曰。者僧問處偏多事。趙老何曾涉所思。信口一言都吐露。翻成特地使人疑。際曰。如何是汝不疑處。師曰。青山綠水燕語鶯啼。歷歷分明。更疑何事。際曰。未在更道。師曰。頭頂虛空。脚踏實地。際乃記莂焉。壬申抵金陵。訪月溪海舟。住後。僧問如何是天柱境。師曰。澗闊雲歸晚。山高日出遲。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額下眉遮眼。腮邊耳搭肩。曰如何是天柱家風。師曰。雲甑炊松粉。冰鐺煮月團。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海神撒出夜明珠。曰學人不會。師曰。文殊失却玻璃盞。　問如何是佛。師曰。生鐵秤鎚。曰如何是法。師曰。石頭土塊。曰如何是僧。師曰。黑漆拄杖。　景泰乙亥遷投子。上堂。僧問遠離皖山來。據投子。海衆臨筵。請師祝聖。師曰。鼎內長生篆。峯頭不老松。曰祝聖已蒙師的旨。投子家風事若何。師曰。提瓶穿市過。不是賣油翁。曰只如祖師道。不許夜行。投明須到。還端的也無。師曰。雖然眼裏有筋。爭奈舌頭無骨。曰趙州道。我早猴白。渠更猴黑。意作麼生。師曰。不因弓矢盡。未肯豎降旗。問和尚今日陞座說法。未審有何祥瑞。師曰。麒麟步驟丹霄外。優鉢華開烈焰中。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雪消山頂露。風過樹頭搖。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神號鬼哭。曰出匣後如何。師曰。佛祖吞聲。曰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無鬚鎖子兩頭搖。僧提起坐具。師便喝。僧擬議。師便打。乃曰。毒蛇頭上揩癢。猛虎口裏橫身。也須是恁般人始得。適來者僧大似一員戰將。敢來者裏奪鼓攙旗。惜乎龍頭蛇尾。死在棒下。若解轉身活路。自然不犯鋒鋩。所以道。弄蛇須是弄蛇手。不會弄蛇蛇齩殺。　上堂。拈拄杖曰。祇者些子。請謁多少師僧。到者裏開口不得。思量不及。擧揚不出。即今落在山僧手裏。橫也由我。豎也由我。提起放下。卷舒殺活。總由我。以拄杖空中點一點曰。正當恁麼時。從上佛祖。天下老和尚到者裏。只得乞命有分。衆中莫有爲佛祖出氣者麼。良久卓拄杖一下曰。戳瞎金剛正眼。靠倒空王寶座。汝等諸人討甚麼盌。便下座。　上堂。衆集。師斂衣就座。良久曰。大衆分明記取。便下座。　師到園。見冬瓜。問園頭。者箇無口。

因甚長得如許大頭曰某甲不曾怠惰一時師曰主人公還替你出些力氣也無頭曰全承渠力師曰請來與老僧相見頭便禮拜師曰者獝是奴兒婢子在頭轉身拈篾縛架師乃呵呵大笑回顧侍者曰菜園裏有蟲　性空首座請益蒙山三關語曰蟭螟蟲吸乾滄海魚龍蝦蠏向何處安身立命師曰長安路上金毛臥曰水母飛上色究竟天入摩醯眼裏作舞因甚不見師曰五鳳樓前鐵馬嘶曰蓮湖橋爲一切人直指明眼人因甚落井師曰明月照見夜行人曰請師頌出師曰好與痛棒曰棒則甘領頌則乞師不吝師乃大笑頌曰當機把斷聖凡津擬議知渠屈未伸欲識蒙山端的旨垂鉤意在釣金鱗　成化癸巳三月中示微疾衆請末後句師展兩手曰會麼復曰今年今日推車撞壁撞破虛空靑天霹靂呵呵呵泥牛呑却老龍珠澄澄性海漚華息泊然而逝世壽七十僧臘六十一建塔天成

六祖下第二十八世

松州東明海舟普慈禪師常熟錢氏子出家於破山讀楞嚴至凡有言說都無實義尋思不得日益憔悴有居士問曰師顏色有病師曰佛法不明故耳非病也士曰佛法不明何不往府中鄧尉山問取萬峯蔚和尚去師聞欣然便詣鄧尉見萬峯峯問曰沙彌何來師禮拜起曰常熟峯曰到彼何爲師舉前話再拜求示峯便劈頭兩棒攔背一踏以脚兩踢曰只者實義（口是禍門）師有省起曰好只好大費和尚心力峯笑而許之付以偈曰龜毛付囑與兒孫兎角拈來要問津一喝耳聾三日去箇中消息許誰親又曰子當匿跡護持莫輕爲人師範師自以爲得乃結廬於洞庭山塢二十九年一日僧至師問曰上座何處來曰安溪曰安溪有人麼曰虛白和尚說法不異高峯曰是誰弟子曰寶藏曰有甚言句僧舉室中驗人語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三藏不是法是甚麼下語者皆不契舉畢復問師曰參寶藏否師曰我與寶藏同參萬峯僧曰當日有何所見遂隱於此就再不參人去師曰問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峯便打我從此得悟僧曰請言得之所以師曰但要人知痛癢的是實義是妙心

言說盡屬皮毛僧笑曰若據此見解生死尙未了何得云悟未在未在不見道心不是佛智不是道耶師遂有疑曰彼處衆中有眞大徹者麼僧云無師卽棄菴渡湖往安溪詣東明適有人設齋師至關前問明曰今日齋是甚滋味明曰到口方知說卽遠矣師曰如何是到口味明卽打滅燈曰識得燈光何處著落味卽到口當面被他鈍置可憐　師無語次日黎明遣侍者請師師卽至明問曰曾見人否師笑曰見只見一人說出恐驚人明曰假使親見釋迦依然是箇俗漢但說何妨師曰萬峯明曰爲敍先後耶爲佛法耶若敍先後萬峯會下有千人若論佛法老闍黎佛法未夢見在何驚之有若親見萬峯萬峯卽今在甚麼處師面赤惘然識羞人難得　明曰若如此不曾見萬峯師歸客寮三晝夜寢食俱忘偶值香燈繩斷墮地忽然大悟詣關前呈悟由明曰老闍黎承嗣萬峯去師曰公爲我打徹豈得承嗣萬峯明乃笑遂集衆出關陞座曰瞿曇有意向誰傳迦葉無端開笑顏到此豈容七佛長文殊面赤也茫然今朝好笑東明事千古令人費唾涎

幸得海公忘我我濟宗一脈續緜緜乃擲下拄杖云千觔擔子方全付元要如今拄杖談以拂子擊三下下座　師卽入方丈禮拜明曰老僧不出月去也至二十七日辭衆二十九日示寂師仍欲遁歸洞庭四衆苦留乃繼其席　嘗舉興化問克賓維那你不久爲唱導之師賓云不入者保社化云會了不入不會不入賓云總不與麼化便打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充設堂飯至來日齋飯時興化自白椎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卽便趁出院師拈云若爲濟宗兒孫必要明他家裏事予昔蒙萬峯老人付我偈便以爲得直至今日始知我錯萬峯不錯一遇東明和尙乃明棒頭賞罰棒頭罰易知棒頭賞難識識得棒頭賞始能的破的　言句亦然果然悟在已而法藉師豈曰一悟卽爲了當如以一悟靈通不求師法正謂威音以前無師可也威音以後師師相受者此也所以克賓識得父師苦心策發已明向上關棙子洞達閫閾中事不在言宣骨碎身粉也難酬報與化萬一況打罰出院乎海長老今日所以不嗣萬峯而嗣東明者亦此也古

諺云養女方知娘受苦生子乃識父辛勤誠哉是言也實有箇中大事豈容草草若與人抽釘拔楔坐獅子座爲人天師抉人眼翳紹佛祖位者必須一一透過切莫以悟爲是將綱宗抹殺置而勿究何異天魔外道莽蕩招殃悔乎　萬峯忌日師拈香指眞曰我幾淹殺你甕裏幸是普慈若是別人不可救也爇此瓣香垠酬接引喝一喝云只笑你護短沒投師佛法當人情展坐具禮拜又拈香云此一瓣香供養東明長老一片赤心鞭策令余洞達宗源連喝兩喝云一言豈爇普慈心千古兒孫替報恩又拈香云此瓣香供養昔日師僧指南之力若不蒙師何有今日他日到來拄杖三十喫有分堪報不報之恩喝一喝云受恩深處便爲家有乳方知是阿娘禮拜起說偈曰源頭只在喝中存三要三元四主賓五棒當人言下會四料還須句裏明末後眞機死活句箇中消息在師承碎形粉骨酬師德將此深心報佛恩慟哭歸方丈

臨示寂說偈曰九十六年於世七十四載爲僧中間多少譊訛一見東明消殞以拂子打圓相云釋迦至我六十二世有不可數老和尚又打圓相云多向者裏安身咄乃投筆而逝景泰元年全身塔於東明左側得法十二人

金陵東山翼善海舟永慈禪師按東山行實碑載師爲蜀之成都余氏子生於洪武二十七年甲戌齠齔時見僧輒喜一日聞說生死事遂發志棄俗趨彭縣大隋山影德寺投禮住持獨照月師剃染後入西山住靜八載發志參方行脚首謁太初和尚開示父母未生前話做工夫一日初問師曰父母未生前那箇是本來面目師卽從東過西叉手而立初曰未在更道師曰兩眼相對有甚相瞞初大悅制解起單復參東普無際和尚不契乃出峽赴京得度宣德二年復還金陵靈谷挂搭雪峯和尚請師充首座制解卽詣古道山參東明旵禪師一見便問無相福田衣甚麼人得披旵下座摑一掌師曰四大本空五蘊非有汝作麼生掌旵又一掌師曰一掌不作一掌用速道旵又一掌師神色不變曰老和尚名不虛播復展具三拜而立旵曰我居古道山三十載今日只見者僧乃

留句曰欲付袈裟師曰某甲不爲衣來堅不受下山今時師僧看榜樣自此聲譽叢林金陵牛首請師領衆三載退隱天界山居太監袁誠欽師道德請往翼善寺開山說法　正統五年庚申六月二十八日昆和尚留囑白明菴曰吾有衣法二物待十年後送至金陵東山海舟和尚受納付囑曰字付慈海舟訪我我無酬明年之明日西風笑點頭明年如期果寂白菴不違遺囑限滿日請首座法薦於景泰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持衣實至東山師祝香而受訪我我無酬只受者箇

六祖下第二十九世

江寧府高峯寶峯明瑄禪師吳江范氏子俗業勁因海舟令造塔院足傷索酒舟曰幸傷足若斫去頭雖千埕汝能喫不師憮然遂求爲僧一日燒火搬柴次舟曰是甚麼師曰是柴舟曰是柴將去燒師致疑通夕不寐忽爲火燎去眉毛面如刀刈以鏡照之大悟趨見舟舟拈棒師奪棒曰者條六尺竿多時不用今日又要重拈舟大笑師呈偈有笑裏藏刀子細看句舟曰卽此偈可紹吾宗遂以偈付之有臨濟兒孫獅子子之句後住金陵高峯寺天奇瑞參師問甚處來奇曰北京師曰只在北京爲復別有去處曰隨方瀟灑師曰曾到四川麼曰曾到師曰四川境界與此間何如曰江山雖異雲月一般師擧拳問四川還有者箇麼曰無師曰因甚却無曰非我境界師曰如何是汝境界曰諸佛不能識誰敢强安名師曰汝豈不是著空曰本瑞終不向鬼窟裏作活計師曰西天九十六種外道汝是第一奇拂袖便出師喜爲克家種草堪支吾道遂書偈付之曰濟山棒喝怒如雷殺活臨機手眼親聖解凡情俱坐斷曇華放出一枝新師於成化辛卯臘月九日示寂塔全身於東明寺左

六祖下第三十世

安陸府荊門州天奇本瑞禪師南昌鍾陵人父江堂母徐氏年廿二棄家遠投荊門無說能薙髮能示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令參後遇高郵全首座同往襄陽途中偶聞婦人呼豬聲至曰阿娘牆裏喚哪哪途路師僧會也麼拶破者些關棙子娘娘依舊是婆婆師矍然汗下一日病甚有暉禪者勉師曰病中工夫

切不可放過因舉大慧在徑山患背瘡晝夜叫喚或問慧還有不痛底麼慧曰有曰作麼生是不痛底慧曰痛殺人痛殺人師於言下豁然透得娘娘依舊是婆婆意旨又一日聞山鹿叫喚會得日用之中無不是底道理遂往蜀中謁楚山問某甲閒時看來了然明白及至臨機因甚茫然山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後遊金陵路次忽然如從夢覺從前所得一場懡㦬遂參寶峯於高峯鍼芥相契遂蒙印證（語具寶峯章中）住後上堂祖師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更無別法若向者裏知箇落處定也有分慧也有分宗也有分教也有分佛法世法無可不可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其或不然定也不是慧也不是宗也不是教也不是蓋爲不識本心名爲狂妄經云虛妄浮心多諸巧見不能成就圓覺方便諸佛諸祖惟傳一心不傳別法汝等不達本心便向外求於妄心中起妄功用如邀空華欲結空果縱經塵劫只名有爲須知所謂見性成佛者見性不是見他人之性成佛不是成他人之佛決定是汝諸人本有之性與十方法界

秋毫不昧人人本具箇箇不無但向二六時中一切處回光返照看是阿誰不得執定一處須是於一切處大起疑情將高就下將錯就錯一絲一毫毋令放過行住坐臥時便看者行住坐臥底是誰見色聞聲時便看者見底聞底是誰覺一觸時便看者覺底是誰知一法時便看者知底是誰乃至語默動靜周旋往返一一返看晝夜無疲倘若一念忘了便看者忘了底是誰妄想起時便看者妄想底是誰你道不會只者不會底又是阿誰現今疑慮你看者疑慮底又是阿誰如是看來看去萬境不能侵諸緣不能入得失是非都無縫罅明暗色空了無彼此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盡聖盡凡都盧祇是一箇誰字更無雜念上下無路進退無門山盡水窮情消見絕豁然爆地一聲方知非假他求咄　示衆閒花野草露眞機劍號巨闕蛺蝶穿園拍板屏珠稱夜光兩岸蘆花齊點首雲騰致雨一條江水伴鷗飛露結爲霜山僧於此盡情吐露覓有一句尙未曾道會麼那邊不坐空王殿爭肯耘苗向日輪　寂後門人於宏治十一年戊午

建塔於衛輝府輝縣白鹿山之白雲寺左

六祖下第三十一世

德安府隨州關子嶺龍泉無聞絕學明聰禪師邵武奚氏子母吳十七出家二十受具習止觀唯識論一日有宿衲相詰曰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其意如何師依文而答宿譏訶之師從此疑情頓發坐臥不安經六載一日聞馬嘶大悟遂往見天奇奇可之　住後上堂僧問雲門如何是一代時教門曰對一說龍泉則不然若有問如何是一代時教劈脊便打曰合取狗口　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石香亭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喪却了也　問今朝四月八日天下叢林皆慶如來聖誕未審如來何處降生師於几畫圓相示之（三世諸佛盡由者箇惟有一人不由者箇且道此人具何面目）　笑巖寶侍師圍爐次師曰人人有箇本來父母子之父母今在何處巖曰一火焚之師曰恁麼則子無父母耶巖曰有則有佛眼覷不見師曰子還見不巖曰不見師曰爲甚不見巖曰若見即非眞父母師曰善哉巖復以偈呈曰本來眞父母歷劫不曾離起坐承他力寒溫亦共知相逢不相見相見不相識爲問今何在分明呈似師師遂付以偈曰汝心即吾心吾心本無心無心同佛心佛心非吾心復囑曰汝當護持緣熟智愚皆度後示微疾訣衆說偈趺坐而逝全身塔於寺右

漢陽府古巖禪師中年雙目失明笑巖參師問何所來巖曰親從關子嶺來師曰無聞老兄好麼巖曰好師曰如何見得好巖曰老來康健師曰爭見得康健巖曰著衣喫飯坐臥經行師曰與麼則不出常情巖曰要且常情莫測師仰面大笑翌日巖入室師曰嶺頭老兄先師嘗許他悟處見骨只是太樸無博學巖曰和尚博學乎師曰老僧亦非博學巖曰恁麼則一同也師曰亦有不同處巖曰如何是不同處師曰他有眼我無眼巖曰和尚若無眼爭見得渠無博學師又大笑囑曰子器非凡深根固蔕廣作利益非汝而誰惜吾衰老不及見矣巖拜謝而去

河南府嵩縣伏牛濟菴大休實禪師新鄭李氏子幼投寶珠受業年二十訪老宿古心心示萬法歸一一

歸何處話令參尋。入火場打三。有省。述偈曰。法身本無。相法相本來。空會得者。消息處處。顯家風。後往謁天奇。途遇天眞月印二禪客。同至關子嶺。奇問你三人一路。麼師曰。雖然一路來處。不同。奇曰。如何是你本來面目。師便珍重。奇曰。未在。更道。師便喝。奇曰。父母未生前。喝箇甚麼。師無語而出。自後數呈伎倆。奇皆不諾。一日侍奇於承天。奇問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蹟處莫藏身。你作麼生會。師曰。當堂不正坐。那赴兩頭機。奇爲拗喜　住後陞座。須彌作舞。海水騰波。龍象交參。人天共衆。大地山河。同宣妙句。三賢十聖。共證菩提。眉藏寶劒。起寒光。袖隱金鎚。行正令。明殺活。顯全機。舉拂子曰。還有明眼衲僧。不顧危亡。向前一肩擔荷得麼。便下座　笑巖參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豎起拂子。巖曰。此外更有指示也無。師擲下拂子。巖便禮拜。復敘參關子嶺話。師曰。怪道親見作家來。巖便喝。少頃師又問。無聞別來四十年。未知近日鼻孔如何。巖曰。與和尚鼻孔一般。師曰。上座還見老僧鼻孔麼。巖曰。見。師曰。向甚麼處見。巖曰。兩眼下。口門上。師曰。有秘密句。會向上座道麼。巖曰。會道。師曰。試舉看。巖曰。合取臭口。師拈拂子。巖便拂袖而出

建昌府廩山蘊空常忠禪師。從鶴林老宿剃落。參少林小山。值山外出。乃前問曰。達磨面壁。石何在。山指那青青黯黯處。師曰。指東畫西。作麼。山曰。杜撰禪和如麻似粟。師曰。者老漢在者裏魔魅人。那山便打。侍山遷宗鏡。師服勤三載。受囑還旴江。隱從姑山。日唯趺坐。有問者。師但搖手曰。汝不會我語。曰試說看。師曰。南城城外水滔滔。向北流。問者目瞪。師曰。向道汝不會我語。後縛茅廩山二十年。不與世接。縉紳過謁。唯默坐而已。羅近溪輩相與論理學。師則以向上語直掃之。僧有以經論旨趣見難者。師呵曰。宗眼不明。非爲究竟。僧便問。如何是宗眼。師振衣而起　無明參。呈所得。師曰。悟則不無。更須受用得著始得。不然祇是箇汞銀禪。遂舉南泉打破鍋因緣。問曰。古人意在甚處。明曰。拂袖便行。鉤有餌。鍋兒打破。玉無瑕。師曰。去牧牛場上待汝久在　萬歷戊子。忽一日告衆曰。我有件要了底大事。汝等須知。衆茫然。豎拳曰。會

麼衆無對乃揮案一下曰吽吽爲汝了去遂趨寂塔於本山之麓壽七十五臘五十生平言行縝密非有眞心爲法者概不輕示

六祖下第三十二世

北京月心笑巖德寶禪師金臺世族也父吳門母丁氏早失恃怙弱冠偶之講席聽華嚴大疏至十地品云世尊因中曾作轉輪王時有乞者來求國城妻子頭目手足內外布施王作念言我今若不施與向後百年一旦空廢全無少益反招慳悋過失不若施與空我所有益我功德師聞之不覺身心廓然歎曰古今同一幻夢中遂決志出家歲餘就於本境廣惠寺禮大寂能和尚披緇祝髮明年受具朝參夕叩偏謁大川月舟古春古拙諸老宿後至關子嶺參無聞聰和尚問十聖三賢已全聖智如何道不明斯旨聰乃厲聲曰十聖三賢汝已知如何是斯旨速道速道師連下十數轉語斯旨豈可以轉語盡也皆不契遂發憤寢食俱廢一日攜籃到澗邊洗菜一莖菜葉墮水旋轉捉不住忽有省提籃喜躍而歸聰立簷下問是甚麼師曰一籃菜聰曰何不別道師曰請和尚別問來至晚入室聰舉元沙敢保老兄未徹話師曰賊入空室聰曰者則公案不得草草師喝一喝拂袖便出復往見濟菴古巖大覺諸尊宿皆器重之後上關子嶺再參聰和尚乃受記莂復親炙年餘辭去回翔襄漢間後抵金陵寓淨海牛首高座等處還里居圓通次遷南寺鹿苑慈光善果諸刹晚年退居京城柳巷於萬歷辛巳正月十六日示寂奉全身塔於小西門外世壽七十僧臘四十八　上堂舉古宿云第一句薦得與佛祖爲師第二句薦得與人天爲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又老宿倒云第三句薦得可與佛祖爲師云云師乃云若總恁麼去達磨單傳之旨撲地了也山僧今日也隨邐跣道取一句貴要與諸人同箇受用乃曰第一句薦得飲水著噎第二句薦得看孔著楔第三句薦得證龜成鼈復拈拄杖云第一句薦得漆光晃晃第二句薦得强名拄杖第三句薦得泛應曲當時有僧出云未審和尚是第幾句薦得師乃劈脊棒云天下榜樣　上堂男兒固奮沖天志莫若從頭放

下來直把髑髏枯死盡仍教死眼豁然開　上堂拈拄杖曰有麼有麼時有僧出作禮師劈脊便打曰多口作麼曰某甲一言未舉何為多口師復打曰再犯不容（拄杖揚聲喚有麼三世諸佛縮頭去者僧棒下再橫屍果然不識塗毒鼓）　僧參問從上千七百老凍膿某甲今日一串穿來獻與和尚伏請判斷時門外忽聞犬吠師遽顧侍者看是甚麼客來侍者出問話僧四顧（索斷也）師曰上座適來問甚麼僧擬進舉師連棒打出　上堂舉趙州無賓主話師云好箇無賓主話幸是無人舉著若要學出直教諸人箇箇飽齁齁地（若要學出賓主歷然箇箇口飽肚中饑舌短眼睛大）　上堂舉楊岐和尚問僧云栗棘蓬你作麼生呑師云百雜碎（還我栗子來）金剛圈你作麼生跳師云過也（也好與三十棒）復拈拄杖卓一下云大衆適纔栗棘蓬已為汝等呑却金剛圈巳為汝等跳過（老漢面皮厚多少）汝等還識楊岐老漢麼（不識不識）若能識得便與楊岐握腕並行同箇受用未為分外慈悲蹋於先古若未能識得且聽山僧一偈栗棘蓬呑甘露美金剛圈跳作家歡何緣抛擲諸人面百計千方過者難　上堂當門一隻箭來者看方便（折也）擬進問如何穿過髑髏面（斷也）不奪饑人食不牽耕夫牛（甚處下手）惟行一本分買帽須相頭（把錢來看）

上堂舉百丈再參馬祖話師云馬祖震喝知子時節百丈耳聾命根方斷奮獅子之全威得無師之大用直得黃檗吐舌臨濟解痛詎知千百年巴鼻落在笑巖手裏遂喝一喝云汝等諸人還聞麼若道聞則為室外之庸僧若道不聞則汝諸人生來耳重（自屁不覺臭更來塗汙人）以拄杖卓一下云還端的麼為甚麼而今天下寂無蹤（眼花則不見眼花見箇甚麼）是他獅子將兒絕後共（不值得大驚小怪）　上堂舉馬祖一日問藥山惟儼禪師子近日見處作麼生山云皮膚脫落盡唯有一眞實祖云子之所得可謂協於心體布於四肢汝既如是可將三條篾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山云某甲復是何人敢言住山祖云未有長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欲益無所益欲為無所為宜作舟航無久住此師云有無涯之淵海可以容千里之鯤鯨有萬重之峯巒可以產莫大之巨獸所謂源遠流長師眞子勝者原見於斯矣衆兄弟試看他藥山到此田地尚不肯容

易住山去如今學佛之徒如往千里之都擬纔行數步便住止輒自甘休未審是何心行　上堂舉傅大士云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纖毫不相離如形影相似欲識佛去處祇者語聲是師云此是當來龍華樹下語吾此娑婆界內釋迦會中使未著在復拈拄杖云諸仁者山僧與麼批判還有能緇素者也未若有能緇素者可與拄杖子同參如未有緇素得者拄杖子夜來遶萬億四天下萬億須彌頂向諸人眉毛眼睫上高聲唱言士曠人稀相逢者小（傅大士作死語笑巖寶說夢話諸仁向未上堂已前會去猶較些子心圓瀝膽傾肝終是指鹿爲馬）　上堂舉子湖和尚夜半在僧堂中忽叫云有賊有賊衆皆驚起有一僧立在僻處被子湖攔胸搊住云捉得也捉得也僧急呼云不是某甲（果然不是）湖拓開云是即是只是你不肯承當（承當即禍事不承當又是死漢諸仁者合作麼生）　師云試看古人爲人得恁麼老婆深入虎穴者僧若是夥裏人纔被捉住自有相通分（縱饒通得已是賊過後張弓）　可謂駕與青龍不解騎師拈拄杖左右顧視云如今者裏還有肯承當者麼自云有有復云逐隊

串來填溝塞壑　上堂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僧云和尚何得將境示人州云我不將境示汝僧云既不將境示人畢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師召云諸道者試觀此箇公案成成現現只是要一箇肚裏沒一星禪底漢兩肩擔荷去不妨盡善盡美你若才以名言義路注解他直待彌勒下生再下生也未識老趙州在復云如今衆中可有擔荷者麼若無擔荷者山僧更有箇頌子令汝等與老趙州石火光中相見一面頌曰西來祖意庭前柏更謂不能誠自晝熟睡之夫夢忽醒撞頭磕額乾坤窄（猶在半途）　上堂舉雲門問僧近離甚處僧云南嶽門云我不曾與人葛藤近前來僧近前門云去師云雲門今日勘者僧雖呼遣自在止是平地上推人者僧雖去其心不了若據殺活杖子又且不然但呼僧云近前來僧近前（劈脊便棒教伊直下別有生涯）乃云去猛虎不食伏肉若爾非獨不辜南嶽而來管教伊直下別有生涯（忽若被伊劈面一掌和尚須別立生涯始得）　上堂舉圓覺經居一切時不起妄念語師告衆曰山僧每一

段下箇諸字世尊以四段開示山僧以四諸頌來（土上加泥）貴要與現前諸佛子等同箇受用而今還有共力擔荷者麼若能擔荷可謂龍得水時增意氣虎逢山勢長威獰又曰今復翻案去也易四諸爲四喝（向伊道貓）若人會得者四喝落處非但只教一箇老釋迦開口不得管取坐斷百億釋迦舌頭時有首座出云和尚今日把斷要津大衆無措畢竟還有趨向分也無（不知香臭漢有甚共語處）師云一任七縱八橫（滑口阿師）座云與麼則官不容鍼私通車馬去也（隨邪逐惡）師云拄杖乍開封略且放過汝（和尚先喫首座始甘）

上堂舉馬祖三十年不少鹽醬話師曰馬大師三十年不曾少鹽醬方可聚徒說法山僧者裏三十年不曾見箇鹽醬汝等偎傍住此畢竟圖箇甚麼以拄杖一時趁散（和尚既不曾見鹽醬者些瓶罐甚處得來待云你甚處見我瓶罐來但掩鼻云醬氣難聞）

師寓終南山有淸長老來參問曰吾師居此甚孤寂師曰妙德疎慵恒我伴普賢潦倒頗隨宜（口是禍門）淸曰恁麼則萬象恒談無晝夜靈山一會古今存（念言語漢）師曰今日本八（何不早恁麼道）淸曰老師從此不答話去也（太惹厭生）師曰若是克家聞便了野干之類轉疑猜淸遂作禮曰已知老師慈悲不淺道絕古今（冬烘老有甚共語處）師震聲一喝

一日有二尼參禮拜起左右各立師曰女子如來前入定有錢不解使臺山婆子驀直去解使卻無錢你道者兩箇老婆禪如何得恰好去尼左者過右邊右者過左邊合掌相向各噓一聲師曰與麼非但解老婆禪更會鼓粥飯氣尼曰和尚借取眉毛好師曰山僧眉毛且置周金剛買油餈點心食到口邊被婆子奪卻劉鐵磨請潙山往臺山大會齋潙山不赴等是者箇時節你道爲甚麼取舍不同二尼作禮曰某等若不來禮拜和尚爭得見古人神通大用師曰好各與三十棒恰値拄杖不在且歸堂喫茶（兩條牸牛沒鼻一頭牯牛無尾盡力耕了三春依前一片白地）

有兩官人遊山入門哦曰茂松修竹回顧見師便問如何是道人家風師曰茂松修竹曰有何旨趣師曰自家觀不足留與客來看（呵呵倚被者兩箇擔板漢致問一聲便恁麼去時如何笑翁又只得打鼓轉船頭所以道世間相常住黃鸝啼綠樹眞箇可憐生動著便飛去）

有士人閱師淨土偈乃問佛說是經則有六方諸佛出廣長舌相作證吾師說偈有何人證師曰居士舌

頭亦不短（但引舌向上左右舐云為何總舐不著鼻頭）又問何爲不思議功德師曰商街人喚犬後巷罵貓兒（者是功德甚處是不思議）又問老師高壽師曰論年不見箇葷腥作麼不槁瘦了　僧問處處入法界念念見遮那如何是遮那師曰淨地不須屙　頌投子不許夜行投明須到話三十六物都灰燼只遺一雙枯眼睛罷向九衢深夜後無光明處作光明　學經題六字頌曰黑白未分巳墮偏那堪擬議費鑽研西乾此土諸賢聖鼻孔撩天總被穿（別云裂三折半缺中邊鼻孔鍼筒話未圓別有一人穿不得道道）　一齋和尚問如何是文殊普見三昧師曰死人眼云如何是觀音普聞三昧師曰死人耳云古云一言道盡如何是一言師曰死人口云如何是如來喫粥時師曰平旦寅　師過潼關至熊耳山禮祖塔寺僧叱云汝憨拜空塔奚爲師以手指石塔問僧曰此是空塔乎僧云然師曰祖師瞥僧云祖師攜履西歸久矣師曰蒼天蒼天（者僧脚快笑巖趕不上）　僧問兀沙不過嶺保壽不渡河落第幾機曰總落第二機僧云如何是第一機師曰兀沙不過嶺保壽不渡河（別云闍黎不過嶺老僧不渡河）　僧問如何是世間法師曰天地日月國土山河云如何是出世間法師曰天地日月國土山河云與麼則世間法出世間法不二也師曰你喚甚麼作天地日月國土山河（別云與麼則二也）　僧問如何是和尚昔年獲益事師以拂子倒懸視僧曰會麼僧云某甲巳識得和尚做處也師曰你道荊州黃四娘禮佛求箇甚麼僧無對（代云今日捉敗者賊）師乃打出　座主問祖意教意端的爲同爲別師曰柳影橫塘魚上樹槐陰罩地馬登枝主云與麼則形影兩分曲直自顯去也師曰未嘗飽食廬陵米徒把蒲團認作天主禮拜云蒙師大悲拔我茅塞師曰爭奈更有須彌山子在主逡巡而退　師入堂見一僧在禪牀上昏沈師呼僧僧舉首（者僧若是師子待笑巖呼醒跳起身來劈面一掌仍復熟睡管教笑巖不敢正眼覷著他）師曰你幾時離伏牛山云二月初七師曰東西兩矼朶夜來相毆嚇得娑竭老龍王現細身潛入衆禪和子鼻孔裏和尚子爲甚麼都不覺不知云和尚莫惑人好干他矼朶娑竭龍王甚麼事師曰你恁麼也只是箇長連牀上喫粥飯漢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萬里黃

河徹底淸云直指單傳未審傳箇甚麼師曰一片餬
餅九人餐云神光速禮三拜意旨如何師曰三足蝦
蟆當路坐云如何是和尙親傳底意旨師打一摑云
六耳不同謀　師禮佛次僧問不於佛求不於法求
不於衆求和尙禮拜當何所求師曰汝適來見我禮
佛否云和尙現禮拜爭得不見師曰若見吾禮佛汝
與佛同下地獄僧無語又僧云某甲一總不見和尙
禮佛師曰若不見吾禮拜汝自已下地獄　師又一
日拜佛次人問老師既都無所求用拜奚爲師指像
顧人曰爲伊作佛故禮渠三拜　一日衆禪者勸云
和尙若不度生則爲獨善有乏大悲豈道人之究竟
乎師總不顧衆復苦勸師遂喝曰莫亂統復以偈答
曰大悲不是等閒圖枯木花開絕後甦塵佛法門經
幾寂於今度盡也還無　僧問大死底人却活時如
何師曰與伊一盞茶喫　僧問何爲奪人不奪境師
曰黑漆拄杖長七尺何爲奪境不奪人師曰突出人
前若活龍何爲人境兩俱奪師曰夜深倚立漆牀頭
鐵眼銅睛無處覓何爲人境俱不奪師曰有時扶過
斷橋水幾度伴歸明月村合併一句作麽生道　僧問如何是
和尙大人相師曰無邊身菩薩祇會見得半身云如
何是和尙全身師和聲便打　復一僧問久聞和尙
大人相乞請隨喜師乃縮項作蹲勢僧罔措　僧問
婆子燒菴意旨如何曰不奈船何打破戽斗云此僧
還有過也無師曰此僧有過婆子合喫三十棒古人出語
如百煉金開口如老吏斷獄後人費盡氣力趕渠腳後跟不上者古人證處劈實故也　師偶
堂前瞑目而坐一僧潛詣師邊立師開目云會麽云
不會師曰今日暖如昨日云某甲未識佛性乞師指
示師曰幸得此去不遠　一官人問佛道元曠冲奧
弟子擬欲求進未知還有分否師曰人皆爲堯舜云
如何契入師曰我欲仁斯至仁矣云一切時中云何
履踐師曰進則過之退則不及云倘不進不退可適
中否師曰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　師於漢楚間
寓夏時當季秋偶於金沙灘陽濱地坐有兩子隨侍
師側忽見一沙門執錫沿濱而來貌甚奇古近前卓
立朗聲問云仁者可識從上相承密論密義否師曰
仁者密則非論論則非義彼乃退後一步以錫橫肩

上翹足獨立云是甚麼義師於地上書一更字彼以錫畫地一畫闊兩脛立上復以錫橫按腹上亞身而視云是甚麼義師於地上書一嘉字彼卽卓錫地上以兩手叉腰懸翹一足切齒怒目作降魔勢云是甚麼義師於地上書一之字彼復分手指天地以身周旋一匝云是甚麼義師於地上書一尢字彼復進一步叉手作女人拜復分手指兩衲子云者箇是甚麼義師於地上書一歪字彼繞師三匝於前作禮立於師右師於地上書變此字示之曰會麼彼擬進語師復曰設到此地更須知有變者箇時節始得彼歡喜合爪歎云咦眞摩訶衍薩婆若上士也仍作禮浩然而去時兩衲子皆驚喜罔測請問云彼是何所沙門所爲復何義耶師良久乃曰還識此人否兩衲子俱云不識師曰此是應眞賢聖所呈乃是金剛王變相三昧及三昧王三昧用來勘吾然彼亦將有新證師寓慈光寺手持如意廊下徐行一僧欲借看師卽度與僧擬接師乃打一如意云日本國人不識火種田之夫常患饑　僧問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那箇是正那吒師曰山高那礙白雲飛（別云若是正不問人）

僧問和尚參見許多尊宿未審拈香的嗣何人師曰頭挨周嶺雪衣挂楚山雲云恁麼則已知絕學之嫡子中峯之遠孫也師曰有甚麼交涉　一僧聞風吹角鈴喜躍云某甲今日始識破觀音老漢了也卽入室求證纔禮拜師乃劈脊打一拳云速將你識破底觀音來看僧纔以手作搖鈴勢師直打出方丈（者僧祇會搖鈴）

僧問何等是文殊境界師曰手長衫袖短何等是普賢境界師曰脚瘦草鞋寬何等是觀音境界師曰頭大尾小何等是和尚境界師劈脊便打　靈谷問古人云打破鏡來相見既打破鏡擬向甚麼處相見師曰慚惶殺人谷有省　師舉四祖優波毱多尊者偈問侍者祖云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我道已是抱贓叫屈又云有法有本心我道將來恰好塡溝塞壑又云非心非本法我道又是泥裏洗土塊分疎不下我總與麼道汝作麼生會侍者云和尚連祖師也不回互師曰優波毱多尊者適來鑽入你鼻孔裏鼓掌呵呵大笑你爲甚麼總都不覺不知者云某

甲無鼻孔師曰與麼則一場氣悶耶者作打噴嚏勢
師打一拂子云是你連祖師也不回互耶者作禮喜
躍而出畢竟如何方是回互參　師問僧纔入思惟便成剩法
你作麼生會僧擬議師喝出一箇不唧𠺕一箇被鈍置煞是好笑　師
見一僧來隨畫一圓相示之僧即作禮師便打僧云
某甲話在師震聲喝出又見一僧來師亦畫一圓相
示之僧見即作禮師合掌云善哉　擧巖頭作渡子
時有一老婆抱一孩兒至問云呈橈舞棹即不問且
道婆手中兒甚處得來頭便打婆云婆生七子六箇
不遇知音祇者一箇也不消得遂拋向水中頭乃吐
舌師乃呵呵笑云此婆子圖箇甚麼巖頭當時待他
纔拋便劈脊一棹俱打入水中始較些子何故不見
道祇者一箇也不消得笑巖盡法無民巖頭現大人相心圓雖則據款結案諸公
切莫矮子看戲　擧南泉因陸亘大夫云肇法師也甚奇怪
解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泉指庭前牡丹花云大夫
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師云南泉老漢被大夫
將箇骰子一碴直得無窮寶藏罄囊倒出　擧六祖
能大師風幡話師云善則甚善美則未美當時見二

僧紛紜不已但出前云仁者也不是幡動也不是風
動便乃休去非只令二僧知恩有地直使天下兒孫
感戴祖師無有休日還知麼萬機雖不恩春力時到
只數花自開心圓當時若見二僧紛紜不已但出前云夜靜更深歇息去好非只令二僧懡
儸散去直使天下兒孫啗啄不入　擧乾峯示衆云擧一不得擧二
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衆云昨日有人從天台
來却往徑山去峯云來日不得普請便下座師云拾
得酒酣寒山醉倒相扶相攙和泥臥草天明攜手出
松門直至如今無處討　示衆眞得道人心常閒曠
寂寞無爲質直無僞如崖如壁實塌塌地如太虛空
無有限礙難以圖摸啼咲無味求覓無方十二時中
隨緣擧措方便施爲無不分明了了如初生孩子六
用閒閒底無實分別　教中有嶮須彌山頂上輥一
粒芥子至山底投置一鍼鋒上誠爲難極佛云猶易
唯於六道之中得生人道更難過此而今於此極難
之中已獲具足品貌明知身中有聖道而不自究明
甘自輕棄爲愚爲慧仁者審諸　師謂衆大夫曰予
嘗笑昔儒毁佛闢佛大似不究佛是何物而礙毁之

闢之彼云佛此云覺彼佛云者乘大願輪示迹人中於三界長夜而獨醒故稱大覺世尊誠悟心得道大聖之異稱耳辭恩愛棄榮貴慈悲喜捨爲心不啻不取能施能濟不啻云者非惟金玉等實空癡貪煩惱之餘習全眞淨無漏之功德也能施云者豈止財穀等直示無上正眞之道覺悟有情令人人獲自本心而成佛也近而言之佛者卽人人本具大體大用渾全之眞心耳而人自顚倒背眞覺合安塵反迷而不自信也既不自信自已本具渾全之眞心則莫得其受用也由是於他大聖則異而疑之疑之不釋則又厭而惡之厭惡之不已則毀之闢之自謂有大才佛氏已被吾闢倒了也吾胸中已足痛快了也且語言文義權衡一方之機擬向甚麼處識佛乎毀佛闢佛又安知自心毀自心自心闢自心乎如櫝觝影正不知影是何物自何而有擬欲觝之一人傳虛萬人傳實一人爲之多人効之以至展轉效者無窮獨不悟此安作徒苦其精神耳又不止徒苦精神唯恐他時或有不測之餘殃耳於戲仁人君子寧不爲之寒心者歟

嘉興府天寧法舟道濟禪師郡之思賢里張氏子年二十一投天寧爲行者時默堂宣受寶月記歸自繁昌師往謁服勤久之復詣東禪從昻祝髮參吉菴菴門庭孤峻師能朝夕咨叩一日聞磬聲豁然洞徹尋趨方丈菴曰子著賊也師曰賊已收下曰贓在甚處師振坐具曰狼藉狼藉曰者掠虛漢狼藉箇甚麼師一喝（好喝）歸衆菴可之未幾長安覺王寺請居第一座室中秉拂機用莫能湊泊嘉靖初住金陵安隱　僧問如何是安隱境師曰三山半落靑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曰如何是安隱家風師曰石虎山前鬬泥牛水底眠曰不會師曰用會作麼　精嚴寺晚參精嚴寺裏撞鐘府譙樓上擂鼓同時顯大神通穿透千門萬戶大衆還聞麼若道不聞爭奈鐘鼓分明人人有耳若道聞將甚麼聞卽今鼓絕鐘消聞底事又作麼生試道看卓拄杖曰黃金自有黃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　陸五臺問畫前元有易不師曰若無伏羲將甚麼畫臺曰畫後如何師曰元無一畫臺曰現有六

十四卦何得言無師曰莫著文字臺曰請和尙離文字發一爻看師召居士臺應諾師曰者一爻從何處起又問至人無夢何也師曰常人於現前虛幻分別境界不知全體是夢認爲實有而以昏昧想心繫念神識紛飛境界爲夢所謂寤寐俱夢夢中復作夢也至人於自心境界如實而知故於現前虛幻境界妙用冷然通徹無礙而睡夢亦自明明而知歷歷而覺所謂寤寐一如者也故至人無夢之說非有無之無乃是無夢無非夢夢與非夢一而已矣又問夢裏須臾何以歷涉萬里師彈指一下曰千里萬里只在者裏問聖人有妄念不師曰無曰旣無妄念何用兢兢業業師曰兢兢業業故無妄也問爲政如何得無倦師曰榮辱得喪毀譽是非一切不管但虛其心行其所無事則無倦矣問終日喫飯何故不曾咬著一粒米師曰喫飯底人居士還曾見不問四方上下有窮盡不師曰居士試返觀自己心量有窮盡不士良久曰實無窮盡師曰世界亦然又問地獄實有不師曰人作了惡歷歷自知雖經久遠憶持不忘便是業鏡自心明知自惡不能自釋便是法王心地不空地獄實有心若空了地獄隨空　示禪人偈曰工夫不間四威儀聽板聞鐘好下疑打破未生時面目好來爐畔愛鉗鎚道本無爲豈屬修有修頭上更安頭虛空若使重加柄野草閒華正好愁將謂衣中有寶珠衣穿方信寶珠無前年尙有無珠說今日無珠說也無內不尋思外不求大千沙界一毫收塵塵刹刹蓮華藏認著依然是外頭後遷弁山晚退歸天寧嘉靖庚申秋示寂壽七十四臘五十二荼毗塔禪悅堂

順天府大覺寺慈舟方念禪師別號淸涼古唐楊氏子十歲失父投京廣德大慈義爲師十五剃染登具廿一遊講肆知文字非究竟法乃參幻休於少林休問甚處來師曰北方休曰北方法道何似此間師曰水分千派流出一源休曰恁麼何用到此師曰流出一源水分千派休可之命與維那一日遊初祖面壁處忽然大悟乃曰五乳峯前好箇消息大小石頭塊塊著地呈休休知爲克家種草遂囑曰從上佛祖以自己所證遞相承襲欲令一切人知有此事余得之

小山先師今授於汝。汝當體佛祖心。紹續慧命。然尚宜晦跡林泉。乘時而出。付以偈曰。無上涅槃心。佛祖相分付。吾今授受時。雲淨峯頭露。時年二十八。既而以差別智不可不明。遂徧參諸方。備行苦行。精厲過分。雙目失明。乃思惟曰。幻身非有。病從何來。身心一齊放下。端坐七晝夜。眼仍平復如常。尋入吳。渡江歷補陀。辛卯。說法越之止風塗廣濟蘭若。有澄鐵叢者。以所得來見。師勘驗間。知爲法門樑棟。乃出休所授囑累焉。有五乳峯前無鏃箭。射得南方半箇兒之句。師以大法肩承得人。可謂無事。乃遊吳。抵秀州福城。整飭東塔。次走江西雲居匡廬。赴將臺山請。而越中緇白力挽之。主寶林。當萬歷甲午也。未幾示寂。嗣子迎遺骨塔於顯聖之南山。先是師在越。以寶林眷眷於懷。汰如何公以爲必清涼後身。乃載之高僧傳焉。

建昌府新城壽昌無明慧經禪師。撫之崇仁裴氏子。生而頴異。性無嗜好。九歲入鄉校。便問浩然之氣爲何物。塾師異之。長依廩山。常疑金剛四句爲必有指據。偶閱傳大士錄。有若論四句偈。應當不離身之句。不覺灑然。時年二十四。知有此事。遂辭山。結廬峩峯。閱燈錄。於興善章。僧問如何是道。善曰。大好山。有疑。日夜提究。至忘寢食。一日因搬石。正極力推次。忽然有得。走呈山。山詰之。應對有緒。遂與剃染受具。自是二十年不出山。有偈曰。野獅不噉人間食。十二巫峯得自由。養就縱橫無礙力。崑崙翻轉作瀛洲。偶一僧問。曾見甚麼人來。便住此山。師以總未行脚。對僧曰。豈可以一隅而小天下乎。師然其言。急擔囊首謁少室。會無言主席。與論旦夕。言喜師出語奇特。因與當道。尙父熊公請就寺示衆。一時緇白歎未曾有。尋入五臺。訪瑞峯通南。還受閩建董巖結制請。一香爲廩山拈出也。後遷壽昌寶坊峩峯三刹。三刹得師唱道。皆煥然一新。

上堂。諸佛常時說法。不須擬議猜詳。且道說的是甚麼法。天地元黃。宇宙洪荒。不論通宗透教。祇貴直下承當。承當箇甚麼。雲騰致雨。露結爲霜。蛟龍不宿死水。猛虎肯行道旁。透得者些關棙。何須願往西方。不問先佛後祖。鼻孔一樣放光。作麼生放光。化被草木。賴及萬方。釋迦不肯漏泄。達磨九載

覆藏義峯不惜口業直下為你宣揚且作麼生宣揚罔談彼短靡恃己長

上堂拍案一下曰向上一宗難為措置大用大機怎容擬議等閑垂一句如太阿鋒離匣觸之者死不移時似塗毒鼓受擊聞之者喪不旋踵所以道妙峯峻峙異獸難藏寶樹晶光靈禽莫泊其用也單趁金毛歸野窟直追鐵額入深山掃天下之攙搶拂世間之孽孛提墮阬落壍之類揭迷封滯殼之流其功也使法界世界虛空界一體同觀俾佛道人道地獄道萬法融會雖然猶未是向上事須知更有出格限量外一句且作麼生是量外一句正令未施先斬首大機纔展佛魔悲

上堂南泉道三世諸佛不知有黧奴白牯却知有恁麼則三世諸佛齊立下風且道黧奴白牯有甚長處首座曰為他金烹大冶玉出藍田師曰寶坊者裏總與趁出何故秉綱立紀振叢林海晏河清正令行好漢翡驪歸寶所化城推倒不留人座曰某甲則不然師曰汝作麼生座曰閑擔布袋渾無事笑等街頭一箇人師曰也是閑絃子

師問僧趙州道臺山婆子為汝勘破了也畢竟勘破在甚麼處僧曰和尚今日敗缺了也師曰老僧一生也不奈何好教你知若實會舉似看僧擬進語師打一棒云者掠虛漢

師登古希尚混勞侶耕鑿不息丈室翛然唯作具而已嘗有偈曰冒雨衝風去披星戴月歸不知身有苦唯慮行門虧益王嚮師道德屢加褒敬嘗曰去聖時遙幸遺此老萬歷丁巳臘八前一日自田中歸謂衆曰吾自此不復砌石矣衆莫諭其旨除夕示衆曰今年只有茲時在試問諸人知也無那事未曾親磕著切須痛下死工夫云云末復曰此是老僧最後分付切宜珍重明正三日示微恙遂不食其教誡諄諄倍常時衆環侍不懌師諭以偈曰人生有受必償莫為老病死慌拈却無生法忍自然業識消亡一時雲淨常光發佛祖皆安此道場十四作書辭道俗十六書舉火偈次晨盥漱拭身已索筆大書曰今日分明指示擲筆端坐而逝七衆為失依荼毗頂骨牙齒不壞塔方丈後世壽七十一僧臘四十四憨山清云師不唯法眼圓明一振頹綱而峻節孤風誠足以起末俗蓋實錄也

揞黑豆集卷四

心圓居士　拈別
火蓮居士　集梓

六祖下第三十三世

常州府宜興龍池一心幻有正傳禪師。溧陽李氏子。年二十二。投荊溪靜樂院樂菴芠染菴示以本分事。師遂矢志。曰若不見性明心決不將身倒睡。一夕聞瑠璃燈譁熚爆聲。有省。學似菴。菴領之。未幾菴遷化。師直造燕都。謁笑巖於觀音菴。巖問上座何來。師曰南方。巖曰。來此擬需何事。師曰。但乞和尚印證心地工夫。巖曰。若果識得心地。何須印證。師曰。雖然不得不舉似一過。巖曰。參堂去。師珍重便出。至晚入室。方具述所以。巖驀踢出隻履。曰向者裏道一句看。遂把話頭一時打斷。懡㦬而出。通夕不寐。翌日巖出方丈。見師猶立簷下。驀喚上座。師回顧。巖翹一足。是作修羅障日月勢（鷂子巳飛天外去　獃郎莫向脚跟尋）。師豁然悟旨。後禮辭巖。乃書曹溪源流付之。復贈一笠曰。覆之毋露圭角。師受囑。徑往臺山。縛茅祕魔巖。居十有三載。會太常唐鶴徵問道。懇師南還。住荊溪龍池。六載。復遊燕都。寓普照。後仍歸龍池　上堂。無上法王。有大陀羅尼門。名為圓覺。驀豎拂子曰。鷂子巳飛天外去。獃郎猶向月邊尋　上堂。一切法不有。一切法不無。若能如是會。水上按葫蘆　佛誕上堂。今晨四月八日。是我釋迦如來示生降誕之時。山僧忽然思量。二千吾百餘年已來。不知有多少路見不平之輩。務要別尋一箇人來與我釋迦老子比勝負。較優劣。殊不知我釋迦如來是何等一箇面孔。汝諸人還知得我釋迦如來脚跟立地處麼。還曾夢見我釋迦如來項相麼。良久曰。舉手扳南斗。翻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箇般人。驀豎拂子曰。雲門大師來也。擲拂子。便下座　上堂。老僧者裏不問久參晚進。貴要正知正見。知見若正。了生死如反掌。自不落他斷常有無二乘偏見。更有甚麼商量。若有僧問作麼生。是正知正見。但向他道。老僧在你脚下。良久喝一喝。下座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屋北鹿獨宿。曰不會。師曰。溪西雞齊啼。問如何是奇特事。師曰。蝦蟆捕大蟲。曰恁麼

則不奇特。也師曰。貓兒捉老鼠。僧禮拜。師便喝。曰老和尚為甚麼放某甲不過。師厲聲曰。老僧有事你且去　有士人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意作麼生。師曰。無孔笛。幾人解吹。士曰弟子得否。師曰。得。士曰。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西河火裏坐　士大夫從師遊。師每舉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二語。罕有契者　山居偈曰。五峯雲頂古文殊。盡日跏趺總笑余。半點苦寒禁不得。躊躇未了又躊躇。師風度簡易。神觀凝肅。以法道為已任。而機用妙密。迥出常情。於萬歷甲寅二月十二日示寂。先一日。有僧自臺山來。師與劇談宿昔。抵暮索浴。衆祭師。意請遺訓。師舉所著帽者三。衆無語。師撫膝奄然而逝。世壽六十六。僧臘四十四。茶毗靈骨塔本山之右

嘉興府天寧幻也佛慧禪師。會稽史氏子。母夢僧託宿而娠。年十四。禮天台松谷受業。一日晨課。至白毫宛轉五須彌處。忽有悟。舉呈谷。谷奮挺逐之。於是徧參諸方。機契笑巖。遂爲笑巖室中子。出住燕山天寧優曇苑。晚南還寓天寧　上堂。簫吹鳳至。琴奏鶴來。鉢展龍降。杖攜虎伏。因緣會遇。鍼芥相投。正恁麼時。莫有道底麼。良久曰。鐘聲徹曉。雞唱黃昏。若欲了知。也不消得唵穆栗臨娑訶　示衆。西來大意。乾屎橛。多少人咬嚼不徹。當時我悔來遲。好與推他一跌。管教他喫得進。屙不出。免使兒孫費脣舌。咦。日出千山曉。春回大地華。柳煙門外綠。遊子未歸家。喝一喝　示衆。生一乾坤。死一乾坤。聖一法界。凡一法界。何曾謾得諸人。若也謾得。那討甚麼是非好惡賢善。才能灼然些子謾不得。欠不得。你遺是甚麼境界。會麼。滿目塵埃千聖眼。一身落魄五宗心　僧參。師曰。甚處神祇。何方靈聖。曰。金粟。師曰。在彼作甚麼。曰。司園。師曰。蔬割時還叫痛麼。僧作負痛聲。師曰。老僧刀也未下。叫喚作麼。曰。今日親見和尚。師曰。盲人摸象　師生平丈室翛然。不廢萬行。凡利物邊事。靡不樂爲。然皆出自己緣。未嘗干謁。將示寂。撿歷示侍僧曰。過二日可。侍僧驚問。師曰。吾將有所適。侍僧涕泣固留。師笑諾曰。更留三日亦可。至期浴出。更衣跏趺榻上。適

報製龕工竣遂邀寂壽九十一臘七十八

襄陽府大覺圓禪師。漢川人。儀貌豐碩。聲如洪鐘。參靜菴有契。菴付偈曰。一枝正法眼。列祖遞傳來。付汝待時至。馨香徧九垓。師受囑。後隱居襄西笑巖。爽菴來求依侍。師曰。上座錯了也。老拙平生溫飽自適。別無所長。爽曰。某等生死事大。語未竟。師約而笑曰。老拙亦有生死。何獨爾有。爽曰。某恨晚進。多無恒志。和尚豈拒人哉。師曰。出家兒本自無事。爾何無事生事。少間曰。粥飯自辦始得。一日室中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大悟。語曰。問既不涉有無。良久亦是閑名。正恁麼時。外道悟箇甚麼。巖擬進語。師以手掩其口曰。猶挂脣齒在。巖乃釋然曰。可謂東土衲僧。不及西天外道。占偈曰。自笑當年畫模則。幾番紅了幾番黑。如今謝主老還鄉。那管平生得未得。師稱賞之。後無疾而化。世壽七十三。僧臘五十三

嘉興府敬畏無趣如空禪師。本郡秀水施氏子。幼慕宗乘。留心體究。同法舟濟參訪數載。後見野翁徹法

源底　啓關示衆。自結元關自活埋。自吾閉也自吾開。一拳打破元關竅。放出從前者漢來　元宵示衆。畫角聲中薦得。觀音未是作家。彩燈影裏提得。室利謾誇好手。恁麼告報。與諸人未免笑破虛空口。諸人若也未瞥然。再看鼇山顛倒走參　小參衆立定。師喝一喝曰。禍出私門。便歸方丈　示衆言前薦得已天涯。句下承當路轉賒。一擊鐵圍如粉碎。海天空闊鴈行斜　除夕小參。時窮何似日窮好。月若窮來歲亦然。三十六旬窮過了。東村王老夜燒錢。老漢雖無一物。也要應箇時節因緣。乃拈拄杖曰。只者箇無窮無盡。歷劫經年。今夜隨時送去。免教涉曼相牽。擲下拄杖曰。歷劫得來今斷送。拍雙空手接新年　示衆佛是衆生屋裏了事人。衆生是佛屋裏不了事漢。誠能以佛與衆生。一時放却。則了與不了。並爲剩語。卓拄杖曰。但於事上通無事。見色聞聲不用聾　端陽示衆。佳節端陽。何曾訂約。五月五日。年年撞著。風搖蒲劍碧楞楞。日照榴華紅灼灼。道在時節因緣。豈論正法末法。向來著意馳求。通身是草。今日信手拈來。

無不是藥豎拂子曰大衆且道此藥治甚麼人底病擊拂子曰不但老維摩藥王藥上也須一劑　示衆豁開頂門眼照徹大千界旣作法中王於法得自在便下座　一日湖邊步月謂一僧曰明月與淸風水天同一色人人在此中只是出不得僧曰打草驚蛇作麼師曰上座又作麼生曰看脚下師大笑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　萬曆己卯仲冬謂門人性沖曰來歲仲秋十五六間吾行矣子宜知之庚辰八月十六日沖如期而至師集衆說偈曰生來死去空華死去生來一夢皮囊付與丙丁公白骨斷橋隨衆阿呵呵明月淸風吟弄語畢端坐而逝世壽九十

建寧府東苑晦臺元鏡禪師別號湛靈郡之建陽人幼而穎拔篤於孝友甲辰投虎嘯巖麗空祝髮讀楞嚴知見無見處有得遂摳衣參壽昌於寶方呈所見昌爲痛呵曰墮大嶔坑漢師驚悸失所守於是奮志參究不知味者久之一日閱維摩經至此室何以空無侍者曰諸佛國土亦復皆空處豁然大徹第覺行與解左復疑作後閱圓覺隨順覺性章而一切疑礙始得永拔是年庚戌竟趨壽昌求質曰元鏡特以此事求和尙著眼昌曰但言此事此事何還師彈指一下昌曰猶疑你在師卽呈偈曰可憐摸索幾多年識破不値半文錢宗流特煞瞞人甚劚道祖師別有禪昌復詰曰且道甚處是趙州勘破婆子處師曰和尙莫作怪昌爲大笑曰衲僧家到恁田地始不受人牢籠師遂掩兩耳昌囑曰子此後宜深隱自有好時節到來若强出便可惜也因付以偈有正令相持時刻愼逢人唯勘印其心之句師拜受而歸乙卯會無異說法閩之大仰師特訪之相見次異曰禮佛著師端坐異又曰禮佛著師把住曰那箇是佛異曰者是那裏來底師拓開曰者是那裏來底異就坐師大笑出又喫茶次異曰聞師兄親見壽昌且道壽昌和尙當年命根斷在甚麼處所師劈面一掌曰且道在甚麼處所異不對師便出異曰三十棒可惜放過卽日異上堂呼曰晦臺師將出衆異曰誰叫你師出震聲一喝異曰取棒來師曰宿食不必拈出且道馬祖一喝因甚百丈三日耳聾異曰金風多肅殺秋露愈加

寒師拂袖歸衆巽曰你只學得一箇走師不顧戊午出住書林東苑辛酉開法一枝菴　上堂羽衣道道法本無多南辰貫北河祇消一箇字降盡世間魔且道是那一箇字喝一喝便下座　尋歸隱武夷搆室石屏巖孤風絕侶人所難親間有衲子求見者師遽喝曰你者禿厮失了魂來者裏討甚麼盌　嘗躡嶮兀坐終日來者皆望崖而退崇禎庚午示疾一日指巖下謂行者曰此處可以埋我者曰設使死了埋了又作麼生分發師大笑一聲曰恰好恰好行者再問則師已蛻去時七月十三也壽五十四臘二十六塔於師所指石巖

福州府鼓山湧泉永覺元賢禪師建陽蔡氏子二十補邑庠讀書山刹聞僧唱云我爾時爲現清淨光明身忽覺通身歡喜急請經閱之則又茫然莫曉乃往參壽昌於董巖昌令看乾矢橛話久之一日因僧擧南泉斬貓話有省成頌曰兩堂紛鬧太無端寶劍揮時膽盡寒幸有晚來趙州老毗盧頂上獨盤桓呈昌昌曰此事切不得於一機一境上作解會須是向百币千重處垂手直過尙當遇人所謂心雖已在千峯上猶更將身入衆藏始是參學眼也師唯唯丁巳年四十親歿乃棄家竟投壽昌剃染一日値昌田中歸師逆問曰如何是清淨光明身昌振衣而立師曰祇此更別有昌遂行師當下豁然隨入方丈拜起將逼所得昌遽連打三棒曰向後不得草草次年昌寂圓戒博山居香爐峯三載每當酬酢皆當仁不讓山嘗曰者漢生平自許他時天下人不奈渠何歸閩舟次劍津聞同行僧誦曰一時謦欬俱共彈指是二聲音徧至十方諸佛世界師忽大悟乃徹見壽昌用處作偈曰金鷄啄破碧琉璃萬歇千休祇自知穩臥片帆天正朗前山無復雨鳩啼嗣是居金仙菴閱藏三載

上堂東海龍王與日月燈明佛大相爭戰勝負不分山僧將二人各與三十烏藤趕過北鬱單越去也諸人還委悉麼良久曰二人是非且置只如晴明陰雨外一句作麼生道咄　上堂雪山老人指鹿爲馬東西祖師證龜成鼈次第累及山僧亦不免將錯就錯今當端陽佳節不可虛度將太虛空揑作箇小粽

子與諸人充腸果腹乃托起香盒曰大衆還嚼得碎麽若嚼得碎行也競龍舟歌楚些一任煙波自由不用飲蒲酒挂艾旗自然妖蹤頓息如嚼不碎小粽子塞却諸人口門去也咦臨淵無限傷心事安得黃金鑄屈原

上堂生從何處來鐵鋸舞三台死從何處去三台呑鐵鋸勿以明相覩勿以暗相遇坐斷兩頭關銀花開玉樹堪笑當年老凍儂不解放行只解把住山僧今日放行也諸人還會麽咦夜半石人方反側一場好夢向誰言

上堂諸方浩浩競談禪老僧常抱白雲眠今朝却被人唆哄無端走向法堂前算來無計施設只得將古人葛藤爲諸人拈出一上僧問古德如何是禪曰猢猻上樹尾連顚又僧問如何是禪曰猛火著油煎又僧問如何是禪曰碌磚此三轉語如駭雞犀八面玲瓏如大火聚棲泊不得如塗毒鼓聞者喪身失命諸人向者三句語透得一千七百則陳爛葛藤一捏粉碎但老僧者裏却不如此若有問如何是禪向道鳳山深處雨如煙又問如何是禪向道門前池水養新蓮又問如何是禪向道鷓鴣啼破白雲天若會得老僧底盡會得古人底會得古人底未必會得老僧底若會得老僧當別甑炊香飯供養你也老僧底老僧底在者裏在者裏

小參直截根源不存知解當陽露出不費纖毫若也眨起眉毛早成蹉過纔落擬議便隔千山所以睦州見僧來便掩門魯祖見僧來便面壁可謂眞實相爲豈似我輩滬滬地說三道四問妙答元祖師門下成箇甚麽雖然也須識古人諸訛始得祇如魯祖面壁羅山云我當時見好與五火抄何故爲他解放不解收元沙云我當時見也與五火抄且道與羅山是同是別二大老雖則各具手眼檢點將來總是借西家燈照東家壁山僧今日將三大老各與五火抄還會麽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

小參曲如箭直如鈎小是海大是漚蚯蚓跳過東海跛鼈飛上雲霄參

示衆臨濟喝收歸後架德山棒拋向前坑不用從前殘羹餿飯斬新條令一句作麽生只把一枝無孔笛夜深吹徹紫霄穹

問洞山三十年鬼神尋不見安平眞人却來乞和尚戒此與古人是同是別師曰拯溺須臨水嘯月却登

峯　問有道之臣因甚不用師曰無渠著力處　問主人不出戶如何見客師曰自有侍者在　問既是無垢淨光院因甚又作浴堂師曰淨地恐迷人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破驢脊上足蒼蠅曰見後如何師曰鐵牛背上無蚊蚋　僧參便喝師亦喝僧亦喝師亦又喝僧復喝師曰饒你更喝八萬四千不如還我未喝前一句僧無語師曰掠虛頭漢好與三十棒　師器宇峻特通內外典所著有纔言禪餘內外集及諸法語生平慎重大法行道三十年未嘗輕易許可

紹興府雲門顯聖湛然圓澄禪師別號散木會稽夏氏子生而穎悟具辨才獨事解了性不羈親沒投隱峯參念佛是誰三晝夜有省趨似峯峯叱之退覺有物礙膺脇不沾席者三年一日聞僧誦傅大士偈礙膺脫然便能記持解甚深義受具雲棲掩關寶林因憶乾峯擧一不得擧二話豁然大悟至牛堂訪無念問古人道如紅爐上飛片雪相似且道還具透關眼也未念云我不見有甚麼古人師急指曰背後底聻念休去適慈舟和尚來自京師說法會稽止風塗師以所得質之舟問止風塗向青山近越王城畔滄海遙時如何師曰月穿滄海破波斯不展眉大家草裏輥舟復以洞上宗旨次序徵詰師對以偈曰五位君臣切要知箇中何必待思惟石女慣弄無絲線木偶能提化外機井底紅塵騰靄靄山頭白浪滾飛飛誕生本是無功用不覺天然得帝基舟曰子日後開兩片皮截斷天下人舌頭有分在遂命入室印以偈曰曹源一滴水佛祖相分付吾今授受時大地爲甘露咄五乳峯頭無鏃箭射得南方牛箇兒太史陶石簣太學張濬元請輿復顯聖住持三十年在越祖庭首稱其盛師生平不爲律縛脫略儀軌腸直如弦舌快如矢丙寅臘月朔作付囑語數紙四日過天華示衆罷有僧告假師曰老僧今日亦欲起程晚復爲衆垂語諄諄至夜半丑時右脇而寂奉全身塔於顯聖之南山世壽六十六僧臘四十三　上堂前山頭鴉鳴後山頭鵲噪祇者是○○沈思即不妙妙不妙啞子喫黃連有口不解道　上堂喚二作三指七爲八倒柄太

阿佛魔蠱殺却億東村王大娘翻著西村李公襪見
者聞者皆笑殺 解笑者是同參 拍手曰噫嘻嚧阿喇喇 會麼王大娘著自己鞋西村李公著自己襪從無此事 晚參梁鼓山赴閻王請因
緣曰一人死中得活好手手中呈好手一人半路抽
身得便宜處失便宜雪峯道好隻箭射入九重城裏
去早是抛鈎擲釣孚上座云待某甲勘過始得盲龜
跛鼈納敗缺了也孚趁至中路歸舉似雪峯大似把
髻投衙峯云他有語在須知不是好心孚云老凍膿
猶有鄉情在祇知貪程不覺蹉路峯便休無齒大蟲
傷人不知痛大衆經山與麼批判久參上士定知雪
峯做處若是初機切不得向他三人分上著脚直須
自已有箇活路始得 自己若無活路爭明得他人優劣者箇公案大慧捉得賊子雲門捉得賊魁可謂各具一隻眼矣然畢竟事主分上猶少檢點在當時鼓山若是箇咬人師子待云忽遇三軍圍繞時如何劈面便與一掌且教孚老頰上並驪兩行金印看渠將甚面孔見人破戒雖然直截提持還有代孚老原罪底一語在不得錯舉 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拈絲
條示之曰此是杭州六分銀買得底 問南泉斬貓
意旨如何師曰莫謗他好曰作麼生得不謗去師曰
蒼天蒼天 別云老僧謗了也 問和尚常教人放下未審放下

箇甚麼師曰優鉢羅華三千年開一度 別云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 問廝谷參章敬章敬道是意旨如何師曰拈
一放一不是好手 別云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 僧問如何是
差別一著師云當斷不斷 別云是差別一著 僧無語旁僧云
某甲斷得師曰作麼生斷 別但目視之曰咦 僧云適間肚饑
喫飯如今甚飽師云亦未斷得 別云你得恁麼無脊骨 云和尚
莫瞞人好 又代答云更與你一萬箇未在 雲棲大師舉高峯海底
泥牛話問師師將旁僧推出乃云大衆證明 雲棲
大師示衆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衆下語不契師云
多謝和尚罣念一衆改容 別云將謂和尚記得 僧問如何是
異類中行師曰輕打我輕打我一客云我會也我會
也師云你作麼會客作驢鳴師休去 彩雲端裏仙人現手把芙蓉扇遮面急須著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 喫芋次問客天是禪地是禪
且道芋頭是禪不容拈起芋頭師曰未在客云師意
如何師拈起芋頭劈面擲 只合自打三拳擲人作麼 麥浪靈虛
侍次師召麥浪靈虛有吹毛偈汝批判看麥云借吹
毛劍看靈以手作斫勢麥云是白鐵靈云我適纔從
橋上過打碎了箇鉢盂麥云好敗缺師曰且喜靈虛

脚跟穩密其如麥浪氣字如王　同陶石簣無念師
向火次石簣曰無念師在阿師得力句乞爲舉似師
曰向火背猶寒　李次公居士問老師還辨得某甲
麼師云你是箇無主孤魂石簣曰他是有主底師不
答次公云老師安知某甲無主（別云你兩箇都好一坑埋却）師曰
好箇有主底　麥浪舉黃中丞訪少林和尚未下轎
便問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雲門大師云若
被老僧看見一棒打殺餧狗我今日要一棒打殺和
尚和尚還作麼生少林無對（代云老僧不是世尊中丞照顧性命）若問
和尚作麼生道師云待中丞脚跟點地却向他道（別云你要做雲門那）
問古人道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
與人三乘十二分教一千七百公案俱是鴛鴦如何
是金鍼師拿起淨瓶云者箇是淨瓶云者箇亦是鴛
鴦不是金鍼師云却被汝道著　六禺問和尚未到
此間大衆未集法會是何境界師曰門對陶公嶺曰
如何是法身師曰背倚秦望山曰如何是法身向上
事師曰開口道不得曰道了也師曰好狗不逐塊
問世尊拈花是敗缺和尚上堂不惟拈槌豎拂抑且

說長道短是敗缺不師曰被汝勘破曰如何得無敗
闕師曰喫三頓飯曰猶是敗缺師曰喫飯又恁麼去
也乃曰師僧家不解息心只管於自心起種種異見
若是坐得斷底佛來也三十棒魔來也三十棒進云
既云坐斷爲甚麼用打師曰只爲喚作佛喚作魔所
以不得不打　師至杭城文谷師等數員知識慧聞
師等數員法師及縉紳護法咨命侍者持柬迎師慧
聞法師柬內云今日大衆欲與和尚作家相見和尚
若來已墮情識和尚不來猶缺慈悲師閱畢即將衆
簡一齊扯碎厲聲云者些客作漢敢於老僧處納敗
缺耶師至郎升堂正立慧云和尚莫要般門弄斧師
與一掌云速道速道慧面赤無語師曰死漢文谷師
遂率衆作禮　同達觀大師月川和尚大司成陶石
簣大中丞左心源內翰黃愼軒曾仲水朱友石玩月
次愼軒問馬祖玩月因緣乞師一語師曰你雖我立
不得爲說愼軒亟起謝過（代云屣底見立底）二師咸云吾下
語不如此人　巡漕蘇雲浦問鴛鴦繡出從君看不
把金鍼度與人如何是金鍼師曰我在京都走一遭

未曾遇著一箇人爲擬進語師曰金鍼失也　僧問
禮拜是問訊是師云隨汝顚倒（別云你且出去）　僧便喝師曰
成箇甚麼僧禮拜　推府黃橋海問梵志與世尊論
義梵志拂袖而去中途有省（約云住住你道他省箇甚麼待伊擬議劈面便
掌）謂弟子曰我義兩處負墮是見若受負墮處麁是
見不受負墮處細（約住云道道擬議便掌）如何是負墮處麁負
墮處細（驢年去）師曰連我也不會（但召橋海海應諾曰是甚麼義待擬議摑
曰去莫負墮）黃無語（兩箇死漢）　推府李九嶷問何故衆中無
一人發問師曰他們都是佛（別云放老僧自在）　曰何謂也師
曰問卽落第二門僧問曰除却門風方便外別有爲
人處麼師曰我不如一切人（別云老僧被你勘破）　曰何故不如
師曰他無方便　進士黃石忠問如何是殺人刀（豎起
拳頭曰道道）師曰布鼓當軒誰敢擊曰如何是活人劍（豎起
拳頭曰道道）師曰雖然後學也堪爲　問教中云懺者懺
其前愆悔者悔其後過且如中間事作麼生師曰只
可自知（熟睡饒譫語）　福城寺山門回祿僧問盡道金剛
不壞身者四箇漢那裏去了（擒住云阿誰恁麼道擬議痛與一掌）　師曰
壞者不是金剛曰者箇聻師曰不可以色相見如來

海眼問和尙到城中穿得幾箇髑髏（劈面一掌云穿得一箇）　師
曰兩三箇海伸手索云將來與某甲看師曰從人索
者不是好手　僧問某甲二六時中不念佛不參禪
不看教不斷妄想不取眞如（約云住住莫費力）　但饑來喫飯
困來打眠任性自在可合道不（驢年夢見）師曰彼圓覺性
非任有故說名爲病曰如此則一切皆出四病不得
如何修行師曰一切衆生皆證圓覺（說得道理好）　問有
情化無情佛性甚麼處去也師曰有情化無情曰佛
性聻師云甚麼處去也進云有情化有情因甚麼會
變化師曰有情化有情僧不契　問作會時有賓主
否師曰賓主歷然問還分別否師曰兩眼對兩眼（恁麼
道猶是賓）　問圓眼爲何壳兒恁麼大核兒恁麼小師曰
位高者心必小（別云取核兒來看）　問性宗與相宗是同是
別師曰翻手覆手（別云山僧無兩箇舌頭）　問睡快活講經快
活師曰都快活（別云都不快活）　因快活在內在外師云窮則
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別云苦苦）　曰不要把我們儒書
用師云我是尋常語居士自作書會　問性宗緊要
處乞示一二師曰性宗無甚麼緊要處　問周海門

祖會否師曰常會曰他是道學邪是禪宗耶師曰道學曰恁麼則不合也師云在天而天在人而人　張翰林問世尊幾時陞座(未問已前)　師云居士甚處見世尊士擬議(過去了也)師曰處尙不知要問幾時　抱朴蓮問香嚴上樹話未審和尙有何方便通箇消息師曰我定是無命底蓮曰是則是只是做性命不著不算好漢　僧問殃崛持佛語往告女子因何便生下師曰何曾生下曰恁麼則在腹中好沒奈何師曰生下則不復更恁麼也　師歎曰處世若探湯不如歸去好僧曰到甚麼處去師曰知得底是我同參　僧問此身敗壞後向甚麼處安身立命師云問者等大事更禮三拜不與你說師云止止是甚麼處安身僧不解師咄之僧跪求示師云去佛也奈何你不得　火頭問灰塵滿天何時得淸淨去師曰且燒火　麥淚指南侍次師召指南老僧四大不和汝能療之乎(劈面一掌殺伊和筋活血去)　南云蒼天蒼天師復問麥麥云譫語作麼師云不如者箇不識字底(指南新婦子麥淚老婆禪湛老破棺材且擡放一邊)

雪庭參禮拜起便問和尙在此作麼師云殺人(別云恭候撿點)雪云有者等手段(龍蛇易辨衲子難瞞)　師云五六年不見只道你鼻孔向上了元來猶作者般去就出去(中毒也不知)

問虎生七子第幾箇無尾巴師曰祇者箇無尾巴復頌曰問答總無差如將扇子遮來人須覿面莫看扇中花(別云七子且置虎聲待伊擬議劈面便掌)　僧問如何是一老(竪起拳頭)　師云昔人猶在非昔人自是兒童認不眞問如何一不老(竪起拳頭)　師云除却幻身見端的不知誰是白頭翁　問如何是親人不得度(竪起拳頭)　師云一念生心成墨礙　問如何是渠不度親人(竪起拳頭)　師云全身放下孰爲親　問如何是不借別人家裏物(竪起拳頭)　師云有語還成妄無言未是眞擬欲求元旨直是眼中塵(五箇拳頭一箇殺一箇活一箇縱一箇奪一箇全殺全活全縱全奪有人檢點得出破戒賞伊一頓拳頭檢點不出一頓拳頭破戒自喫)

問德雲常住妙高峯善財如何參不見師云對面不相識進云如何別峯又見師云舉意便知有

僧問如何是空手把鉏頭師云有口不能道(別云空手來與你道)　僧問如何是本分事師云穿衣喫飯(別云不是闍黎應問)　僧問明知生死是不生之法爲甚麼却被生死之所流轉師曰只是箇數珠(湛老與麼答話亦未在)　曰某甲不

會師云不會却好（別云不會已被轉卻） 僧舉鶴林素因僧敲門素云是誰云是僧素云非但是僧佛來也不著今問和尚爲甚麼不著師云當面被瞞又云我當時若在但云謝和尚慈悲 師一日作痛苦聲云吾死卽死矣奈何先師事無下落處衆中有體仁云此事已有麥浪在何出此言師云他於第二門頭卽得麥浪云和尚失却了也師云我失者一頂禪衣耳此事如何失却麥云一之已甚師默然 居士問父母未生前請師道一句師曰不可全靠老僧（別云患聾麼） 問如何是直下見性師曰者問也不少曰不少箇甚麼師曰問我卽不得 麥浪問如何是善財參遍處黑豆未生芽師曰不答曰何故不答師曰答卽芽生（爛已爛了說甚芽生） 問如何是妙性圓明離諸名相師拈拄杖云者箇喚作甚麼曰拄杖子師曰又道離諸名相（互相鈍置） 問智不到處作麼生宗師曰切忌道著曰拈槌豎拂言談語句都是智如何是不到處師曰此是甚麼人語我不記得汝試舉看曰此是智如何是不到處師曰汝欠伶俐何不審他來歷（直饒審得也是鬼家活計） 良久曰

汝更要問那僧擬舉口師推開入室 問既是師子兒爲甚却被狐貍咬師云被汝一問直得口塞（別云闍黎瞌睡） 曰爲甚如此師曰若是師子決不逐塊（湛老只曉得師子不逐塊未識得狐貍咬人在我道學人是師子只因瞌睡師家是野狐卻解惺惺） 師開法雲門時麥浪在雲棲大衆以書招之麥卽以白紙一幅封固如回書式上寫偈一首偈曰上覆雲門衆古錐陳年故紙漫躊躇假饒透過三千則猶有雲棲一紙書衆人不憒且不知所措（借大雲門無一僧可歎） 卽以呈師師卽拈來中扯一孔云大衆證明老僧透過去也衆如言寄去麥卽至 明翻問亙古亙今我信無有第二人爲甚麼公案透不得師曰汝有甚麼公案透不得學來看翻擬開口師曰去去汝不是好人 問頻呼小玉原無事秖要檀郎認得聲如何是聲師曰者箇不是聲（別云老僧不問） 僧問不落生滅時如何（擒住云道道擬議卽打出） 師曰不答曰豈無方便師曰方便卽生滅也（好箇問頭被湛老鈍置了也） 問木叉和尚道道得也叉下死道不得也叉下死當時若問和尚作麼生師曰者野狐精又云我定是沒有性命底 僧問無夢無想如何是

某甲主人。師云。你名甚麼。僧云。大化。師曰。你且去

僧問。馬師一喝。百丈三日耳聾。爲復明大機。明大用。劈頭一棒。問伊是大機。是大用。伊若擬答。連棒打出 師曰。一般米麵。曰。意旨如何。師曰。由人造作 湛老孤負此僧去也

僧問。某甲昨日洗浴。得箇境界。祇是說不出。師指童子曰。是伊也知得麼。曰。他也知得。師曰。若是知得。決定不隨人所轉

僧問。離心意識參。絕聖凡路學。且如心意識作麼生離。師曰。將心識來。我爲汝離。曰。將不得來。師曰。既將不得來。用離作麼 葛藤不了

明翻問。某甲看箇放下拂子因緣 驀面掌云錯 只是教人休去歇去。莫住化城。是否。師曰。不是。你看他古人問如何是法身。豎起拂子。如何是法身向上事。放下拂子。豈可作放下論耶。若眞正悟明。放下不放下。總是閑話。所以道。末後一著。始到牢關。絕後再甦。欺君不得 葛藤遍地

問。如何是超然不借借。師云。我聽不清。你再問看。曰。學人不肯在。師云。者是借借。僧喝。師云。猶是借借。僧又喝。師云。三喝四喝後作麼生。僧拜云。推散大衆去也。師曰。三十棒且待別時

首座問。未有之言。請和尚道。師曰。寧可截舌。不犯國諱

僧問。如何是大用。師曰。打殺千萬人不名性燥漢 別云聞言語

麥浪問。如何是無住本。師舉起拂子。麥云。無住還有本麼。師云。汝適纔問甚麼。麥云。無住本。師云。還有本麼。麥禮拜 大家草裏輥

麥浪問。如何是三界惟心。萬法惟識。師云。汝年多少。麥云。與和尚同條生。不同條死。師云。三界惟心萬法惟識

師上堂。舉無縫塔話。下座後。素源問。麥浪如何是無縫塔。麥與一掌。復生問。麥如何是無縫塔。麥云。明日來向汝道。湛源問。麥如何是無縫塔。麥云。問取和尚去。三人入方丈。舉前話。師以三人初心者。曲陳其事。麥云。他日有人罵老和尚扯葛藤。在師云。你若他日罵我。我即今合掌禮拜

師問麥浪。在菴中作甚麼。麥云。種田。師云。何不來此隨衆。麥云。爭似種田博飯喫。師云。是何田地。便作此說。麥云。和尚是何田地。師云。也不可草草。麥云。和尚也不可草草。和尚若不草草。如何便說某甲草草。師休去 老葛藤生嫩葛藤

師舉婆子燒菴話。擬問麥浪 劈面掌云者臭老婆 麥抱住。師云。正恁麼時如何。師云。他也恁麼。你也恁麼。不知弄到甚麼。麥云。他

是恁麽我是那麽不知弄到甚麽別云是你恁麽累我恁麽便與一摑
師云也不得草草更與一摑麥作女人拜云和尚萬福老婆
婆養小婆婆　師觀水次麥涙問天人見爲琉璃魚龍見
爲窟宅和尚見作甚麽師云水麥云恁麽落在人見
中師云好聽明　師一日入園捉菜蟲一握旁僧問
云是甚麽口是禍門　師以蟲擦殺曰者業障者業障劈面一摑
教取菜蟲　曰和尚爲甚殺生自刎不殊拋石投井　師云你償命你償
命到者裏還有人救得者僧麽若救不得心圓代救去也辭未絕纔拈拄杖旋風打散　新到
從淮上來求開示師曰汝鎮江來麽曰是又云從蘇
州過麽曰是師云開示已竟別云汝莫向者裏會　問兩口一
無舌意旨如何師曰與汝說破了也別云老僧現有舌爭解道　曰
求和尚再通方便師便打　瑞白問大衆濟濟燈燭
煌煌請和尚指示師云有眼皆見別云闍黎不喞嗍　進云恁
麽則箇箇成佛去也師云你眼不瞎別云瞎　又問萬竹
林中事不問石傘峯頭意旨如何師默然瑞禮拜進
云祇如萬竹林中又作麽生師云三莖四莖斜七莖
八莖曲進云萬竹林中與石傘峯頭是同是別師云
三莖四莖斜進云如何是向上事師云七莖八莖曲

瑞拜起曰佛法已蒙師指示正偏不落有無機師曰
不落正偏你作麽生道瑞便問訊歸位此曹洞下四賓主法門會
得便作唱導師偶錄一則備員而已　破山呈解曰某甲得箇小休歇
師云休歇事作麽生山曰師姑元是女人做師曰者
箇且置祇如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且
道明甚麽邊事山曰滾湯不養魚別云某甲斫額有分　師叱之
問曹源汝病中作麽生源云我祇是病無作麽生
師云我卽不然曰和尚又如何別云要屙別處去　師云祇看
不病底見他不會便與下蟲　曰蝦跳不出斗師云你要藥與你
一貼大黃源云蒼天蒼天師云巴豆更好湛老此處卻有點稍
僧氣息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默然僧云老老大
大說者箇話師云你見我說箇甚麽僧便出師云你
卻會逃走時衰鬼弄人

揞黑豆集卷五

心圓居士　拈別
火蓮居士　集梓

六祖下第三十四世

天童密雲禪師諱圓悟常州宜興蔣氏子八歲知念佛春陽遊嬉輒動世間無常想十五能躬耕養親二十六閱壇經歡喜誦習知有向上事負薪入市釋肩立樵術竟日不知有人三十安置妻孥依禹門傳和尙脫白執爨賃舂負米百里外時以已事詢傳瞪目直眎褫以詬罵慚悶成病二七日汗下乃蘇服勞四載始納僧服掩關千日矢明此事傳屢加勘驗終不許可師亦自審一似有物昭昭靈靈卒未泯懷如是者六載秋日過銅棺山頂豁然大悟忽覺情與無情煥然等現大端說似人不得正大地平沈境界從前礙膺渙然氷釋與其師往復縱辯箭鋒相觸傳入京參侍二載歸而上雙徑禮天台探禹穴海門周汝登唱道東南師與之水乳相契祭酒陶望齡司空王舜鼎交參詰擊師之法道盈於海東自三公始也傳歸龍池且老撾鼓集衆以衣拂付師傳入滅心喪三年始徇衆請陞堂開法明年移海鹽之金粟明州司李黃端伯迎主鄮山阿育寺住三月復遷天童自是一住十一年師六坐道場於金粟天童最久應緣甫畢曳杖入通元萬衆輓之不可居六月示微疾晨起按行工築停午臥榻少選趺坐頻申而逝崇禎十五年七月七日也壽七十七夏四十四明年癸未弟子建塔天童迎全身窆幻智庵之右隴　上堂舉高峯和尙云淸底泥牛銜月走巖前石虎抱兒眠鐵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鷺鷥牽此四句內有一句能縱能奪能殺能活箇點得出者參學事畢師云高峯之句不妨奇怪只是不經箇點今日禹門亦有四句四句者何饑飡渴飲閑坐困眠此四句內亦有一句能縱能奪能殺能活箇點得出者來方丈通箇消息（火蓮云兩箇老漢費許多氣力作麼我者裏只有一句能縱能奪能殺能活莫道高峯圓悟未曾夢見便是三世諸佛歷代祖師也箇點不出）　上堂四月十五日已過去六月十五日猶未來過去與未來以拄杖丨云都從者裏剖復以拄杖〇云若於此識得根源朝打三千暮打八百若

識不得是不知痛癢底死漢莫怪悟上座造口業壓良為賤擲下拄杖復舉德山初出蜀於澧陽路上見一婆子賣餅息肩買餅點心婆指擔曰甚麼文字曰青龍疏鈔曰講何經曰金剛經曰我有一問你若答得施與點心若答不得且別處去金剛經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箇心德山當時無語師云我若作德山只向道山僧肚饑揀大者快搬來使者婆子直得手忙脚亂打發不迭及至搬來時肩擔便行管教者婆子疑殺行脚衲僧別有長處 火蓮云別無長處圓舉問息菴別無長處意旨如何息便出去圓曰不消一問匿影逃形次問涓菴涓曰五五二十五圓曰未夢見衲僧汗臭氣在次問覺非覺上前擒住曰速道速道圓劈面一掌覺拓開曰小鬼頭胡打亂打作麼圓喝曰瞎眼漢敎你曉得惡人先做大涓曰當斷不斷反被他算覺與一掌曰那裡落節者裏拔本涓大笑 上堂屹立座前云老僧氣喘不能說話遂咳嗽吐痰於地云衆兄弟試道看良久無有出者師以脚抹却歸方丈 上堂若論此事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喝下鐵圍山倒走一句當天八萬門句句自然絕滲漏趙州關雲門普雪峯輥毬禾山打鼓上來一隊老古錐看來未解師子呫汝諸人須抖擻轉身路子若能行處處莫著隨人後拶著翻身便咬伊始可人前開大口且道禹門者裏用箇什麼驀拈拄杖云一條拄杖黑如漆是聖是凡劈脊摟喝一喝下座 上堂舉韶國師偈通元峯頂師云大家在者裏不是人間師云錯下註脚心外無法師云函塞殺人滿目青山師云有眼如盲大衆還識韶國師麼若也識昔日韶國師今日老僧不成話墮若不識且道是誰之過下座云參 火蓮云一坑埋卻猶較些子圓云我不恁麼道 因雪上堂昨日青山今朝白雪衆兄弟好消息野鹿行人步步成迹惟有挂角羚羊絕氣息從來獵犬難尋覓高著眼始得 上堂人人本具箇箇不無不是聖賢了事凡夫且事又作麼生了舉起拂子云不喚作拂子便了取好不喚作拂子便了又喚什麼作事以拂子擊香几云惺惺底惺惺瞌睡底瞌睡然喚作惺惺瞌睡依舊無本可據喝一喝云老僧據本去也便下座 上堂今朝正是正月七世上相傳是人日可憐大夢未醒人却見陰晴起瞋說令人轉憶雲門老解道日日是好日衆兄弟還知雲門老子

落處麼良久云只是不分皂白底漆桶復云日日好日當下心息本無孔竅寧容情測各各珍重不煩久立　開爐上堂烹佛烹祖大爐鞴煅生煅死惡鉗鎚驀拈拄杖云若是超佛越祖出生逾死者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與通元拄杖子相見（諸方提唱多用此語且作麼生說箇相見底道理莫是向前一喝拂袖便行謂之相見麼莫是接住拄杖送倒老和尚謂之相見麼莫是奪卻拗卻擲向別處燒謂之相見麼要且不是者箇道理既不是者箇道理只者相見二字早剩了也作麼生是單刀直入法門咦三十年後莫謗心圓去好）　上堂當頭一著坐斷要津纔然側耳喪却家珍從來佛法不順人情所以道出羣須是英靈漢勝敵還他師子兒　上堂通元峯頂好箇消息若人識得參學事畢喝一喝云不煩久立便下座　上堂二月初十好箇消息盡大地人跨跳不出喝一喝云百年三萬六千場反覆原來是者賊　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云北斗裡藏身大慧道雲門老人恁麼道只答得法身句未答得透法身句今日或有人問徑山如何是透法身句向他道蟭螟眼裡放夜市大蟲舌上打鞦韆通元又且不然有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劈脊便棒縱使不會管教永劫不忘（蓮別云縱使不會通元話在）　開爐上堂般若如大火聚擬之則燎却面門驀拈拄杖連卓云宮爐不避火者與拄杖子相見（蓮云燋頭爛額堪作甚麼　息云畏刀避劍堪作甚麼　圓乃震聲一喝）　問正偏兼帶即不問臨濟家風事若何師便打僧擬進語師復打云再犯不容乃云火燄爲三世諸佛說法照顧眉毛多少整三世諸佛立地聽歷歷分明赤骨惺死柴頭發渾身燄始可聯輝繼祖燈　善信求開示師云汝爲何來云弟子不爲別事師云何爲不別事云爲修行故來乞開示師云修行也是別事做買做賣也是別事乃至虛空大地日月星辰森羅萬象以至父母兄弟妻子皆是別事如何是你不別底事云弟子不會師云汝去會不會底來　問月明簾外如何轉身師云你但進門來云如何是門裏事師便打云請師不用棒不用喝將轉身事盡情道一句師起云我倦要睡去　問如何是三元三要師云你者一問瀆云某甲不會請和尚明示師云你且放下著　問某甲一向做工夫沒箇入處師云誰教你來僧擬開口師直打出　問古人道亡僧誦一

部佛法語未絕。師云亡僧甚處去。也僧擬議。師便打。僧云乞和尚開示。師云汝道亡僧還開得口麼。僧無語。師云旣開口不得。佛法合作麼誦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偶搔頭云老僧頭癢。云還有奇特也無。師展兩手（別云老僧頭破血出）　問大事未明。乞師開示。師云你喚甚麼作大事。云豈無方便。師便打　問瑯琊覺讃初祖末句云。師心兮戴大慧杲云戴之一字。不得動著動著卽禍生。師拈棒指云直須動著動著。從教東擲西拋（瑯琊新婦子。大慧老婆禪。圓悟者漢略較些子）　問不會做工夫。求師開示。師云不干老僧事。云求箇明白路頭。師云但向暗處走（別云我不明白）　問諸法從心生。未審心從甚處生。師云老僧正疑著。居士問弟子揚州來。爲大事不明。師云汝旣不明。將甚麼來。士無語　問還是念佛好。還是做工夫好。師云總不好。僧擬議。師打云向者裏會得却好　問如何是乾屎橛。師云田塍上看（別云速吐卻）　問工夫散亂不成片時如何。師打云我道棒打不開　問乞師指箇修行路。師云我從來不會修行。云更冀慈悲。師云一事無成兩鬢絲　問古人道。

老僧無法與人。祇解識病。時有僧出作禮。古人便歸方丈。意旨如何。師云汝且出去。僧擬再問。師云你未知病在。云如何是某甲未知病處。師擧手搔頭。僧罔措（者僧渾身是蠱。惹得老漢遍體毒瘡。沒著搔處）　問衆生卽佛。弟子信不過。師云信不過。且做衆生。云佛又作麼樣。師云但肯作衆生。佛卽在其中　問淸水洗塵。塵水歸何處。師云。茅厠裡。云某甲不會。師云問取淨頭去　問生滅不停如何降伏。師攔胸搊住云。停不停。云不會。師放云。恁麼卽降伏了也。僧擬進語。師乃叱出　問如何是五眼圓明。師曰老僧止兩隻　問未擧念時意旨如何。師良久。僧擬再擧。師云去　問黑漆皮燈籠還有亮時也無。師打云老僧要打破　問如何得出生死。師云如何是生死。云學人不會。乞和尚慈悲。師云老僧無奈汝何　問某甲一字不識。乞師開示。師云我正要一字不識底。還你一字不識底去處來。僧無語。師乃打　俗士問我輩修行不知從那步起。師云從你未動脚者一步起。又問此心如何定得。師云定卽且置。如何是心。士無語。師云汝且會會心看　問

大修行人爲甚擔枷帶鎖。師云自作自受。無人救。云萬丈岳前作揖。百尺竿頭拱手。師云自拈自弄。得人憎。 蘊虛講主參問。未到金粟時如何。把住云道道擬議便推出云你未到在 師曰雲岫菴中。日到後如何。師云喫茶已畢。曰釋迦未出世。祖師不西來。喚甚麼作正法眼藏。師正身。云見麼。別云正要闍黎恁麼舉 曰有見則不堪。師云未夢見在。又問古人道喚作一物即不中。如何又喚作無位眞人。師云你即今是一物。是無位眞人。別云座主莫被人瞞好 曰若說作兩橛。師云還我一橛來。云猶是第二門。師云怪你做座主。所以會講 雲怡蔡居士問。渴鹿趁燄如何歇得。師云摸取脚跟。摩尼珠云久埋塵土中如何急切覓得。師云滿面羞慚。別云不要亂摸 云一斬一切斷。如何得此利劍。師云照顧汝頭。云等是水味有品爲第一泉。有品爲第二泉。作何剖分。師云飲者自生分別。別云一二且置水作何味 云黑夜中認賊爲子。認子爲賊作何判斷。師云各打三十棒。別云戳瞎己眼 云家親作祟。如何處置。師云家無二主。別云此事問不得家親 云的的主人翁如何得覿面一見。師云攔腮與汝掌。別云莫說夢 云堪輿家羅經。縱橫移動。針必指南。是誰作主。師云且向羅經後看。云家宅是諸人生身活計。見得甚麼便肯破家蕩宅。師云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別云破蕩是活計 云電光中艮驥。瞬息千里。如何得一往追上攬轡入手。師云好箇驢前馬後漢。別云騎驢更覓驢 云大慧云將八識一刀。憑甚麼安身立命。師云還我刀子來。云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是鏡體。是鏡光。師云打破鏡來好相見。別云早不是了也 云未開口已前。爲甚便棒便喝。師云爲汝不薦。別云老僧只恨手慢 云日升月沈。雷轟電掣山靜雲閒水流花開。莫非是者箇迸現。如何拈得向脚跟下要用便用。師云魚行水濁。蓮云迷頭認影 云修行人多怕去後黑漫漫地。不知現前黑漫漫地更苦。盡說生死事大。不知現前剎那死死生生。更切此際重關一擊。如何下手。師云好與三十棒。別云眞箇黑漫漫地 云高峯言大徹底人未脫生死。爲甚命根不斷。命根既未斷。叫做大徹底何事。師云汝喚甚作命根。別云莫錯會高峯語 云一句當天。八萬門永絕生死。者一句得恁有力。師云坐斷乾坤。是甚麼句○別云者箇不是人傳授底。你莫妄想 問已事未明。

乞師指示時值板響師云打板了喫粥去別云喫粥後向你道
問雲門餅趙州茶和尚者裏有麼師云一頓大拳
頭　問衆中操履好靜中操履好師曰分身兩處看
別云莫管他　問乞師指截徑處師云汝是甚處人云江
西師把住云江西到者裏多少路僧擬議師推出
問古人一言之下爲甚麼便曉得雲門兒孫師打云
你是甚麼人別云雲門是兒孫　僧禮拜師又打　問如何是
秘密藏師云八萬四千別云瞞人不得　問搬石挑沙明甚
麼邊事師云來日再去挑　行者問吞不進吐不出
時如何師云問取舌頭　比丘尼問如何是本地風
光師云嘗在汝面門出入別云淨地莫放屎　尼欣然禮拜師
云且放過汝　問如何是的的大意師云向前來僧
近前師便打僧云上根大器直下承當中下人來如
何師云老僧從來未嘗眼花僧無語師云你是最下
種也未得在　問曹洞宗有君臣偏正師云除却君
臣偏正致一問來云除君臣偏正教某更問甚麼師
云只你恁麼道是君是臣是偏是正僧擬議師喝出
問生死如何透師打一拳云向者裏透　問如何

是無生法師打云會麼云不會師云賴汝不會若會
老僧性命却在汝手裏縱不會和尚性命也在渠手裏　師作務次
僧參云某甲特來參叩和尚師拖土籃云爲我擡土
去云某甲只是閒師云去老僧沒工夫說閒話　問
古人道須參活句莫參死句如何是活句師云老僧
舌破爲你說不得去僧出復入曰和尚舌破用冬青
葉好師云汝爲甚著死句連棒趁出　問離却拄杖
子請師別道一句師掌云不是拳頭定是巴掌僧禮
拜師以脚趯云更有脚尖在　岳石帆居士參出自
撰禪門口訣請正指云訣即不問如何是禪待伊擬議便與裂碎　師接得即
置云閒言語士云和尚看看師閱數行至實字指問
云此字如何解說士擬議云却解說不出師云恁麼
則是虛言了士無語良久又云和尚者裏有甚麼人
護法師云貧道法也無護箇甚麼　問某甲生死不
明師云者飯袋子尊於十號者僧難當　僧擬開口師便打　又
僧出禮拜擬問師云適纔你問甚麼僧罔措師推倒
推倒則不無好手爭奈者僧爬起得快　居士問伎倆盡時如何師便
打打即不無爭奈伎倆盡何　士擬議師云伎倆盡了　問死人難

活時如何。師云你且去。僧擬議。師打云眞箇死漢　問學人到巳一月。不見堂頭時如何。師云者老漢甚處去也。僧擬議。師便打　問前念過去。後念未生。主人公在何處。師云立地死漢（別云。恰好）僧云不會。師云拖出死屍去（別云。多了箇不會）　問如何是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師云合取狗口（別云。墮也）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我不識你　僧求開示。師翹一足。僧云一口氣不來時作麼生。師彈足云但問取他　問如何是生死業。師云即汝是。如何是涅槃心。師云即汝是。僧禮拜起。師以拄杖指云去。僧喜躍而出　問疑情頓發。因甚麼命根不斷。師云只爲你疑情命根不斷。云斷後如何。師打云教你沒處藏身（蓮別云。一切不疑）　問人人有箇本具底影子。爲甚踏不著。師云看脚下。僧禮拜。師與一踏。云却是老僧踏得著（何曾踏著）　問有佛出世作何供養（打云。祇將者箇供養）　師云老僧不受。云請師方便。師打云與你一頓　問如何是淸淨法身。師云你會種田不。云不會。師云我者裏用你不著（別云。替我擔糞去）　興化黃伯初居士參。問弟子有條拄杖子。見佛殺佛。見祖殺祖。今日特來。呈似師。師云放下著。云弟子連自己都殺却了。師云將甚麼來。士無語。又問和尚入閩將甚麼來。師云祇有貧道　問某甲初出家。求和尚開示。師云出家來多少時。云去歲。師云逢人但恁麼說不得錯舉　黃司李問風淸月白時如何。師云大家在者裏。又問弟子轉機不圓。過在甚麼處。師云過在問人處。云不問人時如何。師云信口道將來　問和尚還有不爲人說底法麼。師云我曾向道甚麼來。僧無語。師云元來　錢相國入山。問如何是如來大意。師云居士今日從甚處來。云從人行過底路來。師云恁麼則不如來了。國無語（代云。瞞和尙不得）　問鐵牛呑却虛空時如何。師云老僧在甚麼處（別云。鐵牛在那裏）僧無語（復云。爲什麼不呑卻）　行者問如何是無上菩提道。師云俗人頭戴僧官帽。云畢竟有何方便。師云自家摸取好　僧自徑山來參。問如何是不動尊。師云此去徑山五百里。僧喜躍作禮而退　道者問如何是百草頭上祖師意。師拈拄杖云者是百草頭。打云如何是祖師意。者擬議。師喝退　問目前無一法時如何。師云背後著

眼

問如何是圓滿覺。師打云。你欠一著

問如何是新年最初行脚句。師云。去。云。如何是步步不錯句。師云。去

居士問。世間以何爲尊。師云。唯汝爲尊。（好麤麤）士禮拜。師云。忽然霹靂打汝。又作麼生。士無語（代云某甲果然不識痛痒）

問如何是急水行船。師云。山僧未做長年三老。僧無語。師打云。崖上看取（好箇崖上看取可惜水裏人不會）

問虛空破了將何補。師云。將你補（別云。莫將老僧補）

居士問。弟子有病。求和尚授記。師云。死。云。再請一語。師云。待汝活時向汝道

行者超智侍立次。師問。今日有新到麼。者云。無。師便打（何不掀倒禪牀也顯天童門下有師兒）

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棒喝交馳。合明何事。師便打。僧云。明知生是不生之法。因甚被生死所留（蓮云賺殺闍黎）師打云。還知麼。進云。便恁麼去時如何。師云。賺殺闍黎

居士問。者裏風境與嘉興風境如何。師云。處處白雲處處日（別云。者裏即不問。如何是嘉興速道）

問某甲出山去。忽有人問天童佛法聲未絕。師便打。僧禮拜。師復打。云。逢人不得錯舉。僧起云。祇者是。師云。孟八郎漢（大小天童龍頭蛇尾。打了趁出。猶較些子）

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以手攔胸推倒階下。云。是甚麼。僧罔措。師便打

問大衆一齊上來。未審和尚將何管待。師打云。只將者箇管待。云。恁麼則箇箇飽齁齁去也。師云。你自已分上作麼生。僧無語（圓代云。某甲不喫。蓮云。我與你一頓。息代云。某甲飽喫。蓮云。更與你一頓）師復打

問生死不明。乞師指示。師云。正好消息。僧禮拜。師詰云。你道好在甚麼處。僧無語。師便打

居士問。誦經持呪。還了得生死不。師云。了不得。士云。作麼生了得。師打云。向者裏薦得方可了得。士云。和尚還有生死不。師云。你若有時我也有。你若無時我也無

問如何是淸淨法身。師云。泥猪癩狗

問行住坐臥。如何是學人本身。師云。行住坐臥（別云。不是行住坐臥）

獅林問。和尚不會打福州鄉譚。來作麼。師云。換汝眼睛。東土人說話。西天人領略。是何曲調。師云。五音六律不相當。和尚拄杖拂子燒却了。將何示人。師云。正示人。和尚歸金粟。有幾人相伴。師云。盡大地人

新到參方擬人事。師云。已相見了也。速退速退。云。和尚因甚著忙。師高聲云。道甚麼。云。某甲博山來。師便打。僧云。打錯了。師云。汝動足時即錯了。在者裏覓甚麼盌

連棒打出 拈云勁足來時不打此時纔打豈不是和尚錯　僧參師問甚處來云杭州師云杭州有幾多官員在任幾多官員不在任代云有告示不許窺探　云不知師云你不從杭州來僧擬議師叱出　師問僧那裏來云蘇州來師云那裏人云金華人師云到蘇州作甚麼云一事也無師云恁麼則空去空回也云長遠如此師云長遠如此箇甚麼云不知師打云還知麼僧無語師云又道長遠如此　師採豆莢次有僧參師問那裏來云紹興來師云紹興還有豆莢也無云有師云既有來作甚麼云特來禮和尚師云喫茶去　求如居士呈偈云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盋盂無柄徒勞把捉大千沙界法王正覺若人會得是名絕學盋盂柄太多了　且云弟子有箇會處求和尚證明師未過手便云我已為汝證明了也云此是會處還有箇行處先不得後不得正與麼時恁麼得咦老鼠見猫兒動也動不得師云你者獃子云和尚家風已盡知原來祇是者些兒若云更有元和妙虛空空孔總成癡師云一發獃了士拂袖便出次夕復入室師云今日又作麼生士就師膝一捏師云你試道看云和尚還要第二杓惡水那師云你試潑看士轉身作女人拜便出　師一晚與五峯話次驀伸脚云你作麼生峯以脚趯之師笑云未在未在云和尚道看師倒臥峯云也只是困師云你又與麼去也峯乃禮拜　石車參師問那裏來云雲門來師云幾時起身車打一圓相師云不可亂做云千里同風今日特來親領痛棒師云既是千里同風又來作麼車即提起左脚師云者還不是車又提起右脚師云錯也云風吹別調中師休去　新到參方禮拜師乃蹋之僧擬開口師便打出　僧纔禮拜師以杖抵云去去云某甲話也未問師云設若問話堪作甚麼僧擬議師喝出　僧參自敘諸方相見機緣將畢師咳嗽一聲唾地云你道道看僧罔措師連棒打出　僧呈偈師接得即捲破顧僧云今日多少泥水匠云前三三與後三三師打云是多少僧竪拳師直打出　河南僧參喫茶次師問曾到少林麼僧云曾到師云堂頭和尚如何云提唱為主師云提唱箇甚麼僧無語師舉起茶盞云還提唱者箇麼云拈來無不是

師云錯認定盤星僧復無語　師問僧甚處來云天目來師云高峯祖師安麼僧無語代云謝和尚挂念　師云想必你不從天目來　餅匋僧參呈一圓相後書偈云餅匋燒得破砂盆不妨拈出衆人驚祖師一見攢眉哭後來那有者兒孫師目竟卽撦破顧僧云如何解交者僧無風起浪卻不知悟老在伊未擧已前垂手所以道句後出身有萬千句前出身無一箇　僧罔措師趁出　華山僧參師問華山道場做完也未云已畢師云旣畢又來做甚麼僧無語　僧參師問甚處來云河南師云臨濟大師道不在河南定在河北卽今在河南河北云在河南師云何不敎他同來僧無語代云若敎卽不來　師云掠虛漢出去　僧呈偈云未明心地印追究祖師關識破分明也前三三與後三三師云不前不後是多少僧擬議師打出　一僧入室云某甲有箇見處師云汝作麼見僧擬對師搖手云未見在僧云和尚道一句看師云待老僧別有箇見處卽向汝道僧罔措師叱出　僧參師問甚麼處來云揚州師云來作甚麼云生死不明來見和尚師曰他死了僧沈吟師以杖逐出復喚闍黎僧回首師

曰虛生浪死漢　僧參師問那裏來云博山來師云住多少年云三年師云喫多少飯僧無語蓮代與一拳　揚州僧同居士參師云古人道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且道是甚麼人士云古人蓮別與一拳　師云古人在甚麼處士云古人與今人同體師云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將甚麼作體士無語僧云此居士特來請問和尚無開口處師云你口向甚麼處開僧云向和尚脚跟下開師云向汝道甚麼僧亦無語　師問僧今日多少人擡樹僧云八十多師云多多少云八十一箇師曰那箇起頭那箇住僧無語　嘉興密印寺僧參師曰當初高峯和尚亦是密印寺裏出身僧云是師云卽今在甚麼處僧茫然師云且坐喫茶　天竺二僧參師問甚麼處來云海上來師曰海上觀音與天竺觀音如何云一樣蓮別但豎二指　師指僧曰與你一樣耶與者上座一樣耶二僧俱無語　二僧論大顚擯首座話一云令當行一云賊被狗咬爭之不已白師師云祇如賊被狗咬落在那箇分上一僧云首座分上師遂一齊擯出句後不會何況句前　示純一上人參禪正忌

襍毒入心貴乎純一所以道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須知參禪也是第二修元門也是第二成仙也是第二作佛也是第二生也是第二死也是第二總之凡起一念皆是第二苟眞實要會純一無襍但向一念未生前看行也看住也看坐也看臥也看一看看得行不知行住不知住坐不知坐臥不知臥不覺不知忽然覿面相逢始覺從前錯用心

示時功林居士

祖師西來不立文字直指而已惟至德山臨濟以棒喝直指最爲明白切要所謂棒打石人頭嚗嚗論實事今人不薦棒頭指處而以知痛癢者是爲心殊不知乃識神耳古人云學道之人不識眞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認作本來人所以貧道徵居士云祇如不痛不癢時如何居士如果要了生死透識神但看者一扇子落在甚麼處則自然知道者一扇初不曾打在痛上眞果似棒打石人頭便見臨濟大師道我被黃檗先師打六十棒如蒿枝拂著相似彼豈以知痛癢者爲然哉

示林道人

祖師西來唯直指單提令人返本還源而已欲究其旨但向不睹不聞之先直下覷透便見分曉如黑漆桶處於黑夜初無二色即無二見旣無二見則不見有男不見有女不見有纏縛有解脫不見有凡聖有淨穢亦不見有元有妙有覺不覺亦不見有道不道不見有空不空不見有眞不眞亦不見有苦樂昏慧火宅清涼所以貧道生平但有來者便當頭一棒俾伊漆桶生光卽無二見所謂直截根源佛所印耳

示靜虛禪人

眞欲超生脫死須辦鐵石心如枯木死灰聖念凡情俱無起滅於淨贏贏赤灑灑上洞然契證明見得徹諦信得及與從上佛祖握臂共行無有差忒更須一念萬年萬年一念純一無襍纔有纖豪起滅便是生死因緣無有超脫之期務使如鳥出籠無欲無依舉動施爲常在本分中眞踐實履無虛弃工夫趙州二十年不襍用心涌泉四十年尙自走作香林四十年方成一片信知從上古人皆自尋常日用中密密體驗始能臨末稍頭不怕甕中走鼈耳

復清都吏居士

居士越要蓋天蓋地自繇自在終不能得乃與隱隱陰魔對敵故有恁麼也不得不

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直須竪竪脊梁全身翻轉猛著精彩把世出世閒一口吞盡不用蓋天蓋地而自蓋天蓋地赤條條去也若胸次中一豪治不盡要了生死無有是處故曰豪釐繫念三途業因非虛語也　復子元劉居士來書一發願二程途三醒悟四工夫足見居士立志眞實骨器不凡聰明靈利異於常人然細玩之悟境未實現相非眞現相急須撥採悟境著實參期若不期悟發願枉發程途枉行工夫枉爲何也未悟時期悟爲工夫不悟不休爲程途不悟不休爲發願如悟則乘其悟力以茲利己以茲利人則工夫程途發願皆在其間不假別發願別程途別工夫耳且果悟則一一不著問人而自明矣　復紀常陳居士學道當先期悟以悟力充至頭頭無間則無味悟力而平時熟習自無地矣（要言不煩）復元怙張居士蓋與此事相應則世緣不待拋而自拋知見不待離而自離語言不待忘而自忘總之世出世間語言知見都來與道人分上無干涉者無他因與此事相應故也　復似孫江居士手論認得言

思路絕一著又云於古德言句有彼此乖迕不能無疑者總之未眞證得言思路絕故也若果證得則自然一心不生一心不生則妄情不起妄情不起則無現業流識無現業流識則曠劫習氣頓淨矣然則試問居士如何是言思路絕底一著切莫學恁麼說便當了也　復吳道婆五宗差別之語言亦無非明人人本分一著若離人人本分一著別有差別之智則隨名相展轉生差別之情識依舊無自繇分當知涅槃妙心是大海差別智是雨滴滴雖不同總歸大海自無差別所謂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是正宗正旨若有差別之智勝過涅槃者是爲魔說

紹興府雲門雪嶠圓信禪師鄞縣朱氏子年九歲聞僧誦水鳥樹林皆悉念佛念法念僧語遂知信向佛乘二十九棄家訪秦望頑山主頑舉昔有他心通僧住山有僧造訪心已預知遂躬往溪邊候迎且負渡之至中流問僧曰汝是甚處來僧答天竺心曰我聞有三天竺你從那一竺來速道速道僧無對心復負回擲於地曰且教汝岸上死（明明指出矣爭奈者僧不會）僧歸病

發遂死師聞舉疑情頓發徹夜參究次日拽杖入山見危石高聳棄而登奮躍上下高聲提曰從那一竺來速道速道復自誓曰悟不悟性命只在今日了狠提至日午忽然前後際斷如空中迸出日輪相似乃衝口說偈曰石貼背脊骨翻身脇肋骨子細看將來動也動不得復喝曰張三殺人李四償命次往天台擡頭見古雲門三字豁然大悟述偈曰一上天台雲更深脚跟踏斷草鞋繩比丘五百無蹤影若見他時打斷筋往參雲棲問如何得成佛作祖去家富小兒驕棲云問道於盲恰是師云道豈盲耶猶挂脣齒在棲云我盲也不得向一師打○相云昔時氣息爭解忘得總在者裏莫錯認棲指○相云盲蝦蟇窟裏果沒蛟龍師云見婦不須重下淚還他原是箇中人棲云不是箇中人相罵饒你接嘴相唾饒你潑水師云恰好棲云好好師禮拜呈偈云不解西方不學禪棲著語云低聲低聲偶來塵世却隨緣棲云解也學也三間茅屋傍溪住棲云溪深路滑兩扇竹窗斕月眠棲云春色滿園關不住碎盡衲衣那有結棲云爭似寸絲不挂養長頭髮欲成顛棲云成顛亦不惡自從會得吾師意棲云胡餅裏討汁白雪飄飄六月天棲云夏行冬令寒暑不正參龍

池一見便把住曰佛不見身知是佛且置如何是若實有知別無佛池曰有了你沒有我師拓開池云雪嶠不得老僧道師禮拜次年復參池池豎一指師云喚作甚麼別云得恁麼無意智池休去一日著草鞋入方丈池云你草鞋猶未脫也師云何處見我草鞋來別云特來方丈池微笑師呈偈云數載龍池三度登重重問話舌生冰草鞋分付虎狼去雙髻峯頭一箇僧順治丁亥八月十九日師示微疾次日封鐘板親書一紙示衆云小兒曹生死路上須逍遙皎月冰霜曉喫杯茶坐脫去了至二十六日酉時果索茶飲口唱雪花飛之句奄然坐逝壽七十八塔於雲門之右麓　上堂雲門宗旨絕商量函蓋乾坤不覆藏觸著項門便顛墮棒頭指出好兒郎僧問一口吸盡西江水時如何師曰露出野狐精僧擬議師便打　上堂亘古開先風景異此山何似紫袈裟無言童子分明說那箇男兒先到家喝云易復易難復難何人施大臂斬斷祖師關　上堂四十年來恁麼行斬開碧落血腥腥其中果有希奇事師子遊行不問程稽首燈王如來普願微

塵國土衆生同入般若波羅蜜門。且道作麼生入。學拂子云鑒　陞座。怒雷擊碎須彌。石化作大洋海底雪泥牛吼。木馬嘶。拔出波斯眼中。楔春晴桃李盡風流。在處絲楊黃鳥鄰。惟有住山人。打眠平生佛祖無交涉。無交涉。山花處處流鮮血。拍膝一下云。咦　顚愚師切菜次。師曰。作麼生切。愚云。刀刀到底。師曰。用許多氣力作麼。愚云。你作麼生。師曰。一刀到底（用許多氣力作麼）

黃端伯入山。久聞雪嶠。及至到來。不見一點師。曰日頭大。黃云雪溶後如何。師曰春水滿溪流。黃云大師曾見甚麼人來。師點胸曰。雪老黃禮拜　黃問旣是出家人。何不剃髮。師云與居士一般。黃云要做官那。師作扶翅勢。黃大笑。師曰。當時龐公也甚利害。黃云當面蹉過。師目視之。黃云咦　程季淸問一庭月色如何收拾得起。師曰且待明早看（別云滿盛黑漆桶）

程問心字中作麼生加者一撇。師曰。漏（別云越途越黑）

僧問。有殺人刀活人劍。便請用。師曰。不是時。（別云劍去久矣）僧云借看得麼。師曰鈍。僧云有石頭在。師擊拂子三下。僧禮拜（錯認定盤星）　僧問常言生死事大無常迅速。還是幻身受法身受。若幻身受。幻身無體。何可受（恁麼即不消問得也）　若法身受。法身同虛空。（是伊虛空不解恁麼問）　畢竟生死在何處。（迷悶可憐）　師曰。汝今年多少。僧云。三十九歲。師云。汝三十九歲前在何處。僧無語。師曰。者箇便是生死。僧云。要見在何處迷起。師擧茶曰。者箇喚作甚麼。僧曰。茶杯。師曰。向者裏迷起（鈍置可憐）　駱沆瀣問某心緒常亂。作麼生。師曰。正亂時是看甚麼物。駱云是主人公。師曰。若說是主人公。轉轉亂起來也　師與蔡五岳過放生池。師曰許多魚何不放些去。蔡曰我者裏飛去底。（別云在水裏）　師以扇打云。還在者裏（我若見伊問便將雪老推入池中）　陸文虎請齋。師曰。風雲際會時如何。陸云原是箇文虎。師曰。只道得八成。陸曰。風雲際會時如何。師曰。虎生角也　道開問。近今佛法如何。師云。拄杖長一丈　開問淸淨雪山還有狗子也無。師曰。不消得。開曰背後底聻。師曰兩箇。開擬議。師便打。開把住拄杖。師曰侍者點茶來。開放手。師曰。多少伎倆。一杯茶冰消瓦解（兩箇漢一場懡㦬）　師捫蝨次。聞谷師向背後拍肩一下云。和尙慈悲些。（聞谷被眼瞞了也）　師曰。箇箇見

血（聞谷血滴滴也雪老慈悲故有落草之談）　聞谷問大悲千手眼那一隻是正眼師曰露天石白子曰意旨如何師曰瞎　唐祈遠問破屋將倒時主人如何料理師豎手曰撐唐云古人省力處便是得力處兩手撐時莫費力麼師曰屋倒也　唐問寃家忽到時作何相待師曰裏頭底人濟唐禮拜師曰諸佛諸祖便認得者箇人喚作大事已畢唐云學人亦覺裏頭有人緣何常似隔一壁（是你築一壁）　師曰不是者箇人　俞彥直問祖祖相傳傳箇甚麼師豎一指俞云人人有者箇何必要傳師云你只認得指頭　師坐次蔡五岳指旁僧云者邱荒田怎麼好師曰直待春到蔡云春到來時如何師曰犁耙一齊出　僧問急水灘頭下一篙時如何師曰你還打濕脚也未僧無語（不但濕脚沒頭浸殺）　師喝出郭黎眉問如何是無地地主人師曰不居陰界（別云老僧不識伊）　郭云菩薩向地獄觀化一巡誰是同伴師曰眼中無珠脚下無指（別云問老僧）黎眉　郭云盡三界是箇圜扉誰人出得師曰向三界外問將來（別云隨喜那）居士　郭將白紙作一○相問云是甚麼師曰起動居士（別云莫要）

老僧下語麼　僧問路逢獅子時如何師震威一喝（別作怕勢）僧罔措（不會咬人狗不如）　師直打出　師一日問侍者曰一切說得出到此為甚麼說不出者云嗄師曰不關口事　僧問雲生月際時如何師曰甚麼時節進云樹凋葉落時如何師曰鳥不宿　僧問如何是休糧方師曰兩粥一飯（別云休糧圖箇甚麼）曰此理如何師曰不曾嚼著一粒米云若然一切人皆相似也師曰不墮諸數　僧云望大師慈悲佛法布施些師曰窮云大師用不盡底師曰慳僧無語師拈布毛吹之僧云者箇是鳥窠底師曰鈍根奴明明示汝又道是鳥窠底（別云向你道窮你不信）　僧問如何是雲門餅師曰官巷口曰如何是趙州茶師曰不濕嘴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六月火燒山曰意旨如何師曰好下蘿蔔　僧參次師將拂子擊案一下曰者一擊五家宗是那一家僧擬答師喝曰一擊三千里果然人不知　師曰既是陳尊宿為甚身子只得半截衆下語不契（代云那半截在學人手裏待雪老再問劈面便掌）　師云前人置得又云埋沒他不得（別云我也弄不出又云莫錯怪老僧）　僧問四大分離時向甚麼處去師

曰棺材裏去別云酒缸裏去 云意旨如何師曰埋在泥裏別云葫蘆架上懸 僧禮拜師喝出 僧問如何是第一元師曰赤土畫簸箕是甚祖師意云如何是第二元師曰蝦蟇吞大蟲頭動尾巴顚云如何是第三元師曰悔殺當年句鮎魚上竹竿云如何是第一要師曰乞我一文錢十字街頭討云如何是第二要師曰五更侵早起終歲茫茫了云如何是第三要師曰月落不成眠書聲秋閣曉代僧云學人肚裏湊不出者些言句時如何答云你只消道箇猫 何芝岳方坦菴方孩未參次師曰昔日僧問雲門如何是一切智通無障礙門云掃地潑水相公來今日靜明者裏也不掃地也不潑水相公來也請下一轉語下官難消 何云荒田不揀草瞎漢 師大笑何云者一笑是賞是罰轉見敗闕 師復笑何罔措若我在彼要教渠哭 僧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師曰正好著力別云誰教你來問

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參僧云作麼生參師曰如何是本來面目 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你做幾年工夫了僧云四五年師曰再做四五年始得別云在何處 僧問無夢無想主人翁在甚麼處看你夢想 師云在無夢無想處僧喝師曰可惜許 師問僧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麼僧無語代與一掌 師曰應接不下別云好鈍置你 僧問如何是不涉廉纖一句師曰不答僧云敗了也師曰沒人領會 僧進方丈云會得者箇便禮拜師曰者箇是甚麼僧無語代云原來不會 師直打出方丈 葉開生問覿面相逢如何指示代與一掌 師曰你姓甚麼葉云與大師同姓師曰你道老僧姓甚麼葉擬議代云和尚年尊忘前失後 師喝出 祁德公頌佛號師曰念佛作麼祁云成佛師云有一人不念佛亦成佛祁云念佛亦成佛 別云莫是和尚麼待伊云老僧不是者箇人却向伊云念佛亦成佛 師曰佛之一字吾不喜聞兩箇沒鼻孔漢互相鈍置 祁季超指亭前樹問者樹幾時成佛師曰成佛久矣別云待季超成時即成 祁云爲甚纔長出來師曰異見衆生 侍者問一僧還做工夫不師代曰早起三碗粥日中兩碗飯者云恁麼則不必做工夫了師曰飯裏有砂者云或遇無齒人又如何師曰天然別云牙根猶硬在 師在堦下曝背見徹崖至忽作跪勢曰意旨如何崖云揑怪不少師驟步歸方丈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

水長船高(別云曲灣灣兩隻角)云見後如何。師曰泥多佛大(別云也只是箇牛頭)　侍者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方塔。云如何是向下事。師曰塔影。者云水乾塔倒又如何。師曰一堆磚　圍爐次。侍者指火云還彫琢得麼。師云灰(別云添炭)　者云忽然回燄時如何。師曰火(別云烹茶喫)　師問侍者。如何是人。者曰不逢(不愧雪翁侍者)　師曰不逢時如何。者云落日照青山。師曰一場懡㦬　師至佛殿指阿難云。者一位爲甚麼合掌。者云見尊者來(別云也知和尚爲人心切)　師曰施者難消(別云老僧罪過)　僧問天童和尚。師曰雖是弟兄向來往來。僧曰既是弟兄爲甚麼不往來。師曰骨肉疎冷　侍者問燈盡油乾時如何。師曰昧不得(別云睡覺好)　師問僧你參甚麼話頭。僧云一歸何處。師曰一歸何處。僧無語(代云老漢耳背那)　師曰一歸不須歸。其法故不立(不須歸早立了也)　師問僧見甚麼人來。僧云不會見人。師曰當面妄語　師入堂問維摩默然意旨如何。衆無語(代云如法問來)　師曰樹高千尺。葉落歸根(未是歸根在)　示禪人　志同孤鶴遠。鉢響亂雲流。夜宿石橋下。曉行黃葉秋。古人云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拄杖。若

向者裏會得百城煙水。一場逗漏。伸脚打眠。度人已畢。思之　示禪人　此事不必向外尋討。但辦一箇乾淨肚皮。無事不辦。做工夫人。盡是說工夫者。他會做工夫人。默默十二時中只有一箇不了底心肝橫於胸次。更無第二物也。古人云那箇拖你死屍來。但向者裏看。不須持呪念經。求人不如求己。誠哉是言也。者箇事要眞眞實實。念玆在玆。虛言浪語一些來不得　示張服卿　雲生黑暗。定知有雨。人生在世。豈不知末後有一堆黃土。青茅冷冷。春秋不管。寒影疎疎。而今人只是一箇膽大。撲自己一段靈明佛性丟向腦後。終日只是受用五欲貪瞋癡。外別無所知。因果輪回亦不肯信。皮頑竟有一丈。思之　答金太史　已分中事。只在舉足掉臂間。無勞遠覓。若將道理語言湊泊他。轉疎轉遠矣。何以故。他無滋味。無道理。寂泊無爲。道理加之。如何使得。西來大師教外別傳者。正爲此方人泥於道理文字。弄得嘴頭水漉漉地。不得見性。勞他得得過來。掃除葛藤。有直指人心見性之一宗也。今時士大夫做工夫不得力。偏喜解說。不知

一切解說他不著何以故他無自性無知解非佛非衆生你作麼生解直饒文殊普賢快口利辭與麼與麼不與麼不與麼那事毫沒交涉若有所得心欲證西來大意十萬八千未是遠在畢竟如何須要辦箇冰冷心腸和前所知所覺道理非道理乃至世諦習氣一齊掃却掃不去捹命掃忽然掃破釋迦眞相諸代祖師鼻孔一時穿却豈不快哉古人云但辦肯心決不相賺　示聞孝廉禪宗如黃金布地在在處處皆作金色拾得一塊生生受用不盡雖然且未要歡喜更向深山窮谷裏一二十年灰頭土面忍饑呑餓撞著咬猪狗手脚爛槌一頓方成金器不然喚作無用物　又示一重一重造業如蜣螂推糞丸相似長日在裏許推直待推殺在裏許方休他也不怕死在糞堆裏心心只恨推不出饒他推得出只是箇臭糞丸古往今來推殺萬萬千千恒河沙蜣螂蟲也倘有一箇囫地望空飛去（倘有伶俐學人問飛向甚處去心圓即對他言你向甚處來還向甚處去）永不回頭我說閻羅王亦怕是蟲　與管乾三居士十二時中念念在天台教上作活計想汝智者再來也肯承當麼若不如是且依本分向是名眞精進眞法供養如來處看不然天台教無根無本飲人殘液不是丈夫老漢長日在大歇石上斫額望汝看你鑽故紙直鑽到彌勒下生只是箇管乾三呵呵　答李夢白冢宰近今末法衰替要箇眞參實悟底人萬中無一此事大不容易達磨大師云行解相應是名曰祖而今人總之不論意識卜度生死結根總得十分相似皮毛而已便向人前亂做宗門掃地矣或竪指或喝或打○相或拂袖便行或作女人拜此等滅胡種類皆魔子也可悲可痛杜撰長老稻蔴竹葦然朽到開先原非本意自念福薄德淺（蒙叟云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德不並曹溪緣不偕馬祖毋寧藏拙有志者勉之）言語不重何能似古人匡宗行道（丈夫自量語非欺人也）只可深埋山谷茅屋石鑱挨一日是一日有何道可悟衆生可度哉　示宋居士人命無常莫作久計古云六道中人最靈你若不明本命元辰靈從何來不過多集五欲貪瞋癡耳肯向喉嚨下割得一刀方許你稱靈稱聖居六道中爲師爲範要來要去如脫臭衫不然總被他拘管無

自由分要學佛法還須眞參實悟十二時中提箇話頭看來看去日久歲深自然桶底脫落腦門豁開

常州府磬山天隱圓修禪師本郡宜興閔氏子依龍池剃染參父母未生前話一日讀楞嚴至佛叱阿難此非汝心處有省但於乾峯一路涅槃門話有疑後聞驢鳴豁然大悟一日入室問歷歷孤明時如何池曰待你到者田地與你道師便喝池曰汝還起緣心麼師拂袖便出久之受印可池遷化師縛茆磬山後住報恩　示衆山僧住箇破院子不能為汝等提持佛法賴土木瓦石為諸人轉大法輪發大機用諸人切不得當面蹉過若蹉過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　一日驀地入堂一喝衆駭然無語（見怪不怪其怪自壞）師四顧而出次晚乃召衆曰（兩重公案）山僧昨晚為汝等立在萬仞崖頭命如懸絲（好人不肯做要去屎裏臥）今晚為汝等用老婆禪亦命如懸絲（自作自受）復喝一喝曰且道今日者一喝與昨日一喝是同是別（轉見不堪）會得者出衆道看（溺鬼水底招人）一僧出（覓有不要命底大奇）纔禮拜師拈棒劈脊便打（如潑水救火只恨手脚慢）僧起師曰速道速道（猶要作死馬醫在）

僧擬議師復打　一居士家壁上貼戒殺二字下竪刀杖有僧問士云既戒殺何故又畜殺生之具士云此非殺生之具殺人之具也其僧不肯士乞師代一轉語師云喚作殺生之具入地獄如箭射士喜躍稽首　僧問生死不明乞師開示師云我也不明云願和尚慈悲師云你將生死來我為你開示云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豈非生死師云又道不明僧禮拜

慧生居士問如何是格物師拈香爐云會麼士云不會師云昔日張無垢問大慧云如何是格物慧云汝但知格物而不知物格無垢便悟去士云如何是物格師云若無物格爭知格物　僧琇石參禮起打一〇相師云者瞎漢石便喝師亦喝石云恁麼則石磬音嘹喨聾人耳更鬧師云看脚下石又喝師拈棒石便禮拜　僧問元沙道用處不換機如何是用處不換機師舉茶甌云者箇只好喫茶　僧問山河大地盡世界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如何師云汝轉山河大地作自己則易轉自己作大地山河則難僧云山河大地盡是自己何處更著自己師擊案云我

裏你却不痛我打你却痛你作麼生會僧無語
師云參　箬菴問疑情不起時如何師云汝見甚麼
道理進云言一物卽不似師云又疑箇甚麼進云古
人道似鏡長明喚甚麼作鏡師云眞常流注進云者
是學人疑情邊事師云你還見鏡中有物麼進云鏡
中旣無物爲甚麼打破鏡師云爲無一物進云打破
鏡來時如何師云處處無蹤跡進云古人爲甚麼又
拈椎竪拂師云處處無蹤跡菴便禮拜　僧問古人
道旣是師子兒爲甚麼被文殊騎師云理能伏人
僧結破地獄印呈師問云舌印心三處俱用紅色嚨
哩字如何一處放光乞和尙說破師云放下印子與
汝道僧放開手云如何得破師云破了也　僧參問
喚作一物卽觸不喚作一物卽背時如何師云汝喚
甚麼作物僧云目前法法師云觸僧不進語師云會
麼僧云不會師云背僧無語師云喫茶去　僧參問
踏破千峯來請師指示師云旣踏破千峯你向那裏
下脚僧云今日親到磬山師云磬山是山不是山僧
云踏破了也師震聲一喝僧禮拜　通琇問古人十

智同眞請師曲垂方便師云老僧今日勞倦云乞師
不吝師云試問看云千形探禶萬象森羅作麼生同
一質師云不用巧安排云會權歸實而五千退席拈
花別傳而百萬遲疑作麼生同大事師云迷悟同源
云此坐彼立之不一太孤太奢之各殊作麼生總同
參師云高低普應云人心之不同猶如人面作麼生
同眞志師云曲不藏直云南人惡熱北人畏寒作麼
生同偏普師云寒時寒殺你熱時熱殺你云黃菊經
霜綻紅葉趁風飄作麼生同具足師云枯者從他枯
茂者從他茂云一家懽喜一家憂作麼生同得失師
云出得得失來與你道云揖讓而鳥獸咸若征誅而
血流漂杵作麼生同生殺師云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云百舌千聲殊唇異口作麼生同音吼師云未開口
時其聲如雷云各家門各家戶作麼生同得入師云
知出便知入云十智巳蒙師指示汾陽當時說到者
裏舌頭拖著地和尙還肯道與甚麼人同得入師云
東村王大姐云與阿誰同音吼師便喝云作麼生是
同生殺師云好與三十棒云甚麼物同得失師云拄

杖子今日𨁝跳云阿那箇同具足師云石敢當云是
甚麼同徧普師云夜半正明云何人同眞志師云波
斯嚼鐵云孰能總同參師云山河大地云那箇同大
事師云孟八郞漢云何物同一質師云脚下草鞋云
恁麼則澄潭不礙蛟龍舞笑殺看椿搖櫓人師云一
輪明月照萬影碧潭空琇云箇中能有幾人知便禮
拜　僧問四大分張眼光落地在何處安身立命師
云你卽今在甚麼處安身立命云十二時中如何用
心師云無心可用僧復擬語師連打兩掌　淸辨問
一塵不立時如何師云直須打破云若打破又是塵
耶師云一翳在目淸禮拜師示偈云一塵不立箇窠
臼到得心空空亦空二十空門空不住大千沙界絕
羅籠　嚴轅轢居士參師云久聞居士篤信此事士
云和尙喚甚麼作此事師劈面一拂士云久嚮和尙
有此機要師云你還要第二杓惡水那士禮拜少頃
又入室師云今時人亂做者多若論此事須當究已
已事既明然後造差別智士云恁麼說話弟子疑和
尙也師云只恐你不疑　僧參云學人拾得一雙破
草鞋未曾呈似人今日特來見和尙師云將來看云
從來不假借師云難道云莫怪學人慳吝便禮拜師
云露醜了也　僧問忽然打破砂鍋露出家常茶飯
時如何師云吞又吞不得吐又吐不得僧擬議師云
著　崇正乙亥示寂壽六十一臘三十七

湖州府淨名抱朴大蓮禪師臨安駱氏子年十五投
靑山妙嚴祝髮受具雲棲久遊講席一日自念教相
旨趣雖有理會處生死岸頭全用不著遂入徑山坐
禪三七日中廓然洞徹述偈曰自幼失親娘徧覓於
他鄕驀然一相見更不再思量解制往參龍池池問
何方人師曰古杭雲棲弟子池曰雲棲說何法師云
雲棲不說法池曰老僧者裏也不說法師云某甲自
遠瞻風何不說法池曰老僧牙齒疎缺了師曰道不
在牙齒上池云不是者箇時節了師云道無古今池
云者樣上座明白了師云不知還許明白否池云已
道過了師云親切處乞一言池但據坐而已師喚侍
者點茶來池曰上座不妨伶俐師曰某甲患聾池休
去次早進方丈問訊池曰昨日上座道還許明白否

許明卽是妄想不許又是無記上座作麽生（今日却該喚侍者點茶來）師云和尙問他作麽池又云恁麽也不是不恁麽也不是恁麽不恁麽總不是然後要者等者等師拂袖便出一日辭去池曰老僧猶有語言未盡在師曰和尙言雖未盡其意某甲已知池曰且道老僧意作麽生（何不出去）師便喝（者裏還著得喝麽）池曰再喝喝看師轉身便出池以源流拂子付之　住後僧問佛是何義師曰覺義曰佛還迷否師曰迷曰既覺云何復迷師曰不迷又問作麽曰也須問過師拈棒打出　問如何是蔴三斤師曰斤兩分明

蘇州府車溪無幻古湛性冲禪師秀水張氏子初見無趣遂有所契趣一日舉徑山元要頌云徹骨徹髓道一句三元三要絕遮護此二句中山僧欲取一句爲法你道取那一句好師曰和尙適纔問那一句趣瞋目叱曰得恁無記性師曰祇爲和尙徹骨徹髓趣曰不然爲汝一人卽得爭奈大衆何師曰取卽不辭孤負先聖喪我後人　示衆大道無向背至理絕言詮迥出三乘高超十地萬法不到處特地光輝生佛未分時靈源獨耀不落見聞不隨聲色直下無一絲毫頭徧界全彰奇特事直饒棒頭取證喝下承當猶是曲爲今時更或光境俱忘契心平等究竟亦非的旨所以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到者裏絕行絕解絕照絕用絕理絕事若倚天長劍凜凜神威如鐵牛之機羅籠不住今日明眼人前不敢囊藏被蓋八字打開去也拈拂子曰諸上座還委悉麽耀古騰今只者是大千沙界一閒身　示衆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笑殺老龐公至今猶瞌睡會祖見人面壁不解寒温秘魔到便擎叉全無禮義南山鼈鼻不若死鰌西院鑷刀渾如鈍鋸且道大悲如何爲人輪王總未拋三寸徧界先聞刀斧聲　示衆艮久云世界如許開潤爲甚麽在老僧手裏便歸方丈　示衆古德有休去歇去底特地一場愁有一念萬年底死骷髏上無活蛆還有鬧市裏虎麽（南山起雲北山下雨東壁打敎西壁穿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一僧遽出師便出去其僧隨後云和尙道甚麽師曰老鴉入布袋　一座主到師云古德道窮諸元辨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

似一滴投於巨壑若恁麼不如歇去好上座還歇得也未主便喝師便打云客亭尙遠　二僧到師問曰却是作家禪客麼一僧曰和尙問甚麼師曰且過者裏來僧擬對師便打僧無語師曰龍頭蛇尾漢復指第二僧僧曰某甲道過了也師作拈棒勢僧擬出師喝曰同坑無異土　僧到師問大德何處來僧曰廬山師曰古人道不向廬山尋落處象王鼻孔漫撩天如何是廬山落處僧曰舉卽不難旁觀者哂（別云指出不難恐成培塿）師曰不然你且舉看僧云和尙尊重萬福師曰我還疑著汝僧云不消師休去　師燒火次僧到問曰如何是自性天眞佛師曰與我搬取一束柴僧搬柴了又問師曰者奴子好惡也不知便打

紹興府顯聖三宜明盂禪師錢塘丁氏子生而有異八歲與羣兒戲嬉歌梵唄十四斷葷喜習定有禪者叱其非令看高峯主人公話忽一日觸麗公語成偈曰鐵牛解吼木人善走心境如何打箇觔斗年二十三投眞宗印薙染喜博聞印嘗挫抑之一夕經行憶婆子轉藏因緣觸香桌有省舉似印印曰汝悟道耶師曰道卽不悟捉敗趙州印曰甚處見趙州師乃敍所得印曰如何是那牛藏師曰此是透法身事印遽劈面一掌師退次參雲門入堂約不語戒正提撕忽門入堂高聲曰放下著師不覺掀眉一笑門問懷州牛喫禾爲甚麼益州馬腹脹師曰問取露柱門曰祇如樹倒藤枯畢竟句歸何處師曰長江翻白浪門曰如何是一口道不盡的句師曰小月落孤峯門曰尙疑你在師遂成偈曰石傘峯前玉一溪逢源那說動舟迷落花無限春山暮得路還家聽鳥啼門揶揄之師拂袖出一日入室門曰狗子佛性無意作麼生師應聲頌曰佛性無佛性無秤錘落井却能浮曾經捉敗趙州後拍手終朝唱鷓鴣門可之遂囑累焉冬從天童悟圓聚踏門便喝童默然師曰佇思停機鬼家活計卽出旁僧曰蹉過了也師掌曰陣後興兵聞雲門訃歸哭影堂衆請小參舉石霜徧界不曾藏因緣畢曰大衆不曾藏東風搖曳柳絲長紅肥綠瘦紛紛蛺蝶度危墻燕子雙雙繞畫梁作彈琵琶勢曰謾剔銀釭夜深獨自理宮商復喝一喝下座　上堂無縫

塔搕覆官家喫油糍蘸𡂢土地三世諸佛有智而沈
下僚白牯狸奴無德而居上位直賤非賤直貴非貴
總不若露柱燈籠善於和會卓拄杖曰此是無諍三
昧　上堂點得無油燈豁開頂門竅走入鬧市叢中
左右逢源得妙如何寒山子忘却來時道阮藉猖狂
孫登長嘯　上堂大衆世尊拈花後還有人舉著箇
事麼良久曰要識來年米價問取東村王大　上堂
好休休去不休休白首登科戀黑裘黃菊謾誇霜後
色白雲紅樹滿荒坵舍利弗沒來由劍去徒勞更刻
舟果然世系金輪子豈肯要功萬戶侯　問如何透
法身底句師曰青荷葉上要孩兒　問萬法歸一一
歸何處師曰我清早割荣晚上擡水那裏有閒氣力
與你們纏僧無語師曰菩提薩婆訶　普請次師擎
起數珠翹一足云向者裏道得一語免汝等出坡一
坡去　僧問和尚還許商量麼師竪拳云商量看僧
僧云放下著師云甚麼所在又僧竪拳師云亂道出
擬議師打出僧復入云看破了也師云那裏是看破
處僧亦竪拳師云拄杖爲題試一頌看僧擬議師云

弄虛頭漢亦打　一僧入室云求和尚解制師曰金
鐵入眼事如何僧無語師打出　僧問聖僧前著一
分是何宗旨師云此話那裏來底僧云貼在穿堂裏
師便掌云是者宗旨　居士問吾道一以貫之且道
一從何來師即席拈豆示云東關糴來二兩九錢一
石士罔措師云我不負汝別云鷂子過新羅　僧問念佛是
誰師云城東南進云和尚將第二門頭示學人看師
云瞎漢僧禮拜　垂問云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
篦則背速道速道僧云老漢伎倆不忘師云草賊大
敗僧云勘破了也　垂問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
得道將一句來僧云和尚未入室已前早已三十棒
了也師云者棒教誰喫僧云不得連累學人師云蒼
天蒼天　問僧云懷州牛喫禾爲甚麼益州馬腹脹
僧云香爐兩箇耳師云未在更道僧擬進語師云者
箇所在許你打妄想那便趁出　問僧云你做甚麼
功夫僧云參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你爲甚麼進厨
下去偷蘿蔔喫僧罔措師一喝　僧問某甲參萬法
歸一不明求和尚開示師顧侍者云者箇袖口你與

我纔纔僧罔措師便喝　一僧禮拜起師云錯僧一喝師以杖作呈勢云此令合上座行僧以坐具打圓相師搊住云何不道將一句來僧云恐成狼藉師連打云一箇紙老虎　僧問某甲一向參底是死句不得活句如何是活句師云我右邊耳聾你過左邊來僧過左邊立擬問師便起身云你嘔死人　一僧纔入師轉身背立僧亦背立師直趁出　問僧云盡大地是黃金為甚麼東鄰西舍一貧如洗僧呈坐具師便打　問僧云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同體為甚麼皐亭山與南亭峯各各不相知彼彼不相見僧擬議師便打　僧禮拜起師以鞋覆棹上云是何意旨僧一喝師云是何意旨你便喝直棒出　問僧云一人在昭化寺一人在宗會庵不得道相見了也試道看僧云人天善知識作者箇去就師云問你相見證甚麼去就僧禮拜師便打　儀侍者云某甲看忘却用心時是箇甚麼兩年無所契入乞師指示師云堂裏開靜也未侍云未師展兩手云忘却用心時　師問云除却抽釘拔楔外還有甚麼事也無衆下語皆不契宣侍者云蒼天中更添冤苦師喚宣侍者至云是你下底語麼侍云是師拈竹篦云錯下轉語該打三十侍云蒼天蒼天師打一竹篦云蒼天中更添冤苦復代云枷上更著杻　師入堂一僧云昨日有箇僧到方丈裏未開口和尚便打還是賞伊罰伊師豎拳云會麼僧擬議師便打云雲門者裏賞罰分明　問僧云道箇如如早已變了如何免得無過僧云動即不動師伸手云我與你打箇拳僧擬議師便打　師恥禪者空腹高心不明一經故時及講演應機接物有古雲門風即動止諧謔一皆密義康熙乙巳十月十一辭世壽六十七臘四十五塔全身於顯聖前山之陰

杭州府寶壽石雨明方禪師別號斷拂嘉興武塘陳氏子慧業生知靈根夙種年二十二偶遊雙塔寺觸昔緣遂辭親棄室出家一日課佛號次忽擲槌曰不惟西方東方亦可生矣獨於南泉三不是語礙膺如塊往參雲門呈所得門無他示但以俚言熱罵之而向所礙膺忽消落嗣閱楞嚴至我眞文殊無是文殊

若有是者則二文殊不覺身心世界打成一片然洽地拶著未免呑吐不下復走見門門示以本色鉗鎚不少假借次參博山憨山納戒辭門住山饑寒毗佛洞風雨西方庵者久之心灰智泯如大死人却恨死了活不得復下西峯再參雲門一日門上堂曰放下著師乃豁然通身慶快呈偈曰平空一擲絕躊躇轉眼風波徹太虛會得竿頭舒卷意放生原是釣來魚門閱畢佯爲叱之經行次聞僧擧大慧語禮侍者淨剝荔枝話忽軒渠一笑首座搊住曰道道師曰恰直某甲持不語戒座異之時有僧問話而身甚抖戰門曰問話且置把者抖戰底去了著師出衆曰和尙何得以貌取人示同腐塊學戴頭巾門擬答師却作抖戰勢突出獅兒萬人辟易門曰賊師曰賊賊自是機鋒人莫敢犯一日入室門問如何是一口道不盡底句師曰晨昏禮拜和尙也是尋常事別云待老漢瞥地了再說門曰趙州道無意作麼生師曰和尙喜著棋某甲粗知別云合取屎孔門曰他道有又作麼生但掩鼻而出師矢口頌曰家家有幅遮羞布何不遮卻放下便能當雨露何不放下獨怪當年老趙州兩重公案擲

却頭巾頂却褌更賣弄在門大喜付以斷拂一枝頭頂破褌手拏斷拂有甚體面故自號斷拂 上堂四十九年三百餘會決定不是第一義摩竭掩室毗耶默然決定不是第一義九載面壁千七百則決定不是第一義畢竟如何是第一義良久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上堂夜半金烏突出難辨日中玉兎覿面猶迷齊彭殤一死生儒宗之妙唱卽生滅非生滅釋氏之元提露柱懷胎牸牛生子且道是妙唱是元提咄無將送客風翻爲留客雨不因送客處爭憶別家時 上堂智人一言快馬一鞭便恁會去猶涉廉纖蓦拈拄杖曰看看松篁橋水逆流也你輩要點鐵成金轉凡爲聖喝一喝曰消得龍王多少風 上堂在日用中錯過穿衣喫飯向筵席上去覓酸棗甜梨貪覩天上月矢却手中橈深爲可惘大衆且喚甚麼作手中橈擬人面前不得說夢 上堂寶壽山高突兀中有人不相識中有境取不得欲擬心身命失奇花幽木不知年古塔新開舊石田此日爲君重說破寶龍橋下水連天喝一喝 小參識得破意不過不知把住要津卽是私通一路隨爾顚

倒以緇爲素帶累三世諸佛也要在草裏坐（不在草裏何處有三世諸佛耶）驀豎拂子曰者是草還有出得三世諸佛者麼（看他說夢）良久擲下拂子曰令人長憶李將軍萬里天邊飛一鶚（直饒金翅鳥王來也是籬邊啅野雀）　象田上堂耆片田地人人都有只是不會料理致使荒却所以勞他上古象爲之耕鳥爲之耘梵鄉禪師爲之灌蔭念首座爲之扶耒靈禪者爲之總耕今日衆中若有能向前承貫善於料理者驀拈拄杖曰山僧有全紙契書兩手分付有麼有麼（腦後見腮莫與往來）良久衆無語乃度拄杖與侍者曰且收著　問那吒析骨還父折肉還母未審將何說法師曰冬不寒臘後看　問凡有言句盡屬染汙如何得不染汙師曰巡人犯夜　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畢竟是箇甚麼師曰老鼠呑大象（別云不是老僧答你者話不得）　問馬祖道藏頭白海頭黑是何意旨師曰惺惺自古惜惺惺（別云老僧無變）　問一悟永悟因甚却有大法未明師曰無米熟熬油　問併却咽喉唇吻請師答話師曰此問不答曰爲甚不答師曰恐犯咽喉唇吻　問此土無佛向那裏描畫師曰賊身已露

問佛祖談不及處請和尚下一轉語師曰沒有者閑工夫曰和尚舌頭長也師曰你那裏見得曰學人把臂共高歌師曰且緩緩（兩箇草裏漢徒屈師師屈徒）　石車乘同師坐次黃元公問兩石相磕時如何師曰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別云磕不著）

南昌府棄曇茂居士參雲門有省値淟杖人說法上藍士過訪覺問雲門得力句還記得麼士曰當時恨不啣嚼覺云如今又作麼生士曰却放過和尚一著覺曰咦

開府大成余集生居士桐城人參博山覲法堂聯坐斷十方猶點額密移一步看飛龍之句有省　雪關闇問閉門作活爲何事公曰出賣褦襶鑽曰補綴張風成何用公曰添箇黑撈波曰八卦正位如何排公曰切忌當頭（別云盡前領取）曰路逢猛虎如何避公曰一任跨跳（別云爽盡殘生也不知）曰一條直路如何入公曰巍巍堂堂（別云縮轉去）曰斜街曲巷如何通公曰婆婆和和（別云驀直去）曰中心樹子如何斫公曰亞父空勞樽俎計曰關津把斷如何過公曰蘇卿原是漢朝臣曰如何是透

項底人公曰脚跟點地曰如何是透底底人公曰鼻孔撩天卻把住問伊如何是未開口前明白底八便與一掌推出　斷拂老人住雪峯時公問當年眞覺大師所遺三箇毬子和尙還是一時用次第用總不用斷拂答以偈曰雪峯毬子總不用死爛蛇頭能活弄次第拈來舉向人眉毛與眼一齊動一時抛出大家看波斯乞命無門縫三轉語酬余石頭莫教磕破人間夢公於是竭力雪峯者無倦容問固佳矣答亦美矣惜未與剗絕去致使祖禰不了殃及兒孫有問如何得剗絕去和聲便掌

江寧府天界覺浪道盛禪師閩柘浦張氏子幼聰慧聞大父坐化輒疑曰此箇靈明向何處去一日街行聞猫聲有省年二十出家掩關夢筆默默參究一日閱百丈再參因緣有悟往博山求具戒且問從上佛祖如何行履山曰須從工夫透脫始得別云佛祖不問人師曰佛祖行履豈因工夫耶山曰子且去做到那田地著師辭擬參壽昌道經書林見東苑苑問曾聞博山提唱維摩經否師曰曾聞苑曰彌勒得一生授記作麼生師曰大有人疑著苑曰你又恁麼去師異之圍爐次師舉僧問古德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者箇壞不壞有云壞有云不壞此意如何苑曰你又恁麼來師遂折節過冬因呈生平所見苑喜以偈付之次年隨苑禮壽昌昌勘驗奇之師因問東苑當時答一語和尙便滿口見許若是道盛決不輕易放過昌曰祇如他道和尙莫作怪你又作麼生師纔啓口昌便劈面一掌師曰也是賊過後張弓昌曰且喜有人喫掌在一掌打得一箇亦是快事　嗣以臨濟趙州元沙諸公案詰之師以六頌發明昌頷之師因事繫獄陳太宰命吏省師索偈師書問余何事捿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閒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詩遺之宰嘉甚會操江李公雪其事師出亦無異色李顧當事曰禁之無慍釋之無喜非眞道人而何師坐道場五十餘處語錄如之內集三十三種外集三十一種師爲人機雖孤峻而性實溫和凡示誨人不豁然則不已故士大夫多出其門海內尊爲宗匠　上堂雙輪合璧泥牛入海如神五曜經天石馬回途自妙微雲澹河漢秋雨滴梧桐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若有箇漢向

者裏發得一笑許他親見歇祖八字打開別施手眼衣被萬化乳育羣英使箇箇遮天蓋地去（發得一笑更那有許多注脚來）還會麼夜排月戸淸光遠秋拭山稜秀色多

上堂十字街頭結制惟有石橛子自肯承當（莫謗石橛子）急水灘上白椎祇許竹篦兒全機活脫（未白椎時還活脫否）杖人恁麼舉忽有箇出來捲却席子也好與三十棒且道是賞伊罰伊檢點得出（自喫三十）黃頭碧眼剜肉成瘡檢點不出（互相鈍置）白拈驚奴開眼作夢祇如今日與衆造箇欵端又作麼生巨靈擡手無多子劈破華山千萬重

上堂人從賢溪來請擊阜亭鼓策杖獨登堂一喝驚今古是誰直下耳聾又誰當央舌吐不勞象骨更拋毬且看元沙是甚虎巢知風穴知雨動植飛潛各有主電卷星馳龍驤鳳翥者些兒須自許太平一曲韻深長流水高山何足譜（此等提唱易資套襲覺浪門下大率如此故不還錄）

問僧甚處來僧曰和尚試定當看（更要商量在）師曰野狐精踍跳作麼曰情知和尚有此一機（不但皮下無血直是眼內無珠）師曰苦不是新羅僧便拜（磕得一萬頭有什麼用處）師曰村夫喫橄欖

問僧參師曰你是延平來底麼曰是師曰交劍潭兩條龍還在否曰不知師曰蚯蚓穿過東海蝦蟇撞倒須彌伎死禪和打瞌睡未曾醒（在諸公看覺浪一場敗缺）

問如何是常住三寶師曰兩粥一飯曰如何奉持師曰朝看東南晚觀西北

問有問石頭如何是道頭曰木頭如何是禪頭曰甎磚此意如何師曰藝歷當行曰或問和尚如何是道師曰好皮不染皂曰如何是禪師曰好人不借錢曰此與石頭同別師曰石馬廟前有傘鋪曰不會師曰木屐店在對門開

揞黑豆集卷六

心圓居士　拈別
火蓮居士　集梓

六祖下第三十五世

湖州報恩玉林通琇禪師蓉城楊氏子童子時一長者令諸晚學各閉目一囘反觀念起衆童子各言起念畢師良久云某甲反觀無念可得（彼時長者若與一掌桶底脫也未可知）參天隱修和尚於磬山命充侍司隨堂坐香

一夕未開靜即進方丈修見云今日香完何早師云自是我不去坐香修云見甚道理不去坐師云即今亦無不坐修驀拈案上石屋錄問云者箇是甚麼(著賊)也師云却請和尚道(跕起來了)修云你不道教老僧道(見他)(跕起便抽踏板)師云情知和尚不敢道(跌倒了)修云石屋錄我爲甚不敢道(賊道賊)師云隨他去也(被賊殺了)修云賊誣老僧(殺了人還要問死者底罪惡毒)師者裏透不過直得大淚如雨一晚目不交睫立修單側竟忘入寮至五鼓修呼云不用急我爲你舉則古話當初有箇龐居士初見人時也似你一般孤孤迥迥開口便問人不與萬法爲侶者是誰馬祖當時爲甚踏向前一步云待法一口吸盡西江水即與汝道師云某有一頌修云汝頌云何師呈頌云不侶萬法的爲誰誰亦不立始親渠有意馳求轉睽隔(無心識得不相違)修云不問你不侶萬法要你會一口吸盡西江水師於言下大悟迺拂袖而出自後凡有徵詰皆當機不讓修深肯之 師掩關蓉城江干修遷武康報恩連書促師云老僧在報恩精神日不如前當知我必不久人世得書即來有最

要語分付師得書破關詣修不作禮近前叉手云狂兒國土父不容過者箇峯頭還是老漢住處麼修云你且跕下脚與你道師驀掀倒香案而出修高聲云將拄杖來師遙應云劒去久矣次日修上堂維那擬白椎師喝住云待我問了話白椎便問云昔日大唐國裏無禪師而今國裏還有麼修拈拄杖作打勢云看棒師便喝修亦喝師復喝一喝轉身云不是狂兒多意氣祇因曾透上頭關便出修喝一喝師亦喝遙聞維那重白椎師乃高聲云歎死氣 宜興衆檀越入磬山請老和尚小參尚驀豎拄杖云大衆急著眼看卓一下云天得之以覆育地得之以生成君王得之恩被萬物羣臣得之報國祐民且道衲僧家得之又如何施設師時侍側驀掀倒香案云截斷天下人舌頭便出堂尚擲下拄杖擎兩手作修羅勢振威一喝便下座顧視兩旁一衆失色尚復轉身召云大衆便歸方丈師隨後禮拜云適來觸怒和尚云好與三十拄杖隨聲拈棒師迎上掌云即今便打說甚好與尚亦打師約住拄杖尚注視師即聳拄杖云須還

者老漢始得覓休去尙擲下拄杖大衆作禮至晚尙與玉峯洪師焚香對坐喚師云今夜洪師叔在此爲汝證明我且問你譬如大將出征自家副將可好衝陣底（更與一掌）師云和尙作者箇語話掉臂竟退尙笑呼曰來老僧亦要說些老婆禪峯云他驟然一來四衆無不驚張底師兄下了座都還照顧不來不出禮送尙云當初黃檗起來打維那我今日轉身召大衆你道是同是別峯唯唯尙乃謂師云你一向要坐關我今許你也翌日侍尙飯畢擬收盌出尙擧拂子語師云此拂收放自繇隨處用得特付與你師收盌竟出尙乃懸拂禪牀角師後有出山意乃白尙云某他去結廬求賜一扁尙大書報恩堂三字與之師復作禮云昔者師執龜毛拂謂某云此拂收放自由隨處用得特付與你某時放之公所一任大衆觀瞻今思事無一向作偈收之尙云偈薺師拈拂便打尙笑云兒大欺爺聲未絕師云不勞讚和連打兩拂而退　報恩庫房有二貓師攜至方丈問老和尙云那一箇好（劈頭打出）尙指左手底云者箇好（知而故犯）師驀擲下而去（還我眞面目便得大便宜）一二貓皆幾死尙問旁人云死了耶（知而故問）移時師復入（不了事漢好與三十棒）尙云你又來乃趁出師云老漢眞箇無殺心至後尙出貓猶在地師入更與一踏貓亂輥（殺人須見血）尙趕（賊過後張弓）師已從別路出尙拈棒直趁至門外打（且作死馬醫）衆皆集師轉身云和尙也掙命尙便打（不奈船何只打戽斗）師約住作掌勢尙復抽杖打師拗折拄杖（用不著者條斷貫索）擲地歸寮尙復至寮外高聲云（童宣此義）你不知鼠底害只欲行祖師門下事（誣人之罪以罪加之）師云說甚麼祖師不祖師尙云與麼爲甚踏殺貓（喫屎見解）師云和尙作若箇說話入地獄如箭射（眞眞不通懺悔者矣）尙低頭入方丈至晚特特小參（爲人須爲徹）擧前因緣至低頭入方丈處云老僧到者裏（罪深孽重）性命幾合不存衆中有人代得一轉語相救老僧麼䓁菴禪師出衆云（又是一箇入泥入水不惜性命底）大衆和尙今日普請拂袖出（從空伸出拏雲手提起天羅地網人雖然如此也只救得一半）尙云過去了也師亦厲聲云箭去西天十萬里猶在大明國裏擬議便退尙卓拄杖云雖然如是不因漁父力爭得見波濤一僧驚倒欲遁去師乃呵呵大笑（䓁菴救取一半心圓今日也救取一半擧）

了拈拄杖卓一卓召大衆云休懊惱直下回頭莫更討復卓一卓系以頌曰揷標賣首者帶水復拖泥磨洗人間劒霜鋒的未斷

住報恩上堂拈拄杖曰奇特因緣須奇特人拈出驚羣句子於驚羣處舉揚今日既遇奇特人有奇特緣眞是驚羣處舉驚羣句且道驚羣句作麼生舉驀召大衆曰吳中石佛大（可謂雷聲浩大雨點全無）

示衆舉道吾每執木劒因緣云吠虛逐塊韓盧咬著半醒半醉漢子終不免大家草裏輥道吾若於者僧纔欲取劒便一脚踏翻儻其知非不惟令彼頓易皮毛自亦頭正尾正那堪不示本分草料木劒竟成戲具

示衆透脫末後牢關雲菴正罵洞達歷祖綱宗妙喜猶呵汝等諸人趣向者箇法門大須仔細前谿水急魚行澀後嶺風高鳥泊難（近來佛法不如此前溪水緩魚行駛後嶺風低鳥泊多）

示衆舉殃崛摩羅產難因緣云且道世尊者兩語是箇甚麼道理得恁麼靈驗救得人家產難驀喝一喝云莫做夢山僧爲汝諸人說箇譬喩恰似人來買生薑世尊乃與他一大把人參其時將去竟作生薑受用帶累人亂咬嚼吞了吐不得吐了吞不得如今者裏有不亂咬嚼底出來山僧與汝三十拄杖何故世尊當年折本山僧今日與他上利（拈云爭奈世尊當年無本可折致令心圓今日有利難上）

示衆舉唐州大乘遵禪師上堂云上來又不問下去又不疑不知是不是是卽也大奇師云其時無量大衆一時成道（別云上來只管問下去只管疑雖然都不是不是也大奇擬致無量大衆甚處成道）

師問僧樹凋葉落時如何僧云不隔一絲毫（蓮別云青皮光棍打秋風圓阿阿云今日不宴客）師云機不離位墮在毒海僧喝師便打

居士問明知日用不離者箇爲甚麼道不得師云知之一字衆禍之門

僧問昔日高祖道海底泥牛銜月走巖前石虎抱兒眠鐵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鷺鷥牽意旨如何師曰好兒終不使爺錢

示衆山僧說得一篇好佛法懸在雨花橋上大衆各自看取良久曰伯樂曾三顧千金誰解增贈君君不納完璧倚枯藤

示衆舉世尊纔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雲門偃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雪竇顯云便與掀倒禪牀瑯琊覺云雲門可謂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天童華云雲門此語雖行未免落他陷

穽黃面老子末上賫俏正是依草附木二俱不了以左手拍禪牀云過者邊著汝諸人還知明杲落處麼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師云激揚藭唱須是其人高山流水老釋迦何期得知音於異世雲門如九轉靈丹若非雪竇瑯琊誰能著價然而一椎百當須還應菴好手古人評書云如華嶽三峯卓立參昴雖造化之鑪錘不自知其妙也此言雖俗可以喻道　示衆學雪峯一日普請自負一束藤路逢一僧峯便拋下僧方擬取峯便踏倒歸舉似長生迺云我今日踏者僧快生云和尚替者僧入涅槃堂始得峯便休去師於峯便拋下代僧便就藤邊臥又於便踏倒下代僧云好心不得好報　有僧自負久參無明重師鳴鼓集衆示云你無明從自負來我且問你盡大地是箇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却代掀倒禪牀便行進云何處不稱尊師云者檨逐塊何得放肆痛與十棒擲棒令別下語僧進云通身在裏許師驀拈棒僧無語師云頭破作七分僧又無語師云你者鈍漢與人爭競鬧氣作麼於山僧驀拈棒別下語來僧無語師打云者裏何不道奪却棒打和尚莫言不道汝既不能我便放過一著你向頭破作七分下一語來僧又無語師云者鈍漢放肆作麼死於機下正是死漢乃問旁僧云者僧犯何約進云破口約迺焚衣擯出

舉森首座立僧小參師拈拄杖云山僧有時一句子在諸人日用中諸人若向日用處會未免觸途成滯山僧有時一句子無你諸人用心處諸人若向無用心處會未免當面蹉却山僧有時一句子八角磨盤空裏走諸人若作八角磨盤空裏走會轉見白雲萬里所以道一句中具三元一元中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千日並照不足喻其明千雷並吼不足喻其威第一句中薦得方可與佛祖爲師且道如何是第一句卓拄杖云問取堂中森首座　小參師云趙州勘婆子婆子燒菴巖頭末後句者三則語都道是淆訛公案料掉沒交涉淆訛在人公案有何淆訛又道是向上關出格機道聽塗說識甚好惡山僧不惜眉毛如實告報諸方者三箇老古錐一人祗做得箇筋節巡照一人祗做得箇奢遮鋪堂一人祗做得箇

伶俐行者用得者三箇執事底任你住叢林住靜室在在高臥羲皇若用不得者三箇執事則便是流俗長者碌碌一生他時銜鐵負鞍莫言無人道過卓拄杖云劒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問爲甚要者箇巡照師云離門倩誰關進云爲甚要者箇鋪堂師云飯後濃斟一盞茶須是恁麼進云爲甚要者箇行者師云傾溺壺執浴巾少他不得（和尙被他三箇使了也）

晩參僧問面目現在爲甚摸索不著師云你爲甚麼粧獃師語未竟僧喝便行師云你爲甚麼又粧伶俐僧無語師召出責令進語進云和尙莫瞞盱師連夜趁出

初秋檀越請小參問有中說無無中說有不從外有不從內得作麼生薦取師云西江竪立廬山倒卓師乃云一夏來不肯用心底三十棒肯用心底也三十棒有見處底也三十棒無見處底也三十棒久親近底也三十棒不久親近底也三十棒卓拄杖召衆云常將折筋攪滄溟要汝魚龍知性命（和尙棒折也）

早參師云昨夜六僧參內一未受戒老僧問云頭腦相似爲甚有搭衣底有不搭衣底或云來路不同或云出處有異皆不契老僧意大衆代一語看（代云謝和尙重重相爲）良久師乃云學者於尋常事事看得容易被人拶著每去不得還知麼只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晩參師云屏却咽喉脣吻道將來衆擬議師便喝一僧云和尙何得知而故犯師云將謂停囚長智一僧指露柱云者漢死中得活師云已放過衆作禮退

峯頂掩室遷夫一自竹林來關前作禮云久慕和尙特來作禮恭惟起居萬福師云山路崎嶇遠陟不易一又作禮師云盡大地是箇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却一提坐具畫○相師指東偏云喫茶去

僧擧問穩坐家堂主人公因甚不識師云幸是大人（別云你坐了我與你道）進云掀翻大海擲碎須彌平地上因甚撞脚不起師云曾問幾人來（別云過者邊來）進云眼光爍破四天下自已眉毛落盡因甚不見師隨聲便喝

僧參師便喝僧亦喝師云我喝你亦喝僧無語（代云自誣誣人）師叱出

僧問如何道廓然無聖師云爍破面皮（別云重言不當喫）進云如何又道不識師云頭正尾正（別云土上加泥更一重）

僧問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人公在甚處安身

立命師云杌子撲落地打破常住磚　僧問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人公在甚處師云高聲問將來別云看你夢想　進云恁麼則承師指示去也師云你不要哄我代僧云某甲慣行險道　一僧禮拜師以書示云者是甚麼進云書師云入地獄如箭射僧擬議代云某甲被和尙帶累　師打云更要第二杓　僧纔入師云我者裏打得人頭破腦裂你又來作甚麼僧禮拜恰似　師云今日却被者浙子鈍置一場進云如何得獨脫無依去元來不是　師以扇掩面云貓　問僧爲甚道得也打道不得也打僧無語師云何不道學人爭敢見大人過別云何不道和尙更喫三十棒始得遠別云何不道和尙也是無奈　衆僧參師問髑髏粉碎時如何一僧云大地血淋淋別云爲甚麼　師云老大年紀說出死句一僧云腦後眉毛透梵天師云別道將來進云禮拜有分師云未喫得棒在一僧云山河大地一口呑却師打云爭奈拄杖子何僧無語師曰學語之流次日衆參師問如前一云腥氣逼人一云爍破乾坤一云天下太平一云鮮血遍地師云我每說老婆禪道機不離位墮在毒海如何聞若不聞衆僧請語師云髑

髏粉碎識乾坤到此自然生方便一僧禮拜云某甲小出大遇師云者漢又走到棒下來無量慈悲舌頭拖地　一僧禮拜云恩大難酬未知恩在　師云你與他作伴一僧問不展旗鎗如何得勝師云汝等輥藤牌三日也進云弓折箭盡時如何師云待你到者時節惟人自肯乃方親　僧禮拜云戰馬休韁兵氣盡野老謳歌樂太平念言語漢　師云萬人阬裏唱高歌　僧參師顧視之僧無語遠代云和尙見箇甚麼圓代云某甲不是者箇人　師打出　僧參作禮起師便打出代掀倒禪牀　衆僧參師云你們信得各各是佛麼一僧云來親近和尙遠別云謝和尙授記　師云爲甚屈尊就卑無語遠代云癩兒牽伴　師問洞悟源婆子送錢與趙州請轉藏經趙州下禪牀行一轉因甚便道轉藏經已竟進云連者一轉也不消得師云有施主送錢與你請轉藏經你作麼生進云未送錢來已爲他轉却了也師云施主道祇轉得半藏你又作麼生進云但道你祇會得半藏師云放汝三十棒賞罰分明　山行次師指路側石問僧將者塊石與你作點心進云與和尙同喫師云你莫嫌殘一僧面蔴師問你臉得恁麼光無語自

代云非師不委　僧問即今開口底莫便是某主人
公師云切忌認驢鞍鞽作阿爺下頷進云家無二主
師云者認賊作主漢連棒打出　衆欲坐七師不許
暹兩日師入堂云前日你們說欲打七累我疑了兩
日今請大衆自說看有甚事要打七僧出作禮別云和尚
何得無事生事　師便與一踏歸方丈掩上門　師在古山禪
院因侍者還山自持裹脚布往洗一僧迎拜求開示
師云洗裹脚去僧接得喜躍而去師大笑僧洗淨持
納師云會麼僧云是教學人除垢汚別云是教學人洗裹脚　師
云汝只會洗裹脚代云謝和尚證明　僧號無字師問旁僧
云如何號無字進云因參無字故以爲號師笑云參
乾矢橛時如何代進語云和尚要勘某甲那　僧作禮師豎起拳
進云杲日一輪當午照不勞鐘鼓報新晴師驀入寢
室侍者云和尚面赤不如語直師云你出得甚麼語
進云但向道刺汝眼那代僧進語云者老漢更賓戚人在　師云你語
勝我者作禮師驀休去　僧問如何是有拄杖子與
你拄杖子師云別人爭不得別云不增一毫　進云如何是無
拄杖子奪却你拄杖子師云你儂怪不得別云不減一毫

師問白車黑豆未生芽時如何進云業徧十方師云
已生後如何進云寂寂地別云顢顢圓　師云生與未生相
去幾何進云一串穿却別云莫著斗量　師便喝車禮拜　問
僧刮去髓存箇甚麼進云徹體風流遶別云拋下刮刀　師云
脫下衲衣痛與一頓　師舉雲門拈扇子踍跳上三
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
徵僧云是何意旨僧答不契連棒打出茶次命彥遠
居士答遠出位跪高聲云青天老爺在上小的所供
是實師領之　僧參便喝師云得恁麼伶俐僧擬進
語代云是和尚伶俐是學人伶俐待伊擬答拍掌一下便出　師呵云雞棲鳳巢非
其同類出去師令客司於得恁麼伶俐下代語進云
作家宗師天然有在師云何不道某甲到者裏却被
和尚鈍置　師在客寮學案頭書云達磨西來不立
文字爲甚者裏有兩本語錄一客司云不妨錦上鋪
華師大笑一客司云和尚錯下名言師云救得一半
僧參師云近前來僧近前師打出　一僧問是法
平等無有高下師打出一僧纔自稱名師亦打出問
旁僧兩僧與我相見不同爲甚一齊打出僧無語代云

作賊人心虛 師亦打出 居士禮拜起師云居士爲法而來因甚見山僧不禮拜士云新參不會師云山僧眼花 菜頭請益師云終日切菜切著幾箇祖師頭進云沒有 別云除切菜外請和尚道一句 師云要眼睛做甚麽頭擬議師云者瞎漢 師謂僧云我有一方濟世大黃八兩水二碗濃煎頓服你肯喫麽進云某甲無病 別云和尚先喫某甲後喫 師云再加四兩一居士作禮云且喜醫王出世師云服後何如進云作風作顚師良久云我不答是肯你不肯你進云待肯堪作甚麽師云渣再煎進云請師珍重師大笑 僧直領數僧求入室値師睡次師遂度鞋與侍者出示之僧良久無語 代云祇者箇亦不消得 師又顧旁僧云鈍置殺人僧直代領三十棒者復持鞋入師云你三十棒也少不得者云某甲親承入室師云念汝辛苦 師問僧面上要者鼻子作甚麽進云少他不得 別云辨香臭 師云爲甚麽少他不得進云和尚慈悲師云何不道爲人也要有些孔竅 問僧拈却鼻孔成何面嘴僧禮拜師云醜 別云俊 問侍者每命汝召衆入室忽遇箇喚不動底作麽生者答不契

師云何不道某甲功不浪施 別云省多少氣力 僧參師顧視之僧無語師打出 此條重出 居士問照用卽不問如何是三元三要底意旨師指老年居士云他底年紀小你底年紀大 鄭州僧參師云鄭州爲甚出曹門進云不會 代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 圓云往往如斯 師云忘却來時路 衆入室立次師云各人與你一隻眼有云和尚是大善知識因甚爲人頭上安頭 別云者老漢慣鈍置人便與一掌 師云好心不得好報僧禮拜師云何其前倨而後恭也 衆入室師云我今日作箇大施主每人布施你一隻眼一僧云和尚今日向紫羅帳裏撒珍珠師笑云得恁識好惡 別云逢人不得錯舉 師在法堂前當路坐衆僧出堂見師作禮師問去不得時如何衆擬議 代上前踏倒便行 師拈竹篦便打一僧云也要和尚頂門具眼師又打云我只是盲錐瞎棒 問古人入門便棒意旨如何師云鈍置人 師單上燕坐侍者佛事回整衣作禮師拈數珠問云喚者箇作甚麽侍答不契師自代云某甲不曾人事和尚何用免禮 衆僧參師拍案云被人一拍粉碎時如何一僧禮拜而立師云死一僧展

兩手師云了一僧作禮云何幸如此師云盡力道只道得一半進云請和尚道師云父母所生口終不爲子道一僧云道過了也一僧云謝師指示師云盡力頌話也只頌得一半蓮代僧云和尚看手痛　問僧如何是吽不應底山谷進云今日被和尚吽著了別云諾　師便打　僧問如何是本分事師曰管人家煙冲大小　僧問撾鼓鳴鐘所爲何事師曰換人眼睛　師問僧元沙是汝虎話你如何會僧舒五指云牙爪齊露畫虎不成反類犬　師便打復示偈云生平不出嶺一語古今傳明眼人難會君須向上看　師問僧向父母未生前道將一句來僧云八角磨盤空裏走別云惡情悰　師指香盒云者是甚麼僧擬議師便打僧無語師云眞誠莫作小兒嬉　問行堂云飯桶裏多少達磨眼睛堂罔措問火頭三世諸佛向火燄裏說法還端的也未頭亦罔措師指旁立一僧云惟有者箇師僧解答話他亦未在　便歸方丈　園頭問和尚病好了麼師云我從來不病有何好不好進云某甲不能親近得和尚頭語藏鋒　師云我日日在你園中別云我今日卻到你　師一日入庫房指圍子問庫頭吸盡西江即不問你試吞却者箇籮圈子看進云吞却了也師云大衆喫箇甚麼頭答不契師自代云樂則同歡　僧問不與萬法爲侶底是誰師云桌子板凳更須道始得會麼　師從龍淵歸問侍司云你十二時中還見念起處麼進云念頭了不可得更覓甚麼起處蓮別云今日捉敗和尚息　別云某甲不閑不欲祇對　師云適來見一塊石有九十九條縫　修殿公務作禮師云釋迦老子向灰瓦上轉大法輪甚麼人得聞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衆無語師云好生看取壁侍司作禮云請和尚答一轉語師云問來進云閒底事作麼生到處尋人屎橛咬不是好狗　師云逼塞虛空無縫殿東西南北月輪紅說得道理好　江上歸師問衆云大地無寸土是甚麼人境界甚麼人不是者箇境界　一僧進云和尚家風師云如何大地無寸土是山僧家風莫攙行奪市　僧不能答師代云常州湖州杭州蘇州爲甚麼不道　僧問大地山河即不問一毛頭上事如何師云吞取七箇八箇別云張家鑷子用得　進云不會師云吐却兩箇三箇別云眼睛頭鼻孔裏　僧問如何是萬法歸一師云天圓地方別云你去借箇算盤來　進云一歸何處師云

地方天圓（別云不會大歸餘且學小九九） 僧問百千法門。無量妙義。如何是第一義。師云橫七豎八（拈云不是橫七豎八） 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舉扇示云不得喚作扇。僧禮拜。師云伶俐衲僧（卻似和尚伶俐） 問前不得後不得時如何是出身處。師云前去佛殿後去東司。爲甚不得（別云莫進法堂） 問僧父母未生前道來。僧以手外拱云遍界不曾藏。師云遍界不曾藏因甚偏向那邊。僧無語。（代云又恁麼去也。）師云何不道某甲指東畫西 僧參。師云承你遠來無可供養。將五間禪堂與你一口吞卻。進云大地無寸土吞箇甚麼。師云多少人恁麼道。苕帚柄也要打三十 師問圓說堂寮主云香爐幾時成佛。進云成佛久矣。師云昨夜被虛空壓碎。你還知麼。僧擬議。師云脫空妄語漢（親言出親口） 師雲穰菴歸侍司中路接。師云你來得遲。將前面遠山與你作點心。侍擬議（代云恁麼道爭消得某甲遠接。拂袖便回） 師以拄杖驀面劃一劃云再加一分賺錢。進云也不得將別人家物作人情。師云不但賺錢。點心也消受不起 客問士大夫可學道乎。曰噫難言之矣。士大夫不可學道乎。曰噫是何言歟。

客驚異曰。師牛肯牛不肯何也。曰吾明語子。世之言道者不一。教子問道於我。豈非了生脫死見性成佛之道乎。此道不可以有心得。不可以無心求。離婁無以用其明。師曠無以用其聰。公輸子無以用其巧。甯武子無以用其愚。不能忘身不可以學道。不能忘心不可以學道。不能忘世不可以學道。名不能忘不可以學道。利不能忘不可以學道。妻孥眷屬不忘不可以學道。家園事業不忘不可以學道。知見不忘不可以學道。記習不忘不可以學道。喜有靠傍不可以學道。貪易畏難不可以學道。而士大夫果能如是乎。然而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況佛稱兩足尊。士大夫非福慧具有之人乎。倘把智慧不向他處唐喪。猛看破此身虛幻。一息不來。即便敗壞。此身尚爾無可把捉。身外更有何可留戀。努力向天地未成人物未立。自已身心亦無之前。一回證自廣大性體。方知自性本自清淨。本自具足。本自不生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無一不宜爲。無一不可到。豈士大夫而云不可學道哉。客問何等士大夫易於學道。曰具足三事者。易於學

道何等三事一知有三世若不知有過現未來則上
者勉爲聖賢而不高遠下者尋常修省尚未必能況
可與言出世之道二者知畏三世知而不畏與不知
者相去無幾三者知了三世畏而不了終被三世之
所籠絡所言知者灼見性滅論之謬眼見耳聞多過
現未來之感應不可不信今生所處之順逆由於前
生所爲之善惡今生所爲之善惡關乎後生所處之
順逆一當安分順受二當防微杜漸何以云安分順
受今生仁而夭貞而厲皆係前生之因無可怨尤今
生富而貪壽而忍皆感後世之果無可僥倖如是知
者具有學道氣分所言畏者猛念三際輪迴相續不
斷一念之差升沈頓異且不獨惡可畏而善亦未足
恃縱今生修爲盡美安知來生處順境而不迷乎知
此而不坐臥不安飲食無味者未之有也如是畏者
具有學道階梯所言了者三世之妄本於一迷由前
世迷自本性認物爲己以四大爲身以對境而生者
爲心增長妄想妄業故感今生妄身妄世今世復迷
自本性認物爲己不知四大虛假心本無生則現在

復多妄想妄業而成來世妄身妄世若欣慕從上佛
祖無量劫來喫盡千辛萬苦覓得捷徑底法門教人
於身心世界未有以前識自本性則便本自無生何
滅之有現在尚不可得何過去未來之有方知也無
人也無物十方世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然後
不妨乘自願輪於無生死中示有生死於無身世中
示有身世於無三際中示有三際出沒卷舒如同夢
幻求如是了者方可以學道官問學道如何不蹉路
曰善哉斯問世之不參涅槃堂裏禪者難乎其不蹉
路矣雖然當今傳法者偏界方等行慈不擇淨穢開
闡無遮度諸疑謗先進者以廣接爲心後進者以易
入爲事知名盛而實衰辯名似而實非者難道全無
敢謂罕有吾言之安足爲人重而可與子深言之也
哉客固請曰如子之不以人廢言吾姑與子漫言之
學道欲無首越之燕之歎第一須發心諦當或志小
見近圖作世間善人只消讀治世聖賢之書行治世
聖賢之事或遵行如來權教法門助其修省亦有益
無損若欲究竟出世無上妙道當顯爲生死始得顯

爲生死則博聞强記如慶喜一問十答如香嚴百鳥銜華如牛頭千指遶座如夾山尙須捨己從人況降斯而下者乎不爲生死必尙知見此道不屬知見不爲生死必務功能此道不屬功能不爲生死必慕豪放此道不屬豪放一尙知見務功能慕豪放則非愚即狂成魔落外善因而招惡果多自不顧爲生死學道者而成豈不一蹉永蹉哉第二須工夫諦當旣爲生死發心學道可不返躬自省果能具大根器一聞千悟也未若也未能須參一句話頭一日不透一日參一月不透一月參一年不透一年參一生不透一生參今生不透來生參永無退失永無改變方謂之諦當工夫參定一句話頭便是斬知見稠林之利刃渡生死苦海之慈航解雜毒入心之聖藥指萬古迷津之導師不集善而自集不斷惡而自斷不持戒而自戒不習定而自定不修慧而自慧不課佛而自課不誦經而自誦不求生勝處而自生勝處不求多善友而自多善友本不求譽亦莫可毀如是顯一如是精進如是久遠縱未發明亦現在可爲後學規模將來必得佛祖心髓儻名色爲生死學道而起傍疑求別助生異見多外驚憚艱辛喜快便管教百妄交集其蹉可勝言哉第三須悟處諦當旣顯爲生死純一參究必待工窮力極時至理彰命根斷本來面目現不疑生死不疑古今不墮坑落塹不强作主宰不認識神不陷空豁不涉矯亂不入邪師圈繢不犯明眼料簡儻魚目爲珠瞎睡當死以鹵莽承當爲有力量以硬差排爲不疑以粗放狂亂爲大機大用以顢頇爲透脫無餘竿頭宜進而不進言句應參而不參不煩穿鑿而穿鑿不可抹殺而抹殺入門一蹉異解雜陳所謂可痛哭流涕長太息者非此類乎第四須師承諦當非但無眞傳杜撰阿師不可承虛接響即沿流不斷者亦須察其行實不擔條斷貫索謬自主張蹉過師家相爲處否不孤負師家腦後深錐否洞明從上綱宗否不施爲偏重瞎人眼目否若無眞正作家宗師爲之打瞎頂門眼奪却肘後符則雖有實悟自了則可爲人則禍生儻若已見旣偏投人又謬自方空豁復向瞎棒瞎喝下似水合水如空合空謬執

金剛寶劍斬盡一切。爲實不知我王庫內無如是刀。盲引衆生江河日下。或自入處廉纖沾著邪知惡觧家滋味。邪毒入心。如油入麵。更或不知錯認。漫云自肯不受人究竟。謂之不被他轉却。又或云我見處是底。只要行履了。此等何足挂之齒頰。第五須末後諦當。末後一句。始到牢關。蠹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不透末後牢關而言得大機大用。不透末後牢關而言具本分草料。其不爲粗惡狂徒者鮮矣。不透此關有正悟者。猶可謂一時唱導之師。如無正悟。不知有此關者。其於古人參悟與悟後重疑。不移前作後指悟爲迷者鮮矣。謗先聖誤後人。皆由不知向上一關。可不畏懼乎。自利不全。利人不足。皆由不知向上一關。可不惕厲乎。第六須修道諦當。雖發心諦當。工夫諦當。悟處諦當。師承諦當。末後透脫諦當。更須自己覺察。是頓悟頓修根器否。是果地善知識否。打成一片速於香林否。不走作過涌泉否。現業流識淨盡否。事事無礙否。行解相應。名之爲祖。試看先宗。是何標格。第七須爲人諦當。不可實法與人。不可騙人。云有方便助汝易入。不可教人不參死話頭。決要人眞參。決要人實悟。決要人悟後達向上關棙。決以見性謂之悟。不可輕意牢籠人於人認識之謬。洪云有省於人向念未生時認妄爲眞。印云有入圖一時門庭熱鬧。不顧展轉誤賺。邪法縱橫。病發於此。寧絕嗣不亂傳。方謂之爲人諦當。前六種不諦當則自錯。後一種不諦當則錯人。良藥苦口。忠言逆耳。憐子請之誠。而示之甚。弗輕以語人

示巘侍司

在堂中。不要學佛學法。辯古明今。當毒眼孤瞕。無佛無祖。無人無己。放出蓋天蓋地志氣。來東拂於逮。橫身西瞿耶尼。展脚南贍部洲。啜飯北鬱單越。撒溺語默。超越常情。動止迥殊。舊習天神捧華無路。人鬼覰捕無門。果能如是。不變不雜。等閒擧起鈍刀子。也能殺。也能活。也能照人肝膽。也能稱人伎倆。把從上千七百老古錐。遺下一言半句。或是作家相見。或是出格提持。或嚴密或危險。或泥中有刺。或沙裏無油。或人目爲諸訛。或人目爲奇特。千岐萬別。駭狀奇音。逢著箇鈍刀子。自然如庖丁之解牛。由基之繞樹。豈他穿窬擔板亂統支離

0954

者可同年而語哉然猶未也幷知山僧與麼庭訓亦是憐兒不覺醜方是有氣性衲子祖師云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又曰明道者多行道者少如斯料簡豈是等閒今時有等無忌憚者擬爲佛祖苗裔得些見地全不修省雖免道力不勝業力又安望其透末後句向上關哉戒之勉之康熙十四年八月初十日命沐浴澡身昧明時說偈曰本自無生今亦不滅此是正說餘爲魔說端坐而逝塔於半山之東塢菴世壽六十二臘四十

京口夾山林皐本豫禪師晥號晦夫崑山陳氏子十九脫白於姑蘇之堯峯誦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句有省初參博山來來曰未入金籠貯誰家野鳥兒師曰鶴有九皐翀碧漢馬無千里不追風來曰運斤非郢未免傷痕師曰秖如諸方豎拂揚眉又得恁麼邊事來曰片雲橫海嶽樵子盡思歸師曰怪來嚴下虎特地暗驚人次參密雲悟和尙其日巳晩便問夜宿投人時如何悟云者裏歇不得師曰豈無方便悟拈拄杖師接住一送云看破也便出後參磬山修和尙修問那裏來師云武林修云怎知我者裏師云臭名難瞞修云汙汝耳師便喝修云喝後何如師云猶是不知修云老僧不知汝知箇甚麼師擬掌修云猶弄虛在（相罵饒你接嘴）師禮拜一日修云今時學人不肯著實用心所以法門寥落師云雖然如是大約過在知識如黃龍南公不得慈明和尙痛折云何得知道出常情修云豈口傳耳授之所得耶師吐舌又一日入室修云我疑你不會廓侍者與華嚴相會因緣師云不但和尙疑某甲盡大地人疑某甲修曰盡大地人疑你則可莫使老僧疑你師曰恁麼則某甲罪過修曰只如興化與旻德賓主四喝化曰適纔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饒不得何故爲他會一喝不作一喝用那裏是他會一喝不作一喝用處師曰放某甲別通箇消息修曰不要下語師遂頌曰賓主相逢縱奪家喝下從雲見活蛇棒頭突出通無犯豈作親承解撒沙修然之　師開法中山石湫乃過報恩謝法修將如意付曰此是老僧四十年用不盡底將去揩磨不得有忘（如何是不忘）師秉如意入堂曰者箇是堂上

老人爲豫上座作用不盡底公案敢問有同相證用者麼良久擊板頭一下便出雖然無人也要板頭證明 上堂若論此事心不可求智不可學捏斷百匝千重於中下機一時颺却突出孤危方教峻峭都盧收拾將來非心非色非如非異要用卽用要舍卽舍要行卽行要藏卽藏擬思一毫地便落生死關頭到者裏作麼生相救得復曰五蘊山頭自在身了然物物應天眞頓教直下無思議元要全分見本人卓拄杖一喝 示衆十五日已前汝諸人放出山水十五日已後汝諸人坐斷柴頭正當十五日山僧看破汝諸人一著要出出不得要入入不得出不得入不得火裏眉毛烏歷歷自家鼻孔急須參碧眼胡僧恒面壁 師一日開山次握枯藤於手謂僧云此是曹家女僧云却少箇謝家郎在師曰但得有女何愁不郞僧云也要全完始得師度藤與僧擬接師卽擲下云却不相當老眼無花 僧問三更月落後古殿燈殘有一箇沒面目人來如何相見師曰笑殺人笑殺人曰和尚笑箇甚麼師咄云問頭也不識 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云須彌倒卓半虛空曰如何是透法身事師云猢猻呑大象 僧問如何是虛空師云你亦在裏許僧云某甲不見虛空師云者瞎漢好與三十棒爲伊見有虛空 示衆石裏壓油水中取火不是動轉旁人祇貴當陽吐露趙州老子太惺惺切忌道靑州布衫重七斤 僧問明月堂前花開枯木是賓家句主家句師云石女哭蒼天 僧問天不葢地不載甚處安身立命師打出方丈次日又問某甲昨日喫棒今日和尚痛否師復打出不負來機 順治丙戌冬預計逝日說偈辭衆窆全身於山門之右天童忞禪師銘其塔著有宗門誠範四卷幷語錄行世

杭州南澗理安箬菴問禪師吳江兪氏子幼失恃病甚飲酒不自好年十六始自驚曰奈何使身心無措足之地哉奮志讀書一日偶過山寺見楞嚴經云此身及心外洎虛空山河大地咸是妙明眞心中物有疑特走謁磬山修教看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話一日修與客立澗邊提金剛經師開口修驀劄云如何是其心當時不覺自失二十四歲婣事苦逼竟宵遁

至武林脫白嘗夜跪佛燈下畢提父母未生前本來
面目話不契決計參方聞金粟悟和尚在北禪腰包
趨入吳中得蒙痛棒垂示復上磬山又遇山茨際公
同在山中五更聞得一陣風聲疑情頓釋目前淨躶
躶地了無一法當情直是通身慶快作偈云千元萬
妙隔重重箇裏無私總不容一種沒絃琴上曲寒崖
吹落五更風呈似修修云元妙即不問如何是不隔
底句擬對被棒者裏却又去不得修見師疑滯示一
頌云千波萬浪隔重重識得源源處處通根境脫然
全體用拈來物物始從容看頌亦自了了却是臨機
不得活脫自由一日頌百丈併却咽喉唇吻云併却
咽喉唇吻三人口闊一尺夜半露柱相逢橫吹無孔
鐵笛呈似修修云露柱還有口麼師云熾然說修云
道得一半夢也未夢見在說甚一半　師云和尚又如何修云此問
復何來當時被者一撥直下如團熱鐵火相似次日
呈似修修云不得燒却眉毛師便喝修云燒却了也
師轉身云看者老漢一場敗闕方纔不受人瞞　上
堂竪剎竿便橫趨而過猶是不唧𠺕漢電影裏穿鍼

弓絃上走馬也須是箇衲僧始得匙挑不上底如稻
痲竹葦千劄不囘底亦如稻痲竹葦截斷天下舌頭
即不問如何是汝諸人全身獨脫句舉拂子云漫天
網子百千重　上堂我者裏禪無你諸人歇足處無
你諸人依傍處無你諸人計較搏量處直下如一團
熱鐵火燄相似你纔擬歇足燒却脚跟了也纔擬依
傍燎却眉毛了也纔擬計較搏量自己早打失眼睛
鼻孔了也你若總不恁麼又有甚麼氣息湊泊也湊
泊他不得躲避也躲避他不得除是你猛烈提取始
得道箇猛烈提取已是蹉過多時也到者裏你諸人
作麼生顧左右擲杖歸方丈　雪嶠信和尚至問你
是那邊爲甚麼又在者邊師曰一點墨水兩處成龍
念話社家有甚麼氣息　信曰不會興雲作霧在師曰今日放大
師過茶次信曰我平日只教人誦金剛經師曰多少
人錯會大師意信曰直饒不錯會大遠在師曰大師
莫瞞人好山門前行次見狗子吠信曰者無佛性底
東西師曰却搔著大師癢處信大笑師亦大笑大衆
作禮次信左右顧視衆佇立信曰都是老實頭師曰

大師面前誰敢出手　山茨禪師問釋迦掩室淨名默然盡屬化門邊事不落今時請師道一句師曰未問已前答了也曰阿誰證明師曰十字街頭廖胡子又問先師不了事你我共知作麼生與先師了却師曰蒼天中更添冤苦曰非兄不委師曰逢人切忌錯舉又問十年同學唱拍板不相離此去理安兄還見我否師曰無人處斫額相望曰渠無面目望箇甚麼師曰草賊大敗問拈椎竪拂即且置斬新條令道將來師曰一掌一握血曰須老兄始得師曰是我罪過又問談元說妙先哲所訶瞬目揚眉今時禪弊去此二途如何是兄的的爲人處師曰我不教壞人家男女曰忒煞婆心師曰龍蛇易辯衲子難瞞　僧問大悲千手眼那隻是正眼師云急水灘頭下釣絲　僧問對面不識時如何師云刀斧斫不開問如何是法身三種病師曰灸瘡瘢曰如何二種光師曰覷著則瞎　天童和尚至師領衆出迎云遠離太白來到錢塘道路炎蒸請師暫駐尚劈脊棒云者裏是甚麼所在師云恁麼則千峯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

尚又打一棒師約住拄杖云請和尚尊重尚收拄杖師云大衆禮拜衆禮拜師近前人事者兩棒不愧臨濟兒孫　黃司理海岸居士相訪云幾時到者裏師云臘月二十士云曾在那裏相會來師云忘却了那士云曾在磬山相會報恩相會師云當面蹉過茶次士舉五祖演因緣問如何是下載清風師云知音者少別云更不說他　士云非師不委師云且請喫茶別云莫相帶累　士云作家師云逢人切忌錯舉別云屎臭氣　吳宏度居士相訪云弟子根鈍師云若鈍爭得到者裏別云將出鈍底來看　士云求和尚開示師云今日新到放居士三十棒　唐祈遠居士問心不負人時如何師劈面一掌士禮拜師云若到諸方切忌錯舉一日因火起士問大地火起時如何師云看取眉毛士云還有燒不著底麼師撥轉身云你不會我語　周臺公居士問承教亦深明此事奈日用打失處多師云還知日用有打失處麼士云知師云何曾打失苦瓠云打失了也不見道知之一字衆禍之根甜瓜云何曾打失不見道知之一字衆妙之門葫蘆子曰你兩箇未識根蒂在　馮鎮臺孫明府請齋次馮問達磨西歸因甚猶遺隻履師云也要留箇榜樣

遷別云不妨疑著 憑爲點首孫云祖師滅度了麼師云若滅度爭得今日鎮臺點首 遷別云阿誰恁麼問 僧問如何是娘生褲師垂一足 別云天陰沒處曬眼 進云娘未生時如何師收起足 別云問爺去 僧問一貧徹骨寒時如何師云我有一件破衲頭要便與你 別云脫下破衲頭 僧擬議師云穿不著非干我事 別云蘿襪子 古石侍次師問你做甚麼工夫石云參三不是師云作麼生參石佇思師與劈面掌少頃進方丈云適來承和尙提挈分明是箇賊師云劍去久矣汝猶刻舟石擬議師趁出 僧問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意旨如何師曰好箇消息僧擬議師以茶甆面潑 僧參師問那裏來僧云天台師云寒山逢拾得拍手笑呵呵是天台語不是天台語 遷便喝息云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僧擬對師便喝僧亦喝師云你看者瞎漢僧擬議師云諸方頭破腦裂者裏自領出去 師上法堂舉臨濟一喝不作一喝用衆下語不契 自代云請和尙歸方丈 昱上座云可笑今時人都作喝會師云你作麼生會昱云看者老漢一場敗缺便出師呵呵大笑 七僧參師云更有一箇因甚不來 遷便喝 僧擬進語師便喝僧擬議師打出 僧參師云那裏來云五臺來師云文殊騎底獅子如今還在麼僧云在師云在甚麼處 遷便掌 僧擬議師與劈面掌 僧參師云一向在甚麼處撞頭磕額僧無語師云無繩自縛去死十分 僧參師云那箇是師子兒僧便喝師作怕勢僧拂袖便出師云看脚下僧又喝師云不信道 僧問白雲出在青山裏因甚青山却被白雲遮師云山僧不曾眼花問眞金不怕火因甚入火便鎔師云瞎 別云須是我打你始得 問寃有頭債有主因甚桑樹著箭柳樹出汁師云納盡敗闕 別云老僧切疑著 問如風吹水自然成紋祇如風未生時紋在甚麼處師云露也問大用現前不存規則因甚方木不投圓竅師云你是甚麼心行 別云莫存規則 問一切衆生皆順孝道因甚土梟食母師云寃家路狹 掌云我與你一彈子 問啞子不說話因甚吹笛又有字音師云切忌錯流傳問春到人間無硬土因甚枯木不開花師云手忙脚亂作麼問冬至一陽生因甚天道愈寒師曰不許夜行 別云皮毛見解 問菩提本無樹因甚一花開五葉師云你那裏得者消息 別云不道無樹

(祇是無根) 二僧參師問那裏來僧云金粟師云我問你
那裏來僧云金粟(息代云和尚何不領話) 師便打問第二位云
同路麼云不同師云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爲甚
不同僧禮拜(息代云道甚麼) 師亦打 僧參師云你喚甚麼
僧云初吐師云是日是月僧擬議(代云非日非月) 師云有名
無實漢 僧參問不歷階級請師相見師便打僧云
不虛枉見耆員尊宿師又打僧禮拜師云前一棒且
置後一棒你作麼生僧擬對(大好不落階級) 師直打出 二
僧參一僧問從上宗乘即不問主賓相見事如何師
便打僧云人居大國方知貴水到瀟湘一樣清師又
打云你且領者棒僧云和尚得恁老婆心切師復打
僧云若不登樓望焉知滄海深師擲拄杖云勘你不
破(勘破了也) 又問第二位同行麼僧云是師云也放過不
得僧云知音不在頻頻舉師云你試道箇知音底句
看僧禮拜云今日親見和尚師云恁麼則放過(面皮多厚)
少問猛虎入室時如何師曰寃家路狹進云擺尾搖
頭去也師云者畜生性命也不顧 師一日舉古德
垂語我三十年前曾斷一人命根而今日夜憂愁如
何免得一僧下語云射虎不眞徒勞沒羽師問如何
是眞虎僧作虎聲師便打僧云賊過後張弓師笑云
祇道得一半首座云某甲亦有一語(心圓亦有一語) 師云如
何座云洎合放過 問僧既是師子因甚被文殊騎
僧云祇知文殊騎却師子不知師子騎却文殊師云
文殊騎却師子人人盡知師子騎却文殊你向那裏
見得僧將傍僧抱住云看看(別云者畜生更跨跳) 師云瞎漢不
是者箇道理 僧問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
背不得有語不得無語畢竟是箇甚麼師云親言出
親口僧云爭奈學人不會師云者裏甚麼所在說會
不會僧擬議師喝出 師問佛朗德山見僧入門便
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雪峯見僧入門便道是甚麼
睦州見僧入門便道現成公案放你三十棒你道四
大老還有爲人處也無朗云一場敗闕師云是你敗
闕是古人敗闕朗云鷂子過新羅(別云兩重公案) 師云過後
如何朗拂袖便出師云早遲八刻 僧參問單刀直
入時如何師便喝僧亦喝師又喝僧復喝師連喝兩
喝僧云情知和尚有此兩喝師便打僧云學人到者

裏只得禮拜和尚師云納盡敗闕僧又喝師打出
沈燦如居士自呈會得無字意師云聞說大潮山佛
殿昨夜被火焚了是麼士愕然云恐無此事師云趙
州今日要來與你討命士無語師顧白涵居士云白
涵居士證明決不放過你白云求和尚慈悲師拈起
茶甌云你為甚麼不喫　僧問不落因果因甚墮野
狐身師云提手哭蒼天（別云落也）不昧因果因甚却脫野
狐身師云入地獄如箭（別云昧也）前百丈後百丈未審還
有優劣也無師云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
香（別云一槌兩當）順治乙未夏磬山解制後師將方丈所有
器皿各具手書分送諸方為遺念乃杖錫出遊至武
康報恩掃塔晤琇禪師備托法門細大預定逝期於
九月二十七日行至吳江寓應天寺如期坐逝宏覺
木禪師為之銘塔

一云疑去

南嶽綠蘿山茨際禪師邗之通州李氏子兒時父遇
相師云爾子骨格太清年未必永乃捨之出家初侍
東隱若昧法師聽講有會禮辭參方謁金粟悟和尚
一見便問客散堂空時如何悟曰是甚麼時節師便
喝悟便打師又喝悟又打師禮拜云今日起動和尚
上磬山參修和尚問昔日聞風今日覿面一句請師
分付修曰你試道看師便禮拜修云也當不得師轉
身便出　一日修問只如百丈於馬祖喝下得箇甚
麼師云若有得即鈍置馬祖也修云他道三日耳聾
聻師云某亦不可更作野狐精見解修乃休去　一
日修問古人道有句無句子如何會師云石長無根
草山藏不動雲修云如藤倚樹聻師云吾常於此切
修云樹倒藤枯又作麼生師低頭而出　黃端伯司
理請住東明祖庭師云聞居士開先有省推倒廬山
是否士云還見廬山麼師云待你扶起士云乍喚東
明師云作家作家士休去少頃士問大師一向在甚
麼處住師云居士道山僧即今在甚麼處住士云出
此門不得師云居士還出得此門麼士擬議師云却
是居士出此門不得　住綠蘿上堂山僧者裏也不
論元也不論妙也不論禪也不論道只要你們生死
心破生死心若不破便是閻王老子面前喫鐵棒底
公招所以云參須實參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多

語不勞久立珍重　住南源示衆諸方有元妙禪有性理禪有細膩禪有逐日常進禪有休去歇去禪有大法小法禪與人理會與人咬嚼山僧此間且無如許多禪只有遠祖百丈大智禪師留得一把鈍鐵鋤頭逐日要人使用使用得純熟若到力忘於已手忘於心目前不見有可開之田脚下不見有可立之地忽然鋤轉山河大地百雜碎露出當人雙眼睛大衆卽今把柄在阿誰手裏驀擲拄杖云當陽拈出大家看　僧問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師云喚來與山僧洗脚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云速禮三拜如何是學人親切句師云分明記取　僧問古人云三千里外逢人不審逢甚麽人師云不是別人（別云不得錯擧）　崇禎戊寅師登南嶽愛祝融之勝止擲鉢峯下結茅而居蓋虎穴也了不爲意桂林王聞而異之親至問道遣內臣侍候不絶於路願迎入宮堅却之不得輒密跡去王不懌而焚菴祝菴前石榴樹曰南來僧果有道耶樹卽冬實未幾開花且結實王乃益加敬信訪師卓錫處折節步行三百里就見之復爲延菴供養

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句師豎拄杖曰向者裏薦取僧便喝師便打僧擬進語師連棒趁出　僧問如何是學人安身立命處師曰待山僧有安身立命處卽向汝道　僧問手握利劒因甚猢猻子不死師曰全承渠力（別云手握利劒是甚麽人）　甲申春流賊蹂躪三楚山中日食不繼採薇救饑悞食野芹同食二人皆覓療師曰何必爾遂逝

陽山松際印中通授禪師鳥程嚴氏子年十七投道場山脫白修和尙示狗子話力參久之一日聞畫眉聲大悟遂得法繼席磬山　上堂門對千峯碧溪沿一徑幽更求元妙旨撥火覓浮漚遂下座　師性恬退以應對繁未幾辭去深隱於陽山僧問如何是和尙悟處師曰瞞人不得又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殿角鵓鳩啼　僧問雪峯陞座輥出木毬元沙捉來安在舊處因緣師曰陽山不妨再輥便入方丈僧問二十五聖本無優劣爲甚獨選耳根圓通師曰翠爲毛死　師山居深僻問道者罕得一見自澤侍者領去衣拂並不再記一人海內高之

杭州積翠唯一潤禪師浙之梅東人族姓楊年二十三出家完具徧參眞寂黃檗博山金粟諸老宿俱有機契三十五參雪嶠信禪師於不動軒言下投機歷隨匡南開先數載後信開法禾之東塔舉師爲第一座送入座元寮便問首座何不道取一句師與一掌　師至匡南得蒙印可遂呈心燈續焰偈曰不動軒中話已遙開先三度奪高標福城東畔西風急一掌酬恩首座寮丁亥春信遷雲門師養病於鹿城祇園八月信逝訃至日師大慟伏枕草嗣法書上供座前越九月十九日師亦繼逝時保陽太傅暨法嗣道安平公建塔於積翠菴後五朝山甘溪之陽

四川夔州破山海明禪師蜀之塞氏子年十九出家姜家菴聽講主說楞嚴至一切衆生皆由不知常住眞心諳主請益未決遂出蜀徧參憨山淸博山來雲門澄諸老不契乃住破頭山猛力參究一日到萬丈懸崖上立足自誓曰悟不悟性命在今日了辰時立起立到未時眼前惟有一平世界更無坑坎堆阜舉意欲經行不覺墮崖損足至夜翻身忽痛有省天明叫曰屈屈一居士曰師父脚痛劈面一掌曰非公境界　參悟和尙得付衣法一日悟落堂惟默然師問正恁麼時如何悟云你可到恁麼地否師震威一喝悟便打師復兩喝悟云你再喝兩喝看師掀倒禪牀拂袖便行悟追上驀頭一棒師曰恁麼爲人瞎却天下人眼在（殺人見血爲人爲徹錦上鋪花　卵中剔骨寶壽令行烏臼棒折）出住禾之東塔上堂東風解凍百草萌芽行脚衲子似粟如麻拖泥帶水兮草鞋獰似虎混俗和光兮拄杖活如蛇向有佛處不可住無佛處急走過方稱英俊作家切不可向萬里無寸草處坐虛度生涯大衆且如山僧者裏九旬禁足三月調心今日解制臨行一句作麼生道擷楊花　上堂昨夜梅花香宇宙今朝雪塊打長空其中一點眞消息拈向諸人鼻孔中驀呈拄杖云未證據者向此嗅嗅看是甚麼意旨時一僧踍跳作舞而出師以拄杖擲地云穿過髑髏　師住東塔三載施應銅梁之請歷主岊岳大峩萬峯中慶鳳山樓臺祥符無際蟠龍佛恩雙桂十刹宗風遐播後當蜀變師以化導不辭腥穢降伏羣魔救免僇殺者

◆語疑話

億萬萬計　師無疾坐逝於康熙丙午三月十六日是夕愛太守夢師授一扇守展讀其偈曰屐聲滑滑響蒼苔老去尋山一快哉回首五雲堪一笑淡然瀟灑出塵埃覺卽遣候而師已化去矣郡守驚異語錄刊布行世

寧波天童山翁木陳道忞禪師粵之潮州茶陽林氏子幼有宿慧因讀大慧杲語錄忽憶前身雲水參方歷歷如見卽日走匡廬開先投明法師薙染明以師志慕禪宗爲擧臺山婆子話遂於言下薦得趙州意旨自驗生死關頭未破（不過以此爲一大事耳）偏參憨山清黃檗有諸尊宿終不自肯後參悟和尙於金粟機緣不契直趨雙徑謁語風信信問曾到金粟否師曰曾到曰曾問語否師曰不曾曰你怕打那師曰某甲一向不曾置得問頭請師處借轉問頭信乃開示師不肯復回金粟擧前話悟曰你喫飯還問人借口麼師擬議悟便打後因參殃崛產難因緣打破疑團始明得從上古人關鍵凡居侍司掌記室親炙悟者一十四秋日錄元奧　示衆眞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涅槃

並爲增語山僧一冬又且擧揚箇甚麼只有清風來席上更無閒語落人間　晩參擧扇子云雲門大師道扇子踍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千巖長云扇子踍跳入一十八重地獄築著閻羅王鼻孔閻羅王惡發道你喫了現成粥飯晝夜鼓兩片皮妄談般若合喫我手中鐵棒被山僧一喝却入扇子裏去也諸人還見麼若見拈取扇子來不見炎炎暑天用箇甚麼師云一人高出雲天一人深入地府簡點將來二俱不了乃以扇子擊香几云扇子踍跳入你諸人毛孔裏去築著普賢菩薩鼻孔正值普賢菩薩乘六牙白象王坐眞金妙寶蓮華師子之座與十方同行諸大開士前後圍繞說海印旋陀羅尼無量陀羅尼門以爲眷屬普賢菩薩亦不惡發但輕輕拈起扇子云諸仁者此非小緣所謂有世界以光明爲佛事有世界以香飯爲佛事有世界以音聲爲佛事復有世界以文字語言爲佛事又有世界以扇子爲佛事遂將扇子一搖但見輕颸忽作徧界清涼諸大開士各各默然悟道正恁麼時

你諸人還覺寒毛卓竪也未若也覺閭闢卷舒盡在我從衡收放豈由人若也不覺莫怪鹽官索取犀牛扇子參　上堂謝新安檀越齋以拄杖打一〇云祇者圈子多少人盡力跳他不出復有多少人盡力拶他不入若拶得入是一員了事漢若跳得出也是一員了事漢此二員了事漢供養者見存獲福過往生天更有一員了事漢且道在圈子裏圈子外若道在圈子裏同了他前來了事漢若道在圈子外又同了他後來了事漢設若道不在內外中間三處義學沙門扁屎見解更若道乾坤俱坐斷大地絕行蹤鳳榮金網擬趨霄漢以何期畢竟作麼生是此人安立處頭戴華巾離少室手攜席帽出長安且緩　因脾泄問衆山僧連日緊閉方丈門爲甚麼扇猶不止洽侍者云雖行𡁝竭令全露少林春別云和尚須忌口伊若道你與我箇忌口方呢但云某甲藥重恐和尚不堪伊若更道取藥我看卽便出去　師深善之　一晚同衆坐香指面前露柱云者箇癡塞殺我倩你們爲我拈却衆下語皆不契師代云某甲今日困　衆僧侍立次師驀拈拄杖卓一下云你等合喫山僧手中拄

杖一僧出作禮云過在甚麼處師云也太可憐生俱無對乃代云和尚得與麼老婆心切　又衆侍次有僧禮拜師問衆云他禮拜我合掌成得甚麼道理無對代云得人一牛還人一馬　一日拈扇子問衆云還有要臘月扇子底麼無對代云某甲用他不著又云祇是者箇扇子因甚六月用得他著如今用他不著衆下語皆不契師代云爭怪得某甲　供龍池次問衆曰今日設齋供養龍池和尚且道龍池和尚還來也無無對代云某甲裝香和尚禮拜又云賴有和尚證明　火頭禮拜師因問你火作麼生燒無對代云冷竈著把熱竈著把　一晚舉龐居士訪大梅常問久向大梅未審梅子熟也未常曰熟也你向甚麼處下口士曰百雜碎常伸手曰還我核子來當時居士無語今夜得閒沒事敢煩大衆代答一語實塞大梅口且爲龐公出氣悟侍者云巳颺下糞埽堆頭了也師深肯之　舉天盎元因僧問如何是禪元云入籠入檻僧拊掌元云跳得出是好手僧擬議元云了代云和尚在裏許來多少時別云著甚死急　舉元沙因文

桶頭下山沙問幾時歸曰得三五日沙曰歸時有無底桶將一擔來文無對蓮代云還少麼 代云不辭將來恐和尙用他不著　舉古者道無手人能行拳無舌人解言語忽然無手人打無舌人無舌人道箇甚麼僧云我嘗於此切師不肯代云阿哪阿哪　師問僧從那裏來云山西來師云你來時過太行山不云不曾師云怎麼到得者裏無語　僧問和尙門庭高峻弟子未敢造次願垂方便師云我門庭有多少高僧擬議師云者門外漢　問弟子愚癡如何見得本來面目去師云見得底不是你本來面目僧禮拜師云你還覺頂門重麼僧擬議師喝出　王通相持高峯六問乞師置答師接得云此乃高峯置得底你既將他問來問何不與他同來士無語蓮代云某甲是他專使 師直打出　衆侍立次師以拄杖攛面前云道道一僧喝了出師云一釣便上一僧云覿面相呈師云錯認定盤星一僧拾來安舊處師云者僧倒伶俐僧禮拜退出至晚師喚其僧至室中問據你適來做處不道無見你那裏得者三昧來僧擬議代與一掌 師云元來掠虛在劈脊打出　僧參人事件件數云此是金華底供養和尙師驀豎拳云且道者箇是那裏底僧擬議師云且坐喫茶少閒僧進云和尙除此外還有麼師攛下拄杖僧拾安舊處顛倒漢 師便掌　穿山僧參師問山重重水重重你穿那箇山來僧云某甲不會乞和尙指示師打云與你直頭穿却　問如何是某甲安身立命處師云三條椽下七尺單前僧云死了燒了又向甚麼處安立師云却好　僧呈偈師徵云當頭一棒即不問如何是你永無疑處僧喝師云好喝復演一齣看僧彈指師云再演一齣看僧頓足師云不妨更演一齣看僧無語師直打趁出　問弟子行行可了得生死不師云你行底是甚麼行僧云推轝蹋碓師云你還知碓觜生花麼僧無語師云恁麼却了生死不得　師一晚至僧堂云還有開得隻眼底麼試出來通箇消息看一僧便出作禮師打云早被我撩沙在你眼裏了也代僧進語云不是某甲泊被和尙鈍置　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拈棒便打僧禮拜師云還出得身也未僧無語代云若出得和尙還有拈棒分也無　僧參師問高駕何來云

徽州來師云來時過錢塘江麼云過師云錢塘江水深多少僧擬議師喝出　師出方丈次僧問如何是天童境師云無你跕立處如何是境中人師與一掌云還見麼如何是人中意師推開云速退速退妨我東行西行　師一晚入堂大叫云適來闌中不見了牛普請大衆把火上山尋牛去衆愕然一僧纔出師便低頭歸方丈（虧他逃走得快若被此僧驀鼻扭住痛拳一頓成何體面）　問諸緣併盡一念不生還了得生死麼師云不得云作麼生了得師云生也生也　有二僧至室中問如何是某甲本來面目師掀髯云幾時不鬍須較長了次僧復問如何是某甲本來面目師云甎瓦土塊　僧參師問那裏來云河南師云我不問河南問你那裏來僧擬議（代云和尚若不問某甲實從河南來）　師揖坐僧乃問達磨西來意旨如何師云你從河南來（續云擬設老僧那）　一日舉倩女離魂話問衆兩女合為一媳婦祇如未合已前且道那箇是眞倩女有一化士出衆云隨身處處安（別云瞞和尚去也）　師休去至次日粥罷命士近前今日有四人居士從永嘉來道你賣却常住三包米你好好依實

供通著士愕然師云不勞再勘拈棒趁退　師問僧師子窟中無異獸你是狐狼野干來者裏作麼僧擬進語師云咦早見臊氣熏人無語（代云恰是）　師喝退又問一僧你還夢見臨濟大師麼僧云某甲五年前不作是夢矣（代云和尚醒也未）　師云恁麼則衲衣在空閑假名阿練若去也僧擬議師便打又如前問一僧僧趨前云今日親見和尚師云你道山僧生緣甚麼處僧云劄師云臨濟大師來也僧擬議師云元來不是連棒打出又問一僧你甚麼處安單僧云前堂左邊師云你枕子昨夜被人移過東海新羅去也（代僧疾與一掌云在者裏）　問如何是甚向琉球國裏東摸西摸無語師喝退　問如何是同生不同死師云白首如新如何是同死不同生師云傾蓋如故如何是同生復同死師云伯牙與子期不是閒相識如何是生死俱不同師云君向瀟湘我向秦僧禮拜云向後作麼生師便打　問如何是承言者喪滯句者迷師云不快漆桶更是阿誰僧擬議師云承言者喪滯句者迷　問達磨西來因甚不立文字師云問取達磨云還許學人說道理也無師云

許云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師云若是達磨眼睛著得幾百億須彌山　俗士問弟子終日在夢何時得醒師云我者裏惺亦著不得夢自何來云爭奈卽今見夢何師與一推云惺惺著　問問著便打是何道理師云你且禮拜著僧禮拜師曰是何道理　僧參師問那裏來云佛日來師云春日溫夏日熱且道佛日如何僧擬議代僧呵呵云某甲有箇頌子待問汝頌云何便與一掌師便喝　僧參師問那裏來云宜興來師云長橋下蛟周處斬後近日如何僧罔措代云某甲收得劔在此師笑云參堂去　問冬至一陽生因甚天道愈寒師云活人須用殺人刀大用見前不存軌則爲甚方木不透圓竅師云白雪陽春和者希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且道敬亭山具甚麼眼師云萬古常靑碧毒鼓當軒擊者爲甚麼不死師云因渠置得　一晩問衆臨濟德山是佛祖兒孫因甚麼佛來也打祖來也打一僧云鐵牛撞破祖師機師喝退一僧云大用現前無佛祖師云你帶累臨濟德山入地獄作麼連棒打趁歸方丈一僧隨入云知恩報恩師搖手云不是不是僧禮拜云請

和尙代語師拱手云莫怪空疎伏惟珍重僧云那拂袖便出師休去至來朝袖金十兩詣僧堂前白衆云山僧生平伏善蓋爲知得利害不見前百丈錯祇對一僧話五百生墮野狐身愈賊愈醜大慈大悲昨晩山僧室中亦偶錯下一轉語致某甲上座簡點一夜不安乃出金云將此辦齋對衆懺悔就今告退院子復指座云便請某甲上座坐者曲彔木牀僧愕然代踢倒便行師云那元來元來又無語師便掌乃据座告衆云恁麼則大須審諦你還知麼祖師門下會與不會總須喪身失命自後不得草草悤悤　師晩號夢隱道人乞歸金粟投老於會稽化鹿山之陽明洞天乃自相山擇吉兆塔於黃龍峯下康熙甲寅六月二十七日示寂世壽七十九著有九會錄行世

寧波府天童牧雲通門禪師病起上堂山僧病百來日不曾與大衆說一元字脚汝等還知眞實相爲麼癡兒刻意止啼錢便下座　上堂安居過半月眉毛共厮結護生須是殺棒棒要見血住山家事忙幹辦及時節面門無位人趕得忙不徹但喜山路深紅塵

都隔絕。普請出箇坡。大家生喜悅。綠樹黃鶯飛青峯
白雲曳聒聒。語林間山禽未反舌。坐坐隱蓋亭。看看
玲瓏穴。歸來身正汗浴水又燒熱浴了。放脚眠受用
極親切。大衆天童禪只得如此（恁麼提唱。十萬八千未是遠在） 若要
商量公案。提究工夫。朝呪暮呪。如教百家姓相似。自
有無眼阿。師在山僧衰邁。無暇說得 示衆。雲門云
此事若在言語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跛脚阿
師大似病後。驗方。藥山云若也無言。啓蒙何名達者。
我今爲汝說者。箇語顯無語底。大小藥山。誘人犯法。
永嘉云。默時說。說時默。大施門開無壅塞。合水和泥。
不是好手。香嚴云語是誑。寂是謗。語默向上有事在。
久嚮香嚴。原來偷心未息。此四古錐。雖則老婆心切。
箇點。將來總在葛藤裏。舒縮。且道那箇親 師云山
僧有一句。極現成佛法。向你們道去。乃指云簷前雨
滴（與麼指點瞎卻人眼） 僧問石火電光事如何。師云鷂子一
拜。僧喝。師云者一喝落在甚麼處。僧擬議。師便打
僧問和尚尊候如何。師拈餅度與僧云百雜碎。師云
蹉過了也 師坐次。有僧忽舉拳云。請和尚爲某甲

說破。師云我不識他。僧云和尚何不爲某甲說。師云
說了也。僧云爭奈某甲氣宇如王。師云已收下了
僧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師云打了普
梆要拖柴。僧云不與萬法爲侶。是甚麼人。師厲聲云
教你拖柴不去。只管問甚麼。僧罔措而退 師誕辰
有僧封一緘寄正。師啓視。見畫一圓相。師遂於圓相
中書曰。猶作恁麼見解。卽封還 師納涼次。一僧作
禮辭行。便問如何是正法眼藏。師以羽扇拂其面。僧
云錯。師云錯錯 太史蔣虎臣謁師。茶次。太史問老
師還結夏否。師云病廢久矣。太史曰。子如不言。小子
何述焉。師云鴉鳴鵲噪。大好消息 蔣太史同方曰
江居士又來參。方云弟子嘗看如何是佛。乾矢橛話。
時中雖解提撕。不能透脫。未審有何方便。師持扇度
與云。我者裏也不見佛。也不見乾矢橛。方接扇。師云
適來是甚話頭。方云乾矢橛。師云猶戀舊時窠。方云
不敢放手。師云祇要公入手。方云如何入手。師云蹉
過也。不知有頃。太史云弟子在此。適纔聞梆聲。未審
是誰。師云須向未聞梆聲已前薦取好 一僧出衆

作禮云某甲是箇生牛不知東轉西轉師卽向右指云過者邊著僧云不得上路師復向左云過者邊來僧便過師云上路了也那邊明白了卻來者邊行履　夜參次一僧禮拜起拍手師云作甚麼僧云擦去地上塵師遂對衆拍手云我手中無塵且道擦箇甚麼衆無對師云者一隊漢如生盲人相似到此間來只管相我口皮動殊不知我與者僧已作一場佛事了也　師云參禪人須具正見不可作外道見解何故卽如而今人不肯修行底日用隨聲逐色業識茫茫固不必論出來參學聞知識開示箇本來人卽便執四大五蘊中有箇本來人此便是外道見了且未嘗見得本來人如何面目卽便計四大是有壞底本來人是無壞底四大是假底本來人是眞底四大不能動用本來人能動轉四大此病莫道新學卽久在叢林十箇有五雙如是殊不知執眞底不壞底卽是常見執假底壞底卽是斷見斷常二見蘊於胸次卽是生死根本此見不消要出生死又何能得所以永嘉云修行恐落斷常坑又有底畢竟要見此本來人逐日捫空捕影撑眉努目如渴鹿趁陽燄走到老死本來人畢竟無你覔處你若要去此等見解此等病痛須向大棒下討箇倒斷則佛病祖病禪病生死病四百四苦病八萬四千毛病乃至外道家種種惡見自無地可寄方纔胸次得安樂

揞黑豆集卷七

心圓居士　拈別
火蓮居士　集梓

六祖下第三十六世

南嶽高臺不退行勇禪師古杭錢塘韓氏子自幼好佛至年二十有二亟欲出塵父母不許遂夜遁至界山禮靜主衍雲披剃偕全菴進公參大覺老人於報恩力究父母未生前話因同衆普請見僧荷空畚行有省一日侍覺次覺問僧轉山河大地歸自己則易轉自己歸山河大地則難如何會師從旁徹法源底時年二十有五後猶脇不至席朝夕參請日臻元奧覺謂師得地之後廢寢忘餐者吾所僅見屢命分座

師力辭結茆大雄山之雲覆菴丙戌冬覺北游師於
報恩綱維首衆三歷寒暑爲人懇切接機迅利遐邇
欽慕戊子春覺自荊山寄伽黎法偈與重豐峰三人
同時記荊春季覺南回結夏大雄至冬過報恩特命
師立僧秉拂己丑春覺退居大雄崇福師應請住吳
興法海辛卯秋涉廬登衡衲子向風而往請開法於
衡之天臺　僧問如何是鐵蛇鑽入金剛眼師云墨
池裏龍眠如何是崑崙騎象鷺鷥牽師云海上犀牛
獨足立如何是海底泥牛銜月走師云露柱懷胎如
何是巖前石虎抱兒眠師云平地起骨堆師隨示一
偈云狗銜燈盞街前去老鼠偷鹽咳嗽歸露柱堂前
驚破夢開門雪裏放烏龜我此四句內有一句有權
有實有照有用能縱能奪能殺能活若簡得出許汝
買草鞋行脚速道速道僧擬議師直打出　二僧作
禮師云你兩箇都是參無位眞人的試道看二僧無
語師云我昨日做箇夢夢一箇日本國人到江西出
盤的所在請一尊磁器觀音把箇金漆桶裝了載到
本國臨上岸忽然纜繩斷把船都打翻了連觀音大

士也不見了乃隨聲推倒桌子（觀音出現）　僧問如何是
學人鼻孔師云你無鼻孔進云尋常向甚處出氣師
掌云向你道無鼻孔又問甚處出氣　居士請開示
師云曾見甚麼人來士云曾見大雄和尚來師云那
裏相見士云齋堂相見師拈棒直打出　師召一僧
云我不問你工夫與我請一尊佛來（代僧劈面掌云南無鍼置佛）
僧請佛至師接（縮手云道不得即與你待伊擬答劈面擲）得吹兩吹僧擬
議師便打　僧送茶至師接得便掌（何不同敬一拳）云某甲
過在甚麼處師豎起二指（一案未銷又一案）僧擬議師又掌
師凡見僧入便搊住問云你有幾隻眼睛（正好劈面掌）
僧擬議師便打出　僧問泗洲大聖爲甚麼在揚州
出現師便打進云無師下手處（好與打趁出）師又打僧擬
議師又打僧禮拜云更深漏盡請師尊重師以拄杖
畫一畫云道道僧以袖抹之（五更鼓拿犯夜）師連棒打出
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云連我也不識僧擬議師便
喝　問僧背後的是甚麼（掌云且打面前底）僧云那裏看他
見師云無鬚鎖子兩頭搖僧擬議師便推出　僧參
師問那裏來進云下路師云下路不見你者僧進云

請和尚高著眼師云何不禮拜僧便作禮（代云禮拜不辭卻須道過）師云喪我兒孫　師問監院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速道速道院喝師亦喝院又喝師以竹篦畫一畫院擬議師連棒打出　問父母未生前如何是學人本來面目師云三家村裏牛只有一隻角

結制小參問大開爐鞴煆凡成聖未離兜率未出母胎如何通信師云霜打芭蕉光祿禿進云已離兜率已出母胎又作麼生師云頭破作七分師乃云三間破屋通天眼七尺烏藤抹太虛要明臨濟三元旨荊棘林中舞柘枝昨夜無位眞人倒騎三脚驢子直上萬仞峰頭欲與諸人通箇消息驀卓拄杖下座

小參師云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有會地的麼乃說頌云新羅國裏火灼吳越石人燒脚誌公拋却杖頭剪刀打倒天台國淸寺裏豐干住底牆壁汾陽太子院裏驀然聳出一隻匾嘴高郵野鴨逢人便低頭云師太師太乃左右顧視云會麼良久云元沙去後無消息紅白枝枝不著花　小參師云卽心卽佛文殊著賊非心非佛普賢叫屈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觀音菩薩摸著了一箇毛頭大結十字街頭驀然撞著了大肚子彌勒放下布袋呵呵大笑云靑天白日爲甚麼著賊　入室小參師問僧雪峰輥毬道吾舞笏天龍竪指魯祖面壁還有優劣也無僧云師又作麼生師以手斫口作呱呱聲衆罔措師云一聲羌笛離亭晩君向瀟湘我向秦又僧問某甲與師燒作兩堆灰向那裏相見師云脚破草鞋穿

小參師云南泉道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耆老漢滿口道祇道得八成勇首座昨夜三文錢買箇黑老婆頭又匾眼又大欲與諸人相見恐諸人笑我乃作女人拜云大衆萬福　入室小參師示偈云無蹤跡處著思惟極著思惟猛自疑驀撥髑髏俱粉碎鵶巢飛出鳳凰兒復云無蹤跡處莫錯過白鼻崑崙當路坐昨夜火燒四禪天四聖六凡無處睥睨得過髑髏缺半箇等閒一掣掣得開三箇老婆對面坐　小參老鵶嘴上挂油瓶月落寒松著一驚失口一聲連嘴落逢人連叫兩三聲且道叫箇甚麼驀喝一喝　小參僧問實無衆生可度和尙爲甚麼有

者許多師拈棒云你見箇甚麼進云實無衆生可度爲甚麼用打師云情知你作打會乃云頻呼小玉元無事祇要檀郎認得聲昔日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此是世尊向威音那畔拈起寶刀瓜分天下令人返本還源無奈宗訶世界都是認奴作郎喚鐘作甕賴有韶陽老漢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韶陽老漢禁石女不生兒舅上座據欵結案通箇消息令諸人一飽便休衆佇立師遂說偈云甕裏烏龜變作鷄啞子開門飛了去爬起跌倒握得來明明者是向誰說　師落堂云眉與目相去甚近爲甚麼不見莫非被鼻子礙了衆無語師云莫道無生死便出堂　開爐小參銅頭鐵額諸禪客肘後橫懸奪命符尚有火爐吞不下氷霜肝膽細磋磨驀然南斗北翻身赤縣神州火裏坐擲拄杖召衆云看火便下座　謝兩序小參少林面壁白玉琢成西子骨雪庭肘墮黃金鑄就伍員心六耳不同謀一華開五葉驀喝一喝高聲召新充兩序下座　小參師云驀眼撒沙看不得栗

蹇剌口吞不得這𦖿便掌擬議不得劈脊使棒回互不得哪臨濟未是白拈賊且道山僧具何眼目卓拄杖云有約不來過夜半閒敲棋子落燈花　小參師竪左拳云奪人不奪境竪右拳云奪境不奪人握左腕云人境兩俱奪握右腕云人境俱不奪汝等諸人性命盡被拳頭一口吞却了也若向者裏轉得身吐得氣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若轉不得身吐不得氣卓拄杖云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小參舉古人云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磬山師翁呵呵大笑云白雲是誰家私物以拂指空云看看師云二大老書雲畫空高臺即不然山中何所有惟有兩堆柴分付與火頭燒盡再安排其中有一句不恰意有人檢點得出分付拄杖子（上大人收拾起 爾小生可知禮）僧出云一片柴也無師云夢裏惺惺又僧云用兩堆作甚麼師云韓𤞤逐塊又僧云山窮水盡安排箇甚麼師云凍殺餓殺乃顧視左右下座　順治乙未春師志厭紛雜攜杖別峰掩關一室屏絕給侍效西峰死關遺意至五月六日師示疾

初八酉刻召侍僧豎一指示之侍僧曰不會師復豎二指瞠目視之侍僧罔措乃跪求遺偈師接紙云信手拈來一筆寫盡都盧丟在大江東連畫數圓相擲去乃自起趺坐以兩手拭面泊然而逝師生於明萬曆丁巳九月十九日示寂於清順治十二年乙未正月初八春秋三十有九僧臘一十有七明年弟子超眞等迎骨歸建塔於江陰敔山祖席之中灣峰公爲之銘

湖州武康縣報恩寺美發行溍禪師福建延平府將樂縣人俗姓熊十四而孤十八婚娶生一子年二十妻子相繼而歿畏身世無恒決出家之志投舅氏惺如公剃落首參壽昌聞然謐禪師聞即以大器期之一日見古德垂示云一口氣不來向甚麼處去疑情頓發不覺放聲痛哭乃奮臂揚言云一切是非莫管直趨無上菩提師亦不知李都尉有是語也浪杖人繼席壽昌遂納具自此工夫尤加精進冬夏惟一衲一苧布單衣祁寒之際編草裹腹絕不以淡泊攖懷癸未冬過博山入堂遂誓云大事不明不出此堂工夫逼拶至四十餘日如老鼠入牛角相似忽被面前堂磬一觸全身如在網羅中跳出年方二十有七遍歷閩中江右叢席俱信宿少留迤邐至金陵邂逅與然緯公時大覺老人道望高海內即日腰包同往值老人行脚歸大雄師乞單入堂老人懸牌垂問云佛未出世道將一句來有同堂僧某以叢林頭角自許謂師曰我與兄詣當面呈之師即抱牌入方丈云和盤托出老人云山僧今日困師禮拜過一邊立某僧云蒼天蒼天老人云客作漢直打出復顧謂師云汝這一轉語可作我維那次日結夏即命師綱維首衆夏中受老人拳踢最多每謂人曰若不克意來參老人焉知有與麼事所謂悟了不見人十箇有五雙杜撰也至七月解夏與芇溪森公等九人同受記莂處師爲第二座自此執侍左右未嘗少間老人日以趙州勘婆白雲入磨房勘五祖話問師凡下語老人輒訶罵不已一日復舉問師曰既是拈也拈得頌也頌得悟也有悟處因甚却道未在師云粉牌不著白老人云說也說得是見也見得到秖是未在師參究累

日忽見白雲五祖面目遂舉似大覺老人曰這回謾某甲不得也覺云更與你三箇未在師云恩大難酬便禮拜而出次日侍老人喫粥次老人曰會得末後句底喫鐵棒有分師云這老漢脚跟未點地在老人云果然少不得師云且喜老漢脚跟點地覺云轉見不堪師便禮拜覺云粥後來領棒師云劒去久矣乙未冬游臺山掩關紫柏洞三閱寒暑戊戌重歸報恩一日覺謂師曰臺山婆子爲汝勘破了也這裏合下得甚麼語師云作家宗師宛爾不同覺云那裏是趙州勘破婆子處師云明破卽不堪師復呈勘婆頌云猧犬吠明全不露木雞子夜正明歌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多覺撫几稱善辛丑春師乞假入閩葬親度夏蚌坑於經行次忽憶百丈囑潙山時節若至其理自彰之語驀然打失布袋始信大慧禪師云大悟十八遍小悟不記其數非欺人語時年四十五矣後出嶺舉似老人老人云茲與我江上水關契證處合所謂不住始覺冥合本覺參得涅槃堂裏禪未能透徹此關自利卽得爲人則禍生今時佛法澆

腐極矣能透此關是不易得法道重任在子厚自愛遍謂入室弟子曰還西堂得中禪狀元汝輩落渠後也師愈自韜晦康熙乙巳夏侍老人入天目重開師子正宗禪寺老人舉師立僧示衆云旁知曲解豈堪論一悟爲休眼正昏不負南詢趙州老無賓主句撼乾坤要知無賓主句麼問取堂中這首座丁未秋奉老人命受息齋金太傅岵瞻戴京兆請住武康報恩法席　入院上堂緗水龍淵浮玉山廿年冰雪侍師顔無端推出成狠藉滿面慚惶何處安行這雖親依老漢二十餘年並不參老漢禪亦不曾得老漢說話祇是被老漢罵得徹骨徹髓身心頑了一味瞌睡佛法總未夢見記得幾則古人因緣在肚皮裏安排今日寶華王座上闡揚佛祖宗猷開煥人天正眼不意起來祇見金輪峻峭萬木森嚴山青水碧鵲噪蟲吟秋風颯颯秋雨蕭蕭緇是緇素是素鐘是鐘聲鼓是鼓響一一現成一一明妙一一爲諸兄發向上機一一爲諸兄轉大法輪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所謂我

本無心有所希求今此無盡寶藏自然而至大衆前是山門佛殿後是方丈寢室左是齋堂右是禪堂且道無盡寶藏在甚麼處（若無此語．幾不成話）驀卓拄杖下座
示衆舉石門一喝分賓主師云醜舉止照用一時行師云轉見不堪會得箇中意日午打三更師云狗子尾巴書梵字野狐窟宅梵王宮　冬至上堂萬疊山含荊岫玉宜黃人唱晉江曲冰河發焰梵天紅燕地冬生閩地竹咄是何物驀豎拂子云大衆擧頭擲下拂子云鵲兒已過瑠球國便下座　示衆春雲靄靄春雨濛濛開眼不見天地合眼不見虛空衲被蒙頭坐憨憨瞌睡濃通身黑漆漆正眼自光通三百六十骨節節節現無量聖身八萬四千毛孔孔孔出金聲玉振雖然猶是無風帀帀之波且道如何是出格一句雨散雲收後崔嵬數十峰（可惜一句合頭語．留爲萬口繫驢橛）
晚參古佛心千萬世只如今祖師意鍼眼魚吞鼈鼻墻壁瓦礫放光明演說如來眞妙諦驀拈拄杖卓一卓召大衆云現在買賣不離行市　晚參對一說日可冷月可熱倒一說桃花紅李花白雲門不善諸佛機惹得旁人說是非且作麼生是諸佛機破蓑衣

蘊荊行壁禪師楚人參大覺於崇福眞切體究未嘗輕發躁露後坐精進三次日上方丈謂覺曰某有箇見處覺曰狗子因甚無佛性師拳覺肋下云一向在趙州處落節今日要和尙處拔本（卻不道已是折本了也）覺便推出次日復上方丈覺云盡大地火發得何三昧不被燒却師曰特來度夏覺便喝師呈偈云圓似滿月圓寛同太虛寛歷劫無姓字從來絕躋攀聖凡由此出刹海任伊安始終無變異觸處善隨緣覺云還會適來一喝麼師便出師土木形骸悟處顯脫後竟不知所終蓋西山之流亞歟

武康報恩寺骨巖行峰禪師烏程溫氏子幼業儒尤信佛乘年二十一投舅氏陽山授和尙薙髮授示寂奉遺命參報恩大覺老八一日聞覺示衆云但向父母未生前薦取自然廣大圓滿師於言下有省是冬覺過宜興海會不退勇公在堂綱維一衆賴以提策退一日問師本來面目還喫飯麼師曰那一件不是箇中事退劈面便掌師曰師兄又作麼生退復掌云

還你飽齁齁地。師從此頓開生面。密舉五宗綱要。一千七百公案。毫無疑慮。乃舉似退。退曰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師云不落因果。退曰恁麼則墮野狐身也。師云賴遇是某甲。退喜見顏色。令師趨海會。以所得呈覺。覺詳悉勘驗。乃書一偈云。自慚福德眞輕薄。十載追隨有數人。近日傳來消息好。蘿山阻雪事如新。鼎革後。覺遠遊淮北。師腰包尋訪。年餘至鳳陽懷遠縣。始遇侍覺荊山之普陀菴度歲。一日覺問。如何是日中浩浩時。昨得主。師云。眞不掩僞。覺曰如何是夜間睡夢時作得主。師云。曲不藏直。覺曰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人公在甚麼處。師連答數語。覺俱不肯。到此從前所得。都用不著。日日鼻空棺材。如有氣死人。一日到老人前。老人又問。師云家無二主。覺曰一箇驢子。繫在橛上。師即大豁所疑。急趨前別前語云。時值天寒。請和尚保重。覺曰此間難得禪和到。與你一盞茶。師云看者老漢今日一場敗闕。覺曰何不早恁麼道。師便禮拜　檀越請陞座。舉千巖長祖頌文殊問維摩不二法門因緣云。鐵笛橫吹宇宙。清蝦蟇蚯蚓。解翻身。知音不在千杯酒。一盞清茶也醉人。師呵呵大笑云。千巖老祖美則美矣。若是如今。叢林澹泊。衲子饑餓。如斯言句。却不相當。今日雲間衆信入山。供衆山僧。應時及節。重頌此案。舉似諸人。文殊多口維摩默。往古來今見不全。却喜雲間居士會。饅頭米飯飽齁齁。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康熙丁丑六月二十六日。遍至各寮。從容談笑。且誡曰。老僧不復來矣。宜自修省。毋恣空過。至次日酉刻。吉祥面壁而逝。世壽七十九。僧臘五十五

湖州武康報恩寺棲雲行岳禪師。烏程沈氏子。世爲望族。少補廩庠。始以居士身參大覺老人於報恩。順治乙酉。投覺披剃。丁亥秋。事覺於淮北。乞食炊給之餘。覺力爲鎚劄。一日問覺。空索索地。錦襤襤。錦襤襤地空索索時如何。覺云待你到此境界。與你道。師禮謝。覺云者漢多時妄想。今日始斷。師有省。庚子春。侍覺應詔還山。入天台桐柏宮。草衣木食。習頭陀行。者三閱寒暑。癸卯春。覺命繼席報恩　晩參。師云。彌勒眞彌勒。起模畫樣。分身千百億。捏目生花。時時示時

人郎當不少時人自不識略較些子召大衆云還有讚歎分也無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晚參師云入秋時節不相饒西風吹雨池塘暮古殿松陰宛轉開鐘聲透過山前路急回顧是甚麼　解制後三日晚參僧問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如何是差別智師云春打六九頭春雨灑不歇進云如何是涅槃心師云百花枝未動今年信較遲乃云祖師心印非長非短能方能圓無相無貌有彩有文天下衲僧斷結眉毛結卽印破盡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人物草木一破一切破天下衲僧解開布袋解卽印住盡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人物草木一住一切住或有箇漢出來憤憤悱悱道說甚麼印破印住和者印子一擊百雜碎岳上座不免呵呵大笑雙手作遮印子勢云請試下手看（掌云不奈船何打破戽斗蓮云我當時若見但鳴指三下出去）落堂師問東單衆云西單無爲甚東單有問西單衆云東單有爲甚西單無師呵呵大笑云誰家別館池塘裏一對鴛鴦畫不成　康熙丙午冬十月某日示寂於報恩之西方丈世壽五十三僧臘二十二塔於寺之養親草堂左隴

報恩西堂寂菴行洽禪師汝州光邑王氏子孤苦絕塵矢志萬行到處陸沈衆中尤行業純謹後參大覺老人於報恩覺示以黍生前話每徵詰師無對覺云你恁麼參禪水也消不得師直得垂淚同衆坐不臥七覺問甚麼物恁麼坐師云總沒交涉覺便打師無語覺痛打一頓中夜釋然舉似覺覺領之時年二十有三師因看病回覺問有氣死人是你救活了無氣死人作麼生救師指旁僧云何不祇對和尚覺云他已喫我三十棒了你自道師云和尚著甚死急覺云念汝看病辛苦一日覺指楊梅問一樣楊梅因甚有紅有青師云和尚合取口覺頷之覺垂問道通無礙因甚一片竹窗隔斷月師云和尚道甚麼覺云須是他喫得棒覺問紫羅帳裏撒珍珠汝作麼生道師云拖泥帶水覺云向古廟裏軃得過時如何師云吹毛用了急須磨　師問僧死了燒了你向那裏去僧云一念不生無來去師云向一念未生前道進云吞却須彌了也師云你試吞者火爐看僧無對師便打復

顧旁僧云。你與他代一語看。進云。喚作火爐。那。師便喝。師一日同不退勇廊下行。次退驀拈一毬擲。師師云。那裏得者箇來。退以毬便打。師大笑而去。至晚入退寮。於桌上畫◉。云午後底。午後底。復作此⊕相云作麼生。作麼生。遂將毬子收過。退少間自外歸。亦書此冗。云賊賊。把將來。令行者送至師寮。師將毬了付行者。云也是雪峯道底。退又書○相。云幾人於此茫然。師云直饒恁麼。也只是弄泥團漢。雖然若人檢點得出。直須○○○　僧問。策杖理民時如何。師云天下歸仁焉。進云。棒上成龍。又作麼生。師云終不貴僧問。如何是三世諸佛不知有。師云燈籠露柱長年困。進云如何是貍奴白牯却知有。師云脫殼烏龜飛上天

杭天目山全菴行進禪師。武林沈氏子。生數月而孤。至年十二。母命投無諍寺隱松禪師出家。後思求出世正因。往參天童密老和尚。遂進具。嗣往報恩參大覺問。某甲生死未明。求和尚開示。覺曰將生死來與汝開示。師茫然。是冬遇林叟。指參金粟。有同參問曰兄生緣何處。師云瓶窑。參曰到報恩多少。師曰二十五里。參云。啐你處現有古佛善知識不參。反來者裏正如瞎貓跳過魚盤喫豆腐也。師唯唯。一日因往若山訪同戒。投林叟宿。林云你去金粟住又來何幹。師以前事實告。叟作色曰。我却瞎了眼。將謂你是箇有志氣底人。勸你去親近善知識。你今破期出堂。將來期期如此。他日誑騙人。我住若干叢林。參若干知識。者樣沒血氣底。枉相為你。師被呵直得慚悚無地。遂回金粟。滿期。明年三月。重至報恩。師後嘗曰。從此一住二十三年。實賴林叟激發之力。覺見師誠實。痛下鉗錐。師自恨障緣深厚。不能一撥便轉。或捐鉢資。或賣衣物。攢米打七。徹夜參求。不知其幾。至年三十八歲時。覺北行。不退勇公綱維。見師工夫得力。常衆稱賞。師七終不得透徹。放聲大哭。次早詣寮致謝。仍流淚不已。勇慰曰。和尚不在家。兄去親近理安和尚亦可。師曰某在此親近和尚十來年。如此不靑不黃。有何面目別去見人者。椿大事必求吾兄為我了斷。某已辨得石米。欲上證果菴討箇分曉。乞兄早晚提誨。

勇大喜。卽送師上山。研究一七有餘。忽地春風大作。打開門戶。師當下猛省。喜躍無量。時勇往雲覆菴。師卽星夜越嶺相見。勇云。全兄何得夜來。師云。某甲捉得賊。特來出首。勇云。爲甚文殊出女子定不得。師云。莫謗文殊好。勇云。爲甚罔明出得。師纔擬議。勇攙前云。喂哈。師茫然無對。值覺回大雄。趨往瞻禮。一日覺垂語曰。古人道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且道明甚麼邊事。師同衆下語。覺徵云。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勢長威獰。是汝道底。師云。今日親見和尚。又一日入室。覺問萬法如何歸一。師云。海納百川。覺云。一歸何處。師云。波生浪湧。覺曰。脚跟下與你三十棒。師掩耳而出。自此投機。命充副寺。一日因禪者呈香巖上樹頌。觸著向問勇公此話。咬嚼不破。自謂此話不透。則從前發揮公案皆未穩當。遂將拈頌稿一時焚却。辛亥老人命師上天目。一夕諸兄弟同在老人室中。因擧上樹話。至虎頭問處。覺厲聲云。甚麼虎頭上座。狗頭上座。師當下凝脣之物。豁然蕩盡。遂當衆頌上樹話。覺大可之。

後出世住興化極樂院。既而遷荊溪海會寺。庚申仲夏。應請主持天目。辛未春。復應請崇福。僧問。盡力道不得底句。誰是得者。師叉手云。慚愧。（別云。三千里外聽淆訛）僧云。得後何如。師云。兩粥一飯。（別云。胡餅裹呷汁）進云。忽遇出格人來。又如何相見。師云。打退鼓。（別云。三十棒）僧問。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師云。只得一橛。（別云。你活看）進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時如何。師云。此夜一輪滿。淸光何處無。（別云。念言語漢）

昭覺丈雪醉禪師。內江李氏子。襁褓時。禮古字山淸然師爲徒。性冲淡。於世邈然。（入道之根）因讀法華經。乃至一擧手或復小低頭。皆以成佛道。默計曰。成佛與麼易耶。遂質本師。師罔措。圓具後。遍參諸方。至破山。問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意旨如何。山作臥勢云。老僧不參禪。祇愛伸脚眠。師疑駭。動靜如一箇有氣死人相似。一夜因倒穿了鞵。脚套不上。擬伸手拔。忽然有省。參天童。一日上太白頂。拖柴因竹簽傷足。血迸汙地。忽聽梆鳴聲震山谷。忽然大悟。進方丈作禮云。某甲有些暢快。密作聽不淸勢。師便打噴噓。

密打云那裏失利來者裏拔本師又兩喝密連打云
翻不暢快了師拂袖便出復至蜀謁山山問你從南
方走一回帶得甚麼寶物來師豎一拳山曰別我七
八年一點氣息也沒有師曰若有氣息則不歸了山
肯之後住成都府雪居禪院　晚參山僧一夏已來
妄談般若生身墮拔舌犁耕地獄正與麼時阿誰隨
侍溪聲首座云自作自受師云我識得你復云既是
無人替得冥應罪緣毫髮不來因甚三門廚庫被蟣
蠓蟲吞却老僧於須臾頃遊徧一十八重地獄末後
為眾兄弟撥轉今昔關頭去也拽杖打散歸方丈
上堂物物有密語直捷直到底七佛祖師來兩眸擡
不起林下人十中有九覷捕不及時大慈維那一喝
師云好人不肯做又去屎裏臥　示眾云靜明無隔
夜禪與人參復拈拂子云而今有也拂一拂云到與
麼也未　居士問一口氣不來時向甚麼處安身立
命師劈面一掌士擬開口師復掌士請開示師云待
汝一口氣不來向汝道一日又問一口氣不來向甚
麼處安身立命師打一拂士擬開口師復打士云弟
子不會師云賴汝不會若會黃河水也須倒流三千
里
百城著禪師奉節縣沈氏子三歲解準提解結二呪
其後博通五經天文地理諸般術數十四遊泮十六
選拔身羈功名心嗜佛典偶見破山禪師語錄偈云
我為生死來出家何須東算海中沙無常煞鬼卒然
至錦繡文章亂似蔴遂棄官禮大年師披剃具足後
遇竹帆禪師指參破山禪師相依有年總不得脫灑
一日山喚師答話師纔作禮山驀頭一踏師豁然大
悟喝一喝山云再喝看師拂袖歸堂遂呈偈云本地
風光處處知芒鞋筋斷絕纖疑幾回踏破山頭月帶
露和煙憩隴西山肯之住順慶府渠縣興國寺　上
堂運水搬柴只自知神通妙用總由伊算來不費些
兒力何必三三兩兩疑僧云不疑底人來也師云須
彌山王在那一劫中與你說破僧沈吟師便打者僧未有喫棒分在　上堂劈不成兩揑不成團是箇甚麼指足云
一隻草履爛却半邊不得周全適纔猶是好好底隨後咄云囈語作麼
師因雪背師兄問道得一句是吾眞弟師打一掌

背休去師云不可向鬼窟裏作活計背呵呵大笑師
云也未見得　師入堂埜湘驀抱云正恁麼時如何
師打一掌湘沈吟師又打一掌師圍爐湘隨至問云
畢竟如何師拈火示之湘後契悟師云你何不謝我
湘拈一粒豆置師碗中師云今日收得一主冷賬
黃州黃陂素山冲然義禪師於燕京西山一僧戴雲
尖帽穿朱履著跨鶴衣拜曰和尙還識得否但向伊呵呵道
有趣有趣師拈棒曰不是儒不是道俗人頭戴僧官帽連
棒打趁其僧渾身脫却赤體問曰和尙今又如何識
我好更向伊呵呵云也好也好　師亦打曰脫却皮毛換却骨難逃
法眼破重迷僧悲感禮謝而退康熙壬戌春師預期
辭世至二月十八午時上堂訣衆叉手而逝塔建本
山
蔣山芥菴大禪師小參師云捲簾除却障閉戶成塞
礙祇者障與癡古今無人會無人會三箇成羣四箇
逐隊君不見臺山路上驀直婆胡州市裏憨布袋
曬藏上堂釋迦老子四十九年三百餘會口勞舌沸
演出一大藏教天人龍鬼神無不頂戴奉行誰知落

在我祖師門下被人喚作拭瘡瘤底故紙今朝六月
六日諸檀攀條攀例來此翻曬若也彼旣無瘡自勿
傷之其或未然好將此故紙拭淨你底瘡瘤且那裏
是你底瘡瘤故紙又作麼生拭你若生五戒十善底
瘡瘤將人天故紙來拭你若生三途六趣底瘡瘤將
輪迴故紙來拭你若生無明煩惱底瘡瘤將眞如解
脫故紙拭你若生四果四向底瘡瘤將聲聞故紙拭
你若生六度萬行底瘡瘤將菩薩故紙拭你若生火
宅底瘡瘤將三車故紙拭你若生安養底瘡瘤將彌
陀故紙拭此猶是巳驗之方對症之藥未出教乘極
則更有般蹊蹊蹺蹺古古怪怪底瘡瘤三種病二種
光透之不脫明之不得惟我衲僧分上爲害爲寃所
以道燈心刺著石人脚火速去請周醫博路逢龐公
相借問六月日頭乾曬却大衆且道曬乾後又作麼
生奉持山僧爲說陀羅尼而守護之以兩手捻拳連
叩齒云金吒金吒僧金吒護金吒吾今爲汝解金吒
終不爲汝結金吒唵吽吽泮泮娑訶下座　晚參云
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大衆如何

是你形山底寶一僧云月色和雲白松聲帶露寒師云我不答對不吟詩只要問你形山底寶僧禮拜師云禮拜且置雲門道將山門來燈籠上又作麼生會僧擬議師便喝一僧拜云深領和尚者一問便出師復喚來云領後如何僧云密不通風師打云將謂是南番舶主元來販私鹽漢　小參秋風清秋月明梧桐葉已落丹桂又香生長空歷歷鴈過高樹啾啾蟬鳴說甚西來祖意太煞十分現成楊美之郭君建不依本分錯路修行來我興善寺裏朝三暮四念他白雲老子底上大人乃呵呵大笑歸方丈（楊美之一大藏郭君建千七百恁麼會得愜芥菴意未愜心圓意且道心圓意作麼生喂咍）　晚參入院以來一月人事奔忙不徹日日愁米愁柴佛法無暇打疊大衆一體人情苦苦煎逼要說大似欠他錢債還本還利無歇興善雖則臂長袖短今晚不免盡情抖擻了罷遂提起衣袖連抖數抖云大衆多得不如少得少得不如現得年窮歲畢以後再不要上門上戸來索取　晚參若起紛飛之心即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自除返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

恁麼時如何抱石投江（惟人自肯乃方親）

台州淨居湛菴常禪師四明鄞邑吳氏子依金粟悟得度圓具隨悟遷天童因陶瓦乏人命師執役五載每求進堂悟曰此事不拘內外貴在篤信師即矢志不進堂決於透徹以作堂外榜樣一夕閱悟語錄曰何不向棒頭指處看忽然知得棒頭落處次早呈悟印可之　示衆一言不相赴知君太罔措即此罔措時便是汝出路擬向別處討驢年不得了年老覺心孤誰知多落草

明州雪竇宏遠詔禪師族姓王越之觀海衛世胄也母一夕夢老人送和尚入室而誕師總角脫白參念佛是誰依天童悟祖力究不契後謁石奇雲於靈鷲看雲門東海鯉魚話有疑一日侍雲次值旁僧舉問此話雲便打僧又問雲又打僧再問雲復打師見之忽然大悟乃曰可惜許三棒也無一點雲曰你又作麼生師拂袖曰大雨來也便出（妙悟）

蘇州西華秀峰岫雲行瑋禪師長洲顧氏子年十二投虎邱西隱房本如披剃閩漳黃石齋太史寓西隱

師出謁應對不落機復命爲詩叉手而就史異之曰此沙彌他日肇興祖庭無疑也二十五從牧雲門謁天童悟命隨衆滌食器每進方丈參咨屢遭痛棒門呼之曰爾滌食器多時摸著碗底否師大疑猛力參究忽一夕捲簾頓豁亟趨見悟悟曰作麼便展拜曰謝和尙不通一線之恩悟微笑而頷之越三年隨門出天童居吳之銅井山及門開法古南命爲第一座一夕晩參門曰心生大歡喜自知當作只是下面一字山僧續不來請大衆續看師出衆曰賊門可之

南嶽法輪石隱貞禪師江西武寧劉氏子　上堂法輪貞長老恰似打油匠不管菜子桐子山茶子一齊收拾榨牀上冷也一撞熱也一撞撞得一點氣息也無翻轉枯來還要加上兩撞且道爲甚如此良久顧衆曰是則名爲報佛恩明眼宗師須具此毒辣鉗錘

如如懶人方爲戒居士歙州人齠年卽有志向道一夕夢幅巾道者引至揚州三叉河寶塔下視塔影欹斜命士將塔扶正士開塔門著力通身汗下忽然有省覺身心世界一空盡古今只是一箇自己幷自己亦不可名狀述偈曰夢中作夢宛然眞耳聽何如眼聽親泡影堆中拈寶貝大千活句屬吾人自此遣妾茹素求道益切一日謁牧雲門於鶴林門曰不生不滅心澹士曰弟子今早渡江門曰江上風浪惡如何過得士曰柁柄在弟子手裏門曰卽今登岸也柁柄澹何不便掌士曰本寺伽藍米公做門曰米公與你有甚涉士拱揖曰卽刻拜別和尙門笑而頷之曰梅子熟矣乃付以偈曰靈山花下別京口渡頭逢君今如是去千載起吾宗後求剃度門曰可搆靜室不必出家便化同人堪稱希有

潤州夾山瀘夫一禪師宜章李氏子年十八投萬松出家初謁憨山淸於曹溪卓菴法歸一語三年不會次扣天童悟棒下有省後見夾山豫豫問甚處來師曰浙中豫豎起拂子曰還收得這箇麼師曰阿誰不具豫曰試呈似老僧看師拂袖便出

杭州錢塘理安天笠珍禪師雲間陳氏子父仲雍母金氏十八出家行脚參南澗澗示父母未生前話疑不去心圓具後徧謁知識過紹興東郭門外逢殺犯

人血濺衲衣打失本參偈曰活人頭落地血濺死人衣不知誰死活斬斷未生疑呈南澗未獲許可後依南澗過竹林因僧錯會趙州勘破婆子話南痛棒打出復喚回來云與你說箇譬喻你卽是者僧老僧卽是趙州拈起竹篦云者便是婆子那裏是勘破處（眉毛拖地）僧擬議南擲竹篦歸方丈師在旁不覺汗下洞徹古今公案師呈頌云幾人不戰便成功（五字足足）獨許南陽老臥龍（何處見他）自借東風鏖赤壁（是非蜂起邪法難扶）賺他血淚滿江紅（認奴作郎如麻似粟）南云那裏是趙州勘破婆子處師震威一喝南便打師禮拜云勘破了也便出後繼席南澗　上堂拖鉏斧居山聞名不如見面著草鞋住院見面不若聞名事到如今抑不獲已颺下鉏斧子脫却破草鞋展開驢脚伸出佛手菩提路上扶起刹竿廣濟道中重開飯店不蓄一粒米不栽一莖菜令一箇箇飽齁齁地拈却炙脂帽卸却鶻臭衫作赤灑灑淨倮倮漢若是具頂門眼懸肘後符呼喚不回頭羅籠不肯住望刹竿而走見鞭影而行山僧不妨瞻之仰之卽今還有恁麼人麼驀卓拄杖云設有勘過了打　上堂大通智勝佛稽首乾矢橛十劫坐道場猴子繫枯樁佛法不現前心肝樹上懸不得成佛道泥神撫掌笑此四句中一句殺人刀一句活人劒一句殺活同時一句殺活不同時若揀得出古佛在你脚底　晩參大人峯頂無根樹却被賊子偷了去幾多癡漢守枯樁業識茫茫無本據以拄杖一齊趁退

黃梅五祖千仞岡禪師明州王氏子弱冠禮雪嶠信斷髮受具天童看無字有省偈曰狗子無佛性莫道說得好閨女學做媒自身也難保後往夾山見箬菴問擧高峯枕子因緣言下大徹呈頌曰久憶幷州是故鄉而今身已到咸陽若教忘却來時路不是愁人也斷腸問擊節稱賞命師分座出世潤之金山鄂之黃龍舒之浮度陞座春色闌珊三月天數聲啼鳥落花前荷因有爇先擎盞柳爲無寒漸脫綿處處勸耕梅子熟家家繰繭竹籬煙分明好箇神仙訣父子雖親不可傳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花開蝶滿枝曰見後如何師云樹倒猢猻散　黃梅祖殿

拈香鉢衣漫與俗家兒骨董渾身欲付誰看取東山山上水承恩端在逆流時　陞座鴉鳴鴉鴉鵲噪鵲鵲婆餅鳴婆餅姑惡鳴姑惡記取枝頭一一鳥何聲不是自家音師於康熙丙午六月示疾乃貽書命大乾明公繼席再訂以次春二月行期至是月十七會晦山顯公問疾師囑以後事至二十未刻陞座乃問衆集否曰集又問晦公在否曰在遂端坐而逝壽五十五臘二十四塔於東山演祖之右

潤州金山鐵舟海禪師新安蔣氏子參南澗問一日侍立次問謂師曰你試道一句看師曰父坐子立問曰如賓主相見如何醻酢師禮拜依位而立問曰你透得禮拜透不得禮拜師曰是甚麼所在說與麼話問曰如德山棒臨濟喝明甚麼邊事師擬進語問以茶鐘一擊粉碎師忽大悟

潭州神鼎雲外行澤禪師婺源汪氏子年廿五脫白黃山閱三載圓具參天童悟問如何用心得箇入處悟曰無心可用是汝入處師擬進語悟便打於是疑情頓發一夕不覺倚柱失睡忽聞開門聲有省呈悟悟爲首肯後倚松際授於磬山機鋒迅捷應對無滯授曰汝進語都佳但桶底未脫在師發憤力究一日因風動簾幙豎地撲簌作聲忽然大悟授始印可出世蘄州老祖湘陰神鼎　上堂會得也打不會得也打良久喝一喝曰姹女已歸霄漢去獃郎猶向火邊棲僧問文殊乃七佛之師爲甚麼作釋迦弟子師曰鐘樓上走馬佛殿裏騎驢　問和尚昔在磬山得箇甚麼師曰山僧愛瞋不愛喜曰如今以何爲人師曰捏棒呼狗曰恁麼則圓滿菩提無所得也師曰百草頭上薦取老僧僧禮拜師接機峻邁手眼精明室中嘗舉狗子無佛性話驗人罕有契其機者順治甲午師書偈曰是非海內展全機多少時師盡皺眉此日一無言可付江南江北大家知投筆端然而逝全身塔於神鼎之右隴語錄十六卷附楞嚴方冊藏流通

龍華湘翁沄禪師　小參僧問本是山中出來作山中主上下一和同春風滿寰宇如何是山中主師曰身上毛不出頭上角不全曰如何主中人師曰眼見如盲口說如啞曰掃盡諸方老婆禪傑出春山無二

主師打曰你未有喫棒分在乃曰若說佛法供養大衆杜鵑聲裏春陰老若說世法供養大衆碧水環流波浪深磬情撥撒徹底剗除更須知拄杖頭一竅遂卓拄杖曰看看拄杖子惡發來也三十棒要打臨濟斷兒為他纔住箇院子便乃教人成褫致令普化克符連日在屋角頭傾箱傾籠漏盡家私三十棒要打雪峯箇漢為他纔得些些須供養便對閩王道自從先德山石頭以來傳此秘密法門帶累後世攙行奪市底把白馬老枕邊破木槅認作他先祖髑髏更三十棒要打古今知識為他噇却常住飯終日說大法小法向上向下山中主主中人賺引一隊伶俐後生祢鏡尋頭無有休歇諸兄弟山僧與麽提訓你道還有為人處也無擲拄杖曰一徑直二週遮好眼如何亂撒沙日勢已晚歸堂喫茶　上堂豎拄杖曰拄杖子頭戴寶冠身披珍御先天地而不老後天地而常存有時突出人前便見千年一遇如今混俗和光共你八十三九十四教你修省當機覷面提與你饒益覷面當機捷你若不信驀豎起拄杖曰看看變作觀音大士走入西王母眉毛罅裏說阿字法輪去也卓一卓曰吽吽

揞黑豆集卷八

心圓居士　拈別
火蓮居士　集梓

杭州仁和圓照茚溪行森禪師惠州博羅黎氏子母夢白光入懷生師眉宇俊秀骨相清奇性情天放如鶴立雞羣廿七歲棄家從宗寶獨公削染納戒往參雪嶠信問乳燕遷華屋梅子正香熟如何是西來祖意雪云未曾聞者師曰恰似錯問一日又問未離方丈句作麼生雪側耳師曰謝答話（嬾賓逢厭主窮漢遇慳兒然已是大段狠藉了也）次參大覺琇於崇福覺令作本來面目頌師曰茗溪屈曲（水）潺湲萬疊關山一境閒乍雨乍晴雲散後滿天風月到人間覺云好與三十棒（焦桐遇蔡方增價）師云恩大難酬（老驥逢孫始一鳴桐驥且置作道蔡邕孫陽是何面目）一日覺垂問云僧問楊岐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岐云西天人不會唐言令師代僧進語師云謝答話（別云有勞通事）覺又

云。臨濟道。大凡演唱宗乘。一句語須具三元。門一元門須具三要。路且道。楊岐者一轉語。是那一元有照用也無。師云。袖裏金鎚當面擲。別云。和尚卻會　一日覺毬問云。僧問楊岐。人法俱遣。未是衲僧極則。佛祖雙忘。猶是學人疑處。未審和尚如何爲人。岐曰。你只要勘破長老。令師代僧進語。師代云。學人禮拜謹退。懺悔底懺悔。慚愧底慚愧　覺又云。楊岐是臨濟兒孫。爲甚不行棒行喝。却作恁麼語話。師云。前箭猶輕。後箭深。別云。和尚須痛喫一頓始得。若問喫後如何。答云。教伊認得臨濟。若更問老僧喫棒了。你又作麼生。答云。某甲不識臨濟。若更問你既不識臨濟。甚處學得棒來。但向伊呵呵云。仁義道中。再放和尚三十棒　覺命分座報恩崇福兩山。師復手闢龍溪菴。爲禪悅晏休之所。即圓照寺　復應蘄之老祕。乙卯秋。衆請繼席崇福。師遊牛首。逢一道者。者彈指一下。問是何宗旨。師云。老鼠喫鹽。者云。如何是藏鋒句子。師云。東西南北。者云。如何是事藏鋒。師云。隔岸醉人多。者云。如何是理藏鋒。師云。滿江野鴨子。者云。如何是事理俱藏鋒。師云。水裏船。船裏水。者云。如何是事理俱不藏鋒。師云。上底上。下底下。者便作禮。師遊五臺。宿顯通寺。寺前見一婆。頭纏紅布。鬢插山花。身披雜襖。左足花履。右足黃鞋。目光射人。手攜竹籃。籃內諸物。俱有口食石子。師問婆在此何爲。婆曰。乞我一文錢。何不與一掌。且不負來機　師云。年多少。婆云。六十四。師云。有家主公麼。婆云。徧地都是。是何言與　師大笑。放者臭老婆三十棒　婆睜目視師。師便打。兎起鶻落。箭鋒直注。如大火聚　婆喝。師又打。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裏中紅心　婆攜籃作舞而去。文殊耶。觀音耶。可謂小出而大遇　師遊中臺。回婆仍在路啖石。見師便笑。口稱南無佛南無佛。師問婆生緣何處。婆云。太原。師云。幾時到者裏。婆云。今日六月二十七。師云。識得你也。在者裏　婆合掌云。大通佛大通佛。便作禮提籃而去。師云。幾不問過。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　師於康熙丙辰六月廿七示衆曰。明年此日能見我於別峯乎。衆罔測。丁巳春。師謝事崇福。遊吳山。見華嚴蘭若。顧從者曰。此中修篁奇石。可以臥數江颿。吾將老於此矣。謂主人曰。吾欲於此結一期。緣可乎。主人唯唯。代呵呵手指云。你者死無葬身之地漢。休相帶累　至六月廿四日。謂主人曰。明日吾行矣。主人曰。願留數日。候集諸子。師曰諾。至廿七。諸子四集。乃說偈曰。慈翁老。慈翁老。六十

四年七顚八倒開口便罵人無事尋煩惱呵呵總是一場好笑復書封龕語云茆溪老茆溪老到者裏有甚麼不了咄封却遂擲筆含笑而化時異香遠徹緇素競奔至七日掩龕餘香猶烈迎龕歸龍溪塔於圓照之右脇焉學士曹本榮嘗問師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煤塊子曹云宗門有五家是否師曰一亦不可得王熙問彼此燒作一堆灰向甚麼處相見師召熙熙應諾師云特地一場愁　老祖開爐上堂僧問彤雲密布山坐高原截斷衆流請師別唱師云又是新聞進云祇如未出方丈法雨已降神通妙用耶法爾如然耶師云天不高地不遠進云一杖撥開千澗月三盂吸盡五湖煙師云近火先焦僧問老祖險峻關山難越實可悲哀乞慈方便師云者場大富貴懸人心所願進云一念休時事若何師云切忌進云彼丈夫兮我丈夫師云另是一條筋僧問千年爐鞴今始開人天共聽無生曲如何是無生曲師云當官莫近前僧問輕風拂月寶華開如何是寶華中事師云白馬紫金鞍進云打鼓集衆師登寶座意旨如何師云且莫顚倒亂僧禮拜師乃云適纔新聞普告大衆誰道關山險峻截斷衆流天不高地不遠者場大富貴懸人心所願卓杖云切忌未生前你又如何看好笑顚倒者關破餕粥礶且莫亂且莫鬧白馬紫金鞍騎出萬人看咄現成公案下座　臘八上堂僧問世尊不覆藏無端漏洩達磨不愼初九年面壁未審達磨底是世尊底是師云洞庭湖進云分明一點無餘欠不待明星已現前猶是者邊事如何是那邊事師曰鄱陽湖進云踏翻洞庭波底月萬重雲散月來新師云過渡莫爭先僧問掀翻窠臼無些子踏破元微向上關世尊睹明星悟道是否師云前山已解松根雪進云從前太煞郎當何故如今一毫不拔師云石臺又挂梅梢月進云恁麼恁麼山不是山水不是水不恁麼不恁麼山是山水是水師云姑蘇城外閶門市僧問梅花初放鴈聲孤鴈過梅落時如何師云惺惺著進云錦上添花因甚麼學人不會師云恰似九江客進云掀翻海嶽踢倒須彌時作麼生師云行堂須仔細進云好手手中呈好手師云熱粥熱飯僧問清淨

比丘不上天堂破戒行者不入地獄因甚麼和尚與人說戒師云你爲何夢裏推磨進云箇裏宗風分外別師云破草鞋僧禮拜師拈拄杖云前山纔解松根雪石臺又挂梅梢月說向諸禪人惺惺開眼聽明星現時世尊悟道明星幾時不現一僧出師便打僧茫然師笑云世尊不覆藏達磨不愼初洞庭湖鄱陽湖說甚麼梅放鴈聲孤誰論錦上又花鋪獃禪客九江人愛學姑蘇姑蘇城外閶門市家家年到貼神符老祖山頭眞好笑兩堂賢聖嘴鑾鑾下座　結制陞座問答畢師云放下布袋快活無匹閑看湖猻偷喫生鐵阿呵呵的的的（的在甚麼處）問甚生前面目誰論梨花笑日齋堂有粥有飯禪和要喫便喫喫即不無飽後作麼生夜行莫踏白（難難）下座　解制陞座僧問正法眼藏即不問今朝解制句如何師云穿山鼻孔破僧禮拜師大笑云雖然和盤托出却是大段不同瑯琊禪師道本來無一物壓殺天下人直饒便分明坐在糞坑裏作麼生是透脫一路妙音觀世音梵音海潮音衆兄弟朝看東南暮看西北近世雙笛從羌伲飯不及壺飧下座　上堂問答畢師乃云行脚須具眼參禪要識句大衆識得句也未（識又爭能識得）適纔答僧云是柱不見柱咦非柱亦不見柱既然是非都去了因甚又說是非裏薦取汝等諸人作麼生薦莫是雲日能催曉風光不惜年麼莫錯會好（不錯會）幸逢征客盡歸在落花前切忌顢頇儱侗去（不顢頇儱侗○息菴注云鸎王擇乳素非鴨類）所以古德云至道無難惟嫌揀擇桃花紅李花白誰道融融只一色（桃花紅裏紅李花白裏白一時說與君衲僧口門窄）諸禪德瞥不瞥一夜東風吹落枝頭殘雪會麼老祖殿前梵王宮闕雙峯燈放九天風月燕子語黃鶯鳴誰道關關只一聲（隔牆還有耳撐起眉毛子細聽）不透祖師關棙子空認山河作眼睛咄冷底冷熱底熱粥鍋西邊底莓苔裏石碣良久喝一喝云歇如今是甚麼時節師大笑曳杖下座　兩序請陞座師豎拂云一羣子上來一羣子下去殘夢五更鐘落花三月雨合掌低頭換步時進前退後翻身處有利有害（祇者舉足下步處迷之則生死始悟之則輪迴息迷者如海中沙悟者如星邊月要且不是者箇道理）人無遠慮歸到故鄉還似客（不到故鄉爭知是客）布穀催耕鳴別樹（自無枝葉那不借棲）叉手句可

惜許一切數句非數句打一拂曰去問學人道眼不明未審甚麼礙師云幾時立春僧云昨日二十三師云怪我作麼（別云聽事不眞喚鐘作甕）　衆入室師拈杖云摩訶般若波羅蜜明如日黑如漆異解多途商量非一卓拄杖云急若人信受奉行一生參學事畢復舉殃崛產難因緣師云從古至今拈提者極多錯會者不少龍溪今晚索性與你點出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見牛羊禪和子會也未不會再說一遍水溢天開隄花落滿龍溪鳧隨潮落去日上綺霞低（呵呵龍溪亦未會得聽心圓與你點出鶻之鴿之公出辱之鶻鴿跦跦公在乾侯鶻鴿鶻鴿徃歌來哭會麼不會再說一遍天津橋下陽春水天津橋上繁華子千場縱博家仍富幾處報仇身不死會麼不會再說一遍空手把鉏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事不過三會麼不會則諸公決定無耳既無耳還有鼻麼聽不見聞聞看屎臭氣也不知咄）衆作禮師擲拄杖便起　晚參師云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呵呵學人也有趣和尙也有趣拂一拂歸臥室（眼似銅鈴口如木揆）　晚參師云山門前得底句禪堂裏商量去進到方丈不必再舉何也天溪不肯孤負汝　晚參良久云諸大德我已說清淨法竟是中清淨否是中清淨否是事如是持餘紙半幅留與五百年後人

跋尾（如此說法捨四大爲牀座不足以伸供養惟有一手裂破一火焚却億萬斯年永不回頭顧著稍可可恩耳）　僧出作禮畢擬歸位師連打三棒（者箇棒粉骨碎身未足酬惟有一口漫涎劈面三唾）　維那問烏龜入水即不問相逢不相識時如何師云分明是箇駱駝進云但念水草餘無所知師云口裏氣聞不得進云拈却貓兒會上樹未審落花流水歸何處師云但聞人賣子不聞人賣爹　重陽早參師云今朝九月九猢猻上樹賽筋斗右轉左左轉右好手手中呈好手呵呵天溪長老不唧嚠（呵呵山裏猢猻猶自可街頭猢猻愁殺人）　早參師云水中鹽味色裏膠青咄將謂明星是眼睛通身有口向誰說挽盡天河洗鐵丁　室中晚參問答畢師乃云阿逸多笑甚麼蛇穿耗子窟普化搖鈴過嗚呼小子脚板踏破癢瘡近火血沾衣傷鹽傷醋陳年貨有人道慈翁老有茶請喫茶無茶滾水好咄漢仙琴高騎赤鯉羲之寫字換鵞兒良久云歸堂去　六月十九早參路上紅塵起江中白浪飛卓拄杖云觀音菩薩來也有眼者近前無眼者退後一僧出作禮畢擬歸位師打云與麼不得得與麼良久卓拄杖云禮拜歸位（見箇甚麼眞堪

笑與麼不得得與麼(苕溪口門窄)　曼拏羅指地爲泉(吾支不少)胡大頭捶破鐵山(一場敗闕)若也知去龍行虎步如或懵懂世尊陞座默然阿難遣出比邱左右顧云牛山廟三天竺遂以拄杖一齊打散(一場懡㦬)　雪夜晚參師云喫苦茶說淡話誰管佛法不佛法馮夷剪破龍溪練枯柳梅花處處春咦月下凍痕生綠井隔窗玉片飛無影樹枝風息轉迎寒寒人如鳥棲未安日短夜長誰先覺熒熒殘燭嗚嗚角咄咄黃龍三關香嚴獨脚

冬至早參師云冷地裏夢見一歁和尚曰昨夜三更子癸時楓杉隔塢問松枝滿天飛雪來何處寒梅低首笑嘻嘻他又大叫云老祖老祖如今是甚麼時節大衆說看傍僧擬答師便打僧復出問生擒猛虎活捉獰龍人來時如何師云官法如爐進云忽遇透網金鱗又作麼生師云謹愼火燭進云驅耕夫牛奪飢人食未是向上鉗鎚如何是向上鉗鎚師叱云揚州客僧擬議師云大衆歸堂　小年晚參衆集師舉拄杖云是我不是衆茫然師擲下歸臥室(笑啼俱不敢始信做人難)

師見病人多逐苦境乃示云莫莫莫病是衆生之良藥我在俗時一病幾死正迷悶中忽聞鼓吹始知病源不從他有遂決志出家云鼓角分明破毒鍼驀然割斷愛情心死去活來眞好笑石頭土塊盡知音語諸人識病因大家割捨夢中身咄咄不作維摩詰文殊何處尋(只消五箇字割捨夢中身)　晚參云紅不成雪白不成血等閒一事不分明苦使從頭皆曲折(別云紅不强雪白不計血尋常事事甚分明沾着己躬便曲折)咦不曲折大黃體挂穿山甲天官之大者不名所生人官之大者不名所職禪和子喫喫　晚參云僧家無累以世界爲影柱上觀先哲深原道德下考市流乃足以羞禪和子憑欄莫與禽魚共水底月明誰得知咦有趣有趣熱鏊猢猻賣俏俐　大雪早參云水似青銅鏡山如碧玉城廚寒面減色吟罷滴餘聲咦忽燒銀遍野種玉成田白初粘草舍茆簷好似瑤池宮殿天天空庖恰早炊爨煙遲瓊英亂灑晨光碎敲冰羹瀹茗香園蔬脆一盞麤飯僧歡喜人間尚有瓶無米行脚詩僧得句時貧家何限凄涼淚衲子品格第一要除葛藤僧護經姑置之案頭何如　早參云大衆破除煩惱五更鐘鼓木

魚聲因甚又道白鶴飛來迎赤壁東坡到處便西湖
咦廣濟縣二十四都李大戸物故　早參云禪者禪
者前觀音後勢至大市以質小市以劑咄往往如斯
早參彈指云剎剎剎是甚麼　誰錯誰不錯苦者苦甜者甜語
不傳於輶軒地不被乎正朔三元收不得四句豈能該　樂樂樂珠
玉磔磔瓦礫礴礴道得三十棒道不得三十棒　知藏問近奉山門
請水上挂燈毬是何宗旨師云是你沒造化進云待
有郎向和尚道師云前面走底厮子笑你　除夕維
那恭白云今日歲暮大衆乞和尚說法何不便與一棒　師云
一年三百六十日甚麼處去了衆無對師喝云靑龍
頭上出米石茆溪愛說葛藤禪呵呵心圖恁麼道還有人會得麼莫相孤負好　元
旦早參問答畢乃云老祖山頭春至臘完送客偶出
戸看雲還倚門近來送客日紛紛看雲無一人　說甚麼未生前咄草
蕪沒平野茆溪終日在裏頭覶不如飽飯禪和竟似一絲不挂　你要知今日事
麼木落見前村體露金風何處見牛背上鵲巢邊　諸禪人仔細聽老
祖病多識藥性憑你說殘臘新春年新月新日日新
三家村裏舞魁星竹裏聲淸急薦取莫將餖話猒人
聽雞未鳴風最冷梅花無數落山城好箇時節子只有一人知且道

那一人是誰　拍桌云無花果不結無枝果不成爲甚麼不說根大
笑下座　晚參問答畢乃云洋洋乎盈耳哉盡世界是箇活
虛空　作者七人知也未功之首罪之魁　玉環擊碎令人惜彼婦人兮
宛作家我丈夫也胡首鼠　妙手良工修不得釋迦掩關淨名杜口自餘有甚麼作用處
鎭江客雙峯山外衣衫赤帝釋宮中飛檀特擎手攀南斗迴
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始見本來人　元宵解制問答畢師大笑云禪
和子知不知燈影裏馬如飛處處人槌牛鼓皮普天
樂笑話兒遍地孩兒眼搭擬咄咄老頭子自己家風
不說起咄咄老頭子自己家風在那裏　喜喜雨打風吹破窗無紙好
似人間措大詩下座　早參云宗乘演唱均一句也
今人隨其言見其句不見脈古人會其意見其脈不
逐句祖師明其旨不滯意不滯句不滯即旨也　一通皆通
不執之即妙執之即不妙今人反以執爲妙以不執爲不妙　妙妙見
乞兒與美酒以免破屋之咎咦心眼精明透徹宗旨
者若碗若盂若瓶若壺若甕若盎皆能建天地兆龜
數蓍破瓦文石皆能告吉凶是知萬物天地成理一
物包焉物物皆包之各各不相借甚麼風急啼鶯未
了雨來戰蟻方酣眞是眞非安在人間北看成南

早參云。四十二字妙陀羅。泗洲大聖那姓何。老禪客。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孤雲兩角去天一握。山水險阻。黃金子午。蛇盤鳥隴。勢與天通。吽吽茆溪。見處不瞞諸公　早參云。德山托鉢公案。誰不水底看月。末後句何處尋。咄。翦燭觀機。知豹略。掀髯擊桌。助龍吟。呵呵。瘦竹自搖。青夜煖睡覺。鬧窗鼠起和明月。小徘徊。獨鶴似人行。鴈陣劈空分。地灩灩。半池雲皺。靜靜一痕。鶯角溪頭霜雪舞。風枝落葉動寒燈。部伍不齊鐵馬打一拂　起七早參云。夫出世至此時。笑啼俱不敢。論道於末劫。邪正遞相嘲。古亦有之。蔡中郎以反舌為蝦蟇。淮南子以砌蛩為蟣蠓。高子明以乾鵲為蟋蟀。文人誤謬。自古為然。何獨於今禪者。比聞有讀維摩經甚麼處 維摩經 是至天女轉男 元來是箇公案 者　今時有錯解者曰。與倩女離魂一般。又有云不過弄鬼眼睛也。又有云者是如來禪。又有云不合三元三要宗旨。又有云與念佛者誰不相似。又有云不是巖頭末後句。又有云豈有男身變女人之理。又有云恰是竹篦子相似。果然 咯啄 耐　大衆。南風靜兮北風興。吹不了兮紙錢

灰冷。吹不了兮古戍煙橫。吹不了兮酒旗葉葉江邊影。吹不了兮野燒痕青。吹不了兮人悲客路斜陽艇。吹不了兮鬼哭沙場夜雨燐。更有一般吹不了。住住子規啼血月微腥。咄咄。山茗滿斟。魑魅舞百場三萬六千丁　晚參云。彌勒放下布袋。迦葉難獸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强。千金之子不騎衡。古人曰。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與麼行脚。何處有今日。衆禪契欲不出。納以湮其源。空堂幽幽有桔有莞松下圍棋。松子每隨棋子落。當得麼 聚百毒於一器。你試伸手拈出一箇不毒底來看　知藏擬作禮。師連棒打出。三十年後聽清訛十萬八千未是遠　僧問。承聞和尚有偈。西溪之西畢竟甚麼所在。師云。你者癩子。進云。學人普天之下都走過。總不曾見有箇人。師云。廣濟縣去　旱參云。撫心自惜。觸物生感。禪和子春風天上來。滿城紅與紫。如何朝暮間飄落如流水。維那問。兩度上名。未審落在那裏。師云。將直袋盛著。進云。塵中人自老。天際月常明。師云。多費閑錢。雲水堂寮主問。水出高原。卽不問。竹竿頭上禮西方意作麼生。師云。兩箇聾子講得好不熱鬧。進云。

卭州多出九節杖悔攜書劍謁將軍師云叫做一段極希罕的新聞　七月十四晚參云萬物欣交得江山閒自知說甚麼終日噑而嗌不嗄終日視而目不瞚終日握而手不倪我憶南湖秋西山暮雲起擊桌云大衆幾時自恣知客問菩提心作麼生發師云煩惱進云學人不知落處師云歡喜進云明知向上事學人因甚麼不會師云十言十當　早參云衲僧家發言吐氣直須脫俗理要深而遠大旨要切而明著句要煉而顯喻有意無意間逗露本地風光使人見聞有所感悟方極其妙大衆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乎天下者泰山之雲諸禪德覺華定自在王如來如何念自代云宜興壺落水又問鵲巢避歲燕伏戊已雞有專棲之雄蟻有兼弱之智出家兒向那裏爭勝自代云青州人彈指又問曾將天補缺不禁他移陵棒喝交馳時作麼生會自代云出生臺石蓮花（代語神似雲門）　晚參問答畢乃云縮卻頸伸出手昔日世尊拈花今晚外揚家醜今年是壬寅去歲是辛丑天寒人寒時月下牛如狗老虎吼爬當走道甚

麼雲綻綻路相同湖南有湖北有山東茄山西韭咄草裏猢猻打觔斗維那問學人大用現前時和尚作麼生師云一字不差進云莫是布袋裏猪頭也未師云爲何喫耆樣東西進云老人言盡龜哥眼赤師云黃梅縣地方　四月八早參云今日聖誕良辰洛伽石叫曰黃鸝莫作藏身處一入柳絲遣不開漢陽江應曰楚雲一夜眞堪賦華頂峯道佛國何年入望來泰安山問天下英雄今孰是陳摶谷答大聲空自聚如雷老祖各供白水一盃淡薄淡薄莫怪莫怪侍者出禮拜師便打　早參云大衆道眼若明纔脫窠臼接物應機如鐘待叩咦千萬關山道平分南與北觸目古人思時憑最高閣錯自知老祖癡見笑水潦鶴昔有牛頭會下僧參破竈墮和尚遶一帀出去公案會麼良久云新月娟娟夜寒風靜山喞斗起來搔首雪裏梅橫瘦好箇霜天閒卻三臺手君知否古人去後思念濃如酒說與行脚人左掌中書右　早參云大衆一左一右雖過於中而在中之庭一前一却雖不及於中而在中之皇世人好盡而遠於中遠於中

則必窘於邊幅必觸於殿牆必墮於坑壍誰道本施土緣第一僧問和尙古人爲甚麽走入水牯牛隊裏師云你眉動眼動作甚麽進云消得龍王多少風又作麽生師云寨戒時你須盡情發露進云說夢老瞿曇何處覓蹤跡師云低頭持呪去　晩參僧問各自檢點總成顚倒時如何師云上座不見甚麽進云十里大王五袴蘇途遠近如師云買賣不相當進云七佛已前事爲甚麽學人不會師云第八句曲山第九林屋山進云因何三年不喫飯目前無饑人師云官吏有坐位進云眼不挂戸意不停元時如何趣向師云軍器局副使袁應華僧拂袖出師笑云大衆七佛已前事四顧何茫茫總成顚倒時禪客不見甚麽呵呵宗乘之建衲子惟智守位謹常非明正眼故先聖之行脚入則訊其旨出則承其法居則思其道你要知十里大王五袴蘇途遠近知麽買賣要相當眼不挂戸意不停元時苟利後賢不顧其身上下用成故昭祖德莫道三年不喫飯目前無饑人好見月十五圓見缺十六始誰云芝草無根醴泉無源矣如風之蓬蓬然而起如山之遙遙然而止　晩參云誰令白日晩坐使遠山靑山何爲兮高高水奚爲兮深深塢西冷垂虹亭龍拖急雨長橋過帶累老祖聽事不眞　晩參云天之顯經隱權前德而後形好笑錯過溪邊日巳斜人間五百年兜率一晝夜咦浮雲隨風亱亂四野諸禪子仰天悲歌罷罷提多迦尊者　晩參云物局於所甘人局於所守爲何盤龍明鏡餉秦嘉辟惡生香贈韓壽周脫邱遮莫牛正月初十夜如晝說甚麽蘇州有常州有　早參云盡道今朝是冬至爲甚麽須菩提涕淚悲泣迦葉尊者只管冷笑大衆記得麽孟子見梁惠王僧問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和尙又作麽生師云千世不修生在貴州進云莿三汴四作麽生師云貞節祠南石判官進云學則易答則難如何到得和尙田地師云廝城鹽客識闍黎　晩參問異類中行紹隆聖種底向甚麽處行履師云那有此理進云耳聽不聞眼看不見七手八脚三頭兩面師云莫進當舖進云香嚴悟處不在擊竹俱胝得處不在指頭未審在甚麽處師云快去叫菜頭來知藏問當初未欲

成相別恐誤同參一首詩可是到家句否師云快快
搶行李進云既是聖僧爲何頭上有漏師云幾更時
候起火進云碓嘴生花師云神明鑒察知藏擬議師
喝云未明三八九難過祖師關好笑頭上日輪誰不
見南無佛陀耶把臂上高山山頭妙豁往追不及來
不有年老天誰言王野歸來晚今在羅浮作地仙打開
布袋頭放出百千牛縱隨芳草去終不被人收君不見石頭路滑如油　侍者問城中青
史樓雲外高僧塔去此之外請師指示師云江西錫
箔進云可是下文看註脚師云衢州阡張進云日出
卯用處不須生善巧師云周脚夫發黃病　晚參云
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因甚又有客愁繁似雨鄉
路草芊芊知道了回首髑頭樹似接古塘煙蛙鼓螢
燈蚯蚓笛鶯歌蝶舞鵓鴣天蒼天蒼天　因事晚參
云今日得箇新聞有一怪猴求冥王轉人身王曰將
毛盡拔去夜叉纔下手怪猴叫苦跳去王笑曰如何
做人這箇新聞可醒瞌睡今晚舉似大衆　早參問
赤土畫簸箕使米跳不出是也未師云闍黎生得好
耳衆僧作禮師云何所見而來何所聞而去水底看

紅輪淸波無透路喝一喝云曲有悞周郎顧　起三
早參云今時禪者曰三元三要者不過因便回向耳
咄咄你道回向後還有事也無審細審細天明時有
人高吟云山閣行將近迂迴又隔溪八窗中遠水萬
柳外長堤鑿曲深魚舍芟枝減鶴棲好笑好笑爹爹
低低　早參云蘇子美讀漢書以此下酒百斗不足
多老祖瞌睡似夢非夢忽聞云船上不漏鍼爲何枕
頭沒處尋茲請大衆判斷若道復讐者不折鏌干雖
有忮心者不怨飄瓦不勞拈出向伊道和尚是甚麼心行　元旦
早參問答畢師打一拂云大樹大皮裹小樹小皮纏
古往今來者歡喜成風顚喫飯湯燒速香開得眼來
天大光咦俗氣不除呵呵不妨不妨有大神呪有大
明呪有無上呪甚麼呪新年新歲而今而後入俗隨
俗入鄉隨鄉一卷子程子曰一卷天地元黃一味顚
朱塡墨不用向下向上所以問新年佛法答他紫雲
瑞雪降重重問前三三後三三答他梵王宮殿隱晴
空大衆玉童端拱雙尖上石船峯在碧波中年初一
駕長虹任從天上醉春風知衆在否衆應在師云有

功無功莫使肚空齋堂排齋佛殿上供　早參云窮春秋演河圖不如載茗一車差差低枝窺簷似含笑臨水小村三四家舉頭紅日近回首白雲奢咄甚麼說話自己也覺不好意思　中秋晚參云如何是般若體如何是般若用萬里關河迤北望無邊風趣入秋來說甚麼箭穿楊柳李廣陷番錯過雲峰悅和尚故人尺素年年隔薄暮淸砧處處催大衆峩眉山脚下有件事極古怪　晚參云悲歌久去耳風韻今何如荒院夕流盼古道行人疎大衆雲天一片高談抗冷氈笑寒煖世間人面且休分皂白儘隨他冷淡因緣因甚道杜蘭苦不長蕭艾苦不殘　早參云見善修然必以自存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不善在身菑然必以自惡行森昨夜夢遇老演祖勝如得美官栖栖無聊中握手意便歡再三細問家風這樣淸淡爲何不學化緣　香林禪師誕衆耆舊請上堂問答畢乃云九日雨微晴香風出桂林鐵樹開花時碧雲天黃花地金將火裏試還會透出一字也無天寒日短一不得向二不得開白露收殘月霜風散曉霞一投一搭時登高風落帽老祖能識人林坳多敗葉卓杖云千里何明又卓云淸機歷掌去不到去來不到來誰不錯會黃鶴斷磯頭人多悲客路擲杖下座（機鋒閃捷惟雲門聊可彷彿之）　晚參云擬不擬癖不癖擊節歌離騷湘靈招不得狂風吹落花花落風無跡大衆爲甚麼石灰山上寫箇會衆拿賊　早參云亂石堆頭泛破航急流溪畔柳初長歌欸乃濯滄浪四山遶座元章米雪居孫皆非妙筆一目連天蝦蟇埠狗兒堆盡是佳圖還有一般快活趣來公令嚴禁不許開場放賭知藏禮拜起喝一喝師大笑進云面前骨堆高三尺莫是三九二十七麼師云接客喜送官愁進云華光寺主手脚長師云你好似停喪赴考僧問如何是有相身中無相身師云費錢因事急進云入市能長笑歸家著短衣時作麼生師云郎中尋韭菜進云橋翁賽南神日午點金燈師云怪不得師叔賣茶地問學人肉有千斤智無銖兩時如何師云你生得好眼睛進云寧可截舌不犯國諱師云咄者樣種草進云忙中怎得作閒人師云正好沿街叫　早參

問古人為何道要眞蕐麗眞要假全歸假九年面壁僧有口還如啞師云你臨財莫苟僧禮拜師云你到會湊趣僧問古人云總似今日老胡絕望意旨如何師云你幸得年老進云兩手扶犂水過膝初三十一日日是好日師云怪不得前日唐老兒說你進云堂堂密密處求和尚放一線師云昨夜何人叫喊僧茫然師大笑卓杖云衲僧家立言須自出一家機軸何必與俗同見解知客問不消一曲楊柳枝請問是三乘十二分教不是師云人搖財落進云因甚道福堂歸來還平善否師云你習氣太重進云一宿二宿程千山萬山月為何說黃泉無客舍師去咄偷狗橋邊喫僧飯　落堂維那問昔日疎山造塔因甚道將三錢與匠人師云白身尊者戴方巾進云為何又道將兩錢與匠人師云鹽貴米如珍進云為何又道將一錢與匠人師云槐陰樹下楊柳精進云後來羅山因甚道若將三錢與匠人和尚今生決定不得塔意作麼生師云紙軸公公供熟鴨進云若將兩錢與匠人和尚與匠人共出一隻手是也未師云左底左右底右進云若將一錢與匠人累他匠人眉鬚墮地意又作麼生師云雪壓蘆花鷺白鶴僧茫然師云欲識羅山與疎山竹根煙冷鎖松關鑿渠引水俄成沼幾多迷鳥帶雲還不知今生決定不得塔麼紙馬店裏遭瘟殺不知和尚與匠人共出一隻手麼木柄斧頭石碓臼不知匠人眉鬚墮落麼煤炭門前畫木杓　起七晚參云大衆木若稼纔害怕何也不見楊岐會祖云百丈開田說大義是何言歟楊岐兩日種禾亦有奇特語達磨大師無當門齒且道意在甚麼處禪和子山頭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情盡橋名折柳橋任多離恨絮條條良久云唐朝崔皓寫鋤毛（崔皓雖然不用他若無崔皓不能寫）　晚參云嘽嘽兮燭燼燈殘可笑夢去來不言行路難打一拂云丹書鐵券不能以救違約之弊五刑九伐不足以止覬覦之奸拋拂歸臥堂

早參云佛祖以衆生之耳目為視聽衆生之心為心端坐而自化居成而不有斯可以謂得正法也諸賢契思於正法道不遠人念靜而衆生自清不疑而衆生自信不私而衆生自公賤珍則衆生去貪徹修

則衆生從儉用實則衆生不偽崇讓則衆生不爭始
得人心和平衆生淳質樂其生保其道優游大德以
慰老僧厚望知衆問發言必有後救學人不知落處
乞師指示師云令祖甚麼年中歸世進云學人不會
隨方斗秤師云是你眉麤眼大　安居早參云大衆
山高尋雲谿肆無景南無慈力王佛南無紅燄帝幢
王佛南無善遊步功德佛小事之成不若大事之廢
疄疄阡陌多農家無寸泥誰道秀木扶疎衆草齊妙
妙叮的哩叮的哩　早參云霽霞散曉雪猶明枯木
挂殘星霜花重逼雲裘冷西望陽關誰故人咄貼秤
麻三斤心共馬蹄輕打一拂云金剛腦後鐵釘深
冬至晚參云大衆先德眼目趂洪寧之蕩蕩追元漠
之造化跨五三其無偶邈卓立而獨奇看却今時羽
族盛興毛羣並起上蔽雲穹下被皐藪一塵纔動大
地全收咦晚來初雪霽煙火隔林微一徑牛羊入孤
村桑柘稀元鳥冬至之日祀於高祺以請子諸禪者
知也未知客出問道著不著孤雲野鶴是何語話師
云你是那裏戶籍進云山舍一年冬事辦得閒誰管

竹竿低師云有管隊在麼　晚參云三脚驢兒弄蹄
行導引頑儂上玉京咦古今往往向言有壇宇行有
方表道有一隆處覓楊岐會祖好笑錯過也寧去累
世宅不去鬻魚額許村人賣磁州石　晚參云生余
人間世夫豈不猶人若少松柏共除非天地親良久
云咄咄破衲數十年白髮四五寸經書不記卷熟睡
不記頓　早參云乾坤燈下彭魂魄枕邊書猗歟猗
歟覺有八徵夢有六蘧賜玉車而下馳有那其居待
漏殿前恐侏儒　早參云夢覺朔風大落枝擊虛瓦
鏗鏘玉磬音隱隱迭高下咄咄西來的旨是何語話
罷罷大雅小雅之乎者也三千年前字經三寫三千
年後烏焉成馬　早參云一葉放春流孤窗來鳥語
報道馬回子甕裏捉老鼠妙湛總持不動尊在那裏
十字街四隅頭東西南北一年歷八箇節春夏秋冬
大衆記得前歲黃州火發麼不知打破多少酒甕
晚參問學人只具慚愧求師方便解脫師云馬鳴王
菩薩進云明明峯頂松溶溶千江月可是西來意旨
否師云黃泥浸布漆良久云草鞋留敗砌樹老落乾

枝呵呵比丘牛首誌公鳥身信乎哉諸禪者若果恁
麼道又爭怪得無厭足大王　早參云毗富山頭豆
花螢露濕四天之下蟻隊出頹垣依報之土正報之
身黃雞時啄黍白屋曉炊煙世無災害祖師無所施
其德上下和睦衲僧無所立其功今日蘭盆勝會爲
何王涅槃罵太歲柴房寮主問廣則一線道狹則一
寸半意旨如何師云問維那給假進云如何是不傷
物義句子師云你師兄幾箇徒弟知衆問罪性本空
未審和尙教學人向甚麼處懺悔師云扛竈擡石磨
進云弄罷影戲回來別賽時作麼生師云你却做得
陪堂進云波斯不學漢語師云你爲何鼻孔頭出冷
水　早參云終年說法一字無終年學道仍狂夫諸
禪者你在老祖何所圖漁樵耕讀非有心帝車侯服
非有意因甚道理安於獨善勢便於兼濟盧舍佛言
千佛諦聽汝先言金剛種子有十心若佛子信者一
切行以信爲首咦江上始知山色好時倚層雲望笑
臺爲何又曰十七十八道著卽瞎　晩參云善無主
於心者不留行莫辨於身者不立誰道古路殘碑廢

井新田斷橋荒寺如此換却幾多人可知禮也鞋小
脚大底因甚麼頭上一箇石盤子書記出師便喝進
云鳥有雙翼飛無遠近學人不知進退求和尙指箇
出路師云兩升米一箇鉢進云人面不知何處去桃
花依舊笑春風師云破碗裝油脚書記喝師打出僧
問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山門前坐的是箇
甚麼師云你因何把粥湯洗被進云三寸舌頭無用
處一雙空手不成拳師云照鏡放駝腰　晩參云佛
法興衰皆有必至之理人特昧昧耳不見道聘賢以
珪問士以璧召僧以瑗絕人以玦反絕以環大衆白
鶴峯烏龍潭仰山道底會麼僧問平地上死人無數
過得荊棘林是好手紫雲山堂前因何草長丈二師
云你去年一病幾箇月進云銀香臺上種蘿蔔大開
佛殿門阿誰在內阿誰在外師云當初喫冷物起底
麼進云新羅人迷路滿目是青山時如何師云那箇
所在最疼痛進云日出東方月落西恰似兩重公案
師云你有年底人想是著嚇生病僧禮拜師云迷路
人苦郵亭長亭短亭滿目是山青不覺底大風斗雨

鹿蹄兒跎蹬跎蹬穿山徑東方日西方星兩兩三三
牧童詠黃花兒徧地生疎籬邊半啓扃帆飛京口渡
砧響石頭城說甚麼銀香臺上生蘿蔔樹下猩猩弄
眼睛典座問未從齋戒得不向佛邊求和尚爲何教
人發菩提心師云伍其良也笑張伯義也笑進云不
因今日幾錯招愆師云江南矮子　早參云虛空有
體須親證定慧無門莫妄修收收竹枝謾寫當年恨
星曉寒聲葉葉秋張打油李打油公子城今無食客
霸王宮已變荒邱慇懃爲謝渭濱叟空坐磯邊白了
頭休休南有睦州北有趙州巡照問古人云種粟却
生豆不覺日又夜是也未師云難道街上人不知麼
進云千聖頭邊坐三途脚下行底請問是誰師云一
張紅票　僧問如何是鳥道元路師云白雲飛起紅
葉落進云文武兼濟人來時如何施設師云不計飲
酒食肉進云邪法難扶時如何師云豈有此理進云
如何是正法眼師云早晚也進云何以爲之大機師
云米進云何以爲之大用師云時進云異類中如何
行得師云斗有大小秤有輕重進云疑情未息時如
何師云魚勞尾赤人勞頭白　同參問首座親見老
人是否師云是參云還有奇特事也無師云扣冰人
少崇福人多　僧入室請師決疑師云鬼谷老爺不
在家僧云豈無方便師云歸去門前自打瓦　僧問
如何是淸淨法身師云曾請擔泥僧云因甚學人不
會師云有直歲在僧云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云
依教奉行　僧問牛頭橫說豎說不知有關棙子如
何是關棙子師云止僧擬議師云去　僧問如何是
妙唱不干舌師云罕遇知音僧云如何是死蛇驚出
草師云照顧性命僧云如何是鐵鋸舞三臺師云呆
鴨聞雷僧云如何是解鏚枯骨吟師云切忌寐語
僧問終日紛紛擾擾如何是不動尊師云天晴快走
僧擬進語師云換手搥胸　僧問四方八面來時如
何師云門前石馬脚撩天　僧問羚羊挂角時如何
師云引我笑　僧問一等是水因甚海鹹河淡師云
莫矢溺　僧請益云不假半寸繩如何出得深井人
師云賴遇天溪進云大似失便宜師云看你顚倒進
云乞師方便師云大聖緊那羅王菩薩　僧問如何

是元中元師云日長夜短　僧問佛心無處不慈悲觀音大士因甚不去高麗國師云謝汝饅頭湯餅游山歸問僧塗毒鼓聞者皆喪因甚擊者不死僧下語不契師示偈云山上鴟夷又買舟清風明月幾時休欲知進退存亡事只問歸來鄭化州　僧問趙州勘破臺山婆子畢竟在甚麼處師云天開河進云學人不知落處師云齋堂東邊進云乞師慈悲直說師云趙州兩隻眼婆子一條舌五臺山上去舊路嶺莫歇　僧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云臨濟來也僧擬議師便喝僧云如何是先用後照師搊住云道道僧茫然師遂托開僧云如何是照用同時師掌云非驢所堪僧云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云不知痛癢漢僧喝師云再喝看僧又喝師便打　僧問如何是無相涅槃師云五里亭十里鋪僧云因甚學人不會師云驢前馬後　僧問如何是雲門顧鑑咦師展手云那僧擬議師云了僧再問師云去（雲門顧鑒咦茆溪那了去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僧問劈面來時如何師隨聲便掌　僧問如何是大雄山底佛法師云白額當途坐僧云還有方便

也無師云闍黎莫夜行　僧問如何是西來祖意師云南人瘦北人肥　僧問諸佛出身處且置如何是和尚安身立命處師云你却跳得好僧喝師云爲甚麼僧擬議師打退　僧問因甚不點路燈師云一任瞎闖　僧問入門便喝便打意作麼生師云祖師在你背後　僧問不慕千聖不重己靈時如何師云你五戒也不持僧云古人到者裏爲甚不肯住師劃一劃僧喝師云好喝僧擬議師便打　僧問金鎖斷後時作麼生師云腦門著地　僧問堆堆坐禪圖箇甚麼師掩鼻云出去僧茫然師云走來僧近前師云三黃丸好　僧問從上宗乘如何接續師云日東上月西下僧云與麼則人人有分也師云知章騎馬似乘船　同參問如何是首座家風師云沒籬沒壁參云忽遇賊來時作麼生師云憑你摸索　僧問畢竟如何是佛師云撞不破便燒　僧問如何是梵音相師云鋪堂不細行　僧問箭鋒相拄時如何師云過者邊立僧喝師便笑僧擬議師云大好箭鋒相拄　僧問作麼生轉得自已歸山河大地去師云昨夜好秋

雨　僧問如何是和尙爲人處師云戡子戡子進云不落古今句作麽生道師云官久必富進云七佛未出世時向甚處行履師云疑人莫用　僧入室請益心經云揭諦揭諦意旨如何師云孔子產山東文才今古通大夫天下有白屋出三公僧云學人不知落處師云自衛返魯　僧問一人發眞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殞爲甚麽方丈後泥挑不盡師云鬼喫餕饅頭　僧問既是報恩人因甚不識金車山師云看你打之遼僧喝師云有甚了期僧擬議師云這怪得我麽便打　僧問山河大地還有過也無師云缺嘴打鑼　僧問乍起乍滅時如何師云不是鬼燈便是螢火　僧問如何是觀音三昧師云夜來孩子哭僧云如何是文殊三昧師云日裏踢繡毬僧云如何是普賢三昧師云包公廟裏失毡包　僧問心佛俱忘時如何師云誰與麽道僧擬議師喝出　僧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師云飯裏沙多僧云謝師指示師云莫亂嚼　僧問無夢無想時主人公在甚麽處師云大衆笑你　師問僧仙鄉那裏僧答合浦縣師云明珠拈出看僧無對師云想是新戒　師問座主金剛且止喚甚麽作經主擬議師便笑主問如何是經師召云法師主應諾師云好箇座主主指茶鍾云者裏有趙州也無師云匙挑不上　師問一切葛藤敲門瓦子如今門開也瓦子在甚麽處僧茫然師云可惜七間僧堂　僧問一字不著畫是甚麽字師云鼻大心無毒　僧問未生之前卽不問如何是趙州勘破婆子處師云飯飽弄筋進云某甲卽不然師云要嗣那邊去僧無語師云急歸堂　僧問如何是有拄杖子與拄杖子師云伶俐好僧云如何是無拄杖子奪拄杖子師云懵懂漢　僧問目前蕩盡時如何師云更夢見甚麽　僧作禮師問汝名甚麽僧云南山師云南山起雲爲甚北山下雨僧無對師云春無三日晴　僧問百尺竿頭進步時如何師云三月三僧云學人不知落處師云起席不謝坐僧云從今得箇安樂地師云義塜淚痕多　師問僧抑而爲之可謂貴人多忘擬向那邊施設僧無對師問傍僧若也鑑不出落地作金聲你道作麽生僧擬作禮師便打　僧問

萬法歸一卽不問畢竟一歸何處師云昨日典座來今朝柴頭去　僧問髑髏粉碎時如何師云僧排夏臘俗列耆年　僧問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無心道人諸佛有何過無心道人有何德師云打鼓轉船頭　僧問王索仙陀婆意作麼生師云聽事不眞僧云古人點鐵成金乞師直捷指示師云淮北鼓師問打稻僧禾熟不臨場且置作麼生耕入田不種僧無對師云賀家湖上天華寺　僧問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是甚麼動師云禪和走入漆桶僧云和尚作麼生師云茆溪號做慈翁　僧問樹凋葉落時如何師云大好從頭起僧云體露金風又作麼生師云歌於斯哭於斯僧喝師云汝命何短僧擬議師打退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否師云雙陸盤開大喝彩進云如何是至道師云不差不差進云學人今日得遇和尚師云禪客昨晚在那裏歇　僧問如何是大通智勝佛師云古家橋下進云爲甚麼佛法不現前師云臨平腐乾　入室僧問臨濟的的意作麼生師云官打現在進云學人不識宗旨時如何師云我是天溪主人進云道眼如何得明師云禮防君子進云乞師方便師云你問甚麼僧惘然師云近前來僧近前師大笑云金風落落洗芳菲瘦盡千峯鴈始飛南海一波長不定西山半面莫疑非　僧問燕子善談實相如何是實相師云韓獹韓獹　僧問擡起便行時如何師云泥作頭　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云橋流紅樹僧云如何是物不遷師云葉泛霜波　僧問禪客相逢祇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如何是此心師云闍黎鼻頭黑　僧問如何是道師云好日多同僧云如何是道中人師云再過一家　僧問作麼生是禪師云日裏不點燈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初七淸明僧云見後如何師云念二穀雨僧又問上木下鐵意旨如何師云逢凶化吉僧擬議師大笑僧再問師云近日工夫太殺閒　師問僧無根樹子作麼生種僧無對師云巡山稍暇　僧請益學元沙問光侍者打鐵船也未光無對請師代師云今日好風問進門一句作麼生道師云猢猻騎鼈背問既是大雄山因甚麼又道雲覆菴師云你是甁窰來

底僧云是師云扣冰去　徹天連雨師落堂云大衆
因甚麽迷癡許久不晴衆無對師云知之爲知之不
知爲不知天上雷公吽地下走蟛蜞呵呵好場熱亂
以拄杖畫云湄衆茫然師喝云聾牛瞎驢一齊打散
解制師問僧云秋風淸秋月明百城煙水任君行
只有一事撞見勝熱婆羅門時莫道在者裏起程何
故呢彭亙久云你道老祖意在甚麽處（黎家蠻子腦後見顋）
師問僧語是謗默是誑語默向上有事在甚麽事呵
呵不到死牛邊不欠死牛錢我與麽道你又作麽生
僧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云火燒烏龜進云如
何是本身盧舍那師云受戒也未僧云如何是淸淨
法身師云鬪打相爭　僧問如何是大通智勝佛師
云東廊西廊僧云爲甚十劫坐道場師云看你顚僧
云作麽生佛法不現前師笑云酒鬼子僧云何故不
得成佛道師咄云癡蟲　師問柴頭無根樹子斫斷
也未頭無對次早云昨夜看無根樹子聞鑼聲忽然
斷去師指花云因甚麽喚作海棠頭擬議師便掌
僧問淸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云你尋衣單

麽進云學人請問佛法師云天旱棉花少　僧呈懷
州牛食禾頌師笑云蠻婆哈醋嘴三尺村老聞酸面
百摺引得乞兒聳膊寒儼然一幅吳生筆　師垂問
云祖師西來籬邊山菜帶泥挑滋味新鮮好諸增上
慢者聞必不敬信侍者答云甘草甜黃連苦師云向
去莫言今日事觀音自在放毫光誰不忍者說答深
山藏猛虎師云風燈動夜韓大棒打老鼠爲甚麽窗
敲碎玉聲偏細答明月堂前風冷淡師云太平時節
桑麻話不用兵符佩絳紗錯過也答雲從龍風從虎
師云蛟翻波作雪鼉吼氣蒸雲金色頭陀供麥飯還
知否答曲不藏直師云畢陵伽呵叱河神梅花倒影
揷人頭是否答樓閣裏善財師云一鈎新月魚呑影
雙峯雲外瞑是何病答碧波生水面師云月上女出
城舍利弗入城布袋和尙何故如今笑不止答辰屬
龍卯屬兎師云東西南北水灑不著潑墨飛毫莫浪
題你能搆得麽答雨過看長虹師云禪和子親舍每
疑雲外近長安翻覺日邊遙呢侍者答不契師遂遣
出　問簷前水滴當下心息學人無席帽乞師葢覆

師云你該結識沈華國進云不憐鶡護雪且喜臘人氷師云你曾當衣單麼　問此事楞嚴當露布而今忘却來時路乞師指示師云肉脔進云鍾馗醉裏唱揚州大家拍手上高樓師云難消菩薩　問明堂瓦插簷且止因甚道無量大病源師云一箇兵丁一條鎗進云學人久立請師珍重師云你快拏船板走　問停鉏傾麥飯臥草不抬頭果然是許他知音句麼師云你這條命再生的了進云也是海晏河淸行人避路師云父母單養你一箇麼　問法久成弊如何醫得師云乒乒梆梆竈上響進云適來錯相問千里却同風師云定是老鼠　問朝到西天暮歸東土意旨如何師云客寮裏誰哭進云放火殺人可有四無量心否師云葛仰橋慌慌慞慞進來作甚麼進云因風吹火用力不多師云你快裏著被坐　問不坐孤峯頂常與白雲齊莫是和尚境界麼師云你羯磨師甚麼病進云風吹柳絮毛毬走直至如今笑不休師云引禮師燒辣湯　問千日斫柴一日燒因甚道如靈爆文師云又是江北人進云三十年後此話大行

師云莫進廚房　問月裏塔高十二層天外星纏五百秒果是西來祖意否師云啞子嚇老鼠進云春風觸目百花開如何是格外提持句師云鬼張鬼勢嘴面罵盡天下老和尚　問三歲獅子吼十方沒狐種因甚又有跛鼈出頭行師云你也該讀句書纔好進云貓有歃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師云殿主夜裏還打坐麼　問十字街頭望空啓告不知是何公案師云毛銀匠弔紙進云蕩盡則且置穿青那一人是阿誰師云你且餵生口去買石灰　問一箭遍十方落處無人見學人今日學似和尚師云蔡家莊火燒屋進云日間迷路者幸自得安寧師云松頂上翻車　問三世諸佛因甚麼不知有師云你曾算命麼進云請問和尚大了當人還有事也無師云說你改惡從善了進云定州磁器似鐘鳴師云你道奇也不奇　問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猛虎入門時如何師云你曾做過淸唱麼進云銅頭鐵額鳥嘴魚腮不為分外師云投在那箇旗下　問弟子昨日不知舌頭生箇甚麼乞師相救師云婁羅進云略本一齊拋時如何受用

師云做官底做宮做賊底做賊　客僧問古帆未掛時因甚道後園驢喫草師云夜長進云從門入者不是家珍作麼生師云脚冷僧作禮師云顧水自憐湖水碧高吟贏得四山青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物之始也傾傾至其有也錄錄至其成形端端王王豈是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又何必五明囊盛百草露洗眼祖堂寮元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和尙還肯放過也無師云羊死蠶爛進云一人因說得悟一人因喚得悟一人聞擧便回去那箇親切師云剔耳莫搖頭知藏問振縮一任和尙葉落不知秋人來如何接待師云話得是進云通身體不圓繁興不布彩門前殿後意作麼生師云天理陰騭　僧問昔日鵝湖孚不出方丈因甚道在床上食油糍師云你昨晚在客房做甚麼進云老祖後山五百里師云莫走這條路進云因甚道九世剎那分師云見笑識者　問無鹽無醋有飯有粥爲何又拗直作曲師云張思存鞋店進云白雲三片四片黃鳥一聲兩聲請問是境不是師云河東草紙進云總不恁麼時如何

師云軍器不入門　問父母所生口不能爲學人說未審將甚麼說師云你吹也吹得好唱也唱得好進云學人也曾在人家屋簷下過來師云所以令弟隨處告訴人　問東家點火西家暗坐祖師的旨乞慈道破師云除下左邊竈門來進云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師云可曉得漢陽鹽商姓麼　問欲識歸源處趙州東院西是甚麼語話師云你爲何到喬孟眞家裏進云有語須道却無言鬼也瞋如何是末後句師云料你不是這樣人　問梟首餓人攜劍去如何是衲僧眞活計師云雖怪知隨著急進云五鳳樓前則不問城隍廟裏事作麼生師云山上不曾寄棺材　問古人道五九盡日又逢春果是佛法大意麼師云你不該怕冷進云透網金鱗猶滯水回途石馬出紗籠師云衫子做得精巧　問白雲銷散紅日東昇別傳的事作麼生師云收起文書曬豆豉進云道泰不須天子令行人盡唱太平歌師云山東路難走　問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師云李正春中秋榜進云龍行虎步拋在千峯崖下師云金華知縣氣成病　問

護法持符命請師赴應機正令當行時羣迷如何指師云你又像白兎山時進云緊著雖水靴踏破澄潭月師云門前十九箇大字　客僧問少室山前無異路因甚又道差別智難明師云嗳哪人無廉恥不若狗彘進云鬧市裏打靜槌西方日出卯師云苦哉撞在者箇網裏　問道人活計只如此留與人間作見聞不知是箇甚麼師云作揖老師兄磕頭小師叔進云學人洞徹無窮底踏倒須彌第一峯師云糞坑邊生棗子　問明明超主伴了了徹眞空可是無諍三昧也未師云蕭居士罵城隍進云船子風高千百年一曲漁歌少人和師云不信便問隣單　問塵埋牀下履風動架頭巾時如何師云像蛇三箇眼進云聲前薦得孤負平生師云非痰亦非血進云爲何師僧頂上戴冠子師云你道像箇甚麼進云燒盡魚龍違負則積師云禮拜須虔誠　僧問三身中那身不說法師云街裏人爲甚麼相罵進云莫是法華鋒前陣涅槃句後收麼師云打得不亦樂乎進云古人道前日遭賊意旨如何師云黃啞子哭外婆　游燕湖僧

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指漁舟僧茫然師便掌良久云會麼江水生江月起靑簾白舫江風颼江頭老翁披短蓑獨泛江心羨魚美大張一網羅羣魚羣魚湧出江心裏勇者傷於鈎貪者傷於餌起者如浮瓜落者如沈李入者困而怒出者躍而喜大者三尺五尺長小者七寸八寸止老翁一縱仍一擒網大魚多莫能紀須臾捲盡千傾雪勢及馮夷也拔靡禪和子本來面目在那裏　問雪上加霜眼中添屑若也不會北鬱單越和尚家風如何施設師云你却會爬旱船進云七凹八凸無人見百手千頭祇自知師云飲水皺眉行弔哭進云軒昂獅子首牛足馬身材師云皮穿骨出　問杭州蘇州浩浩何者是諸佛眞道師云打石客人喫菜盤進云六十二見本安立虛假名何爲眞實義師云你聲口有些蹺蹊　問無著菩薩發一念心清淨爲何不見眞文殊師云再去單下摸一陣看進云惺惺直言惺惺歷歷直言歷歷師云只恐是破瓶破缸進云障蔽魔王一千年覓金剛齊菩薩起處不得未審在何處住師云你今早曾進廚房麼

師問侍僧三世諸佛因甚麼不知有僧答不契師
云記得江西鐵樹宮麼進云記得師云黧奴白牯却
知有僧茫然師云大好河南歸德府僧求開示師云
清晨寺裏鐘黃昏祭鬼鼓吾欲觀於轉附朝舞　問
小鍋羮飯上蒸菜飯正香時人正饑此是甚麼人境
界師云肚痛換眠牀進云但知隨例餐餓子也得三
文買草鞋作麼生師云摩利支天大煩惱　問枯木
無花幾度春斷雲猶挂樹梢頭是何意旨師云黃昏
不看病進云日月盈昃秋收冬藏可是衲僧家風耶
師云周駝子偷瓜　問庭前花發庭後見上界鐘聲
下界聞極則事又作麼生師云魁星頭中舉進云天
旱萬民愁無風浪也起師云入門看右手　問穿楊
箭與人驚句不是臨時學得來是麼師云酒能誤事
進云爲甚麼十字街頭窮乞兒腰間挂箇風流袋師
云老鼠恨貓兒進云昇元閣前且止洛陽峯畔作麼
生師云你又戴孝帽拜壽　問不是見聞生滅法葉
落歸根露遠山時如何師云一五一十進云不脫麻
衣拳作枕幾生夢在綠蘿菴師云山下人盡知你做

事　問演若何曾認影善財不往南方甚麼意旨師
云莫怕進云可是紅爐爆出鐵烏龜麼師云牛屎進
云大風吹落楞伽山時如何師云捧起看　問憍陳
如尊者甚麼年中行道師云你帖子皮上如何寫阜
字進云雪内牡丹花師云咄二郎神　問尺頭有寸
鑑者還稀秤尾無星如何分曉師云過房抱養進云
三處不成一亦非有和尙向那裏答學人師云你屬
牛底　問借問通元士何人不到家枯椿笑石人何
得口吧吧還有指示處也無師云後架裏打點看僧
喝師云火燒帽子麼　問怛薩舒光泥沙匿曜如何
是向上事師云多災多難進云掌鉢盂向香積世界
喫飯者爲何出身無路師云蔣家廟好燒香進云單
著布衫穿市過且道是阿誰師云你道該打不該
問陝府灌鐵牛嘉州打大象是何語話師云你莫準
提閣鋪單恐害攞子進云黑黑黑道道道得得得師
云觀門朱扁額　問到處逢言不識言三春不樂止
林泉學人權借一問乞師方便師云張鈌嘴彈棉花
進云雨滋山草秀東風不裹頭今日偶然失利師云

上座算計甚好進云幾乎一場特地師云落瓦打奴頭 問長亭良夜月多爲客舒鋪如何是到家句子師云土地公土地婆進云從前有箇無生曲且喜今朝調已成師云曹直歲笠帽進云金色光明雲銀色光明雲落在甚麼處師云走得你屁出 僧問如何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師云硯山亭僧再問師云饒州客 送亡僧歸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去師召云闍黎僧應諾師云那裏來僧茫然師云再打鼓 僧問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意旨如何師云非公境界僧擬議師便喝僧禮拜師却問迷中有悟且止還知悟中有迷麼僧茫然師大笑僧求指示師云少避老賤避貴 僧問如何是一句中具三元師云戈溪扇子進云如何是一元中具三要師云紙骨鮮明舉南泉示衆云三十年來牧一頭水牯牛擬向東邊牧不免犯他國王水草擬向西邊牧不免犯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師拈云和和和東西幾何南北幾何歸去歸去免風免雨耕耨以時實我倉庾 舉僧問資福古人拈槌豎拂意旨如何福曰古人與麼

那僧復問拈槌豎拂意旨如何福便喝出師云資福善擒虎兕者僧不解轉身當時見資福道古人與麼那便云學人今日錯擧看他如何施設 擧雪峯於法堂前坐衆集峯拈拄杖云者箇爲中下僧問忽遇上上人來時如何峯拈起拄杖雲門云我不似雪峯打破狠籍僧問未審和尚如何門便打師云雪峯拈起拄杖雲門問著便打圓照卽不然忽遇上上人來時如何但云去汝非其人 擧僧問元沙盡十方是一顆明珠因甚學人不會沙云用會作麼師別云僧問幾人來 擧湖南報慈云我有一句子遍大地僧問如何是遍大地句子慈曰無空缺師別云出得還你好手 頌世尊初生弁雲門瑯琊拈語月上山城征馬急雨過新水芰荷香自此洞庭秋正好煙波聲裏鬪漁郎 示徒云末法陵遲行脚後賢失本邇來惑世邪禪雜謅日盛生奸猾輿世情借佛祖緒餘以緣飾語誕而行狂貌似而心非自謂續先德之禪沿引俗習迷昧後學誘以知識善名使學者憧憧趣外[illegible][illegible]隨流喪其根本而不自知其邪咸共相述其業

而寵狎汨亂道眼譸張正法斯乃宗乘大害視而難見聽而難聞世莫能辨結俗以自旌託名疾固曲求以好合託名恒順枉直以取舉託名作家屈道以弭謗託名游戲多攀市井俗流覼誦古人陳語託名豪傑飾非而佞張無綸而詞穢託名博通居必談詩遊必俗舍託名無礙聾瞽世人貫以慳術託名傳道其大抵苟可以沽名射利知非正道仍不捨雖知正道而不能射利沽名必不取心妄於內形勞於外其伶俐足以將此便巧足以莊嚴稱託比類足以充慾權護聲勢足以恃橫是以奸而稱善亂而稱靜暗而稱明邪而稱正斯乃外道羣貊裨販魔匠中下根僧皆合掌而欽羨揚聲以同好至死尚習其餘汚被害猶恨己所不及悲夫後學陷溺蓋如此何可救也以其泉不自中湧而注之者皆魔外遺毒莫不忘本趨末紛紛擾擾馳騖不已至於上亂下喜左狐右貉同體相諂師友相詐大壞宗風故沽名射利者（四字括盡）先祖至禁夫參禪學道救世大善然而行者不以其正則不免其大惡吾徒愼之

示徒云慧命相繼始於正悟而終於宗旨繁文不與焉後賢雖有根本而不加之眼明則必惑毋謂拈頌易學旨脈難識世皆知浸水及物則生其所不及則死不知日月之所照功莫大焉禪流受法蔭甚遠莫識其由來者可笑

示徒云凡說法務胸中流出先有眼目而後發之宗旨則縱放自如不落常套若就事說理承言接語一有留滯雖甚工巧終屬死格昔人論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又曰不易乎世又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惟變所適至簡故易不易故深變易故神咄咄窗鼓竹睡醒茶熟天水鷗鴨綠

示徒云禪莫大於淨德道莫大於智眼昔日初祖至少林面九年壁演拈花旨寂若無開示意漠若無知見路而佛法與二祖單傳心印續佛慧命大唱宗乘規矩不設餘煩法懸四海之內供奉諸方禪衲來覲是故淨德乃能利生今世禪者專爲門庭以斂奸邪攀外護於宰官以備疎虞營大欺小風震天下法子橫行以彰市肆門人雜亂於內學者結識於外事逾煩叢席逾亂謀逾滋奸邪逾熾門庭益設魔患逾侵彼非不欲爲興然失者乃學

措暴昧虛妄門庭故祖師尙淨德以苞身開智眼以傳遠人信其眞從其化懷其正宗其旨美其示不敢違其言僧不罰而畏罪不賞而歡悅漸漬道德大行法化如近水地濕近火土燥以類相及山川出雲雨邱阜出蒸氣四瀆百川無不從源小者從大後者從先選佛場中南面主人人天眼目雖一擧措動作不可失於正法吾徒識之　示衆云每聞學者云昂溪和尙不喜人做詩文拈頌是何言歟點鐵成金轉凡爲聖無過此道致妙揚芬振藻宣詞吐臆述事陳理抑揚今古則斯道最勝故汾州頌出而洪都寢議雲門遺偈而越主遙拜曹山三昞金吾謝過雪竇示拈中丞悟心枯木以善言得義死心以頌詞保德溈山警策而外道伏湛堂折束而內翰從先德宗旨代有能言忠國師致答於肅宗興化酬偈於唐帝丹霞題石橋周太守施金於北寺祖師讚鐵塔張總帥舍宅於南溟明敎錄奏於金闕投子布引於歐陽浮山九帶動警禁掖法眼戲吟吐秀宮庭以至仰橋垂元君篇東禪著僧史什風穴有玉牒遺文保寧投水府佳章是知此道爲貴上重侯王下及士庶通天達人際明徹幽用廣機神胡可廢也昔我濟祖高提心印指後學於頂門開眼法道大闡源還流長德肩諸佛功施曠劫而諸祖承之醞釀鴻化故賓主語脈磅礴亘厚河嶽英靈曾爲法器跨越季世籠罩前古遞代傑出法語非周漢子史所能比綴偈頌非晉魏盛唐得擬伊吾諸祖徵別拈頌亦往往超於上世縱橫收放淸聲古色大都斐然但老宿稟材不同示人廦一故其發機或閎大而肆或簡省而深或淸言而綺或莊語而峭邇來叢林更盛僧倫益秀競好拈頌偈文多所述作業遍海內老祖博蒐羣錄暇日披閱乃知器以材成語緣志異體視斯時意生於境烏能大同然花發以根物貴在質姝色自然粉黛爲假正法眼藏翦綵非眞卽諸爛然而索諸無味者虛也假也今人學大慧步者字模句倣非不儼然徐視而形色雖具神氣都絕何者古宗匠有其眼而言諸今時禪者無其眼而亦學諸故辭雖肖而悟非眞也乃顚朱藻繪雖像無正眼鎔鑄者皆假也優孟之詒可無懼乎昔

大慧不擬圓悟圓悟不擬演祖演祖不擬白雲華祖
不擬虎邱中峯不擬高祖而皆卓然爲後世宗則各
極其至也苟極其至何世不傳而必曰吾學某體過
矣　示徒云上古師僧行脚時品高韻逸氣靜神閒
而意致幽深語味不盡故稱僧中絕倫末法堪嗟學
游談而稱悟道及乎付法住持施施佛祖容貌匈匈
市井汙行多方營求盛利盛利至則隨積敗德德尤
者何也不能知恥知過而附集者不正恣情縱慾則
翼佐者邪羣故法道存亡於是乎在諦審先宗哲匠
高蹈獨往以法自任身寄五濁波流心越三界之表
道全於內物遺於外豈與俗輩競門庭而飾佞世媚
容耶如上林喋喋啇梟春蜩夏蠅聒耳德業不足以
相涉聰明不足以相資蓋魔外黨隊見稱波旬迦葉
苦行謂爲法王則衲僧不在於聲色也今叢林稜稜
知識蕭蕭誰念祖宗正法傷哉人入豺狐狠伍万思
獅子智明處於不德惡族始信高操不渝咦法道淩
遲須當竹柏其行雖歲寒而無改峩然卓拔確爾不
移莫蓬轉以循俗莫易志以趨流然而任法道者不
能免羣惡不生憎不能使魔外不侵害故苦且難而
多貧順世情者樂且易而皆富是以俗流莫不委此
而就彼秉操孤立者志定計決勸沮不能回知足知
止憂患不能入困頓而彌堅窮獨而不悔嗚呼處此
者可謂長吟甚於痛哭　示衆云凡看語錄須深探
其義味不爲誦佛祖空言乃有益猶宜依卷帙始終
字字詳玩久久得前人作用參錯在胸中乃爲不負
所見耳佛法雖均機捷爲上宗乘或同遲緩爲下句
能發意以切爲貴眼能抉擇以捷爲奇善應機者若
救火拯溺得其妙者若飛矢射若烈焰爆室必急
馳灌潑若待穿井而救則基灰棟焚矣驥所以見珍
者以其日行千里若延旬而至則與駑騲均矣箭所
以殺人者以其應弦而倒若窮日而至則與擲樹者
等矣眼所以爲貴者以其見機而捷若過後而方明
則與無眼者齊矣眼不早明敗而始悟可謂有眼者
歟故有眼而不捷見非正眼也能明而不能大用者
非宗匠也句貴潔意貴切始稱宗門大匠　示徒云
宗乘接人意因時用句適時變時有賓主用有隱顯

根有小大。施有險易。識時知變。可得而用。隨機知宜可得而行。是故法無常格。事無定軌。動靜屈伸唯變所適。須知眼之明昧。從其類。識其根。則動靜應機。見句以觀其心術。因語以探其虛實。則正法藏者由斯明矣。相應者。主賓同道。元要所施之的。承乘奪縱之令。理事抑揚之旨。雖彼暗來。而可以照用。得其眞縱奪互換。而可以料揀。得其實。弱而不懼於敵者。得所據也。失而不懼於亂者。得所變也。柔而不憂於敗者。得所御也。雖後而敢爲之先者。應其始。賓競而主得安於靜者。要其終。故觀變現者存乎道。辨逆順者存乎眼。察虛實者存乎旨。乘明出處者存乎理。事賓主終始。各存其會。峻捷尙元。痛快貴要。賓昧好先。剛壯惡首。主明讓後。退變光大。收放有宜。而不可貪。縱奪有時。而不可濫。犯貪之語。過不在大。失濫之句。害不在深。演眞乘。辯語脈。取種草也。立宗旨。愼攷究。豈容易乎。料揀照用。有時意句。不可忽略。臨機殺活之際。纖芥不可假借。觀時識用。用無窮矣

示徒云道不屬。修不屬不修。然而行解相應。名之曰祖。上僧忘名。中僧立名。下僧竊名。忘名者體道合德。享人天之福祐。立名者修身愼行。懽榮覬之遠顯。竊名者厚貌深奸。揚浮華之俗態。足之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顚躓於崖岸。拱抱之梁。沈溺於川谷者。爲其立無正地。衲子學道。抑亦如之。學道者。自揣何等便如鏡照面。妍醜弁然

示衆云。老祖常住者。乃寶掌千歲和尙開山也。寶掌和尙。中印土婆羅門子。示生於周威烈王之十二年。丁卯歲七月七日午時也。師生多瑞應。骨氣不常。目大鼻長。耳垂眉高。緊握左拳不展。父母知非凡器。甫九歲。即以投佛陀精舍。爲沙彌。當祝髮際。怡然開掌出珠。呈本師。遂合十頂禮。見聞者奇之。故命名寶掌。師旣符願。離塵如嵩頂蟠松。肅然卓於霜雪中。雖八風競拂。莫能易所操也。每歎去佛時遙。未及親承慈誨。輒忘寒暑。廢寢食。竭力於如來三藏。精練殆盡。猶期有教外別傳。以是遊五天竺。博問聖賢。歷數百年。始遷震旦。時正漢末桓帝之初。遯蜀。偕賓頭盧尊者。登峩嵋。禮普賢大士。止於大慈寺。十餘夏。嘗兼旬一食。持誦不輟。丞相何進奇而贊曰。勞勞玉齒。寒似迸巖

泉急有時中夜坐堦前神鬼泣師嘗曰吾有夙願住
世千歲今六百二十有六矣由是人咸目爲千歲和
尙嗣至五臺禮文殊大士於金剛窟正値三國紛紜
南北各據時有李道元𢈔衣子逵眞人等易衣侍師
遊古義豐郡卽今黃梅縣伏羲畫卦場漢謂雲臺山
者師見其峻險嶼嶼雙巉嶫嶫乃歌曰憑高遠眺見
萬里雲無留跡岫崌如畫風煙寂歷破翠數聲牛笛
桂魄飛來光射處冷浸一天秋碧須臾撩衣乘雲
同去細玩淸涼國遂卽那羅延窟雙峯下古佛基支
撐以棲菴百十秋人少知者偶聞佛圖澄隱於終南
山因肩笻往訊澄見而問曰庸庸斯世人賢奸欲測
叵師應曰吾道一陽生葭灰動方妥時巳晉綱不整
五馬渡江師辭澄仍歸雙峯感雷虎隨護雖兵燹縱
橫而雲中鐘鼓未嘗廢也嘗示衆曰一簾霞影搖虛
榻十里松陰要綠苔莫打子規啼竹裏恐驚雷虎動
林隈有偓佺仙人來自海島同師上南嶽爲羣仙說
戒於祝融峯感白猿進果黑彪守戶神龜獻芝紫鸞
伏座安居數十夏過匡廬訪耶舍尊者於五老峯尊

者一見而詰曰路深猿哭虬松舞石臥雲流牧子歌
老大德從甚處來師笑曰羅萬古而挂木土何日而
生薺者曰藥苗初茁竹母纔移遂相將上金輪峯禮
佛舍利塔經宿復下南康聞達磨自嶺南來建鄴遂
與尊者別往白下見達磨咨決心要磨震聲召曰老
闍黎師應諾磨大笑師於言下大悟七百年中珍惜
直下泮然冰解歸述偈曰梁城遇導師參禪了心地
飄零二浙遊更盡佳山水逡巡泗洲與智者大師順
流東下由千頃達琴溪至今赤鯉古潭有唐裴休所
書寶掌石存焉詣延陵邀紫髯道士同陟天台過石
梁登赤城訪曇猷尊者師指麥問曰如海斯湧滿車
汗邪者振錫云折楊皇華之語缸面甕頭之詞果報
如斯功德如斯師遂辭上華頂禮長耳定光古佛航
南海禮觀音大士旋四明挈竺歷法師進蜀謁二祖
神光和尙踰棉竹山過白帝城書旅亭壁曰日出東
邊雨又飄棧前棧後草蕭蕭不知良友居何處山徑
雲深數問樵遂離蜀復遍遊鴈宕磅礴翠峯七十二
菴憩大龍湫友博具那尊者榜菴曰觀不足額天柱

巖以忘歸隱士陶宏景因立忘歸觀不足之二亭焉銘詩曰天下名山曾過目就中此景難圖錄山前千歲白頭翁猶道一生觀不足師聞傳大士法化雙林特往而参之問如何是佛正法眼藏士叉手曰空手把鉏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師復詰曰莫便是教外別傳耶士曰碧水映孤峯寒潭迎皎月你我不知宗須彌足底越師從遊數載適魚浦跨赤符大巖等諸勝地又回司空山隱於古廟中高士洗約過謁書石云寒風吹破故窗紙片片雪花落供臺添盡三衣仍似水拾薪深撥地爐灰師將約閱舒城拉三祖遊羅浮訪葛洪眞人於梅花塢之洗耳泉師吟曰萬頃青山一分梅花三分竹行吟住宿只許仙郎獨葛亦和云禪翁來時恰好收碁局烹茶熟三祖撫掌曰稚川稚川莫辭忙碌鑁筍燒青玉三人大笑聲震石落落石洞今在梅花村側唐運肇興復歸雙峯老祖寺有行盡支那八百洲此山偏稱道人遊之句與四祖信和尙盤桓遂請四祖住持老祖寺乃渡河至少林面壁崖復走幽州遊西山訪華嚴室利尊者於潭柘寺歷上方造眞定禮大菩薩遇白足企都仙師與語彼所執遂攜歸黃梅訪五祖忍和尙於東禪往來莫逆者數十年靳黃兵擾復隱於浦江赤巖之間時有淀溪朗聖僧者忍祖之法孫也獨居晏如師與之善嘗命白犬馳書朗亦以青猿致訊韋阜題朗壁有白犬馳書至青猿洗鉢回云云未幾朗公遷化師乃泛濤江挂笠會稽雲門時唐高宗顯慶二年歲在丁巳師已滿千歲又餘七十二年矣忽於七月七日示徒如光慧雲等偈曰本來無生死今亦示生死我得去住心他生復來此遂掩目趣寂七日復甦囑曰吾滅度後宜塔於此後有迎吾骨西歸者愼毋拒之語訖長逝衆遵遺命遂塔全身於若耶溪南每値風雨塔光旭麗至壬戌夏五月五日適有梵僧至遶禮師塔塔戸自開舍利炳然光耀莫倫覽骨顒然杲杲赤文僧祝畢提頂骨振之節節連絡有緒浴於池裏之西去雲霄浮影隱隱樂聲彌日不絕洗骨池今在舍利塔左按師所歷數十餘處俱成招提惟黃梅雙峯老祖寺最都以在四祖五祖之前故稱

老祖寺爲行森忝寓丈室瞻禮古儀若對風前瘦竹令人五內俱冷嗚呼數千年來名山大川新棟復灰者蓋不知其凡幾而此間之落然簷楹吐雲呑月曾無微損至於泉石松篁尙含餘韻得非師之高德所鍾焉能若是其神護耶森嘗閱五燈及祖傳其所記過略適以山居多暇故詳考夫古會稽記事唐彙搜奇白氏類林羅浮舊志天台會纂法苑珠林鴈宕集等敬述師平生行實俾道照高懸致後昆有所鑑云拜首謹贊懷悲願露古頭孤節直過萬重關竿頭風月灘灘別足底煙霞處處閒穪幽興惟此山鷲回龍夢出潺湲奇石蟠松無限意雙峰絕頂許誰攀　示衆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一切衆生皆無佛性諸禪者昂溪平生愚鄙無他好獨好五家語脈好明古人宗旨不好掩目害後賢而性復疎懶不能骫骸取名圜轉滑稽以遊市井苟非從佛法相視鮮不對面失之所以云流水韶華東山日上西溪月斜看彌勒樓閣壺中洞苑別有平沙惜於今紅塵白浪天涯回首處殘陽亂鴉歎潙山堂前穿簾燕子今在誰家　示衆做知識當如將軍臨敵衲僧家當如處女防身將軍失機則一敗塗地處女失節則萬事瓦裂可不愼哉　復友人書云參禪學佛祖不必言妙在學佛祖而宛然佛祖尤妙在不獨禪宛然佛祖而德品亦宛然佛祖蓋禪從德品中光揚惟德品去佛祖不遠故所謂禪與佛祖相近若學佛祖不知德品爲何如動以狂放字句求佛祖胡可得耶比來老師大衲所謂欲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麟鳳擬麐雞珠玉較礫石白日垂其照青眸寫其形故凡操千曲而後知聲觀萬尤而後識器知音同道歎然共懌流鄭眩人無或失聽聊舒鄙悃謹復　答禪友書云接來翰知寶剎錢米山積院事川湧然而折腰趨豪門低眉見護法拱手道左望塵遙拜屏息車下不敢高聲泥沙在衣風塵撲面衲僧之志亦盡矣臨風念友中心若結先德云南陽忠國師三詔竟不赴遂使唐肅宗愈重於佛祖然我望南陽雲泥雖異路回首思古人媿汗下如雨豈可爲一身法門同受汙萬古長江水惡名洗不去呵呵釣竿頭上容漁隱少風波處便安身

還笑那菩甚羊裘礅子陵老祖峰頭雪霽淸境但有
荒崖怪石修竹古木日啜苦茗睡起曳杖放脚不知
遠近亦曠然眞趣與棒喝談禪未見議優劣也臨楮
馳切不盡○與友人書云年來萬慮灰冷唯說法結
習頗以此自累招言用是勇念書壁云老境病廢不
弄拈頌佛前發願再不搖舌自今以始朝粥一盂夕
燈一盞健郞游山作老道人行徑唯持知足知止四
字憶昔三十年前飽聞浙中山川奇勝壬辰春腰包
策杖登天封步國淸過石梁涉洗腸池宿赤城遍探
寒明兩巖徘徊縱觀倚老松臥怪石往往摩腹大笑
廢草鞋三十又乘潮二百里游鴈宕進老僧崖遇一
怪物似人非人裸立水上風顚狂笑呼天絕叫曰天
乎那羅波婆多行森不顧行數里山漸深石漸幽坐
飯佛石少息又行石牙齒足皇皇巨松曲者如蓋直
者如幢立者如人臥者如虬松下溪深有潭沮如伏
見風輪井鏘然而鳴井上碧霄巖蘿蔓密布蜿蜒而
入頂有蚹蠖赤如蝙蝠朱目長爪俛而咕咻然長詠
行森遂度夏於碧霄峒左右石筍高絕無數上有茶

萎蕢蘋仰不見日忽聞鵔鸃鳴樵子伐木谷響錄銀
如撫琴呼而與之語謂而顧如麋鹿不可接進靜明
崖石屋數百曲折依巖壁爲欄楯屋北羅漢三生石
過大龍湫見瀑布千尋頂有浴鴈湖闊千頃瀑懸注
潭變幻不一如飛雪如紫煙如團雲如水菪如翔禽
如走獸如玉柱如珠簾或散或聚或現或隱時作雷
聲時復寂然忽而彩耀祥光忽而黑霧閉潭觀之不
足令人忘歸三宿巖下出潭游翠巖龍鼻泉石峰暫
碞礭蒐若錦屏巀嵲峉岶如蝸鼠繚繞乃得出路窗
牖相値山風颯然堂殿鈴鐸皆鳴十數衲僧相顧而
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且莫皆宿於時仲秋望後天
高露淸山空月明仰視星斗皆光大如適在人上窗
外怪松數百修竹千竿相摩戛聲切切不已崖前棕
櫚如鬼魅離立突鬢之狀十餘僧相顧魄動不得寐
遲明各去旣歸夢中猶恍惚若有遇今居老祖雙峰
因追念之往往想見斯游特書寄同志老友則台宕
勝境不動足而在蒲團前矣　老祖監寺寫師眞求
讚行森最初行脚時倔强孤立不事衣履到處人多

輕忽旣而參雲門雪大師一見便許入室呼爲嶺南長子乃題自眞示云者漢古怪見不喞嚁人毒罵若生冤家見有苦志學者歎喜猶甚今朝坐此奚爲等者無鼻孔禪和宗風何曾寂寞及到大雄老人見讚笑曰大師一生口硬爭奈齒不關風遂命行森領衆以至開圓照住老祖不覺屈指便逾念載呵呵若論宗風便乃見笑三家村裏王大伯　復居士書云行森和南聞風日久恨戀衲多病多故不得面晤請教承翰勤懇甚慰懷仰接示此公纂刻拈頌捧讀增歎然拈古者辨眼目頌古者顯法道拈而不正則眼亂於實頌而不切則道失其眞道之失由於順情而害法眼之亂在乎棄目而信耳耳目雖異宗旨顯明顯明而拈妄不可以稱拈宗旨而頌迂未得以言頌頌迂拈妄則佛法亂矣是以先祖元要眞旨不可雜以邪解料揀語脈不可欺以虛文賓主誠分不可罔以混統故眼正以擇法則眞假易辨明眼以驗人則邪正難瞞若名實顚倒便可歎惜先宗大匠廓徹亮於聞前智鑑出於意表不被世情眩惑不以名色易眼

不沒纖芥之善不掩螢燾之光呵呵黃河古道金堤阜靑草新波水拍天社燕城烏渾不稱飛鳴只在土塘邊茲因浙僧遊山故輒附奉答草率不盡　答友人書行森和南寶山風物何如諸禪可與共林泉之樂否寒暄異候卽日起居奚似伏惟萬福院事不至勞勤耶行森形影相弔日在枕席幸無俗擾承問古今宗旨快哉高論濟祖宗旨遞代深宏絕於蹊徑比來俗禪喜習邇聽遐則偭焉有好盡其心於臨濟宗旨者大匠也人亦有好盡其心者未必臨濟的旨也捨斯辨亦小矣春木芼芼援我手鶵去諸千百歲祖師若存去祖日久呱呱世僧各識其類譊譊市禪各習其師惜哉近世不信眞悟也曩者演祖出於白雲雪竇出於智門諸方美其語脈如泛浩浩滄溟而得樓航巨力也故曰眼明者後賢從眞悟者後賢師若云因其俗禪盛而行之亦可以謂道譬諸琴瑟鄭衛調俾夔聞之必不可以謂簫韶若云知解邪禪擬古眞悟如擧世盡寒皸裂不亦煥乎煥哉煥哉然而有寒者矣非其用而望諸非其道而行諸必不可以至

矣適晤令弟喜其志於信道想令叔必少加餐也行森和南上復　答禪者書云一報七尺軀天地委形耳終隨物盡奈何以熱緣爲長物也衲僧家常空其心慈其容貌者不以世態莊嚴加乎道德之上觀衆猶賢自視猶不足故同道願諫而不倦事無大小咸明乎眼然後學而行之已諸所明既不可昧而已諸所暗又取於衆言是以眼得先衆而衆後之矣故夫福緣過衆未足貴也勢位過衆未足貴也聲名過衆未足貴也衲僧所貴者道眼懼其不足不善恐其有餘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不善猶疾病攻之則病去不攻則日甚故衲僧相求非特取樂也將以攻不善也不善不去則道眼不明自然之理也樂攻其不善者難以不善告衆者難夫惟衲僧能爲人之所難能是故世所難及既能世之所難能又反覆鑽核然後人所諫者纖竭盡知已迷昧之行矣倘知已迷昧之行而不能取人言又隱已過拒人之諫者細人也先德是以務鑒察於衆賢以觀得失俗世邪禪以爲已既大矣福矣才矣滿矣是以辜罪昭著腥德穢揚識者傷心聖賢暗惜曾不自聞愈快如也是已之非遂初之謬至於身富道亡可悲矣上古宗匠非家饋而戶贈也僧俗莫不稱祖焉今世邪禪非家劫而戶奪也識者莫不指譎焉由此觀之衆無賢愚見善則揚譽見惡則指譎此衆情也未必有私愛也未必有私憎也衲僧立身不爲識者揚譽而爲後賢指譎者未盡爲正法之行也盡爲正法之行將若佛祖焉世人雖於佛祖難及其敢謗諸乎止謗莫如自悔療垢莫如親水謹復開堂領衆者當人書一通懸之座右　答禪者書云不落古今句曷謂之好奇坐貽謗缺噫可怪矣然而虎豹之文不得不奇於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奇於烏鵲金玉之光不得不奇於瓦鐵自然之勢也夫佛法何物也籠天地於正眼控品彙於指點若非謝去朝華振起宗旨不過一俗禪耳何用哉古宿示人活句先祖務去陳言殆有見於摸擬不無蹈襲爲病故奇可也好奇不可也彼蠡測者正如嫫姆妒黛乞兒誚金其金黛固無恙也奚怪之有哉佛以正法眼藏囑付摩訶迦葉二十八傳而至中夏初無文字

言句可傳可說眞徹悟者卽付卽受必須徹證於契會初祖面壁九年獨有二祖得旨餘其根器稍劣者非正脈也今世衲僧雖學古人死格此旨不能得也縱具世間智文字通者閉關讀書十年刻菩提印自佩之耳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邇來語錄蘊藉風流倣古人意句出語雄渾俊豔固自不乏而求其眼目精明旨脈婉轉若演祖華祖保寧勇和尙者何可多得確有神化妙悟好奇二字不足盡之

揞黑豆集卷八終

破戒居士心圓妄語

一第二頭（第二頭第三首皆影出向上者一著子知有向上大法無不明矣大法旣明斧柄在手於以芟除一切公案枝葉不難也語云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文理且然何況禪理）

圓曾榜門云一不談佛法二不談世諦反手把籠頭背鞭打不著脚跟穩實者不吝辭通箇消息有禪者見乃擊戸三下（秖有權並無實秖有照並無用）圓曰我盡知你做處者箇都拈過一邊（窮家私抄便盡）借一句子指月看者曰今日特來相看圓曰你者一句是指是月我不鑑你自道看（步步登高易從空放下難）者曰居士莫耳背圓曰向伊道我不鑑者無語良久云居士作門外人也圓曰你是門內人否者曰雖不居門內要且不在門外圓曰你在甚處者又無語圓曰法眼未明脚跟不實相見未得在者便去少選却回云我有語也圓曰月濟者扣門云第二頭來圓開門相見問云作麼生第是二頭事（喫緊要問）者曰鷲王擇乳素非鴨類（揀去水耳若是乳無你擇處怎麼會去）圓曰三世諸佛不出於此者曰某更有一問背鞭打不著時如何圓打云掉過來就與你一頓者呵呵大笑今將開示不本色鉗鎚故書此以為嚆矢

示善信諸方知識踞曲彔牀扇兩片皮鼓粥飯氣抖擻屎腸搜尋佛法餿酸花鳥饐餲風雲嚼爛蔬斤餃殘矢橛吐出半醉半醒句子文不通義不貫他旣難明自亦不解喚作上堂法語學人念得慇向皮袋裏嗚腸噪胃叫做參禪參到彌勒下生還許夢見老婆汗臭氣麼及其魁者則按定死格順朱塡墨步步摹

倣將去印模互脫口耳遞傳抱不哭孩兒打潔淨毬
子把索纜放船抱橋柱澡洗恁般見識饒伊十坐道
場九開叢席語錄塞破四天下也只是箇館驛裏撮
馬糞漢有甚麼衲僧氣息有甚麼利益人天嗚呼佛
法至今日而虀腐極矣心圓行業未純脚跟未實分
宜緘口屏踪入山養拙其奈火蓮居士篤信此道大
悲普願誓度方來命圓舉古糾今闡揚法要不敢任
亦不忍辭只得不揣愚陋靦顏代庖效顰一上更不
之乎者也鐵酸餡木札羹向道打破鍋許喫飯運出
自己家珍直下蓋天蓋地作麼生是自己家珍若要
了知也極省力心圓不惜眉毛聊通一線會麼若不
會自是你根性遲鈍莫怪他人喝一喝下座（鷺王擇乳素非鴨類）

示善信逢佛殺佛逢祖殺祖逢羅漢殺羅漢逢父母
殺父母逢親眷殺親眷始得解脫不與物拘透脫自
在臨濟與麼道刀呪衆中莫有帶得者麼山僧要借
看忽有箇見義勇爲底丈夫踏步向前掀倒禪牀拂
袖便出山僧呵呵大笑向伊道三箇未在何故幽州

過得便新羅此去崖州十萬里（鷺王擇乳素非鴨類）

示善信訶佛罵祖不是不是行棒行喝不是不是向
上向下不是不是全提半提不是不是佛慧祖燈不
是不是蕪斤矢橛不是不是忽有箇聰事不眞喚鐘
作甕底奴出來道長老恁麼舉不是不是直須打了
趁出又有箇從苗辨地因語識人底漢出來道長老
恁麼舉不是不是亦須打了趁出何故殺人不要見
血爲人須是爲徹（鷺王擇乳素非鴨類）

示善信成劫已前壞劫已後無佛無衆生一切語言
文字身器世界何處去也正當恁麼時是汝諸人向
甚處安身立命伶俐衲子杜撰禪和會得者不妨出
來一喝會不得者亦不妨出來一喝心圓總不計較
何故馬祖百丈臨濟未出世已前你那裏學得者虛
頭來可謂咬人矢橛不是好狗直須還我空劫已前
面目來始得有底道未審居士向甚麼處鑑向伊道
徹骨徹髓看破了也有底道請居士向空劫已前問
來向伊道且喜你會一喝不作一喝用（鷺王擇乳素非鴨類）

示衆云撩起便行已遲八刻便下座（以下第三首注明此條）

第三首 第三首較第二頭。況而愈下矣。然此易入彼難入也。龐谷接亙遂。睦州接雲門德山接高亭。潙山接香嚴。翠巖接雲峯。皆向第二頭接。今人視古人。奚止日劫相倍哉

仰山和尚云。不思而知落第二頭。思而知之作第三首。心圓作第三首去也。以筆畫○相。復抹去云。是三是一。乃擲筆呵呵大笑云。正是第三首

示衆。古人云。眨上眉毛。早已蹉過了也。又云。如口銜樹枝答語則喪身失命。又云。待汝開口。堪作甚麼。又云。要塔樣何不早說。已被人借去了。又云。忘却了也。又云。適來猶記得。又云。賊過後張弓。又云。父母所生口終不爲子說。又云。打卽任打。道卽不道。又云。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又云。佛法大有。只是牙痛。又云。寧可截舌。不犯國諱。又云。曹山解忌口。又云。要頭便斫去。又云。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又云。移取案山來。卽向汝道。種種指示。是甚麼物事。直得如此隔礙難道。心圓不惜口業。一總爲汝註破。意根纔動處。鷂子過新羅。所以古人接引利根。或以手掩口。或以拂擊口。或以拳打胸。或以杖拄胸。或開口便棒。或擬議便掌。直截提持。全體作用。教你立地休歇。承當去。有禪者出問曰。恁麼則不許人動意根也。偈告沙門。愼毋信汝意。汝意終不可信。得阿羅漢道。乃可信汝意耳 曰不許。斬釘截鐵第一義 曰不動意根。豈非同於木石。圓曰。據你者一問。喚你作木石得麼。曰無者一問時。意根不動。豈非木石。圓曰。你意根旣不動。憑何知是木石。非木石。不見古人道。此皆是你情見者。曰恁麼則不許人轉身通氣也。圓曰。你試轉身通氣看。巖頭雪峯到者裏。一箇伎倆作不得 者便喝。圓笑曰。饒你千喝萬喝。你且不知來處。我舉箇公案問你。當日藥山參石頭。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麼生。山無語。繼參馬祖。祖曰。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子作麼生。山大悟。禮拜。祖問見箇甚麼道理。喫緊要問 山曰。某甲在石頭。如蚊子上鐵牛。返照入江。穿石壁 你且道。他悟底是石頭語。是馬祖語。者曰。是馬祖語。圓曰。大錯。我不枉說。你且不知者一喝來處。道之不明也。人皆逐末而遺本。當日藥山不可不如你。不會作一喝拂袖。種種伎倆。却被石頭徹底抄沒。盡情把住。藥山雖然口不能語。其偷心未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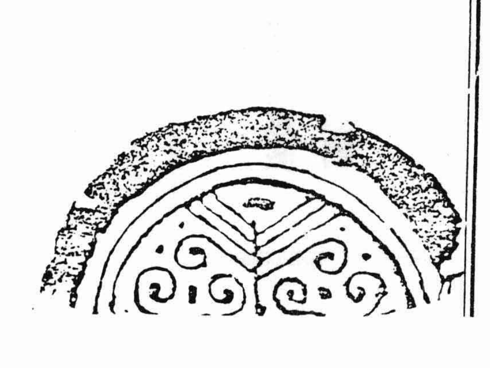
死也彼時兩家門庭互相建立。此既不投便往彼處。馬祖善鑑元機來風深辨知他喫了石頭底眞味醍醐來便與他輕輕著兩杓水。千古之事如在目前非著草鞋在石頭馬祖藥山肚裏過者不辨 諸公要識此兩杓惡水麼。便是後來大機大用元要料揀彙到偏圓以及萬千門庭萬千施設把住放行皆從者兩杓惡水汪洋而成法海然皆末也非本也。從來祖師指示人不許你向言下會何故從無實法死句與人也馬祖云云稍不喞嚠便向言句下作道理死會去矣不但孤負馬祖抑且屈辱藥山直饒元會得也是眼中塵天下老和尙舌頭盡是打草驚蛇豈可言石頭無法與人馬祖有法與人理沒先聖汨喪己靈自墮拔舌地獄哉心圓豈好辨哉實爲佛祖慧命將絕不得不絮絮耳諒之 後人泛海而迷源望洋向若窮極元微誤以此爲本分事何異認驢鞍鞽作阿爹下頷乎。敎海茫茫近來宗海亦復茫茫矣後之覽者悟此線索一鼻穿去目光如炬不受古人牢籠不被時師穿鑿省却磨䙓擦褲十年二十年讀指月傳燈矣心圓功固有之罪亦不小呵呵 藥山者漢纔飮入口便悟得眞味醍醐是從上來用不著底。註云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 三世諸佛都是著水醍醐 所以不足當衲僧一盼 索喚則有交易不索喚則無我今已飮急須吐却。於此見古人根器 因見馬祖點醒石頭用處他是石頭嫡骨嫡髓兒子。所以仍返石頭試看後來彼此提唱。好證據

頭曰我者裏鍼劄不入山曰我者裏如石上栽花到者裏眞眞實實完得蚊子上鐵牛一句公案。皮膚脫落盡惟有一眞實 所以我尋常道石頭如繪日馬祖如繪空空際無日饒伊悟到語帶元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祇是箇不果之花遏捺意根鬼窟裏坐陰山下活計更不說他矣大機大用須從大休大歇中流出私通車馬祇通得箇官不容鍼底道理自餘有甚麼閒話諸仁者透得法身泥牛入海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出得陰界石馬回途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恁麼不恁麼不恁麼恁麼恁麼處處沒蹤跡聲色外威儀一鏃破三關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者箇猶是夙習記持若有正悟別更說看今年貧錐也無如來禪許你會祖師禪未夢見在我有一機瞬目視伊。雲門顧鑒咦 到者裏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電光石火貶上眉毛早蹉過了也參學人切須皮下有血拶著便知痛癢若是菽麥未分奴郞不辨莫向人前容易開口大難珍重 心圓恁麼學出學人恁麼會得句下精通觸途狂見正是第三首

舉拳示衆云看看一句分賓主照用一時行會麼若不會聽心圓與汝一一下注解恁麼會得是賓中賓不恁麼會得是主中賓直饒恁麼却不恁麼不恁麼却恁麼恁麼不恁麼總不恁麼會得猶是賓中主在照也用也縱也奪也殺也活也都盧是箇大火聚也塗毒鼓也金剛圈也栗棘蓬也金剛王寶劒也踞地師子也探竿影草也一拳不作一拳用也者些祖師窮家當都被心圓和盤托出了也待你一一透得來到心圓門下正好從頭勘過了打何故譬如油蠟作燈燭不以火點終不明忽有箇從旁笑冷了箇底漢出來道點卽不問如何是火拄杖不在手邊心圓且放過一著呵呵大笑便下座（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圖窮匕首見心圓之伎倆盡矣只是第三首○偈曰滔天沃日西江涙吸盡方知徹底無此是偏行無相昧要須密用契眞如）頌與心圓語及近代禪和多儱侗支離二病若爲藥之人根有利鈍道無南北祖五家宗旨不可偏廢舟行陸行同一到家不取途中强分難易若爲一一指出心圓欣然握管書此良醫三折肱視疾見臟腑識者珍焉錄之以當跋尾蓮再識



佛祖心燈



佛祖心燈

七佛偈

毗婆尸佛過去莊嚴劫第九百九十八尊

身從無相中受生　猶如幻出諸形像
幻人心識本來無　罪福皆空無所住

尸棄佛過去莊嚴劫第九百九十九尊

起諸善法本是幻　造諸惡業亦是幻
身如聚沫心如風　幻出無根無實性

毗舍浮佛過去莊嚴劫第一千尊

假借四大以爲身　心本無生因境有
前境若無心亦無　罪福如幻起亦滅

拘留孫佛現在賢劫第一尊

見身無實是佛身　了心如幻是佛幻
了得身心本性空　斯人與佛何殊別

拘那含牟尼佛賢劫第二尊

佛不見身知是佛　若是有知別無佛
智者能知罪性空　坦然不怖於生死

迦葉佛賢劫第三尊

一切衆生心清淨　從本無生無可滅
卽此身心是幻生　幻化之中無罪福

釋迦牟尼佛賢劫第四尊

法本法無法　無法法亦法　今付無法時
法法何曾法

三十三祖傳法偈

摩訶迦葉天竺第一祖

法法本來法　無法無非法　何於一法中
有法有非法

阿難天竺第二祖

本來付有法　付了言無法　各各須自悟
悟了無無法

商那和修天竺第三祖

非法亦非心　無心亦無法　說是心法時
是法非心法

優婆毱多天竺第四祖

心自本來心　本心非有法　有法有本心

非心非本法

提多迦天竺第五祖

通達本心法　無法無非法　悟了同未悟
無心亦無法

彌遮迦天竺第六祖

無心無可得　說得不名法　若了心非心
始了心心法

婆須蜜天竺第七祖

心同虛空界　示等虛空法　證得虛空時
無是無非法

佛陀難提天竺第八祖

虛空無內外　心法亦如此　若了虛空故
是達眞如理

伏馱蜜多天竺第九祖

眞理不無名　因名顯眞理　受得眞實法
非眞亦非僞

脇尊者天竺第十祖

眞體自然眞　因眞說有理　領得眞眞法
無行亦無止

富那夜奢第十一祖

迷悟如隱顯　明暗不相離　今付隱顯法
非一亦非二

馬鳴大士第十二祖

隱顯卽本法　明暗元不二　今付悟了法
非取亦非離

迦毗摩羅第十三祖

非隱非顯法　說是眞實際　悟此隱顯法
非愚亦非智

龍樹尊者第十四祖

爲明隱顯法　方說解脫理　於法心不證
無瞋亦無喜

迦那提婆第十五祖

本對傳法人　爲說解脫理　於法實無證
無終亦無始

羅睺羅多第十六祖

於法實無證　不取亦不離　法非有無相

內外云何起

僧迦難提第十七祖
心地本無生　因地從緣起　緣種不相妨
華果亦復爾

伽耶舍多第十八祖
有種有心地　因緣能發萌　於緣不相礙
當生生不生

鳩摩羅多第十九祖
性上本無生　爲對求人說　於法既無得
何懷決不決

闍夜多第二十祖
言下合無生　同於法界性　若能如是解
通達事理境

婆修盤頭第二十一祖
泡幻同無礙　如何不了悟　達法在其中
非今亦非古

摩拏羅第二十二祖
心隨萬境轉　轉處實能幽　隨流認得性
無喜復無憂

鶴勒那第二十三祖
認得心性時　可說不思議　了了無可得
得時不說知

師子比丘第二十四祖
正說知見時　知見俱是心　當心即知見
知見即於今

婆舍斯多第二十五祖
聖人說知見　當境無是非　我今悟眞性
無道亦無理

不如密多第二十六祖
眞性心地藏　無頭亦無尾　應緣而化物
方便呼爲智

般若多羅第二十七祖
心地生諸種　因事復生理　果滿菩提圓
華開世界起

菩提達磨西天第二十八祖中華初祖
吾本來玆土　傳法救迷情　一華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

慧可大師 第二十九祖 中華二祖

本來緣有地　因地種華生　本來無有種
華亦不曾生

僧璨大師 第三十祖 中華三祖

華種雖因地　從地種華生　若無人下種
華地盡無生

道信大師 第三十一祖 中華四祖

華種有生性　因地華生生　大緣與信合
當生生不生

弘忍大師 第三十二祖 中華五祖

有情來下種　因地果還生　無情既無種
無性亦無生

慧能大師 第三十三祖 中華六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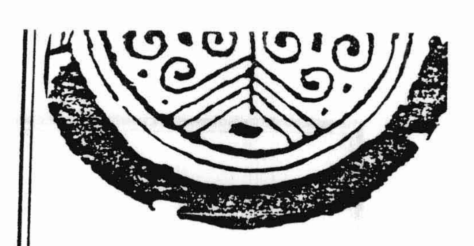
心地含諸種　普雨悉皆生　頓悟華情已
菩提果自成

佛祖源流訣

迦文迦葉阿難商　優波毱多與提多
彌迦婆須佛馱伏　脇富馬鳴迦毗摩
龍樹迦那於羅睺　僧伽伽耶鳩摩羅
闍夜婆修摩拏鶴　師子婆舍不如般
達磨傳於東土後　慧僧道弘慧之他

五宗次序譜

- 六祖能 第一
  - 南嶽讓
    - 馬祖一
      - 百丈海
        - 潙山祐 五世
          - 仰山寂 六世
        - 黃檗運
          - 臨濟玄 六世
  - 青原思
    - 石頭遷
      - 藥山儼
        - 雲巖晟
          - 洞山价 六世
            - 曹山寂 七世
            - 雲居膺 七世
      - 天皇悟
        - 龍潭信
          - 德山鑑
            - 雪峰存
              - 雲門偃 八世
              - 玄沙備
                - 地藏琛
                  - 法眼益 十世



諸家宗派

清・守一空成 編



宗教律諸家演派

吳中南禪沙門守一空成重編

○臨濟源流訣

南嶽懷讓道一海　運玄斐顯沼不住
念昭圓會端演勤　隆華傑于先範具
欽妙本長蔚持昂　慧暄瑠聰寶衍
倫堅覩度使悟澈　寧進曉空沖廣　等

徑山與虎邱分宗訣

大慧傳需到永明　益慈顯密二仰欽
有實鐵牛遠池眞　慧機來統焱數銘

自六祖法傳南嶽讓。南嶽傳馬祖一。馬祖傳百丈海。百丈傳黃檗運。黃檗運傳臨濟義玄禪師。後人立為臨濟宗

臨濟剃派未知何人作十六字

提金剛體　振妙朝元　存慈希戒
貫古騰今

續演

承宗廣大　佛法寬宏　正懷文本
了悟良因　守心顯祖　方覺欽崇

後又續五十六字

教法向玄　厥旨趣眞　潛會恒靈
契傳有得　紹替匡修　秉志巨光
啓鴻宗大　永興世緝　毓用彥昭
授從靜式　月可久華　雪若唯白
默繼空延　提嘉悟鐸

臨濟埜派未知何人作十六字

善洪祖道　惟德可存　永繼明覺
光顯先宗

臨濟下第八世黃龍慧南禪師演派二十字

慧正普覺濟　圓通湛海淸　廣演法界性
永遠德宏宗

臨濟下十二世徑山大慧宗杲禪師演派三十二字

宗覺妙道　明了本眞　恢宏祖印
聯廣慧燈　性空法界　紹繼續榮
圓通果滿　福德轉輪

臨濟下十七世斷橋妙倫禪師演派十六字

慧性妙悟　眞機全露　廣濟徹源

符因證果

臨濟下十九世碧峰性金禪師演派二十字

性空原朗耀　鏡智本虛玄　能包羅萬有

故統御大千

臨濟下二十一世雲巖福愛禪師演派三十字

福德宏慈廣　普賢覺道成　利益無邊界

宗本永興隆　妙悟恒常滿　自性證圓融

臨濟下二十二世（天台下十五世）閬中雪峰祖定禪師演派

二十字

祖道戒定宗　方廣正圓通　行超明實際

了達悟眞空

龍池幻有正傳禪師剃度（密雲 天隱）圓（悟 修）禪師傳法亦用此派今（天童 磬山）後哲均用上派傳法者遵龍池意也

龍池復續空字下接演二十字

覺性本常寂　心惟法界同　如緣宏聖教

正法永昌隆

天童亦續空字下二十字

嗣續曹源脈　傳等濟衆功　慧燈恒照世

佛法亘穹窿

臨濟下二十四世□□栞山妙隨禪師演派二十八

字

妙繼宏傳正法眼　興從鑑覺慶維昌

徹可印宗圓佛果　紹隆祖道續聯芳

臨濟下二十五世東明海舟永慈禪師演派一百十

二字

普永智廣宏勝德　淨慧圓明正法興

性海澄清顯密印　大乘妙道悟心燈

佛恩浩滿流芳遠　祖行超宗續嗣深

戒定彌堅通義理　規成謹守鎮常新

翼善昌榮因達本　禎祥隆盛復傳增

功勳寂照融眞際　實鏡高懸體用親

饒益靈文舒景秀　信持玄記濟時珍

了然無際空諸幻　覺樹開敷果自馨

現今箬庵通問禪師下各家均從空字改換此派

淸字起

臨濟下二十五世碧峰下第七世 突空智板禪師演派十六字

智慧清淨　道德圓明　眞如性海
寂照普通

五臺峨嵋　普陀前寺續演三十二字

心源廣續　本覺昌隆　能仁聖果
常演寬宏　惟傳法印　證悟會融
堅持戒定　永紀祖宗

普陀後寺從突空下通字派接續演四十八字

湛然法界　方廣嚴宏　彌滿本覺
了悟心宗　惟靈廓徹　體用周隆
聞思修學　止觀常融　傳持妙理
繼古賢公　信解行證　月朗天中

臨濟下二十五世碧峰下第七世 五臺月山智勝禪師演派四十字

智本了心事　覺思方可賢　正宗增佛果
道廣法能傳　月印千江水　光舒萬里天
若無清淨慧　何必禮長千

臨濟下二十五世碧峰下第七世 西蜀大隨智潮禪師演派四十字

智慧法界廣　了道得證果　聖教如常滿
覺海福圓明
後續 明珠光照世　心印本無文　密運通天眼
顯揚亘古今

臨濟下二十五世碧峰下第七世 廬山翾封智素禪師演派四十字

智圓明勝果　戒定悟淸禪　妙行通方廣
心宗永遠傳
後人續二十字 傳持無相法　一著在機先　萬古長空月
舒光本自然

臨濟下二十五世碧峰下第七世 廬山天池智光禪師演派

智江圓明洪慈悟本道大德 以上十一字讀不成句姑存後偈
昌隆正法續玄宗　承維天恩永守中
戒定修持清淨觀　從聞思學覺心空

臨濟下三十世雪嶠圓信禪師從圓字起演派十六字

圓宏頓教　傳祖心宗　戒定慧法
璇璣化工

臨濟下三十七世（突空下第三世）北京西山鵝頭禪師演派二十四字

清淨道德文成　佛法能仁智慧
本來自性圓明　行理大通無學

後人復續二十四字

學精三藏妙義　究意半字非有
體用定力如斯　方可超凡證聖

江右後人亦從學字下另續二十四字

眞覺宏宗廣敬　普隆正悟高賢
永遠福海傳心　定祖文章守信

臨濟下三十一世（徑山下十九世）聖因文學隆斅禪師續演二十八字

隆濟能宏法本玄　堅持戒定永流傳
靈機豁徹明斯旨　慧性恒圓佛祖禪

臨濟下三十一世南嶽山茨通際禪師從通字起演派二十字

通達本來法　宏開祖道隆　慧燈恒永照
證悟了無窮

臨濟下三十一世玉林通琇國師住天目山另演二十四字

法宏濟祖　眞宗紹續　永傳英俊
淨明梵行　嚴持亘古　嘉謨大根

臨濟下三十一世杭州理安箬庵通問禪師從圓字起演十六字

圓通大法　頓越眞常　悟祖超師
慧燈永照

臨濟下三十一世紹興平陽木陳道忞禪師另演二十八字

道本元成佛祖先　明如杲日麗中天
靈源廣潤慈風溥　照世眞燈萬古懸

臨濟下三十一世四川雙桂破山海明禪師另演四十字

海印發光　悟眞永昌　寂常心性
戒定慧香　佛身克果　祖道聯芳

雙桂樂野　一葦度江　禪觀固遠
五計攸長
臨濟下三十一世嘉興古南牧雲通門禪師演派三
十二字
通詮遵化　博審竺文　愼嗣英彦
演暢崇深　行至福圓　知明道興
正法眼藏　永載傳燈
臨濟下三十一世常熟三峰漢月法藏禪師演派三
十二字
法宏濟上　德重律儀　教擴頤圓
行尊慈忍　參須實悟　養合相應
後得深淵　永傳光燦
臨濟下三十二世平陽下第二世□□天岳本晝禪師演派
三十六字
本惟恒　用寧勤　月虛白　鏡空明
離慧辨　通無心　歸太宗　一法印
眞當機　六可證　此燈傳　利度盡
臨濟下三十二世三峰下第二世靈巖山繼起宏儲禪師演
派十六字
法宏修智　道行超宗　代持眞實
永緒瑫琮
臨濟下三十二世三峰下第二世□□碩機宏曌禪師演派
十六字
宏元密印　顯正宗常　謀列再振
實持永昌
臨濟下三十二世天童下無礙行徹禪師從行字起
演十六字爲萬年宗淸涼寺楚北廣傳此派
行大源遠　化導英靈　宏戒定慧
宗正傳燈
臨濟下三十二世破山明法嗣福州黃檗象崖性挺禪師
另演十六字
性道昌隆　智慧圓通　瑞光普照
德振宗風
臨濟下三十□世突空下第六世憨山德淸大師從德字起
演派四十字
德大福德廣　慈忍量普同　修持超法界

0528

契悟妙心融　寂淨覺常滿　圓明體性通
慧光恒朗照　道化久昌隆

臨濟下三十三世（三峰下第三世）靈隱豁堂濟嵒禪師另演
六十四字

眞宗克體　直指心源　逆尋殊遠
浩往長存　統終原始　（此間似少一句待補）
居中端表　隨運周旋　機神不測
顯密恒傳　利智懸解　得旨釋詮
高幢晉固　重鐙忍堅　效仰先志
宜愼勉旃

臨濟下三十□世（突空下第□世）安徽黃山普門惟安禪師
演派五十六字

惟覺能仁顯行廣　妙明性寂眞常中
清淨澄源戒定海　善祥永興法海宗
福慧同本遠周濟　恒心常照素德隆
悟果勤修先祖肩　智力普道證圓通

臨濟下□□□世□□毗盧庵□□□□□演派十
六字

明覺性融　理契眞宗　靈鷲正脈
繇遠昌隆

臨濟下三十三世（突空下第九世）歸宗紫柏眞可大師演派
從眞字起十六字

眞法元在　解契恒靈　慈門師子
大吼雷音

臨濟下三十五世紹興福慶寺定如實覺禪師從空
字下接演四十字

建德開元化　傳心振大同　慧燈宏遠照
法脈永昌隆　智海融珠樹　鴻沱發道淵
靈機承覺性　奕世繼高崇

臨濟下三十六世（報恩下第六世）京都長椿寺妙雲崇如禪
師演二十四字

崇佛遵祖　德行圓融　明持淨戒
定悟本宗　心源永續　法道昌隆

接此派下新續二十四字

能仁智覺　慧本常榮　果證恒圓
惟傳性宗　克承祖印　光燦普燈

臨濟下三十七世崇如下法嗣慧林佛[ ]禪師住藥王曾濟寺演派六十字

佛理大信慈　普度悉等元　法演持淨戒
心悟現眞禪　智海澄清顯　慧悅廣照邊
亮同能仁道　聖賢啓自然　玄空成妙義
敦嚴永續傳　福緣常茂秀　花香結果圓

臨濟下三十七世報恩下第七世安徽績溪太平寺道開了證禪師另演派五十六字

西國家風指實權　明心見性頓超賢
菩提果滿華藏界　聖諦眞如今古懸
戒律勤修參妙理　慧光朗照彰彌天
靈機悟徹拈花旨　正法流芳繼有緣

臨濟下三十七世報恩下第七世浙江嘉興覺海寺謹庵了根禪師從前空字下接演二十字首句用龍池祖派

覺性本常寂續換三句字　能仁理自通
心傳參妙諦　永久德惟崇

天臺華頂寺亦從空字下續演四十字

寂照無爲體　理事本函容　端然起妙用
權衡顯聖功　三乘分頓漸　禪教意相同
建立華峰旨　遺流後世榮

臨濟下三十八世報恩下第八世天台國淸寺寶林達珍禪師從達字起改演四十字

達道通眞量　明機越祖先　正悟超妙學
大用智光圓　石磬淸音顯　性海續濟源
傳持佛心印　法界廣宏宣

臨濟下四十世杭州白衣寺定宗眞果禪師另演五十六字

顯日天中萬里明　山河大地及乾坤
宗風永脈源根在　今得安和傳續燈
只望能仁賢後德　道超高聳舊祖庭
成就如是重新整　歷代創建盡蓮生

臨濟下四十世福嚴下第九世海昌指南寺雲開天霞禪師另演二十四字

天緣明德　立道振綱　端莊中正
世序攸長　參同淨智　果滿禎祥

臨濟下四十一世杭州仙林寺九峰空恒禪師從空

字下續演派二十字

法善普傳心　智覺照虛徹　思聰誠遠見

性淨積功能

臨濟下三十三世鵝頭下第九世盧山開先若味智明禪師

演十六字

佛道興隆　有開必先　傳燈紹祖

以永萬年

附列未知世數臨濟下分支各家姑存待查

金陵紫竹林顯愚觀衡禪師從觀字起演派三十二字

觀音旋明　聞復清淨　殊勝妙德

眞實圓通　功超戒定　行越明一

智願廣大　福慧周圓

黃檗山無念深有禪師住麻城立派二十八字

祖覺宗清淨行深　常懷戒定慧圓明

神通法性眞如海　永遠興隆見太平

後續 平空一月印千江　照世舒光化日長

識得本來人面孔　宗風萬古自恢張

報慈灰亮禪師未知住於何地自演十六字

濟源浩瀚　覺性澄圓　海印發光

朝宗百谷

無幻性聰禪師未知住於何地自演四十八字

性慧妙悟　眞機全露　廣徹濟源

符因契果　傳佛心印　直演上乘

宗宏聖道　學超戒定　興自嵩嶽

祖燈徧照　輝今耀古　了明頓教

節崖覺琇禪師未知住於何地自演三十二字

覺智惟彰　靈運斯昌　發明戒月

洞達心光　慈緣應滿　果願彌芳

永隆濟統　正脈淵長

○潙仰源流訣

百丈潙山祐　仰山寂與涌　芭蕉清且徹

五世在其中

自六祖傳至百丈海。百丈傳潙山祐。潙山傳仰山寂。

後人遂立潙仰宗派。演二十字未知從何世起

宗福法德慧　普賢行願深　文殊廣大智

成等正覺明

仰山爲六祖下第六世圭峰爲六祖下旁出第十世未知此派因何與後圭峰派類同

潙山下第四世芭蕉慧清禪師徒繼徹禪師共演二十字

慧繼妙眞恒　心空悟上乘　續宗宏法遠
萬古耀聯燈

○洞山源流訣 共二十八世

青原思遷儼晟价　膺丕志觀玄青俱
楷 覺辨寶體滿秀 湻了珏鑑淨等　裕泰遇才嚴改斌
從載書傳少室旨　价傳至書二十四

自六祖法傳青原思。青原傳石頭遷。石頭傳藥山儼。藥山傳雲巖晟。雲巖傳洞山价。洞山傳雲居膺。曹山寂。禪師。雲居。曹山。後人立爲洞山曹洞宗

洞山下十四世順德府淨土寺萬松行秀禪師演派二十字

行從福智立　貫徹八環中　化統三千界
宏開洞上宗

洞山下十五世萬松下法嗣 少林祖庭雪庭福裕禪師從福字起演派七十字

福慧智子覺　了本圓可悟　周宏普廣宗
道慶同玄祖　清淨眞如海　湛寂淳貞素
德行才延恒　妙體常堅固　心朗照幽深
性明鑒崇祚　衷正善禧祥　謹愨原濟度
雪庭爲導師　引入飯元路

洞山下十五世曹山下十四世 江西豫章後人演派二十八字

清淨覺海圓宏廣　悟本眞常慧性寬
祖道興隆傳法眼　普周沙界定心安

洞山下十六世萬松下第四世 □□□□智洪禪師演派二十字

智信定得寶　志善了道行　妙淨本明眞
正法惟思謹

洞山下十九世萬松下第六世 □道公敬□禪師演派三十二字

敬禮修持　功成福慶　纘續心燈

圓通自性　普度大千　權衡曹洞
依鉢傳求　萬松祖令

洞山下二十世雪庭下第六世 順德府蓬鵲山興化寺演派二十字

了因明祖道　覺海永洪宣　普度大千界
同登般若船

洞山下二十六世鵲山下第七世 紹隆少室彼岸海寬禪師從業師覺字起演派一百二十字

覺海永洪　宣授傳宗　正脈遐衍
善慶福隆　自性周徧　本來圓通
眞智妙理　清淨澄明　實相寂照
慈愍利生　平等普度　方便權衡
教啓賢哲　戒行克功　學由悟達
法在信能　止觀定慧　聞思修崇
莊嚴品位　玄契參同　德充果滿
佛圓續燈　秉持心印　師範寰中
我願如是　世宜教從　彼岸爲祖
詒訓雲仍　嗣先昌後　萬代常興

洞山下二十六世智洪下十一世 燕京艮牧山洪定妙相禪師住清淨庵度天華淨□禪師爲二十七世從淨字起演派二十八字

淨善香然喜敬宗　萬光瑞實顯明燈
世界浩月宣圓照　通天了道貫乾坤

洞山下二十六世雪庭下十二世 順德天寧虛照宏□禪師爲元太保劉秉忠之師另演派十六字俗呼爲劉太保宗

宏子友可　福緣善慶　定慧圓明
永宗覺性

洞山下二十六世雪庭下十二世 江西壽昌無明慧經禪師演派二十八字

慧圓道大興慈濟　悟本傳燈續祖先
性海洞明彰法界　廣宏行願證眞常

壽昌下旁出博山無異元來禪師另演二十字爲大艤元來派

元道宏傳一　心光普照通　祖師隆法眼
永傳壽昌宗

洞山下二十七世（雪庭下十三世）紹興顯聖（散木湛然）圓澄禪師另演五十六字

識心達本　大道斯彰　能仁敷衍
古洞源長　果因融徹　顯密均揚
法雲等潤　靈樹舒芳　慧燈明耀
偏照慈光　應化乘運　玄印元綱
匡扶奕世　傳永彌唐

洞山下二十八世（雪庭下十四世）順德開元萬安廣□禪師姓賈另演三十二字俗呼為賈菩薩宗

廣從妙普　洪勝禧昌　繼祖續宗
慧鎮維方　圓明淨智　德行福祥
澄清覺海　了悟眞常

洞山下三十世（萬安下第三世）興陽濤剖妙淨禪師演派二十八字

妙明覺海圓宏廣　悟本眞常慧性寬
祖道興隆傳法眼　普周沙界定心安

此派與曹山下後人豫章演派雷同未知何故存此待查

洞山下三十世湖心天根傳木禪師演派十六字

傳燈正宗　永紹新豐　人天儀範
緜遠昌隆

洞山下三十一世（雪庭下十七世）處州然昌卉隱庵貫一興緣禪師另演派一百字

興隆傳法眼　普周沙界玄　心融明皎潔
營生果自然　拈花如來旨　福德廣洪遠
放光證覺地　堅固妙恒圓　優曇重發現
止觀順欽纘　嚴宏流印璽　利益永無邊
靈機惟廓徹　月朗耀中天　大通成聖學
紹繼偶言詮　九鼎聞思續　用報一燈禪
杲日當空照　萬派悉歸源

洞山下三十四世（湛然下第八世）於潛龍藏寺會乘祥覺禪師演二十字

祥光普照圓　本覺興昌隆　法宏續佛燈
永傳湛然宗

靈機山永寧寺牧雲禪師於此派下續演十六字

淨智妙圓　福海湛清　廣宏法界
祖燈常遠

洞山下三十七世（盧照下十二世）無極明信禪師從性字起
續演劉太保宗十六字
性能廣達　妙用無方　蘊空實際
祖道崇昌

洞山下三十八世浙紹上虞泰岳寺行道宏覺禪師
自演二十八字
覺宏道師自爲宗　泰嶽山前振古風
普願嗣孫徧法界　吳與越順悉圓通

洞山下四十四世（元來下十八世）銅陵縣蓮華寺德風壽存
禪師續演大巘派二十字
壽昌燈照世　正法永興隆　德種蓮華寶
風化滿天中

附列曹洞分支未知世數於後

長慶宗鑒道□禪師演派二十八字廬山棲賢寺
亦宗此派
道函今古傳心法　默契相應達本宗
森羅敷衍談眞諦　此印親承永紹隆

雲居諸緣洪□禪師演派二十四字
洪常祖道　法性清淨　廣啓勝因
志行性遠　了悟玄宗　寬證圓融

九華山百歲宮從賈菩薩派下常字起續演二十
八字
常持妙法勝莊嚴　果證無爲道上玄
西來大意修般若　月朗天中振萬年

智徹禪師演五十六字
了悟眞常慧性靈　如同杲日照乾坤
優曇香徹三千界　信願行超最上乘
圓通果滿光祖印　戒德流芳續嗣深
法紹洞山宏正道　派傳萬古耀聯燈

焦山巨超淸恒禪師拈三十二字以續了悟眞常
之後派曰
鑒自迦文　燈傳法界　寂光朗照
千萬億載　心誠相印　定即是戒
用寶斯言　佛能永在

○雲門源流訣
天皇信鑑存　雲門偃遠祚　重顯懷宗本

善本明昌悟

自六祖法傳靑原思。靑原傳石頭遷。石頭傳天皇悟。天皇傳龍潭信。龍潭傳德山鑑。德山傳雪峰存。雪峰傳雲門文偃禪師。後人遂立爲雲門宗

雲門下第八世育王曇振優鴻禪師演派二十字

優曇從廣政　了性悟眞如　德智圓通品

方知紹祖燈

光孝禪師續演二十字

燈月光難比　萬法總歸心　照徹三千界

八面體靈明

後未知何人又續二十字

願法慧福德　淸淨智能宏　了悟眞如性

妙明達本宗

○法眼源流訣

雪峰師備琛　法眼益于欽　道齊並義海

雖遲人最盛

自六祖法下七傳至雪峰存。雪峰傳玄沙備。玄沙傳地藏琛。地藏傳法眼文益禪師。後人立爲法眼宗

法眼下第六世翠巖嗣元祖光禪師演派二十字

祖智悟本眞　法性常興勝　定慧廣圓明

覺海玄淸印

後未知何人續演二十字

佛天通至寶　萬聖承斯命　同登般若船

普度衆生盡

○天皇下宗派

自六祖四傳至天皇悟。天皇五傳至聖壽淨嚴禪師。演派六十四字。後人遂立爲聖壽宗。不列五家宗內

淨覺明顯　菩提果成　大千普度

永遠利生　開示悟入　佛圖續燈

善慶遐衍　本來性能　宗敎周徧

慈憫深洪　平等均濟　惟方修崇

學充聖具　賢達克功　權衡在己

萬世興隆

○天台敎觀

自北齊慧文尊者。觀大智度論得道。傳敎與慧思尊

者思傳觀與天台智者大師立爲天台教觀演派六十四字

智覺慧圓　法性玄妙　明了思修
能宏祖道　志廣戒淸　續宗演教
誓願行深　寂光普照　輝古騰今
周天朗耀　瑞徧沙界　天台爲號
佛傳心印　四恩總報　世代永眞
提衍經鈔

智者下傳二十六世高明寺百松眞覺大師演派六十四字

眞傳正受　靈嶽心宗　一乘顯觀
印定古今　念起寂然　修性朗照
如是智德　體本玄妙　因緣生法
理事即空　等名爲有　中道圓融
淸淨普徧　感通應常　果慧大用
實相永芳

百松老祖又衍表行偈六十四字爲號如眞傳正受大教演繹竝立名號

大教演繹　祖道德宏　立定旨要
能所泯同　功成諦顯　了達則安
萬象海現　孰分二三　初門悟入
化法遂行　己他益利　究極彰明
源深流遠　長衍紀綱　百千之世
恒作舟航

百松傳無盡燈燈傳靈峰蕅益智旭大師爲靈峰宗開淨土法門演派四十字

智淨眞如行　全性起妙修　匯本分河息
歸源覺海周　守信培因裕　宏願振先猷
扶律談常旨　法道永千秋

〇華嚴賢首教

自唐初杜順帝師閱華嚴經得道傳教與雲華大師雲華傳與賢首法師爲賢首教第一世賢首傳淸涼澄觀國師淸涼傳圭峰宗密大師爲第三世演派二十字

宗祖法德義　普賢行願深　文殊廣大智
成等正覺果

按此派與潙仰派頗同未知何故

賢首下第三十一世京都廣善懷一慶餘法師起演派二十字

慶性善正宗　祖道德興隆　慧輪光普照
妙覺本圓融

自圭峰傳二十二世至雲棲蓮池袾宏大師立雲棲派二十字

果與因交徹　心隨境廓通　玄微機悉剖
理性妙咸窮

柏亭法師續演六十字

憶念常清淨　聞思悟睿聰　戒定忍慧力
萬善總歸功　華藏圓融觀　安養聖賢宏
壽光照無量　能仁教道隆　京兆總持旨
海印炳現胸　如勤靜思慮　永振祖家風

○南山律派

自終南山道宣律師為律門第一世。十三世傳至金陵古林庵慧雲如馨律師。馨傳三昧寂光律師。為寶華山第一代。從如字起演派五十六字

如寂讀德眞常實　福性圓明定慧昌
海印發光融戒月　優曇現瑞續天香
支岐萬派律源遠　果結千華宗本長
法紹南山宏正脈　燈傳心地永聯芳

三昧律師又另演一派二十字

寂戒元常定　信理妙恒融　從聞修福慧
紹隆佛祖心

按此派下未知何人續演二十字

大智德勇健　觀照萬法通　本性周沙界
應現臨濟宗

湖北巖城如是山支浮戒岳律師亦於前派心字下續演二十字

禪燈照本覺　靈源自永昌　法雲迷大地
智日亘光揚

三昧律師法孫宜潔玉書字璽律師從華山分住杭州昭慶寺從讀字起分演四十字

讀書福德大　持戒定方眞　慧發開心地
靈光耀古今　千華同一脈　萬善總歸因

頓超佛祖位　永遠續傳燈

○附列不知世數未考何宗各家彙集

佛日金臺大輪法師演派三十二字

大道心體　定慧圓滿　教觀一宗
實相如是　是謂至理　三界唯識
頓漸偏圓　毋意固必

向上釆商戒棨禪師演派二十四字

戒元天童傳德　化衍向上傳燈
大展光明普照　全在立雪雲仍

武昌九峰無念和尚演派六十四字

慈光偏照　達本自空　止觀雙持
見自性佛　三道亘嚴　扣融祕密
洞徹法源　究竟無作　從體起用
果後施因　隱顯俱該　變現平等
大願輔弼　六度十方　登涅槃天
入薩婆若

雲峨禮禪師派演二十字

行至覺海澄　光含福慧清　慈舟興普濟

正法印南能

慧林宗禪師派演十六字

本常清淨　行解宏深　宗開慈濟
紹祖傳燈

眉山霈禪師派演十六字

道傳正宗　戒宣眞印　萬古祖燈
光明吉慶

麻城興福寺派演三十二字

紹續聯芳　慧燈普照　智廣覺圓
了悟心宗　繼起善德　道果周隆
廣雲法海　清淨光風

隨州大洪山派演十六字

祖道興隆　萬世聯芳　戒德元宏
永遠遐昌

黃岡寶蓋寺派演四十字

本有智善法　因證悟尙因　自從今古派
萬代永興隆　傳道如來慧　廣施濟世功
了明眞實義　理事悉圓融

鵝湖峰頂派演二十字

悟本成等妙　應修戒定章　元遵定理實

古世慧從昌

大悟山派演四十字

祖道明宗正　戒定福慧圓　妙性眞如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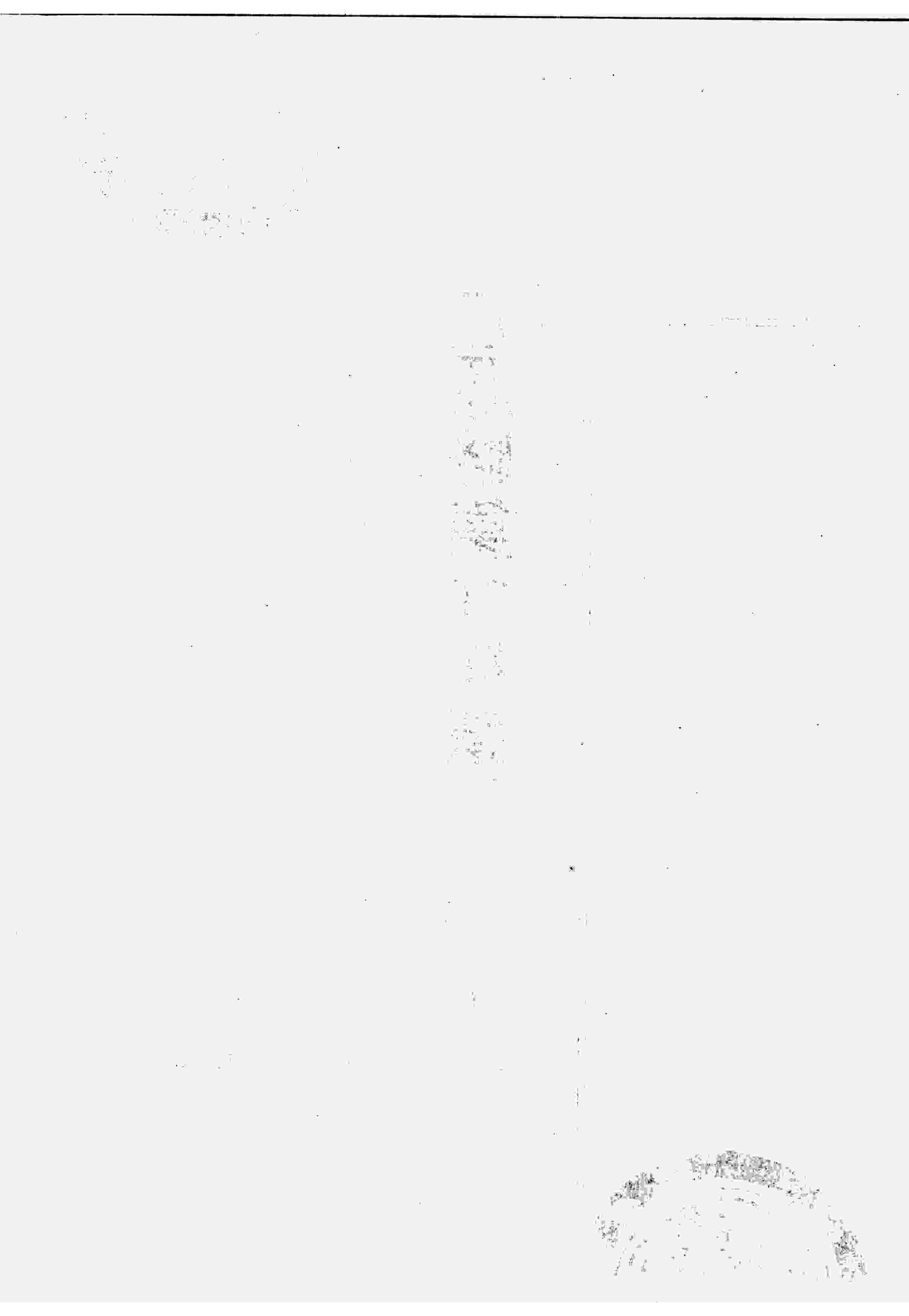
慈濟廣宏傳　機靈心大悟　義勝理周全

若問玄中旨　長空月皎然

正源略集卝補遺

清・達珍　編





目錄及卷一佚失仍今補作目錄

正源略集目錄

卷第二

南嶽下三十四世

天隱修法嗣　夾山林皐本豫禪師　理安箬菴問禪師

報恩玉林通琇禪師　緣蘿山茨際禪師

松際印中通授禪師

雪嶠信法嗣　積翠唯一潤禪師　雲門徹崖宏歇禪師

明杲彤山宏淖禪師　開先山鳴弘璐禪師

卷第三

青原下宗鏡三世

幻休潤法嗣　大覺慈舟方念禪師

青原下宗鏡四世

東山忠法嗣　壽昌無明慧經禪師

大覺念法嗣　顯聖湛然圓澄禪師

壽昌經法嗣　博山無異元來禪師　東苑晦臺鏡禪師

壽昌聞然謐禪師　鼓山永覺賢禪師

青原下宗鏡五世

湛然澄法嗣　明因麥浪懷禪師　佛日石雨方禪師

顯聖三宜盂禪師　東山爾密渡禪師

上虞具足明有禪師　百丈瑞白雪禪師

博山來法嗣　瀛山雪關誾禪師　嵩乳道密禪師

長慶宗寶獨禪師　獨峯竹山道嚴禪師

東苑鏡法嗣　天界覺浪盛禪師

鼓山賢法嗣　鼓山爲霖道霈禪師

卷第四

南嶽下三十五世

林皐豫法嗣　天壽謐融元禪師　夾山遂夫一禪師

箬菴問法嗣　黃檗曉菴昱禪師　五祖千仞岡禪師

淨居汝風杲禪師　理安梅谷悅禪師

頤浩子山如禪師　黃檗一菴月禪師

廣教天章玉禪師　理安天笠珍禪師

勝法斯瑞法禪師　金山鏡舟海禪師

理安濟水洸禪師　雪谷古石藏禪師

理安六吉謙禪師　勝法雲峯授禪師

山茨際法嗣　石霜爾瞻尊禪師　毫山且菴芻禪師

紫雲密嚴剛禪師　陂嶺山亙慈謙禪師

香林宗立旨禪師

松際授法嗣 神鼎雲外行澤禪師

大覺琇法嗣 報恩退菴重禪師　善權白松豊禪師

高臺不退勇禪師　報恩骨巖峯禪師

報恩棲雲行岳禪師　圓照茚溪森禪師

報恩美發淳禪師　報恩寂菴行沿禪師

蘊荊行璧禪師　天目全菴行進禪師

磬山雲居行嶺禪師　崇福濟芝行覺禪師

竹林六解行恒禪師　新安道仁行本禪師

曉雲行謀禪師　響雪行澄禪師

琴水行韶禪師　地藏洪濟演禪師

法海祖山地禪師

卷第五

南嶽下三十五世

五峯學法嗣 大潙養拙正明禪師

漢月藏法嗣 三峯梵伊致禪師　兜率一默成禪師

焦山問石乘禪師　華藏大樹證禪師

瑞光頂目徹禪師　顯寧澹予垣禪師

徑山具德禮禪師　鄧尉山剖石壁禪師

靈巖繼起儲禪師　華嚴于槃鴻禪師

祥符慧刃銛禪師　安隱潭吉忍禪師

高峯碩棧聖禪師　孝廉劉道貞居士

破山明法嗣 勝力燕居德申禪師　昭覺丈雪醉禪師

大竹百城著禪師　寂光豁禪師

二仙覺城明柱禪師　清果不會法禪師

興隆深省純禪師　實光笑宗行密禪師

崇因慧覺行衣禪師　福國雲嶠水禪師

開峯密行寂忍禪師　華嚴聖可玉禪師

費隱容法嗣 黃檗隱元琦禪師　金粟百癡元禪師

資福靈機觀禪師　慧雲本尢盛禪師

覺王千峯立禪師　興陽獨冠敬禪師

金粟石菴行琈禪師　法海白嵩俊禪師

朝宗忍法嗣 寶華諸諾行導禪師

石車乘法嗣 金粟息乾元禪師　資國眉菴秀禪師

萬如微法嗣 龍池素巖淵禪師　南禪古鏡符禪師

卷第六

南嶽下三十五世

木陳忞法嗣 五磊達變權禪師 五磊拙嚴懷禪師
平陽天嶽本晝禪師 廣潤巨靈蝸禪師
金粟天岸昇禪師 龍牙雲叟住禪師
佛日山曉晳禪師 龍珠森鑑徹禪師
天寧古田元禪師 素山沖然義禪師
西林以夫可禪師 虎邱節嚴琇禪師
清泉靈遠應禪師 章巖獻可寂禪師
道場山神山瀛禪師 烏石南雲暲禪師
寶峯大雷慶禪師 翠峯懷光燦禪師
國恩曠圓行果禪師 蔣山芥菴大禪師
石奇雲法嗣 淨居湛菴常禪師 大梅法幢幟禪師
椒山律牧制禪師 雪竇宏遠紹禪師
牧雲門法嗣 秀峯岫雲行瑋禪師 祖燈崇已峻禪師
寶掌雪厂道白禪師 佛國南音言禪師
無量可生慈禪師 法輪石隱貞禪師
崇勝雪堂相禪師 獅子古鑑圓禪師
直指尼圓鑑玄禪師 方爲戒居士

浮石賢法嗣 極樂獨癡□禪師 寶藏範圍澤禪師
東寺洪衍灝禪師 弘戒鈍斧溦禪師
澄心寄菴滐禪師 鴻福慧日昇禪師
林野奇法嗣 芙蓉自閒覺禪師 護國古泉淸禪師
香林佛果聞禪師 萬年無礙徹禪師
崇化了悟能禪師 香嚴宕山遠禪師
寂照芥子彌禪師

卷第七

青原下宗鏡六世

瑞白雪法嗣 龍華久默音禪師 洞山孤崖聰禪師
三祖破闇燈禪師 百丈石澗泐禪師
雲巖元潔瑩禪師 善權百愚斯禪師
金僊蓄光璨禪師 大義山且拙訥禪師
荊紫峯萬仞壁禪師 獨園玄素體禪師
福善雲松品禪師 梅山歷然相禪師
西山鑿谷源禪師 護國眠石蘊禪師
崆峒不溢滿禪師 崆峒謂斯教禪師
獅子岩中也慈禪師 佛燈白巖博禪師

道林離愚智禪師　鳳日本珠玥禪師
西水菴丹湏幢禪師　佛川離言義禪師
紫梅淑安周禪師
麥湏懷法嗣 彌陀寺無迹敏禪師
石雨方法嗣 象田卽念現禪師　無量來雲現禪師
龍塘遠門杜禪師　白巖位中符禪師
普寧天愚寶禪師　徑山夢菴律禪師
淨性紫仙陽禪師
爾密復法嗣 清化惟岑嶾禪師　明覺寧遠地禪師
菩曇自若深禪師　融光自聞音禪師
具足有法嗣 寶泉素端衜禪師　多福林妙叶啓禪師
三宜盂法嗣 慈雲伋亭挺禪師　能仁盟石息禪師
保寧端實嚴禪師　東塔爲則範禪師
龍田栢子地禪師

卷第八

青原下宗鏡六世

嵩乳密法嗣 洪福靈谿燭禪師　檀度南菴依禪師
宗寶獨法嗣 歸宗天然昰禪師　龍泉剩人可禪師

覺湏盛法嗣 棲霞竺菴成禪師　崇光覩濤奇禪師
龍華梅逢忍禪師　天界巨音選禪師
曹溪石濂汕禪師　青原嘯峯然禪師
天界方融璽禪師　壽昌其天浩禪師
福山石潮寧禪師　青原無可智禪師
大慈石公礩禪師

附諸尊宿

雲棲蓮池袾宏大師　紫栢達觀眞可大師
黃檗無念深有禪師　白馬寺儀峯方彖禪師
鷲湖養菴心禪師　眞寂聞谷廣印禪師
荊紫峯無學幻大師　曹溪憨山德清大師
雲居顓愚觀衡禪師　泐潭元白可禪師
豪山大辯道焜大師　寶華山見月體和尙
祠部黃端伯海岸居士
開府余大成集生居士

卷第九

南嶽下三十六世

爾瞻符法嗣 石霜碧眼開禪師

千仞岡法嗣
眞慧無絃琹禪師　眞慧綠雨蕉禪師
眞慧天澤霖禪師
鐵舟海法嗣
金山可遠杰禪師　香林法乳樂禪師
天笠珍法嗣
理安夢菴格禪師　琅琊樗巖眞禪師
理安越鑑徹禪師　理安獨超方禪師
龍華夔舟元禪師
天章玉法嗣
蘄州訥菴辯禪師　廻龍南愚玠禪師
六吉謙法嗣
東山伯嶽惺禪師
不退勇法嗣
永慶尺木休禪師
棲雲岳法嗣
天目南谷頴禪師
骨巖峯法嗣
武康匡喬來禪師
弗溪森法嗣
正宗彤山寶禪師　賢良如川盛禪師
怡賢蓮峯源禪師　覺生秀山成禪師
美發淳法嗣
天目晦石琦禪師
養拙明法嗣
大潙慧山海禪師
頂目徹法嗣
雙泉眉山霈禪師
具德禮法嗣
能仁微旨朗禪師　維揚亘渤恒禪師
雲居晦山顯禪師　慶雲碩揆志禪師

雲林諦暉輅禪師
繼起儲法嗣
蘇州字雲蹤禪師　蘇州月函子禪師
國淸翼菴鄧禪師　資福龍碩宏禪師
靈瑞尼祖符禪師

卷第十

南嶽下三十六世

丈雪醉法嗣
鳳林竹浪生禪師　佛冕超綱禪師
雲橋水法嗣
東川蒼碧聰禪師
易菴師法嗣
法海林我鑑禪師
聖可玉法嗣
崇隆碧露夢禪師
密行忍法嗣
九臺山知空蘊禪師
百痴元法嗣
海會憨璞性聰禪師
靈機觀法嗣
資福明心鑑禪師　資福德水淯禪師
石菴玶法嗣
佛日璿鑑衡禪師
天嶽晝法嗣
開先心壁淵禪師
山曉晳法嗣
佛日法持毅禪師
靈遠應法嗣
普慧漢水浩禪師　天童石吼徹禪師
慧山魯璠奐禪師　大悲祖幻寧禪師

節崇琇法嗣 虎邱洞明照禪師
廣壽字亭尹禪師
福緣濟生度禪師
祥光吉法嗣 淨慧破愚智禪師
淨慧允中徵禪師
新傳灝法嗣 龍興靈潔源禪師
博凡可法嗣 西林仲泉空禪師
天岸昇法嗣 興化谷庵朴禪師
懷光燦法嗣 覺生雪鴻信禪師
文殞盈法嗣 蟠龍子肅遠禪師
古鏡符法嗣 南禪吼松澄禪師
介爲舟法嗣 曇華碧雲天禪師
冷堂林法嗣 城山大拙理禪師
萬因聖法嗣 護國鐸夫凡禪師
還一韶法嗣 鶴林雲屋音禪師
龍喜溥法嗣 清凉千智幢毅禪師
彌堅澧法嗣 南陽雪乳律禪師
祖國曇紹杲禪師
雲峨喜法嗣 興福憨休乾禪師
白雲雪兆性禪師
金粟沖涵恒禪師
無礙徹法嗣 萬年紀安經禪師
永慶念予恒禪師

遠夫一法嗣 竹林辯言海禪師
證安靜法嗣 聖感瑞嵩永禪師
敏樹相法嗣 龍山潁悟秀禪師
太白雪法嗣 育王法鐘覺禪師
采商樂法嗣 向上具瞻仰禪師

卷第十一

南嶽下三十七世

慧山海法嗣 大梅與峯智禪師
密印古梅冽禪師
大溈易菴應禪師
大溈揆菴空禪師
上林月憨權禪師
龍山月堂湛禪師
雄山千如一禪師
穆文德法嗣 鳳林雪圃修禪師
晦山顯法嗣 九屏燕雷鵬禪師
諦暉輅法嗣 雲林巨濤果禪師
得定運法嗣 廻龍水月圓禪師
止水源法嗣 崇仁天乘參禪師
潁悟秀法嗣 太和長明炅禪師
佛寃綱法嗣 昭覺竹峯續禪師

淚山顯法嗣　福嚴具宜開禪師　普明赤潭珠禪師
福善疊堂成禪師
德水洧法嗣　資福也間潛禪師
四航海法嗣　龍泉匡源洪禪師　靈山具如奇禪師
天寧紫松彰禪師
玉山博法嗣　普度古門裕禪師
遇山藏法嗣　慈光中洲嶽禪師
漢雲曇法嗣　澄光繩木林禪師
吼松澄法嗣　九峯三明灝禪師　龍池迅帆裕禪師
杞安經法嗣　金粟山禹門宗禪師　萬年豁然緣禪師
金粟慧海源濟禪師　金粟悟心達禪師
萬年止先定禪師　法輪觀月光禪師
金粟道三本禪師
具曉仰法嗣　向上雙溪定禪師
允中徹法嗣　靜慧述先預禪師
谷庵璞法嗣　興化天池鵬禪師
石吼徹法嗣　一粟默菴言禪師
靈幻宰法嗣　覺林徧知學禪師　香林曉南杲禪師

天培鑑法嗣　祝聖曉堂哲禪師
心壁淵法嗣　秀峯猗蘭操禪師
濟生度法嗣　福緣超宗智禪師　福緣福國傳禪師
聖因大徹永禪師
月柯澄法嗣　聖壽厂阿蠢禪師
念予恒法嗣　永慶天嘉卓禪師
法鐘覺法嗣　育王南溟碧禪師

卷第十二

南嶽下三十七世

碧眼開法嗣　憨峯南翁慧禪師
辯言海法嗣　祇園朗徹印禪師
法乳樂法嗣　香林月潭達禪師　金山量聞銓禪師
天澤霖法嗣　東禪海潮音禪師
夢菴格法嗣　大覺迦陵音禪師　萬壽調梅鼎禪師
越鑑徹法嗣　理安佛日義禪師
南谷穎法嗣　崇福靈鷲誠禪師　杭州無幻施居士
曉石琦法嗣　天目澹如永禪師　菩提化昱啓禪師
彤山寶法嗣　聖因悟修明慧禪師

卷第十三

青原下宗鏡七世

青原下宗鏡八世

卷第十四

南嶽下第三十八世

南嶽下第三十九

曉堂哲法嗣 白霞信賢遐禪師
異目宗法嗣 正覺堯菴治禪師
天池鵬法嗣 興化奎章平禪師
止先源法嗣 休林遠岫堂主

卷第十五

青原下宗鏡第九世

鑑堂鑌法嗣 焦山碩菴行載禪師
道宏南法嗣 平山麗杲行昱禪師
浴日能法嗣 大千佛澒權高禪師
主峯崑法嗣 歸元且憨拙禪師
自明珩法嗣 月山惺學敏禪師
遠林進法嗣 淨因宗一眞禪師
紫垺岠法嗣 乳山憨如行秀禪師
侶石淸法嗣 慈濟竺風聖禪師　靈谷道揆守禪師

青原下宗鏡十世

碩菴載法嗣 敏修福毅禪師
麗杲昱法嗣 揚州棲靈善初禪師
宗一行眞法嗣 淨因運德輪禪師
惺學敏法嗣 普利梵雲徹禪師
憨如秀法嗣 乳山得一善禪師
竺風愼法嗣 慈濟憨幢惺禪師
道揆守法嗣 靈谷玉潛璞禪師

青原下宗鏡十一世

敏修毅法嗣 焦山碧巖祥潔禪師　平山拙樵堅禪師
焦山鐵機印禪師　平山竹堂祥叟禪師
焦山祥雲果首座
得一善法嗣 乳山廣仁祥能禪師
玉潛璞法嗣 靈谷祗園紹禪師

青原下宗鏡十二世

碧巖潔法嗣 焦山濟舟澄洸禪師
拙樵堅法嗣 平山秋浦澄朗禪師
鐵機印法嗣 大聖允超澄輪禪師
竹堂叟法嗣 山無言澄天禪師
廣仁能法嗣 萬壽中誠智禪師

青原下宗鏡十三世

濟舟洸法嗣 焦山擔雲淸鏡禪師　焦山巨超淸恒禪師

卷第十六

南嶽下三十九世

天翼翔法嗣 大潙藏庵鋒禪師

奎章平法嗣 草堂允中會禪師

普潤濟法嗣 珠明諦修本禪師

滑修悅法嗣 昭覺守仁定禪師 昭覺自光月禪師

嶧岫旭法嗣 一粟霈滄霖禪師

休林岫法嗣 圓通心如靜禪師

長慶安法嗣 南禪靜蓀慧禪師

佩璋璜法嗣 瞻雲素芳華禪師

大曉徹法嗣 天長天濤雲禪師 佛國湛海宗禪師

江天滄洪注禪師 香林妙嚴隆禪師

香林碧雲實禪師 江天超宗榮禪師

天寧定悟誠禪師 天寧扶功明禪師

天寧納川海禪師 天寧德洪圓禪師

自聞悅法嗣 三昧見徹明禪師

法南勝法嗣 普仁一輪月禪師 磬山恒悟際禪師

正宗道 瞻雲萬雲岫禪師

德山海法嗣 薦福秀崖春禪師

杲宏德法嗣 頭陀微彩星禪師

佛泉安法嗣 大覺月天寬禪師

粹如純法嗣 覺生徹悟醒禪師

聞學法嗣 天目旅亭會禪師

在權衡法嗣 方塔平川舟禪師

天慧徹法嗣 高旻了凡聖禪師 資福慧皎清禪師

崇福曉峯艮禪師 寶輪霈霖源禪師

安樂廣修圓禪師 東禪道菴參禪師

隆慶維圓勉禪師 天台省徹悟禪師

南嶽下第四十世

藏庵鋒法嗣 雙峯若呆慧禪師

天濤雲法嗣 天長守約信禪師 西天妙德起禪師

金山六益謙禪師 天長海宇清禪師

精嚴性愷徹禪師 精嚴琢三勤禪師

碧雲實法嗣 精嚴朔顯義禪師

滄洪注法嗣 天寧覺性是禪師

見徹明法嗣 慈濟湛如眞禪師

定悟誠法嗣 聚湖寺頓悟禪師

納川海法嗣 天寧淨德月禪師

霈靈源法嗣 嘉山中和□禪師

了凡聖法嗣 開利化南宏禪師　善因最初心禪師

高旻昭月貞禪師　維揚秋門陳居士

揚州哲文袁居士　揚州遯園尤居士

補遺目錄

具德禮禪師法嗣

廬山萬杉剖玉璞禪師

浪山嶼禪師法嗣

嘉興普明字六圓禪師

逃先預禪師法嗣

揚州淨慧在明德禪師

骨巖峯禪師法嗣

湖州報恩梓昌英禪師

十洲瀛禪師法嗣

桐城谷林大宜禪師

雲峯授禪師法嗣

揚州西方南源信禪師

正源略集卷第二

維揚嗣祖沙門寶輪際源輯　高旻了貞

天台國清　達珍　編

南嶽下三十四世

磬山天隱修禪師法嗣五人

京口夾山林臯本豫禪師晚號晦夫崑山陳氏子十九脫白於姑蘇之堯峯誦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句有省初參博山來來曰未入金籠時誰家野鳥兒師曰鶴有九臯翀碧漢馬無千里不追風來曰運斤非郢未免傷痕師曰祇如諸方竪拂揚眉又得什麼邊事來曰片雲橫海嶽樵子盡思歸師曰怪來巖下虎特地暗驚人次參密雲悟和尚其日已晚便問夜宿投人時如何悟云者裏歇不得師曰豈無方便悟拈拄杖師接住一送云看破也便出後參磬山修和尚修問那裏來師云武林修云怎知我者裏師云具名難瞞修云汙汝耳師便喝修云喝後何如師云猶是不知修云老僧不知汝知箇甚麼師擬掌修云

鄧弄虛在師禮拜一日修云今時學人不肯著實用心所以法門寥落師云雖然如是大約過在知識如黃龍南公不得慈明和尚痛折云何得知道出常情修云豈口傳耳授之所得耶師吐舌又一日入室修云我疑你不會廓侍者與華嚴相會因緣師云不但和尚疑某甲盡大地人疑某甲修曰盡大地人疑你則可莫使老僧疑你師曰恁麼則某甲罪過修曰只如興化與旻德賓主四喝化曰適纔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饒不得何故爲他會一喝不作一喝用那裏是他會一喝不作一喝用處師曰放某甲別通箇消息修曰不要下語師遂頌曰賓主相逢縱奪家喝下從雲見活蛇棒頭突出通無犯豈作親承解撒沙修然之師開法中山石湫乃過報恩謝法修將如意付曰此是老僧四十年用不盡底將去揩磨不得有忘師秉如意入堂曰者箇是堂上老人爲豫上座作用不盡底公案敢問有同相證用者麼良久擊板頭一下便出　上堂若論此事心不可求智不可學捏斷百匝千重於中下機一時颺却突出孤危方教峻峭都盧收拾將來非心非色非如非異要用卽用要舍卽舍要行卽行要藏卽藏擬思一毫地便落生死關頭到者裏作麼生相救得復曰五蘊山頭自在身了然物物應天眞頓教直下無思議玄要全分見本人卓拄杖一喝　示衆十五日已前汝諸人放出山水十五日已後汝諸人坐斷柴頭正當十五日山僧看破汝諸人一著要出出不得要入入不得出不得入不得火裏眉毛烏歷歷自家鼻孔急須參碧眼胡僧恒面壁　師一日開山次握枯藤於手謂僧云此是曹家女僧云却少箇謝家郎在師曰但得有女何愁沒郎僧云也要完全始得師度藤與僧僧擬接師卽擲下云却不相當　僧問三更月落古殿燈殘有一箇沒面目人來如何相見師曰笑殺人笑殺人曰和尚笑箇什麼師咄云問頭也不識　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云須彌倒卓半虛空曰如何是透法身事師云猢猻吞大象　僧問如何是虛空師云你亦在裏許僧云某甲不見虛空師云者瞎漢好與三十棒　示衆石裏壓油水中取火不是動轉勞人祇

賓當陽吐露趙州老子太惺惺切忌道青州布衫重七斤。僧問明月堂前花開枯木是賓家句主家句師云石女哭蒼天　僧問天不蓋地不載甚處安身立命師打出方丈次日又問某甲昨日喫棒今日和尚痛否師復打出　順治丙戌冬預計逝日說偈辭衆坐全身於山門之右天童忞禪師銘其塔師著有宗門成範四卷幷語錄行世

杭州南澗理安箬菴問禪師吳江俞氏子父羨長先生晚憂無子於鷲峯寺建無遮大會百日應禱而生幼失恃病甚飲酒不自好年十六始自驚曰柰何使身心無措足之地哉奮志讀書一日偶過山寺見楞嚴經云此身及心外洎虛空山河大地咸是妙明眞心中物有疑特走謁磬山修教看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話一日修與客立澗邊提金剛經師開口修驀劄云如何是其心當時不覺自失二十四歲姻事苦逼竟宵遁至武林投南澗法雨大師脫白晝夜跪佛燈下單提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話不契決計參方聞金粟悟和尚在北禪闇包趕入吳中得蒙痛棒垂示復上磬山又遇山茨際公同在山中五更聞得一陣風聲疑情頓釋目前淨倮倮地了無一法當情直是通身慶快作偈云千元萬妙隔重重箇裏無私總不容一種沒絃琴上曲寒崖吹落五更風呈修修云玄妙即不問如何是不隔底句師擬對被棒著裏却又去不得修見師疑滯示一頌云千波萬浪隔重重識得源源處處通根境脫然全體用拈來物物始從容師看頌亦自了了却是臨機不得活脫自由一日頌百丈倂却咽喉唇吻云倂却咽喉唇吻三人口濶一尺夜半露柱相逢橫吹無孔鐵笛呈修修云露柱還有口麼師云熾然說修云道得一半師云和尚又如何修云此問復何來當時被者一撥直下如團熱鐵火相似次日呈似修修云不得燒却眉毛師便喝修云却燒却了也師轉身云看者老漢一場敗闕便出上堂望刹竿便橫趨而過猶是不唧𠺕漢電影裏穿針弓弦上走馬也須是箇衲僧始得匙挑不上底如稻麻竹葦千劄不回底亦如稻麻竹葦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問如何是汝諸人全身獨脫句學拂子

云漫天網子百千重　上堂我者裏禪無你諸人歇足處無你諸人依傍處無你諸人計較搏量處直下如一團熱鐵火燄相似你纔擬歇足燒却脚跟了也纔擬依傍燎却眉毛了也你纔擬計較搏量自已早打失眼睛鼻孔了也你若總不恁麼又有什麼氣息湊泊也湊泊他不得躲避也躲避他不得除是你猛烈提取始得道箇猛烈提取巳是蹉過多時也到者裏你諸人作麼生顧左右擲杖歸方丈　雪嶠信和尚至問你是那邊為甚麼又在者邊師曰一點墨水兩處成龍信曰不會興雲作霧在師曰今日放大師過茶次信曰我平日只教人誦金剛經師曰多少人錯會大師意信曰直饒不錯會大遠在師曰大師莫瞞人好山門前行次見狗子吠信曰者無佛性底東西師曰却搔著大師癢處信大笑師亦大笑大衆作禮次信左右顧視衆佇立信曰都是老實頭師曰大師面前誰敢出手　山茨禪師問釋迦掩室淨名默然盡屬化門邊事不落今時請師道一句師曰未問巳前答了也曰阿誰證明師曰十字街頭廖胡子又問先師不了事你我共知作麼生與先師了却師曰蒼天中更添冤苦曰非兄不委師曰逢人切忌錯舉又問十年同學唱拍板不相離此去理安兄還見我否師曰無人處斫額相望曰渠無面目望箇甚麼師曰草賊大敗問拈椎竪拂即且置斬新條令道將來師曰一掌一握血曰須老兄始得師曰是我罪過又問談玄說妙先哲所訶瞬目揚眉今時禪弊去此二途如何是兄的的為人處師曰我不教壞人家男女曰忒煞婆心師曰龍蛇易辯衲子難瞞　僧問大悲千手眼那隻是正眼師云急水灘頭下釣絲　僧問對面不識時如何師云刀斧斫不開問如何是法身三種病師曰灸瘡瘢曰如何二種光師曰覷著則瞎　問大徹底人本脫生死因甚命根不斷師曰螺螄吞却鴨順治乙未夏磬山解制後師將方丈所有器皿各具手書分送諸方為遺念乃杖錫出遊至武康報恩掃塔晤琇禪師備托法門大事預定逝期於九月二十七日行至吳江寓懸天寺如期坐逝門弟子迎龕塔於南潤弘覺忞禪師為之銘塔語錄奏請入

藏外有續燈存稿行世

湖州報恩玉林通琇禪師蓉城楊氏子童子時一長者令諸晚學各閉目一回反觀念起衆童子各言起念畢師良久云某甲反觀無念可得參天隱修和尚于磬山命充侍司隨堂坐香一夕未開靜即進方丈修見云今日香完何早師云自是我不去坐香修云見甚道理不去坐師云即今亦無不坐修驀拈案上石屋錄問云者箇是甚麼師云却請和尚道修云你不道教老僧道師云情知和尚不敢道修云石屋錄我爲甚不敢道師云隨他去也修云贓誣老僧師者裏透不過直得大淚如雨一晚目不交睫立修單側竟忘入寮至五皷修呼云不用急我爲你舉則古話當初有箇龐居士初見人時也似你一般孤孤逈逈開口便問人不與萬法爲侶者是誰馬祖當時爲甚蹋向前一步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與汝道師云某有一頌修云汝頌云何師呈頌云不侶萬法的爲誰誰亦不立始親渠有意馳求轉睽隔無心識得不相違修云不問你不侶萬法要你會一口吸盡西江水師於言下大悟廼拂袖而出自後凡有徵詰皆當機不讓修深肯之　師掩關蓉城江干修遷武康報恩連書促師云老僧在報恩精神日不如前當知我必不久人世得書即來有最要語分付師得書破關詣修不作禮近前叉手云狂兒國士父不容過者箇峯頭還是老漢住處麼修云你且站下脚與你道師驀掀倒香案而出修高聲云將拄杖來師遙應云劍去久矣次日修上堂維那擬白椎師喝住云待我問了話白椎便問云昔日大唐國裏無禪師而今國裏還有麼修拈拄杖作打勢云看棒師便喝修亦喝師復喝一喝轉身云不是狂兒多意氣祇因曾透上頭關便出修喝一喝師亦喝遙聞維那重白椎師乃高聲云歎死氣　住報恩上堂拈拄杖曰奇特因緣須奇特人拈出驚羣句子於驚羣處舉揚今日既遇奇特人有奇特緣眞是驚羣處舉驚羣句且道驚羣句作麼生舉驀召大衆曰吳中石佛大　示衆舉道吾每執木劍因緣云吠虗逐塊韓盧皷著半醒半醉漢子終不免大家草裏輥道吾若於者僧纔欲取劍

便一脚蹋翻儻其知非不惟令彼頓易皮毛自亦頭正尾正那堪不示本分草料木劒竟成戲具　示衆透脫末後牢關雲菴正罵洞達歷祖綱宗妙喜猶呵汝等諸人趣向者箇法門大須仔細前谿水急魚行遲後嶺風高鳥泊難　示衆舉殃崛摩羅產難因緣云且道世尊者兩語是箇什麼道理得恁麼靈驗救得人家產難驀喝一喝云莫做夢山僧爲汝諸人說箇譬喻恰似人來買生薑世尊乃與他一大把人參其時將去竟作生薑受用帶累人亂齩嚼吞了吐不得吐了吞不得如今者裏有不亂齩嚼的出來山僧與汝三十拄杖何故世尊當年折本山僧今日與他上利　示衆舉唐州大乘遵禪師上堂云上來又不問下去又不疑不知是不是即也大奇師云其時無量大衆一時成道　師問行堂飯桶裏多少達磨眼睛堂罔措問火頭三世諸佛向火焰裏說法還端的也未頭亦罔措師指旁立一僧云惟有者箇師僧解答話便歸方丈　師問僧樹凋葉落時如何進云不隔一絲毫師云機不離位墮在毒海僧喝師便打

居士問明知日用不離者箇爲什麼道不得師云知之一字衆禍之門　僧問昔日高祖道海底泥牛啣月走巖前石虎抱兒眠鐵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鷺鷥牽意旨如何師曰好兒終不使爺錢　示衆山僧說得一篇好佛法懸在雨花橋上大衆各自看取良久曰伯樂曾三顧千金誰解增贈君君不納完璧倚枯藤　示衆老窻敗屋紙帳青燈此中有人得些子意味否夜來風色峭釀雪已三分　僧問如何是本分事師曰管人家烟沖大小　僧問撾鼓鳴鐘所爲何事師曰換人眼睛師初主報恩鹵最少道望四馳順治己亥春　詔迎入京命住萬善殿　御駕親臨師陞座舉西余端村裏師子話下座上大悅賜大覺禪師紫衣金印是年師告假還山次年秋上于馬上有省連　詔敦請至京日窮玄奧又　詔師爲一千五百僧授菩薩大戒加封普濟能仁國師康熙乙卯秋示疾說偈而化壽六十二坐夏四十三門人奉全身於天目東塢塔號瑞雲保和殿大學士王熙爲撰銘語錄奏請入藏

南嶽絲羅山荻際禪師邦之通州李氏子兒時父遇相師云爾子骨格太清年未必永乃捨之出家初侍東隱若昧法師聽講有會禮辭參方謁金粟悟和尚一見便問客散堂空時如何悟曰是甚麼時節師便喝悟便打師又喝悟又打師禮拜云今日起動和尚上磬山參修和尚問昔日聞風今日覿面覿面一句請師分付修曰你試道看師便禮拜修云也當不得師轉身便出一日修問只如百丈於馬祖喝下得箇甚麼師云若有得卽鈍置馬祖也修云他道三日耳聾聻師云某亦不可更作野狐精見解修乃休去一日修問古人道有句無句子如何會師云石長無根草山藏不動雲修云如藤倚樹聻師云吾常於此切修云樹倒藤枯又作麼生師低頭而出　黃端伯司理請住東明祖庭師云聞居士開先有省推倒廬山是否士云還見廬山麼師云待你扶起士云乍喚東明師云作家作家士休去少頃士問大師一向在甚麼處住師云居士道山僧卽今在甚麼處住士云出此門不得師云居士還出得此門麼士擬議師云卻

是居士出此門不得　住絲羅上堂山僧者裏也不論玄也不論妙也不論禪也不論道只要你們生死心破生死心若不破便是閻王老子面前喫鐵棒的公招所以云參須實參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多語不勞久立珍重　住南源示衆諸方有玄妙禪有性理禪有細膩禪有逐日常進禪有休去歇去禪有大法小法禪與人理會與人齩嚼山僧此間且無如許多禪只有遠祖百丈大智禪師留得一把鈍鐵鋤頭逐日要人使用使用得純熟若到力忘於已手忘於心目前不見有可開之田脚下不見有可立之地忽然鋤轉山河大地百雜碎露出當人雙眼睛大衆卽今把柄在阿誰手裏驀擲拄杖云當陽拈出大家看　僧問大死的人卻活時如何師云喚來與山僧洗脚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云速禮三拜如何是學人親切句師云分明記取　僧問古人云三千里外逢人不審逢甚麼人師云不是別人崇禎戊寅師登南嶽愛祝融之勝止擲鉢峯下結茅而居蓋虎穴也了不爲意桂林王聞而異之親至問道遣內臣侍

候不絕於路願迎入宮堅却之不得輒密跡去王不懌而焚菴祝菴前石榴樹曰南來僧果有道耶樹卽冬實未幾開花且結實王乃益加敬信訪師卓錫處折節步行三百里就見之復爲建菴供養　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句師竪拄杖曰向者裏薦取僧便喝師便打僧擬進語師連棒趁出　僧問如何是學人安身立命處師曰待山僧有安身立命處卽向汝道

僧問手握利劒因甚猢猻子不死師曰全承渠力

甲申春流賊蹂躪三楚山中日食不繼採薇救饑偕食野芹同食二人皆覓療師曰何必爾遂端坐而逝門人奉全身塔于絲蘿箐菴門禪師銘其塔語錄奏請入藏外有南嶽禪燈錄正法眼藏續集行世

陽山松際印中通授禪師烏程嚴氏子年十七投道場山脫白參磬山修和尙示狗子話力參久之一旦聞畫眉聲有省趨見修修竪起拳曰道道師曰板鳴也請和尙赴堂修可之崇禎九年出住南廡明慶遷崇義後繼席磬山　上堂門對千峯碧溪沿一逕幽更求玄妙旨撥火覓浮漚遂下座　師性恬退以應對繁未幾辭去隱於陽山僧問如何是和尙悟處師曰瞞人不得又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殿角鵓鳩啼　僧問雪峯陞座輥出木毬玄沙捉來安住舊處因緣師曰陽山不妨再輥便入方丈　僧問二十五聖本無優劣爲甚獨選耳根圓通師曰翠爲毛死

訣衆偈曰昔人五十知非予年五十知止莫云曰出事生須信分明直指擲筆而逝

雪嶠信禪師法嗣四人

杭州積翠唯一潤禪師浙之梅東人族姓楊年二十三出家完具徧參眞寂黃檗博山金粟諸老宿俱有機契三十五參雪嶠信禪師於不動軒言下投機歷隨匡南開先數載後信開法禾之東塔舉師爲第一座送入座元寮便問首座何不道取一句師與一掌

師至匡南得蒙印可遂呈心燈續焰偈曰不動軒中話已遙開先三度奪高標福城東畔西風急一掌酬恩首座寮丁亥春信遷雲門師養病於鹿城祇園八月信逝訃至日師大慟伏枕草嗣法書上供座前順治丁亥九月十九日示寂塔建菴之後

越州雲門徹崖宏歇禪師楚黃游氏子投廬山西林脫白參雲門信於開先一日信謂衆曰我有一句子淨盡無道理黃葉樹頭空金風到薜蘿有人下語親切爲雲門第二代衆下語不契師曰不是某甲幾作話會信曰不作話會又如何師退身曰罪過了也信曰老僧也分一半信示寂後請師繼席信三週師拈香曰三年得活眞消息拈出耶溪水逆流不是嶺南攜去事快如風雨任人收　過紫雲上堂過江江浪起入竹竹竿斜僧投寺裏宿賊打不貧家山僧今日無端著賊還有共相捉敗者麼一僧出師打曰賊身已露乃曰古人道相見不揚眉君東我亦西紅霞穿碧落白日繞須彌他古人相見具相見底眼山僧與紫雲十載同參今日借路經過相見一句如何舉揚紫雲影裏歌聲滑秦望峯頭和得齊師示寂於順治丁酉九月初十日世壽四十八僧臘二十

衢州明果形山宏淖禪師楚安陸陳氏子參雲門信於徑山問如何是佛法大意信曰無恁麼事且坐喫茶師曰今日親見明眼尊宿信首肯之卽題像讚源流付囑師開法天溪衢州天寧爲石明果紹興大善雲門海鹽鷹峯上堂僧問垂絲千尺爲釣獰龍猛虎當軒如何迴避師曰照顧性命曰恁麼則某甲喪身去也師曰山僧今日罪過乃曰識得一萬事畢此猶是法身邊事須知法身向上有事在雨落地上濕天晴日頭出恁麼悟去猶較天溪半月程康熙甲寅二月初四日師於天寧坐脫弟子迎龕建塔明果壽七十六臘五十三

廬山開先山鳴弘璐禪師解制上堂風蕭蕭雨蕭蕭行脚高流心莫焦拈來鉢袋從頭看生涯只在舊時瓢開先一期解結且喜太平結則虛空合聚解則大地平鋪一任伊東去西去又誰管胡來漢來肩擔日月脚踏水雲行入佛祖家鄉步步踏祖翁田地放曠隨緣逍遙自在拈棒云住住忽遇著箇咬猪狗手脚的攛出撩天拄杖當頭把住不放行又作麼生良久云三十年薦取　僧問參禪貴了生死生死不了如何師云參僧云謝師指示師云屈殺人

正源略集卷第三

維揚嗣祖沙門 寶輪際源 高旻了貞 輯
天台國淸 達珍 編

青原下宗鏡三世

幻休潤禪師法嗣

北京大覺慈舟方念禪師。別號淸涼。唐縣人。族姓楊。年十歲。投金臺廣德大慈老宿披剃。自念生死事大。受具。歷窮性相宗旨。知非的要。遂往少林參幻休潤和尙。潤問。甚處來。師曰。北方來。潤曰。北方道法與此方如何。師曰。水分千派。流出一源。潤曰。恁麼則何用到此。師曰。流出一源。水分千派。潤可之。卽命典維那。師掩關五臺。晝則一食。夜則孤坐。久之。自念差別智不可不明。乃肆遊諸方。一切苦行人所蹙頞者。師皆親歷。後至石城。精厲過分。雙目忽盲。師曰。幻身非有。病從何來。將身心一時放下。硬坐七日。雙目復明。

師應請住禾之東塔。豫之雲居。匡廬。陞座。打○相曰。會麼。若向者裏會得。不妨穩當。若乃外求。反被者箇礙在。山僧昔在古道處。看他七處徵心。自覺虗豁豁地。若非面壁巖前。裂破達磨面孔。未免依樣葫蘆。未有了日。大衆。祇如達磨是何面目。也須親見一回。纔好。于東街西市說黃道黑。免得遇家裏人露出破綻。且道。阿那箇是家裏人。拈拄杖曰。見面不如聞名。擲拄杖下座。後欲投老臺山。越中緇白力挽師歸寶林道場。示寂後。法嗣湛然澄公迎龕塔於顯聖南山之麓。

廩山忠禪師法嗣

建昌黃龍壽昌無明慧經禪師。撫州崇仁裴氏子。誕時難產。祖父誦金剛般若而娩。因名經。初生穎異。長貌蒼古。九歲入鄉塾。便問浩然之氣是箇甚麼。塾師異之。長依廩山忠和尙出家。常疑金剛四句偈必有指據。偶見傅大士頌曰。若論四句偈。應當不離身。不覺釋然。遂辭廩山。隱峩峯。嘗登絕頂。顧盼而作偈曰。踏上雲頭第一峯。眼中廣博小虛空。當時欲見無由面。今日相逢處處同。結廬三年。人無知者。閱傳燈。見僧問興善。如何是道。善曰。大好山。師曰。夜提撕至忘

上疑山

寢食一日因搬石次堅不可擧極力推之豁然大悟卽述偈曰欲參無上菩提道急急疏通大好山知道始知山不好翻身跳出祖師關遂往廩山呈偈忠和尙卽爲印可始許薙髮受具自此服勤左右日夕溫研影不出山者二十四年出住寶方時年五十一矣

上堂揮尺一下曰宗乘中事難以措辭大道門庭爭容擬議等閒垂一機如大阿鋒離匣逢之者死不移時似塗毒鼓受槌聞之者喪不旋踵所謂妙峯峻似野獸難藏寶樹晶光靈禽莫泊其用也單趕金毛歸野窟直追鐵額入深山掃天下之狐踪拂人間之孽屑提墮坑落塹之類揭迷封滯殼之流其功也使法界世界虛空界一體同觀俾佛道人道地獄道萬法融會雖然如是猶未爲向上事且道出格限量外一句作麽生道正令不行先斬首大機一撥聖賢悲久立珍重

上堂眞正龍象子有時提得起放不下有時放得下提不起不弄死蛇頭要捋生虎尾有時跨上金毛背自然足下清風起會麽水不涸兮魚自在山靑幽處鳥安詳

僧參師問趙州道臺上婆子我爲汝勘破了也畢竟勘破在什麽處僧曰和尙今日敗缺了也師曰老僧一生也不柰何好教你知若實會擧似來看僧擬進語師打一棒云者掠虛漢

上堂有始無終衲僧活計有終無始衲僧常規有始有終衲僧家具無始無終衲僧巴鼻透得一句生死自在透得二句來去自由三句透得可以爲人天師四句總透得可以爲佛祖師大衆且作麽生透良久曰五虎凌空攢玉兎二鸞翀漢趂金烏

僧問和尙因甚不行脚師云木馬休鞭橫兩腿鐵牛不索莽低頭白鶴啄魚頸項直班鳩呼雨嘴頭鈎會麽僧無對師曰行脚去

上堂抽筋不動皮換骨不見血筋骨一齊空遊行不倒跌達磨大師解滅不解生釋迦老人解生不解滅要知生滅不相干除是當年乾矢橛喝一喝

僧問未相見時如何師云今日不答話進云相見後如何師云向道不答話僧又擬伸問師卽打云鈍置殺人

師住寶坊峩峯壽昌三刹別建菴院二十餘所七旬尙混勞侶耕鑿不息丈室蕭然惟作具而已益王嚮師道德深加褒美每歎曰去聖時

◆境疑鈍

遙幸遺此老萬歷丁巳臘月七日師自田中歸謂衆曰老僧自此不復砌石矣衆皆愕然　除夕上堂曰今年只有此時在試問諸人知也無那事未曾親磕著切須痛下死工夫復曰此是老僧最後分付著大衆切宜珍重新正十三日示微疾遂不食曰老僧非病當行矣大衆環侍不懌師以偈諭之曰人生有受非償莫爲老病死慌可笑無生法忍將何業識消亡一時雲淨祥光發佛祖聊安此道場十四日書辭道俗十六日作擧火偈曰無始劫來祇者箇今日依然又者箇復將者箇了那箇者箇那箇同安樂復命侍者代爲發火宣偈次晨取水盥漱拭身曰不必再浴廼索筆大書曰今日分明指示擲筆端坐而逝茶毗火光五色頂骨諸牙不壞卽於本寺方丈建塔

青原下宗境四世●

大覺念禪師法嗣

越州雲門顯聖湛然圓澄禪師會稽夏氏子母夢僧入室而娠長爲郵卒因傳符踰期懼受辱走投隱峯峯示念佛底是誰三晝夜輒有省後謁妙峯剃落依三載一日看乾峯示衆話遂冰釋無疑卽頌曰擧一擧二別端倪箇裏元無是與非雪曲應稀人會少獨許韶陽和得齊二老何曾動舌諸人徒自攢眉擬議鷂過新羅刻舟求劒元迷值大覺慈舟老人說法於止風圖師趨座呈所見求決擇舟問止風圖向青山近越王城傍滄海遙時如何師曰月穿潭底破波斯不展眉舟又問洞上宗旨師呈頌曰五位君臣切要知箇中何必待思惟石女慣弄無針線木偶能提化外機井底紅塵騰靄靄山頭白浪滾飛飛誕生本是無功用不覺天然得帝基舟曰語句緜密不落始終眞當家種草也　參雲棲棲擧高峯海底泥牛話問棲頷之　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正色厲聲數其往事僧作禮告辭師曰且磨者一點著僧禮拜　駕湖謁問目前無法意在目前其旨如何師曰聞令師出關是否曰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又作麼生師曰請出我要止靜湖便出　師在雲棲因師送亡僧回棲問衆曰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出衆曰謝

和尙挂念　上堂老僧沒能柰行動少自在齒缺不關風心直兼口快昨夜撞倒須彌山直得帝釋天尊龍牀寶座去了半塊且道山僧恁麼舉揚是何道理良久曰大似三江人唱曲　上堂擎杖和尙時中擎條木杖道得也杖下死道不得也杖下死一日被人藏過便雙手托空張口囮地者老漢將謂多少奇特元來離却杖子便伎倆已盡山僧即不然借得人一柄拂子東拈西弄今日已被討去了遂豎指曰幸有者箇不從人借的甚是現成而復人人有分未證底證取好師歷住顯聖光孝徑山東塔諸剎一日過天華寺示衆後有僧告假師曰老僧今晩亦欲起程至夜半遂右脇而逝時天啓六年十二月四日世壽六十六僧臘三十八門人奉全身塔於顯聖寺南鉢盂山之陰

壽昌經禪師法嗣四人

信州博山無異元來禪師因登廁覩上樹人大悟見壽昌昌曰近日如何師曰有箇活路祇是不許人知曰因甚不許人知師曰不知不知　上堂第一義作麼生覩佛法二字不可黏著黏著則埋沒慧命入荒田不揀草猶較些子博山當日在佛法中頭出頭沒蒙先師親垂隻手提挈在淨白地上仍被淨白爲礙不免將脚跟下一片地抛向他方不可說不可說世界之外然後向太虛空翻觔斗孤標獨立始得些子實用今日與諸昆仲相見譬如白日攫金諸人歷歷見博山博山總不見諸人還信得及麼諸昆仲若見明此事須在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撞破虛空始能捕空捉影博山記得親近先師猶驪龍頷下探珠猛虎喉中奪雀今日不免貴買賤賣去也諸昆仲還有估價底也無良久曰也不可當面錯過　上堂說箇佛字好與三十棒杖頭有眼明如日說箇法字好與三十棒優鉢無根滿樹花說箇禪字好與三十棒分付老盧高著眼說箇僧字好與三十棒莫教流落在天涯過得瀟湘渡口便知淸白人家管甚烟雲埋沒從教黑豆生芽翻思昔日雲門老卸却鐵枷眞箇好一棒打殺貴太平免使兒孫落荒草諸昆仲開眼說夢醒亦是迷白酒靑鹽我乃是誰寒冰烈火痛下

針錐今古幾多伶俐漢分明辜負一雙眉復笑曰博
山罪過　上堂卓拄杖曰轉山河歸自己月明當戶
照轉自己歸山河風冷壓山居撞鐘撞著老僧心詳
雲從地起鐘聲爲甚麼披七條衣寶蓋自天垂總不
恁麼道又作麼生不是家鄉客徒勞話歲寒此五種
見地雖則賞罰分明也要諸人委悉有一人在蘊界
屛處說非法語有一人在淨白地上涕唾有一人撥
草瞻風攙行奪市有一人露盤卓畢解作家方有一
人針拶不見血火燒不知痛病在膏肓不堪療治有
人於此箇辨得出博山分付拄杖子一任天下橫行
其或未然卓拄杖曰榔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
峯去崇禎三年示微疾閤首座問和尚尊候如何師
曰儘有些子受用座曰還有不病者麼師曰熱大作
麼座曰來去自由請道一句師書歷歷分明四字擲
筆而逝壽五十六塔全身於本山
建州建陽東苑晦臺鏡禪師別號湛靈潭陽馮氏子
生於萬歷丁丑幼從虎嘯巖一心受業後參壽昌經
一日偶閱維摩經至此室何以空無侍者維摩詰言

諸佛國土亦復皆空豁然悟入述偈曰識破不值半
文錢可憐摸索許多年宗流盡是欺心漢說甚西來
別有傳昌閱之即印可　上堂佛法本無多南辰貫
北河都來三七字降盡鬼神魔良久顧衆曰會麼老
瞿曇一生黃金高北斗買不得箇人笑及至末後拈
枝花惹發飲光特地覷破却將從上祖宗家產一時
俱籍沒却究竟有甚麼風流我試問你英靈男子自
有本分不爲人欺瞞的活計又當如何　除日上堂
僧問壽昌和尚臨七十歲夜示衆曰今年只有斯時
在試問諸人會也無此莫便是老漢先分付的末後
句否師曰杓卜聽虛聲熟睡饒譫語曰在新長老分
上又作麼生師曰擊破寒潭月癡猿何處覓曰作家
親父子別有不傳傳也師曰靴頭綻線脚指何知乃
曰百歲翁翁失却父當堂獨坐沒尊卑東村王老夜
燒錢打鼓小兒失却椎到者裏生死誰知折合性命
作何以歸蛙盆打破啾啾鬧莊周夢蝶亂飛飛噫嘻
嘻燈籠露柱謾自依稀　上堂師良久曰千古萬古
事當不得我眉毛縱一縱當不得我額頭點一點當

不得我拄杖子卓一卓當不待我震聲喝一喝你若不會燈籠露柱替你下涅槃堂且道爲甚麼如此立地死漢有甚麼救處一日示疾以手指巖下曰此處可以埋我有行者問曰試或死了埋了又作麼生分發師笑曰恰好恰好者再問師已脫去時崇禎三年七月十三日也壽五十四塔於所指之巖石下

建昌府壽昌聞然謐禪師參先壽昌於峩峯示以父母未生前話一日推磨失手觸磨盤有省占偈有本來面目不須尋一點靈明亘古今之句呈昌昌頷之師嘗作趙州無字頌曰泰山傾倒壓蟭螟氣絕心灰識浪平不是泥牛開隻眼焉知猛虎坐中廳後祠部海岸黃公請師繼席壽昌順治己丑示寂壽七十一塔於本山

鼓山永覺賢禪師幼習儒年二十補邑諸生讀書山刹中聞僧舉南泉斬猫公案忽有省詣董巖參壽昌經和尚求決擇昌曰此事不可於一機一境上取則須是百匝千重垂手直過尙當遇人所謂身雖已在青雲外猶更將身入衆藏因勉看雲門乾屎橛語過十餘年往壽昌落髮一日問壽昌如何是清淨法身昌振衣而立師曰祇此更別有麼昌拂衣便行時身心豁然如開千重鎖相似入方丈禮拜不及啓口昌打三棒曰向後不得草草後過延平津聞僧誦諸佛謦欬俱共彈指頌超前解乃徹見壽昌用處作偈曰金雞啄破碧琉璃萬歇千休祇自知穩臥片帆天正朗前山無復雨鳩啼　上堂老僧無伎倆祇打鼓山鼓不說禪與道不論佛與祖甜瓜現成甜苦瓜現成苦露結必爲霜雲騰必致雨看來萬法仍舊自然超佛越祖千聖既皆如是老僧何用重舉然有一事報君知也要大家看取昨夜捉得石烏龜天明看時原是螺江女　聞谷大師入塔請上堂師顧衆曰你等還知聞大師住處也未莫是鼻孔裏安禪眉毛下跱跳麼莫是清風度廊下秋月轉簷前麼莫是紅霞不離碧落白日祇遶須彌麼恁麼說話似則也似在則未在驀豎起拳曰元來祇在老僧拳頭上要與諸人相見揮案曰一音演說隨類各解收拳曰忽化作出海金龍直透青霄去也你諸人莫認驢鞍橋作阿爺

下頌　上堂正脉難通邪見易熾超佛越祖看來總是階梯妙唱玄提卽此便名窠臼白雲巖下多沉出格之英芳草渡頭久滯他鄉之客所以曹洞門下別設宗趣金鳳摶空不止須彌頂上鐵牛駕浪偏入大海波心不犯當頭猶貴轉身有路行於異類直須足下無私　示張二水相國我宗無意識領略的禪無逐段商量的句直要向全無縫罅處透入通身脫落後承當其或未能頓領始有看話頭等法蓋是死盡偷心庶幾天光自發近日宗風大變率尙虛頭師徒授受專學答問拈頌甚至飮酒戲笑自謂我宗門下不受繩檢不拘小節視吾輩勸勉直以爲老婆禪嗚呼魔鬼興妖靜思良可痛哭順治丁酉十月十七日示寂壽八十塔建本山

青原下宗鏡五世

湛然澄禪師法嗣六人

紹興府明因麥浪懷禪師山陰黃氏子五歲驅烏天王寺十七秉具雲棲遊講肆有聲聞宗門事遂參雲門湛然門問見猶離見見不能及如何是見不及處師下語無當乃再拜求示旨要門曰者裏無甚旨要汝時中但看箇見不及處自有所詣師參究之久愈覺茫然一日看雲棲舉海底泥牛啣月走話問衆時雲門推出傍僧曰大衆證明師忽然有省走見門門卽席拈盤胡桃曰我用處不換機你喚他作甚麼師一掌撲落門曰汝適來道佛祖舌頭瞞你不得一盤胡桃汝便被他瞞也壽聖師問門如何是臨濟七事隨身門答云云師以手掩門口曰休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門大怒曰汝探頭太過了師驚疑　定林上座問曰大德尊號師曰麥浪定曰無風時向何處安身立命師於定面上輕搖一扇定曰未在師曰三尺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水門曰雖然麥浪善行劍刃上事若無後語二人都成布袋裏老鵶何故機不離位墮在毒海師於此頓釋壽聖之疑開法梅墅古彌陀寺上堂昨日是人日今朝是穀朝斬新一句子莫認驢鞍橋汝等欲將我新年佛法償他舊日陳債好向山僧未陞法座諸人未到法堂時一眼覻破已落權乘那堪拈椎竪拂說妙談玄若有箇漢子出

來掀翻法座喝散大衆還可救得一半其或未然山僧自救去也卓拄杖下座　示衆箋穿烏龜殼箇箇空索索棒打石人頭擊擊響曝曝獨有衲僧行履從來不受穿鑿昨夜泥牛生兩角　師侍湛次湛曰靈虛有吹毛偈汝批判看師曰借劍看靈以手作斫勢師曰是白鐵靈曰我適纔橋上見僧打碎了箇鉢盂師曰好敗闕湛曰且喜靈虛脚跟穩密其如麥浪氣宇如王

龍門佛日石雨方禪師初出家隨老宿專修淨土一日搗木魚子笑曰不特西方可生東方亦可生矣宿曰未是汝到家處示以三不是話師鈍置疑礙橫生胷痛不止遂參雲門湛湛曰參禪圖大安樂豈是苦得來的縱苦得來也是苦禪參他作麼師如暗得燈自此工夫踴躍謁博山憨山黃檗諸老諄諄以死工策勵再參湛老和尚結同志不語限七日徹證一日聞湛上堂曰放下著忽覺疑情冰釋口占偈曰平空一擲絕蹤跡轉眼風波徹太虛會得竿頭舒卷意放生原是釣來魚湛問如何是一口道不盡底句師曰晨昏禮拜和尚也是尋常事湛曰趙州道無意作麼生師信口頌曰家家有幅遮羞布放下便能當雨露獨怪當年老趙州擲去頭巾項却褌湛大喜付以斷拂一枝故師自號斷拂　上堂舉拂云此是第二義復舉曰此是第三義百義千義萬義咄有甚麼交涉若是箇漢纔拈起斧子從教斧子謳歌放下鉏頭直得鉏頭作舞那管江南江北瓦礫荊棘如或未然也要披苔剔蘚讀殘碑續斷碣免使碌碡瓦礫七片八片泥金剛努目木羅漢攢眉　上堂有物先天地將甚麼作眼無形本寂寥舉拂曰者箇是甚麼能爲萬象主天際日上月下作麼生不逐四時凋瞞歷代老古錐卽得普明者裏也有一偈無物先天地有形本寂寥不爲萬象主常逐四時凋於傅大士邊會得百鳥啣花天人送供於普明者裏會得胥纏八斗肩挑擔二雖然若得江南風氣暖梅花何必待春開　上堂若要舉揚箇事直須四方受敵八面當機鴈過長空會得橫抽寶劍雲歸遠岫明他腦後鉗鎚若是以言遣言以理遣理忽然撞著無手人行拳無舌人解

語便道是格外之談無義之語若要與他施主福慧
雙圓水也消他不得　上堂選佛場開只要箇心空
及第的人既是其人便能善通消息若一機一境問
答語言轉身拂袖以爲能事教山僧何處與汝分箇
優劣你又何處會得舌根談而不談的道理所以一
入門來便死在佛日語下要見佛日重輝也大難在
還要見佛日重輝麼倒跨黃鶴峯何須問彌勒
越州顯聖三宜盂禪師武林丁氏依眞寂脫白參雲
門澄進堂打七有省一日入室澄問如何是一口道
不盡的句師曰問取典座澄即爲印記　上堂新豐
一句當陽道破不涉唇吻已成露布細雨濛濛黃花
滿路打失衲僧鼻孔忘却邯鄲故步古鏡臺前幾錯
悮顧大衆曰露小參牛頭未見四祖百鳥啣花見後
野鬼飛沙堪笑長汀布袋子却從鬧市作生涯召衆
云歸堂喫茶康熙乙巳十月初八日語侍者曰三日
後吾行矣著曰和尚尊候甚安何云便去師曰看老
僧登場一笑而逝於顯聖前岡建塔
紹興府東山爾密澓禪師會稽王氏子生而雄偉力
能仆牯家貧未甞讀書然日誦金剛經不由師訓似
解其理謁貞白珊和尚於大慈決志力參殆忘寢食
偶往德清探友舟中聞鑼聲豁然有省偈曰鑼震空
身世觀音獨露身泥牛啣月走木馬報新春時年二
十七父兄逼以婚潛往開元投貞白大師剃落服勤
數載領性相二宗非其好辭白參雲門湛老人恍有
宿契師呈聞鑼因緣門曰汝夙有善根故得隨觀音
入道命充維那一日門上堂曰放下著師因此全身
脫落作偈曰夜半霜寒月忽低行人到此盡遲疑翻
身踏著來時路默默星輝斗柄垂門嘉其幽玄縣密
適博山開法天界師謁之山與論物不遷旨徵辨
竟日了無窒礙山曰江南佛法洵自有人住彌陀寺
上堂未出薔薇洞時有一句子從剡溪流出三江
鼇子門外倘有過錢塘拾得者不妨入天衆前拈出
驗看如無山僧唱菩薩蠻去也良久喝一喝曰千里
烏騅不易騎時首座出禮拜師曰你在弁山拾得箇
陳年榾柮直饒滿口道盡拈來好一爐燒却座曰者
老漢猶作者箇去就師曰也要大家知

紹興上虞香雪菴具足明有禪師會稽楊氏子弱齡事親至孝因父病危乃割股救之年二十二出家便參念佛是誰謁雲門湛每承提訓頗有發明次年聞僧舉北斗面南看話疑情逼抑一日在殿經行舉首見前山豁然大悟偈曰虛空粉碎無偏正大地平沉孰是親從今了却相思債石虎泥牛笑轉新湛見助喜　後出住上虞之香雪示衆雲門活口德山辣手正眼看來二俱是醜驗盡天下衲僧翻身落入窠臼不若本色住山飽飡飯了抖擻休管他家餿殘但逞自己風度有問百年已後事如何阿呵呵烏龜飛入北斗石雨和尚問堪與佛祖爲師佛祖又學箇甚麼師曰佛祖聻石曰與佛祖爲師聻師曰黃山谷後園種菜石曰不問佛不問祖不管你佛不管你祖速道速道師曰東邨桃樹西隴梅花　示疾曰卽念現禪師問古人道病有不病者如何是不病者師默然曰恁麼便是那師曰三十棒頌出自打曰臨末稍頭一句作麼生師震威一喝曰不會曰不會會取好曰會後又如何師曰南山雲北山雨時未有繼嗣乃以如意法衣法卷寄石雨和尚付毒端道上座偈曰香柏支分秀隨緣折一枝花開香雪遠何必巽苗爲後示寂塔於顯聖之南山

洪都百丈瑞白雪禪師桐城楊氏子薙染參雲門看拖死屍話疑情逼拶如挑千觔擔子相似至廣孝聞湛上堂有豎起脊梁生鐵鑄放下面皮莫回顧猶如象王脫金鎖若不如是何劫悟之語痛哭苦參工夫遂得成片一日湛舉南泉斬猫因緣師忽領悟復結制打七至六日聞鐘聲大徹參金粟適上堂次師出衆便喝粟便打師又喝粟又打師曰者老漢敗闕了也便歸位繼席雲門次移湖之弁山延慶戴山白雀台之護國贛之崆峒後因南昌建安王欽師道望請住百丈　上堂三尺冰河連底凍數株枯樹爇銀花太陽一出峯頭外清潭依舊走魚蝦見色明心雖好事撒却時人幾眼沙莫有淸淨寶目不受翳障者麼出來高鑒看僧出曰獅兒獨吼雲門裏香象羣藏北斗中師曰瞎僧拂袖曰嶺外彰牙爪去也師曰者野狐精、師晚居崆峒時以禪版東敲西敲凡有僧請

益亦禪版敲示之師住百丈第擧百丈清規而重振之時復荷鋤與作務明春穀日示微疾誨衆益篤談笑自如三月十九遲明起浴謂侍者扶老僧入龕日正卓午吉祥而逝師生萬歷甲申十一月廿六日戊時崇禎辛巳三月十九日午時示寂世壽五十八僧臘三十八塔全身於弁山

博山來禪師法嗣四人

信州瀛山雪關誾禪師上饒傅氏子八歲喪父母依景德寺傅公和尚出家一日見壇經火燒海底句疑之乃參博山來來令究船子藏身公案急切提撕偶入槽廠見磨鼻拽脫有省呈偈曰直下相逢處由來絕覆藏舌頭原是肉嚼破也無妨來喜曰子可參禪也後作五頌請壽昌衲衣來曰宗門語句如滿口含冰不曾道出水字子風骨太露更須死心一番始得師乃掩關窮踐凡六載大徹源底開法瀛山時山荒圮師瀟然作破院歌以自樂 臘八上堂直下承當是何話欛官不容針私通車馬須彌高大柱堪題海天空濶橋難跨花隄柳巷盡穿開寶殿珠簾誰放下雪山夜半覩明星若到瀛山痛棒打鼻拄杖下座 上堂九十日期今已滿閉門作活事如何不會捏殺獼猴子重疊關山未易過大抵末法禪期眞參罕遇縱他意樹抽枝未見心花開片雖然冷灰裏豈無一粒豆爆還有不蹈石門扶竪晏祖門風者麼如無且向蘆花深處宿月明穿過釣魚臺 唐祈遠孝廉請上堂遠問如何是參禪入手處師曰一一踏翻始得曰如何是參禪得力處師曰把定乾坤遠禮退又一僧問如何是參禪入手處師曰截千人之頭臂剜萬人之心肝曰如何是參禪險難處師曰拆佛殿毀魔宮曰如何是參禪得力處師曰逆水船出順水風乃曰諸兄弟者些答話雖是撤他閒骨董也不曾思索出來不見洞山初禪師云言無展事語不投機乘言者喪滯句者迷他家是透頂徹底人臨機應用灑脫非常不似今人要句句投機却被言句礙殺徑山道趙州禪只在口脣邊山僧道趙州禪如神廟裏籤千掣千應萬掣萬靈初不曾安排古凶使人規避禍福也方山老人道得意者所說皆是失意者所言皆非若

以是非得失而論古駁今山僧縮上眉毛一任諸方貶駁卓拄杖下座　師以丁酉秋示微恙乃謝事南邁十月朔行抵瀛山遺書謝諸檀越時壽昌聞公自博山來候問和尚安否師曰你道我生耶死耶聞曰末後句也須分付師彈指一聲微笑而逝師世壽五十有三坐三十七夏門弟子迎歸博山建塔於蓮花峯之右

鬱州嵩乳道密禪師泗州唐氏子年十四投景會剃染二十事包笠初歷講肆閱楞嚴至雖得多聞不成聖果句歎曰不就幻身世反就幻學耶遂棄之參壽昌甚隆次參雲門金粟復參博山來和尚一日隨衆採茶忽覩澗底白雲飛起有契遂衝口說偈曰欲知來去處好看白雲窩青山常靠倚出入也由他歸舉似來來見便問汝作甚麼來師曰熟境難忘來曰即今一口氣不來向甚麼處安身立命師曰某甲終不通去處來曰莫便是你安身立命處麼師曰終不作此見解來曰作與不作總不免老僧痛棒在　出住淮安古檀度寺元旦上堂師卓拄杖曰識得一萬事畢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天下平衲僧得一鼻直眉橫設若一亦不立又作麼生擲拄杖曰門簾忽被風吹去杲日光騰四壁淸上堂壽昌師翁撥底是石塊博山先師見底是一株樹瀛山師兄徑山師兄一等是口挂壁上老僧覩白雲底瞥顧左右喝一喝曰住住老僧見底諸人不知諸人見底老僧不知驀起身曰慧炬三昧淨光明三昧連擊拂子下座

福州長慶宗寶獨禪師廣州陸氏子六歲聞隣嫗發願來生童眞出家見性成佛語遂觸宿因堅出世志及披剃惟事苦參年十四有省復參石壓筝斜出嚴懸花倒生話遂得瞥脫三十出嶺參博山來和尚來與語器之一日拈騎牛入佛殿話問師師即呈偈曰貪程不覺曉愈求愈轉渺相逢不是渠纔是却顚倒蟻子牽大磨石人撫掌笑別有一生機不落宮商調來見以爲深入堂奧後辭來乃囑曰我愛你見處淸白向後不得辜負師拜別出住廬山次開法廣之羅浮及長慶等處　上堂竪拂子曰我宗無語句亦無一

法與人旣是無語句華首今日說箇甚麼旣無一法與人諸上座今日向華首覔箇甚麼諸上座此是徹底相爲莫要錯過切莫踏步向前各人照管自已脚跟下莫要他覔

江寧獨峯竹山道嚴禪師順慶大竹縣沈氏子總角染衣南遊初預講肆一日走京口登凌雲亭忽身心世界頓然一空遂罷講往參博山來於天界典第二座山見師領衆當機動合宗旨遂授名道嚴且囑曰汝當以道法嚴持也　上堂驀拈拄杖曰一滴水作大海之波濤一點塵偏大千之境界連卓三下曰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本分衲僧只是尋常無爲道者合當如是畢竟據箇甚麼道理便得恁麼行徑良久擊禪牀曰對月思玄度臨風憶謝公　上堂擊如意曰姑孰城裏有大人氣象白苧山頭有毒皷先聲獨峯與龍象交集萬象與虛空並會茶裏飯裏行時坐時共轉法輪世尊陞座文殊白椎獨峯上堂院主拈香其間還有自肯底麼良久顧衆曰官圩東畔王三老日日擔薪上太平

東苑鏡禪師法嗣

江南天界寺覺浪盛禪師建寧浦城張氏子十九歲見大父歸寂自疑曰者一點靈明向甚麼處去一日聞猫叫有省走瑞巖剃落隨師住夢筆閉關苦究因見百丈再參公案頓徹馬祖機用從前寶惜冰釋無疑出關參博山於董巖受具是冬謁東苑鏡苑問子聞博山提唱維摩經否師曰曾聞苑曰彌勒得一生受記作麼生師曰大有人疑著苑曰你又恁麼去師異之向日次師問古德劫火洞然者箇壞不壞有云壞有云不壞此意如何苑曰你又恁麼來師遂折節過冬苑細驗其生平參證處及徵詰五家堂奥差別之旨師恣意披其所見苑感歎曰不期子乃能深入此秘密法門吾壽昌者枝慧命屬子流布去也隨苑禮壽昌昌勘問大奇之問東苑曾將子說甚麼師曰曾被他賺了一上昌曰作麼生被他賺師曰者老漢又恁麼去也昌笑曰子作怪那師曰是和尚自致得因復問昌曰聞東苑當時答和尚一語如何滿口便許可他若是某甲決不輕易放過昌曰祇如他道和

尙莫作怪。在你當作麼生。師纔開口被昌劈面一掌。師曰也是賊過後張弓。昌曰且喜有人喫掌。自此與昌多有諸問機緣。昌爲深喜　住寶從上堂。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本分風光須自領悟。山僧便恁麼下座。還有親切爲人處也無。大衆便恁麼禮拜而退。還有不相孤負處也無。雖然官不容針。正好添花錦上。石女夜拋梭。文彩煥然。滿地木人朝唱曲。音聲杳而難聞。其中還有正偏兼帶不落是非者。出來唱和看。衆無語。師曰。恁麼則山僧倒騎露地白牛。遊戲十方剎土去也。舉如意曰。會麼。自古輪王全意氣。不彰寶印自然尊　大雄菴上堂。師陞座。擊香臺曰。聞麼。良久。朗聲曰。巍巍獨坐大雄峯。一喝曾教三日聾。今日當陽明擧。似西江吸盡吐東風。且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一僧出衆曰。閑靜不須重借月。三更自有夜明簾。師顧視曰。乾闥婆王親托出。摩尼光影照三千。更有於光明門頭出身者麼。李太宰出曰。近有提婆達多。一頌平地孤堆最悞人。枉將法座賺寃親。瞿曇自有金針度。認影迷頭又隔津。師曰。何不道提婆別有金針度。太宰拊手曰。此文是老婆勘破。有來繇也。師震威一喝。便下座　問石頭和尙道。木頭碌磚。此意如何。師曰。藝歷當行。曰或問和尙如何是道。作麼生。師曰。好皮不染皂。曰如何是禪。師曰。好人不債錢。曰此與石頭答有同別否。師曰。白馬廟前好傘舖。曰不會。師曰。木屐店在對門。開曰。恁麼一般要用也。師曰。天晴不肯去。直待雨淋頭。僧禮拜。師大笑　上堂。有情之本。依智海以爲源。含識之流。總法身以爲體。祇爲情生智隔。想變體殊。將山門來佛殿裏。移廚庫在鐘樓上。推佛與佛。乃能究盡。山僧拄杖驀顧左右曰。咄莫妄想　上堂。疎雨打聰濤夢裏。好山深鎖白雲中。有趣最是難藏。覆竹淚蕭蕭一夜。風百草頭上識取祖師。草枯了也。鬧市裏識取天子。市散了也。與諸兄甚處相見。良久以手拍曰。猩猩。我與你相見了也

鼓山賢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爲霖道霈禪師。建安丁氏子。年十四出家。十八參方。首禮聞谷大師於寶善。次參鼓山賢和尙。

看庭前柏樹子話三年無所入辭遊兩浙後復歸皷山充維那山一日垂語曰一口吸盡西江水馬師此語只道得八成還有下得十成語者麼師進曰某甲盡力也只道得八成山乃呵出師一夜不安至四鼓方捲簾出門了然大徹次上方丈曰某甲今日有箇十成語舉似和尚山喝曰汝作麼生師乃背身叉手向山曰請和尚鑑山曰好與七藤條師便禮拜自是入室商確玄奧無不脗合山示寂遂繼席焉　上堂庚嶺一鋪功德無盡刼來成就今日一回拈出便見光輝宇宙不須雪點紅爐一切萬法仍舊春水盈盈競流春山疊疊挺秀春鳥關關和鳴春樹葱葱鬱茂若能直下便見卽是瞿曇之後更作佛法商量此人却不啣嚼乃舉拂召大衆曰見麼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擊案下座　小參金牛喚人喫飯趙州叫人喫茶二老覿面分付不知誰是作家或有箇漢出來問皷山又作麼生有願從來不撒沙　上堂人人有一天眞佛相好光明皆具足可惜日用而不知五陰坑中自埋沒喝一喝曰五陰坑為諸人打破了也眞佛卽今在甚麼處驀舉拂子曰容顏甚奇妙又喝曰切忌揑目

正源略集卷第四

維揚嗣祖沙門　寶輪際源　高旻了貞　輯

天台國清　達珍　編

南嶽下三十五世

林臯豫禪師法嗣二人

天壽謐融元禪師首參博山看狗子無佛性話有省次參林臯豫於夾山印記　上堂教中道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豎拂子曰者箇是法那箇是非法擊拂子曰者箇是非法那箇是法大衆還有不落是非者麼良久曰汝等比丘知我說法擲拂子下座

潤州夾山遼夫一禪師宜章李氏子年十八投萬松出家初謁憨山清於曹溪看萬法歸一話三年不會次扣天童悟棒下有省後見夾山豫豫問甚處來師曰浙中豫豎起拂子曰還收得者箇麼師曰阿誰不

具𧗠曰試呈似老僧看師拂袖便出未幾命主石湫次遷楚之九峯復主夾山　示衆山上鯉魚海底蓬塵舌頭無骨眼裏有筋驀竪竹篦曰國一欽禪師來也眼裏有筋的請出相見良久曰本欲期君重話會誰知覿面不相親塔於澧陽之大同

箬菴問禪師法嗣十四人

潭州瀏陽黃曇曉菴昱禪師龍丘葉氏子幼喪父母程氏撫育成立因閱六祖壇經知有宗門事年十九辭母投天台肇心祝髮秉戒天童參箬菴問於南澗入室每遭棒喝不能領旨立誓以悟爲期一夕獨坐忽然頓豁乃辭問出山廬居養母及母終仍歸南澗首衆問欲以院務及之師遠遁江右之武功山至甲午秋始繼席南澗晚參盡大地是自己坐殺千千萬萬盡大地不是自己走殺千千萬萬衲僧家踏翻窠臼別立生涯逢佛殺佛逢祖殺祖說甚麼湘南潭北驢事馬事行便行坐便坐修證不無但莫染汚驀喝曰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　頌殃崛托盋話師囑之聽不以耳張儀之辯不以舌接響承虛萬萬千黃面瞿曇空叫屈師三會說法挈要提綱凛然風化康熙乙丑夏囑以後事奄然脫去壽七十九臘五十塔於黃曇妙高峯有語錄行世

黃梅五祖千仞岡禪師明州王氏子弱冠禮雪嶠信斷髮受具天童看無字話有省偈曰狗子無佛性莫道說得好閨女學做媒自身也難保後往夾山見箬菴問舉高峯枕子因緣言下大徹呈頌曰久憶幷州是故鄉而今身已到咸陽若教忘却來時路不是愁人也斷腸問擊節稱賞命師分座出世潤之金山鄂之黃龍舒之浮度陞座春色闌珊三月天數聲啼鳥落花前荷因有熱先擎蓋柳爲無寒漸脫綿處處勸畊䆉子熟家家繅繭竹籬烟分明好箇神仙訣父子雖親不可傳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花開蝶滿枝曰見後如何師云樹倒猢猻散　黃梅祖殿拈香鉢衣漫與俗家兒骨董渾身欲付誰看取東山山上水承恩端在逆流時　陞座鴉鳴鴉鴉鵲噪鵲鵲婆餅鳴婆餅姑惡鳴姑惡記取枝頭一一鳥何聲不是自家音師于康熙丙午六月示疾乃貽書命

大乾明公繼席再訂以次春二月行期至是月十七會晦山顯公問疾師囑以後事至二十未刻陞座乃問衆集否曰集又問晦公在否曰在遂端坐而逝壽五十五臘二十四塔於東山演祖之右

淮安淨居汝風杲禪師吳門張氏子依中峯蒼雪法師受業首參天童悟值陞座衆環視悟一唾便下座師脫然領旨乃扣箬菴問於夾山問舉風穴見南院一棒因緣命頌師曰師資合處芥投鍼嶽未爲高海未深看取作家爐鞴在能消躍冶不祥金問曰此則因緣二十年來罕有契其旨今日始愜老僧意遂舉西堂後繼席南澗上堂豎起拂子曰彩鳳舞丹霄放下拂子曰鐵蛇橫古路復拈拂子拂左右曰翻天關轉地軸格外提持目前包裹突出無巴鼻無可無不可康熙戊午正月三日師往鶴林與天樹植公訣別曰衰軀不久謝世至期借重爲我了却植曰新年頭何得說末後語師曰實非戲言朽骨火後祈颺大江無違我願由是相笑而別至廿四巳刻鄰菴火起師整衣而坐侍者曰火猛已逼和尚宜速出師曰吾時節至矣者曰和尚如是某甲敢離左右遂同證火光三昧門人依命葬骨於大江之龍門有傳并語錄十卷行世

杭州理安梅谷悅禪師婁東曹氏子　上堂一切聲是佛聲二三千處管絃樓一切色是佛色四五百條花柳巷聲色堆頭坐聲色堆頭臥佛子住此地即是佛受用　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眞刀不自割金不博金聖遠乎哉體之則神黃河九曲水出崑崙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開口不在舌頭上你向甚處辯別拍膝一下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師有列祖提綱正宗語錄行世

松江金澤頤浩子山如禪師吳門眞豐里人幼喪母年十七因村坊演劇見目犍連事即慨然曰吾欲報母何讓佛祖遂棄聘室至堯峯禮西脉老宿落髮參夾山豫令看無字話聞鐘聲有省後謁箬菴問於南澗澗垂問師下語不契輒被麾斥師方出至殿廡忽通身汗下洞徹玄微亟趨入室澗即約住曰不是不是師喝曰這老漢又來相瞞那於是機鋒迅捷執侍

八載始獲印記出住華嚴廣福繼席南澗堯峯夾山諸刹　晚參天寒人寒事無兩般滴水滴凍死蛇活弄空寥寥實嘐嘐無位眞人難躲縮嘉州大象忽懷胎陜府鐵牛夜脫殼漫承當休卜度令人常想老巖頭鉏斧拈來撒壁角喝一喝

瑞州黃檗一菴月禪師廣陵崇川涂氏子初叩天童悟棒下有省辭悟入匡山刀畊火種者數年聞林臯豫唱道夾山師往謁即擧西堂豫順世時箸菴問主喪一日問擧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語謂此事祇須直下承當原非別有師深契旨要問付以源流信物歷住江上興國豫章黃檗　上堂金剛圈栗棘蓬呑底任他呑跳底任他跳跳得出也是好手呑得下也是好口一任折東籬補西壁指北斗作南辰山僧亦不妨袖手看他艮久曰長江萬里拖銀練自有人言短與長

蘄州廣教天章玉禪師　陞座僧問拈椎豎拂早成鈍置瞬目揚眉落二落三向未陞座前薦去猶是鬼家活計總不恁麼也是無繩自繫請問和尚作麼生指示師云却被闍黎奪却鎗進云恁麼則白雲峯頂立西河浪潑天師云百雜碎了也僧便喝師亦喝進云師喝某也喝意作麼生師便打進云意氣不從天地得英雄豈籍四時催師云識甚好惡迺云春日炤高林春香發幽谷多少尋春人偏向春邊逐空生巖畔草如烟妙高峯頂錦似簇大衆見之不敢思之千里若是大丈夫據虎頭收虎尾落落聲光振天地如其未委百花春至爲誰開卓拄杖一下擧僧問大龍云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龍云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師揮拂子云會麼昨日是三十今朝乃初一展事投機知不知野老愛閒烟樹立無限輪椎勞不開古今空射髑門戟擬不擬如山屹三更半夜過牢關忠言不避風前泣

杭州錢塘理安天笠珍禪師雲間陳氏第三子父仲雍母金氏十八出家行脚參南澗澗示父母未生前話疑不去心圓具後徧謁知識過紹興東郭門外逢殺犯人血濺衲衣打失本參偈曰活人頭落地血濺死人衣不知誰死活斬斷未生疑呈南澗未獲許可

後依南澗過竹林因僧錯會趙州勘破婆子話南痛棒打出復喚回云與你說箇譬喻你即是者僧老僧即是趙州拈起竹篦云者便是婆子那裏是勘破處僧擬議澗擲竹篦歸方丈師在旁不覺汗下洞徹古今公案師呈頌云幾人不戰便成功獨許南陽老臥龍自借東風鏖赤壁賺他血淚滿江紅澗云那裏是趙州勘破婆子處師震威便喝澗便打師禮拜云勘破了也便出後繼席南澗　上堂拈鈯斧居山聞名不如見面著卓鞋住院見面不若聞名事到如斯抑不獲已颺下鈯斧子脫却破草鞋展開驢脚伸出佛手菩提路上扶起刹竿廣濟道中重開飯店不蓄一粒米不栽一莖菜令一箇箇飽齁齁地拈却炙脂帽卸却鶻臭衫作赤灑灑淨躶躶漢若是具頂門眼懸肘後符呼喚不回顧羅籠不肯住望刹竿而走見鞭影而行山僧不妨瞻之仰之即今還有恁麼人麼驀卓拄杖云設有勘過了打　上堂大通智勝佛稽首乾矢橛十劫坐道場猴子緊枯樁佛法不現前心肝樹上懸不得成佛道泥神撫掌笑此四句中一句殺人刀一句活人劍一句殺活同時一句殺活不同時若檢得出古佛在你脚底　晚參大人峯頂無根樹却被賊子偷了去幾多癡漢守枯樁業識茫茫無本據以拄杖一齊趁退

蘇州常熟勝法斯瑞法禪師雲間上洋瞿氏子　上堂有一句子千聖不曾道著有一妙機列祖不能提起若是伶俐衲僧一舉更不再舉山僧今日再舉去也遂卓拄杖曰箭過西天十萬里　示衆十方無壁落山前山後縱煞馬廝大地不曾藏知得甕頭是糟是醬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俊傑禪流規行矩武以拄杖劃曰是大人相是不欺力　示衆衆生被解障菩薩未離覺惟有住山翁貿中乾索索不愁獨對聖僧一任皮膚脫落且道脫落後如何是我好兒郎爲我把木杓

潤州金山鐵舟海禪師新安蔣氏子　開爐上堂僧問盡大地是火柴頭和尚向甚麼處挑撥師云照顧眉毛進云輕輕一扇烈焰飛騰師云四面誰敢入進云且道火爐潤多少師便打問天隆久不行此令今

日重逢事若何。師云。總是頑銅鈍鐵。進云。忽遇躍冶之金又作麼生。師云。鉗放一邊。進云。恁麼則缺慈悲也。師便打。乃云。大地火柴頭。撥開飛烈焰。銅頭鐵額漢。精金能百煉。躍冶非稱章。鉗來放一邊。你說缺慈悲。正是慈悲現。天隆久不行。斯令今日洪開。顯八面。驀拈拄杖。擲下便下座　晚參。人天衆前。激揚箇事。也。須是本分衲僧始得。若非本分衲僧。未免遭人怪笑。只如一味打瀉淨毬子。抱不哭孩兒。不是逞俊。便是顢頇。有甚本分處。且道。如何是本分處。昨日風雷起山嶽。今朝和氣滿江天　陞座。達磨不會禪。特地泛海來。二祖苦言詮。却覓安心去。透徹本地風光。有甚身還瘋恙。一任自逍遙。縱橫誰縛汝。栽松能應記。黃梅續法系。放下新州柴擔。眞誠負石舂米。喚作一物即不中。打車打牛須自體。南嶽出馬駒。神影踏千里。一喝三日聾。不覺便吐舌。棒下忽翻身。慣作白拈賊。兒孫遍天下。有誰能測。得須是嫡骨兒孫。驅耕夫牛。奪饑人食的好手脚。方可與他話會。驀拈拄杖卓一卓。喝一喝　晚參。但得一萬事畢。達磨大師家風密。阿呵呵。識不識。惟有神光斷臂時。滿天飛雪深三尺。須知是那苦心人。始信眉橫與鼻直。還山有箇廖鬍子。半夜穿靴水上立。揚聲大叫君自知。明早又是臘月一。莫教三十夜到來。雙眼依然黑漆漆　晚參。一僧出禮拜。師便打。僧便喝。師云。好喝。進云。莫作喝會好。師云。將謂金牙作。進云。不勞再勘。師云。你無拄杖子。奪却你拄杖子時如何。僧擬議。師便打。乃云。諸兄弟。還有爲者。僧通箇消息者麼。衆無語。師云。諸兄弟。既是吝慈。山僧不惜口業。放一線道去也。以拄杖卓一卓。向者裏會去。猶是鈍鳥棲蘆。多見兄弟們每每臨機下一喝。頓一足。打一圓相。拂袖便行。及至挨拶將來。依舊木雕泥塑。堪作何用。須是竿頭進步始得。豈不見蓮花峯菴主。凡見僧來。拈拄杖卓一卓。云古人到者裏。爲甚不肯住。二十年來。學似於人。雖有下語。總不相契。後自代云。只爲途路不得力。又云。畢竟如何。以拄杖架肩上云。楖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還委麼。拽拄杖下座　謝兩序上堂。人天眼目。靈樹符合。一大藏教。是箇切脚。興化打克賓罐

病臚䩭藥英靈衲僧不撥自轉聽闌鷄鼓翅看茶銚跱跳雖則金聲玉振未免平地骨堆金山門下稍可穎脫留雲亭樹孤風峻曉堂樓閣足知音　上堂祖師門下只貴痛快向未舉已前一肩擔荷若停機佇思了沒交涉豈不見德山老漢在吹紙燭處徹見源底遂焚靑龍疏鈔云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拽條榔栗湖海橫行復顧視左右云有麼有麼摩霄俊鶻便合乘時止濼困魚徒勞激浪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百鳥啣花師云只在此山中進云見後爲甚不啣師云雲深不知處進云牛頭畢竟在甚麼處師云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師生於萬歷己酉十月二十九日示寂於康熙癸亥五月三日塔建五峯之陰

南澗理安濟水洸禪師　據室從上古德盡向者裏造瞞天罪過將大秤大尺欺一切人新長老甚是公平你有半觔還你八兩你有十尺還你一丈　上堂云峯巒毓秀溪水瀠迴古木扶疎殿堂洞啓秘密寶藏八字打開祖父田園四至分曉只要箇漢親到地頭一回便見伏虎高蹤未泯先師弘範森羅可謂法法不隱藏古今常堂堂雖然恁麼不免再舉箇舊話僧問九峯承聞和尙親見延壽是否峯云山前麥熟也未師云者老漢通身是刃爭奈罕遇其人致令勞而無功今日者裏有問承聞和尙親見石磬是否山僧劈脊便棒他若道且莫盲加瞎棒更與連棒趁出何故一不做二不休　元旦上堂問如來禪祖師機一總拈過請和尙道應時及節句師云闍黎白椎進云祇如威音不先彌勒不後中間是誰師云高著眼進云與麼則慶讚有分師云禮拜著乃云五更起來忙忙碌碌禮拜燒香念誦祈禱合山大衆雲集互相慶賀新正可曾與無位眞人慶賀也未若也未曾山僧爲諸人念補缺眞言去也遂顧左右下座　解制上堂十月十五一句子莫道我瞞你九十日兩手分付了也有般眼目未辨東西底便問是那一句是者般底我也沒有拄杖打他但與他一緉破草鞋便下座觀音誕日上堂春風笑花柳偏界獅子吼欲入三摩地面南看北斗看看觀世音菩薩來也擡脚云展

驢脚舉手云舒佛手明眼衲僧莫亂走復顧衆云信得及麼未出錢塘門爲汝說了也下座

邱山雪谷古石藏禪師示衆觸目儼然因何不薦眨得眼來風過別院鵲巢定風柴鵲眼衲僧試辨看

杭州理安六吉謙禪師蕭山汪氏子　晚參秋風生夜凉壞壁鳴寒螿的的祖師意明明不覆藏雖然如是切忌認奴作郎　晚參老僧口訥猶如木橛三五不參朔望不說大衆上來不須饒舌何故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蘇州常熟勝法雲峯授禪師　早參以手向前指云者一片地待來多時也因甚無人擕去衆擬議以竹篦旋風打散師行履氷操凡學者來參皆隨機接待不厭不倦臨終豫知報盡坐化

山茨際禪師法嗣五人

潭州石霜爾瞻尊禪師明州唐氏子六歲知信佛乘求出家父母不允越年從福泉圓明老宿受業歷參天童顯聖後謁山茨際於東明言下頓豁隨上南嶽誅茆絲蘿一夕圍爐際舉僧問夾山撥塵見佛時如何山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汝作麼生會師曰太費力生際曰是夾山費力者僧費力師曰任和尚分別際曰情知汝會者話不得師起身便出後辭出山際以偈授師其略曰鄭重堅操志慧命賴持傳未幾開法石霜　上堂未離兜率版齒生毛巳降王宮脚不點地未出母胎蠅子放卵度人已畢鐵作面皮釋迦老子從久遠劫來一片廣大婆心被石霜一時華劈了也衆中有不甘底出來如何若何山僧一不作二不休有麼擕取詩書歸舊隱埜花啼鳥一般春　示衆以拄杖橫曰黃鶴樓前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諸人聞麼若道不聞山僧今日未遇人在擲拄杖下座康熙癸卯九月朔日師作書遣使囑曉菴昱公面托後事昱不信令使歸師曰昱兄以山僧爲妄語大衆今晚莫睡聚話終夕至天明高聲召衆曰老僧別矣便坐脫入龕一七未掩顏貌如生昱趨拜淚下曰吾兄再來人也塔建石霜圓祖之側

吉州安福臺山且菴芻禪師　上堂不說有法不說無法諸人會麼拈起少林無孔笛順風吹又逆風吹

上堂卓拄杖喝一喝曰山僧今日與麼提持還有共相激揚者麼僧便出師便打乃曰臺山者裏明如杲日有時喝有時棒照用同行殺人刀活人劍應時拈出復卓拄杖喝一喝鉗鎚不動火星飛眨上眉毛隔遼海

邵陵金峯紫雲密巖剛禪師茶陵蕭氏子　上堂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云一尺青天蓋尺地乃曰機先薦得落二落三句下承當錯七錯八縱饒得到奔流度刃疾燄過風信手拈來羣機普利也只是建化門中事若到自已分中也是日午打三更雖然如是只因梅雪落又得顯風光

楚黃陂巘山玄慈謙禪師　上堂機先一著廓爾現前正眼洞明本無迷悟孤峻處峭巍巍平坦處活鱍鱍佛祖莫能知人天不可測不假修證功豈資解脫力明明不覆藏歷歷絕背向包今括古離見絕名直下透徹本源不須別處尋討祇如透聲透色一句作麼生道一塵舉處全身現徧界明明不覆藏

粵西全州香林宗玄旨禪師　除夕小參世事匆匆情緣碌碌節換時移光陰迅速看看又過一年且喜林下衲僧自無塵事勞攘却有溪山可樂守道安貧逍遙快活任從村老燒錢說甚烹牛納角人人安帖家邦箇箇甘休巖壑雖然如是也不可錯過時光正當與麼時應時及節一句作麼生道圍爐羨瀑消殘夜也勝諸方五味禪

松際授禪師法嗣

潭州神鼎雲外行澤禪師婺源汪氏子年廿五脫白黃山閱三載圓具參天童悟問如何用心得箇入處悟曰無心可用是汝入處師擬進語悟便打於是疑情頓發一夕不覺倚柱失睡忽聞開門聲有省呈悟爲首肯後依松際授於磬山機鋒迅捷應對無滯授曰汝進語都佳住桶底未脫在乃發憤力究一日因風動簾幙墮地撲簌作聲忽然大悟授始印可出世蘄州老祖湘陰神鼎　上堂會得也打不會得也打良久喝一喝曰姹女已歸霄漢去獃郎猶向火邊棲僧問文殊乃七佛之師爲甚麼作釋迦弟子師曰鐘樓上走馬佛殿裏騎驢　問和尚昔在磬山得箇

什麽師曰山僧愛嗔不愛喜曰如今以何爲人師曰拄棒呼狗曰恁麽則圓滿菩提無所得也師曰百草頭上薦取老僧僧禮拜師接機峻邁手眼精明室中嘗舉狗子無佛性話驗人罕有契其機者順治甲午師書偈曰是非海內展全機多少時師盡皺眉此日一言無可付江南江北大家知投筆端然而逝全身塔於神鼎之右隴語錄十五卷附楞嚴方冊藏流通

大覺琇國師法嗣十九人

湖州報恩退菴重禪師高安彭氏子幼喪母隨父出家參大覺得旨呈拈花頌曰倚天長劍露鋒鋩拈出何人敢近旁膽大飲光輕觸著面門血濺好慚惶覺可之　示衆舉黃龍三關語佛手驢脚與生緣一箇錮鏴兩箇圈漁父忙忙貪錦鯉不知衣角水涓涓　晩參賣却劫初田地兄弟同添十字碎盡列祖沙盆兒孫義斷眞金寸絲不挂的卸下鳳冠龍章寸草不生處眼破驢胎馬腹若在飯籮裏叫餓火聚中畏寒置而不論饒伊牙如劍樹口似血盆慣向饑鷹爪下分餐餓虎舌尖奪肉的英靈要問你去冬雪裏囂箇凍雷今年米作麽生價滿盤傾不出大地沒飢人戊子閏四月廿八日無病趺坐說偈而化塔于寺東大覺潭上

荊溪善權白松豐禪師瞿氏子山西平陽人也年十六從三元菴出家納戒於普陀隱光律師二十九謁天童悟扣以向上事未幾參報恩琇問盡大地是箇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却師曰金不博金琇可之後以伽黎授師及琇退居大雄義母命師繼席次遷海會　上堂圓機大用觸處全彰格外眞宗隨方顯露所以道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在日月爲照臨在四時作寒暑居谷盈谷處坑滿坑有情則動轉施爲無情則森羅顯煥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且道超羣拔萃又作麽生道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師於萬歷壬子十月三十日生康熙甲寅九月十九日示寂世壽六十三僧臘四十七塔建海會寺側有語錄若干卷行世

南嶽高臺不退勇禪師錢塘韓氏子從界山衍雲披剃隨至菴進禪師上金車山參大覺琇令究未生前

語一日普請次見僧荷笠畚行有省次侍琇於方丈琇問僧曰轉山河大地歸自己則易轉自己歸山河大地則難如何會師在旁徹法源底自此機用超絕琇以衣拂授之出世吳興法海次住高臺　上堂銅頭鐵額諸禪客肘後橫懸奪命符尚有火爐吞不下氷霜肝膽細磋磨驀然南斗北翻身赤縣神州火裏坐　小參三間破屋通天眼七尺烏藤抹太虛要明臨濟三玄旨荊棘林中舞柘枝昨夜無位眞人倒騎三脚驢子直上萬仞峯頭欲與諸人通箇消息卓拄杖下座　小參老鴉嘴上挂油瓶月落寒松著一驚失口一聲連嘴落逢人便叫兩三聲且道叫箇甚麼驀喝一喝下座　小參醉臉夭桃舒笑口垂腰衰柳展春眉堪笑靉雲多泿蕩驚落枝頭萬點紅顧衆云有恁麼見徹者麼山僧如此舉話八萬四千毫毛盡皆抛向諸仁者懷抱裏去也如或未然但辨肯心必不相賺　小參少林面壁白玉琢成西子骨雪庭肘墮黃金鑄就伍員心六耳不同謀一花開五葉喝一喝下座　小參赤肉團上壁立萬仞世尊摩竭鼻祖嵩山豈許九旬聚衆畫地爲牢若有高鑑山僧性命早已不存有麼有麼如無卓拄杖云此令還是我行　小參卽心卽佛文殊著賊非心非佛普賢叫屈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觀音菩薩摸著了一箇毛頭大結十字街頭忽然撞著了大肚子彌勒放下布袋呵呵大笑云靑天白日爲甚麼著賊　僧送茶至師接得便掌僧云某甲過在甚麼處師竪二指僧擬議師便打出師示偈云狗啣燈盞街前去老鼠偷鹽咳嗽歸露柱堂前驚破夢開門雪裏放烏龜順治乙未五月六日示疾衆請遺偈師接紙曰信手拈來一筆寫盡都盧丢在大江東擲筆而逝壽三十九僧臘一十有七塔於江陰敔山

湖州報恩骨巖峯禪師溫姓上世山西懷仁縣人遠祖大司馬祥卿厥後遷浙之烏程世以隱德著師生有奇質篤信佛乘投陽山授和尚落髮參報恩琇圓具聞琇示衆云但向父母未生前薦取自然廣大圓滿師於言下有省一日琇問如何是日中浩浩時作得主師曰眞不掩僞琇曰如何是夜間睡夢時作得

主師曰曲不藏直琇曰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人公在什麼處師答十數語琇皆不肯一日答曰家無二主琇曰一箇驢子繫在橛上師即頓釋 上堂蒼翠連天松蔭潤桃枝紅詭李枝白西來祖意報君知一二三四五六七喝一喝 早參放出南山鱉鼻蛇鮫殺門前子湖狗竪起秘魔巖下叉打折俱胝手中指設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合喫三十棒却也怪伊不得師生萬歷己未正月初十康熙丁丑六月二十六徧巡各寮曰老僧不復來矣至晚略示微疾即索筆書偈侍僧以爲師食過飽作辭推之師曰既不將來他後不得謂吾無偈遂不復語越一日不起衆請說法師乃轉身面壁而逝世壽七十九僧臘五十九全身塔於本寺之左有語錄行世

湖州武康報恩棲雲行岳禪師烏程沈氏子世爲望族少補黌庠始以居士身參大覺老人於報恩順治乙酉投大覺披剃丁亥秋事覺於淮北乞食炊給之餘覺力爲錐劄一日問覺空索索地錦艷艷錦艷艷地空索索時如何覺云待你到此境界與汝道師禮謝覺云者漢多時妄想今日始斷師有省庚子春侍覺應詔還山入天台桐栢宮草衣木食習頭陀行者三閱寒暑癸卯春覺命繼席報恩 晚參彌勒眞彌勒起模畫樣分身千百億揑目生花時時示時人郎當不少時人自不識略較些子召大衆云還有讚歎分也無驀竪拂子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 晚參入秋時節不相饒西風吹雨池塘暮古殿松陰宛轉開鐘聲透過山前路急回顧是甚麼 晚參臨濟大師道一句具三玄一玄具三要汾陽大師道三玄開正眼一句破邪宗所以參禪上士投崖捨身立雪斷臂三千里外撥草瞻風二三十年捍勞執役祇求於一句下發明心地了畢大事透脫一句該攝三句了達三句纔明一句僧問馬祖如何是佛即心即佛僧問雲門如何是佛乾矢橛僧問洞山如何是佛麻三觔僧問風穴如何是佛杖林山下竹筋鞭僧問首山如何是佛新婦騎驢阿家牽歷代祖師天下知識出一令立一機布縵天網子垂四海玄鈎今日岳上座亦有一句布施大衆春無三日晴 上堂

◆語要話

舉臨濟三度問佛法大意及興化在大覺會下被打語畢乃云報恩今日不惜眉毛一時頌出長壽石壁寺盧公一首詩渴讀卽不渴飢讀卽不飢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

晚參舉陸亘大夫問南泉曰肇法師也甚奇怪解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南泉指庭前牡丹曰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昭覺曰陸亘手攀金鎖南泉八字打開直得七珍八寶並列目前拈拂子云天地一指萬物一馬通身是眼分疎不下師乃召大衆云報恩身騎梵天宮殿穿過諸人髑髏將山河大地若草若木情與無情撒向諸人眼睛鼻孔裏還知麼連擊拂子下座　康熙丙午冬十月二十七日示寂於報恩方丈世壽五十三僧臘二十二塔於寺之西塢

杭州圓照茆溪森禪師惠州博羅黎氏子母夢白光入懷生師眉宇俊秀如鶴立鷄羣博覽經史寓目會心甫念七歲棄家從宗寶獨公剃染納戒出參雲門信問紫燕繞華屋梅子正香熟如何是西來祖意門曰未曾聞著師曰恰似錯問次參大覺琇於大雄令頌本來面目師卽曰箬溪屈曲水潺潺萬疊關山一境閒乍雨乍晴雲散後滿天風月到人間琇頷之遂舉立僧接機迅利衲子響風出住老祖開龍溪法席

佛誕小參從古相傳釋迦佛今日降生不知是否說與諸仁撿點看南康府裏星子縣黃梅縣外義豐城者便是森長老見處良久云知客在否衆答在復云內外大衆今早都念課誦麼衆云念師便入臥室順治己亥夏琇應召還山　上語琇曰和尚座下有可語上首否琇奏以師且曰彼骨硬惟善遇之　陞座放下布袋快活無匹閒看猢猻偷喫生鐵阿呵呵的的的問甚生前面目誰論梨花笑日齋堂有粥有飯禪和要喫便喫喫卽不無飽後作麼生夜行莫踏白下座　晚參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呵呵學人也有趣和尚也有趣擊拂子下座　晚參山門前得的禪堂裏商量去進到方丈不必再舉何也天溪不肯辜負汝　室中晚參問答畢師乃云阿逸多笑甚麼蛇穿耗子窟普化搖鈴過嗚呼小子脚板踏破癢瘡近

火血沾衣傷鹽傷醋陳年貨有人道慈翁老有茶請喫茶無茶滾水好咄漢仙琴高騎赤鯉養之寫字換鵞兒良久云歸堂去　徽天連雨師落堂云大衆因甚麼迷癡許久不晴衆無對師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天上雷公吽地下走蟛蜞呵呵好場熱鬧以拄杖畫云湄衆茫然師喝曰蠢牛瞎驢一齊打散師問座主金剛且止喚什麼作經主擬議師便笑主問如何是經師召云法師主應諾師云好箇座主主指茶鐘云者裏有趙州也無師云匙挑不上　師問衆頭無根樹子斫斷也未頭無對次早云昨夜看無根樹子聞鑼聲忽然斷去師指花云因甚麼喚作海棠頭擬議師便掌隨座竪拂云一羣子上來一羣子下去殘夢五更鐘落花三月雨合掌低頭換步時進前退後翻身處有利有害人無遠慮歸到故鄉還似客布穀催耕鳴別樹叉手句可惜許一切數句非數句打一拂云去　晚參拂一拂曰不到雄峯頂那知竹徑深樹古石形瘦木落見山林月照龍淵底乾坤點客心復拂一拂師於康熙丙辰六月二十七示衆曰明年此日能見我於荆峯乎衆罔測至明年春師謝事大雄游武林吳山見華嚴幽僻謂主人曰吾欲於此結一期緣可乎主人唯唯至六月二十四復謂主人曰明日吾行矣主人請曰願留數日候集諸子何如師曰諾至二十七諸子四集師沐浴更衣說偈六十四年七顛八倒開口便罵人無事尋煩惱呵呵總是一場好笑復書封龕語云玨溪老玨溪老到者裏有什麼不了咄封却遂擲筆含笑而化時異香遠徹緇素競奔至七日掩龕餘香猶烈迎龕歸龍溪塔於圓照之右脇焉世壽六十四僧臘三十六九座道場雍正間追封明道正覺禪師語錄賜入藏

湖州武康報恩美發淳禪師福建延平熊氏子首參壽昌謐覺渢盛次參大覺乞單入堂覺懸牌垂問云佛未出世時道將一句來師即抱牌入方丈云和盤托出覺云山僧今日困師禮拜過一邊立覺謂師曰汝者一轉語可作我維那次日結夏即命師綱維首衆師自謂曰若不克意來參焉知有與麼事所謂悟了不見人十箇有五雙杜撰記莂後師爲西堂自此

執侍左右未嘗少間。覺一日以趙州勘婆白雲入磨房勘五祖話問師。凡下語。覺輙訶罵不已。一日復舉問師。曰既是拈也拈得頌也頌得悟也有悟處。因甚却道未在。師云粉牌不著白。覺云說也說得是見也見得到。祇是未在。師究竟累日。忽見白雲五祖面目。遂舉似覺。曰者回謾某甲不得也。覺云更與你三箇未在。師云恩大難酬。便禮拜而退。辛丑春師乞假入閩。甞親度夏蚌坑。於經行次忽憶百丈囑潙山時節若至其理自彰之語。驀然打失布袋。始信大慧禪師云大悟十八遍。小悟不記其數。非欺人語。出嶺舉似老人。老人云所謂不住始覺。冥合本覺。參得涅槃堂裏禪。未能透徹此關。自利即得。爲人則禍生。今時佛法。虀腐極矣。能透此關是不易得　上堂。緗水龍淵浮玉山。廿年氷雪侍師顏。無端推出成狠藉。滿面慚惶何處安。行淳雖親依老漢二十餘年。並不曾參老漢禪。亦不曾得老漢說話。祇是被老漢罵得徹骨徹髓。身心頑了。一味瞌睡。佛法總未夢見。記得幾箇古人因緣。在肚皮裏安排。今日寶花王座上。闡揚佛祖宗猷。開換人天正眼。不意來到野猫洞口。打一箇噴嚏。都忘却了。一字也想不起來。祇見金輪峻峭。萬象森羅。山青水碧。鵲噪蟲吟。秋風颯颯。秋雨蕭蕭。緇是緇。素是素。鐘是鐘。聲皷是皷。響一一現成。一一明妙。一一爲諸兄發向上機。一一爲諸兄轉大法輪。一一從自己胷襟流出。所謂我本無心有所希求。今此無盡寶藏自然而至。大衆前是山門。佛殿後是方丈寢室。左是齋堂。右是禪堂。且道無盡寶藏在甚麼處驀卓拄杖下座　晚參。古佛心。千萬世只如今。祖師意。鍼眼魚吞鱉鼻蛇。牆壁瓦礫放光明。演說如來眞妙諦。驀拈拄杖卓一卓。召大衆云。現前買賣不離行市　晚參。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浙西游東魯。梵語讀唐文。菖蒲溪火發。燒著帝釋眉毛。南海波斯忍痛不禁。轟一箇霹靂。雨似盆傾。咄。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康熙十八年九月初命所服衣履散諸苦行至重陽日。自書辭世偈。泊然而逝。世壽六十三。僧臘四十。停龕三日。肉髮猶燰。顏貌如生。以陶龕塔全身於報恩寺後隴之左阜

◆恁麼什

報恩西堂寂菴行洽禪師汝州光邑王氏子孤苦絕塵矢志萬行到處陸沉衆中尤行業純謹後參大覺老人於報恩覺示以未生前話每徵詰師無對覺云你恁麼參禪水也消不得師直得垂淚同衆坐不臥七覺問恁麼物恁麼坐師云總沒交涉覺便打師無語覺痛打一頓中夜釋然舉似覺覺頷之時年二十三師因看病回覺問有氣死人是你救活了無氣死人作麼生救師指旁僧云何不祇對和尚覺云他已喫我三十棒了你自道師云和尚著甚死急覺云念汝看病辛苦一日覺指楊梅問一樣楊梅因甚有紅有青師云和尚合取口覺頷之覺垂問道通無礙因甚一片竹篦關斷月師云和尚道甚麼覺云須是他喫得棒覺問紫羅帳裏撒珍珠汝作麼生道師云拖泥帶水覺云向古廟裏躲得過時如何師云吹毛用了急須磨一日廟下同不退禪師行次退驀將一毬擲師師云那裏得者箇來退以毬使打師師大笑而去至晚入退寮於桌上畫☺云午後底午後底復作此㊥相去作麼生作麼生遂將毬子收過退少間自外歸亦書此几云賊賊把將來令行者送至師寮師將毬子付行者云也是雪峯道底退又書此○相云幾人於此茫然師云直饒恁麼也只是弄泥團漢雖然若人檢點得出直須○○○順治辛卯示寂於大雄棲賢堂師十七披緇僧臘十五世壽三十二火化齒牙不壞色愈白澤并骨石與退菴禪師合塔於報恩大覺璉禪師放生潭上

蘊荊行璧禪師楚人參大覺於崇福眞切體究未嘗輕發躁露後坐精進三次日上方丈謂覺曰某有箇見處覺曰狗子因甚無佛性師拳覺肋下云一向在趙州處落節今日要和尚處拔本覺便推出次日復上方丈覺云盡大地火發得何三昧不被燒却師云特來度夏覺便喝師呈偈云圓似滿月圓寬同太虛寬歷劫無姓氏從來絕躋攀聖凡由此出剎海任伊安始終無變異觸處善隨緣覺云還會適來一喝麼師便出師土木形骸悟處穎脫後竟不知所終蓋若西山之流亞歟

杭州天目山全菴行進禪師武林錢塘沈氏子生數

月而孤年十二母命投無諍寺隱松老宿出家芟染後思求出世正因往參天童密老和尚遂進具嗣往報恩參大覺琇問某甲生死不明求和尚開示覺曰將生死來與汝開示師茫然覺見師誠實痛下針錐師自恨障緣深厚不能一撥便轉覺北行不退勇公綱維見師工夫得力當衆稱賞師七終不得透徹放聲大哭次早詣寮致謝乃流淚不已勇慰曰和尚不在家兄去親近理安和尚亦可師曰某在此親近和尚十來年如此不靑不黃有何面目別去見人者椿大事必求吾兄爲我了斷某巳辦得石米欲上證果菴討箇分曉乞兄早晚提誨勇大喜卽送師上山硏究一七有餘忽地春風大作打開門戶師當下猛省喜躍無量時勇往雲覆菴師卽星夜踰嶺相見勇曰全兄何得夜來師云某甲捉住了賊來出首勇云文殊爲甚出女子定不得師云莫謗文殊好勇云爲甚罔明出得師纔擬議勇攙前云喂哈師茫然無對值覺回大雄趨往瞻禮命充副寺一日因禪者呈香嚴上樹頌觸著向問勇公此語咬嚼不破自謂此話不透則從前發揮公案皆未穩當遂將拈頌稿一時焚却辛卯老人命師上天目一夕諸兄弟同在老人室中因舉上樹話至虎頭問處覺厲聲云什麼虎頭上座狗頭上座師當下礙膺之物豁然蕩盡遂當衆頌上樹話覺大可之後出世住興化極樂院旣而遷荊溪海會寺庚申仲夏應請主持天目辛未春復應請崇福　僧問盡力道不得的句誰是得者師叉手云慚愧僧云得後如何師云兩粥一飯進云忽遇出格人來又如何相見師云打退皷　僧問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師云只得一橛進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時如何師云此夜一輪滿淸光何處無　上堂報化非眞佛亦非說法者且阿那箇是法身佛驀竪拂子云赤骨歷露堂堂洗淸天地一林霜金烏曉映扶桑國遍界全彰烜赫光遂放下拂子擬開口云老僧有幾莖蓋膽毛　示衆舉香嚴上樹話師云孔明密排休生傷杜景死驚開八門陣圖若非慣戰作家自然遭困還有知音者麼不奮咬人獅子勇吠叢逐塊幾時休癸酉十一月初一日師示寂於崇福關室世壽

八十三僧臘六十四全身塔於天目陽和峯之麓

宜興磬山雲居行嶺禪師江右臨江楊氏子聞天童密和尙旺化往依之繼參大覺老人於報恩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戒司樵十載克究已事覺拔爲堂司一日覺問百丈被馬祖扭鼻有省如何是他省處師云十字街頭遇父親覺云何不道打失鼻頭張大口師云有理不在高聲覺云掩却拜單瀞師云俊鶻撲天飛覺云又道有理不在高聲覺又問百丈云卽此用離此用馬祖挂拂舊處馬祖云卽此用離此用百丈亦挂拂舊處爲甚馬祖却與他一喝師云虎頭虎尾一時收覺云百丈巳有省解捲席解挂拂如何又道於此三日耳聾師云不是箇中人不知覺云霅竇曰大冶精金應無變色瀞師云千峯勢到岳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覺云張無盡爲甚不肯他師云情知他是箇俗人覺云大慧爲甚却肯無盡師云偶爾成文覺云你若作大慧時如何師云居士更須喫棒始得覺云我道許他各具一隻眼師禮拜覺云你作無盡時如何師云某甲今日耳聾覺云何不道下官造次覺次日又問師如何是就事藏鋒師指几上硯云者硯盡大地人提不起覺云如何是就理藏鋒師云虛空裏大千覺云如何是理事俱藏鋒師云喚作虛空却是硯瓦喚作硯瓦却是虛空覺云如何是不涉理事師云某甲不識得覺打出草堂老人示寂覺哀毀過禮大衆亦封鍋閉厨覺垂示云我作那吒太子時如何師進云樂則同歡覺令開鍋續治乙未秋荊溪諸檀越堅懇大覺老人主持磬山覺令師代爲首衆至年七十覺始命陞座開堂復贈偈曰年臻七十始開堂慣自將身入衆藏今日寶花王座上烏藤痛處好宣揚僧問洪鐘在架隨扣隨應未扣時聲在甚麼處師云罕逢知音進云某何不聞師云怎怪得山僧僧問掀翻大海抖擻虛空因甚平地上擡脚不起師云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僧問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云速退速退進云退後如何師云不快漆桶康熙丁巳春衆請繼席天目戊午歲大旱明年春持盃姑蘇復歸棲水遂示寂世壽八十有二弟子迎龕塔於磬山之壽藏語錄十卷行世

杭州皋渚崇福濟芝行覺禪師四明慈谿王氏子幼孤苦及長每思世界廣濶不知從何起止一日偶經講寺値演金剛般若卽猛念生死決志出塵時年二十有二聞報恩和尚乃大善知識遂投薙染令參父母未生前話一日入室請益無夢無想無見無聞話聲未絕被覺連棒打出師當下豁然一日覺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汝如何會師云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覺云樹倒藤枯又作麼生師云狡兔移窠眠嫩草癡人猶自守枯樁一日覺又問趙州道臺山婆子爲汝勘破了也且道有勘破無勘破師云有勘破覺云那裏是勘破處師云用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覺云恁麼則趙州亦在裏許師云知卽得覺笑云你還覺面皮重麼師便鞠躬低首覺云山僧罪過師作禮覺頷之乃結茆於前谿大聖庵枕石鋤雲瀟灑自適大覺老人示寂後師應請住崇福　僧參師問云你今日念普佛麼曰念師云念佛的是誰曰不會師云漱口去僧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師云拄杖長七尺進云不會師云扶過斷橋水伴歸明月村　晩參舉昔日大慧禪師云徑山莊無寸土田今夏隨宜結衆緣慵論道懶談禪拄杖挑來箇箇圓不用息心除妄想大家喫飯了噇眠噇眠卽不無倘或夢中有人索飯錢作麼生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師云徑山恁麼入草求人不覺舌頭拖地檢點將來大似壓良爲賤崇福則不然雄峯不置半分田日給持盂助衆緣也沒道也無禪脫體方來萬萬千更有一般好笑處蚤叮蚊咬髑髏穿阿呵呵樂不樂大家相聚喫莖虀不喚作莖虀也大錯捉敗千七百箇老古錐鐵牛迸斷黃金索喝一喝擲拂子下座師生平儉約謹愼許可一日忽示微疾謂門人契眞曰余四十年來不輕許可汝當保任此事卽沐浴更衣衆請偈語師厲聲云無偈豈死不得麼遂坐脫世壽六十四僧臘四十二弟子奉全身葬于大覺老人衣盋塔之右

潤州夾山竹林六解行恒禪師江陰劉氏子弱冠受業于邑之乾明寺唯心老宿年二十二往參磬山修和尚山示以父母未生前話因進具聞鄰僧受食盂

鉢作聲忽然身心踴躍卽入室白磬山山云試道來師擬對山驀掩師口云道道師擬議山便掌後山示寂依大覺老人於報恩舉一口吸盡西江水話師下語不契値渡錢塘江有省頌云西江一口直吞乾蝦蟆魚龍命已安大丈夫兒全意氣始從今日肚皮寬順治辛丑秋受夾山竹林寺請一住九載辛亥冬十月復住雲陽嘉山寺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云驢自去馬自來僧問如何一體三寶師云一粥兩飯僧問一口氣不來向何處去師云不是河南便是河北

上堂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皆是恒沙劫千佛數刺你眼睛無處回互東山水上行西河火裏坐驀卓拄杖下座　示衆舉世尊臨入涅槃時因文殊請再轉法輪世尊召文殊曰吾四十九年住世未曾說一字你請我再轉法輪吾曾轉法輪耶師云文殊被世尊推倒了也山僧若在當時待世尊恁麼道便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康熙丁巳十月十六日師至潤州八公洞漢隱菴示寂世壽六十五僧臘四十四門人奉全身於漢隱之右塔焉

新安道仁行本禪師新安人參大覺老人於崇福一日呈二頌一拈花頌云佛法本無法粥飯家常話以水相澆水騙人又拈花一外道問佛頌云左山右水露堂堂默付密傳豈商量悟者方知人骨體難把虛空作斗量覺謂師本不嫺文墨以水澆水四字却搔著山僧癢處發明昔日事却甚相當復召師問云你在靈山見世尊拈花時如何師云是他敗闕覺乃竪拂子謂衆曰大衆道看良久云一絲寒撒千峯外漠漠魚龍動地雷師後開法於新安之華山石塔在焉

侍者曉雲行謀禪師楚人參大覺老人於報恩發明已事順治庚子秋侍覺再奉　詔旨於萬善殿陞座師出問口吞佛祖還同入泥入水有主有賓因甚却在千峯頂上覺云正要闍黎恁麼舉師云直得宗風永振萬類瞻依覺云過者邊道場圓滿覺復陞座師又出問昔日趙州今朝和尚覺便喝師云有所譽者有所試者覺云被你兩番鈍置師云却是行謀罪過後歸楚未出世而逝

書記響雪行澄禪師姑蘇長洲人投大覺老人芟染

覺一日問師如何是三十年不少鹽醬師云賣弄不少覺遂休

西堂琴水行韶禪師世籍金臺久歷講肆參大覺老人於報恩復侍覺入天目發明已事一日覺問因甚頭角四蹄俱過了尾巴過不得師云坐斷十方猶點額密移一步看飛龍覺印之以偈有教河深入不濕脚禪域窮幽見日枯之句後歸金臺示寂昌化寺

常熟拂水地藏洪濟演禪師絳州張氏子隨大覺琇應召於萬善殿一日上問琇坐次上問師你那裏人師曰山西平陽上曰出家幾時師曰歲半上顧琇曰爲甚者樣早琇曰疇昔願力上曰可曾悟道麼琇曰已見本來面目上曰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今日親見陛下上曰和尚聻師曰兩重公案上大悅爲雨錢菴主掩關小參盡大地是箇關房本無出入盡大地是箇法身本無動靜既無出入又無動靜爲甚麼今日特地乃學封皮云還會麼劃然坐斷萬重雲鐵壁銀山須粉碎

萬安法海祖山地禪師元旦小參師以拂子打圓相云一年十二月一月三十日一日十二時年年月月日日時時佛殿山門燈籠露柱胡張三黑李四撞頭磕額拜新年覿面相呈無彼此放下拂子云孟春猶寒伏惟珍重師問僧云冒雨衝風去披星帶月回如何是塵中主進云朔風滿面師笑云有勞闍黎康熙丙午秋師示微疾語諸弟子曰四大假合吾不久於世說偈云金風颯颯飄黃葉明月團團徧九垓一句了然超萬有不須特地安疑猜至十一月五日集衆開示法要遂命西堂超頂繼居方丈夜分時趺坐而逝世壽五十有一僧臘二十有一荼毗獲舍利若干越數日猶有於草間得之者戊申夏建塔於本山兵部尙書淮南龔鼎孳爲之銘

正源略集卷第五

維揚嗣祖沙門　寶輪際源　高旻了貞　輯

天台國清　達　珍　編

南嶽下三十世

五峯學禪師法嗣

潭州大溈養拙正明禪師蒲州常氏祿山之仲子也自幼慕出世法二十辭親薙髮於普陀首參金粟棒下不能領旨一日見僧閱萬峯錄有一歸何處話猛力參究時五峯學居金粟西堂寮師往請益峯以竹篦打曰眼觀一物即不是但見絲毫便是塵師當下心境兩忘祇有箇事如擔百觔擔子放不下一日入室粟問你來作麼師曰挑水粟曰水桶在甚麼處師擬對粟劈頭便棒曰打破了也師從此發明心要執役六年有同參欲借師住靜師曰我有三住靜一本分事畢二有兵戈難行三無善知識開堂我即住矣後隨峯住大溈師爲監院　示衆大丈夫休擬議翻身提起吹毛利大鵬展翅絕遮攔直透千重萬重去師順治己丑春示寂塔於本山之前阜

漢月藏禪師法嗣十四人

蘇州三峰梵伊致禪師海虞陶氏子幼從寶巖朗公薙度參三峰令看竹篦子話一夕聞松聲有省峰問子今在甚麼處行履師曰坐斷石牀鐘夜半一聲寒鴈破雲來峯頷之天啓七年繼住三峯　上堂打破無明窟何處爲家踏翻人我山阿誰是主入魔入佛任運施爲喚馬喚牛誰人指擬水自流雲無去水茫茫天無際喝一喝曰那箇是本來常住佛心地師寂於崇禎戊辰塔造本山

杭州兜率一默成禪師錢塘黃氏子年二十三投眞如寺薙染入雲棲受息慈戒次謁雲門圓具尋參三峯經七年不得契悟時同參澹予垣策之曰此事因循多年若不明白如何折合師直得愧汗浹背而不能答是夕坐至四鼓垣舉竹篦話詰之師擬對垣以手驀掩師口遂有省乃曰我會也垣曰會則且置祇如生死到來時如何師便喝垣曰一喝意旨如何師曰截斷老兄舌頭去在遂趨方丈呈所得峯頷之一

日侍峯見僧請益三玄語峯以手拈紅紙翻覆示之師忽然會得兩隻水牯牛雙角無欄棬之旨峯為之助喜命居第一座後出住橫山　僧問如何是佛法的灼大意師以拄杖拄其口曰急急如勅令僧擬議師連打三棒　問如何是向上機師曰虎頭生雙角師寂於崇禎辛巳壽六十七臘四十四塔於鄧尉

潤州焦山問石乘禪師竟陵熊氏子參三峯藏一日侍立次有僧問藏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時如何藏震聲一喝師從旁有省出世海門焦山次遷九峯

上堂蓋天蓋地亙古通今太虛不可喻其大微塵不可喻其小邪魔聞之膽裂鬼怪觸之魂銷且道是箇甚麼三頭木馬嘶風去獨足泥牛吼月來師歷主九峯正覺太平興國潤之金焦兩山崇禎丁丑何相國芝岳請主白門天隆數致書問道己卯楚王請師至武昌於洪山小塔寺說法晚居神山白雲為逸老計一日示微疾集衆訣別曰汝等當發精進勇猛則悟理當機無礙不破矣乃書偈趺坐而逝時順治乙酉八月二十日也壽六十一弟子建塔於白雲寺後山之巔諡慧照

無錫華藏大樹證禪師本邑朱氏子　上堂揮拂子曰指揮白拂摟空五陰魔宮拈拄杖曰拈弄烏藤打破十方佛國豎一手曰伸手而醉象驚回彈指一下曰鳴指而毒龍屈伏此四句中一句有賓無主一句有主無賓一句賓主全無一句賓主全具汝等有簡點得出也無順治三年九月十六日示寂壽五十九塔於三峯

蘇州瑞光頂目徹禪師金陵栢氏子參三峯藏和尚因竹椅倒地作聲大悟峯即助喜繼主三峯次遷瑞光　上堂壁立萬仞處陷虎機深箭鋒相拄時千鈞弩重即今還有成褫瑞光者麼一僧纔出師便打示衆劈面一喝壁立千仞猛撞著打破髑髏直使石人攣拳雙足縮向牯牛隊裏驚起木魚翻身跨跳躍入毒龍湫裏滿天風雨夜來歇明月還從海上生順治戊子九月八日泊然而逝建塔穹窿拈花寺右

杭州顯寧澹予垣禪師姑蘇朱氏子狀貌豐碩有玉彌勒之稱十歲出家於太倉聖像寺十九參雲棲問

如何是佛知見棲笑而不答師疑之次見雪涙於西山及聽講於巢雨二法師自念無得力處日夕憂惶最後參三峰藏和尚稍有省悟未得灑然因與靈隱禮阻雪長安鎭屢承策勵忽得契證親炙三峰二十年深入法奥乃獲心印　僧問三峰室中嘗論臨濟三玄要是否師曰三峰無此語莫謗三峯好曰和尚何得諱却師曰不特謗三峯又來謗老僧　師住持八載說法不容記錄將示寂僧問和尚尊候如何師曰苦苦曰善知識焉得如此師曰未離三界外還在五行中僧無對師曰你道者兩轉語那一轉敵得生死僧擬議師喝出書偈坐化闍維塔建本山

杭州徑山具德禮禪師會稽張氏子幼就玄術長慕空宗投普陀薙髮旋遊講肆聞三峰開法安隱趨見之力參本來面目話一日窺鏡猛省峰未之許後充圊頭運糞下山因轉肩次匾擔連動豁然了徹機用橫出叢林有鐵策之稱峰擧師爲維那綱紀一衆未幾辭去及聞峰掩關鄧尉師亟歸省覲受最後之囑崇禎戊寅出世雲門光孝寺次遷安隱顯寧及靈隱諸處　陞座野老門外不留佛祖正勅既行佛祖門外不留野老諸侯避道所以此事在野老野老不知在佛祖佛祖不會會麼文殊出女子定不得德山不會末後句驗敵勝於全輸黃檗耳邊吐舌臨濟肋下還拳捋虎鬚於既敗佛日者裏總不與麼動輒馬前相撲撲倒便休還有向馬前相撲者麼時有僧出掀倒禪牀師便下座歸方丈　示衆識得自已用得山河大地萬象森羅識得山河大地萬象森羅用得自已且作麼生說箇識得用得底道理　晚參山門八字開日用事成堆露柱牙如劍燈籠眼似眉惡發時狠心虎面歡喜時蜜棗甜梅更有石敢當橫行直闖惹得鐵獅子暴跳如雷且道爲甚麼事折梅花折梅花　上堂禪葉落山空久寂然道十字街頭鬧浩浩佛雕刻精工勝泥塑法看透牛皮無濟拔良久云大衆禪道佛法一時註破了也汝等諸人還在者裏覓甚麼盌拈拄杖下座旋風打散歸方丈　師住持十刹行化三十年而於靈隱獨久晩居徑山未幾揚之天寧再請開法師欣然往之既至衲子雲擁師應機

說法倍於常時甫經七日命設闔山供是夕劇談過
夜半方寢至五鼓興起易衣疾呼侍者頓足一下曰
快隨我上方去侍僧亟至而師已逝矣時康熙丁未
十月十九日也壽六十八臘四十七師化後趺身端
坐頂門火熱三日後門弟子以陶龕封函迎歸靈隱
建塔於慧日軒

蘇州鄧尉山剖石壁禪師無錫鄭氏子參三峯得印
心宗上堂有一句子如青萍出匣逢物便揮有一句
子如白雲歸洞捲無蹤跡有一句子如露地白牛藏
頭卷尾有一句子如奔雷掣電暴雨疾風顧左右云
會麼三醉岳陽人不識等閒飛過洞庭湖　上堂臨
時眼目千古絕同或縱或奪有始有終電光莫及石
火罔通若也擬議白雲萬里遂歸臥室行數步而逝
塔建本山華嚴壇後

蘇州靈巖繼起儲禪師號退翁　上堂一向與麼去
佛眼覷不見驀地與麼來晴空起雲雷二途俱不涉
玉女正懷胎拈拄杖曰是男是女卓一卓曰石牛攔
古路一馬生三寅　上堂黑月不見星但依白路行
忽然踏著水冷汗徧身淋拈起拄杖曰寶雲若不出
隻手未免道我暗地欺人　師歷主台州能仁國清
興化靈石天寧瑞巖蘇州靈巖等刹康熙十一年示
寂塔于堯封之頂

蘇州華嚴于槃鴻禪師常州蔣氏子　僧問如何是
大法師曰雙獅同輥繡花毬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
猛虎驀頭騎

常州祥符慧刃銛禪師　上堂藤樹交加仔細參竝
頭拄杖語喃喃夜深雙影拖明月輥作連環玉一團
　示衆石女穿梭織錦章回文寫出舌蓮香遙遙寄
向多情者花木春深意轉長順治己丑七月二十二
日示寂塔于祥符寺之陽

杭州安隱潭吉忍禪師　示衆拈拄杖卓一卓云千
佛頂顐與諸人一擊洞開了也有撩起便行的脚下
好與三十拄杖崇禎十一年五月十五日示寂塔于
祥符寺東

湖州高峯碩機聖禪師　上堂拳倒須彌山趯翻大
海水帝釋與龍王背負日月走於一毫端現寶王刹

坐微塵裏轉大法輪喝一喝云被山僧一喝直得藏身無地還有相救者麼又喝一喝下座　上堂拈拄杖云趙州和尚來也東門西門南門北門土曠人稀相逢者少僧問如何是和尚爲人句師曰阿誰欠少」孝廉劉道貞居士字長倩號墨仙蜀之邛州人因閱壇經遂信嚮宗門已而疊遭憂患怖死念切發意參叩以大慧中峯二錄爲指南恒自鞭逼每到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眼前如銀山鐵壁愈不放捨如是者十八年崇禎辛未下第南遊一日因大樹謁公自虞山來往扣之忽於言下心地豁然述偈曰妙喜老人無風起浪咄哉三峯添鹽合醬跳出雲門觸背關夜懸明月青天上峯命之入室乃問不得有語不得無語士撫掌一下峯曰速道士大聲曰黃鶴樓前鸚鵡洲峯曰未在士以手掣扇於地便禮拜而出厥後峯書法語幷拄杖授之後歸邛州當張憲忠陷蜀屠戮無遺羣議自免公曰如何提筆寫得箇降字被執席地罵不絕口頌坐而逝有問道錄續錄行世

破山明禪師法嗣十二人

楚南武岡雲山勝力燕居德申禪師西蜀忠南李氏子　上堂捲起簾見天地鳥語溪聲明歷歷將東籬補西壁今日猶然是昨日有時拈起吹毛劍萬壑千巖血滴滴諸仁者且道利害在什麼處參　太守楊公請上堂公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老僧今日上堂公擬議師便打乃曰識風鼓動嘐峨走一根拄杖不離手昨日曾打慶陽王今朝又打楊太守諸上人會也麼直教赤尾化成龍不許金毛變作狗卓拄杖下座

成都昭覺丈雪醉禪師內江李氏子襁褓時禮古字山清然師爲徒性冲澹于世邈然因讀法華經乃至一舉手或復小低頭皆以成佛道默計曰成佛與麼易耶遂質本師師罔措圓具後遍參諸方至破山問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意旨如何山作臥勢云老僧不參禪祇愛伸脚眠師疑駭動靜如一箇有氣死人相似一夜因倒穿了襪脚套不上擬伸手拔忽然有省參天童一日上太白頂拖柴因竹簽傷足血迸汚地忽聽梆鳴聲震山谷忽然大悟進方丈

作禮云某甲有些暢快密作聽勢師便打噴嚏密打
云那裏失利來者裏拔本師又兩喝密連打云翻不
暢快了師拂袖便出復至蜀謁山山問你從南方走
一回帶得什麼寶物來師竪一拳山曰別我七八年
一點氣息也沒有師曰若有氣息則不歸了山肯之
後住成都府雪居禪院　上堂白牛山裏上堂東勝
神洲打鼓石頭瓦礫揚眉草木禽魚起舞從上先聖
頂門盡是詩人窠窟若也觸途成滯問取燈籠露柱
　晚參山僧一夏已來妄談般若生身墮拔舌犁耕
地獄正與麼時阿誰隨侍溪聲首座云自作自受師
云我識得你復云既是無人替得冥應衆緣毫髮不
爽因甚三門廚庫被蟭螟蟲吞却老僧於須臾頃遊
徧一十八重地獄末後爲衆兄弟撥轉今昔關頭去
也拽杖打散歸方丈　上堂斷谷蘆邊繫艇氣逼華
亭奔濤浪裏揚絲聲驚𧀆老且不犯淸波如何通信
烏雞半夜啣珠去玄兎天明抱玉同　上堂物物有
密語直捷直到底七佛祖師來兩眸擡不起林下人
十中有九覰捕不及時大憨維那一喝師云好人不
肯做又去屎裏臥示衆云靜明無隔夜禪與人參復
拈拂子云而今有也拂一拂云到與麼也未
大竹百城著禪師奉節縣沈氏子出住順慶興國
上堂運水搬柴只自知神通妙用總由伊算來不費
些兒力何必三三兩兩疑僧云不疑底人來也師云
須彌山王在那一劫中與你說破僧沉吟師便打
上堂劈不成兩揑不成團是箇甚麼指足云一隻草
履爛却半邊不得周全　上堂秋蟬聒耳黃葉點牀
鬧中取靜喪我兒郞畢竟如何鐘樓對石塔山門向
池塘　師因雪背師兄問道得一句是吾眞弟師打
一掌背休去師云不可向鬼窟裏作活計背呵呵大
笑師云也未見得　師入堂埜湘驀抱云正恁麼時
如何師打一掌湘沉吟師又打一掌師圍爐湘隨至
問云畢竟如何師拈火示之湘後契悟師云你何不
謝我湘拈一粒豆置師碗中師云今日收得一主冷
賬
寂光豁禪師果城南充楊氏子幼負出塵之志父母
覊鞚不許遂持金剛經爲業年三十父母繼逝遂投

法雨禪師落髮南詢至漢上因兵戈阻隔至一菴見壁間偈云求佛在已須彌在心要行三岐路便問去來人疑曰作麼生是心阿那箇是去來人致疑不已偶聞瀑布聲有省後于破山老人座下了明大事出世住佛子寺　上堂拈拄杖云心若無事萬象俱空靈機運轉森羅齊舞所以本師和尙云把住也眞金失色放行也瓦礫生輝把住放行且置且道作麼生是心良久云還委悉麼紅菡萏花三四枝紫旃檀塔六七級卓拄杖下座　上堂云金峯峽屼秀疊嶂破雲烟鷲嶺排空外直泉瀉碧淵觀花開夢眼擊竹悟心源珍重參玄士我無道理傳　上堂舉拄杖云識得拄杖子却被拄杖子礙不識拄杖子亦被拄杖子礙識與不識都來打壞是法平等如天普蓋含靈疏親頓超三界

豐都二仙覺城明柱禪師上堂昨日今朝元無有定劈面拈起如泡如影坐斷淨名佛頭倒行摩竭正令擊拂子曰野狐窟裏產麒麟獼猴各佩軒轅鏡

射洪清果不會法禪師南充楊氏子　上堂至玄至要至難指蹤石火弗及電光罔通回頭轉腦喪却家風一念知非耳熱面紅是箇甚麼爲萬物宗遂舉拄杖曰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

鳳山興隆深省純禪師佛誕上堂竪拂子曰會麼當日瞿曇降誕指天指地即是者箇消息今日諸人還會麼擲下云四十九年說不盡兒孫不踏葛藤窠

四川寶光笑宗行密禪師上堂不離當處本地風光力破重圍頓超十地氣吞佛祖眼蓋乾坤縱奪隨宜卷舒自在所謂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正眼看來何異今日以拄杖一卓云風流不在搽紅粉肌骨生成格外奇　上堂僧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良久進云分後如何師便打進云分與未分時如何師連打乃云大方無外大圓無內今古混融凡聖同類瓦礫生光須彌粉碎無量法門百千三昧卓拄杖云總在這裏切忌他覓摩訶般若蘇嚕嘌哩

重慶崇因慧覺行衣禪師上堂路本平夷行來即險眼分明暗看自成盲見不及時眼毫萬丈行不到處壁立千尋脚跟下踏破地竅天關隨處通衢直捷眼

睛底刺瞎傍觀正視管取見諦精明到此時節掀翻
漆桶直步大方擺手出長安逍遙諸國土所以道不
移寸步遊歷三千弗越片時融通今昔　上堂無孱
孱門閫盡力扣難開沒關鍵堂奧放身挨不入脚下
紅絲未斷手頭瓦子欠靈一向信二疑三致令進五
退七是以只在籬壇外打之遶不得穩密處坐一坐
諸禪德可中若有箇通方上士勇猛丈夫不顧危亡
拚著性命自肯單刀直入管教坐享成功倘或三搭
不回一任東西南北何故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
把手牽伊行不得惟人自肯乃方親喝一喝　佛成
道上堂六年忍餓苦辛勤一點明星刺眼睛剛道瞿
曇成正覺依前日午打三更

雙桂福國雲橋水禪師上堂隴頭梅雪鬪芳開密把
陽春細剪裁寒盡天清星斗現無端瞿氏歎奇哉

衡州開峯密行寂忍禪師　上堂一念未生全體獨
露止妄求眞迷封覺路青山綠水顯揚古佛家風鵲
噪鴉鳴祖意全彰露布明明不覆藏歷歷無回互

重慶華嚴聖可玉禪師　上堂念佛一聲火急漱口

纔起二見貶鐵圍山金屑落眼成翳好事不如無到
者裏忽有人道和尙說得盛水不漏無一針鋒許縫
罅郎不無要契他達磨魯祖藥山維摩不啻鄭州出
曹門老僧正要問你藥山維摩置之不論達磨魯祖
向你道甚麼莫向鬼窟中作活計

費隱容禪師法嗣八人

福州黃檗隱元琦禪師福清林氏子甫十歲仰觀天
星有觸遂銘志出家薙染黃檗徧歷講肆後參徑山
容有省一日呈百丈再參公案頌曰一聲塗毒聞皆
喪徧野髑髏沒處藏三寸舌伸安國劍千秋凜凜白
如霜容深肯之　上堂舉薰風南來話師曰薰風南
來寒毛卓竪擬涉思量無本可據順治初年日本國
主嚮師道化遣使三請始爲日本開宗　佛殿巍巍
堂堂坐斷十方正當與麼時好與三十拄杖何故不
見道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　上堂云今朝十月
初一箇箇鼻孔條直百千無量法門卓拄杖云總在
者裏順入會則信手拈來塡溝塞壑不會且搭在九
郎田畔一任風吹日炙　上堂金風體露萬木凋殘

行脚高人急著眼看明月灘頭休著脚蘆花影裏出頭難驀拈拄杖卓一卓云且把一聲歸去笛夜深吹過汨羅灣下座

嘉興金粟百癡元禪師閩之漳浦蔡氏子參費隱於黄檗便問人境雙忘安身立命在什麼處容連棒打出師從此疑情頓發一日入室容問動絃別曲葉落知秋汝作麼生會師呈坐具容曰是甚麼時節作此去就師擬開口容便打師于棒下豁然　佛涅槃日上堂生不惜莖眉死猶露雙足一等賣風流令人常憶著休憶著年年二月十五日遍地花開紅閃爍下座

湖州武康資福靈機觀禪師　解制陞座一冬與諸人眉毛廝結今日擬欲開交且道箇甚麼即得若道去有鉤鉤汝未免按牛頭喫草若道住有錐錐汝也是平地起堆爭如鉤也不施錐也不用一條古路八字打開一任諸人南天台北五臺逗到羅紋結角之際忽然踏斷石梁橋擊碎玻璃盞寒拾豐干非從外見金毛師利覿面相逢方知資福一片婆心爲汝諸人徹困下座　封鍋示衆山僧今晚封鍋不爲別事只爲諸兄弟檐囊挈盎不憚身力到資福者裏箇箇盡爲參禪學道了脫生死然既爲此大事急切而來豈可孤負故特就此急切處置一問只如禪作麼生參道作麼生學生死作麼生了若向者裏著著有出身之路答得一語相契不妨依舊開鍋大家同住若答不得便請撿點行囊各各散去資福無閑飯與汝喫虗度光陰打閧過日蓋緣邇來祖道衰微禪風澹薄正因衲子把參學禪道了脫生死一段大事因緣却成虗設良可悲哉故山僧今晚捋下面皮不避嫌謗逆行此令弗圖門庭繁盛只貴正眼流通乃顧左右曰出來道道看一僧曰文不加點師曰你者一語在禪上著道上著生死上著僧云和尚撿點看師曰情知你未諳落處慣弄虗頭僧無語師以拄杖旋風打散歸方丈　示衆驀竪拂子云者便是當年鷲嶺拈花微笑一著子箇裏見得瞿曇頭陀一肩擔荷正法眼今古洞然涅槃心永劫不磨掃却從前露布那涉迷悟諸譌既無迷悟諸譌汝等衆兄弟在者裏覔

甚麽盌以拄杖旋風打散歸方丈

杭州慧雲本充盛禪師泉州吳氏子　上堂參禪須是鐵漢上大人著手心頭便判丘乙巳直趨無上菩提佳作仁一切是非莫管可知禮也審如是一切障礙即究竟覺得念失念無非解脫成法破法皆名涅槃智慧愚癡通為般若雖然如是更須知有佛祖爪牙衲僧巴鼻始得拈拄杖卓一卓曰還知麽意氣不從天地得靈苗豈藉四時催

杭州長安覺王千峯立禪師開爐上堂敲氷打凍須資手眼玲瓏琢聖陶賢貴在鉗鎚緊密擲明珠於爛草堆邊置靈符於死柴頭上頑金鈍鐵一鎚打正利劒剛錐從頭按過不用揚塵簸土更勿帶水拖泥照用同時也燈籠起舞露柱伸腰人境俱奪也萬籟吞聲乾坤失色猛烈漢當爐不避央庠主鑿壁偷光指尖畫出飛禽迹未是作家脚頭踏斷流水聲亦非俊傑縱饒猛虎口中拔舌驪類頷下奪珠千尺井底運機籌百尺竿頭施伎倆猶未堪入覺皇爐鞴在卓拄杖下座

郢州興陽獨冠徽禪師　王司李至上堂腦後圓光萬別千差俱照徹驀頭風雨從教偏界骨毛寒拋却家珍掀翻舊案懸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拍禪牀曰隔江招手橫趨去爭似今朝見面親

頌高峯枕子話曰攜魚沽酒江邊樂醉臥蘆花不及歸開得眼來天大曉一聲欸乃過前溪

嘉興金粟石菴行玶禪師崑山楊氏子　解制上堂拈拄杖卓一卓曰明明無結何處有解諸人向者裏明得透得不起一念心照察十世古今不動一步脚歷徧百億神洲碎須彌為芥子散空界作微塵機不停位用不停玄驅牯牛於欄外曳占波於西瞿直得五湖四海同歸皇化百千日月不離者裏大衆且道正恁麽時解制一句作麽生道春山青春水碧芒鞋踏斷萬重山觸破指頭心便息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吳王臺畔石嶙峋曰學人不會師曰橫看成嶺側成峯

福州羅山法海白嵩俊禪師宜興周氏子上堂逆拔拳頭提正令三世如來齊乞命一張狗口利如刀尋

常專罵諸方病要人火急立地搆拔楔抽釘曾不吝禿驢若不打殺人撞著怨家打殺定何故誣人之罪以罪加之　僧問如何是羅山主中主師曰禿掃箒啣金勒馬曰如何是賓中賓師曰爛麻繩走簸箕方

朝宗忍禪師法嗣

贛州寶華諸行導禪師金陵劉氏子　上堂豎拂曰大衆會麼覿面相呈不須擬議直下承當了無忌諱掉轉鎗旗仔細看大機大用似兒戲孤兎盡潛蹤龍象皆恐懼掀翻彌勒釋迦說甚德山臨濟且道正當恁麼時一句作麼生放下拂子曰子房終不賣封侯

石車乘禪師法嗣二人

嘉興金粟息乾元禪師武原俞氏子從普淨菴受業參天童悟看本來面目話偶觸飯器有省　上堂玄機獨唱截斷衆流祖印高提千差頓絕突出衲僧巴鼻闡揚諸佛宗猷萬魔窺覷無門十地魂驚膽喪石也放一線道便乃有賓有主有事有理高低普應左右逢源大方獨步自由自在祇如祝聖開堂一句作麼生雕弓已挂狼烟息萬姓謳歌樂太平

吉州龍須資國眉菴秀禪師號文素金陵夏氏子　上堂威音那畔攜手同歸十字街頭相逢不識十字街頭攜手同歸威音那畔相逢不識若也偶儻分明一生參學事畢　康熙癸卯燈節有弄獅子到山是晚師陞座問衆曰既是假獅子為什麼亦能跳躍若是真獅子為甚不解齩人衆佇思師曰老僧收煞去也以手左右指曰真獅子假獅子都過兩邊著祇如哮吼驚羣坐斷真假一句作麼生道和聲打觔斗而出衆皆罔測越數日忽示微疾始知別衆語也至二十四年刻沐浴更衣泊然而化世壽六十僧臘三十七全身塔於本山之後

萬如微禪師法嗣二人

荊谿龍池素巖淵禪師頌雲門乾矢橛洞山麻三觔曰雲門矢橛洞山麻絞索澆蔬用著他識得其中奇特處長來茄子大如瓜

無錫南禪古鏡符禪師上堂禪禪仰之彌高鑽之彌堅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是處池中有月誰

家竈裏無煙雖然如是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
撲鼻香　小參若有一法不成法身若無一法不成
法身天際日上月下簷前山高水深知有的十箇手
指八箇叉不知有的有飯喫飯有茶喫茶一任行住
坐臥何妨柳巷花街若有道伴交肩過此事分明說
向他阿呵呵會也麼直饒會得也不是我同流何故
南禪不肯撒泥砂

正源略集卷六

維揚嗣祖沙門寶輪際源高旻了貞輯
天台國淸　達珍編

南嶽下三十五世

木陳忞禪師法嗣二十人

明州五磊達變權禪師上堂云一代時教是箇切脚
畢竟正文無人道著當的帝都丁必彬斑豹剝圓通
無礙底七縱八橫局守一隅底無繩自縛義隨文而
文隨義歷歷明明珠走盤而盤走珠灑灑落落卓拄
杖云分明學似作家切忌胡穿亂鑿就中演出妙伽
陀定慧圓明無住著　上堂劫前運步孰是知音格
外橫身誰當辨的二聽絕聞其響五眼莫睹其形直
饒威音那畔承當未免打作兩橛縱使却來者邊行
履也應難許十全有佛處不得住抹過恒河沙國土
春風孰道在花枝鸞鳳不栖荊棘樹無佛處急走過
夢鎖關空成險墮莫守寒巖異草青休戀白雲深處
坐有無不住絕商量妙用縱橫迥異常熱盌鳴聲翻
古調鐵牛夜吼換新腔蟭螟眼裏放夜市卓拄杖云
須信吾宗別有長

明州五磊拙巖懷禪師示衆牛頭北馬頭南突出虛
空向上談大地山河齊起舞頭陀迦葉也癡憨前三
三後三三端的無勞宿草菴卓拄杖曰還委悉麼者
裏廓然俱放下百千刹海一毫端　示衆不是心不
是無不是物一一爲君都拈出鬔頭垢面老寒山却
是十年歸不得歸不得朝朝雞向五更啼日日從
東畔出堪笑無端王老師殘花落地無人拾大衆還
會麼一回雨過一回溼卓拄杖下座　解夏示衆問

文殊七佛之師因甚出不得女子定師云你在那裏見他出不得僧擬議師打云十萬八千進云罔明乃下方初地菩薩爲什麼出得女子定師云切莫錯認定盤星進云若恁麼喚什麼作定師打云打破髑髏來與汝相見

越州平陽天嶽本晝禪師楚黃蕭氏子　上堂冬至陽生好箇令且衲子工夫打成一片露柱搖船燈籠到岸光陰一線長佛法長一線豎拂子召大衆曰山僧瞌睡方濃今日見所未見擊禪牀下座

台州廣潤巨靈蝸禪師新安陳氏子　上堂神機迅捷蓋是尋常見徹骨髓未爲極則從上以來有許多老骨董向擡搐堆頭拾得一隻破草鞋在牀子上撐眉努目壓良爲賤若是祖師意不曾道著返累宗風掃地乃召衆曰且道恁麼有扶持處也無卓拄杖曰看看祇緣生在千峯上不得雲擎也出頭　示衆淡雲啼破鵓鴣天雨後平塘濕柳烟珍重往來行脚者莫將玄妙汚心田　問如何是三教師曰耕種耘田割稻曰三教之義何者爲最師曰波斯鼻孔下頭顱落堂示衆東單下板頭打鐘黑漆皮燈籠止靜觸目若見聖僧自不辜負露柱拽拄杖便出

嘉興金粟天岸昇禪師金壇陳氏子弱冠從姚江高原薙染謁天童忞圓具參那吒析骨因緣有省作華嚴五十三頌呈忞忞稱善後繼席青州大覺及忞奉詔入京舉師立僧後遷金粟　上堂收得蕙江雲滿載剡溪月踏鶴度錢塘賽彩雙白璧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出佛手驢脚與生緣趙州輸勝不輸劣阿呵呵餿頭餻子齊拈出餐則任君餐切忌鼓破舌金牛大笑君何拙　上堂澗水繞山房白雲抱幽石此時林下人活計天然別却怪德山臨濟星布碁列攙蜆撈蝦豎拳行喝好與捉來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因甚如此滿平世界不容草竊師寂於康熙癸丑十一月二十四全身塔於姚江栖雲之右麓

漳州龍牙雲叟住禪師示衆紅滿枝綠滿枝郵郵綠暗與紅稀黃鸝語杜鵑啼底事聲聲苦勸歸春已暮樹不華猨藉枝頭恨轉賒擲下拄杖曰一片何人得流經卞萬家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折筯攪滄

溟日忽遇客來將何看待師曰爛炒浮漚滿滿盛
皐亭佛日山曉晳禪師　晩參不著佛求不著法求
現成公案日照山丘黃鶴峯依然高聳天衣泉不斷
長流驀拈拄杖卓一卓云千年石鼓音重震刧賴桐
魚有地頭晩參問淸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
入地獄意旨如何師云鐘聲披七條進云高沙彌不
受戒軌則安存佛日寺演毗尼涇渭可辨畢竟受者
是不受者是師云趙州東壁掛葫蘆乃云不是心不
是佛不是物滿口道著爭柰諸人不肯直下承當然
則畢竟如何起身云山僧住持事繁不暇東西葛藤
　藥師佛誕辰上堂盡十方是箇琉璃世界盡十方
悉成𦋺網莊嚴於中山河大地明暗色空水鳥樹林
胎卵溼化莫不皆由藥師本願之所建立即今恭肅
壇儀一燈一香一花一果以至現前一問一答亦皆
藥師本願之所成就旣歷歷如是畢竟喚甚麼作本
願兩手擎杖云還委悉麼燈光燦丹桂香莫教錯過
古醫王卓拄杖下座　解七舉天如則禪師云金剛
圈裓人透了栗棘蓬裓人吞了老倒揚岐伎倆已盡
天如則不然禪客相逢但只道箇吽吽管取吞不得
透不得師呵呵笑云恁般舉揚何異以五十步笑百
步佛日又則不然禪客相逢遇飯吃飯遇衣穿衣有
什麼吞不得透不得現成公案各與三十棒
揚州興化龍珠森鑑徹禪師示衆衲僧家立志要堅
卓絕依倚如獅子游行百獸絕跡如孤鶴翔於空外
如片雲點太淸裏無適無莫視成佛作祖猶是目翳
豈有他哉正當恁麼百千善逝舒金色臂同聲讚善
爛嚼熱涎啐一面何故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上堂
正行不踏草正見無不了正得不富家正言不作巧
若人會此四語則臨濟三玄玄沙三病曹山三墮一
時而了如若不會須要鏟却案山草師寂於康熙癸
酉十二月世壽八十四僧臘五十九塔於維揚之平
山
金陵天寧古田元禪師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
秋蟬鳴翠柳
黃州黃陂紊山沖然義禪師於燕京西山一僧戴雲
尖帽穿朱履著跨鶴衣拜曰和尙還識得否師拈棒

曰不是儒不是道俗人頭戴僧官帽連棒打趁其僧渾身脫却赤體問曰和尚如今如何識我好師亦打曰脫却皮毛換却骨難逃法眼破重迷僧悲感禮謝而退康熙壬戌春師預期辭世至二月十八午時上堂訣衆叉手而逝塔建本山

廬山西林以夫可禪師字博凡姑蘇人依顯聖脫白看念佛是誰默提猛切一日忽於路次觸石有省後謁弘覺忞於天童始承心印出住虔州仰坪雙峯次遷眞如西林　小參談玄說妙太平之奸賊行棒行喝亂世之英雄畢竟如何心不負人面無慙色　晚參殺人刀活人劒喝一喝曰是殺耶是活耶一僧出曰和尚性命也不顧師曰果然僧佇思師曰蒼天蒼天師寂於康熙癸亥八月初二春秋六十有八僧臘四十六塔於虎溪之南

蘇州虎邱節巖琇禪師小參毛吞巨海不撓魚龍芥納須彌無傷樹木且道是什麼義戴嵩牛臥綠楊陰韓幹馬嘶芳草地　晚參華嶽有頂洞庭無蓋臘月蓮花石人腰帶文殊乃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低聲低聲罔明乃下方菩薩因甚出得低聲低聲行盡天涯諳世事老君頭戴楮皮冠

桐城清泉靈遠應禪師　上堂師舉當山元白尊宿示衆舉喝一喝下座師云老尊宿若無末後一喝洎無合煞然此喝中有縱奪殺活之機驅耕奪食之路嚇殺曹家女折却石鞏箭瓊樓玉殿直下瓦解氷消妙法蓮華管教絕根敗蒂縱有鮫釘嚼鐵者喪膽亡魂設或脫死超生底何處出氣蓋伊得處鹵莽親從太白山前大爐鞴中出來一味承當本自密師翁棒頭取證非同掠虛之漢豈比昧已之流故乃高揮大抹起廢興衰克紹宗乘不振家業恢復潙潭清泉天柱唱太平華蓋大寧雖則六座道場却成千載一遇然雖如是且道者尊宿具何眼目有如斯作略喝一喝云大鵬奮展摩霄翅那顧奔騰六合雲　五燈全書到山陞座五燈發耀二桂騰芳肇自世尊拈花迦葉微笑教外別傳之旨始此流通見性成佛之言亦布華夏自唐至宋分爲五宗元明以來祇存二派數百年間其論說不一或以天王天皇疑案不決或以

日覺自覺强揑一人刪五代之源流排兩世之法祖蓋因道原當斷大川欲删使頂眼不具者藉以譌傳捕風捉影流妄自穿鑿俄爾突出聖感輯成全書華嚴復參較閱遭遇　聖恩屈尊鑑定　御制序文恩賜梨版刊布天下使天下學佛徒知其源委無復紛諍天王天皇不告而顯白日覺自覺不考而允詳更使洞下五代之源流還歸本位濟宗兩世之法祖不動如山蓋以大公無我之心爲心定千古不易之道爲道臣僧本應今日得披全書知其的據恭爇瓣香以酬　聖德大衆還委悉麼但見皇風成一片不知何處有封疆

信州章巖獻可寂禪師中秋上堂十五日已前半開半合十五日已後全放全收正當十五夜靈機密運大地平沉圓陀陀發明本地風光淨躶躶露出生前面目無一處不是眞乘統十方咸歸寶所廣寒虛碧月華新天桂飄香金井落以拂子打○相曰大衆見麼是處倚欄人盡望不知秋色落誰家揮拂子下座

湖州道場山神山瀛禪師　立春晚參目前無法泥牛背上霜刀刮意在目前額點黃金賀鐵錢不是目前法凍折老梅先破臘非耳目之所到春風吹動無根草好大哥了不了羚羊挂角無蹤休向枯椿尋討擊拂子　晚參舉五祖頌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爲侶話曰一口吸盡西江水洛陽牡丹新吐蕊簸土揚塵沒處尋無端撞著自家底師以拂子指曰演祖走入牡丹花裏去也被馬大師一摑粉碎直得芬菲繚繞徧界殘紅龐老迴避不及突出拂子頭上道覷透祖師關棙子妬花風雨更多情

越州烏石南雲暐禪師楚黃麻城田氏子上堂驀卓拄杖曰珠回玉轉草偃風行有眼者見有耳者聞烏石巖畔翠竹全彰佛祖心印慶壽堂前白日裂破露柱面門不妨行棒行喝揭却衲僧腦蓋坐斷報化佛頭〻任龍吟霧起虎嘯風生直得拄杖子呑却十方世界敢問諸人山河大地甚處得來以杖卓一卓喝一喝曰我爲法王於法自在

洪州寶峯大雷慶禪師鼎州武陵賈氏子年十五出家十八受具大溈徧參名宿後謁平陽弘覺忞機契

命尧第一座出世豫章能仁同寧廣福大寧竇峰菩
提六剎　上堂入門便喝果然佛法無多劈脊便棒
何關樞機竭世攢花簇錦空闊大道之淵厭死欣生
未脫識情之表衲僧家眼光爍破四天毛孔橫呑大
地從阿娘肚裏出來便作獅子吼猶未是性燥漢還
肯恁麼那擲拂子下座
越州翠峯懷光燦禪師　上堂出入同門甚是奇相
呼相應兩相宜今朝已訴衷腸事總有旁觀那得知
既有旁觀爲甚不知乃顧左右云只爲山僧所說一
味土音不能聳聽教諸人如何辨得　上堂山僧正
欲斂伽黎尸後松風闡大機若謂偶然成底事難陀
迦葉皺雙眉喝一喝下座
新州龍山國恩曠圓行果禪師佛成道日上堂皎潔
明星耀碧空無今無古粲然同苟能著眼雲霄外便
卽橫身宇宙中寒竹依聰搖瘦影野梅臨澗度香風
二千年事如何舉旭日初生海畔紅喝一喝下座
金陵蔣山芥菴大禪師小參捲簾除却障閉戶成塞
礙祇者障與礙古今無人會無人會三箇成羣四箇

逐隊君不見臺山路上驀直婆明州市裏憨布袋
晚參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大衆
如何是你形山底寶一僧云月色和雲白松聲帶露
寒師云我不答對不吟詩只要問你形山底寶僧禮
拜師云禮拜且置雲門道將山門來燈籠上又作麼
生會僧擬議師便喝一僧拜云深領和尙者一問便
出師復喚來云領後如何僧云密不通風師打云將
謂是南番船主元來販私鹽漢　小參秋風淸秋月
明梧桐葉已落丹桂又香生長空歷歷雁過高樹啾
啾蟬鳴說甚西來祖意太煞十分現成楊美之郭君
建不依本分錯路修行來我興善寺裏朝三暮四念
他白雲老子底上大人乃呵呵大笑歸方丈　晚參
入院以來一月人事奔忙不徹日日愁米愁柴佛法
無暇打疊大衆一體人情苦苦煎逼要說大似欠他
錢債還本還利無歇興善雖則臂長袖短今晚不免
盡情抖擻了罷遂提起衣袖連抖數抖云大衆多得
不如少得少得不如現得年窮歲畢以後再不要上
門上戶來索取　晚參若起紛飛之心卽究紛飛之

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自除返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正恁麼時如何抱石投江

石奇雲禪師法嗣四人

台州淨居湛菴常禪師四明鄞邑吳氏子依金粟悟得度圓具隨悟遷天童因陶瓦乏人命師執役五載每求進堂悟曰此事不拘內外貴在篤信師即矢志不進堂決於透徹以作堂外榜樣一夕閱悟語錄曰何不向棒頭指處看忽然知得棒頭落處悟許之示衆一言不相赴知君太罔措卽此罔措時便是汝出路擬向別處討驢年不得了年老覺心孤誰知多落草　康熙甲辰夏師示微疾集諸弟子囑以法門要事遂怡然而逝塔於方巖之東隅

明州大梅法幢幟禪師溫州瑞安林氏子崇禎戊辰舉進士因謁聞谷大師令看死貓頭話有省祝髮參雪竇舉一宿覺再來話竇曰上座還承當得麼師曰承當不是好手竇曰迴避不得又如何師默契其旨住大梅人稱常師再來　小參蒼山碧水古佛家風枕石鋤雲道人活計只今已辭密印初到蓮峯金風吼無畏之音紅樹鋪十分之錦蘆鴻嚦嚦箇中消息全彰籬菊叢叢徹底風光漏洩會則頭頭俱妙物物皆靈所以道烟島雲林咸提妙旨霜柯月渚竝可傳心何必樓閣門開方參慈氏福城東際始見文殊既然如是則老僧七尺烏藤到此全無用處正恁麼時且賓主歷然全放全收一句又作麼生驀拈拄杖曰有時卓向千峯頂劃斷飛雲不放高卓一卓下座康熙丁未夏示微疾應接如故八月十二說偈辭衆曰七十五年閒打閧總無奇特出常倫而今撒手懸巖去一任諸方說幻眞凡有問者惟書十三指以示之至十三日吉祥而逝塔於白門吹臺之麓

處州椒山律牧制禪師紹興謝氏子年二十禮崇勝悟空老宿得度看本來面目話竟無所入乃往天童乞戒時石奇雲為闍黎一日師問如何是某甲本來面目雲便掌師擬再問雲以手掩師口忽大悟崇禎十七年雲主雪竇命師典維那順治十七年九月始秉衣拂出住椒山次住雪竇　上堂一九與二九相逢不出手楊岐驢子湖狗踏破虛空顛倒走只箇渾

身沒處藏蹤跡知他何所有因甚街頭石敢當凍得通身白汗流師晚年退居雲蓋至壬戌二月十七日中夜索筆書偈曰堂堂無去亦無來體露眞風絕點埃七十一年端的處漫隨流水入天台擲筆而逝塔于雪竇妙高臺側

明州雪竇宏遠紹禪師族姓王越之觀海衛世冑也母一夕夢老人送和尚入室而誕師總角脫白參天童悟看念佛是誰力究不契後謁石奇雲於靈鷲看雲門東海鯉魚話有疑一日侍雲次直旁僧學問此話雲便打僧又問雲又打僧再問雲復打師見之忽然大悟乃曰可惜許三棒也無一點雲曰你又作麼生師拂袖曰大雨來也便出呈頌曰一棒雷轟雨似傾翻身倒擲打雲門如今覿面無回互東海西江一口吞雲然之歷住海岸南廣諸處　上堂十一月望日萬里一條鐵臨濟與德山是甚乾矢橛如今藏在乳峯前為君拔却頂門楔別別試看千山凛寒色師生萬歷丙辰四月三十日寂於康熙戊辰十一月十九日壽七十三臘四十九塔建東山之陽

牧雲門禪師法嗣十八

蘇州西華秀峯岫雲行瑋禪師長洲顧氏子年十二投虎丘西隱房本如披薙參牧雲門於古南命師為第一座一夕晚參門曰心生大歡喜自知當作只是下面一字山僧續不來請大衆續看師出衆曰賊門可之乃以衣拂源流授之出興秀峯次住虎丘興福　上堂初夏日長五更月皎庭前罌粟花紅底紅紫底紫池中新荷葉大底大小底小山僧睡在牀上忽聽得鐘聲雞聲一齊報曉穿著長衣起來看看祖師西來意狠藉知多少便下座　小參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瑋上座即今舉也新月如弓霜風如箭普請諸人照顧頭面康熙丙辰六月師示微疾二十一日沐浴更衣留偈曰吾年六十七世緣今已畢長歌歸去來扶桑日初出泊然而寂塔全身於吾家山麓

嘉興祖燈崇已峻禪師吳興施氏子年二十五薙染參牧雲門於天童得蒙印可　上堂寒風凛凛夜雨瀟瀟鶴鳴松頂雲臥山腰空劫前事不異今朝當陽

契入今古全超不與一切透漏不與一切動搖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逍遙處也逍遙康熙甲寅夏師示疾至九月九日乃沐浴更衣謂衆曰此是甚麼時節衆曰正午矣師曰脊山東北虛空迸裂如說而行正是時節且道老僧行到甚麼處去衆中還有道得底麼衆無語遂大喝一聲而逝塔於菴之左

越州明覺實掌雪厂道白禪師字泠翁蘇州鈕氏子　上堂妙辯非干舌譚玄口不開鴉鳴及鵲噪蚯蚓舞三台百口同一舌并將致問來一僧出欲作禮師曰拈却門前下馬臺　示衆半雨半不雨千峯布袋裏欲晴不得晴淡日吐圓睛我也惺惺你也惺惺若也見未徹新羅昨夜打三更　示衆臘月過半風雪如箭壁破茅疎撲頭撲面好段機緣無人能薦贏得飢禽牕外來啄啐梅花三兩片　問洞山君臣臨濟賓主是同是別師曰刻空求鳥跡師歷主梅墅彌陀至大報恩王城法雲康熙丁巳十月十八辰刻索筆書辭世偈幷封龕等語擲筆怡然委順預建塔于寺之東隅孫司馬魯爲之銘有語錄雪響集救正錄及雲門方外志若干卷行世

金陵蔣山佛國南音言禪師別號眞鈍叟海寧淩氏子年十九薙染尋謁古南門一日同門泛舟見岸上桃花盛開門因舉靈雲玄沙公案詰之師曰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門頷之後歸里養親以忍大師有養母堂因名其院曰黃梅歷主眞相匡菴清溪之圓覺諸剎　上堂師吐舌曰還見山僧舌輪上放大寶光演摩訶衍法麼遂喝一喝曰癡人面前豈可說夢便下座　上堂小暑一聲雷倒轉作黃梅風吹秉雨打愁雲撥不開忽然撥開時六月日頭晩娘拳頭雖然不打情理難容山僧與麼說話得休休處且休休作甚潙山作甚牛擲拂子下座師於康熙甲寅九月二十五日集衆說偈曰烏龜白玉身矢橛黃金相誰悟涅槃空海門孤月上泊然而逝壽五十六僧臘三十六塔於黃梅院後

蘇州無量可生慈禪師歙州程氏子　小參道遠乎哉觸事而眞聖遠乎哉體之卽神如是則全眞卽體全體卽眞在凡不減在聖不增在凡不減衆生度盡

恒沙佛在聖不增諸佛何曾度一人雖然恁麼且道山不是山水不是水一句作麼生會卓拄杖曰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烟景有誰爭

南嶽法輪石隱貞禪師江西武寧劉氏子　上堂生擒虎兕活捉獰龍驅耕奪食點鐵成金若據本分提持直饒釋迦老子出廣長舌也道不得達磨祖師用盡神通也指不出且道法輪憑箇甚麼便開此大口乃橫按拄杖曰橫按鏌鎁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

上堂法輪貞長老恰似打油匠不管栞子桐子山茶子一齊收拾榨床上冷也一撞熱也一撞撞得一點氣息也無翻轉縮來還要加上兩撞且道爲甚如此良久顧衆曰是則名爲報佛恩師寂於康熙庚申五月一日塔建岣嶁峯之頂

廬山圓通崇勝雪堂耜禪師原字雪田示衆風不來樹不動癩蝦蟆休鼓弄良久顧衆曰會麼楚雞不是丹山鳳萬杉僧參問和尚者裏有兵過麼師曰一箇東瓜如椰子大重七十觔僧茫然師曰不消鹽蘸僧問廬山有多少高師拈拄杖作量勢僧曰畢竟有多少高師便打曰恁麼高僧茫然師痛打出

德安孝感獅子古鑑圓禪師本邑胡氏子從達聞老宿薙染首參天童悟次依雪竇雲經八載後見古南門詰其悟處隱密命居第二座終夏辭歸門曰何不相隨久住師曰某甲將古南歸楚去住門曰汝甚有神通師曰相隨來也門喜之遂題頂像授之師歷住黃草山龍池獅山等處　結制上堂法王大寶本自圓成頂上髻珠古今不昧不須外覓豈假他求驀卓拄杖若向者裏擔荷得去則知火爐頭畔不費鉗鎚獅子院中愈增光彩苟或未然山僧今日翻轉面皮結却布袋去也復卓拄杖下座

虞山直指尼圓鑑玄禪師邑之曹氏女幼出家詣報國受具嚴持律範初參金粟悟禮拜次即竪拳悟便棒曰者箇是甚麼師曰千聖不識悟曰放下著師曰放下箇什麼悟乃休後謁古南得法掩關虞山黃淳耀進士一日到關問曰久慕關主師曰貧道總不識士曰啓口即是葛藤要師全提師曰放下著士大悅錢宗伯夫人問如何是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

秀水年年秀青山歲歲青康熙癸丑二月十一日無疾忽命剃頭沐浴更衣趺坐說偈曰七十三年假借名了無一法可當情而今四大隨機散曾向檀那致別聲遂怡然而化語錄年譜行世

如如懶人方爲戒居士歙州人齠年卽有志向道一夕夢幅巾道者引至揚州三叉河寶塔下視塔影欹斜命士將塔扶正士開塔門著力醒來通身汗下覺身心世界一空盡古今只是一箇自己并自己亦不可名狀述偈曰夢中作夢宛然眞耳聽何如眼聽親泡影堆中拈實具大千活句屬吾人自此遣妾茹素求道益切一日謁牧雲門於鶴林門曰不生不滅心聻士曰弟子今早渡江門曰江上風浪惡如何過得士曰柁柄在弟子手裏門曰卽今登岸也柁柄聻士曰本寺伽藍米公做門曰米公與你有甚交涉士揖曰卽刻拜別和尚門笑而頷之曰梅子熟矣乃付以偈曰靈山花下別京口渡頭逢君今如是去千載起吾宗後求薙度門曰可搆靜室不必出家便化同人堪稱希有

浮石賢禪師法嗣五人

極樂獨癡□禪師　示衆昔汾陽高臥巖穴士大夫仰慕風采八請不赴聞聰公一語遂幡然而出以致道滿天下亦幾曾有定法來老僧未到極樂慣自貶駁諸方既到極樂且聽諸方貶駁況肩祖宗之任冒畏法道之難行乎多見邇來後生晚學纔入叢林便不務進道一味希圖飲食豐隆寮舍穩便師家待之寬厚蚤得印可則喜與之認眞鉗鎚則嗔全不思行解相應名之曰祖智過於師方堪傳授嗚呼吾宗至此誠可痛哭流涕者也常言寧可將身替大地衆生受地獄苦終不以佛法當人情廣求利養取鬧門庭我報恩老人初赴海門三山寺請因僧問如是和尚家風老人云老來住箇破院子有鼓無鐘響不全僧云或遇客來將何欵待老人云非惟庫房無茶菓抑且雲廚少米炊當年不肖子云老人何得作者般話語若是上根利智底自然守得窮耐得苦若是小知小見底又爭怪得他窮斷煎餓斷炊築著磕著生煩惱老人云維在闍黎三十年後挽回天童淸白家聲

不至墜地。是所願也。親承教益。終不敢忘。昨晚在方丈挑燈靜坐。已及三鼓。忽然思量老人天覆地載之恩。此生如何報答。惟諸碩德。朝斯夕斯。切磋琢磨。必期造到佛祖極則田地。方成了事道人之名。誠不愧矣。珍重

江西寶藏範圍澤禪師　吉安五雲人。陳氏子。一日喫飯次見飯中黑殼蟲。有省。說偈曰。米裏蟲米裏蟲。元來面目與我同。呵呵一笑平生樂。諸佛衆生俱夢中。呈報恩賢。即印可。後繼席天童。上堂。赤肉團上壁立千仞。只此靈鋒。阿誰敢擬。者裏薦得。結解迷悟。向甚處著。而今事不獲已。起模畫樣。於無綣績處立綣績。於無繩索處立繩索。要使諸人九十日中驀地跳出。綣績迸斷。繩索直得萬象森羅起舞。百川大海騰波。到者箇時節。正好喫寶藏拄杖。何故太平寰宇斬凝頑

海寧東寺洪衍灝禪師　上堂。吾有一語。未敢輕舉。今正是時。卓拄杖曰。記取記取。上堂。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雲門紅旗閃爍。臨濟熱喝雷奔。亙久曰

剛刀雖快。不斬無罪之人

穎州弘戒鈍斧瀛禪師　上堂。生也不道。死也不道。螃蟹橫行。蝦蟆直跳。本分衲僧。不得草草。卓拄杖下座　一日寺僧涉訟。師亦被累。即怡然陞座說偈別衆而逝。淮徐備兵使者聞之。率同官縉紳士民集資建塔于寺後

太平澄心寄菴璨禪師　僧問。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師曰。今日風頭太硬。僧喝。師曰。作家僧。纔拜。師劈脊一棒曰。急著眼。僧大笑。師曰。你疑我與你葛藤那。僧又拜。師復打曰。第一不得忘却

林野奇禪師法嗣八人

荊谿芙蓉白閒覺禪師　蜀之合州徐氏子。周歲失母。父携禮馬山太虛老宿落髮。未幾父喪。既壯。徧歷講肆。後遊吳越。依天童悟。有年無入處。因見林埜奇於閒住寮。問參禪不得力。過在甚處。奇曰。莫妄想。師曰。畢竟如何。奇曰。鋪柄長斧柄短。師愈加迷悶。苦心力究。一晚排遣驀撞露柱。透徹心宗。適奇膺廣化請。師隨侍。一日奇舉興化擯維那。你如何會。師曰。爲人須

爲徹殺人須見血奇然之　順治辛丑十二月二十五日師書偈曰天上天下脚頭脚底撩起便行將頭作尾阿呵呵風流不在著衣多一曲歸家唱哩囉嗹筆而逝塔於屏風山

台州鴻福慧日昇禪師一字妙高邵武馮氏子　上堂鴻福好消息天開百萬峯山巖呈瑞色物物展春容門前石鋸欽禪虎堵下池歸聽法龍更有現前諸衲子相將圍繞箇鄧翁將南作北指西話東紫羅帳裏撒珍珠信手拈來用不窮簸箕量去渾無別熨斗煎茶銚不同　上堂打開布袋口放出遼天鶻沖破九重雲山青與水綠梅花笑雪正眼舒開正恁麼時解制一句作麼生道鬧中撈出憍尸迦咭嘹舌頭三千里

蘇州太倉香林佛果聞禪師西蜀潼川張氏子　上堂聲色裏坐聲色裏臥冷地商量早成蹉過堪笑楊岐三脚驢踏倒嵩山破竈墮師善定力每坐則竟日不起

溫州護國古泉淸禪師　上堂一大事因緣如天普蓋似地普擎歷歷明明輝今鑑古一聲欬透鐵壁銀山一彈指啓千門萬戶或孤峯頂上臥月眠雲或十字街頭拖泥帶水發大機顯大用無一物不彰至理無一法不示眞機使人人眼光燭天箇箇脚跟點地正當恁麼時格外明宗一句作麼生道白雲片片來天外徧界聲光亘古今

廣德崇化了悟能禪師蜀之墊江李氏子　上堂震法雷鳴法鼓雲從龍風從虎一毫纔動體全彰無限眞機俱顯露正當與麼時且道承誰恩力喝一喝師後遷太平府之昭明未幾返石溪康熙癸卯五月五日示疾告終門人因忌此日不吉乞師另擇以祐後來師更延二日復鳴鐘集衆更衣端坐而逝壽七十臘五十二全身塔於本寺之右

天台萬年無礙徹禪師荊谿朱氏子年四十體達微老宿脫白謁林野奇於通玄一夕入室奇問人人有摩醯正眼如何是汝摩醯眼師震威一喝奇隨聲便棒師於棒下頓豁說偈曰棒下虛空碎摩醯眼豁開者回端的後從此絕疑猜奇首肯後命繼席通玄

上堂赤手屠龍空拳搏虎世間稱爲豪傑若到衲僧門下且過一邊果是克家種草終不向無佛處稱尊偏於鬧中揷足橫拖布袋等箇人來紫羅帳裏撒珍珠捏雙空手便與八大龍王鬪富且畢竟如何拈得寒山禿掃箒掀翻蜆子酒臺盤卓一卓下座　上堂慧刃纔施羣魔匿跡獅王一吼百獸逃形掃盡野狐涎掀翻獅子窟向萬八峯頭上放出臨濟爪牙活捉獰龍猛虎平田淺草裏重整普岸門庭從教起鳳騰蛟是以風行草偃水到渠成坐斷聖凡全機獨露到者裏說甚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直饒一莖草現瓊樓玉殿微塵裏轉大法輪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爲酥酪猶是奴兒婢子邊事可中有箇漢未免道長老會下能得幾人敢開如許大口良久云豈不見道八萬四千非鳳毛祥麟只有一隻角

桐鄉寂照芥子彌禪師　示衆頌國師三喚待耆因緣一度風光一度新黃鶯喚醒舊時春檀郎無限傷心處不敢高聲說與人　頌大梅即心即佛公案一領羊裘一釣竿任他更改漢衣冠朝秦暮楚何時了潦倒西風十八灘

香嚴宕山遠禪師　上堂青蘿夤緣直上寒松之頂樹倒藤枯却使溈山笑轉新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萬里無雲任是青天也喫棒萬法本閒而人自鬧不涉動靜端的別是一壺天諸仁者祇如香嚴今日還是有生耶無生耶應世耶出世耶拈草建剎耶逢場作戲耶卓一卓云須知撲落非他物始解縱橫不是塵　上堂問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且道笑箇甚麼師云忍俊不禁問如何是如來禪師云絡索不少進云如何是聲聞禪師云說那自了漢作麼乃云時及黃梅連日好雨田中有水栽秧園裏黃瓜結瓠各得滋潤勃然與起蝦蟆唱歌蚯蚓念讚情與無情悉皆歡喜祇有兩件不喜衲僧家貼肉汗衫脫不下通身悶熱不得慶快回香嚴的俶裝前途不得到家且道如何是到家慶快處擲下拂子云即今休去便休去欲覓了時無了時　師至棗邑與李文學邂逅次李言格物至誠心正功夫師云據吾教中一念具九十剎那一剎那具九百生滅人心如猿猴驛馬居士心

作麼生正意作麼生誠李擬語師云居士祇知格物而不知物格李罔測

正源略集卷第七

維揚嗣祖沙門 寶輪際源 輯
高旻了貞
天台國清 達珍 編

青原下宗鏡六世

瑞白雪禪師法嗣二十三人

弁山龍華久默音禪師語溪李氏子 上堂化母動手煦氣王孫生於燒痕鶯梭亂擲軋軋機聲來柳上燕翦頻開紛紛雲影落風前春服既成誰是著者

瑞州洞山孤崖聰禪師湖廣應城李氏子 示衆拈如意曰新豐洞裏嘯月臺前中有一機覿面渾然魔外不識佛祖不傳全該五位橫括三玄翠竹搖風聲細細清流出谷響涓涓

舒州三祖破闇燈禪師桐城汪氏子目有重瞳少爲諸生出家閱楞嚴有所得首謁無異來尋參弁山山見便問那裏來師曰金陵山舉竹篦曰金陵還有者箇麼師曰非但金陵無即今亦不有山打一竹篦曰甚處學得者虛頭來師曰適纔親到尙未洗浴一日山拈拄杖曰阿誰是汝本來師曰剛被人借去山曰何不呈似老僧師曰若呈似即在也山打一棒師接住曰棒頭有眼山曰子巳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去在

小參春風急野鳥啼山山水水綠暗紅稀會得者風流滿目不會者認影迷頭果是箇丈夫兒爭肯受人欺翻身一擲虛空外鼻孔依然向下垂 上堂全機敵勝作者猶迷曲爲今時正偏兼帶到者裏應須功勳不立明暗兩忘活卓卓倒弄橫拈虛豁豁圓常靜應發明臨濟玄要照用並行提掇潙仰機輪渾融境致點開法眼相義言前獨露縱奪雲門三句北斗藏身雖則機權互換要且偏正交羅妙在功勳不犯之先用向賓主未立之際果到恁麼田地一任橫抽寶劒伐邪見稠林棒喝交馳掃野狐穿鑿況比來法門不古祖道如殤慧命有纍卵之危宗乘有墮地之患承此任者夙興夜寐當以大法爲懷斯堪報不報

之恩以助無爲之化　上堂霜花匝地泥牛飲盡冥塘月雪刃攢空木馬嘶乾九井風到者裏威臨刹海德被神洲列賓主於棒下驗正偏於言前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說甚麼德山臨濟就使文殊普賢到來亦是茫然諸昆仲寒威凛凛錟錟冰河連底結山光鬱鬱森森枯木盡銀花非惟殺活縱横亦且與奪自在

師於順治十六年六月十三日示疾告衆曰來便恁麼來去便恁麼去遂竪指曰會麼明月一輪天柱外摩空老鶴出雲霄語畢而逝塔全身於三祖寺

南昌百丈石潤沕禪師餘姚周氏子　上堂拈拄杖云放之則彌六合横拄杖曰卷之則退藏於密不放不卷時如何溪山雨過添新翠又被風吹落短蓬擲拄杖云追上堂以兩手踞案云獅子嚬呻復顧視左右云象王回顧震威一喝云家無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

寧州雲巖元潔瑩禪師江都莊氏子　上堂苔生玉殿尊貴未忘古路悄然話會猶在縱使拈一機千機萬機頓赴如刻人糞作旃檀香舉一句千句萬句朝宗似持蠡殼量大海水到者裏格外超宗底正好朝三千暮八百若是抵死十成底未有喫棒分在所以道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舉如意曰道吾舞笏同人會石鞏張弓作者諳　上堂正按傍提是弄猢猻家具一椎百匝徒教露柱心空放風前箭展末後機巧不如拙賊來便打客來須看眼不似眉若論佛法即使口似懸河舌如利劒者到者裏也不敢舉箇元字脚兒何故一任鑽龜打瓦從教塞壑塡溝

莿谿善權百愚斯禪師　上堂踏翻琉璃瓶阿誰寶惜擊碎珊瑚樹遍地光生撒珍珠於紫羅帳裏砌瑪瑙於碧玉階前不守功勳渾忘尊貴所以道夜明簾外快且翻身莿棘林中那容住足祇須作而無作爲而無爲世法佛法併作一團者邊那邊混融一致驀竪拂子曰大衆正與麼時是何人分上事玉兔月中生彩鳳金雞架上産祥麟　解制上堂江楓乍落秋空老體露金風凉月皎滿堂衲子促行裝頂笠腰包過刖島者山又見那山高路債區區何日了若是金

毛獅子兒爭肯隨羣入荒草快翻身舒牙爪一聲哮吼震乾坤野干狐狼踪跡杳遂喝一喝曰還有不隨羣逐隊者出來與山僧拄杖子相見　上堂溢目好風光不須更別討檻外烏關關峯頭雲渺渺人皆愛月夜眠遲我獨惜花春起早驀拈拄杖曰會得也與三十拄杖不會得也與三十拄杖何故負恩者多知恩者少

蘇州金僊蕃光璨禪師江南朱氏子出家參弁山山問誰與你拖死屍到者裏師曰一帶青山藏古寺山曰意旨落在甚麼處師擬議山痛叱打趁師通身汗下憤感曰眞吾師也次日進堂逼拶到寢食無知心胸難過忽五更聞遠村雞啼有省但心中猶不自肯出山掩死關六閱月一日見關後樹果墜瓦上觸發從前寶惜遂渙然消解　冬至上堂六陰逼盡一陽生困海沉鵬眼略睜雖然未解垂雲翼時節相逢俊不禁諸昆仲會也無堪笑趙州老東壁挂葫蘆

衡州大義山且拙訥禪師　上堂白椎竟師曰卽此一句已是一杓惡水潑人了也遂作振衣勢曰山僧者裏幸無半點交涉汝等各自照顧祖師門下單刀直入眼目定動萬里崖州何況道黃說白問三答五堪作甚麼雖然如是曲爲初機未免略露些子助揚法化伸掌召衆曰看看盡法界微塵佛刹悉在山僧指尖上不消一捏便見粉碎　住弁山上堂一言道盡猶是半提全體承當未爲究竟直得塵塵三昧念念無爲祇好作箇了事閒人望衲僧境界正遠在到者裏反著袈裟倒拈錫杖推出刀山劍樹排列馬面牛頭魔宮佛窟一齊掀翻地獄天堂咸恣遊戲此時始有語話分設若起絲毫許佛法知見脚跟下更要三十棒何故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南嶽荊紫峯萬仞壁禪師　上堂僧問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畢竟喚作甚麼師曰鐵蛇穿古洞曰直下薦取去也師曰瞎驢趁隊行復曰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大海乾枯須彌粉碎臨濟德山開得眼吐得氣鐵蛇橫路難迴避獅子咬人瞎驢成隊風前轉憶謝三郎不愛南山愛鼈鼻　上堂告衆曰參禪不能了脫生死病在依他作解障自悟

門所以雜毒入心醫王拱手從今不許習學經典及妄讀古德語言時中要靠取本參話頭定圖討見分曉如違大棒趁出山門莫怪性燥　師於壬辰二月初二日書偈曰無盡生緣藏黑豆十五日中俱洩漏萬里神光今古圓坐斷生來與去後偈畢趺坐移頃而逝塔於荊紫龍岡之左

湖州烏程獨園玄素體禪師錢塘單氏子　上堂曰出心光耀天陰性地昏不知天地者剛道有乾坤喝一喝曰與麼會又爭得觀世音菩薩將錢買餬餅放下手來元是箇饅頭復喝一喝曰與麼會又爭得且道前來一喝與後來一喝是同是別良久曰幸是無人證明　僧問年去年來即不問送舊迎新事如何師曰快便難逢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西天令嚴曰梅花幾點相思怨只許佳人獨自知師曰龍頭蛇尾

嘉禾福善寺雲松品禪師吳江桂氏子參瑞白和尚有省復遍謁諸名宿崇禎己卯瑞應豫章建安王百丈之請師禮覲當機撲碎法几上鼇山一座爲丈所稱賞遂受記莂　示衆定志凝神總是鬼家活計千差坐斷更須貶起眉毛正當恁麼時如十日並照千古洞明有甚麼佛手驢脚生緣還知黃龍老眼光爍破四天下麼喝一喝　示衆穩密處徹頭徹尾動轉際擒縱卷舒者裏直下承當猶是通身依倚直饒向擊石火閃電光中坐斷誵訛更須知懷州牛吃禾益州馬腹脹始得卓拄杖曰靈龜曳尾終成兆離水鵾鵬宇宙昏

越州梅山歷然相禪師山陰王氏子　上堂歷歷神鋒挂眼明明寶鏡懸眉變現六臂三頭宛轉四方八面直得三乘膽喪十地魂驚若非特達英流對面如盲似啞是以過量者千斤不覺重赤手不知輕水底播紅塵山頭翻白浪且道得何憑仗遂拍案以兩手作修羅勢曰還委悉麼不怕拔肺抽腸纔見出心露膽　示衆風寒羞露面日暖愛抽衣法爾皆如是知君到不疑山僧也肯你一半只如凍雲不歎自在流泉不怕忙生却又如何山僧亦肯他一半諸昆仲你道還有全肯底麼時有僧出曰將此深心奉塵剎是

則名爲報佛恩師曰效顰不是良家女　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三人擡不動日莫者便是麽師曰八箇夜叉扛　問世尊放光現瑞智境全彰祗如未放光前智境在甚麽處師曰瞎曰還有分明者麽師曰米貴柴荒

衡陽西山邃谷源禪師　僧問如何是歸根得旨師曰深崖藏白額勸子不須行曰莫便是和尚爲人處麽師曰射虎不眞徒誇沒羽

天台護國眠石蘊禪師舒州懷寧潘氏子別號嘯雲初參博山天童俱獲契證後參弁山問答罷山曰子猶滯功勳在師疑悶不自安忽聞雷震乃大悟曰信知悟後須得作家煅煉　上堂者聱上座大似强與安名了也更欲山僧指註豈非枝蔓上重增枝蔓然旣難以獲辭只得聊通線道竪拂子曰者箇取捨不得背觸俱非如大火聚如吹毛劒近之則燎却面門觸之則喪身失命

虔州崆峒不溢滿禪師義眞筲氏子初參弁山看拖死屍話一日山呼茶師擎茶至山曰擎茶者誰師曰某甲山指花瓶曰他爲甚不擎茶師從此契悟　小參舉趙州勘臺山婆子因緣頌曰野外林禽弄日輝一聲高調一聲低東君別有拂人意吹落殘紅滿釣磯　上堂竪拂子曰此事諸方盡向奇特處會殊不知羊質犬皮披文爲豹每日叱佛罵祖衒賣已才扯東拽西牢籠後俊縱饒見超眞俗機貫古今若到生死分中全沒交涉爭如山僧赤手空拳閉門緘口徑接上根所以我爲法王於法自在諸方今日結制說禪崆峒今日解制放參且道手眼在甚麽處咄咄咄何所疑野鳥叫寒枝好箇歸家時擲拂子泊然而逝塔於本山五位峯前

虔州崆峒謂斯教禪師　上堂自別白雲窩相將半載多蕩拈拄杖曰見麽磊磊落落婆婆和和有時爲道路指東話西有時上孤峯無背無面且道事作麽生復卓拄杖曰依然立在烟霞外畫斷天雲不放高　小參少林有一機青山常與白雲齊曹溪有一語塡溝塞壑無知已是以把住則了無涓滴放行則在處通途直饒一一分明正是徐六擔板須知把住中

有放行放行中有把住諸昆仲且道過此二途如何是本分事時有僧出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師曰三十棒自領出去

處州興國獅子岩中也慈禪師歙縣程氏子　浴佛陞座今日天上人間盡謂釋迦老子誕生都將惡水去潑他世尊被人潑得沒柰何走在香烟堆裏道昨夜夜叉形今朝菩薩面菩薩與夜叉不隔一條線穀山敢問世尊只如夜叉形時菩薩面在甚麼處菩薩面時夜叉形又在甚麼處釋迦老子被此一問無言可對又走在諸人脇下去了請現前諸公各各向己躬下摸索看

湖州佛燈白巖博禪師　示衆苕南佛燈苕北積善日照千山雲麼霄漢雨灑林邱溪流白練處處逢渠曾無餘欠正所謂竹籟松濤露出金針玉線諸仁者見不見打破黃龍關扨折石鞏箭青草窩中深復深黃蘗堆頭離背面拍案曰會麼佛燈朗耀正乾坤萬派從玆歸積善僧問如何是弁山境師曰兩株古柏勝蒼龍一對淸池如寶鏡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策杖峯頭擒虎豹溪邊掬水探驪龍　師示寂時有貫慈上座參師甚久後依佛川義和尚於高峯主人公話得徹法源底遂手書法偈囑爲師嗣悟載佛川義章中

越州蕭山道林離愚智禪師　示衆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祇如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祇者無字你道是何意旨衆欲下語師震聲曰飯袋子　師於甲午季冬示微疾寓北關紫雲精舍十六日沐浴告衆曰後事皆託弁山鏡法兄只候十八日半夜爲我報知我當行矣至時侍僧失報師問曰半夜也未侍曰過也師即命焚香端坐書偈曰不出西關門不入此關限打破中閒底櫳且吾著便擲筆而逝世壽四十有八法臘三十有四塔於道林兜率寺前

贛州鳳日本珠玥禪師依弁山苦究七載一日瀑雨奔雷師在樓凭窗漠然不知者半晌俄聞山上瀑水聲豁然打徹　陞座鳳日開場選佛大家看取題目不是五典笙簧亦非三墳金玉不用錦繡文章不取

琳琅翰墨不說菩提涅槃不論禪定解脫不拈曹洞正偏不施臨濟棒喝既總不恁麼且道喚甚麼作題目竪拂子曰會得山僧素志千崖把茆獨處　祈雨師至龍王前拈起香曰會麼若也會得不敢喚你作龍王若也不會伏惟尙饗拽拄杖便歸方丈隨後雷雨大作山主入室禮謝曰謝和尙說法天下都有雨了師曰莫塗汚山僧好　示衆靈明空廓活卓無依向之則背親之則離有言不是無語亦非雲封雪谷難爲喩月映蘆花類莫齊搆不上底墮身荊棘東奔西馳搆得上底貪眠雪屋忍凍駝飢盡道迷時無悟焉知悟處猶迷祇如有佛不得住無佛急走過此人還有措足之地麼喝一喝曰切忌向鬼窟裏作活計

　示衆盡十方世界還有別的法麼若有拈取一毫頭來看若無爲甚麼頭頭顯露良久曰雞公嶂走八齋堂四金剛兩手無措　師生於萬歷甲辰至順治乙酉無疾而終塔於本山方丈太僕正卿陳玉李公撰碑

青谿西水菴丹溟幢禪師　陞座幢上座於天啓年間會得法身邊事惟法身向上事直至而今無消息更教說箇甚麼卓拄杖曰淑景餘三月鶯花已半稀便下座　師示微疾謂衆曰努力修行吾今去矣泊然而逝

佛川離言義禪師　上堂有一句子不居那畔那畔親聞嘗在目前目前難覩弁山不敢被蓋囊藏直與當陽揭露喝一喝　魏徐二公請師爲衆講宏傳序師曰山僧不是講師僧問如何是妙法蓮華經師脫履示之僧愕然無語師穿履曰可惜許又問如何是佛座高遠師指先寶善像曰此眞是甚麼人描底衆皆罔測師乃抽身衆作禮而退

紫梅淑安周禪師　師誕辰上堂驀拈拄杖曰不屬虎不屬龍慣打東西南北風十地三賢渾不識造次凡流豈易通且道他本命元辰落在甚麼處卓拄杖曰吽吽　示衆參須實參悟須實悟金鎖玄關一拳打破大凡學道之士必先去其滲漏且道作麼生是滲漏隨聲逐色是滲漏護善遮惡是滲漏愛聖憎凡是滲漏承言滯句是滲漏背暗投明是滲漏事事棒

喝是滲漏馳騁機辯是滲漏任你總不恁麽亦是滲
漏若盡舉滲漏處不可勝數却不是逐件對治他底
只要置心一處無事不辨從上古人盡是打者條路
上過的遂喝一喝曰山僧恁麽告報已墮入滲漏了
也卓拄杖下座

麥浪懷禪師法嗣

越州彌陀寺無迹敏禪師　上堂靈犀玩月彩鳳翔
雲至人作而萬物咸孚大德鍾而羣英畢聚說甚麽
絕天維違地紀擘華嶽逗黃河稱奇鬬巧駭俗誇肓
總不如演教者裏毛端現剎拈草成林塵中能作主
化外自來賓咳嗽一聲也勝他玄音妙義微塵一點
也當得華藏莊嚴何故不見道大千世界入正定一
微塵中從定起乃拍案一下

石雨方禪師法嗣七人

古虞象田卽念現禪師　僧問如何是佛種從緣起
師曰香煙書梵字曰不因修竹傳清籟爭識孤松吼
太虛師曰一般萃錦空山裏霜葉雖紅不是春

劒浦無量來雲現禪師越州蕭山汪氏子年二十二
參石雨方和尚蒙印記次謁象田充第二座聞田舉
竹篦示衆會得者箇肯他一半會得那箇全不肯他
師於言下釋然　上堂徧界不曾藏山河無影象冉
冉白雲流小鳥啼花上春去了春去了細雨綿綿數
不休大悲千手難描模分明目前事不是目前機若
還擬議時早已龜毛長數丈　到歸菴上堂白雲無
倚鶴不停機綠水有舠扁舟易渡還有先行不到末
後太過者麽良久曰分明踏在歸雲上看到歸雲早
已遲

龍塘遠門柱禪師　上堂長松蔽日修竹干霄薰風
入奏殿閣生涼任從溽暑蒸人我者裏六月冷如冰
霜且道與衆苦不到處相去多少　上堂僧問昨夜
朔風凛凛師曰還覺寒毛卓竪麽僧停機師曰凍殺
了也乃曰朔風凛凛正嚴寒葉落空林遍地丹惟有
衲僧一著子本無榮茂與凋殘　師著會元續略行
世

杭州白巖位中符禪師　冬至開堂道窮則變日長
一線枯椿眼底動生機小人道消微應驗好消息急

須薦莫待一九二九數到沿河看柳依舊花飛片片乃卓拄杖三下曰大衆向羣陰剝盡處道將一句來良久衆無語師曰不妨親切　示衆舉守廓到華嚴値巖上堂曰今日若是臨濟德山高亭大愚鳥窠船子兒孫到來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華嚴與汝證據見兎放鷹廓出禮拜起便喝見義勇爲嚴亦喝投桃報李廓又喝碁逢敵手不辭再嚴亦又喝琴遇知音豈厭三廓禮拜曰大衆看者老漢一場敗缺復喝一喝拍手歸衆山當轉折處幽媚出常情嚴便下座歸方丈話到無言際此心愈見眞時風穴作維那上方丈問訊者漢行年在坎嚴曰汝來也叵耐守廓適纔把老僧扭揑一上待集衆打一頓趁出平地上撈甚魚鰕穴曰趁他遲了也自是和尚言過他是濟下兒孫本分恁麼叟盡殘生猶不知嚴方息怒水淸魚不餌空載月明歸穴下來舉似廓自首者不足罪廓曰你著甚來由勸者漢我未問已前早要棒吃得我話行如今不打搭却我者話也未必心頭似口頭穴曰雖然如是已偏天下也識甚好惡復拈曰華嚴攔頭廓公把尾鑑照鑑空合空唯二老心知之若夫貪觀雲裏雁失却目前機者又何足道雖然二老恁麼做處畢竟成得箇甚麼邊事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復喝一喝　師說法近三十年每念宗風訛舛遂不顧避忌翻刻人天眼目考著祖燈大統及拈古彙集頌古摘珠幷偶言諸書若干卷行世

餘杭南山普寧天愚寶禪師建昌新城歐陽氏子

上堂瓶鵝喚出明月隨夜船而來夢破指花白雲依青山而轉眞機現而法法該通曠劫消而塵塵解脫了無罣礙奪縱全超灌陜府之鐵牛騍空中之木馬日暮歸來仔細看依稀恰似天邊鶴彈指曰㘞

杭州徑山夢菴律禪師　結制上堂橫拈玉筋攪龍門未爲通天作略倒握金鞭趁虎穴謾云向上鉗鎚活人便用殺人刀不過是毫末活計寒冰中向火烈燄裏乘凉小厮伎倆烏足稱羨直須知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誰乃吐舌曰㘞麼向者裏透得去不妨安居解脫更說甚麼萬馬千軍百匝圍繞脚跟下活潑潑自有通霄路擲拂子

杭州錢塘淨性紫仙陽禪師海寧戴氏子　上堂徧處不逢雲遮一帶峯巒玄中不失雪覆萬年松徑苟能於此薦得一任靈機密運展手通玄實印昭彰當風得妙橫抽玉線繡出鴛鴦倒弄金梭織成古錦上堂金烏剗彩玉兎收光澹消一色坐斷十方正恁麼時還有共相證據者麼僧問打鼓弄琵琶還他一會家未審作家相見有何言說師曰誰許妄通消息曰豈無方便師曰莫嫌春迅速彷彿過梅花曰春花到處心花發月落寒江別一天師曰莫錯認定盤星曰明月峯前獅子吼三千界外絕知音師曰非汝境界師以年邁尋還會龍爲終老計一日示微疾垂誡諸子諄諄懇切至晚浴畢書偈坐逝

爾密澓禪師法嗣四人

紹興山陰清化惟岑嶠禪師荊州松滋縣張氏子　上堂白雲淡蕩紅葉飄颻眞機歷歷古幹迢迢木人撫掌石女歌謠針眼魚躍浪夏蓋山蹲跳驚起廣澤龍王駕霧沖霄更有拄杖子忍俊不禁出來揚聲大叫且道叫箇甚麼古今一段風流事無端被人短販一遭　上堂堪笑枯木老婆他聾瞶嫂生箇白頭兒世出世間少海嶽盡掀翻乾坤抖亂了吞却日月光至今無處討殃及宇宙人開眼不覺曉經曰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只如破驢脊上蒼蠅東廁坑裏糞蟲還具佛法也無若道有則淨穢何分若道無則聖凡迥隔者裏下箇甚麼語即得若謂春色無高下花枝有短長恁麼見解更參三十年也未夢見在

紹興嵊縣明覺寧遠地禪師姑蘇馬氏子　上堂洞山麻三斤雲門乾屎橛夜來相看呵呵笑天明依舊沒交涉沒交涉捉得海東三脚龜看來元是西江鼈豎拂子曰看看拂子吞却乾坤汝等諸人向何處安身立命復擊拂子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呵呵會也麼知事少時煩惱少識人多處是非多　雪菴禪人滿關請上堂昨日行至中途聽得村翁說四句話最妙最玄最親最切若人識得可以籠罩古今凌跨佛祖千七百則葛藤到此冰消瓦解三十二傳曲調直是熱椀鳴聲且道是甚話得恁麼奇特良久曰四九三十

六柴米家常足後園種芥菜生箇大蘿蔔以拂子擊禪几下座

杭州仁和菩曇自若深禪師 山陰王氏子 上堂潛身那畔向上未許全提炭裏藏頭正令無煩舉唱直須轉位就功無影幕中呈彩鳳覿頭識尾太虛脊上畫飛龍縱奪在手殺活臨機正恁麼時且作麼生與主中主相見良久曰九重深密無窺處鬧市叢中著眼看卓拄杖下座

越州融光自聞音禪師 上堂有僧纔出師以杖約曰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汝作麼生會僧曰行藏原不屬他人師曰孟八郎漢又恁麼去僧擬開口師便打

具足有禪師法嗣

越州寶泉素端衜禪師 上堂維那舉應觀第一義師驀拈拂子曰若是第一義汝等作麼生覰拂一拂曰既登虞嶽巔謾道娥江曲玄風萬里來到我清涼屋分明題唱此宗猷直下承當轉轆轆露柱燈籠笑點頭鐵蛇昨夜生於菟喝一喝 小參結制已經一

七箇箇眉毛撕結大地沒處藏身虛空那容著楔拶得無位眞人踍跳上三十三天撞入兜率內宮揚聲大叫道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別驀顧左右曰你等噇酒糟漢可會善別機宜也未山僧有箇休歇方子盡情布施也看看拈拄杖下座旋風打散歸方丈

師於康熙甲辰夏示疾至五月十五日聲氣朗然神色明潤衆謂師病已愈師忽謂衆曰我以十九日巳時去也遂命鼎新徒急歸候至十九日巳時乃喚淡如覺曰與我打鼓集衆扶我入龕去淡如曰和尚未可去在師痛叱淡依教集衆師入龕說偈曰六十餘年談天論地八苦交煎別展良伎撲破空花說甚眞諦寂滅逍遙等閒難覷偈畢端然坐化世壽六十三僧臘三十八窆龕于本寺之右

三宜盂禪師法嗣六人

嘉善慈雲偃亭挺禪師 錢塘徐氏子 上堂尋常道箇唱和句也不容易有般鹵莽禪和只曉得掀翻法座推倒禪牀以爲是當機不讓那知同生同死能弱能强放去收來却自有宛轉機絲之妙罷罷罷達磨

一宗料想無人識得高山流水千年調白雪陽春萬古心不是嚴頭雪峯誰與共賡此曲

苕溪鳳山多福林妙叶啓禪師家世業儒投寶壽方披剃一日壽示衆曰此事教你沒趨向處師聞直得行坐不安遂有省復徧謁諸名宿皆蒙器重後參愚菴盂和尚一語洞明大法出住桐川東山妙覺　上堂碓嘴花開乃得聲牋米價石頭路滑方知鉏斧風規藥山皷笛韻同音翻出新豐成古曲鏡湖波浪滔天湧流來明聖水汪洋雖則光演宗乘只貴大家知有大衆山青水綠蒼松翠竹雲田可耕月泉可掬水足草足大衆多謳艮久曰且道是何節拍擊如意曰昇平樂　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兩手相呈和盤托出提起也傾國難酬放下也分文不値一百二十歲老趙州齒不關風道有道無黑夜投珠又何怪按劍相及諸昆仲可惜許坐在飯籮裏叫餓反去胡餅上呷汁逗到今朝三七依舊二十一豎拂子曰寒山拾得　上堂唐明皇劍斬紙人李將軍箭穿石虎什法師八歲能學鐵磬商邱開出入水火所以道毫蘆緊念鷂過新羅曾爾情生萬劫羈鎖拈拂絲曰者些子雖是栗棘蓬金剛圈會得也不値涕唾會麼分明月在梅花上看到梅花早已遲

山陰保寧端實嚴禪師崑山孫氏子　修造示衆拈如意曰向者裏努力進前出得一身白汗便能拈一莖草豎起玉殿瓊樓若未得出身白汗莖草自是莖草玉殿瓊樓自是玉殿瓊樓畢竟如何三臺須要大家催擊如意一下

越州大能仁寺盟石息禪師山陰毛氏子　上堂霜風凜冽萬木凋殘覿面之機如何委悉直饒會得猶是時流見解祇如三世諸佛不知有貍奴白牯却知有日午打三更面南看北斗雖是右人向上全提殊不知能仁者裏鐘鼓與市語互互交參佛殿與山門機機相應一一天眞一一成現畢竟諸人分上又作麽生艮久曰二由一有一亦莫守打破趙州關放出子胡狗喝一喝　上堂學盤山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慈明道向上一路千聖不然師曰不傳不然白日青天拍案曰畢竟如何是向上一路便下座　問如

何是一師曰匾擔曰意旨如何卽曰挑甎挑瓦
越州上虞龍田栢子地禪師　上堂釋迦不出世未見頭可履地足可指天達磨不西來豈是夜能明晝能暗然一人整舊如新一人删繁取要只爲人人忘失已躬一段大事不能返本窮源故有者箇格調流布寰中多少人認奴作郞證龜成鼈所以龍田有願不欲打者鼓笛何故今日又作者箇模樣良久曰待虛空點頭與汝道破　上堂說心說佛三年陳醋生花談妙談玄十里烟墩失火難同醜婦共春秋一任盲人分皁白金烏沉夜半玉犬吠雲中從教繡出鴛鴦裏許線痕不露祇如不通明暗路坐斷往來機如何話會良久喝一喝
嘉興東塔爲則範禪師姑蘇吳江人　上堂南天台北五臺踏破多少草鞋歷過無窮煙水聽人所說底盡情吐出自已肯重底颺在一邊如何是諸人親切句良久云六六元來三十六

正源略集卷第八

維揚嗣祖沙門寶輪際源　高旻了貞　輯
天台國淸　達珍　編

青原下宗鏡六世

嵩乳密禪師法嗣

淮安淸江浦洪福靈燄燭禪師本郡山陽毛氏子　上堂僧問占斷千峯不假他力乃上古風規因甚三聖道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師曰賊身已露曰應緣化物方便爲智乃今時樞要因甚興化道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師曰龍頭蛇尾曰和尚一向把斷要津不通凡聖卽今開堂爲從三聖爲從興化師曰符到奉行曰恁麼則百千諸佛水投水歷代宗乘空合空師曰高枕枕頭春夢少乃曰先老人現神應運發軔於斯建法幢立宗旨鞭龍馴象點鐵成金歷來幾度春秋卽今山子湖波翻舌相逢人不出出則便爲人洪福莊柳漾金容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一任瞻之仰之不妨道今佛古佛如水投水似空合空卓拄

歇疑歇

杖曰黃河三千年一度清　上堂節令不相饒倏忽霜麥老不圖十分豐稔試看農忙舞蹈風味一日簇新歲運依舊恰好村歌社飮西歌東倒驚起拾得遇豐干向道難難難吸盡長淮玉影寒更有寒山子笑道易易易一條界破青山色驀喝一喝曰有甚麽碑記

淮安檀度南菴依禪師　上堂白雲無變識包裹千差青山無異心發育萬有從上聖人談經三百餘會末後拈花敎外別傳只爲會參一貫令他函谷關前紫氣橫竪高三千丈神光老子依舊覔心了不可得今日觀音門下事同一家騎燈籠入露柱裏拈露柱卓燈籠上喝一喝曰如是之法我從佛聞　師示寂命焚香集衆乃說偈曰百劫千生不遺一句今日爲君重新露布微笑而逝世壽六十七僧臘四十三塔全身於江浦西華之麓

宗寶獨禪師法嗣二人

廬山歸宗天然昰禪師番禺曾氏子　上堂大衆只管將問來問脚跟下有一段事浮逼逼地古人纔開口便知落處一棒兩棒總不回頭底有甚麽打發處驀卓拄杖曰若向者裏開却隻眼堪與人天爲師復卓一下曰若向者裏瞎却隻眼堪與佛祖爲師擲拄杖曰且道堪作甚麽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　上堂圓明了徹猶落今時聞見俱捐且居意地隨流得妙勉强主張總不與麽頭角生也大衆須有脫身法始得　上堂心不自心因契道以名心道不自道因無心以名道所以道絕玄微心無體量若言有道有心猶是把起匙見之識若言無心無道依然靈龜曳尾之機明暗掀翻非其境界同時殺活豈是全提纔到龍門已遭點額汝等諸人幸自好看

千山龍泉剩人可禪師　上堂剎竿向汝道了也三門向汝道了也四天王向汝道了也法座燈籠向汝道了也汝等諸人還聞麽若未聞山僧今日失利　上堂舉寒山子偈曰吾心似秋月碧潭光皎潔無物堪比倫敎我如何說本權禪師和云吾心似燈籠點火內外紅有物堪比倫來朝日出東山僧不惜眉毛再示一偈懞懂眞懞懂我心黑漆桶何物堪比倫好

似海州接引寺路東角頭盛惡水底大瓦甕大衆會麼你若不會山僧又將第二杓驀頭潑去也卓拄杖下座

覺淏盛禪師法嗣十一人

金陵棲霞竺菴成禪師湖南人　上堂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諸仁者莫謂歲暮年殘解制放參便乃出入無禮須知古人云大事已明如喪考妣方今叢林下衰師法混濫許多白頭老翁作準幾箇黃口小兒拂子手卷胡亂打發社廟城隍搖唇鼓嘴不惟正信之士不生信心且令彼義學沙門終身埋頭故紙遂謂我少林宗風不過也只是者箇意旨安知一回親見飲牛人不向溪邊閒洗耳　結制上堂威音那畔空劫已前直饒會得十萬八千若向達磨西來尋蹤覓跡敢保此事驢年也未夢見在到者裏德山棒臨濟喝一場忙亂其餘念言語漢到攝山門下只向他道汝得恁麼無慚愧生但向諸方學來的奇言妙語峻峭機鋒直須拋向東洋大海此是闤闠中物不得舉著若也舉著誤賺生平二六時中各宜剔起眉毛瞠開眼孔壁立萬仞更向飯籮邊厠坑頭拶斷命根庶幾不負一向行脚其或悠悠揚揚空過一冬莫怪攝山不相爲好

杭州崇光觀濤奇禪師　示衆舉僧問洞山三身中那身說法山曰吾常於此切僧後問曹山吾常於此切意旨如何曹曰要頭斫取去又問雪峯峯以拄杖劈口打曰我也曾到洞山來師曰且道吾常於此切意作麼生一僧拂袖便出師曰情知你恁麼去一僧曰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師曰引不著曰和尚意作麼生師曰試看山僧舌頭在麼乃曰吾常於此切丫角女子齒門缺要頭斫取去不祥之事天下諱我也曾到洞山來未肯將身一處埋今日分明重舉似布穀催耕啼深樹聲聲流血勸農忙莫待秋來少官賦

吉水龍華梅逢忍禪師住蕪湖奧國　上堂僧問如何是衲僧本分事師曰赤脚趁麒麟僧擬議師便打乃曰芭蕉無耳聞雷而長葵萼無眼向日而傾石獅子眼耳俱足爲甚麼迅雷震天渠總不驚紅葉滿地

他亦不顧當知眼耳非功聲色無緣是你諸人二六
時中應聲應色的又是箇甚麼若不藍田射石虎幾
乎誤殺李將軍　上堂僧問豁開戸牖坐斷乾坤時
如何師曰天共白雲曉曰和尚又恁麼去也師曰善
能高鑒曰我行荒草裏師又入深村師曰偶然撥草
不覺傷蛇乃曰從上祖師信脚行隨口道後代兒孫
巧生計較剛道有賓有主有玄有要通宗通途挾帶
兼妙壽昌今日咬定牙關分明向諸人說也是灞陵
橋上望西川　示衆獅子兒騰空返擲俊鷂子不戀
舊窠本分道流別有生機一路試請相見一僧纔出
師曰不是僧擬申語師便打
金陵天界亘音選禪師　上堂杲日當空大地生靈
受屈明星出現瞿曇剛被眼瞞縱使三七日內觀想
思惟也只救得一半更有那一半從古至今未有人
救得諸方老宿不得已應病與藥於無言說處立言
說只要你歇却馳求心你若更向伊語句上尋討轉
見刺腦入膠盆畢竟如何得諦當去卓一卓曰貪觀
天上月失却手中橈　上堂一根既返源六根成解
脫釋迦老子開了口合不得十方俱擊鼓十處一齊
聞觀世音菩薩拈得頭來失却尾如何是諸佛出身
處東山水上行大小祖師伎倆也祇到與麼地山僧
今日避諱不及有箇奇特商量處聊與諸人旁通一
線良久驀拈杖卓一卓曰臨崖看滸眼特地一場愁
廣東曹溪石濂汕禪師　上堂打開布袋口飛走天
蝴蝶撞碎太虛空風光都漏洩到者裏又說甚麼不
是心不是佛麻三斤乾屎橛此非畫餅充飢也是望
梅止渴既然古錐南天北地何妨大汕東話西說棒
不枯不止舌不爛不歇累他八臂那吒十字街頭叫
屈可憐牛過窗櫺只有尾巴過不得　七期上堂丈
夫兒莫癡坐又不如提婆達多者一箇毀法謗佛不
甘心雖在極惡魔中到有些大丈夫底氣度你不見
他直至于今生陷地獄如登三禪天快樂到者裏佛
也無可擺布諸昆季果是者等不避生死獨步獨行
底任是魔頭也算他撐天拄地一箇顧衆云若道我
認賊爲子不妨自我罪過
吉州青原嘯峯然禪師鎮江丹徒人宋倪文節公之

後明天啓壬戌舉進士與集生余公同參狗子無佛性話一日倚杖忽然定去不覺念無字出口忽前後際斷乙酉解綬剃染丁亥參天界盛於報恩入室次界擒住曰狗子有佛性也無師曰道甚麼有無界曰汝猶作道理會在速道師連聲曰道不得界曰汝爲甚又道不得師曰領界打曰領箇甚麼師擬對界復打曰要汝從者裏親見趙州師珍重而出次早界又問我昨日疑你者公案師擬對界乃呵呵大笑師忽大悟方禮謝界曰你適來會得我者一笑麼師曰鯨呑海水盡露出珊瑚枝界然之　上堂良久擊拂子曰然闍黎眞可笑七十從心從所好佛祖於我如浮雲疏水曲肱堪自傲有何禪有何道聖諦不爲階不落昔年騎虎把尾行今日騎虎頭先掉中閒弄出類難齊獨上千峯峙一嘯唱歌須待帝鄉人新豐曲子非常調從今洗耳聽清音回途且看象中到珍重

江寧天界方融璽禪師　上堂釋迦佛成道拄杖子化龍惟此一事實好日多犯重道得著與他三十棒道不著也與他三十棒何爲如此不見世尊覩明星歎曰奇哉一切衆生俱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拄杖子旣與佛同時成化當與佛共鼻出氣會麼遠離妄想及諸取令心所向皆無礙

上堂僧問狹路相逢時如何師曰眞對頭曰當面錯過時如何師曰好相識曰驀直撞著布袋時如何師曰與我一文錢曰者一文錢有何用處師曰換人眼睛曰還換得虛空麼師曰得曰虛空作麼生換師曰北斗面南看曰果然於法自在師曰今日且放過

建昌壽昌其天浩禪師虔州信豐楊氏子　上堂我若放開直得沭河發燄枯木生花拽取豁山古寺疊向興國山門揮洒同雷電咳唾成風雲恁麼則冬至月頭本不曾添一線夏至月尾亦不曾減一絲可以促千百劫於一剎那可以延一剎那而洞觀千百劫

新城福山石潮寧禪師參覺浪盛命充第二座一日茶次聞覺舉壽昌老祖臨濟三頓棒頌恍如千層網底跳出卽呈偈曰黃金宮殿水晶牀特地迷人者一場翻轉面門誰是我看他白晝鬼分贓覺閱而笑之

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塵塵三昧門曰鉢裏飯

桶裏水師曰連日半晴半雨風漸急天漸寒空中霜氣滿河畔水聲乾落木巖前文殊縮項蠟梅枝上普賢破顏是甚麼不合無端饒舌　上堂喝一喝曰清風無透路烈燄自藏冰於此蹉去也是鄭州出曹門況復朝三暮四何啻掉棒打月驀竪拂子曰看看阿那律觀三千大千世界如掌中菴摩羅果雪峯把大地撮來如粟米粒諸人旣在此閒須著些精彩不可到處被烏豆換却眼睛東看西看好是瞎驢逐大隊拍案曰我若一向舉揚宗乘法堂前草深一丈不得已抑下威光與汝相見還搆得麼又拍一下

吉州青原無可智禪師桐城方氏子祖大鎭廷尉少卿父孔昭歷官巡撫崇禎庚辰師成進士官翰林院檢討尋避難遠竄投昭平仙迴山薙染順治癸巳謁天界盛和尚圓具盛示高峯墮枕話發其機用遂閉關高座久之深入堂奧　上堂此是第二義如何是一一又作麼生觀卽心卽佛黃葉啼丹嶂椎碎了也非心非佛露柱笑燈籠椎碎了也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急水拋毬子椎碎了也更教說箇甚麼若能於說箇甚麼處直下承當便可耳聾舌吐如或錯過不免將先杖人集大成底葛藤上下四維打一周由也

杭州虎跑大慈石公瓚禪師錢塘顧氏子幼從母謁雲棲棲與剃落受具復謁盛和尚於徑山盛見便問入門須有語師曰和尚年尊猶未聞那盛微笑命典書狀一日登藏天樓將擬致問盛扭師鼻負痛作聲豁然徹悟　上堂椎鼓擊鐘早是惡水澆人禮拜燒香轉見互相鈍置從上諸聖雖向劒刃上橫身火燄裏垂手都是勞而無功那更到者裏如何若何巧涉語言堪作甚麼汝諸人見山僧上來便掀倒禪牀喝散大衆略較些子今旣不能總成世諦流布未免重加一杓惡水去也汝等急須驀著惡水臭氣始得

附諸尊宿

杭州雲棲蓮池袾宏大師郡之仁和沈氏子年十七補邑庠每書生死事大四字於案頭一日失手碎茶甌有省作七筆勾見志投西山性天祝髮北遊參徧融復謁笑嵓於柳巷求開示嵓曰阿你三千里外來開示我我有甚麼開示你師怳然辭歸過東昌道中

聞樵樓鼓聲忽大悟述偈曰二十年前事可疑三千里外遇何奇焚香擲戟渾閒事魔佛空爭是與非後住雲棲侍郎王公宗沐問夜來老鼠唧唧說盡一部華嚴經師曰貓兒突出時如何侍無語師自代曰走却法師留下講案遂頌曰老鼠唧唧華嚴歷歷奇哉王侍郎却被畜生惑貓兒突出畫堂前牀頭說法無消息無消息大方廣佛華嚴經世主妙嚴品第一時因饑荒疫癘盛行餓莩載道當道發儲賑濟命醫救療與師董其事銓部虞公淳熙問慧曰點五百病僧因緣師曰慧日自是窮子捨已從人西院屈陷平民將生就死可惜五百僧只解點著便行曾無一箇高臥不起致令慧日顯異惑衆禍及兒孫郡主深切民瘼我山僧急趨時難倉卒中失帶了竹杖子不免奮空拳向居士癰腫上擘地一下敢保沉疴潰散毒血淋漓萬脈流通百骸舒暢雖然如是云何一人能令衆起不見道陽回片葉春滿千林者事且止只如終日把竹杖子東指西揮不如一直在木頭上朝持暮守守來守去忽然枯木重華便是死人再活說甚麼竹木管取盡大地草木叢林悉皆成佛去也何以故青青物外虛空體卽是如來堅實心　問參禪念佛可融通否師曰若然是兩物用得融通著問世尊默然良久外道讚開我迷雲空生宴坐不言帝釋曰善說般若意旨如何師曰良久處欲望開迷陰蓋萬里宴坐邊擬聞般若說竟多時雖然如是鞭頭得旨空裏飛華者畢竟見箇甚麼　示採蕨者曰心訣教我如何說蹉過山前好時節蕨蕨豎起拳頭向君說　新春示衆今日賀新春歲時重換却昨日作麼生十二月二十八師自贊曰十畫九不像惱殺丹青匠庶幾此近之權留作供養若道者便是依然成兩樣不兩樣三十棒臨終時預於半月前別衆曰吾將他往矣人皆莫測至期示微疾面西端坐而逝

紫栢達觀眞可大師句曲沈氏子年十七剃髮遊方聞誦張拙偈斷除妄想重增病趨向眞如亦是邪大疑之一日齋次忽大悟乃曰使我在臨濟德山座下一掌便醒安用如何若何北遊京師參徧融萬歷癸卯秋忽妖書發師罹難先是神宗手書般若經偶汗

下瀆紙疑當易函遣近侍質于師師以偈進曰御汗一滴萬世津梁無窮法藏從此放光上大悅由是注意焉適見章奏意甚憐之在法不能免因逮及旨下著審而已拷訊時師神色自若持議甚正以衰老殘軀備嘗箠楚抵死不屈十二月五日入獄法司定罪欲死師師說偈曰一笑絲來別有因那知大塊不容塵從茲收拾孃生足鐵樹華開不待春又曰世法若此久住何為乃索浴罷囑侍者曰吾去矣幸謝江南諸護法復說偈曰事來方見英雄骨達老吳生豈宿緣我自西歸君自北多生晤語更泠然語畢端坐而逝

瑞州黃蘗無念深有禪師黃州麻城熊氏子偶遊蕩山有宿衲謂師曰十方一粒米重如須彌山若還不了道披毛戴角還師悚然又聞僧舉僧問大休如何是西來意休曰黃瓜茄子師大疑遂往五臺伏牛遍叩知識一夕聞哭笑二聲相觸有省又一日失手櫃蓋打頭渾身汗流撫掌笑曰遍大地是箇無念何疑之有往龍湖同卓吾居士到驅馬山會有講主至士問主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主依文講罷士顧謂師曰你試說看師擬開口士將師膝上一推曰者箇彎師忽大悟有偈曰四十餘年不住功窮來窮去轉無踪而今窮到無依倚始悔從前錯用功

僧問道果有耶果無耶師曰說有說無二俱成謗曰如何即得師曰無求即得曰如何是道之體師曰滿口道不著曰四大離散時如何師竪起拳曰者箇不屬四大　問古人迸却咽喉唇吻道將一句來者一句如何道師曰我不迸却咽喉唇吻你且道一句看僧無對師曰你被音聲塞却口　問見性成佛是否師曰是曰性是無形底如何得見師曰性是有形底只你不見曰請和尚指出我看師曰我說汝不見問如何出離生死師召僧僧應諾師曰從者裏出曰和尚說底話某甲不曉得師曰等你曉得堪作甚麼

夔州白馬寺儀峯方彖禪師達州羅氏子參金佛山雲庵和尚令看如何是鬼神戲不破之機三年有省出峽偏謁知識結茅雙溪一日午炊聞甑中作聲忽大悟作頌有白雲青峯齊點頭之句嘗遊浙中菴居

杭之清平眞寂印公丞年嘗依之一日師學靑峯丙丁童子來求火話詰之曰靑峯恁麽道法眼亦恁麽道爲甚麽有悟不悟印曰初以識心湊泊所以不悟後乃直下承當故能大悟師遽擧拳揮案一下厲聲曰恁麽則汝今大悟耶印擬議師便痛罵趁出印直得汗流浹背繇茲憤志力參萬歷壬辰師歸白馬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兩頭燒火一頭烟師手中常執一鼗鼓一面書蟲字一面書犇字凡應機多擧而搖之示寂塔于龍神山

廣信鷲湖養菴心禪師郡之上饒朱氏子偶過戚屬會道者談四生之義師於言下洞了物我平等大意徃洛之太平落髮南還焦山度臘聞江中推船聲有省述偈曰夜靜江空闊推船囫囫聲不知何所往擔子半邊輕謁華山聞山拈一段生涯六不收話有疑猛提七日身心脫然尋歸里住靈山嘗畫太〇相於壁間曰內寫莫教塗黑外寫勿使傷白有人向圈裏圈外下得註脚者許汝學道無疑不然總是懞懂後遷鷲湖十年不立座元無異來參以趙州無字話相契請居厥職贈以偈曰鷲湖十載虛元位一旦緣何立少年兩道眉毛八箇緆須知佛祖不容前又嘗置無門鎖室中以驗方來偈曰上古留傳鎖憑君智鑰開若無開鎖法相見不須來萬歷丁卯二月晦日上堂說法置齋作別復示偈曰八十餘年幻夢中鐵牛耕破太虛空臨行一句相分付半夜金烏帶日紅端坐而逝

杭州眞寂聞谷廣印禪師因參龍池傳適傳負暄階下問曰和尚在那裏傳曰恰好不在師展禮畢傳命作德山托鉢頌師頌曰末後之句有也無德山父子太誵訛同條生不同條死活得三年恨轉多傳喜之又謂曰何不承當此事共相唱和師不肯傳送門外撫背曰老姪我還疑你在師曰甚處疑某甲傳曰如何是密啓其意師曰今日不打宜與轉傳呵呵大笑師頂笠便行

湘鄉荊紫峯無學幻大師因僧問如何是學人得力處師曰如人在家無事不辦

韶州曹溪憨山德淸大師全椒蔡氏子幼習儒業年

十二禮報恩西林公爲師十九受染受具與妙峯爲友偶閱肇論至梵志出家白首而歸鄰人見之曰昔人猶在耶梵志曰吾猶昔人非昔人也忽有省曰今日始知鼻孔向下妙峯曰何所得耶師曰夜來兩箇泥牛鬬入水中至今絕無消息峯笑曰且喜有住山本錢尋往燕都參笑嵒和尙嵒問何處來師曰南方嵒曰記得來時路麼師曰一過便休嵒曰子却來處分明師便禮拜後爲黃冠所誣坐以私創寺院遣戍雷州至韶陽禮祖偈曰曹溪滴水自靈源流入滄溟浪潑天多少魚龍爭變化源頭一脈尙泠然越十有一年免戍留曹溪又九年始還僧服乃歸匡廬結菴五乳峯作逃老計數載復請還曹溪未幾忽告衆曰緣與時違化將焉託一期事畢吾將歸矣索浴更衣端坐而化壽七十有八臘五十有九塔全身于天子岡師嘗過德山禮祖塔偈曰堂前閒拓鉢獅子漫謂兒覿面難回處低頭不語時未明末後句翻使至今疑爲問三年事因何得早知山居偈曰生平蹤蹟任東西投老那能擇木棲縱使脊梁剛似鐵柰何脛骨軟如泥閒從絕壑看雲起坐對孤峯聽鳥啼不必更拈言外句現前聲色是全提

江西雲居顓愚觀衡禪師行脚時過雲間因訪陳眉公三度通刺適公有事未及接見師乃留偈而去偈曰硯池三泖秀筆架九峯高堂上讀書子淸風吹布袍公見偈急呼舟追至蘇州師却杜門不見

江西泐潭元白可禪師　拈香此一瓣香毗盧師法身主元是者箇今日拈來爲我先祖馬大師示寂一千二百年大機大用杳無消息山僧既據此座與今日兒孫開通一線又拈香云此一瓣香我且不言若要我言直待來年　據室一牛欄一虎穴宏道之區一毛頭一彈指得人之際且道者裏是何所在無孔鐵鎚七十九打風打雨不教休祖師性命遭毒手千古含寃一棒酬　立首座小參東廊也喝西廊也喝喝到驢年未有了日關西有金毛獅子獨輥繡毬豈得不托文素闍黎看取　立侍者聲喚聲應上下相手拄杖子不在我手却在你手但是不得當堂捲席立飯頭小參淘沙去米淘米去沙總是飯籮邊事

南泉善喫金牛善舞似與轉生成熟處相近若有此等作用鐘未鳴一任問將來鼓未響一任問將來

立化主小參此去漢陽不遠黃鶴樓前鸚鵡洲現成公案男兒膝下有黃金不可拜他無眼長老轉語一下三十棒任爾將來

衡陽豪山大辯道焜大師石蓮汕問堂堂獨露脫體無依是甚麼人師曰搭著布單穿市過曰恁麼則七縱八橫去也師曰騎驢踏破洞庭波曰除此二途還有向上事也無師曰請坐喫茶

金陵寶華山見月體和尚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芒鞋拄杖子曰某甲曉得了師曰試道看僧曰芒鞋拄杖子師曰三生六十劫

祠部黃端伯海岸居士訪雪嶠信於匡山問久聞雪嶠及乎到來不見一點信曰日頭大公曰雪融後如何信曰春水滿溪流公曰大師曾見什麼人來信點胸曰雪老公便拜

開府余大成集生居士雪關誾問閉門作活是如何士曰出賣轆轢鑽閻休去

正源略集卷第九

維揚嗣祖沙門 寶輪際源 輯
高旻了貞

天台國淸 達珍 編

南嶽下三十六世

爾瞻尊禪師法嗣

潭州石霜碧眼開禪師　上堂向上機末後句坐臥不在聲色裏趙州十八家業忘南泉十八解活計打牛打車因語識人磨甎磨鏡鬼家伎倆扶起黃檗踏倒水潦山僧特地報君知白雲深處須尋討

千仞岡禪師法嗣三人

黃梅五祖眞慧無絃琹禪師　陞座先聖道一切智通無障礙因甚夜來山僧三昧枕子不知枕子三昧繩牀不知繩牀三昧地鑪不知地鑪三昧靑州布衫不知布衫三昧雲門餬餅不知你等還知麼若不知山僧開方便門去也乃云堂前種鐵樹鐵樹燦銀花銀花結蓮蓬蓮蓬長木瓜木瓜纔剖出一枚烏芝蔴遂呵呵大笑　陞座諸仁者還會麼須參了句莫參

未了句直饒透到前無釋迦後無彌勒是未了句博通大藏小藏頓漸偏圓是未了句洞徹向上向下全提半提是未了句而今有般漆桶我會也望刹竿回去脚跟已喫痛棒是了句眨上眉毛此事尙云錯過是了句龐公參馬祖一口吸盡西江是了句呵呵你若恁麼商量到驢年亦未了在卓拄杖便下座　陞座東山有柄無星秤華嶽稱來沒半觔崑崙兒暗生嗔背說東山不公平慣將巨秤稱官物世出世間未遂心刮回佛面金千兩削去鍼頭鐵萬鈞窮坑究竟何年滿大千有理也難伸大衆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不必如前較重輕任伊天下樂忻忻　小參欲知過量事須是過量人不是過量人安知過量事昔日神秀大師有株菩提樹子被嶺南箇無佛性漢折倒了也自後無人出手扶起今日琴上座借路經過扶起菩提樹花開一枝兩枝懸出明鏡臺光輝千古萬古俾盡大地人於鏡光中覩菩提樹花見之眼根清淨聞之耳根清淨齅之鼻根清淨味之舌根清淨思之意根清淨觸之身根清淨所以見聞覺知無障礙色香味觸常三昧且墜腰石子還甘麼顧左右便下座　晚參露柱懷胎混沌證明碓嘴花開墜石證明無賓主話火鑪證明枕子落地方磚證明涅槃堂禪孤燈證明啞者得夢有何證明以手搥胸云苦苦誰肯黃金如糞土　小參古德云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誰山僧二十年前聞此語仰羨他二十年後聞此語嚗嫌他何故見面不如聞名復頌云金榜定名外莫知玉梭忙織狀元衣胡爲誤會張騫面割斷天孫錦上機

蘄州黃梅五祖眞慧綠雨蕉禪師　荊州護國啓眞法叔入山請上堂少林九年面壁向雪堆裏覓得一箇猶欠一臂潙山九年橡栗從地神報得阿僧祇劫爲守此山尙屬一夢蕉上座九年再住銷骨鑠金含恥忍垢從別峯頭覓得一個尙屬猶子才難不其然乎記得應菴華祖住歸宗日大慧杲和尙至上堂祖擧當山演祖牛過窗櫺話頭體四足俱過了尾巴過不得者箇說話小蹊蹺在肚皮有年若非法叔老師到來此生無因拈出今日何妨移上就下轉南作北

況青氈本是吾家物焉用他人借酒杯然則畢竟如何大底過了小底過不得聽取一頌久約尋春春已殘啼鴣聲裏血光寒英雄有武用無地不借荊州何處安　師靈㟃合尖上堂僧出問多子㟃前曾無異說曹溪路上豈有多譚即今靈㟃合尖有何分付師云古今人自老今古月常新進云祇如月落後又向甚麼處相見師云花如解笑還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僧無語師連棒打退乃云舉手何堪說再來青山未死已先埋思從草下求安宅愧附樗邊永不材七尺形骸非我有百年長短聽君裁蕭蕭白骨無憂殮珍重高風太守齋

黃梅五祖山眞慧天澤㝹禪師　上堂今朝六月六猫兒狗子俱沐浴狸奴白牯放毫光普請念道眞言呪一兎寒暑災二兎無明逐卓拄杖曰一切情與無情承此呪力悉得平等各各具足雖然動則穿却鼻孔不動則平地死漢具眼衲僧如何通變　早參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三世諸佛總不知假雞聲韻難瞞我任是神通自在也須一一勘過

鉄舟海禪師法嗣二人

金山可達杰禪師　小參即心即佛獼馬繫枯樁非心非佛黑牛沉死水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芳草渡頭韓幹馬綠楊深處戴嵩牛參　晚參三拜得髓一笑印心圓相著點鉢水投鍼袖頭打領腋下剜襟速則易敗久則病深選佛若無如是眼宗風那得到於今　小參趂起三聖瞎驢踏殺元沙猛虎看取白牯蠶奴一一超宗越祖

金陵香林法乳樂禪師　上堂解語非干舌能言不是聲長江白浪湧千尋汝諸人入一保社出一叢林因甚百草頭上不見祖師拋却家珍來者裏覓甚椀以杖旋風打散　除夕小參臘月三十好箇消息觸碎明月珠大地黑如漆無手老人夜燒錢無口童子吹鐵笛老二少三過殘年一年三百六十日大事各自承當小事替你不得　上堂揚子江開張大口廣演秘密章句妙峯塔豁開正眼徧照大千沙界直得石獅哮吼木馬飛騰忽然拄杖子奮迅出來揭瞎妙峯眼塞却揚子口三世諸佛飲氣呑聲歷代祖師忘

鋒結舌諸兄弟且道拄杖子具何眼目橫拈倒握千峯上殺活縱橫得自由　小參一鎚便就底未是性燥漢不假一鎚底推出山門外樂上座具何眼目便恁麼道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

天笠珍禪師法嗣五人

杭州理安夢菴格禪師蕪湖丁氏子投金陵劒門和尙落髮依見月和尙受具徧參諸方偶登五老峯豁然頓悟有踏破虗空作兩邊之句卽叩天笠珍呈所得珍卽印可出住嘉善東禪柏林　早參五位三墮是曹洞宗旨臨濟未免失笑料簡賓主是臨濟綱宗洞山未免掩口新豐一曲七事鈎錐放之徧周沙界收拾在一微塵慈雲門下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未肯放過縱使淨裸裸赤灑灑沒可把且居門外不是渠儂多意氣出頭天外許誰知　小參慈明參汾陽一味祇是罵臨濟問黃檗三回不離打拄杖嘴唇皮解索擡天價今日五更頭佛殿上書儀放箇三眼鎗衆兄弟還聞麼各各照顧面門　晚參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柏林請住持要我來出手我本無所長專使逼人走及乎到此間佛法毫沒有一月四小參開口便掣肘究竟沒奈何老臉難藏醜記得趙州歌舉似衆善友視無腰褌無口頭上青灰三五斗比望修行利濟人誰知變作不唧𠺕　師於康熙戊子六月二日示寂世壽七十僧臘四十二塔于仰天塢雍正間賜祭重修

滁州瑯琊樗關眞禪師　落堂晚參釋迦不出世達磨不西來佛法徧大地談玄口不開山僧未離平江此間還有佛法麼既到此間喚甚麼作佛法莫非拈椎竪拂說妙談玄是佛法麼且喜沒交涉莫非燕語鶯啼驢鳴犬吠是佛法麼且喜沒交涉莫非行喝行棒瞬目揚眉是佛法麼且喜沒交涉莫非雨洗澹紅桃萼嫩風搖淺綠碧雲生是佛法麼且喜沒交涉既總沒交涉畢竟以何爲佛法驀卓竹篦云噁遂出堂

示衆見見之時見非見蟭螟眼裏黃金殿樓閣莫認夜叉頭芍藥開非菩薩面

杭州理安越鑑徹禪師　上堂舉雪峯云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快打鼓普請看師

云雪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被粟米粒換却眼睛理安則不然大地撮來無寸土覓一微塵了不可得打皷普請看個甚麼　小參一擧不再擧更添鑪上火一聞不再聞重摑塗毒皷爍破趙州無孼碎雲門普驚起西河獅子呑却潙山水牯臨濟三玄三要打雨皷風曹洞五位君臣揚塵簸土阿呵呵休莽鹵達摩不是西天祖

杭州理安獨超方禪師　上堂畢前椽下費途程結制安居枉用心擊竹見桃魚入網奪人奪境鳥投林急荐取莫沉吟邊疆寧靜狼煙息放馬桃林慶太平　小參放出露地牛踏殺子胡狗掀翻劫初田獅象忙奔走文殊普賢趂入鐵圍釋迦彌勒驢前馬後獨有淨名老人毗耶杜口若到理安劈脊便棒咄　上堂平旦纔陞座中齋又上堂重重納敗闕好肉更剜瘡大衆無法可說是名說法無道可悟是名悟道無禪可參是名參禪無佛可成是名成佛何故若參底是禪是名禪障說底是法是名法障悟底是道是名道障成底是佛是名佛障要會眞禪眞道眞佛眞法三生六十劫

邵州龍華癡舟元禪師　晚參一月兩月落不歇雨師戰退扶桑國村北村南愁殺人石頭路滑須防跌鬬海泥牛不見踪井底蝦蟆吞却月諸禪德嘗不嘗更有一句最關情子規啼遍枝頭血

天章玉禪師法嗣二人

蘄州訥菴辯禪師　上堂暮江沙白映蘆花一望秋光萬頃賒忽聽鴻傳鄉國信不疑消息在漁家要識上大人便是邱乙巳不用化三千直下可知禮南泉與物若爲觀卸却珍衣異類行頭角未全人覰破老農孤負一年春　示衆偉哉首座貪程太急一炷清香坐脫已畢勇銳還他虔侍者冰潭不許鷺鷥立　上堂末後句衹這是呑人猛虎原無齒同條生不同條死天下知心有幾幾明暗雙雙鑑作家直饒能弄亦非蛇撥草瞻風莫容易未知何日狂心息叢林往往亦如斯悠悠今日又明日　心不是佛智不是道頌心不是佛智不是道蚯蚓蝦蟇休鑽死竅打破羅籠鉄鷂飛白雲影裏呵呵笑

金陵迴龍南愚玠禪師　上堂舉華祖上堂九年面壁壞却東土兒孫隻履西歸鈍置黃面老子以杖畫一畫云石牛攔古路一馬生三寅迴龍則不然九年面壁年老知非隻履西歸伶俐有分殊不知支那國內泥猪癩狗破額癡頑皆是千佛一數以拂子搭肩云山僧之言不足信矣

六吉謙禪師法嗣

東山伯嶽惺禪師　上堂拋出雪峯毬打破鹽官皷鞭起楊岐驢踏煞元沙虎倒生牙齒嚙青天大丈夫兒休鹵莽喝一喝　上堂四月五月新鵞作歌謝家姊妹恣歡遊踏歌聲襲楊柳陌石榴花下鬪樗蒲鳳凰釵墮無人拾歸來對鏡斂蛾眉鼻孔無端高突兀參　上堂黃金臺上淸風起五鳳樓前白日懸喝彩爬竿饒爾弄不將麈尾說三禪五陰頓脫忘種類生死全超出葢纏白玉階前垂手立琉璃殿上捲簾看吾不識誰之子和羅飯罷口門呿引舌曾過大梵天　小參離此用絕安排喝下從教正眼開當陽不說無情法漫把眉毛眼上栽麋鹿羣中有令不妨揮去靈龜背上無毛正好刮來縛煞樹頭風拋向堂前誰敢覷揭開紅日而分明腦後露雙腮全賓全主驗龍蛇于立地有殺有活驅佛祖以深埋一任雲封霧鏁那許柳陌花街

不退勇禪師法嗣

山西沁州銅鞮永慶尺木休禪師係明宗室世居金陵幼能騎射一日射獵山中遇熊幾被傷害忽空中有聲見金甲神持杵擊熊師乃得脫夜夢神告曰趁時脫白勿得遲延將爲叢林雨露法海津梁師覺時宿慧頓開矢志出家年三十依守燈禪師薙染於雩之龍坑菴次年納戒於贛州崆峒偶至漢口延壽菴爲衆僧收供適報恩首座不退禪師將之南嶽過延壽內外諸禪客悉秉贄參請師獨了不之顧一日師與衆僧立次退突至面前云此位禪客何處旁僧云南直退云大邦師云不敢退休去師自念言一嚮不與此人相見他今日倒來一招我若颺在無事甲裏却成死漢明日寫一帖子云昨日撞著箇小老虎將咱脚跟下嗅嗅他雖不曾下口俺亦放過一頓作麼

生是放過處者裏下得一語相見有分若下不得打飯事忙退見書卽手裂之令侍者喚師侍給師云和尙甚喜吾師若見時須機鋒相讓莫太觸忤他好師云我自有方便遂入室挺身不拜退便拈前書示之云者是你的麼師擬開口退驀口打師欲伸辯退直打出堂前打得口裏血出師無語歸堂心自思惟我二十年用工夫諸方善知識見我便好生器重今日不曾開口被他折倒一上定要與他勘辯個明白決不甘休次日晚兀坐間聞隣單僧云今日迎春明日該打春了師忽然猛省大叫云壞事壞事隣單驚問云作麼師瞋目視云心太狠手太毒見人在井邊推入黃泉路隣單愕然退聞之知師已徹令侍者召師乃陞座師便禮拜退云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黃鶴樓前鸚鵡洲退云如何是透法身事師云昨朝元旦今日打春退云那裏得這消息來師拍禪牀一下退便喝師亦喝退云還有麼師拂袖出去後出世永慶榜示十字經於法堂云一切諸佛皆從此經出此經從法王出遂畫此相〇△[illegible][illegible]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復著語云卽深明河洛數者不能辯之　示衆打一尖相[illegible]云直下道得一句許你有出身處若道不得又怎怪得老僧　師將示寂詣一士人乞陶龕卽自期於二月二日與遠近緇白辭至期畢集乞法利者咸贈以筆語遂蛻然坐逝以所乞陶龕塔於本寺之側

棲雲岳禪師法嗣

杭州天目南谷穎禪師江寧上元張氏子年十六投本邑彌勒菴別峯師薙落受具後參雲居禪師于磬山不契過報恩謁棲和尙棲舉一火燒却話示之未幾有省依止數載棲示寂大覺老人過報恩問云鐵蛇鑽入海撞倒須彌山你如何會師曰大家在者裏覺解頤遂以衣拂囑爲棲嗣後侍大覺最久住磬山天目大雄等處　晚參揑不聚撥不散曬不乾浸不爛等閑挂在太虛空一任旁人冷眼看驀卓拄杖云何似秦時轅轢鑽　端陽上堂一句全提了無縫罅通身是口分疏不下五月五日午時辰盡向鬼門重貼卦以拂子打圓相復劃破云咄　上堂拳來拳應踢來踢當拳踢不到作麼商量拈拄杖卓一卓云六

耳不同謀　上堂兩兩不成雙三三原非九鼈咬釣魚竿雞銜燈盞走北鬱單越打三更南閻浮提日當晝　解制小參常州有蘇州有擔著草鞋赤脚走三千里外覓知音未曾舉步先分剖且道分剖個甚麼衆擬議師云可知禮也　晚參智鑑圓明靈機廓徹非即非離非語非默二祖無端求覓安心雲門特地拶得脚折似者般不唧嚁漢縛作一團拋在大洋海底免得令人循途守轍阿呵呵山僧恁麼告報也是普州人送賊　師領衆二十餘年至老不懈室中日夜身不離七條甲申秋說偈而逝塔于天目雙淸右隴之荊門菴

骨巖峯禪師法嗣

武康匡裔來禪師　中秋上堂庭空月白明如鏡寒螿遶砌送秋韻寒山拾得臥松林幾人同此趣眞境驀卓拄杖云了盡凡情卽佛性　小參舉拂子云向上道卽易向下道卽難何用明修棧道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任敎暗度陳倉直饒上上根人通天手眼到報恩這裏一點也用不著何故黃河滾滾流今古華嶽三峯勢插天　上堂省見不忘多與少這等油瓶何用炒識得前三與後三方見此中不草草鬧裏插香衣中失寶堪歎浮生心未悄山中無事若登仙一種平懷何處討

苧溪森禪師法嗣四人

天目獅子正宗形山實禪師　上堂淸隱不會說禪森羅萬象同參寒山却笑拾得沒却鼻孔半邊呵呵呵會也麼楊岐驢子三隻脚小樹小皮纏大樹大皮裏德山棒臨濟喝普化爲何搖鈴鐸莫莫莫風吹石臼念摩訶設有伶俐衲僧出來道長老長老今日悟公請法直須舉揚向上宗乘如何也似三家村裏長老說幾句淡話便了遂鞠躬云山僧今日失利

京都賢良如川盛禪師　賜號無礙永覺江南常州人　小參古人道大善知識須具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手段方堪爲人盛上座乏此伎倆但知助耕夫之牛與饑人之食何故佛不違衆生所願且道與古人還有同異也無將拂擊几兩下云山中草木皆光潤知有寒輝玉在淵

姑蘇怡賢蓮峯源禪師　早參著個陳年滯貨一春不發利市今日和盤托出還有酬價麼一僧纔禮拜師云問話不許啓口進云陳年滯貨拈過一邊師云汝有新得那進云無位眞人擧一步過萬億恒沙國土因甚又道出不得渠儂毛吼師震威一喝進云八面玲瓏去也師云多虛不如少實乃云昨宵風雨過園林洗出威音那畔春無位眞人毛骨冷柳烟榴火一時新　乾隆十年四月二十日沐浴更衣望　闕謝恩畢書偈曰今年過六九金毛顚倒走撞倒兩泥牛笑破虛空口趺坐而化世壽五十有五

京都覺生秀山成禪師直隷龔氏子　示衆參須眞參悟須實悟汝等諸人不可希圖小利得少爲足中止化城不求陞進登山到頂須要從空放下入海窮源更當折合歸來枯木依寒林逢春不變心徒然無用之材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錯會不少工夫坐到如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尙是生死岸頭事何況下此而修隨人脚轉狗塵背覺弄影勞形如此參方行脚山僧有棒不肯打你　萬壽上堂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但能一超直入管取塵劫凝滯當下氷消無邊妙義一時颺却得深固根蔕堅凝體徹萬法源了諸緣本坐微塵裏轉大法論於一毫端現寶王刹一爲無量無量爲一物我融通理事無礙卽幻而眞隨緣不變祇如恭祝一句作麼生　聖壽等南山

美發淳禪師法嗣

天目晦石琦禪師蘇之曹氏子依美和尙出家出住報恩上堂眞心絕朕妙體無方神不可知聖莫能測處生死流驪珠獨耀於滄海踞湼槃岸桂輪孤朗於碧天言超象外道合羣情苟非鶖嶺鳳毛那解當陽契證所以道事能恁麼事人須恁麼人不是恁麼人何知恁麼事還見恁麼人麼遍界且無尋覓處龍淵千尺漲波濤　上堂人人有面古鏡諸佛於中隱現個個本來面目殊非長短方圓作形生之資始超有象之機先背之者迷頭認影悟之者無垢金仙該因括果徹底虛元七處九會舌頭短五十三人妙不傳淨智莊嚴功德聚分明一朶火中蓮　上堂佛說一

切法應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到者裏有口惟堪挂壁若祇恁麼休去敢保渠儂未徹在直須萬機不到處七穴八穿百匝千重時水灑不著有時破二作三有時會三歸一向無言處演言無法處說法頭頭建立輝煌一一要津把斷擊拂云常憶汾陽好言語菊花遍界耀全提

養拙明禪師法嗣

潭州大溈慧山海禪師　上堂按拄杖曰談玄說妙文殊無地藏身舉古舉今普賢有處吐氣便恁麼去吳楚未同風別轉機關東西十萬里以拄杖一畫云牛頭沒馬頭回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始俊哉

上堂一燈然出百千燈大地山河盡斬新石女雲中歌雪曲木人水底舞陽春重重涉入寶林網剎剎全彰般若因直下和光都撲滅爍迦羅眼透金塵

項目徹禪師法嗣

雙泉眉山霈禪師　上堂有不得無不得秤鎚揑出黃金汁是句劃非句劃熨斗煎茶銚不同六六三十六三尺龍鬚當破布五五二十五出門蚊子大如牯

東山水上行嵩前嘯石虎西園絲竹叢叢北苑青松楚楚一人有手無脚一人有脚無手十字街頭撫掌歌舞顧衆云還有識得渠面目者麼一僧纔出師便下座　上堂一不隻兩不雙青天撲地日月無光東勝神洲打鼓西瞿耶尼插秧普請雲居羅漢大家逐隊成行天台石橋路窄趙州略彴許長丹霞燒却木佛院主眉鬚遭殃道是第一義諦早已錯過梁皇至今江上蘆花白少室峯頭瑞靄蒼

具德禮禪師法嗣五人

能仁徹旨朗禪師　小參僧問學人上來請師一接師拈起拄杖僧擬議師便打乃學僧問雲門大拍盲的人來師還接否門放身倒師云韶陽老人向逐浪隨波處截斷衆流要使函蓋乾坤話行能仁不作者箇去就大拍盲的人來師還接否拈起拄杖擬議不來劈脊便棒且道者話在什麼句中收　小參白雲一堆兩堆丹楓三章五章無意欲分賓主有時欸段飛揚敢問參方上士其中可有商量時有僧出師云

好沒主張　小參舉不顧卽差互如何是佛麻三斤山僧今日如法學了幸毋更生差互隨顧一僧云汝作麼生會僧佇思師云擬思量何劫悟

維揚巨渤恒禪師　示衆宗師家須是杓柄在手活計通身任他漢去胡來難逃一鑑始可橫拈擲標高踞上流卷太虛於毫端乾坤函蓋吸滄溟於霹靂膏澤人天固是衲僧家本分事若是單單認得一個無夢無想不名不物道理以爲極則便乃開張大口誑嚇閭閻誤賺後昆平沉佛法乃斯之輩深可痛憫

陞座有一句子無無一句子有坐斷有無機一雙窮相手打破蔡州城毛端獅子吼呵呵呵好大哥溪西雞齊啼狗走抖擻口　陞座目前無闍黎山河匪礙此間無老僧不許夜行一句中虎踞龍蟠眉睫間風雷變換箇是衲僧家尋常作略直得野老門前王令稍嚴牧唱樵歌聲光烜赫六識無功的如水投水破家散宅的似空合空苟能超證到與麼田地天寧門下還須喫棒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馬手不停脚不住且道作何事業一期之中敢望諸人道一轉語通箇眞實消息庶免鐵面老子打算草鞋錢好

◆圖字原本蠹損不明

◆令疑今

江西雲居晦山顯禪師　示衆雲門鑑報慈鬅頭蓬鬆眼赫赤虎舌打鞦韆佛口生荊棘當陽一箭髑髏穿南海波斯面如墨　小參三世老黃頭渾然不知有吸盡西江藏身北斗乾坤暗黑山河倒走等閑只爲太惺惺拈得鼻孔失却口裡奴白牯慣稱揚雲中盡作獅子吼　小參今朝六月廿九一歲已過其半生死大事未明急急須教刀斷慈明引錐刺肱瑞巖惺惺叫喚眞如圓木驚心高峯拚作癡漢依此四老修行管取前程了辦赤心片片向人傾剔起眉毛君自看

泰興慶雲碩揆志禪師　佛成道日上堂僧問展開關捩子千聖立下風卽令和尙站在甚處師云焦甎打著連底凍進云則鑊湯無冷處師云放待冷來看進云覿面無私句今朝謝舉揚師云千里萬里進云靈山授記未到如是師云不妨伶俐問雪覆千山因甚孤峯不白師云別露一家風問一念無爲十方坐

斷慶雲寺中幾人親薦師云驢鳴犬吠一般聲乃云釋迦老子於正覺山中覩星大悟便道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何似慶雲寺裏連日彤雲密布一朝紅日高昇現前僧俗男女草木叢林山門佛殿獼狗泥豬悉皆歡喜異口同音道也不奇也不奇一切衆生悉無妄想但以如來智慧德相不能證得驀召衆云咄

杭州雲林諦暉輅禪師　陞座梅白松青絲毫不隔掃却凡塵與法塵咳嗽掉臂皆三昧喝曰達人面前豈可不知忌諱露出人人本有之珍又喝曰雖然春滿乾坤也要東風著力連喝兩喝下座　陞座豎拄杖曰紀綱滹沱家法少此爪牙不得敲擊靈山骨髓非此鍵鎚不可今有一人爲能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統御一切用別箇端平其不平不平其平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裏中紅心驀卓拄杖曰其利斷金　示衆心肝不橫頭角不露奇哉衆生貪程錯路何如我妙濟院裏滿徑幽篁風有餘一池荷葉霜打破茆堂日出共商量乃豎拳曰兩箇拳頭那箇大

繼起儲禪師法嗣五人

蘇州字雲蹤禪師　上堂騎佛殿入山門釋迦不在先騎燈籠入露柱彌勒不在後其間忽乘師子而來且請別時相見或乘象王而至未便輕易投刺或現半身靈喦門下那許縮頭縮項倚墻靠壁或現全身聽呼指使不致慢事自然獲賞蹤長老今日騎拄杖子入汝諸仁鼻孔裏去也　小參句前句後是諸人難處著脚一跨跨過是汝諸人極容易處喦頭道百不思時喚作正句以手引舌曰是伊有甚麼用處拍禪牀曰親切無過此

蘇州月函子禪師　上堂一筆勾下也胸中穩貼卽便散去情理不甘者說衆無對師云去又不卽去說又沒得說我實情耐你不得遂旋風打散　上堂大衆有一句子言雖粗淺理實甚深艮久驀伸拳云生鐵拳頭不識人　上堂你者輩黏鑊湯漢靑州覓棗鄭州覓梨閻老子是你親是你眷堯封今日若不喚醒你你把阿波波呵吒吒盡作了祖宗鐵券慚愧今日道一句子忝得住山僧口不可止一路掀翻几案

國淸翼菴鄧禪師　據室諸佛心量廣一尺此方地面廣一尺諸佛心量廣一丈此方地面度一丈諸佛法身長一尺箇條拄杖長一尺諸佛法身長一丈箇條拄杖長一丈踏著此方地面坐得者箇座子提起箇條拄杖開得此箇法門鐘鐘鳴鼓鼓響文殊絕羅籠普賢脫知解舉措盡光明咳唾皆龍象卓拄杖曰出手釘得虛空橛許汝叢林作榜樣　晩參驀地草鞋底脫不管鼻孔巉巖脫向深山角落裏橫橫竪竪竪竪橫橫無不放光動地脚尖頭踢出來的是甚麼乾矢橛　小參汝刺脚與麼來法華塘爲汝說大事因緣木魚山爲汝說無聲三昧解脫門爲汝說智智淸淨七寶幢爲汝說淨光無礙更來者裏討什麼椀擲拂子便起　小參紅鑪燄裏拈來片雪散作普天春色直得森羅萬象草木叢林一時簇綻於以壯烟雲之色于以添渤澥之瀾西來大意不須煖室商量少室眞宗何用望空啓告曩謨佛陀曩謨達磨曩謨僧伽總然將得虛空來驀擊竹篦云還教博取虛空去

資福童碩宏禪師　據室未入門豈容話會到者裏方許商量且道醍醐語毒藥語達磨是大士化身直得九年分疏不下維摩乃古佛再世亦不敢輕措一詞莽鹵漢好作等閒竪拂子云試看是何標格　上堂透金剛圈不在手脚快便吞栗棘蓬難在牙齒竪牢不能與諸塵作主徒然誇七事隨身主賓玄要未分以前反手摸得著當斷不斷反招其亂揮劒處十字街頭曾無向背當四山相逼煞有生機臨濟面門突出底無位眞人卓拄杖一下云早已斬爲三段何況虛空畫圓相水上揷紅旗一向誵訛無本可據山僧實頭人何敢妄語喝一喝云切忌巡人犯夜

靈瑞尼祖符禪師　上堂拈香云此一瓣香明逾寶月瑞勝優曇若非鼻孔相符爭得心源共印爇向鑪中供養始祖釋迦文佛大和尙暨禪宗第一祖飲光尊者直下諸大祖師恭願金輪統御一人端拱御樓中叡澤霧流四海五湖王化裏乃云道者家風古今不異三間茆屋一味安閒更弗向外營求隨分有鹽有醬若是佛法山僧有口祇堪挂壁　上堂無依無

欲是能仁却被明星換眼睛。盡大地人同一見。更將何法度衆生。黃面老子受山僧一問。直得口似匾擔。汝等諸人著如來衣。坐如來座。何不道一句與他出氣。以見佛法有人。不然。却是山僧罪過　上堂。拈拄杖。碎得聖凡窠臼。荒草解橫身。提起本分鉗鎚。大地齊乞命。讚之則耳聾眼瞎。毀之則口啞舌禿。不毀不讚。平地陷人。別有機關。鑿空覓路。明明向你道了也。若更不會。莫怪山僧蓋覆　上堂。長廊下與你說底。不是後架頭與你說底。不是即今法堂上與你說底。且道是不是。學人纔出作禮。師云。似即似。是即不是。下座

正源略集卷第十

維揚嗣祖沙門　賓輪際源　高旻了貞　輯

天台國清　達珍　編

南嶽下三十六世

丈雪醉禪師法嗣二人

青城鳳林竹淚生禪師　至節上堂。機輪轉處。草木揚眉。坐斷當陽。乾坤失色。語其動也。徧周法界。語其靜也。泯跡潛蹤。所以道。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若以世諦流布。讓伊有分。若約正眼流通。則不然。驀拈拄杖云。看。木上座如何行履。百萬億須彌盧。百萬億日月。百萬億四大部洲。百萬億香水海。一口吞却。且盈虛消息。向甚麼處流轉。諸佛衆生。何處安身立命

佛冤超綱禪師。內江李氏子　上堂。證第一義。異類潛蹤。正印提持。衆流截斷。若存知見。如算海沙。豈不見。少室峯前低頭難覓地。曹溪路上擡眸不見天　小參。雷音普震。困蟻羣蘇。捲起簾來。青天白日。露柱

笑呵呵燈籠功不宰白雲本無心常自露光彩竪拄杖云輒不得動著者箇何故願彼觀音行善應諸方所　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云昨日雨今日晴進云恁麼則與天地同根去也師云虛空裏不可安耳朶　問如何是學人本來面目師云春風吹露柱云學人不會師云夜雨濕嵩花

雲橋水禪師法嗣

東川蒼碧聰禪師　上堂懷抱一念虛明未脫三乘覊鎖妄認八處見見埋却自己靈光直饒當下轉身竿頭進步脚跟下未免三十痛棒　元旦上堂動若行雲止猶谷神水中鹹味色裡膠靑老盧只解踏碓藥山一物不爲舟有一尺蓬可使八面風駕無三尺鞭難控千里馬喝一喝拋出栗棘蓬誰人吞得下

易庵師禪師法嗣

南陽法海林我鑒禪師　上堂薰風始拂炎暑臨時長稚賢愚正堪休歇制毒龍於無相佛刹調狂象於正覺場中朗智地於神珍燦性天之戒月單刀直入獨步丹霄方知牢關把定異轍同途相見別峯傍通消息驀竪拂子云還會麼居然擊碎蟠桃核者回方見個中人　上堂看破浮漚化城了知空華實所彼旣烏有先生大都我亦非我相將下應上呼却也無可不可揮拂子召衆云還會麼於斯會得何勞曲唱巴歌其或未然拂一拂云雙桂晉開五葉花及至寶峯今結果

聖可玉禪師法嗣

崇隆碧露夢禪師　上堂嫩筍出林點破靑霄日月蒼松徹蔭普覆大地乾坤會則千足萬足不會日午三更遂拈起袈裟云會麼此是雞足頭陀待慈氏下生的　秋日上堂秋風淸秋月明碧天皎潔絕無痕半夜木雞啼月冷三更石犬吠花陰驀竪拂子云知音有幾人　佛誕上堂銅鐘易扣鐵鼓難鳴事出無由機扣有方一言一語文殊起發請之端全默全歸維摩圓不二之門把定封疆彌勒陷在兜率放開一線釋迦此日降生到者裏把住是放行是大衆試定當看

密行忍禪師法嗣

滇楚九臺山知空蘊禪師　小參迦葉一笑傳心神光三拜得髓拈拄杖卓一下云只此一著了無多子久參上智便合乘時顧盼躊躇劍去久矣更說甚鑛中之金麥中之麪一場自賺諸兄弟知也無若不知盡情放下直須絕後再甦莫待一事無成兩鬢疎方袍圓頂胡爲乎噓一噓靠拄杖便起

百癡元禪師法嗣

京師海會憨璞性聰禪師延平順昌連氏子年十八祝髮首參皷山賢令看萬法歸一話久無入處出嶺謁百癡元即承記莂命主席杭法喜臨安觀音錢塘廣福大興延壽海會愍忠諸剎順治己亥應　詔萬善殿賜號明覺　上堂佛祖妙道衍派流芳選佛場開鑪鞴洪啓既以門庭施設言前的旨控玄機楷定圓宗句下搜尋絕了義劈禪宗之骨髓標教綱之紀綱隨處建立法幢須知法無定相如月印於滄江似聲傳於空谷直使百草頭上常轉大法輪一毛孔中現瓊樓玉殿壓是金輪王降世處處成就菩提道場作天下人中之主布德澤三有霑恩垂慈育羣靈瞻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堯風蕩蕩舜日熙熙四海清寧齊天一統佛法有幸興隆祖燈聯芳續燄一機感赴萬善同歸正當今日開堂祝聖一句作麼生道壽比岡陵等太極龍棲鳳閣永彌新　上堂無雲峯頂徹湧空劫金烏枯木堂前暗消剛骨紅影達者深入閫奧作家格外權衡無孔笛橫吹倒吹破甑子七零八落寒山拾得不知名豐干尙且難摸索擲下拂子曰諸人切莫亂卜度康熙丙午臘月十三日師書偈曰今年五十七捏碎孃生鼻一生受用中無得亦無失昨夜泥牛鬬入海直至如今無消息眞消息今日西廊打倒東廊壁放拾傀儡歸去來莫教特地成狼藉擲筆而逝塔於台山安國寺右

靈機觀禪師法嗣二人

湖州資福明心鑑禪師　示衆鉢盂峯下禺泉亭畔有一句子突出難辨山僧爲汝等道破去也便下座

湖州資福德水洧禪師　據室實地之中不得烏焉成馬有問佛法心性劈脊好與一棒因甚如此車不横推理無曲斷

石庵玶禪師法嗣

杭州仁和佛日璿鑑衡禪師　僧參師問甚處來曰白下師曰石頭城踍跳上梵天你還知麼曰不因師舉某甲那知師曰不屬聲不屬色你作麼生知曰和尚婆心太切師云孟八郎漢又恁麼去也　僧參纔展坐具師曰錯僧便收坐具師曰錯錯僧復禮拜曰某甲是本地人不解梵語唐言求和尚放過師曰正要問你本地上親切道一句來僧彈指一下師曰是何意旨僧無語師曰者沒地頭漢直打出　上堂有一句子密不通風有一句子徧周沙界更有一句且作麼生道良久云吾常于此切　上堂卓拄杖云龍袖拂開全體現眉毛上作麼生又卓一卓曰象王行處絕狐蹤脚跟下作麼生又卓曰向者裏見得徹去自然眼蓋乾坤大方闊步儻或未然直須薦取連卓兩卓

天嶽晝禪師法嗣

廬山開先心壁淵禪師　上堂白雲影裏藏身祇圖瞌睡紅塵堆中託跡隨順世緣至於佛法兩字久已抛向他方世界今日却被當道尊官推向者曲彔木牀上又且如何施設賴得雙劍峯巍巍萬仞門戶潑天瀑布水滾滾千尋舌頭拖地此是從上祖師轉不退的法輪說不盡的妙義新長老不妨借水獻花舉似大衆雖然如是錯會者多

山曉晳禪師法嗣

杭州佛日法持穀禪師　立春小參正月春臘月春一歲梅花兩度新處處泥牛頭角逈沿街鑼鼓鬧相迎諸仁者還識春牛落處麼良久曰四蹄踏破天邊月耕轉虛空滿地金　淸明小參節屆禁煙三月五家家塚上添新土雨打桃花冶豔傾靈雲漫向枝頭覩今日黃龍見處偏栗閉密種長生果無陰陽地好栽培滿樹花開香朶朶報諸人休莽鹵達磨不是西天祖

靈遠應禪師法嗣四人

襄州洞山普慧漢水浩禪師佛殿麗像開圖宏濟萬品金容掩色典御十方所以貴買無數僧祇賤賣一時拈出且道以何爲據遂拜云六出天花鋪地錦占

斷風光作主人　晚參舉朝宗忍和尙因僧問向上事如何下手忍便掌僧擬議忍踢云脚下也得師驀卓杖云南華老人將者片眞金三翻兩次當作頑鐵賣了山僧今日欲來對衆找價乃下座旋風打散

天童石吼徹禪師越州山陰童氏子博士弟子員依兜率院子賢和尙薙染造眞州五臺靜覲律師圓具參靈遠應親炙十有二年遂傳衣寶應一宿年七十二値文覺禪師堅請主席天童　冬至早參句外明宗豈屬言詮劫前運步不費心力只在當人能達通變何必定要分時限日四序不遷陰陽不涉藏冥運於化育之際無影樹頭宿彩鸞截羣機於未兆之先不萌枝上飛春色若能向頂門上霹靂轟騰脚跟下自然紅輪突出魯公臺上書底是世法不是佛法須知不是者箇消息慈明堂前揭底是佛法不是世法須知也不是者箇消息旣總不是者箇消息畢竟是什麼消息擲下拄杖云拄杖子吞却祖師了也教什麼人說禪還有人救得也無　乾隆戊午五月二十七日示寂世壽七十七僧臘五十二語錄五卷行世塔于天童之陽

桐城慧山魯璠奐禪師　解夏上堂拄杖活如龍草鞋獰似虎呼喚不回頭羅籠不肯住脚跟下天寬地寬切忌東去西去剔起眉毛子細看寸草不生千萬里　晚參孤月朗衆星明突出達磨眼裏睛看看山門騎皷角走入佛堂拜聖僧喝一喝云是甚麼乾矢橛麻三觔描不成分畫不成　小參大地平沉虛空粉碎認著依然還不是前三三後三三推門落臼開門見山還會麼虛空背上板毛生萬里山河一條鐵　小參昨夜金龜脫却殼無端又被人鑽破天明石女急尋看撞倒嵩山破竈墮顧左右云下坡不走快便難逢

六安大悲祖幻寧禪師金陵劉氏子　上堂事存函蓋展全機於聲色堆中理應箭鋒顯大用於法界之外直得陟山起舞滹水歡騰露柱揚眉燈籠發笑更說甚麼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衲僧家無固必行便行坐便坐苟能直下薦得則知德山棒不圖打草臨濟喝祇要驚蛇到者裏自然如龍得水似虎靠山

縱奪自由殺活在我設有所重便成窠臼皆是依草附木之流指鹿爲馬之輩不惟孤負從上宗乘亦乃笑破衲僧鼻孔寧上座雖則一任騰騰於法無知終不將斷貫索穿人鼻孔只得借路與衆兄弟通箇消息良久喝一喝　小參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卓拄杖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節崖琇禪師法嗣四人

蘇州虎邱洞明照禪師徽州歙縣洪氏子　三門師云打葛藤分露布涉水登山渾不顧拄杖頭邊車馬多縱橫不礙毬門路拽拄杖便入　佛殿不禮明行足只拜竹筋鞭無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　小參有佛處不得住一片古青山白雲侵占去無佛處急走過澄潭不許臥蒼龍枯木寒嵓成話墮有無俱打脫明鏡正當臺顧左右云戶外重增龍象跡屋中添編破草鞋　示衆一口氣不來何處安身命老鼠無處尋猫兒這箇信咬破鐵棺材死屍喫不盡　小參昨日天晴今朝雨落門前石烏龜草鞋盔覆却雖然躲得渾身未免露出頭脚　上堂頭五岳鼻三巴串肩斜搭紫袈裟人來問道無言說一笑清風捲落霞

湖州吳山廣壽宇亭尹禪師　浴佛示衆舉藥山因遵布衲浴佛次山曰者箇從汝浴還浴得那箇麽衲曰把那箇來山休去師曰遵老索來杓柄在握藥山休去舌拄上齶要見那箇敢保未在爭如吳山今日莖老宿發心浴佛尹上座袖手旁觀不管他者箇那箇隨例與伊一杓直得麻三斤乾矢橛殿裏底牛頭阿旁有眼無鼻孔杖林山下竹筋鞭一齊放光動地不唯坐斷天下人舌頭且免大家鈍置　佛誕靈山會上葛藤根今日毗藍園裏生引蔓牽枝二千載娑婆無路得人行以拄杖劃曰今日爲諸人一齊截斷了也且向何處見他釋迦老子武林春已晚臺榭綠陰深

揚州福緣濟生度禪師青州張氏子年十三投恒晏大師出家依佛定和尙圓具後參節崖琇徹法源底出住救生金粟祖堂聖因等處　據室據此室行此令天下衲僧齊乞命佛祖直教重鍛過甎頭瓦礫呈心印且道利害在甚麽處霜刀舉起骨毛寒利劒揮

開天地靜　小參寒則普天寒說誠實言熱則普天熱是他時節有箇不被寒熱所轉底諸兄弟還知麼以手托拄杖云自從隨我下天台直至如今七尺還是七尺一丈還是一丈上堂冷靜處却沒滋味閙熱處正好商量踢脚絆手無非乾矢橛撞頭瞌額總是蔴三斤倘若秤得來乾坤無剩欠覷得著世界總馨香且道無鼻孔老漢又向甚麼處安著夜來牀薦暖一覺到天明　小參昨日打點幾句佛法欲來爲衆小參被四肢風火燒得乾乾淨淨今早又打點幾句又被一個噴嚏打得乾乾淨淨今日對衆不可無語有法無法畢看臘八　師行脚時因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云出一叢林入一保社後住山又問萬法歸一師云飯後濃煎茶喫了池邊坐石數遊魚及住救生又問萬法歸一師云拆東牆補西壁後住福緣又問萬法歸一師云一喫便飽一屙便了　雍正丁未八月十八日示寂世壽五十七僧臘三十九塔于福緣之右

祥光吉禪師法嗣二人

揚州淨慧破愚智禪師　示衆枝頭拭羽鳥初啼一一咸明上上機卓拄杖曰若向箇中親薦取擔頭挑得好春歸

揚州淨慧允中徵禪師　小參古德道日出心光耀天陰性地昏不知天地者剛道有乾坤諸人簇簇上來山僧瞌睡特甚遂竪拂云成人者少敗人者多

薪傳瀾禪師法嗣

淮安龍興靈潔源禪師　小參將心是佛墮野狐窟謂佛非心遭無間獄逈脫中間與兩頭夜深不向蘆花宿翻來活眼照寰中六六元來三十六

博凡可禪師法嗣

江州西林仲泉空禪師　上堂舉世尊正覺山前覩明星悟道歎曰奇哉一切衆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師竪起拂云智慧德相妄想執著總被空上座一串穿却了也正恁麼時假饒釋迦老子到來也只得傍觀有分衆中還有爲古人雪屈者麼良久云咄咄咄一人發眞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殞

天岸昇禪師法嗣

徐州雲龍興化谷庵朴禪師　早參拈拄杖云莫避喧以求靜莫自是而非他莫生聖解莫存已見但除揀擇洞然明白作麼生是明白底事卓拄杖喝一喝云面山高主山低

懷光燦禪師法嗣

京都覺生雪鴻信禪師　賜號文覺姑蘇人世業儒于庠序閱金經有省即剃染參懷光燦印可　小參向上一機不是金剛圈透頂一句不是栗棘蓬諸人每日二時匙箸下鉢盂裏喫粥喫飯若是口口不嘗咬著米透得金剛圈吞不得栗棘蓬若是口口咬著米吞得栗棘蓬透不得金剛圈直饒吞得透得祇如藕絲懸須彌山一手接四天下是什麼人境界還知麼良久云也只是個沒面目底漢　晚參行棒行喝老僧從來沒此閑氣力眉橫鼻直諸人幸無些子缺陷只是上來下去切忌踏碎堦前者片雪露出瓠頭土塊努眼睛掀脣舌累汝眼中突地添箇屑　晚參數輩枯禪繞病僧箇箇眉橫鼻直豈可將佛法鈍置了也只二時粥飯外不須別用心力近日園頭要種菜田頭要種穀雖然如是也須大家照顧且道照顧箇甚麼朝朝犂耙迎風動翻轉泥來原是土　小參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祖師愛道無覺生愛道有山河大地是有人物男女是有身心世界是有只是要覓絲毫塵埃了不可得且道祖師見處是覺生見處是於此辨得分明許汝具參學眼　乾隆五年師退處彌陀寺至十五年示寂召門弟子曰將法語焚之乃吉祥而逝世壽八十七塔建本寺

文弱盈禪師法嗣

終南蟠龍子肅遠禪師無爲州趙氏子母夢僧乘牛車投宿而孕襁褓喜趺坐出家後參文弱和尚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文與劈頭痛棒後聞空手把鋤頭大徹一日文落堂纔據坐師即出衆奪取拄杖拋向人前文云者孟八郎漢來捋虎鬚師即呵呵大笑　上堂僧問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師云剗進云罔明是初地菩薩爲什麼出得師云露進云當機不昧千眼頓開知鑑洞明十方

普應說甚文殊罔明女子入定直饒瞿曇老漢也須喪身失命且道利害在甚麼處卓拄杖云吽吽

古鏡符禪師法嗣

無錫南禪吼松澄禪師參龍池微問如何是萬法歸一微劈頭便棒師曰一歸何處微復打師乃呵呵大笑微曰見箇甚麼道理師便喝微又打師拂袖便出後參古鏡徵師所得師呈偈曰萬法歸一一歸何拿住虛空活切磨嚇殺白雲飛萬里清風吹調唱哩囉鏡可之　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日曬苔枯雨濕葉茂曰不會師曰素富貴行乎富貴

介爲舟禪師法嗣

漢陽臺華碧雲天禪師　上堂問不展鋒鋩如何得勝師云金剛手內八稜棒僧云掀倒禪牀師云你不是者手脚僧便喝師云峨嵋白長老乃云梧生鳳隱霧起龍吟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者是盧能和尙遇著碓嘴生花曳轉孃生鼻孔山僧忝列末裔不顧彌天罪犯將他老古錐底鍋子大小杓柄短長直言便道只得鶴棲起舞晴川攢眉驚羣句驚羣人前拈出奇特句奇特人前擧揚收放臨時與奪自在設有傍不甘的道忽遇衝雲破浪者將何支遣卓拄杖喝一喝下座

冷堂林禪師法嗣

越州蕭邑城山大拙理禪師　上堂最初一句子未曾越此時末後有光輝今日更誰委大千沙界掌中揮大地山河成正覺眼中花相長短春幻裏生涯作非作圓陀陀活潑潑珠走盤兮盤走珠一顆寒光永照燭

萬因聖禪師法嗣

福州護國鐸夫凡禪師　上堂僧出便喝師曰古人道一喝不作一喝用你者一喝落在甚處僧又喝師曰前一喝也有主也有賓後一喝還有賓主也無僧擬進語師連棒打下曰脫空妄語漢乃曰德山棒臨濟喝拈放一邊若具頂顙正眼別資一路猛烈進前殺活自由卷舒無礙竪拄杖曰祇者些譊譊多少師僧到者裏開口不得今日落在天聖手裏一任施設佛來也打祖來也打正與麼時還有爲佛祖出氣者

麼震威一喝。曰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
示衆拄杖子。摟翻洞山五位。顛倒臨濟三玄。直得
古定光騎佛殿出三門。撞倒慧明崖。粉骨碎身。驚起
積道山。了無巴鼻。是汝諸人還覺眉毛定動也未
小參事事無礙。大雲秀聳千林外。法法無差。鴈度瀫
江素影斜。松濤夜夜和鐘落。梅蕊凝香鐵笛花。君不
見。太原孚草鞋踏破偏天涯。揚州畫角落誰家

還一韜禪師法嗣

潤州鶴林雲屋音禪師　師問新到。向在甚麼處住。
僧云天目。師云曾見和尚麼。僧云某住數年。豈得不
見。師拈竹篦云天目和尚何似者箇。僧罔措。師云更
住數年。也夢不見　晚參菊綻東籬。香浮內院。鴉鳴
古木。響答虛堂。明明父母未生前了了見聞不及處。
所以道曠劫來事。只在如今。一句無私。靈機獨露。還
委悉麼。相識滿天下。知心有幾人　小參近日諸方
據曲彔牀者。說法務要尖新。出語必求玄妙。殊不知
秘魔一向擎叉。禾山只解打鼓。打地和尚初無棘句
鈎章。振鐸阿師曾不攢花簇錦。汾州只道莫妄想。俱
胝惟竪一指頭。更有老烏窠但道諸惡莫作衆善奉
行。如此朴實禪。今人那肯說。山僧嘗謂古人說禪如
蓮華花在實亦在。今人說禪如牡丹芍藥花有實無。
柰何禾黍不陽。豔競栽桃李。春翻令力耕者牛作賣
花人

龍喜溥禪師法嗣

龍王山淸涼千智幢毅禪師　茶話。新茶嫩筍芳草
垂楊。徐步山谷。鐵石心腸。好鳥相喚。其音叮噹。如何
白雲飛來滿牀。山下有田菜麥青黃。山外有屋烟樹
蒼茫。忽來明月嵩上生光。誰爲侍者。松杉兩傍橫攡
拄杖。擊碎空王。正恁麼時。日出東方。如大火聚。今古
文章。山泉自流。淸聲勿狂。金毛獅子。哮吼高岡。驚走
無路。妖怪狐狠。一喝兩喝。佛祖潛藏。無人可伴。靈樹
家鄉。長年受用。百結衣裳。佛祖慧命。伶俐兒郎。吾師
授受。時刻不忘。呵呵且道是詩耶。偈耶。世諦耶。佛法
耶。遂舉杯云。總不妨吃茶

彌鑿澧禪師法嗣二人

南陽雪乳律禪師　小參。一念萬年。萬年一念。一念

不生前後際斷乃高聲召衆云大衆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且道作麼生相見良久云任從滄海變終不與君通上堂昨夜南極老人退位向北斗裏安閒自在須彌山子拍手高歌四大部洲一齊唱和且道誰是知音者良久云摩訶般若波羅蜜

東京相國曇紹杲禪師　小參橫按竹篦云會麼者箇是諸佛諸祖說不到的山僧說了也諸人作麼生良久云覿面不薦如隔千山唯弄光影大難大難

上堂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親收得召衆云如何是摩尼珠喚什麼作如來藏良久以手指云者箇上座肥那箇上座瘦小參舉東山和尚道如何是禪閻浮樹在海南邊近則不離方寸遠則十萬八千畢竟如何禪禪相國也有箇道處如何是禪三脚蝦蟇跳上天吞雲吐霧布雨興煙有意尋時天地隔無心用處嘴脣邊畢竟如何禪禪

雲峨喜禪師法嗣三人

西安興福憨休乾禪師西蜀龍安胡氏子　上堂三度與棒黃檗老徹底婆心脇下還拳小廝兒事急則變顯大用發大機明頭合暗頭合擒縱互換照用齊彰北斗裏藏身針鋒上走馬到者裏釋迦老子口似磔盤達磨大師眼如木楔十聖三賢讚歎無門衆生魔外疑謗不息獨許超方作者伶俐衲僧直下了知端倪不用明椎玉皷暗展鐵旗在處草偃風行所向無思不服正所謂鍾馗醉裏唱涼州小妹門前暗點頭巡海夜叉相見後大家拍手上高樓　結制上堂金粟舊火爐深廣莫可測一道本平等聖凡元不別撥出火星時虛空齊迸裂寒則普天普地寒熱則普天普地熱三世諸佛於火燄中轉大法輪總不相違越汝等諸人今日於中坐臥經行一任麻三斤乾屎橛都來抛向一邊總沒干涉只如不許昏沉瞌睡若也瞌睡眉毛被火燎却也怪金粟不得

汝州風穴白雲雪兆性禪師　陞座堪笑當年遽伯玉行年五十方知趣從頭一一細思量四十九年都不是欲寡其過未能爲孔子聞言深相契某也今年四十九信手拈來無不是年年頭上頂青天歲歲草鞋踏實地獨有今年業力牽雲水相從許結制無端

將箇破沙盆安排累爾諸兄弟禪道佛法半點無鬼面神頭無本據何如撥轉鐵牛機直入千峯萬峯去免教扭揑孃生鼻懸羊賣狗成何濟大衆孃生鼻孔一任扭揑孃未生時鼻孔在甚麽處蘇嚕蘇嚕嗘喇嗘喇

河南金粟沖涵恒禪師　佛殿萬德莊嚴紫金光聚驀劄相逢誰敢正覷乃撒開坐具云因我得禮你彼此無本據遂大展三拜　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云遠親不如近隣進云如何是法師云多虛不如少實進云如何是僧師云求人不如求己師乃以拂子打○相云非瓦礫非珍寶圓陀陀兮光皎皎爍破威音雪谷春照開空劫壺天曉各努力休潦草蹉過當陽無處討遂高聲召云大衆衆側聆師驀拍禪牀一下云此時不了何時了　中秋上堂沖虛妙粹惟證乃知撲地風光出突難辨外離點綴寧容者也之乎內絕推窮討甚單重交拆還知金粟爲人在甚麽處竪拂子云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

無礙徹禪師法嗣二人

天台萬年紀安經禪師湖州高氏子　上堂直截根源聖凡罔測向上一著佛祖不識惟貴作家當陽定奪思量擬議天懸地隔　上堂靈鷲拈花人天百萬領略者唯飲光黃蘗行棒龍象一千承當者獨臨濟荷恁麽事須恁麽人萬年十餘年布網張羅東敲西擊欲覓一箇半箇以續先宗爭柰土曠人稀相逢者少設有箇漢聞恁麽道出來掀翻法座喝散大衆把山僧亂搥一頓不惟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爲之化亦免後人遞相鈍置也須是過量人始得何故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　秋收上堂藤條倒握敲玉露於淸晨鐮子橫拈斬金野於白晝百草頭邊全意氣明明大智神通一微塵裏轉法輪歷歷普賢境界東抛西擲謾云不是家珍北走南奔觸處無非至寶進前退後脚跟下蹉過幾箇祖師左盼右瞻頂門上失却一隻正眼通方作者便合乘時懵懂禪流徒勞側耳

天柱永慶念予恒禪師江南上元萬氏子　上堂風吹不入雨灑不濕四面八方渾無欠缺夜明簾外任

他鶴立枯松選佛場中那許狐藏獅窟門裏人要出出不得門外漢要進進不得把斷要津直得天曉不露豁開戶牖便見夜半正明出頭天外底到此且居門外穩坐室中底向來佛眼難窺若謂門外逍遙摩竭因何掩室若謂堂中穩密文殊因甚不肯入門向者裏檢點得出便好荊棘林中縱步毗盧頂上棲眞攝十劫作一念撮大千為一塵古今一貫內外一如其或不委莫怪山僧立門戶須知別有一壺天下座

遼夫一禪師法嗣

潤州夾山竹林辯言海禪師住大同僧云如何是大同境師云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僧云大好一聯詩師云作詩會那僧云某甲祇作詩會和尚作麼生會師云甜瓜徹蒂甜苦瓜連根苦僧近前云和尚道什麼師云風流不在著衣多僧便拜師便打

道安靜禪師法嗣

聖感霽崙永禪師　立春上堂鴉則鴉鳴鵲則鵲噪眼辨不如手親行到不如說到五九盡日又逢春古屋朝陽寒氣少　除夕小參毗盧師法身主無死生忘寒暑從來使得十二時不彼十二時辰使聖義炳然眞風廓徹喝一喝曰爆竹聲中百慮除發機也勝千鈞弩　上堂山花似錦一花上一佛土鳥語如簧一語中一珠數千聖同蹤萬機頓赴躋盛世於唐虞返淳風於太古福果端莊法輪永固喝一喝曰當陽驗取目前底明明歷歷無回互復喝一喝　佛誕日上堂世尊剖一伏羲畫一乾峯舉一雲門用一一字一加橫八字沒兩撇此非彼不知彼非此不識一會靈山尙儼然人人具眼誰端的喝一喝　結制早參永嘉一宿而覺高亭招手橫趨簡點將來猶為鈍漢衆中可有越格衲僧契得我機者即與證明驀竪如意云且道是第幾機衆佇立師擲下如意曰放待冷來看　晚參如來密語祖師眞訣水不自洗刀不自割悟須自悟說自他說卓拄杖曰此回重按過兩口無一舌師落堂曰適纔西堂上方丈啓白堂中悟得兩人悟的走出來老僧為汝證明連問數次衆默然佇立師曰西堂誑語老僧實語滿堂菩薩幸是可憐生

敏樹相禪師法嗣

辰州龍山頴悟秀禪師　上堂至理無言明眼者鑑眞機獨露通方者知若以禪會特地乖張不以禪會當面錯過

太白雪禪師法嗣

明州育王法鍾覺禪師　上堂關頭路口捷徑要津時時把住處處放行透得過者却在那邊去不得的只在者裏　閏四月八日上堂一年兩度四月八不知何日生悉達淡黃楊柳帶棲鴉嫩綠池塘藏睡鴨

采商榮禪師法嗣

鄂州向上具瞻仰禪師　解制小參結制以前鼻孔撩天結制以後鼻孔依舊放開布袋緊俏草鞋荒草裏奔逐馬牛酒肉案頭醉殺佛祖若也田地穩密一任丹霄獨步假饒漆桶不快切忌前途路滑

正源略集卷第十一

維揚嗣祖沙門寶輪際源　高旻了貞　輯

天台國清　達珍　編

南嶽下三十七世

慧山海禪師法嗣七人

邵陵大梅與峯智禪師　上堂一畝之田三蛇九鼠鮫斷麻繩翻身辨主南州北縣任遨遊虎穴獅林顚倒走萬別千差蹋踏翻丈夫氣宇衝牛斗喝一喝　晚參既得本不愁末渾身直踞上頭關空裏磨盤旋八角東搭西兜南涌北沒當陽抛下死蛇頭十聖三賢眼卓朔爛嚼虛空當飽餐誰解臨機道莫莫

潭州大溈山密印古梅冽禪師　上堂雨催樵子還家一步緊一步風送漁舟到岸罷櫓停橈正恁麼時如何野老不知堯舜力鼕鼕打鼓祭江神　晚參蹋破艸鞵赤脚走縮却項子露出肘昨日江上折枝梅逢人喚作隄邊柳大似雞羣之鶴大似喪家之狗未審是聖是凡合取狗口　示衆拍禪牀召衆云無人

奪你鹽茶袋庫藏裏須檢點禍不入愼家之門有人喚你苦葫蘆者閑家具直須颺却賊不打貧兒家復拍一拍

潭州大溈易菴懸禪師　上堂春巳半夜猶寒遲遲煦日上欄杆清淺聲隨流水濕輕柔風動野雲翻晴和暖絲陰繁花放南枝向北看大衆森羅起舞樂則同歡　示衆搖風柳眼如青黛浥露桃腮似火紅實相深譚梁燕語袈裟皺破五更鐘　示衆倒騎鐵馬上須彌信步披離絕所之及頂凝眸天外看百千諸佛下泥犂

潭州大溈揆菴空禪師　上堂涼風颯颯古佛嘉猷綠水潺潺道人活計恁麼會得釋迦彌勒站過一邊其或未然父母所生口終不為人說　小參拈拂子曰掬水月在手揮一拂云弄花香滿衣擲拂云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　晚參老來住邮院口齒不關風逢人即便罵彼此絕跡親聖凡情量都消盡方識山僧句句眞

潭州上林月懋權禪師　上堂向上一路大地無寸土千聖不傳獨界有家風直得頭頭離向背處處絕遮攔帝子不知春去也夜深猶聽樹頭啼

邵陵龍山月堂湛禪師　開鑪上堂鉗鎚初展鑪鞴宏開是聖是凡乃佛乃祖總與縛作一束抛向烈燄堆中一火煅就他日鼻孔撩天眼空四海不得孤負西禪　上堂紙窗生白月初來笑破寒梅白玉腮古澗幽深人罕至尋香公子謾疑猜

邵陵上梅雄山千如一禪師　上堂佛法無人說雖慧莫能了即今山僧將一大藏教千七百葛藤作一句子布施諸人良久云鷂子過新羅

穆文德禪師法嗣

鳳林雪圃修禪師　小參從上不傳之道瞞不得具眼衲僧驀一喝云且道者一喝又從甚處得來復一喝云具眼者辨取　佛成道日上堂朝雲漠漠鎖斷聖見凡情夜月沉沉浸却魔宮佛殿到者裏雖無纖毫滲漏未免冷落從上家聲豎拂子云明星現也切忌大驚小怪

晦山顯禪師法嗣

雲居九屛燕雷鵬禪師　陞座揮拂子云全提著子貫徹古今榔標一條攪翻途轍荊棘林中紅爛剝盡骨髓活人背後掘地深埋觸目菩提神光萬丈貶向二鐵圍山于中端倪作麼生辨擲拄杖下座　陞座出門入門釋迦彌勒磕額交肩便稱楊稱鄭紫羅帳裏傾國難酧實珍可惜作燕石抛散若是田地穩密打翻諸聖已靈出纒漢子劫前不居正位不落今時任運騰騰風流特地所以道威音王已前無師自悟是第二句還我第一句來拍禪牀下座

諱暉輅禪師法嗣

杭州雲林巨濤果禪師　上堂教外別傳是何巴鼻滿耳非聲滿眼非色識得圓陀陀何須問彌勒清淨本然莫生疑惑纔有希異之心早已聖凡相隔今朝十五開鑪但看空中發燄饒他玉轉珠迴也要其中鍛煉頑銅廢鐵齊收果是眞金不變心佛與衆生原不隔一線錯認定盤星失却金剛劍打一〇相云若以智測未爲好手若以慧照猶在半途　除夕小參一年復一年梅花開放幾鮮妍一歲復一歲塵世茫茫醒又醉爾我出家人經營除俗累選佛非選官切忌墮尊貴卓拄杖云惟有拄杖子寒暑一任推遷豈肯隨羣逐隊驗盡花枝短長那管殘年舊歲但能順適安和便是融通三昧良久云露地白牛烹也未

得定運禪師法嗣

迴龍水月圓禪師　上堂當陽一句獨脫根塵向上一機光騰電閃眨得眼來已是落二落三如之若何白雲萬里直得千古萬古如斯前佛後佛無別寬闊無外大千沙界箇中藏寂寥非內香水海裏浮幢刹若能無彼無此非色非心坐斷要津不通凡聖自然常光現前巴鼻獨露顯一切神通不思議之力月籠丹桂遠星拱北辰高

止水源禪師法嗣

崇仁天乘參禪師　長至上堂一二三四五屈指從頭數數到驢年時算來無今古渠不涉春秋何曾有寒暑報與參玄人薦取主中主且道阿那箇是主中主良久下座

穎悟秀禪師法嗣

沅州太和長明炅禪師　上堂一僧纔出師云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僧拂坐具師便喝僧亦喝師便打又一僧出云某甲禮拜是不禮拜是師拈棒云山僧打卽是不打卽是僧退後三步進前三步師云不是不是乃云今朝衲子當機一味棒喝齊施强生枝節要人翻轉面皮衆中還有翻轉者麼如無且看本上座自翻轉去也擲拄杖下座

佛寃綱禪師法嗣

昭覺竹峯續禪師成都松州沈氏子　上堂晴雲萬里處處霑錦江皓月瑞氣千尋家家沐四野清風村歌奏無生之曲牧女含太古之音杖頭有眼定盤無星諸禪德薦取缽盂幾度朝天照顧眉毛覷穿東壁　問溪聲盡是廣長舌且道所談何事師云罕逢穿耳客多見刻舟人　問喚作一莖虀入地獄如箭射不喚作一莖虀入地獄如箭射如何師云口是禍門　問雪覆千山因甚孤峯不白師云瘦處難滿　問虎以肉爲食因甚不食其子師云無他下口處進云魚以水爲命因甚死在水中師云隨鄉入鄉

浪山嶼禪師法嗣三人

嘉興福嚴具宜開禪師毗陵湯氏子　小參山僧歷夏經秋從不與諸人東語西話樂得口門淸淨耳竅空鬆你諸人拚得一期做死漢活來氣宇吞諸方佛法貴正不貴勝人情難契不難多臨濟大師住滹沱河側僅得兩人成褫建立黃檗宗旨法昌禪師住分寧行脚僧無一箇不辭依例開鑪心雄一時道高千古不與諸方鬬勝便與諸方鬬劣鬬勝也烘烘鬧鬧難免瞎驢趁大隊鬬劣也古古怪怪管教麟角呈祥正恁麼時福嚴要與諸方鬬勝則較劣十倍要與諸方鬬劣則較勝三分如何得道出常情超羣越格去卓拄杖云不可好肉剜瘡　佛殿指天指地成何事七步稱尊更可憐是處池塘皆有月誰家竈裏火無煙　僧問水牯牛過窗櫺因甚尾巴過不得師云斫却月中桂淸光應更多進云謝師答話師云揭諦揭諦娑婆訶

嘉興普明赤潭珠禪師　佛誕上堂眼前境是生機口頭語是活句指天指地且道是生機不是生機雲

門云一棒打殺與狗子喫是活句不是活句者裏著得眼揷得嘴千七百爛葛藤縛作一束燒鍋滾水正好與悉達澡浴　立秋上堂秋蟬樹上鳴秋蟲砌底吟飄飄楓林葉落漸漸襟袖涼生白蘆雪鋪兩岸紅蓼血染沙汀誰家抛落金丸星浮水面何處輥來玉鏡月挂天心歐陽修感時作賦杜子美乘興狂吟吳道子描難就張僧繇畫不成只要直下心與境合始知佛祖無法爲人擲下拄杖曰雲門扇子抛向搕𢶍堆上趙州布衫拈來補袖剜襟樹凋葉落卽不問體露金風是若何兎角長三尺龜毛重九斤

濮鎭龍潭福善亹堂成禪師　元旦上堂春風蕩蕩春日熙熙花開笑面柳展歡眉無位眞人當陽突出山門頭合掌稽首釋迦佛殿裏燒香問訊彌勒雖然禮數周旋要且新年頭佛法大意祇是未在　上堂竪拂子云只者威音不知其始彌勒未知其終迥超名言不墮諸有可行則行不出百千三昧可止則止寧忘萬象森羅若也全身擔荷得去一任粃糠佛祖陶鑄聖凡續千聖不傳之燈照八面無私之談　上堂泗洲大聖爲什在揚州出現者裏下得一轉語諦當不但大聖落處亦且參學眼正其或未然大地雪漫漫春風依舊寒泗洲見大聖莫作等閒看

德水淯禪師法嗣

湖州翔鳳資福世閒潛禪師維揚海門胡氏子　除夕山僧入此門來惟解刀耕火種礱米樵柴禪之一字無暇舉著今晚年窮日盡結角羅紋之際並無一物與諸人分歲若者一物可與卽是鈍置然雖如是有一件奇特事不敢囊藏特地舉似露柱懷胎祓爆竹一聲驚落不知是男是女

四航海禪師法嗣三人

杭州龍泉匡源洪禪師　解夏小參金風扇野盡大地覓其起處了不可得暑氣初降一毫頭識取端由絕無影響有箇漢從天目來往南海去分明舉似路頭說甚九旬度夏三月安居未得到家在以手招衆云此去杭城三十里逢人切不得錯舉　中秋小參此夜一輪滿淸光何處無古人恁麼去未必到無疑寒山比底依稀似曲南泉話底彷彿同音畢竟如何

是眞月展兩手云團圞有八角劈破無兩邊
湖州霻山具如奇禪師浙江人　上堂眼不見眼寧
知他目乃自已瞳神心不悟心豈謂布毛當諸方佛
法莫道黑如漆千日避其輝明如鏡萬象失其影因
甚有如是奇特皆從山僧拂子頭上打過飊䫻來
維揚天寧紫松彰禪師　佛殿燈籠是我父露柱是
我子的的老公祖覿面沒相識且道拜他是不拜是
顧左右云逢人不得錯學遂拜　上堂拈香極有來
由詮註不出沒分曉處特地昭明須知桑樹上著箭
柳樹上出汗未是奇特炷香云驗在目前　上堂有
一無口人時時吞且吐有一行路人日日不出戶驀
然拾得三尺紗仔細看來一匹布　上堂撞翻彌勒
樓閣拈却淨名方丈雲水高衲法爾如然還須知有
向上一竅始可歸家休歇坐享太平有麼代云黑漆
布衫無兩袖從君裁剪任方圓
玉山博禪師法嗣
秦郵臨川曾度古門裕禪師本邑季氏子　上堂玄
關把住縱然千聖罔通智鎖掣開一任萬靈設化驀

拈拄杖云到者裏不妨竿木隨身逢場作戲直得雲
外烏呼天水中魚躍樹高低普應逆順從緣當下如
戴角猛虎搖嶽驚羣奮瓜獰龍衝雲搏浪正恁麼時
劈開華嶽連天色放出波濤動地聲
遇山藏禪師法嗣
黃山慈光中洲嶽禪師　上堂諸方今日安居吉祥
事無一向他人行處不行他人尙處不尙日午慣打
三更箇是渠儂伎倆謾誇奪食驅耕剖腹剜心保障
直饒問若興雲須知不肯輕放從前實惜塡膺就請
一時洗蕩若戀兎徑遊行辜負三登九上者裏不比
尋常佳器須資敏匠何必口似鯾鱸祇要一言諦當
此事眞實相爲敢有一毫欺誑　小參佛是眼中刺
甲法是貼瘡膏藥祇如僧又是箇甚麼顧左右云放
過一著　小參盡大地是箇盌盂鹽官今日爲你諸
人安箇柄子去也卓拄杖云方木不投圓孔
漢雲曇禪師法嗣
李山澄光繩木林禪師　上堂木人拍板韻徹淸霄
石女吹笙聲傳幽谷趁泥牛而含月踏斷元途驪鐵

馬以追風衝開鳥道頭頭迴脫根塵物物頓忘聲色於無聲色中一見一切見一明一切明自然靈光獨耀至體全彰且無聲無色中見底明底是甚麽擊拂子青山不鎖長飛勢滄海合知來處高　上堂古佛心祖師意以字不成八不是迦葉問阿難阿難不會武帝問達摩達摩不識趙州五年分疏不下魯祖見人只得面壁德山入門便棒起陸地之波瀾臨濟入門便喝轟晴空之霹靂更有一事報君知夜行莫踏白

吼松澄禪師法嗣二人

無錫九峯三明灝禪師　臘八上堂擡頭觸破娘生鼻情與無情俱漏泄口呑宇宙不留蹤撈著虛空頭腦裂明星夜夜發光華覿面相逢是誰識一句奇哉作話端出山又見來時跡眼裏有瞳舌中無骨諸兄弟還有悟道者麽有則與你痛棒三十山僧者裏留你不得

宜興龍池迅帆裕禪師無錫錢氏子　臘八上堂一九二二九相逢不出手臘七臘八河裏凍殺鴨山門口金剛不挂寸絲佛殿裏羅漢額上汗出堪笑黃面老瞿曇偏向雪山作窠窟六年凍得眼無光一覩明星便饒舌千古兒孫作話端一年一度揚他拙　除夕小參今朝臘月二十九年窮歲盡難遮覆大家覿面露堂堂那個男兒不知有看取長沙岑大蟲却似西河獅子吼撞著普化一頭驢趂去子胡一隻狗大家相聚團圞頭八角磨盤空裏走少傾普請喫年茶切忌打失娘生口不失口來年依舊笑東風好手手中誇好手　師於雍正元年癸卯五月六日示寂世壽七十一僧臘五十九塔建致敬菴之旁

紀安經禪師法嗣四人

金粟山禹門宗禪師　小參薰風南來殿閣微凉無位眞人赤露堂堂見麽又逐流鶯過短墻　小參一尺水興一丈波是必源頭有據半幅帆使八面風又豈易借渠力且道渠是阿誰嫩艸階前初見綠殘梅帶雪未全消　晚參天寒日短那事甚緩狠藉百艸頭官物無收管堪收管他日諸方問著當言切莫面媛

天台萬年豁然緣禪師　上堂向上一機澄清巨海當陽一句烈燄騰空三世諸佛到者裏無處藏身歷代祖師到者裏豈容著跡說甚皇宮兜率苦行度人却不爲平地跌跤無風起浪所以雲門道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衲僧須到恁麼田地不屈佛祖兒孫何故噉龍須是金鵬子竭海還他過量人

金粟慧海源濟禪師　小參舉大茅和尚示衆云欲識諸佛心向衆生心行中識取拈拄杖卓一卓欲識常住不凋性向萬物遷變處會取復卓一卓若會得者兩卓大茅和尚被爾捉敗若也未會萬物遷變換爾眼睛

浙江金粟悟心達禪師　上堂破一微塵出大經卷則易歸大經卷入一微塵則難入得一微塵出得一微塵自然動無遺照舉必全眞　起七無隔宿恩可參臨濟禪有肯諸意難續楊岐派殺佛殺祖須是其人煅凡煉聖全憑作者大丈夫秉金剛王寶劍二六時中行亦斬坐亦斬住亦斬臥亦斬縱無斬處亦不得放過何故爲人須爲徹殺人須見血　中秋靈山指月龍像不足致雨曹溪話月畫餅安可充飢馬祖玩月大開了眼作夢何故此夜一輪滿淸光何處無　小參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老龍解破蒼龍窟八萬四千非鳳毛祥麟只有一隻角

天台萬年止先定禪師　上堂禾山普化忽顚狂打皷搖鈴戲一場不若少林無孔笛頻頻吹出妙難量且道甚麼曲調者裏明得便見昔日末山尼因僧問如何是末山境山云不露頂進云如何是末山人山云非男女相進云何不變去山云不是神不是鬼變箇甚麼看他一問一答好不勦絕豈不是無孔笛中吹出驚天動地諸兄弟還委悉麼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裏聞聲始得知　小參新正不如舊歲寒風雨雪連綿釋迦不管閒事彌勒只笑無言伽藍心中著急祖師性裏參禪廚中柴無一擔庫內穀米將完直待天晴日出大家努力向前喝一喝

福州法輪覩月光禪師明州秦氏子示寂偈云萬物遷變處常住不凋心會得箇中意日午打三更遂跏趺而逝通侍者曰蒼天蒼天和尚恁麼去坐在死水

裏了也師復擧目曰你不肯老僧那分付聲鍾上堂拈拄杖云卽此物非他物還有擔荷得者麼通出問云如何萬苦不到處師云金不博金通打一○相喝一喝立脫去師云通侍者與麼去太鹵莽生通復擧目云和尙不可壓良爲賤師卽大喝一聲而寂通云賊是小人智過君子亦立化去

嘉興金粟道三本禪師　小參大樹生小菓細藤結大瓜佛法本尋常知心滿天下

具瞻仰禪師法嗣

鄂渚南溪向上雙溪定禪師　上堂靈山密語歷歷全彰少室眞機頭頭顯露裂破佛祖面門穿過衲僧鼻孔今日現前一會坐立儼然見聞不昧人人抱滄海之珠箇箇蘊荊山之璧果能直下悟得便乃尊居化外獨步寰中有時孤峯頂上盤結艸菴有時十字街頭打開布袋驅耕奪食一切臨時起死回生不資餘力不惟南溪法社千載光生亦令山僧出世一期事畢其或未然止涸困魚徒激浪摩霄俊鶻快乘時開鐘有大圓音隱而不發靜既無虧扣則普應此在佛事門頭是堪取則若約衲僧分上聲前薦得猶落今時棒下分明循途守轍直須透過聲色堆頭方可證入圓通境界

允中微禪師法嗣

揚州靜慧述先預禪師本郡甘泉徐氏子自幼脫白依隆覺治牧律師圓具繼席靜慧　小參坐斷千聖頂𩕳且居門外踏著向上關棙猶在半途汝等諸人朝三暮四全放全收放去卽是十尺收來依然一丈還是門外還是半途試定當看師一日示寂偈云倒騎鐵馬上須彌踏破虛空兩片皮萬象森羅齊著眼看他紅日影離披端坐而逝世壽六十六僧臘四十二塔于靜慧之右

谷庵璞禪師法嗣

徐州雲龍興化天池鵬禪師江南桐城方氏子　上堂卽心卽佛萬象森羅明歷歷非心非佛十方刹土冷沉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放之則彌滿虛空卷之則纖塵不立雍正壬子四月初六日示寂塔于龍泉寺左

石吼徹禪師法嗣

寶應一粟默菴言禪師山西汾陽李氏子參石吼徹石便問威音那畔阿誰作主師云㯳迦羅眼莫能窺石曰莫能窺底是甚麼師曰覷著則瞎石曰空劫中還有佛否師震聲一喝石曰居何國土師便掌石曰敢來捋虎鬚耶復舉狗子佛性有無二語徵之師擬開口石連棒打出師忽有省卽呈偈曰佛性有佛性無莫顢頇休莽鹵放出無毛大蟲咬殺南山猛虎石頷之師于乾隆壬申十二月二十八日示寂世壽六十八塔于一粟願田之左

祖幻寧禪師法嗣二人

潁州覺林徧知學禪師　楚漢孝邑黃氏子依四禪師披剃年滿受具後謁大悲寧舉甘贄設粥南泉打破鍋子語寧云南泉打破鍋子還得飯吃也無師云者老漢忘前失後寧云畢竟南泉意作麼生師與一掌寧云者裏卽得諸方未甘在師又掌云說甚麼甘與不甘寧云可做得臨濟兒孫遂承印可　上堂若論箇事人人本具箇箇不無眼見耳聞語默動靜無不了了分明停思佇機卽沒交涉

六安香林曉南杲禪師江南鳳台邊氏子　上堂豎拂子云者條斷貫索慣穿天下人鼻孔從上諸佛沒奈他何歷代祖師沒奈他何山僧三十餘年摩裙擦褲帶水拖泥也沒奈他何今日欲作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去也遂拈拄杖點空云一九二九袖不出手

天培鑒禪師法嗣

南嶽祝聖曉堂哲禪師吉州楊氏子到溈山藏菴和尙引座師與阿諸惺友嵩繼四人同陞座師末結座云溈山又出四天王擡起須彌到處撞臨濟小斷不解事一椎擊碎太郎當且道臨濟小斷在甚麼處倚天閣上閒無事撐起眉毛丈二長　濟生和尙到南嶽贈師偈曰昔年銜粟老金雞又向祝融峯外棲秋日偶聞新月下一聲纔唱萬聲低　師歷主南嶽福嚴厲峯西江禾山象山等處雍正十二年十一月三十日示寂世壽六十六塔于天柱峯下之金雞林

心壁淵禪師法嗣

廬山秀峯漪蘭操禪師湖南邵陽胡氏子　上堂石

人喫痛棒木人滴鮮血聖女感天宮寶花散不徹不干鶖子辯豈是維摩默文殊與普賢頭出還頭沒街頭廖翳子隨分得一橛良久以手指侍者云汝號淨月　上堂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將謂衆生癡更有癡衆生曰學人遠尋和尚豈無方便師曰方便即不無遠尋即不得曰恁麼則全因今日事親見舊時人師曰盲者不見光終非日月咎問陳爛葛藤即不問當陽一句請師宣師曰日輪正卓午僧禮拜師便打乃拈拂子打○云若向者裏會得盲者不見光終非日月咎又打○云若向者裏會得全因今日事親見舊時人復打○云正當恁麼時薦取當陽句日輪正卓午

濟生度禪師法嗣三人

維揚福緣超宗智禪師彭城蕭邑單氏子幼投觀音庵天習師出家二十二受具于佛定和尚參謁濟生洞明諦暉諸老後于大雄靈鷲和尚處作水頭靈云你終日到龍潭曾見龍麼師于靈前回旋作奮迅勢靈打云你在者裏亂做一日靈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云寒則普天寒熱則普天熱靈云那裏得者消息來師云不向已求豈從他得靈命充維那後復參濟生度濟云你向甚處打野梩來師云近自雲林濟云飛來峯與你所談何事師云未到雲林早有信來濟云只學箇掠虛漢師云若有禪可參今日不再見和尚濟竪拳云者箇喚作甚麼師擬議濟便打云大好無禪　晚參日影離離烟光淡淡無位眞人露頭露面左右是廚庫僧堂前後是山門佛殿無位眞人在甚麼處偶聽長空鴈一聲擡頭飛過蕭湘岸

維揚福緣福國傳禪師本府鄭氏子幼投雨文大師薙染十九詣華山受具參濟生和尚一夕聞香板聲豁然桶底脫落乃曰擊碎疑團見古人而今不用更參詢頭頭盡是西來意法法全彰淨妙身濟領之出住泰州龍珠趙州栢林　開鑪上堂鑪鞴久停須知寒灰發燄鉗鎚乍舉直教死漢翻身點鐵成金變河爲酪敲唱雙行鍛凡鍊聖祇如無面目漢作麼生鍛鍊一椎擊碎太虛空大地山河無背向　乾隆丙寅師休養于圓通菴己巳春示寂塔于菴側

武林聖因大徹永禪師江南新安汪氏子年十八侍母金山進香覩大徹堂三字忽然心如虛空旋投金山際雲老宿落髮受具後參南澗寶壽諸知識次謁濟生和尚濟云南來的北來底師云浙中濟云彼處知識有何言句師云無濟云你在彼豈不空過師便喝濟便打師又喝濟又打至晚濟落堂師出禮拜濟便打師云某甲話也未問和尚因甚便打濟云用你開口有甚交涉師于言下頓徹遂付衣拂出住梅林

上堂豎拂子云諸兄弟還見麼如此見得曠大劫來不假栽培葢天葢地的根本徹底呈露了也更說甚麼物我一如有無雙遣大似懷拳石以登泰山未免傍觀者哂　上堂衲僧家向銀山鐵壁處突出金剛正眼徹見佛祖肝腸無絲毫滲漏和他命根一拶拶斷然後全主全賓全殺全活趂動南山白額吞却無毛大蟲不妨鼻孔裏聽聲眉毛上吐氣　除夕大道絕遮攔眞機無背向透得法身句當仁自不讓遂召衆云會麼今年常住有三樁好舉似大衆第一春夏園中瓜茄結得好第二秋深田上糧食收割得好第三今冬廚庫年節事件總辦得好卽今臘月三十日到來內外諸人向衣鉢下摸索好

月柯澄禪師法嗣

吳江聖壽厂阿耋禪師　小參有法說私法無法說官法一不立三二五成十達磨本西竺國人何曾少林與神光安心杖頭隻履是鐵拐李公藥葫蘆一時眼花訛傳千古南無佛南無法南無僧劫前劫後枯樁腦葢大如斗　華嚴期上堂有眞逼窄胸襟便有最寬廓境界一華藏海一逝多林一彌勒樓一普光殿如高如下亦近亦遙遮那鼻孔無毛善財脚底有瘡踏徧一百十城參見五十三員知識面面是新面面是舊推詳到未離兜率未出母胎八十一卷餘文從何說嗎囉哆恒楞登室左侘陀聲韻從何叶來一訛百訛鑽故紙者紛紛如今一總拋開耳論齊僧功德南泉打破鍋金牛放下桶者似比邱尼三大師素信女於華嚴期第八日眞心實供鉢盂裏斗大青蓮花飲者食者惱煩俱香更有可喜舌尖抵上唇吐出圓珠箇箇新十目還他無垢眼微塵塵盡一微塵

念予恒禪師法嗣

天台永慶天喜卓禪師本邑胡氏子　上堂西天四七東土二三乃至天下老和尚拈槌竪拂冀闡宗乘何異乎河頭賣水逆風揚塵今日山僧先師有未了公案不得已出來爲他了却若是宗乘中事諸人語默動靜之間未敢錯誤絲毫豈肯仍蹈前轍且道超宗異目一句如何舉似便下座　師於雍正十三年人日無恙而逝世壽八十有四僧臘六十有八塔于寺之南隴

法鐘覺禪師法嗣

明州育王南溟碧禪師　小參溈山牛趙州驢子胡狗任他行向異類中育王一總不知有爭柰衫兒袖短露出手以拄杖一齊打散歸方丈　小參風鳴條雨破塊伶俐衲子眼被眉蓋直饒踏向威音前育王拄杖也未許在

正源略集卷第十二

維揚嗣祖沙門寶輪際源　高旻了貞　輯
天台國淸　達珍　編

南嶽下三十七世

碧眼開禪師法嗣

石霜慤峯南翕慧禪師　佛殿小參劃却竹篦鞭趁開三脚驢颺下乾矢橛拈退麻三斤佛贊喝一喝曰幾成話墮　上堂如來禪祖師意有來由無巴鼻十字街頭破草鞋錦衣公子何曾貴既不貴九上三登欠你錢欠你米喝一喝　晚參舉永嘉曰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淸宵何所爲佛性戒珠心地印霧露雲霞體上衣師喝曰者老漢在者裏打之遶拈拄杖顧左右云什麼處去也　小參舉圓通示衆云少林九年冷坐剛被神光覷破如今玉石難分只得麻纏紙裹者一個那一個更一箇若是明眼人何須重話破師曰若要應時應節今日也與諸人葛藤一上九冬臘月冷坐露柱燈籠勘破手脚一時難藏那待麻纏紙

裏者一箇那一箇更一箇阿呵呵且道笑箇什麼三十年後築著磕著也未可　小參卽心卽佛死鼠作璞非佛非心撥火覓冰不是心佛物藏得頭來露却尾三十六峯天外看遊人只到愚公谷　示衆盡大地是一口劒諸人向甚麼處措足學侍者曰某甲通身紅爛有分師曰太狠藉生曰和尙作麼生師曰黃鶴樓前鸚鵡洲學便禮拜

辯言海禪師法嗣

荊州萬佛祇園朗徹印禪師　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低頭覓天僧有省師云恁麼會去走殺闍黎僧云不恁麼會又怎得師云離心意識參僧云既離心意識向甚麼處參師云甋甎

法乳樂禪師法嗣二人

金陵香林月潭達禪師鎭江丹徒張氏子幼依中輪和尙剃染登華山定安和尙圓具造金山參法乳和尙得授信拂繼席三昧香林　小參欲識大道眞體不離聲色言語拈起拄杖云者是色見之則瞎卓一下云者是聲聞之則聾超脫二途驢前馬後復卓一下云各請歸堂晚參一大藏教結角羅紋處一一透得徹八萬四千秘密行門處處踏得著衲僧分上喫笤帚柄未有分在一僧云過在甚麼處師打云龍象蹴踏非驢所堪　上堂日日皆好日今更是良辰堆柴兼積炭打鼓祭鑪神今日香林無別語只將約法告同人但於九十日中飢時要你自己喫飯寒時要你自己穿衣事到頭來要你自己作爲一一不得推張奪李更有一箇鐵面使來請要你自己親到何故大事替你不得小事自己擔當　師于雍正己酉示寂世壽六十五塔建紫金山之右

潤州金山量聞銓禪師　上堂壁立孤峯千山稽首潑天門戶萬派朝宗揭示摩醯正眼提持向上宏規拈一機則羣機頓赴示一法則萬法周圓明如杲日寬若太虛大用現前不存規則揮金剛利劍勦除聖凡窠臼用格外鉗鎚斷送衲子命根古佛家風再展大人境界全彰直得揚子江心風恬浪靜妙高峯頂霧散雲收日月增輝乾坤朗耀正恁麼時祝延聖壽翊贊皇猷一句作麼生道金輪統御三千界寶祚綿

延億萬年

天澤霖禪師法嗣

黃梅檮繳東禪海潮音禪師　示衆說禪被禪迷說道被道礙不如總不提大家唱箇囉囉哩且道是何曲調良久云和者煩聽者厭若要不煩不厭各人自討方便遂呵呵大笑下座　示衆夫參學者必須具擇法眼研究自已本地風光叢林原爲淘汰聖賢居位者承當法門上接七佛以前慧命下開盡未來際衆生眼目何等大擔子必堅其骨苦其節或接得一箇半箇自無愧耳　李太守到寺茶次問六祖於此舂米得法有墜腰石一塊在麼師云在守云和尚此間有僧墜得此石麼師云用墜作麼守云既爲出家苗裔何得不肯擔荷師云怕做祖師守大笑

夢菴格禪師法嗣二人

京都大覺迦陵音禪師潘陽李氏子母許氏夢大日輪墜懷而生年二十四投高陽毗盧眞一和尚薙染圓具後參夢菴和尚菴問靈雲見桃花即不問因甚元沙道未徹在師云老老大大向者裏納敗闕菴云是寔相問師展坐具云且蓋覆却菴胃之即付衣拂命師首衆出住千佛理安歸宗　上堂百尺竿頭踏著最初一步自然縱横得妙天清地寧晝明夜暗移易一些子不得松直棘曲凫短鶴長增減一些子不得通方俊彥不言而喩稍若回頭轉腦未免累他周行七步底至今坐不得面壁九年底至今行不得今日馬頭截角將娑婆擲去他方妙喜移來此土如壯士展臂如獅子遊行更若出來問何者是建綱宗何者是振祖風直須打了更勘過始得　上堂諸佛有頂顙一機威音前薦得灞陵橋上望西川祖師有末後一句樓至後踏著墖𡎺堆頭破畚箕拈一微塵塞却虛空口不是不能直須脫却橐籥別展神光爭柰桔槔之士頻逢抱甕之流罕遇　小參噓一噓云三爐力盡百搭不回眞箇是鐵漢盡大地人亡鋒結舌收拾絲綸歸舊隱任其成龍者昇天成蛇者鼠草怎柰竹篦子心內又憤憤悱悱吹餘眼似銅鈴終不肯作蒲盧不管相似不相似覓著一箇便呼之曰類我類我　小參半千間寮舍一任經行百五十火鑪分

開打坐不論南來北來普同供養來者飽食高眠不用肩擔募化去者亦不索你九十日飯錢免得人笑小家子樣果有一箇吃栢林飯屙栢林屎不參栢林禪今日七寶布施金繩界道以爲供養顧左右云却是你讒我　小參拈四大海水歸鉢盂裏鬼窟中作受用三昧拈鉢盂歸四大海水吹餘有力助汝不得無師智自然智牛尾巴一一分明指示何用紫羅帳裏撒珍珠又笑云寧在有智人前斬首莫向無智人前得勝　小參石上栽花沙裏覓油心力盡處自然功不浪施趙州爲沙彌時德山見龍潭時玄沙踢破脚指時是心力盡處若問三大老底功行吹餘祗得將敗壞補敗壞　小參伎倆不及時一切處平平坦坦千人萬人中不向一人白馬入蘆花不背一人初日照華林撩鉤搭索凡聖同居爭免遞相顚頂欲追紛飛之心則紛飛之念自息須知老僧不在明白裏

示衆三日前棒克符承當三日後棒普化擔荷正當三日不爲建立宗旨亦不用諸人成褫若覷破吹餘立地處小斷兒棒不虛行若祗恁麼上來下去且放諸人箇不抵對罪　與不凡大師人人盡云今人不及古人遠矣據實而論還是古人不及今人你看古人未得見地之先食惟接氣日中一食喫瓔珞吞橡櫟圓木爲枕鶉衣百結封被去煖終身不臥旣得之後水邊林下甘沉下版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屋入深山古人何其愚也今人未得之先惟恐食不充口衣不豐盛參體面禪稍不如意拂袖便去倒像求他參禪底一樣稍得些子只恨人不知處處賣弄眼空四海妄呵古人今人何其智也臨末稍頭一無得力暗自悲傷悔之晚矣大師寧爲今之古人不可爲古之今人　示冰界侍者佛佛授受以法傳法祖祖相傳以心印心今則惟門庭是論未得入院如虎視荊州種種謀爲用勢用力斷得入院似蚖蛇戀窟日日撕挨除死方休甚至聚訟興詞無所不至但看百丈馬祖黃檗臨濟興化以至龍池幻祖石頭藥山雲巖洞山雲居以至小山書祖獨不念護祖庭如眼目乎何其輕如敝屣數千里外毫不關心山曾退千佛院交與舊住攜杖而出退栢林院一鉢蕭然蓋因龍

天常住豈你可以用心用力乎侍者若要爲佛祖兒孫單於心法上傳持可也　師晚年山棲水宿居無定止四方徵書交至槩却之雍正四年七月二十九日示寂追封圓通妙智禪師　賜帑造塔于西山之大覺有十會語錄及宗鑑法林行世

京都萬壽調梅鼎禪師楚黃馮氏子年八歲于滙源禮石師薙染于萬杉受具後參夢菴和尚菴問黃鶴樓公案師擬對菴驀頭棒云打破黃鶴樓師當下脫然呈偈云黃鶴樓子遭風折三千諸佛盡活埋嚇得丈人峯倒卓錢塘江上吼風雷菴頷之後禮五臺回京上白塔山忽見雲中日光得大自在出住磬山理安栢林萬壽諸刹小參南泉提不起雲巖按不下從朝至暮婆婆和和祇如提不起按不下且道是甚麼鏡乃醜婦之寃智者惡人之思　佛成道日早參六年凍得嘴都盧伎窮力盡何所圖摘得毛頭星一顆半裝門面半遮羞祇今片雪長空布上下通明總一般更要開眼求別見敢保證取在驢年　早參入水不動波入林不動草因甚踏著南邊動北邊自代云住持事繁乃云終日東去西去脚跟下尚未移著一步連朝說古說今舌尖上喜無半點祇如春鳥咸鳴春風和暢還當得西來祖意也無三世諸佛不知有貍奴白牯却知有　晚參世尊夜半明星一覩迦葉人天拈花一笑六祖隔壁經聲一聞者三箇漢眼見是實耳聞是虛口是禍門汝諸人離此三處且作麼生與萬壽契證三點如流水曲似刈禾鐮　晚參品律調於長夏猶恐禪牀震動施棒喝於風前以致法堂前草深一丈汝諸人淨潔打疊上來面赤不如語直山門前禪堂後蒼松翠蓋之下石洞淸幽之間抖擻通身臭氣走出無位眞人池沼觀鱗波面生紋隨流得妙無喜無嗔年來疎懶無餘說笑指薰風殿閣生　師七旬因疾奏退至旃檀靜養一日告衆曰海上橫撐沒底船神頭鬼面巳多年而今捩轉娘生鼻一任諸方取次傳安坐而化全身塔于磬山

越鑑徹禪師法嗣

杭州理安佛日義禪師江西陳氏子投毓明老宿剃染圓具後參越鑑和尚命充記錄久之遂承印可

小參。鵶吻運大神通。咬斷佛殿脊梁。醯雞作大佛事。掀翻庫房醋甕。合掌曰。是故我今應當歸命禮敬。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菩陀。若曰三大阿僧祇劫而修。而證。則吾豈敢。明義造妄業。應招惡報。入阿鼻獄去也。且道其中還受用麼。揮拂子云。風澹蕩兮。我心暢兮。少間與諸公。坐松巔閣。糞法雨泉。看洛陽春色。各各闡頌賦詩一首。若無釆毫角勝。恐令花返笑人。　小參。藥嶠之堂。多時不上。鹽官之皷。久矣停擂。其柰雲門扇子。一時惡發。踍跳上三十三天。鼓黑風。澍瀑雨。就向雨點裏。展大法輪。說大法要。不惟淅淅瀝瀝。鐺鐺滴滴。文身粲然。句義炳然。抑且衝衝軸軸。瀧瀧瀖瀖。鐺澎湃。灌注河山。終晨夕而不止。遂豎拂云。明義手裏拂子。忍俊不禁。要與攙行奪市。但就十笏堂前。入不動地三昧。掃雲葉而靈天容。只憑少女。御日輪而搖嶽面。惟仗義和。明晨普請。搬出山前大石頭晒晾。　小參。一人住於妙高峯頂。却在海底算沙。一人住於金剛水際。却在銀漢泛槎。一人住於半虛空裏。却在舜若多神眼底栽花。三人若到理安。總與三十拄杖。何謂剪盡霜前竹。臨溪不化龍。　小參。一片秋雲薄。蟬翼風高吹。貼千尋壁。欲磨堅玉寫微吟。寄與天涯李八伯。八伯八伯知未。知天涯流落涼時。歸去來。須趁早。莫待砧聲催。嚴霜殞秋草。　師于乾隆壬申八月十七日示寂。世壽七十。僧臘五十一。塔建蓮花峯之陽。

南谷穎禪師法嗣

杭州崇福靈鷲誠禪師。台州寧海謝氏子。年十九薙染。圓具後參南谷和尚。谷問作麼生轉得山河大地歸自己。師云。喚甚麼作山河大地。谷云。放汝三十棒。谷又問作麼生轉自己歸山河大地。師云。將甚麼喚作自己。谷云。放汝三十棒。師作舞而出。　上堂。世尊在因地中。捨生身而求半偈。山僧有一全偈。若人捨半身。即與他說。忽有人道。我無眼耳鼻舌身意。捨箇甚麼。山僧拄杖痛與三十。崇福門下。那許坐在者箇境界。　佛成道日小參。舉世尊悟道因緣畢。乃云。山僧昨夜亦覩明星悟道。上不見天。下不見地。覓一切衆生。了不可得。覓智慧德相。了不可得。覓妄想執著。

了不可得。諸人向山僧悟處。薦得堪與佛祖爲師。向世尊悟處。薦得堪與人天爲師。向今日說處。薦得自救不了　解二七小參。第一七鳴鐘擊皷。諸人向鐘皷聲裏。得箇消息。即今二七圓滿。汝諸人猛參實究。佛在你前。祖在你後。要行行不得。要住住不得。檢到十分。靈亦十分。高峯老祖道。盡大地是箇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却。作倒身勢云。明日台山大會有齋

師于康熙六十一年示微疾。偈曰。六十六年。今日爲終。來時空手。去亦手空。怡然而逝。塔全身于大雄芝塢

杭州無幻施居士。閱楞嚴。至見猶離見。見不能及。有省。參南谷和尚。呈所得。南曰。適來呈所得是什麼。見士云。甕中走却鼈。半夜放烏雞。南可之

晦石琦禪師法嗣二人

杭州天目澹如永禪師。新安俞氏子。依雪崖和尚披緇。參晦石和尚數載。一日于祖塔推門。頓忘身世。呈似琦。琦曰。唱教門中足可觀。光祖師門下未在。師憶興化在大覺棒下會得臨濟喫棒處底道理。遂知天下老和尚舌頭落處。復呈琦。琦曰。那裏是趙州趙破臺山婆子處。師曰。趙州亦被我勘破。琦曰。向何處勘破。師喝一喝便出。上堂。法逐心生。心隨法滅。心法兩忘。頭頭漏泄。大花園裏。石笋抽條。四照亭邊。梅枝破雪。庭前露柱已懷胎。情與無情俱饒舌。報君知。須辯別。大洋海底起蓬塵。無位眞人得一橛　上堂。道本無形。離諸名相。不假修證。豈涉言詮。三世諸佛。望風結舌。歷代祖師。斫額有分。天下老和尚。仰望不及。聖因今日。齩定牙關。與諸人和泥合水。擊拂子云。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擲拂子云。春水春山無限意。不用安心話別傳。乾隆庚子二月八日示寂。塔于本山揚樹坂

如皐菩提化昱啓禪師　上堂。今日乃釋迦老子二千餘年。周行目顧。七步稱尊。賣弄小兒伎倆底時節。後來看箇跛脚阿師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看來雲門也祇知瞻前。不解顧後。啓上座今日只將三瓣旃檀。一盆惡水。且道與雲門大師同耶。異耶。具眼者試定當看

形山寶禪師法嗣

杭州聖因悟修明慧禪師。湖廣人。雍正十年。應　詔入京。賜號悟修。并紫衣杖鉢。命住聖因。　上堂。九天閶闔遇恩隆。今日歸來不借功。一片慈雲騰海國。爲霖爲雨滿蒼穹。驀竪拄杖云。者裏薦得。山僧在汝背後。達磨在汝脚底。皇恩佛恩。一時報得。其或未然。諸人日用堂堂。從何處假借。卓拄杖云。總在吾皇化育中。　上堂。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尋常具眼底。說甚金風淡蕩。了然無事。那聞蟋蟀吟哦。正恁麼時。月明簾外。道合洞上君臣。毒鼓堂前。聲震白拈棒喝。道有道無。黃葉止小兒之啼。說是說非。清風引犀牛之扇。普天匝地。無非自己心光。動轉施爲。盡是當人妙用。物我不遷。卷舒自在。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於斯會得。靈山一會。儼然未散。

永覺盛禪師法嗣

杭州聖因大恒中禪師。桐鄉施氏子。生而茹素。七歲出家。秀水楞嚴寺師祖含明。教之徧讀儒釋等書。頴悟非凡。雍正十年。受　皇戒。後住吉祥院。　恩賜手勅。發明本分工夫。及杖鉢如意等物。乾隆四年。得法。六年。主席西湖聖因。十年。移主山陰乾峯。旋歸天竺。十六年。翠華南幸。駐蹕寺中。　御製詩章。命師和韻。　御覽。二十二年。移主淨慈。復遇　南巡。獲蒙賜紫。謝　恩上堂。春雨湖山青不斷。曉風湖水碧無波。若作境會。白雲萬里。不作境會。萬里白雲。隨緣適性。猶縱浪之輕舟。靜慮虛襟。若淩空之逸翮。意消能所。情斷是非。了了常知。騰騰任運。春波梅嶼。已爲解脫之覺場。塔影鐘聲。便是菩提之妙境。且道淨慈與聖因。還有分別也無。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　起七。不快漆桶。秦時轆轢。自家鼻孔。阿誰摸索。休向那邊討取。謾從者裏卜度。將心比心。豈非大錯。露柱燈籠。觸著磕著。不是鉗鎚惡辣。責要皮膚脫落。　解七。飯裏受飢。湖邊叫渴。山上羅魚。空中釘橛。沒撈摝。無巴鼻。土面灰頭。徒費力。庭前栢樹子。止止不須說。乾隆三十三年二月一日。師示偈云。五十八年一報周。謝家活計霎時休。披蓑赤脚千峯去。不問

蘆塘舊釣舟。擲筆而逝。僧臘五十一。世壽五十八。建塔慧日峯下

宇亭尹禪師法嗣

金陵吉祥朴菴修禪師　小參。甜瓜徹蔕甜。苦瓜連根苦。不住兜率天。却在江寧府。枉勞心。終無補。雲門一曲少知音。辜負臘月二十五

可達术禪師法嗣

吳陵三昧不物震禪師　佛殿三寸。算子六尺。拄杖八十種妙好。三十二眞相。理上合事上合。丹霞雖非孝子。雲門豈是忠良　小參。山僧一春以來。拄杖邊撥著一箇半箇。雖欲大衆知有。且貴正眼流通。何期露柱燈籠。與泰山石敢當。私相竊議云。長老唱道未幾。便恁麽施爲。寧免笑破胡張三嘴脣。黑李四舌根。以拂子指曰。莫道楊岐山勢險。前途猶有最高峯。韋馱放下屠刀。是千佛一數。與麽人來。如何制度。阿呵呵。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

正源略集卷第十三

維揚嗣祖沙門　寶輪際源　高旻了貞　輯

天台國淸　達珍　編

靑原下宗鏡七世

破闇燈禪師法嗣三人

鹽城永寧式衡權禪師　設供小參。既然不用巴陵語。何必瑯琊三句。玄報答吾師親切處。虛空鼻孔一時穿。只這四句。有玄有要。有正有偏。不會者。一任天上天下。會得者。管取驢年馬年。忽有箇漢出來道。長老也是因風縱火。山僧只向他說。豈不聞。啼得血流無用處。管他這些杜鵑禪

平山受宗智旨禪師　據室云。杖卓千峯月。拂招四海雲。垂雙無事手。慣點飛龍睛。且道作麽生說箇點睛底事。拈杖云。爐鞴初開。三賢膽喪。鉗鎚纔舉。十聖魂驚。任是釋迦相見。難免棒頭商確。綱宗直饒達磨面會也。須掌下發明。妙旨正是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裏中紅心

潤州焦山古樵智先禪師眞州張氏子年十一投焦山松寥閣出家首參問石乘無得聞破闇燈初主焦山乃依之閱雪巖欽問高峯無夢無想主人公在什麼處因緣疑甚行坐不安忽一日登山失足傾仆豁然大徹從上一切公案瞭如指掌燈命充監院後燈之三祖命師繼席　上堂海雲連岫出江水逐波來分明都說盡何必更疑猜喝一喝　結制打開爐鞴燄騰騰烹煉英雄最上乘頭角猙獰平墮陷爪牙威猛不須矜拏雲攫霧橫身透退水藏麟奮力登鈎搭不回眞錯過曝腮點額自相憎擊拂子下座　上堂佛祖大因緣人天不可測鯤出海爲鵬自得扶搖力株守于寒岩如蚖蛇戀窟岫拔本生成孤危亦不立是山野之徹骨乃從上之秘密木人笑呵呵畢竟是何物以拂子當空畫〇⊙復抹却曰若持此法印中流江海魚龍何點額

元潔瑩禪師法嗣

衡陽雲峯佛國頻吉祥禪師　上堂白椎畢維那敎你諸人觀第一義老僧特爲舉似遂作修羅障日月勢曰還有善觀的麼顧視良久曰滿船空載月明歸維那結椎竟師呵呵大笑歸方丈　小參淨土諸佛是赤窮漢歷代祖師是白拈賊三藏十二部是破故紙一千七百則是繫驢橛山僧不是壓良爲賤只要你諸人灑落無羈作好人去　晩參以拂子畫◎曰蝸牛角上添斤著兩畫〇曰蟭螟眼裏去骨留筋復畫◎曰都愛他持妙喜世界如陶家輪究竟出⊙者裏不得何也土星犯牛斗小參上無攀仰萬里不挂片雲下絕已躬青天也須喫棒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繫驢橛子山僧獨不愛他維摩詰將箇大千世界置向蟭螟眉睫頭上從朝至暮只管呼盧呼盧有甚快活分還有爲他拈得退的麼良久曰試看雲峯拈去以拄杖一時打散　除夕上堂今夜舊隨殘雨去明辰新逐曉風來三十六旬消算了到頭無事可安排格外句是破草鞋向上機是爛瓶索那管驢字馬字笊籬木杓我者裏別有三段奇特廚房內柴乾水足僧堂中有香有燭更有一般灣明早出行放喜炮時你來聽　上堂摘虎鈴驚羣動衆截驪角

水湧波騰山僧且不現十二面相見只好平實商量
不見道明明無悟有法卽迷向來佛佛祖祖俱不曾
以實法累贅于人諸人亦不得作實法領悟你若解
綉鴛鴦我便金針密度山僧數千里水陸間關來此
聚首不爲別事只要諸人直下承當赤肩擔荷紅塵
犬吠吐出祖師眼睛白晝鷄鳴吞卻嘉州大象臨危
不變的安著者邊見義勇爲的下風排列要知新長
老令行一半

百愚斯禪師法嗣四人

松江青龍隆福寒松操禪師　示衆黃閣簾垂正不
居正紫羅帳啓偏不坐偏正恁麼時還是正耶偏耶
虗空開口笑子午不相沖　上堂舉一明三目機銖
兩十方坐斷大地全收猶是釘樁搖櫓抱橋柱洗脚
況復言中取則句裏呈機何異鄭州出曹門南轅而
北轍殊不知當人脚跟下一著子天地不能包其廣
日月不能並其明一言逈脫獨拔今時塵中作主化
外來賓雖在途中不離家舍是處是彌勒無門無善
財　天中節上堂一抽三二抽四黃牛角向天八脚
垂過鼻師云五祖固然逞盡神通仔細看來太怯力
生善權不比諸方水綠山青道泰千殃百忌無拘敢
教人人瀟灑何故家無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
終南靈源紫谷覺禪師　上堂舉拂子召衆曰見麽
這一著子與三世諸佛同參和法界含靈共壽釋迦
不先彌勒何後未涉化門早已漏逗覿面拈來目前
難搆一心不生萬法無咎一念無私十方通透描也
描不成畫也畫不就且道是甚麽是無上呪是無等
等呪
和州含山褒山天鑑暹禪師　掛報鐘小參大冶爐
中得其本三世諸佛不知有萬人叢裏顯其用狸奴
白牯卻知有卽今體用雙彰生佛一貫任扣擊以無
斷歷羣音而不亂到者裏更欠一著子在大衆且道
欠那一著子遂擊鐘云兵隨令轉將逐符行
盤山拙菴智朴禪師自幼有出塵之志博通經史閱
華嚴經歎曰已觀大海回視江淮河漢如溝瀆耳卽
出家秉具參百愚斯於弁山問如何是西來的的大
意斯便打出師疑甚又一日如前問復打出師汗浹

0440

背至第三度問未畢。斯將手掩其口。師豁然大悟。從上佛祖言教。如鏡照像。遂了徹。出住盤谷。　上堂。山河大地。常演圓音。萬象森羅。恒談實相。拈拄杖云。者是甚麼。柏卓一卓云。者是甚麼音。於此見得聞得。則知諸人耳朶裏有觀音。眼睛裏有文殊。二六時中。出出入入放大光明。現大神變。作諸佛事。從無量劫來。未曾間斷。大衆還委悉麼。一道靈光曾不昧。千差萬別盡圓融。康熙間。師受賜紫衣杖鉢。後無疾端坐而化。著存誠錄行世。

且拙訥禪師法嗣

端州月山洞初度禪師　上堂。野干鳴。獅子吼。韓獹吠。獺子舞。啞子善唱。盲人解覩。良久云。過。　小參。香嚴聞聲悟道。靈雲見色明心。雲門擧手云。觀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原來是饅頭。月山則不然。若謂聞聲悟道。須當飯後經行。若欲見色明心。好聲板鳴打坐。且問諸人。月山眉毛還在也無。

萬仭壁禪師法嗣二人

龍華湘翁沄禪師　入院晚參。僧問。本是山中人。來作山中主。上下一和同。春風滿寰宇。如何是山中主。師曰。身上毛不出。頭上角不全。曰。如何是主中人。師曰。眼見如盲。口說如啞。曰。掃盡諸方老婆禪。傑出春山無二主。師打曰。你未有喫棒分在。乃曰。若說佛法。供養大衆。杜鵑聲裏春陰老。若說世法。供養大衆。茗水環流波浪深。罄情撥徹。徹底剗除。更須知拄杖頭一竅。卓拄杖曰。看看。拄杖子惡發來也。三十棒要打臨濟厮兒。爲他纔住箇院子。便乃教人成褫。致令普化克符。連日在屋角頭。傾箱傾籠。漏盡家私。三十棒要打雪峯箇漢。爲他纔得些須供養。便對閩王道。自從先德山石頭以來。傳此秘密法門。帶累後世。攙行奪市。把白馬老枕邊破木榍。認作他先祖髑髏。與三十棒要打古今知識。爲他噇却常住飯。終日說大法小法。向上向下。山中主。主中人。賺引一隊伶俐後生。怖鏡尋頭。無有休歇。諸兄弟。山僧與麼提訓。你道還有爲人處也無。擲拄杖曰。一遥直。二週遮。好眼如何亂撒沙。日勢已晚。歸堂喫茶。　上堂。竪拄杖曰。拄杖子頭帶寶冠。身披御服。先天地而不老。後天地而常

存有時突出人前使見千年一遇如今混俗和光共你八十三九十四教你修省當機覿面提與你饒益覿面當機捷你若不信薦呈起拄杖曰看看變作觀音大士走入西王母眉毛鏬裏說阿字法門去也卓一卓曰吽吽

蘄州歷化雪逵照禪師　臘八上堂明星午夜光呑月累及瞿曇叫不徹智慧德相眚生花妄想執著紅爐雪三七猛思惟頂門重喫楔法說四十九年誰肯蹈你覆車之轍縱饒八萬四千皆鳳毛三十三人入虎穴你若到春山手裏不消一捏何故國有憲章三千條罪

淑安周禪師法嗣

濟寧彌勒院白獅純禪師南陽泌水許氏子母趙氏依少拜寺主薙染圓具于破暗燈之弁山一日看水潦悟由會得竹篦用處呈偈曰鐵輪舉大地無寸土返魂臺重看取始信黃連滋味苦破領之後住徑山乘舟順流而下誤落水中乃大徹偈曰撞頭百雜碎落水亦無知船子離鈎意夾山喫棒時走呈淑安和

尚印受印記　暉老先德設茶請因猫說法師云現虎豹形容彙獅兒躑躅有時牙張爪露有時尾掩頭藏能上樹以安身解幽室而開眼捕家中賊知門外賓辨的處身世都忘遇緣時腥羶不避密樞應用而由已眞訣不傳於外甥縱饒無事安眠見者猶然驚異且道是誰昔年刀下分身去今與南泉共體來

蕃光璨禪師法嗣

吳興金峯古佛燈道驥超禪師　金仙問情與無情如何成一體去師曰露柱開花燈籠發笑仙曰露柱開甚麼花師曰紅白撑空曰燈籠笑箇甚麼師曰南泉道的

邃谷源禪師法嗣

楚衡西山不韻音禪師　上堂齋主當仁不讓費却許多鹽醬帶累葫蘆馬杓特地翻騰一上九十日中一任拈匙把箸但要各人照顧鉢囊動著也三十拄杖不動著也三十拄杖不是西山令嚴要作叢林榜樣　上堂第一第二法法全彰擬議尋思翻成途轍風催柳線添長雨過山容展翠自是劫前田地從來

古佛威儀生與無生惟我知之妙用神通有煩聖衆然則陽春和寡也要將勤補拙再唱箇村田樂供養大衆去連敲拂子云莫怪空疎

靈燄燭禪師法嗣

淮安清江浦洪福隱知聞禪師 [illegible] 晚參衲僧巴鼻佛祖心印青山片片白雲重重若向者裏著得隻眼轉萬象歸自已亦得轉自已歸萬象亦得咄咄咄是何言歟不可教壞人家男女召衆曰屈

南菴依禪師法嗣

淮安清江檀度天根本禪師 小參識得一萬事畢燈籠沿壁上天台露柱依舊打瞌睡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如何說得箇一底道理竪拳云握則成拳展則成掌半斤算來定是八兩 晚參天寒地凍虛空藏菩薩藏身處沒蹤跡日炙風吹觀世音菩薩沒蹤跡處莫藏身只得十方通暢八面玲瓏呼牛則應之以牛呼馬則應之以馬要騎便騎要下便下說甚麼張家杓柄長李家杓柄短卻要敗起大楠國寺南廊下王和尚破袈裟放待春回土暖黑豆自生芽 小參諸佛不出世祖師不西來佛法遍天下談玄口不開卓拄杖云諸佛出世也祖師西來也爲甚麼卻無佛法一字可得復卓一下云上來無限良因統惟回向駑奴白牯新年頭起居萬福

天然是禪師法嗣

廣州海幢阿字無禪師 說戒上堂昨夜燈籠沿露柱釋迦彌勒相耳語說道人人此道同人人日日怪如許竪拂子云大衆還會麼飛塵埃於綠水撥冰塊於紅爐象王著剌獅子哮吼樹益州之嘉禾脹懷州之馬腹無有而有已看蕭史下瑤臺有而無有誰聽陽關吹玉笛若是逆風鈍鳥孤負霜林之片葉須知挂角羚羊難尋獵犬之孤踪直得掩室摩竭杜口毗耶文殊與普賢同龕掩耳不徹惟有優波離尊者乘時附勢出來說道今朝是臘月朔趂明星未出之時無佛名無衆生名不妨且說毗尼宏通戒法阿上座被他抑遏不過今日作箇順水推舟然不得攀條引例良久云驢字未去馬字到來參玄上士切忌疑猜

竺菴成禪師法嗣

金陵棲霞楚雲源禪師長沙龍氏子母彭氏年八歲時有老僧至師問佛名如來何義也僧乃摩頂告衆曰此曹溪之瑞非塵世所能留也順治己丑師走瀏陽覺恒上人剃染圓具後遍參尊宿師參竺菴成之壽昌昌問曰大好山消息如何師曰此去杭城三千里昌云且道無明師翁鼻孔長多少師曰御龍橋下水潺潺昌曰可惜許多草鞋錢師云行人更在青山外師繼席壽昌後主棲霞設四問以驗方來 示衆究理此事如兩木鋸火歇手不得又如千尺井底求出相似念念無間方有少分相應山僧昔年住靜香山閉關百日正念堅卓確乎不拔曉夜鞭逼毫無昏散一夕覓心了不可得自此胸中洞然無礙始知萬象之中獨露身非虛語也

覲濤奇禪師法嗣

杭州皋亭山顯孝洪園泉禪師 上堂橫按拄杖曰皋亭亞劒相待有不顧危亡者便請單刀直入一僧突出便喝師便打僧近前把住拄杖師曰作家作家莫怪適來造次僧呵呵大笑師曰草賊大敗連棒打出 上堂若論此事如握利劒相似佛來也斬魔來也斬僧出問忽遇寶劒來時如何師曰魔佛潛蹤 上堂汝等恁麼簇簇上來謂皋亭實有一法與人你也沒量罪過我也沒量罪過以手自指口云看看皋亭舌頭在麼一僧方答師咄曰合取狗口

梅逢忍禪師法嗣

吉水龍華子愚喆禪師 上堂揮拂子云曾麼聲前抛不出句後不藏形箇裡千丈節花放一生心衆生心內諸佛時時說法諸佛心內衆生處處放光拈一機點出生平活眼千機迸發施一用頓開今古心胸萬用齊彰奇言妙諦宣揚不及棒喝交馳祇可傍推驀竪拂子云清鏡一輪東畔上照臨原在翠微中 示衆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祇如一大藏教以道箇甚麼諸昆仲切不可認定箇光影門頭汨汨放過他時後日被語言文字所賺五欲八風所吹煩惱無明所累莫道師法無靈驗龍華不惜口業更為添箇註脚有問一大藏教以道箇甚麼只向道虛空百雜碎廓徹

太分明

巨音選禪師法嗣

金陵天界靈潤機禪師　晚參捕春光爛羹無底鐺兒鳳凰臺一飽便忘百饑招梅魄直用烏有先生南山蛇子湖狗出來開口不得山僧暫將長干塔作棒令飽者飽開口不得者痛入骨髓直下知歸且道無面目漢還甘麼王孫歸未得愁殺踏青人　晚參人人盡欲出常流殊不知披其枝者傷其根咳唾嘻笑一飯一啄差毫釐失千里折合終歸炭裏坐怎生消繳乃撫掌曰將謂放過相隨來也雞鳴蟻蠓猿啼鵲噪皆與遮那妙體均一色相雖然水上卓紅旗那吒撲帝鐘著甚來由有僧纔出師打曰又來繩上生蛇　上堂芳草綠落花紅巧不過是東君栽者培傾者覆仁莫大於天地禪和子家拋却三經五論念佛一聲漱口三日好不快活殺人若停思佇意念佛口可漱栽者傾者綠的紅的怎迴避得及天界私通車馬諸人急急著眼豎拂子曰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東君巧離得這箇麼天地仁離得這箇麼若離這箇當面錯過

即念現禪師法嗣

曹溪南華大休珠禪師　上堂僧問清淨本然業從何來師展兩手云清淨本然業從何來乃曰若恁麼問答直下會得不落意想清淨本然業從何來然而清淨俱不得善財彈指見彌勒　示衆以拄杖擊香桌云太煞不近人情動著胡打亂打未曾讀得古書不解之乎者也是以直不藏曲智者如聾如啞卓拄杖云於此薦得何勞東扯西扯　上堂姚老今冬六十四問著生平不知數自謙老拙百無能我道其人有大智西天達磨不會禪東魯仲尼不識字山僧倒讀梵本書却把張三喚李四大衆爲甚麼却把張三喚李四喝一喝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

盟石息禪師法嗣

越州寓山青蓮乾裕晉禪師　解制上堂連城之璧未許稱奇照乘之珠何足云貴拈拄杖云偉哉拄杖子驚羣而拔萃四大海攝入護鷗池涓滴不遺五須彌會歸青玉嶺了無向背饒伊結也解也行也住也

總不易其本位一顧而山輝再顧而川媚歷徧四大部洲回到八求樓上閉却前聰後聰看取撲地高飛孤鴻一對卓拄杖云百雜碎　上堂者邊那邊應用無礙堯舜之君猶在化位直饒道得分明漆桶依然不快陶彭澤聞鐘皺眉米南宮見石而拜　佛成道日上堂智慧德相妄想執著瞎眼波斯一串穿却可憐九轉返魂丹翻作鷙猫老鼠藥

蔗菴範禪師法嗣

都城安定關華嚴嬾翁遇禪師　上堂物物皆能辯法法無差別雖然顯密全該猶是時人饒舌惟有觀音大士還較些子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原來是乾屎橛　上堂惡人無好夢至人無細情若自事事了辦得去方許你眼歸眼位耳歸耳位平地上一任橫行六門頭隨其互用復云爲甚麼大鼻頭乙字上大人也不知參　上堂拈來放去直教走殺闍黎掇五拏三拍拍都皆是令雖然密不通風儘可容車走馬且道無著天親在忉利天宮七晝夜通說的是甚麼法艮久云適來猶記得

惟岑巙禪師法嗣

越州乾峯雲怡豁禪師　僧問未見淸化時如何師云寶　自生虛壁曰見後如何師曰澄潭影寂寥

夢菴律禪師法嗣

禹杭寶壽尊道揀禪師　僧問如何是法身體師云日暮千峯冷曰如何是法身用師曰春回萬象新

青原下宗鏡八世

焦山古樵智先禪師法嗣

鎭江焦山鑑堂德鏡禪師山陽劉氏子受具後參焦山古樵和尚令看父母未生以前話三年無所得將辭去忽一日見同參請益曰父母未生以前如何是我本來面目山叱之曰豈有不知自己面目而反問旁人乎師聞之當下了然一向疑滯冰釋後嗣法主焦山　上堂舉高亭見德山隔江橫趨而去師曰萬派海門直渡妙在一漚未發以前孤峯頂上橫身要具不犯鋒鋩脚手然雖如是縱得錦鱗翻浪快尾邊已惹亂雲橫　上堂臘巳殘歲云暮雨雪緜緜不得住途人無箇不攢眉我等赤貧眞是富富富提起

脊梁休放過　上堂豎拂云四序密推移乾坤如槖籥看看冬到來卽便春風至晴霽三四九一雨偪除歲惟有箇一頭倔強眞可貴寒暑不相侵聖凡難以類鼻孔自撩天通身渾露地有時狂跨跳觸著彌盧碎驚起虛空入藕絲文殊急走三千里小參風雨連朝競作夜來何事更惡雷奔電掣乾坤霧鎖雲籠海嶽忽爾炎暑淸涼正好討箇安樂咄人人飽足觀光參取秦時轅轢

平山受宗旨禪師法嗣

棲霳道宏德南禪師　據室拈杖云據此室行此令鉗錐雖舊爐鞴斬新佛祖來參難饒痛棒其餘中下二機權放一著諸仁者還知麼乃卓拄杖云隨例但拈笤箒柄拍盲治爾野狐僧　上堂爐鞴開而風生大野鉗錐舉而聲震虛空到此直教三世諸佛退身有分歷代祖師進覷無門所謂鈎錐在手殺活自由有時開一線道有時絕斷羣機其開也竿頭有路通車馬其絕也棒下無生解祖翁諸仁者祇如不開不絕一句又作麼生遂卓拄杖一下云欲透禹門三級浪須承棒下五風雷

頻吉祥禪師法嗣二人

會龍藉菴熏禪師　上堂古柏庭前秀梅花嶺外香分明祖師意何用更商量兎角拄杖卓倒正覺山頭露出明星朗月龜毛拂子掃除妄想執著掀翻智慧德相石女解吹笙木童能撫掌擎起陜府鐵牛跨跳上三十三天觸著帝釋鼻孔轉過身來恰是嘉州大象大衆還會麼

廣州浴日能禪師　解夏小參敲空擊木已涉言詮喝下承當猶爲鈍漢所以一夏以來口如扁担祇管日長喫飯夜短打眠任他風動塵起鳥飛花落雖然如是忽遇雷奔電捲時又作麼生良久云大海若不納百川應倒流

洞初度禪師法嗣

端州法輪自明珩禪師　示衆你有我有大家出手踢翻大海氣吞佛祖合水和泥拖枷帶杻　小參出息入息猿猴上樹將欲到尖樹倒藤枯

拙菴朴禪師法嗣

五州遠林德進禪師　首住盤山上堂昔盤山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慈明道向上一路千聖不然乃云二尊宿大似假借豪門虗彰聲勢若是向上一路依舊拈掇不出盤山今日要與諸人覿面拈出擲下拄杖云看看　結制拄杖活如龍草鞋獰似虎牢關把住誰能覿只將大地作紅爐管教凡夫成佛祖

湘翁沄禪師法嗣四人

天然喆林吉禪師示衆雪覆萬年松徑雲遮一帶峯巒一色功邊不墮駐足威音那畔安可容身直饒懸崖撒手猶在半途句下承當未能通變若是不動步到家底自然頭頭顯露物物全彰信手拈來隨緣應用只如折旋俯仰喫飯穿衣還是動步不動步良久曰待鉢盂峯點頭卽向你道

湖州弁山澄照紫琈珵禪師　上堂雪峯輥毬禾山打鼓虗空畫彩泥裏洗土臨濟三玄掣風掣顚洞山五位成羣成隊若也會去南北東西依位而住若也不會二六時中如藤倚樹參參悟悟生鐵秤錘被蟲蛀　上堂臨濟喝德山棒昨日今朝無兩樣三脚蝦蟆著錦襠風雷鼓送桃花浪投子提油趙州轉藏千古風流是難比況堪笑當年馬簸箕殷勤遠寄三瓶醬觔夾不起匙挑不上月落寒潭徹底輝淡烟疎雨籠青嶂山僧恁麼檢責也是葛伯仇餉　上堂展開驢脚踢翻香水海臨濟老師不名性燥伸出佛手築碎須彌盧黃龍小叔且過一邊驀拈拄杖曰天中天聖中聖千祈千靈萬叩萬應適來卜得純乾如今變成重巽報君知好生聽人從天台來接得杭州信且道是甚麼信擲拄杖曰分付直歲來朝不得普請　上堂百匝千重處水泄不通四方八面來針劄不入直饒轉得身吐得氣猶是門外活計且親到其中一句作麼生道萬緣遷變渾閒事五月山房冷似冰　一僧入門便喝師曰納敗作麼僧又喝師曰轉見不堪僧作掀禪床勢師曰拄杖子不在笤箒柄聊與三十

山西汾州華嚴雪岸德睿禪師湖廣景陵費氏子母李氏年十六禮南廬澍村師出家二十二投六堂和尚納戒參湘翁沄和尚途中忽憶牛首未見四祖百

鳥啣花見後爲甚杳無消息欣然頌曰士偶當年嘯
碧天賺他羣鳥意茫然黃昏一陣西風雨識破原來
不值錢湘領之元旦上堂冰封蟄戶枯木不許龍吟
玉剖梅胎瑞草咸知花發新年頭舊年尾一句子非
玄非要非正非偏薰然似春回萬壑煥乎若日照千
山會得的與他一錠金不會的亦與他一錠金因甚
如此元旦啓祚萬物咸新冬至上堂朔風翻曉木凍
玉鎖寒條巖石抽冰筍千峯湧雪濤這猶是放行句
且如何是把住句葭管不許灰飛冰河不許發陰
不許消陽不許長晝不許長夜不許短直得天地易
位聖人無功化機既已坐斷密運誰致通風當此之
時作麼生轉得青陽之律行得東君之令良久曰五
九盡日又逢春冬至寒食一百五不萌枝上花開無
影樹頭鳳舞捉得踈山木蛇却是大雄猛虎喝一喝
曰莫莽鹵　小參不屬青黃與赤白惟證乃知難可
說堪笑一種守株人也要紅爐去拾雪棄却家拋却
業依舊狂馳心不歇緊驢橛上牢拴定朝打三千暮
八百情關震開識鎖爆折跳足針鋒拚命行錯脚踏
碎澄江月熱處拈來冷處看却似汾州城東天寧寺
北王木匠鑿就的一塊生鐵

蘄州後山白巖鐵菴淸禪師　上堂牢關把定語默
難通祖令親行情思頓絕果肯全身放下從他月照
寒潭若得伎倆消融誰道雲生室內到者裏雖則萬
機休罷千聖不携若敎白巖撿點正是髑髏前妄想
陰山下活計要得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除非別
有生涯始得顧左右曰衆中莫有恁麼人麼饒你八
面四方總被山僧拂子穿却鼻孔　小參明明百草
頭明明祖師意直下便承當又落第二義且作麼生
是第一義拈拄杖卓一下云寧可截舌不犯國諱

克歸宗禪師法嗣

漢陽歸元白光明禪師　上堂歸元開建多年並無
一字可說諸方浩浩談禪者裏家風迥別向來弄瓦
搬磚𨗹過雲門念七今朝緊把繩頭撈得諸人骨出
豈容立地承當轉身一步始得失脚踏破疑團稱鎚
肚裏流汁波斯拊掌讚揚翁仲慚顏屈膝大衆且道
翁仲知何過咎竪拂云會麼悟後自當明白

紫谷覺禪師法嗣

陝西西安慈恩憨月圓禪師　上堂打開無盡寶藏運出自己家珍信知佛法無多子眉下人人有眼睛　上堂卽心卽佛背負乾坤遇野火非心非佛懷胎石女害相思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道是什麼是大神呪是大明呪

隱知聞禪師法嗣

桐城慈濟侶石清禪師楚州唐氏子年二十禮本邑洪福寺隱知和尚出家受具于華山定菴律師徧參諸方後受洪福印可雍正癸丑冬特　召入京論曹洞宗旨　賜紫衣盂杖明年春奉　命住鍾山靈谷寺次遷慈濟新刹　上堂佛是乾矢橛無你下口處佛是麻三斤無你下手處無下口處言說議論不行無下手處捏聚放行不得不行不得福足慧足擬議思量千隔萬隔老僧恁般說話也是胡亂差排你更顧佇停思豈止白雲萬里　早參昨夜說眞方今朝賣假藥立效比金丹百病能除却取利亦輕微功用實寬廓信得及捨手傳名包管全愈信不及諱病反常自取狂瘧　小參佛法現成要說卽有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若有纖毫欺誑我脚何似驢脚我手何似佛手直饒透過三關也是癡狂外邊走顧左右云南斗七北斗八生薑酸梅子辣東震旦國說禪西瞿耶尼笑殺且道笑箇甚麼曼倩善滑稽背也沒處揷　小參東山水上行不是諸佛出身處庭前柏樹子不是祖師西來意非敢好異立奇實在有憑有據且道憑據在甚麼處卓拄杖下座　師於乾隆丁巳八月二十三日示寂世壽七十三僧臘五十三塔全身於陶沖之採藥菴旁

阿字無禪師法嗣

廣州海幢雲菴雲禪師　上堂煇煌寶鏡照萬象以無私燦爛天花灑衆緣而獨耀撩天鼻孔糞掃摩金特地波瀾虗空閃電縱得金而塵滿假縛電而影閒一鏃穿關分明箭後之路三臺按拍依稀似曲之聲認著卽差呈時不露惟有藤條跨跳不違萬有眞機麈尾飛騰喚醒千秋噩夢誰堪燈續燒破面門若箇途迷挈開漆桶勿圖斷一寸之絲且教挽千鈞之弩

忽然中的慶悅平生立地掀翻沉淪消息須知有從上恁麽事莫辜負當下之已靈　小參夜間聞得鷄張三黑李四兩箇撞著痛打一場後說道你若無心我也休不須逞氣各風流大家普入華嚴界一向杭州一汴州仔細聽來卻是蟋蟀雙雙鳴草砌

正源略集卷第十四

天台嗣祖沙門國淸　達珍　輯

南嶽下第三十八世

迦陵音禪師法嗣四人

京都大覺佛泉安禪師湖廣人　示莊主百丈展開兩手善說大義只得其體不得其用仰山立地揷鍬善於應對只得其用不得其體若欲體用全備事理雙彰且看大德逐日機用尋常作略有時一犂耕轉乾坤種出廬陵白米一任飽餐有時一鋤翻轉大地收得鎭州蘿蔔由人齩嚼既有如是神通妙用佛祖亦甘立下風試問無陰陽地上種箇甚麽若向者裏道得一句祖父田園一時分付

廬山歸宗佩璋璝禪師楚南衡州楊氏子投悟禪師剃落依友嵩和尚圓具後參迦陵音音問那裏人云湖南音云南嶽山高多少云不露頂音云知解禪和參堂去一日入室問那箇是你本來面目師云若呈上則不中音云學語之流令看無佛性話三七日忽明情與無情煥然等現白音音不顧師云學人有三十棒要打趙州音云過在什麽處師云舌頭無骨音領之隨音南北二十餘年後賜紫命住歸宗夾山雲居等處　小參以竹篦畫〇云者是諸佛頂顫機錯了也又以竹篦畫〇云者是祖師末後句錯了也者兩錯有一錯鋸地獅子亦如金剛王寶劍有一錯有照有用能縱能奪能殺能活若分疏得下功不浪施若分疏不下山僧亦錯闍黎亦錯師年逾八十靜住雲居西室一日喚侍者云丢去罷書偈云生也沒得說死也沒得說打破太虛空陽春與白雪怡然而逝塔于寺西安樂橋側

江西歸宗果宏德禪師住瞻雲拈香云當年承慈訓已揀箸活埋打開無盡藏拖出死屍來大死之人今

又活老人頭上舞三台

京都大覺正宗道禪師　小參適纔山門外佛殿裏已是狠籍殆盡諸人上來下去還嫌少郝陽氣發來無硬土無根樹子發生也崖前枯木糁華也諸人還覺眉毛重麼　上堂今朝十月十五大地山河齊吼樂奏乾闥婆王伶俐迦葉起舞擊著須彌鐘撾破虛空皷演出無字經唱作蠻腔譜不是譚玄說妙亦非生老病苦大家同赴華筵面南須看北斗覿面直截提持擬議失却何有果能直下承當始知不住刦數其或彌封滯殼棒折何能歇手　小參絲柳隄邊水足艸足青山崖畔東觸西觸不耕那畔田豈踏今時路嘯月吟風餐霞飲露有時放下玉簾佛眼覰不見有時突向金輪大地藏不住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不如隨分納些些何須脅下書五字

調梅鼎禪師法嗣三人

磬山崇恩法南勝禪師　上堂未離兜率降皇宮公案何曾有兩重千古毗藍今日事一枝杓柄活如龍釋迦老子生也一花現瑞千葉流芳雲門大師來也一棒揮空十方通暢佛佛祖祖全提斯旨七十二傳未嘗少易良久云開口不在舌頭上　白洋河抄化回示衆破施主慳貪磨自己種性須是過量人遇著血性漢不然易說難行山僧昨日將者兩步工夫親歷一番向九曲黃河邊往來兩月麥麪粥糕子飯滋味徧嘗看他三回四回只云不在要彼一文兩文如割身肉非關古井淵深自愧汲長綆短只得撩起便行且把馳求心歇歇歇者般皷笛莫輕敲甘守門庭三尺雪

京都拈花悏慈仁禪師　據室既登獅子座須效師子吼若有法可說笑破虛空口畢竟如何家堂穩坐渾無事終日面南看北斗　上堂千聖頂顊上可容刹海衲僧命脉中不許商量休向言中取則莫於句下承當大展通天活路打開被蓋囊藏明歷歷毫無間隔光灼灼獨露眞常入得不二法門處處無非佛事出得五陰區宇頭頭總是道場毫端上羅列眞空妙有芥孔中莊嚴清淨寶坊　小參眞機纔動妙用

全彰靈通莫測感應無方果然無手能行拳千手萬手一時頓現無目能舒光千眼萬眼當下豁開拈提格外生涯洞達幽玄活計當處圓融無礙等閒蓋色騎聲

京都萬壽粹如純禪師順義黃氏子禮本邑觀音寺悟上師出家依貫文律師具戒遍參宗匠次謁萬壽調梅和尚親炙數載日窮底蘊始授記莂出住栴檀廣通等處上堂昨夜紛紛大雪鏡外狂心頓歇舉頭冷眼遙觀萬里山河一色混禪和無交涉踏著方磚撞倒牆觸著露柱打失鼻識取不爲冤止止不須說直饒虛空粉碎大地平沉到者裏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何故絕後再甦欺君不得　小參一任法堂前艸深一丈不奢山門外垂手接人不是調高和寡亦非價重難酬且道意在于何釣竿可換鈎難曲你但無心我便休　小參聾路橫門外西山峙寺旁說法雲興瓶瀉論文鳥語花香直饒拈燈籠露柱也是折東壁補西牆分明舉似切忌承當自古韓盧多逐塊從來好肉不剜瘡諸仁者還知山僧舌頭落處麼良久云一番雨過一番涼　佛誕一年一度徒增塗汚者箇那箇有甚分別杓柄子不問長短拈來便澆小厮兒也知伎倆放過不可且道渠還甘受也無須知遠烟浪別有好商量　小參舉僧問千巖長祖如何是和尚家風祖云無力豎拳頭老祖恁麼說話大似隔靴將棒槌搔癢有甚受用處設有人問萬壽如何是和尚家風劈脊便棒待他擬議連棒打出因甚如此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小參隔江招手橫行脚跟下好與三十望見剎竿回去脚跟下好與三十且道半青半黃七上八下的脚跟下合打多少有人道得好轉語別炊甑飯與他喫乾隆甲午七月二十日示寂世壽六十一僧臘四十二全身塔于本寺之後園

南嶽下第三十九世

佛日義禪師法嗣二人

薦福德山海禪師　小參鄭州梨青州棗萬物無如出處好阿呵呵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珍重擔囊行脚人一念偏枯錯到老　示衆舉玉國

師云。禪林秋晩。學道之士。貴乎一一眞實。耑爲生死。不爭人我。是非。是發心眞實。切問近思。不學虛頭。是參學眞實。胷襟流出。蓋天盖地。是酬唱眞實。好賢樂善。成人道業。是領衆眞實。省虛文務誠敬。是禮貌眞實。誠虛華崇節儉。是日用眞實。明因果識罪福。除害去弊。是任事眞實。遠奸佞親仁厚。是交接眞實。甘淡薄恥謀求。是家風眞實。更有一處眞實。一發與汝諸人道破。大抵還他肌骨好。不搽紅粉也風流。師云。國師心肝五臟。和盤傾出。怎奈無人識取。而今冷地思量。著三十三天被火燒。下座　同參至上堂。舉雲門示衆云。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荊棘林是好手。時有僧出云。與麼則堂中第一座有長處也。門云。蘇嚕蘇嚕。師云。過得荊棘林是好手。若到薦福門下。腿筋打斷也不肯放過。在須要通身是箇金剛圈栗棘蓬。教一切人呑䠥不得。諸人還委悉麼。問取我同參去

南澗理安智朗月禪師。白門李氏子。年十九。投慧開老宿脫白。受具于六安曇瑞年和尚。後詣靈峯素蓮法師。習天台賢首諸經論。徧參諸方。于佛日和尚處投機印可。示衆。參禪須參活句。活句薦得。永劫不忘。作麼生是活句。薦舒手云。我手何似佛手。復垂足云。我脚何似驢脚。有漏笊籬。無漏木杓。覿面相呈。分付典座。一等蝦作眼者。便作言發非聲色前不物會去。何止笤帚柄三十　示衆。德山棒是瞎棒。臨濟喝是瞎喝。正偏已屬繁辭。顧鑑那堪再說。壩子橋頭來千去萬。忠淸巷裏驢奔馬踱。一一天眞。誰敢動著。雖然王和尚底袈裟。因甚七零八落　小參。獅子嚬呻。象王回顧。要行便行。要住便住。是名大丈夫。不枉打艸鞋行脚。若乃不死不活。癡心妄想。成佛作祖。豈不大錯。三歲孩童抱花皷。莫來攔我毬門路　小參。大樹大皮裹。小樹小皮纏。庭前紫荊樹無皮也過年。世出世間法。時至理俱圓。看看山腰白雪。雖凝凍溪上紅梅已破顏　小參。風不鳴條。雨不破塊。買有處買。賣有處賣。人人有喫有穿。各各無災無害。饒他千佛到來。一齊推出門外。何故。堂上不張白澤圖。人間何自有妖怪　小參。摸螺螄。搭好伴。刺繡文。看好樣。年荒病久倦開爐。無可如何著。須炭眉毛鼻孔各自照管

小參有大蓮華忽然出現豎拂子云見麼善財童子參德雲麥裏何曾不是麪一旦相逢在別峯空裏雲飛知幾片乾隆辛卯八月初十日示寂世壽六十一僧臘四十三塔于蓮花峯之陽

古雲沛禪師法嗣

劒溪永鎮樸夫拙禪師　入室書頭教娘勤作息書尾教娘莫瞌睡坐斷中間不落窠臼未免法報化身叫屈摩竭陀親行此令毗耶離巳現神通還委悉麼以拄杖卓一卓喝一喝　上堂鶯啼燕語水綠山青人人懷滄海之珠箇箇抱荊山之璧龜毛拂子拂兔角扇子扇又誰管你米裏有蟲麥裏有麪蓋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狗子佛性無問伊是誰見見不見倒騎泥牛入佛殿

祖燈紹禪師法嗣

嶽州印慧勝禪師　開堂金剛正體充塞十虛智眼圓明包羅萬有百千法門因此而建立無量妙義因茲而流通赤洒洒騎聲蓋色峭巍巍越古超今到者裏說箇大唐國裏無禪師瞎却鎮州一城人眼總是靈龜拽尾拂迹迹生　當晚小參揮拂子云諸佛心印非從人得列祖綱宗豈假言傳所貴俊俏衲僧向把捉無踪時詮註不及處一連入手自然理事全彰諸兄弟且入手後如何岳陽船子洞庭波擊拂子歸方丈　中秋秋風涼秋夜長途中客思故鄉星河燦爛蟾桂飄香一輪孤月轉長廊萬家砧杵應寒螿敢問大衆祇如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擊拂子云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烟景有誰爭

月潭達禪師法嗣

鎮江金山大曉徹禪師崇明陳氏子依天語和尚出家圓具後入終南山澗飲木食數年憶洞山參雲門公案忽見電光徹證乃述偈曰奇哉奇哉甚奇哉閃電光中正眼開明暗兩條生滅路誰知無去亦無來即出山參月潭和尚得蒙印可繼席香林次遷金山天寧等處　早參逼塞太虛了無空缺燈籠用盡神通跨跳不出露柱使盡伎倆藏身不得百億須彌暗點頭萬象森羅笑不歇且道笑箇甚麼眉毛眼上橫

鼻孔大頭垂　小參金山一夏來無法可商量饑來要喫飯飽時絕思想倦來要打眠一覺到天亮動轉及施爲十方盡通暢了了全非見堂堂無背向但只恁麼過還有爲人處也無明眼人前不得錯舉　小參不是心耳聲眼色甚分明不是佛暑氣侵人誰不熱不是物電光石火空狠籍畢竟是什麼冬瓜直儱侗瓠子曲彎彎若向者裏會得一生參學事畢　早參有一人六根不具四大皆空體周法界行住無蹤洒洒落落任西任東問伊佛法禪道全然一法不通且道此人有長處也無試道看　僧問既是金山因何惟見土石師云是你見處云和尚又作麼生見師云我不曾眼花云謝師答話師云放汝三十棒　僧問隔江招手而去過在甚麼處師云不守本分云恁麼不用行脚也師云只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　上堂佛祖玄機人天罔測大用現前不存軌則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施雷轟電掣之機展殺活臨時之用直下全提凡聖路絕若是明眼衲僧向棒喝未施已前貫通古今猶較些子　小參即心即佛芍藥花開菩薩面非心非佛棕櫚葉放夜叉頭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猿抱子歸青嶂裏鳥啣花落碧巖前恁麼會得猶是陝府灌鐵牛嘉州打大象莫若業識茫茫去一條白練去無明煩惱去一念萬年去雖然如是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毫釐無差天地懸隔師示微疾說偈而逝世壽七十三僧臘四十九塔于金陵紫金山之麓

不物震禪師法嗣

泰州慈濟自聞悅禪師徐州蕭縣盛氏子　上堂華藏界香水海重重無盡善法堂樓閣門門無礙只貴當人信得及一拶便入始知虛而靈寂而妙高揖釋迦不拜彌勒婢視聲聞奴呼圓覺正所謂我爲法王於法自在雖然如是開堂一句作麼生道但願好風齊著力一時吹入我門來　佛殿漱口三日吾不喜聞是光明藏是最上乘展具云丈夫自有衝天志豈向他人行處行　結制九十日已前鈎子鈎你九十日已後錐子錐你正當九十日開潑天潑地爐鞴起烹佛烹祖火燄釋迦彌勒擬議則眉鬚墮落文殊

普賢願鑑則燎却面門設有箇漢出來道長老云何修學云何取證與麼見解拄杖子不在笤箒柄聊與三十

澹如永禪師法嗣五人

杭州天華有于成禪師　誕日上堂釋迦老子未離兜率成上座早巳脚踏閻浮釋迦老子指天指地成上座早巳成等正覺不是爲他閑事長無明豈肯自輕而退屈三十年前驅耕奪食誰敢當鋒三十年後灰意忘情甘心下劣修禪入定讓與他人喫飯安眠隨緣度日曾憶母胎中有一轉語告報諸人卓拄杖云來朝一一爲君說

杭州天目聞學定禪師松江上海張氏子年二十出家受具閱六祖壇經如獲古物參澹如和尙問一歸何處澹云南高峯頂浪滔天師不會後上天台雲霧四塞忽見日輪湧出身心廓然夙疑冰釋　上堂闢吐春山梅開玉樹是處全彰正眼頭頭漏洩家風何必重陞此座皷兩片皮說黃道黑然則事豈無因道由言顯十字街頭廖胡子何妨觸著磕著三家村裏泥土地從來有感有靈鎔瓶盤釵釧爲一金攪酥酪醍醐成一味還他作者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艸誰是知音須彌山突出諸人額角邊大海水灌入諸人鼻孔裏即且置前三三後三三又明箇甚麼邊事良久云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水　上堂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鼻孔與眼睛今古長相對拈却事去却理孟八郎漢無措足地令人轉憶謝三郎一絲獨釣寒江雪　冬節上堂天無私蓋地無私載鐵馬驟冰稜一句逈超千聖外事無礙理無礙打破相呈漆桶依然不快剝盡羣陰一陽來復即且置優波離尊者因甚昨夜酒醉喝一喝　早參如來說一合相即非一合相神光三拜後熊耳一峯高風聲水聲驢聲馬聲任運流入薩婆若海而總不見得無位眞人是什麼乾屎橛且逐雞聲過板橋　早參明頭合暗頭合啣鐵負鞍瞎驢成隊佛法僧三寶匙挑不上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菩提場中一千七百箇喫鹽止渴漢作盡不良人總未具透關眼在西峯今日吐膽傾心是汝諸人何妨拍拍是令　乾隆戊戌

正月初三日示微疾謂弟子曰今日是何日答曰甲子師曰吾行矣乃起坐說偈而逝世壽六十七僧臘四十四

天目桂巖立禪師　上堂金烏飛玉兎走盡未來際盡蝦跳不出斗乾坤大戲場好手手中呈好手胡張三黑李四千年桃核裏原是舊時仁釋迦文殊是他奴說箇成佛作祖大似不識羞底莽鹵漢顧衆云汝諸人行甚麼驢脚馬脚達磨揭瞎你眼睛文殊拔却你舌頭山僧恁麼告報已是不堪何故好兒終不使爺錢

天目道謙智禪師江西建昌南城縣人　上堂以拂子畫一下云摩竭提國親行此令卽此用離此用馬師父子移花兼蝶至買石得雲饒說甚向上向下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祖師西來大似賣老鼠藥底客人汝等諸人切忌誤用用則傷人西峯恁麼說是眞語實語不二語不誑語還信得及麼良久云罕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　其遇人銘曰佛法無多得鼻失口若說罷參眞箇淼逗急須見人跳出窠臼一念不生百拙千醜大地同行虛空把手道無不無道有不有有無不二簸箕熨斗釋迦彌勒難出其右　緇素銘曰正體非覺孤光爍爍正覺非體乾坤莫比比智不忘非愚卽狂徹底掀翻獨露堂堂劈心剜腹換骨洗腸金剛栗棘百世遺光痛棒熱喝飯熟羹香耳聾蒿拂法乳親嘗　權衡銘曰末後牢關說與偏參黑花猫子面門已班瓜直儱侗瓠曲彎彎通玄峯頂不是人間長慶曰差水潦曰奇明得下載分清水泥我天爾狗丹鳳楚雞蕩盡闇惛中之迷師世壽六十三預知報盡端坐說偈大喝一聲而寂

南屏淨慈在衡權禪師海寧錢氏子依天台道源和尚薙染受具後謁澹如和尚命看狗子無佛性話一日聞梆聲打失鼻孔遂蒙印可出住南屏聖果華頂興勝等處示衆道慚未克繼先宗俛首時時省己躬珍重後賢須策勵莫將心地自朦朧　小參欲覓覓不得要推推不開拳頭無縫罅眉毛頷下栽面壁九年猶不識手攜隻履自西歸淨慈恁麼道却被露柱在旁呵呵大笑且道他笑箇什麼良久云參　乾隆

已丑初夏示微疾。五月二十九日。說偈而逝。世壽五十四。僧臘三十四。塔于華頂之西塢

悟修慧禪師法嗣

杭州淨慈振一宗禪師　佛誕上堂。人人共道今日世尊降誕之辰。試問諸仁者。世尊未降誕前。向什麼處見。只在當人眼裏耳裏口裏鼻裏。諸人還見麼。擊拂子云。吽吽吽

曉蒼暹禪師法嗣

潯陽能仁秀林俊禪師　上堂。全身擔荷。赤體提持。不向言前薦取。不從句裏承機。顯揚臨濟宗猷。掀翻報恩窠臼。正恁麼時如何。拍掌云。教外何曾有別傳

杲樹憧禪師法嗣

杭州淨慈指遠近禪師　開鐘板小參。兵隨印轉。將逐符行。觸著磕著。萬象皆新。以椎擊鐘云。蝦蟆何勞努眼睛

靈鷲誠禪師法嗣七八

維揚高旻天慧徹禪師　臘八日上堂。今日乃釋迦成等正覺之辰。若恁麼道。喪我兒孫。若不恁麼道。亦喪我兒孫。且道作麼生始得。若是明眼衲僧。聞恁麼舉。便攢眉而去。未免也是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揮拂云。黃面老大似夢眼見空花。常州有蘇州有。當臺寶鏡分妍醜。輝天鑑地大光明。須向面南看北斗。放出楊岐三脚驢。踏殺衢州子胡狗。栴檀林內栴檀香。獅子窟中獅子吼。山意衝寒欲放梅。岸容待臘將舒柳。曾識大經不勞塵剖。西走東行。南行北走。呵呵大笑云。相見每施三盞茶。貴圖人識高旻口　上堂。雨洗紅衣濯濯清芬可掬。風搖翠蓋亭亭松柏堪觀。無不是生機。無不是妙用。所以東山道。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恁麼會則不是。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恁麼會方始是。方外原無剩語。劫初那有閒名。當機即色即空。軼格非同非異。咄。白晝裏瞌睡有甚麼限　上堂。三箇月開爐九旬日取則。香板與蒲團。都盧最親切。山僧誠實言。諸人曾不曾。張三未必胡李四。何曾黑。水底烏龜吃鐵鞭。山頭玉兎吞明月。彈指北淮達帝都。一口西江連底吸。茱萸灣步步蓮生。天中塔層層彩結。大地掀眉。虛空吐舌。三

十三天撲帝鐘誕生內外驚一跌（母）東勝神洲西瞿耶尼北鬱單越南閻浮提○ ⁰₀ 芒鞋懸向月　晚參香嚴上樹全身獨露聾者瞽者徒勞顧佇不顧佇三岔河邊官塘大路　早參拈拄杖寫（烏）（焉）（馬）一番雨過一番風雨雨風風白月中條令斬新端的旨頂門迸出一輪紅以杖寫[illegible]下座　早參夜來木馬旋空走天曉泥牛露地眠誰是騎聲蓋色者東君有信借相傳　早參菊綻籬邊朵朵發明空劫外鴈鳴天際聲聲透出威音前時節若至其理自彰情與無情煥然等現喝一喝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復喝一喝若是陶淵明攢眉便歸去　佛涅槃早參今日有明日無欲滅度不滅度捉敗伊何處去金棺裏一足露二千七百餘年前黃面瞿曇半生半死竟無伸救底人今日雄峯遠孫實徹直下伸救一上揮拂云收

武林崇福道明信禪師　佛誕上堂盡法界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示現受生衆中還有法界身者麼卓拄杖云一切處是他受生出現處一切時是他成等正覺時雄峯已爲諸人下箇註脚了也　早參擧定山疎山論生死中有佛無佛一僧云生死中有佛不迷生死一僧云生死中無佛無生死爭之不已全上大梅梅云一疎一親定云誰疎誰親梅云親者不問問者不親雄峯看來二僧各具隻眼何故過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舟若論佛法商量有佛無佛颺在他方世界再來雄峯喫棒

金壇東禪寶勝萬光篆禪師　上堂洞山參雲門晉喫三頓棒世尊成正覺惟見一天星亮座主入山不見豐干老騎虎相迎唇上碧斑迸逼豹嘴邊當的帝都丁　小參未打臉時說甚生旦淨丑既已出臺便是長幼貴賤坐立儼然各知所守不是藥山閒曲調所貴人人得知有如何是知有底事達磨大師鼻孔廚竈烟衝釋迦老子眉毛糞箕笤帚

杭州崇福智嚴昌禪師　上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證悟一朝非一時之功禪發疑而漸悟道無執而頓通所以劫前運步非心力之所到句外明宗豈言詮而可徹若是伶俐漢向未擧已前領略猶較些子

若乃如何若何則劒去久矣卓杖云艸鞋踏斷處不索別商量

杭州崇福朗融照禪師　藏經到山上堂無始以來有一大藏本不曾開實未嘗闕不立一法不捨一法盡情供養諸人了也而諸人能知能覺所以不知不覺豎拂子云著裏又有一大藏且道地甚麼處擲拄杖下座

杭州孤舟山谷聲聞禪師臨終自云我見靈鷲和尚得箇歇處便住此山直至如今五十二年未曾移脚今朝事不獲已闊步大方門人問和尙何往師云到青陽余姓家汝可爲我更衣沐浴門人請偈師云五十餘年住此山且無閒話落人間今朝無事山前去大似楊花去復還分付留龕勿化即跏趺含笑而逝廿年後有青陽余居士來山移龕火葬

大雄崇福迅機鋒禪師　上堂信手拈來艸頭是門外句其他三藏十二部一千七百則是甚麼展抹爛艸衣德山棒臨濟喝是趕狗底家具山僧今日吐露心肝若向我者裏會去也是逐塊韓獹擬議之間千里萬里所以古德云悟即不無爭柰落在第二頭若是第一頭事三世諸佛有口祇堪挂壁歷代祖師祇可自知釋迦老子四十九年祇說得溜邊過患汝諸人要明第一頭事麼若是箇漢向山僧未啓口前會得便可與佛祖爲師顧衆云已遲八刻　上堂拈拄杖云拈起也乾旋坤轉放下也海晏河清衲僧分上料掉沒交涉曲爲今時由人施設舉溈山禪師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溈坭壁次香嚴問云忽然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溈放下泥盤呵呵大笑師云溈山雖然笑裏有刀誰不知被香嚴一推推倒直至如今起不得若是山僧則不然有恁麼問但向道今日普請且道溈山底是山僧底是良久委悉麼見義不爲是無勇也

百靈然禪師法嗣

湖廣古帆令禪師　上堂老僧確辭不上堂玆爲衆人一段誠懇不得不出來舉則奇特因緣阿逸多滿腔疑情請問善現須菩提一肚糊塗啓白於佛佛云此事年代深遠暫時忘却可問會中長老老云我不

是不解答但答不在問處諸公不是不解我意柰問不在答處言無展事語不投機祇如目前者株無根樹非干雨露不涉春秋摘花剪麗可以換諸人眼睛直截根源可以穿列祖鼻孔黃面閧之快歎奇哉空生領旨極贊希有獨有山門箇漢未免笑脫下頷還有爲渠拍得上者麼拈拄杖一卓云三會龍華齊成正覺

海山明禪師法嗣

萬杉大楚圓禪師　據室拈拄杖云祖父不傳之義人天共仰之宗今日豈敢囊藏蓋覆復卓一下云爍破面門小參臨濟喫棒三頓有口難言雲門拶折一足有路難行誰知睦州是竭水取魚黃檗是覆巢探卵臨濟之命根不斷雲門之仇讎不結若要與古人雪屈直須翻轉面皮始得遂拈拄杖旋風打散便歸方丈

古梅冽禪師法嗣

潭州大潙天翼翙禪師　上堂廣大祖庭宗風浩蕩三玄要旨逈出言詮無賓無主山僧今日廓闢十智門庭倒跨三脚驢子卓拄杖云他人行處我不行他人住處我不住

巨濤果禪師法嗣

杭州雲林玉山琳禪師　解制小參山僧于舊歲十月十五布箇縵天網子收取徐十三郎頭上破網巾趙州行脚底破艸鞋南泉刀下死猫頭玄沙叱沙斑面虎柏樹子枯樹樁禿苕帚破簸箕向七尺單前長廊下受盡雲蒸霞蔚霽月光風要伊箇箇翻身踍跳吐氣揚眉未免眉毛撕結做盡對頭向冷水裏浸殺火爐邊燒殺山僧縱有九轉還丹開瞽金針要伊眼目定動令彼衝霄底衝霄入淵底入淵有一句子至緊切要話切記切記蚯蚓跳上梵天蝦蟇驀過東海不得辜負雲林

赤潭珠禪師法嗣二人

繡州濮鎮宇存順禪師　立兩序小參建立賓主須仗兩堂齊下喝舉唱宗風全憑一句定綱維抽却克賓鉗鎚不用東山圓相若要少室宗風聲振滹沱正脉長流只須禪歸海經入藏拈起布毛燈盞燎亮貴

賣生薑敢保的當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
嘉興白蓮愼初暹禪師晒藏經小參者卷眞經不從
世尊宣揚亦非慶喜結集龍宮海藏未嘗收梵語唐
言豈能譯大衆還見眞經麽展手下座

具宜開禪師法嗣

興化時思道安經禪師祝髮於海昌慶善寺圓具後
參福嚴具宜和尚省出世住普明未幾遷時思
上堂阿含十二方等八兩手無端鳴聒聒二十二年
般若談杜鵑枝上血斑斑法華涅槃共七年何須醫
裏又加鹽華嚴最初三七日千古秤錘俱生鐵時思
慣爲東話西說拘直作曲哆哆和和截鶴續鳧昨夜
拄杖子將山河大地及如來一大藏教一口吞却了
也且道今日畢竟說箇甚麽八十婆婆髩抹油不搽
紅粉也風流　師示寂後四十年嗣孫悅心始荼毗
建塔道俗送者數千人咸謂師之德行所感也

具如奇禪師法嗣

維揚天寧侶松楷禪師　解制師云十五日已前滴
水滴凍十五日已後融雪融霜正當十五日春雨蒙
潤萬物滋生諸人到者裏正好把住繩頭單提向上
討箇分曉不爲分外設使脚頭無眼任你南天台北
五台走遍四大部洲拄杖子終不肯放過何故日月
燈明佛本光瑞如此　起七扇起兜勇爐韛放出惡
辣鉗鎚逼得陝府鐵牛汗流浹背打得西河獅子躑
身無地驚動憍陳如尊者將虛空一捆粉碎擲竹篦
云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遂拈竹篦云起　小參
師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且道一作
麽生擧彈指一下古佛過去久矣

竹峯續禪師法嗣

四川昭覺濳修悅禪師陝西鳳翔縣李氏子母黃氏
夢白鶴投懷而生弱歲出家遊西安金繩寺圓具後
參竹峯於昭覺得授信拂遂繼席焉　解七一七工
夫用盡許多閒力氣仔細看來大似金剛與泥人揩
背金剛累得汗出泥人晝夜鼾睡烈燄紅爐鉗鎚惡
辣總當等閒遊戲人人飲木樝羹口口吞來無滋味
是誰轉得古乾坤一擦頓入獅羣隊挂角羱羊不用
尋藏身之處無踪迹際融史居士問弟子此生姓史

不知一氣不來姓箇甚麼師喚云際融士應諾師云姓甚麼士無對師便歸室

中洲岳禪師法嗣

德清吉祥大文相禪師　上堂天空雲淨九臯之鶴高飛浪靜波恬四海之龍穩睡今日來昔日去善知識之脚跟本無固必用則行舍則藏大丈夫之肝膈自有權衡況乃靈山的旨逈絕思惟少室眞傳不拘文字思惟逈絕也且懸河之辯啓口無由文字不拘也縱饒奪錦之才縮手有分拈花示衆已是畫虎成狸立雪安心何異指鹿爲馬從此分枝別葉列燄聯燈競顯神通各呈伎倆或露半面或現全身或憑華座而荅龍象或閉松扉而馴猿鳥總之曲垂方便誘引童蒙山僧道德荒蕪固是匙挑不上無端也闖入這羣隊裏只得隨例簸土揚塵拈椎揮麈以拂子畫〇〇〇云試看合浦珠還日自有清光照九州　上堂粗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釋迦老子婬房裏宿夜酒樓上看戲肉案頭午齊墮在阿鼻大地獄中永無出期鹽官念一道眞言爲他結箇般若緣多他阿伽陀三貌三佛陀釋迦老子出來了也試看即今在甚麼處良久云過　上堂喝一喝云虛空粉碎大地平沉你這隊喫自在飯底漢向那箇壁角頭門扇後打瞌睡

南溟碧禪師法嗣

育王嵩來荃禪師　小參即心即佛月落不離天非心非佛蝦跳不出斗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嘒嘒蟬聲在高柳擊拂云還知落處麼江南兩浙春寒秋熱

默菴言禪師法嗣

寶應一粟嶧岫旭禪師鹽城潘氏子幼投本邑法興院不違和尙剃染依石塔瑞律師圓具次歸本師印可師於乾隆丙申示微疾衆請說偈云老僧末後無言倩取虛空代說揭開劫外春光指出一天明月端坐而逝塔於本邑之松園

曉堂哲禪師法嗣

長沙白霞信賢遐禪師　元旦上堂喝一喝云春光滿握撒向梅梢和氣一團撕開世界不待磨塵刮垢轉見耀古騰今如日在天普使具眼凡夫一時瞻仰得其半者可以定國安邦得其全者可以轉凡成聖

上下安居不敢攙匙亂箸尊卑異位何須越俎代庖要用豈假思惟會得總成靈妙復喝一喝人人萬福

巽目宗禪師法嗣

饒州龍溪正覺堯菴治禪師　陞座釋迦老漢於無量阿僧祇劫修習心地法門向雪山頂上明星現處一時打失于今二千年後轉向正覺山前明星現時且道心地法門作麼生會彈指圓成八萬門一超直入如來地

天池鵬禪師法嗣

徐州雲龍興化奎章平禪師　早參興化結制安禪龍象兢頭來參本來無法可說帶累四海高賢祖師西來大意恰似火裏紅蓮冷地若還覷破正好和衣打眠更有向上一路只是千聖不傳不落理事兼帶亦非三要三玄就中有恁麼學便與掀倒禪牀喝散大衆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有功者賞　晚參水不洗水金不博金西來大意直指人心恁麼會去轉見病深不恁麼會去無處討尋畢竟如何喝一喝

止先源禪師法嗣

休林遠岫堂主嘉善王氏子投萬年明之和尚出家圓具後瓢囊行脚徧參尊宿後謁止先源止問涉水登山所爲何事師云不爲別事止拈棒師云鷂子過新羅拂袖便出未幾蒙印可命充堂主　小參把住則鐵壁銀山通天活路放行則隨流得妙水洩不通且道把住是放行是復舉僧辭趙州州云何處去僧云諸方學佛法去州竪起拂子云有佛處不得住師云無毛鷂子撲天飛無佛處急走過師云倒騎鐵馬上須彌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師云燈籠與露柱商量浩浩地僧云恁麼則不去也師云笑殺南鄉泥土地州云摘楊花摘楊花師云石虎叫時山谷響木人咕處鐵牛驚岫上座著與麼語一任諸方檢點

正源略集卷之十五

天台嗣祖沙門國清　達珍　輯

青原下宗鏡第九世

鑑堂鏡禪師法嗣

潤州焦山碩菴行載禪師吳陵艮氏子祝髮於州之曲塘清淨菴受具後參焦山鑑一日夜起見電影過牕前有省衝口說偈曰聽之不聞視之不見裂破虛空無背無面遂充西堂受心印繼住焦山　結制上堂僧問烈燄紅爐光騰徧界到者裏還假鉗鎚也無師打曰少者一槌不得僧擬開口師又打曰莫待冷來看僧作禮師乃曰東弗于逮打皷西瞿耶尼上堂今日海門結制一時把斷封疆拈將折筯攪滄溟只要魚龍知性命鯤鯨赤尾應不待言祇如鰕蜆泥鰍總教伊直下翻身始知焦山心不負人　中秋示衆拈如意曰無物可酬佳節一句報於禪德各各本有光明無物堪能比得雖則如是若不眞實參究只恐認在清淨境上只當平生後來大有事在　示衆天氣不寒人力困倦大事未明時光易換要得覷體相應須是出身白汗出後又且如何健則經行饑則喫飯

道宏南禪師法嗣

揚州平山麗杲行昱禪師　晚參祖道荒涼人根尠劣佛法二字置之高閣山僧今夜用長虹作竿新月爲鈎向揚子江心垂鈎莫有搖頭擺尾底赤尾鯉魚麼有則出來衝波躍浪看如無且聽山僧唱一漁父詞以供大衆乃拈拄杖作搖櫓勢云鼓棹烟波一釣翁自南自北自西東銀絲直釣寒江雪鐵笛橫吹別浦風紅蓼岸白蘋叢水光山色有無中儂家不管塵寰事欸乃一聲天地空

浴日能禪師法嗣

京都大千佛道權高禪師　冬至上堂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睡眼瞳人踢玉毬昔年驢覷井今朝井覷驢嚼破舌頭怕合口千佛不從陰陽而至脚底生毛長似線臘八上堂修行三大阿僧祇劫成佛作祖造業於正覺山前咬盡人間猪狗赤眼觸碎明星喞著舌頭打失口無所從來猛虎饑鷹爪牙下何曾喞

噹　上堂通身羅綺皂靴荊棘林中安眠有地赤體不挂寸絲明月堂前轉身無門奪得壁上鐘馗寶劍一任横揮竪揮直得露柱閃爍瓦礫生光百億須彌百億日月萬象森羅一時顯現了也報化佛頭圓妙等覺九種十類都盧是箇自己恁麼會是有相不恁麼會是無相作麼生是實相衆無語復曰明朝後日切莫違時失候

主峯崑禪師法嗣

漢陽歸元且愍拙禪師　佛成道日上堂咄哉黃面老午夜覩明星帶累閻浮客重添眼上塵山僧今日向瞿曇頂顙上展演爪牙衆生眉睫間掀翻窠臼將智慧德相拈向一邊妄想執著掃置一壁威音非始樓至非終孤逈逈光吞萬象峭巍巍雄蓋大方到者裏通身是眼覷不及渾身是口讚莫窮

自明玠禪師法嗣

端州月山惺學敏禪師　上堂過水架金梁莫讓他人爭作擲沙塡滑路豈肯袖手傍觀羅睺羅之密行釋迦佛讚莫能窮觀世音之慈心二乘人空生仰望與隆梵刹一肩擔荷莫辭勞輔弼叢林全副肝腸歸淨域勿謂事之難成總怪力之不足既爲佛子當報佛恩擲拄杖云莫謂淸早起更有夜行人

遠林進禪師法嗣

京口五州淨因宗一眞禪師　上堂舉拂子云無偏無正無主無賓門外刹竿一任踢倒扶起匣中寶劍何妨竪弄横拈棄續花聯於不萌枝上鳳舞鸞翔於無影林中不涉功勳得大自在且道是甚麼人手握金鞭問歸客夜深誰共御街行　佛誕上堂未離兜率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畢何必指天更指地一春紅雨花狼藉

紫琈岠禪師法嗣

京口乳山慈如行秀禪師興化卜氏子幼而頴異胸次蕭爽髫年祝髮秉具後卽瓢囊行脚至弁山謁紫琈岠機契命掌記室閱數載遂承印可辭去同蔭乾法兄道出京口愛江山之勝偶過乳山萬壽寺見峯迴水繞林茂寺荒曰者箇破落院子正合我意乃卓錫焉　上堂座右烏藤七尺靠倒虛空牀頭白拂一

枝挂殘破壁二六時中但使一頭牯長耕八畝田把空手鋤耘無根草灌引曹谿之水穿雲絡石成熟盧陵之米匝地普天將此供養十方大衆以及三世諸佛總向者裏飽滿一如山僧恁麼爲人一任諸方檢點良久云雙手扶犁雲過膝泥牛耕破水中天　僧參問千七百位老凍儂向甚處去了師竪起拂子曰鼻孔總穿在者裏僧云千七百則舊公案都請判斷了師揮拂子曰今日郊天大赦盡情發放去也乾隆壬午秋示微疾偈曰四十餘年住此峯了無一法與人踊倒騎石馬嘶風去葉落霜林滿地紅擲筆端坐而寂世壽七十二僧臘六十二塔全身於寺左

侶石滿禪師法嗣二人

桐城投子慈濟竺風璽禪師維揚海陵人七歲於金陵地藏菴依玉白法師出家秉戒於雲林諦老和尚後參誕登遂承記莂　晦日小參月當晦兮逢小暑香不拈兮讚不舉日落西峯吞火團露柱通身汗如雨平田鑿鹿忽成羣阿誰能辯塵中主　晩參卓拄杖云拄杖子一往得箇乾巴見識不怕風吹不怕雨打孤逈逈峭巍巍正與麼時忽現神變跨跳上三十三天撞著行雨龍王攔頭一棒當下瓦解冰消主風神忍俊不禁解開風囊颼颼飀飀頃刻間吹得雲收雨散依舊日光明照見種種色復卓一下云摘楊花摘楊花胡盧架上生冬瓜明朝喫了早粥後大家努力檢新茶　上堂崖桂發龍門折來供投子滿院散天香簪向銀瓶裏賓主方歷然問答從此始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臨濟四料簡古今人莫辯透過金剛圈與君通一線卓杖一下云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

金陵靈谷道揆守禪師浙江烏程淩氏子　小參山僧一往口門窄者也之乎不愛說若問西來意若何白棒倒拈頭打裂不是絕人情亦非無德澤肝腸如火臉如冰從來鍾阜家風削祇如知音底人到來又作麼生相將把手步秋林笑指霜楓紅似血　小參日日日東昇夜夜月西沒昇沒不停機又值黃花節砧敲夜月寒雁叫霜風冽楓葉嶺頭紅蘆花江上白是聲非聲是色非色祖意西來了然無別既無別因

甚有會有不會只爲忒分明翻令人不識　晚參禪不假參道不假學祖師西來祇堪洗脚蔣山恁麼說話自摑一摑云絡索　晚參東邊來的東背西向巍巍堂堂西邊來的西背東向濟濟鏘鏘可中有箇漢不落東西不存向背且道是何面目良久云認著依然還不是　師住靈谷三十餘年三接　翠華召對賜紫乾隆丁亥八月十一日示寂世壽六十七僧臘四十六塔于本山

青原下宗鏡十世

碩菴載禪師法嗣

潤州焦山敏修福毅禪師湖廣武昌李氏子年十九禮荊州承天寺恒印老宿祝髮抵漢陽歸元受具志慕宗乘包挑行脚至焦山參碩菴命看無字話十餘年無所入乃偏參名宿大病幾死忽猛省日狗子佛性無乾坤一火爐擬議剛半步徹底盡焦枯返焦山呈所得蒙印可住弁山上堂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云金鳥夜半海門懸進云如何是偏中正師云白髮女兒照古鏡進云如何是正中來師云雲中石女夜懷胎進云如何是兼中至師云象王蹄上泥牛背進云如何是兼中到師云黑漆濃潑烏紗帽進云洞上五位蒙師指弁嶺家風試展看師云明向道破還來亂統僧禮拜師乃曰問答分明也罔然莫將知解認爲禪祖師那有西來意只把空拳立正偏　解制開爐十月中罷爐正月半日前是何物打皷普請看竪拂子云看看古佛一眞燈十方悉照徧三世諸如來皆從影裏現各各不相借光明莫可見大衆既是古佛因甚莫可見無油乾紙撚不同朧烈燄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喝一喝　師垂問洞山門下永絕滲漏爲甚不波亭外流水滔滔　師六坐道場乾隆二年重住焦山潤州大旱師至廣陵募米三萬餘石賑飢師無疾而終全身塔於潤之黃山之南

麗杲昱禪師法嗣

揚州棲靈善初禪師　示衆云諸仁者此事只貴卒地折爆地斷淨倮倮絕承當赤洒洒無回互若是久參先達纔聞舉著撩起便行猶較些子

宗一行眞禪師法嗣

京口五州淨因運德輪禪師　上堂垂萬里鉤駐千里馬布漫天網打衝霄鶴固是從上老古錐底作略祇如有一人佛祖呼喚不回三界羅籠不住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畢竟作麼生授受震威一喝云莫謂龍華消息斷桃花依舊笑春回　示衆南來三楚客北至五臺僧望見五州山早喫三十棒踏著迴龍橋巳落第二路況入淨因門有甚相見處樓臺風月近來幾箇知音古殿青燈日下果然失照將謂老僧空過闍黎誰知闍黎錯過老僧

惺學敏禪師法嗣

洞山普利楚雲徹禪師　誕日上堂世尊臘八成道徹上座先世尊三日世尊眼中著屑徹上座雪上加霜休云兩彩一賽總是熟境難忘喝一喝云分付山門頭大漢切莫笑他泥塑金剛以拂子打⊗相云事無一定理無一向　小參無明長我志煩惱助我能推倒無影樹更上第一層良久云擧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憨如秀禪師法嗣

鎭江乳山得一善禪師本郡元氏子幼失怙恃投萬壽寺依憨如秀出家稟具于寶華文海律師時念出沒閻浮將何敵他生死卽叩夾山翠巖江天海門諸處而返參拖死屍的是誰話久無入處一日定中聞禪板聲豁然透脫卽呈偈曰北斗面南看西江一吸乾抽開白霜刃凜凜倚天寒秀接得以火燒却再索師展兩手秀曰未在師云和尙莫瞞人好　中秋上堂中庭地白樹棲鴉冷露無聲濕桂花今夜月明人盡望不知秋思在誰家靈山指曹溪話馬祖翫寒山此畢竟那箇灒試檢點看殊不知貴在自肯承當不可傍他門戸打○相云汝等諸人切忌錯認定盤星　僧問如何是逈出黑山鬼窟一句師云石壓筍斜出問如何是不犯化門一句師云崖懸花倒生問如何是衲僧本分一句師打云者裏檢點得

竺風愼禪師法嗣

桐城慈濟憨幢惺禪師姑孰鳩兹毛氏子年十六參金山天濤和尙問生死事大話機不契造夾山禮麗杜多於首座寮遂求薙染是冬受振南和尙具足戒

年二十參竺風愼於投子巾瓶九載方脗合授受洞上源流未幾遂繼住焉　淸明祖堂上供趙州曾此訪同流今日何人識賣油回首夕陽坡下望荒烟蔓草不勝愁大同當日謂趙州只識賣油翁且不識投子惺上座則不然趙州只識投子究竟不識賣油翁要見賣油翁麼柳暗花明風物好小齋無事足淹留

解夏小參秋初夏末諸兄弟足比飛蓬了無繫投子堂中人不多規模特與諸方異以大圓覺爲伽藍以悟爲期無改易即教萬里無寸草未許脚跟輕點地雖然如是須知增上慢人不在此例畢竟如何荊棘林中容不得無事界中閒位置

道揆守禪師法嗣

金陵靈谷玉濬璞禪師浙江烏程沈氏子　解制上堂九十日期風不搖草不動前面案山後面靠山石頭大的大小的小松樹長的長短的短出大經卷於一微塵湖海禪流十方共集觀音依舊淨瓶勢至別開生面靈谷今日解開布袋頭百城烟水五十三人一任東南西北小參舉一僧問三尊宿云云龍爭珠誰是得者一日得即失一日老僧只管看一日誰是不得者師云得即失夜短睡不足日長飢有餘老僧只管看易分雪裏粉難辨墨中煤誰是不得者含元殿裏更問長安　師住靈谷十載乾隆丁酉六月初七示寂世壽五十一僧臘三十塔于本山之西麓

青原下宗鏡十一世

敏修毅禪師法嗣五人

潤州焦山碧巖祥潔禪師池州青陽人自幼喜趺坐祝髮於金陵淸涼聞弁山法道之盛往受具焉至黃山禮中州和尚看父母未生以前話久無所得過焦山參敏修和尚修問甚處來師云黃山修曰曾到天都峯麼師云若不到即不來也修曰將得黃山松來否師云早已呈似了也修曰脫空妄語漢參堂去一日放參後師問既是萬里不挂片雲爲何靑天也須喫棒修便打師即豁然及修赴弁山之請命師繼席

結制上堂紅爐大啓選佛場開無論是凡是聖一齊撥入輥作一團鎔作一塊期以九旬爲度果能於威音那畔更那畔轉得身來方可向毗盧頂顊上揚

眉吐氣不妨拈烏豆換人眼睛於赤肉團上剝人汗
衫事雖恁麼尊人須恁麼人諸兄弟還信得及麼卓
拄杖云選佛若無如是眼宗風那得到於今　住弁
山上堂佛祖關棙壁壘精嚴當機一著透骨徹髓不
見四祖大師道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
心源若也如此見得傾湫倒嶽只在鍼鋒跨海擎天
不資餘力今日山僧略借諸祖威光敢與諸人通箇
消息且道是箇甚麼消息携得海門一滴水洒來弁
嶽四時春　乾隆三十年師復主焦山乙酉八月朔
示微疾至初七日天未明聞啼鳥聲起坐沐浴索筆
書偈曰去年八月初七來今年八月初七去海雲樓
外木犀香林鳥一聲天欲曙擲筆瞑目而逝世壽六
十三僧臘三十五荼毗建塔於五州山

揚州平山拙樵歷禪師徽州歙縣吳氏子遂之棲霞
落髮慈應秉戒首參敏修穀値庭梅大放穀曰汝識
此香乎師曰味不雷同穀曰不同在甚麼處師隨頌
曰無樹枝頭花正開靈根透處絕塵埃無香無色眞
奇特背段風流說不來　上堂山頭翻白浪海底起
紅塵會得箇中意鐵船水上行　上堂至道無難唯
嫌揀擇把住放行雲騰雨致擬議思量徒增意識不
意識楊岐驢子脚三隻

潤州焦山鐵機印禪師　上堂僧問如何是本分事
師曰巧不如拙僧曰謝師答話師曰誰教你恁麼僧
擬議師曰且去乃曰盤山道心月孤圓光呑萬象光
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洞山道光境
未亡復是何物若論如來禪盤山不道全無若論祖
師禪洞山亦未夢見爭如焦山者裏三詔洞燒丹井
義之崖瘞鶴銘雙峯閣不波亭青玉塢海棠屛且道
是心耶境耶俱亡耶未亡耶若人檢點得出始知巧
不如拙

揚州平山竹堂祥哭禪師　上堂祖意教意胡餅呷
汁洞徹元微眼中著屑到者裏直饒三世諸佛衆代
祖師天下老古錐有口只堪掛壁何故水流澗底太
忙生雲在嶺頭閒不徹

潤州焦山祥雲果首座　因僧入室師問汝是甚處
人僧曰江西師曰龐公吸盡意旨如何僧曰當初只

嫌茅長短燒了原來地不平師曰上座脚跟未穩僧曰謝師證明師便打

得一善禪師法嗣

京口乳山廣仁祥能禪師本郡陳氏子禮得一善得度造夾山圓具遍參諸尊宿一日隨衆灌禾登車踏水驀然打脫桶底歸呈偈曰昔年尋劍事徒勞八字眉分眼上毛驀地踏翻關棙子胸中流出自滔滔善曰猶欠棒在師曰和尚自喫善拈拄杖師轉身便出善頷之　上堂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橫杖於膝作彈勢云諸仁者聞麽琴上無絃曲知音自古難踏破天下人草鞋足不出戶截斷天下人舌頭話不出口殊不知狹路相逢豈爲知己從門入者不是家珍擊香案一下云向者裏得箇入處恰好全收珍藏巽窮子之疾馳道到寶山無化城之暫息能上座恁麽道且喜沒交涉顧左右云丈夫自有沖霄志莫向他人行處行　師登大殿僧問如何是入門一句師云磬口仰天鐘口俯地僧罔措師云大扣聲大細敲聲細　師生于乾隆丙辰正月十三日至乙巳三月初一日示疾全身塔于乳山之陽

玉潛璞禪師法嗣

金陵靈谷祇園紹禪師池州銅邑余氏子母吳氏年二十五禮九華之天臺眞如菴洪渡師祖出家復投徽歙黃山雲谷寺介菴和尚圓具徧參知識後受玉潛印記出住六合之長蘆九江之龍池　小參紫金山石頭塊塊是精金美玉解珍重者惟有白雲兒常能守護庭前八功德水滴滴是醍醐上味解吞吐者惟有竹管子得些受用其餘光搖玉帶響音空堦五月松風涼生殿角流觴曲水玉級五層諸仁者日日喫靈谷飯入靈谷室切忌眼橫鼻直自瞞瞞人良久云沒機用漢直饒恁麽去何日得有恁麽事　貼單結制叢林古例貼單諸方舊規正恁麽時直饒臨濟德山且居門外雲門趙州拈過一邊何故好漢不用多一箇是一箇復呈票云舉起字義炳然免得當面錯過

青原下宗鏡十二世

碧巖潔禪師法嗣

潤州焦山濟舟澄洮禪師湖廣武昌梁氏子號灑然依報德寺慈雲師脫白受具歸元寺杖錫遊方參碧巖之龍華作第二座巖問堂中事作麼生師云太行山下賊南嶽嶺頭雲巖云更別有麼師云一段鴛鴦錦霜刀剪不開師服膺三年從巖主焦山聞江濤聲徹法源底偈曰醉騎白鶴上揚州夢繞笙歌十二樓酒醒眼開渾不見長江今古向東流巖閱之方脗合

解制十五日以前客帆當檻落江鳥背人飛十五日以後覓火和烟得擔泉帶月歸正當十五日動用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其揑聚也星馳電捲海竭山崩其展演也光風霽月海晏河清若能掀翻鳥道截斷玄關逈超階級不落有無向此轉得身吐得氣一任定光招手於金地智者點頭於江陵只如二具不涉又作麼生青山橫谷口綠水繞江干衲子須珍重春風透骨寒　上堂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永嘉此語大似不會洞宗金針玉線之功正偏回互之旨今日焦山亦有舉似摩尼珠誰不識豎窮橫徧無倫匹六門晝夜放光明輝古耀今囊空色設有箇漢出來索取摩尼珠焦山如何抵對遂展兩手下座　師三主焦山一住弁山無不以本分事接人晚年多嗽庚戌秋逾甚八月初十晨起沐浴更衣衆請說偈師笑曰拄杖子早巳分付了也何必臨行而更饒舌翌日遂逝塔於黃山之麓侍讀學士茅元銘爲銘其塔

拙樵堅禪師法嗣

揚州平山秋浦澄朗禪師至平山參拙樵久嚮高風趨師一鑑山目視之曰汝猶帶苞苴在師曰若有卽不來也山曰前村烟浪裏別有好商量師禮拜而出

解制示衆從前牢關把住水泄不通今後鞭杖放開重門大啓其把住也驅耕奪食休來瞬目揚眉其放開也獎愛憐嬰饒汝轉身吐氣正當今日盡十世古今統無邊刹海總是汝諸仁一具舊閣閒田汝欲往東弗於逮也在裏許往西瞿耶尼也在裏許乃至兜率內院色究竟天也在裏許自餘鳥石嶺望州亭廬山五老峯天台石梁橋無有不在裏許者諸昆仲

只如古人吹布毛一事又作麼生乃拈拄杖云扶過斷橋水伴歸明月村

鐵機印禪師法嗣

廣陵大聖允超澄輪禪師　上堂咄咄金剛腦後三斤鐵油油細抹春風滾綉毬也不咄也不油一箭落雙鵰原是棚中鵓

竹堂叟禪師法嗣

京口五州山無言澄天禪師　據室三世諸佛累代祖師闡大機顯大用為法為人選佛選祖一段秘密公案已被過量大人註脚了也

廣仁能禪師法嗣

京口乳山萬壽中誠智禪師盱縣梁氏子過京口乳山聞梵音有感依廣仁能禪師得度往池陽九華圓具江浙間歷參宗匠上弁山依濟舟洮三載飄然而返是夕禪窻閉雨能問得箇甚麼師呈偈曰撲落虛空碎平教大地沉可憐蕉葉雨滴滴故鄉音能頷之後命繼席　上堂片雪輕飛大冶爐不勞更下死工夫明明拈出當陽看原是衣中舊日珠揮拂子云者裏覷得本自圓明那邊放下了無障礙向上一路踏翻直下一機軒豁既無四賓主可分何有五君臣可序只得驅泥牛而出海春耕紅破落花谿踏石馬以朝天曉踏綠開垂柳陌三世諸佛到此進步無從歷代古錐只好退身有分祇如不涉進退一句作麼生道震威一喝云擊碎寒潭月癡猿何處窺

青原下宗鏡十三世

焦山濟舟洮禪師法嗣二人

潤州焦山擔雲清鏡禪師姓吳氏嘉興海鹽人少為諸生能詩嘗過金粟閱大般若經至如來所說十八空有省即捨家室祝髮於海寧慶善寺受寶華山渾律師戒參焦山濟舟洮和尚見一切殿宇禪堂皆可記憶如宿世焉人亦異之　示衆舉三祖信心銘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又舉五祖先為破頭山中栽松道者嘗請於四祖曰法道可得聞乎祖曰汝已老脫有聞其能廣化耶倘若再來吾尚可遲汝師云大小祖師恁麼說話且道是揀擇耶非揀擇耶是憎愛耶非憎愛耶今請諸兄弟批判一

上看倘若未能山僧即爲批判去也卓拄杖下座　示衆良醫之門足病人爐鞴之所多鈍鐵焦山者裏無禪可參無法可說無金剛圈與人跳無栗棘蓬與人吞一任弄無星秤子於不波亭上兩脚踏翻生死海唱無生曲於三詔坊前一身挨過是非關偶爾磕著自然粉碎了也設有箇日午打三更面南看北斗底人到來但向他道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即今還有知宣尼落處者麼

潤州焦山巨超清恒禪師桐鄉陸氏子自幼能詩投海寧慶善寺脫白造隆覓岫雯律師圓具因閱壇經不思善不思惡語知有宗門中事即登焦山參濟舟洮濟問何處來師云浙江濟云曾過澥墅關麼師云曾過濟云把將公驗來師無對自此親炙數載得蒙印可乾隆五十二年遂繼焉　解制小參春風漸和春日漸長時節若至其理自彰龍潭吹滅紙燈德山隔江招手雪峯九上洞山玄沙塹破指頭以至鴉鳴鵲噪無非時節因緣便可洞明者事今當九旬期滿聖制圓成山門頭布袋阿師呵呵大笑且道笑箇甚麼人說今年勝舊年上元定是正月半　佛誕上堂麻三斤總沒交涉乾矢橛貨真價實三十二相殿裏底橫三竪四杖林山下竹筋鞭七長八短下兜率降皇宮妄想執著覩明星成正覺執著妄想城東老母不欲見趙州老漢不喜聞丹霞燒取舍利雲門一棒打殺仔細檢點將來却是汾陽道的　結夏小參焦山今年結夏兩袖清風依舊心將江水俱清人與絲楊共瘦來者湖北湖南住者山東山右犀牛扇子一人一把梅花紙帳月明如畫與來時竹裏高吟山鳥驚雲起處窻前落筆龍蛇走非仙非佛亦經亦呪有人驀地相逢一時識也難透若問此中消息正是棟花時候畢竟作麼生卓拄杖云究

正源略集卷第十六

天台嗣祖沙門國清　達珍　輯

南嶽下三十九世

天翼翔禪師法嗣

潭州大溈藏庵鋒禪師武陵羅氏子　上堂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栽松道者求寄宿面皮厚多少碓房俗漢上江舟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迷時師度悟時自度大小祖師乘風而過寄來三甕醬要你添鹽斫來一面鏡自照覺醜扶起黃檗踏倒水潦一棒一條痕一掌一握血到此田地堪報不報之恩卓拄杖云入歸大海方知貴水到瀟湘一樣清

奎章平禪師法嗣

徐州草堂允中會禪師　解制小參把住泥牛哄夜月放行木馬撞春風以杖橫肩云海濶從魚躍自南自北自西自東

普潤濟禪師法嗣

蘇州珠明諦修本禪師浙江嘉禾王氏子母夢曼陀羅華投腹而生年十三薙染一日閱楞嚴七處徵心有省即參普潤濟之普明親炙數載得受信拂出住蘇之珠明以堂弟光賢為徒竭力相承廢復新而幢復建　上堂終日拖犁拽耙耕種自家田地文章佛法全無信口麤言細語但看新珠明搖唇皷舌說青道黃東山溪接西山水南院花開北院香所以法無定相遇緣即宗佛佛於此授受祖祖於此相傳世尊拈花迦葉破顏微笑達磨面壁神光斷臂安心黃梅夜遁九江驛還把櫓臨濟建黃檗宗旨天童起太白家風者裏明得何妨平步青霄其或未然珠明今日失利

濳修悅禪師法嗣二人

成都昭覺守仁定禪師湖廣德安陳氏子　上堂要知此事如干將鏌鎁雖遇佛祖難與爭鋒世智辯聰近傍不得昭昭靈靈迷瞞不住無事甲裏坐守不得始是一切無礙底漢子塵塵開道眼處處不覆藏其或未然道業未成空白首大千無處著羞慚　示道魁禪人須向離名離相處承當勿向筆尖舌尖上探討雖是無跡無影又却有憑有據但非思量分別之

所能及若從虛拳指上生實解正是水底撈明月且問闍黎如何是你直下承當底意旨魁拂袖便出師云也須珍重始得

四川昭覺自光月禪師衡州李氏子　小參九旬把住脚跟不容絲毫走作箇箇骨頭皆換人人皮膚脫落鐵牛卸却鼻頭繩縱橫自在無束縛婬房酒肆劍樹刀山天堂地獄任大步以逍遙惟高懷而廓落只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設遇黑面老子打算飯錢又且如何盲龜趁月天涯跛鼈追風海角　起七小參七晝七夜萬緣放下人境雙忘寸絲不挂忽然囮地一聲擡眸看見天下

嶧岫旭禪師法嗣

寶應一粟霈滄霖禪師本城湯氏子年十八投嶧岫和尚出家依文律師受戒首參振一宗次歸一粟受本師衣拂遂繼席焉　請佛上座小參卽此是佛錯卽此非佛錯一粟祇得將錯就錯何以故本來無位次今日强安排

休林岫禪師法嗣

嘉興圓通心如靜禪師平湖金氏子投萬年休林大師出家　小參金鎚刮眼裏翳塵全憑妙手叢林轉綱紀法令須是其人一大藏教是箇切脚且道切箇什麼犀牛扇子匝地淸風於此互作主賓成就不思議化人人親證醍醐眼箇箇洞明正法輪　山門圓通門戶潑天大開師子嚬呻須待伊來且道伊是阿誰喝一喝拽杖便入

長慶安禪師法嗣

無錫南禪靜葆慧禪師吳門程氏子幼投本郡法華純白和尚薙染造雲林巨濤果受具徧參諸方首謁憨初澹如諸尊宿次造南禪參長慶安得蒙印可後繼席焉乾隆甲辰退隱蘇之支硎山法音精舍有禪宗心印行世

佩璋璜禪師法嗣

廬山瞻雲素芳華禪師　上堂昨夜抖擻肚腸思量一夜作一首不落法身頌子今日舉似諸人拈拂子云甲子乙晝(一)雙隻角麒麟丙子丁晝(10)中午現明星庚子辛晝(二)獨戶出羣英壬子癸晝(六)二週慶百

歲惟有中心戊子已不敢動著動著即禍生乃吐舌云忙把琵琶半遮面不令人見轉風流

大曉徹禪師法嗣十八

杭州天長天濤雲禪師嘉定王氏子弱冠依豁崖和尚剃染受具後偏參南北宗師及見大曉徹印可繼席香林金山天寧　小參過得荊棘林尚非是好手何況死在平地欲指你一箇路頭怎柰我王庫內無如是刀若總不恁麼露柱燈籠叫屈有分事不得已造箇口業甘心隨拔舌犂耕擊竹篦云錢塘江上桃花水蘇白堤邊楊柳風　小參花枝爛漫燕語呢喃妙吉祥眉毛拖地阿逸多鼻孔撩天惟有東村王大哥耳卓朔頭鬖鬆不見天空地濶不知春夏秋冬終日饑餐渴飲喚甕作鐘水底爛撈明月虛空好捉春風任他晝夜滔滔水今古奔流不向東　小參三界無法一性圓明四大本空六窻虛靜三藏十二部故紙一千七百則葛藤提起也風行草偃放下時海晏河清白雲山谷原無我黃葉飛空豈有心師末年退隱山陰普福菴丙戌冬示疾衆請醫師却之衆請偈乃笑曰無偈便死不得耶起坐如常至臘月十九日吉祥而逝荼毗頂骨不壞塔于鎮江丹徒之南岡

金陵佛國湛海宗禪師貴州人　小參西來意古佛心畫見日夜見星門前春水連溪綠屋後青山色更新靈雲見桃豁開正眼香嚴擊竹磕破項門會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　小參翻天關展地軸紅爐焰裏六月冰生赤日光中三伏凍冽露柱燈籠昨夜三更與墻壁石頭商量箇事引得舜若多神從空躍出側耳偷聆問訊蒲團上瞌睡漢也是眼見如盲耳聽若聾　早參霜風開戶牖寒氣上蒲團騎牛覓牛的打入荒草抱贓叫屈的轉見不堪香林此際撥轉乾坤廓淸海宇據款結案去也以拄杖旋風打散塔于月潭祖塔之旁

鎮江金山江天滄洪注禪師　曬藏小參牟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現前六櫃無非如來藏牟尼珠畢竟在那一櫃衆中還有點得出者麼若點不出金山不惜狼藉不妨對衆打開一任識取卓杖云急著眼

金陵香林妙嚴隆禪師　早參陀羅尼法神妙章句觀音普門圓通妙旨包括三藏頓超十地教外別傳無字經偈信受奉行諸弟子回向無上佛菩提跛鱉盲龜跳梵天稽首的依蘇悉帝　解夏安居禁足體遍十方遊山玩水了無踪跡至於秋清月朗暑退涼生普天佛土遍地禪關伶俐漢就此承當箇中人全身放下更有奔南走北者好與三十痛棒　早參日食三飡夜眠一覺神通妙用無不具足更問如何若何痛棒一頓打出且道香林還有爲人處也無良久云知恩者少

香林碧雲賓禪師　上堂祖師印鐵牛機印泥印水總全非其他向上向下末後最初是甚熱碗鳴聲今日山僧終不拘直作曲幸爾諸人箇箇眉横鼻直雖然如是非非想天有幾人脚踏實地

金山江天超宗榮禪師　上堂拈拄杖云俱胝一指頭一生用不盡江天一橛頭且道幾生用得盡若識得一指頭便明得一橛頭明得一橛頭德山臨濟是他奴歷代知識天下老和尚莫不總被他穿却鼻孔且道山僧呢卓一卓云年來無力賴伊扶

常州天寧定悟誠禪師本郡陽湖人於五峯山紹隆寺出家　上堂舉楞嚴經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坐得眼中火出走教腋底汗流大地有同參目前無異路途中受用的但能水草渾無欠終日騎牛且覓牛

常州天寧扶功明禪師本郡周氏子年弱冠投修善庵淨玉師脫白依金陵報恩圓具遍歷諸方後參大曉徹遂受記莂乾隆丙子繼席天寧乙未春說菩薩戒竟沐浴更衣而逝凡上堂小參不許記錄故無傳焉世壽五十九塔全身於寺之北埜

常州天寧納川海禪師上海徐氏子依隆覺敷律師受具遍參名宿後參大曉徹之天寧爲火頭一日大問如何是萬法歸一師以火叉呈之大云一歸何處師云燒火滿竈紅大云火盡灰飛時如何師云佛眼覷不見大頷之

常州天寧德洪圓禪師本郡李氏子髫年閱法華經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有省便投天寧脫白圓具

◆禪字疑剩

後參大曉徹親炙數年方胎合繼席天寧凡上堂小參不許記錄一日告衆云三心不得四大無家便入寂

自聞悅禪師法嗣

吳陵三昧見徹明禪師金壇丁氏子　解制小參火爐邊煅來的銅頭鐵額霜雪裏揀出的玉骨冰心既然時至理彰不免放一線道南去北去東去西去濃陰不滅來時路添得黃鸝四五聲　據室九龍溪口叮公橋頭有一句子明歷歷光爍爍諸佛覷不見列祖夢不著明上座拈起也百谷風生放下也千江水肅驀喝一喝云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

法南勝禪師法嗣二人

常熟普仁一輪月禪師　上堂荊棘林中插足須是其人虛空背上遊行法輪大轉塵塵剎剎普現威光物物頭頭全彰正眼破沙盆大家扶起無文印信手拈來不作奇特商量亦非玄妙解會若能直下無私便見輝天鑑地喝一喝

常州商山恒悟際禪禪師宜興許氏子　開爐上堂天之高地之厚滄海之深廣品物之不齊高懸古鏡列萬象於臺前橫按鏌鎁截羣機於句下若夫透脫一路累他達磨眼睛突出彌勒口門笑破千手大悲摸索不著大智文殊測度不出只有街頭石敢當風吹不入雨打不濕守獃獃地却較些子雖然要悟則易要迷則難火爐頭無賓主話總不許動著若動著則禍生

正宗道禪師法嗣

江西瞻雲萬雲岫禪師　上堂三日已前在後堂寮未曾減一絲毫三日已後據方丈位未曾增一絲毫不增不減前後際斷直下踢倒人我山竪起智慧幢不被名相轉移不逐時節遷變東湧西沒隨緣自在是乃諸佛菩薩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名無諍三昧　說戒上堂向上一路千聖不傳而佛佛同證宗乘一唱三藏絕詮而法法全彰道遠乎哉拄杖頭孤迥迥縱橫得妙聖遠乎哉眉睫上圓陀陀殺活自由所貴當人直下搆去則透頂透底無欠無餘說什麼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不消咳嗽一聲百雜碎也

其或立功勳存知見則波羅提木叉誰敢動著一絲
毫何故修證即不無染汚即不得

德山海禪師法嗣

錢塘鹽官薦福秀崖春禪師　上堂擬心即錯動念
即乖直饒火爐頭會得無賓主話也只空費了許多
漿水錢稍知原委底著著有出身之路化鈍鐵作良
金鎔頑銅成法器妙手雖彰歸根得旨猶未許在且
道薦福具何眼目

果宏德禪師法嗣

江西頭陀徽彩星禪師　入院四山圍繞樓閣重開
入門一句不用安排喝一喝便入

佛泉安禪師法嗣

京都大覺月天寬禪師　上堂豁開戶牖萬象歷然
明頭也合暗頭也合因甚世尊三昧迦葉不知一步
較易兩步較難縱然劍刃上橫身冰稜上走馬只解
瞻前不解顧後且道諸譌在甚麼處良久云無人知
此意令我憶南泉　中秋打開普光藏吾無隱乎爾
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木樨薰破山谷鼻孔正好修行

正好供養直饒拂袖便行王老師猶少機關在　立
春僧問如何是道師云如何是道僧云問大道師云
此去京都六十里云學人會也師云猶隔九關在乃
云冰河焰發碓嘴花開黑漆拄杖生頭角不萌枝上
吐奇葩木童嶺上歌無盡石女溪邊笑蘇賒且道笑
箇甚麼不解風從何處起吹開無數白楊花　晚參
清秋氣爽西風急吹破虛空露一竅燈籠揚聲露柱
發笑且道笑箇甚麼良久云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
曉呵呵

粹如純禪師法嗣

京都覺生徹悟醒禪師參萬壽純有省受心印首住
廣通足不出寺十五年凡求指示者以寸香爲度後
奉　命住覺生寺道益高而望益重　起七佛性誰
無佛性誰有三敲不見骨一擧四十九師子野干鳴
野干師子吼咄咄咄夜半日輪紅面南看北斗　解
七擧禪板云蒲團坐斷古今脚跟踏結佛祖火爐頭
不容片雪長空裏任布重雲恁麼是去變大地作黃
金供養上座如其不是喫水也須防噎須知悉達太

子夜覩明星見大地衆生齊成正覺大似秉海認浮漚調達老墮身在地獄如比丘入三禪樂也是乞兒見小利大力魔王當時若解道箇我待衆生界盡乃至無有衆生名字亦不發菩提心却不妨始終丈夫廣額屠兒放下屠刀便了更說甚我是千佛一數好人不肯做定要屎裏臥雖然山僧說却說得一丈行尚行不得一尺山僧固不肯諸子諸子尤不肯山僧且作麼生置禪板云得饒人處且饒人

聞學禪師法嗣

杭州天目旅亭會禪師嘉善張氏子參東魯法師令看東山水上行話遍參十載一日在崇福禪堂聞雨聲打失鼻孔乃趨見聞學定機緣相契遂記莂焉上堂半生拖拙水雲鄉自覺冰霜已慣嘗今日慚惶繼祖席了無一法可商量既無一法商量作麼生與諸師趂箇時節好雲迎曉日無物不風光　佛誕小參身口意清淨是名佛出世身口意不淸淨是名佛滅度正當恁麼時還有釋迦老子麼良久云從今醜惡難遮掩路上行人口似碑

在權衡禪師法嗣

方塔平川舟禪師　上堂拈拄杖云豎窮三際而無內含裹十虛而無外入一微塵而非小盈滿六合而非大復學善財入彌勒樓閣因緣師云彈指一聲善財便得入重重樓閣適來山僧摑皷陞堂汝諸仁得入也未若未得箇入處應須得箇出處始得或有問學人入也未入何云出耶向伊道待慈氏下生更爲說破　小參雲散長空淨崔巍萬八峯聲聲紫燕語擬欲寄飛鴻者是我在老人寄示語也此四句中有一句全照全用全縱全奪若人檢點得出參學事畢

天慧徹禪師法嗣八人

揚州高旻了凡聖禪師浙江海寧薛氏子與友人張永昌往衢州居洞復投慧初和尚薙染永昌名世空同師參方夜坐石城橋上遇遊俠三四人以鐵棒打師曰好和尚不打坐打坐不是好和尚師聞覺有所入後參崇福怡然和尚時天慧徹居首座徵竹篦子話師云摩醯首羅三隻眼座云那箇是正眼師喝一喝一日覩露柱便知情與無情悉皆成佛卽呈所得

座云子大事了畢矣遂付衣拂　解七小參一期之
中九七之內言不盡覆語不囊藏倘獲知音將大海
來盛取大海去也知我法門有如此廣大如此坦蕩
若是持鉢盂底漢焉知他家笊籬大小杓柄長短驀
拈拄杖云能有幾人不喚作拄杖卓一卓又能有幾
人喚作拄杖擲杖歸丈室　起七古之今之若佛若
祖檢點將來不無三錯第一錯不合投師出家第二
錯不合參方行脚第三錯不合打七參禪若免得者
三箇錯字不妨橫眠倒臥鼓腹謳歌倘或竚思停機
高旻與諸人將錯就錯去也擊禪板云起　晚參大
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會得箇中意面南看北斗拈
拄杖卓一卓云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是無
等等呪拄杖卓著方磚因甚東海龍王頭疼復卓一
卓云一雨普注　早參三岔河畔有一物豎窮三際
天中塔下有一物橫遍十方更有一物在洋子之北
歐公之南名喧宇宙聲振大千且道是甚麼物設或
道得大有我在　早參昨朝入城行路辛苦夜間一
覺直至五板忽然醒來憶得無夢無想主人公在甚

麼處話特特擧似諸人仲冬猶寒恭惟大衆萬福
早參春風如刀春雨如膠盡大地人在泥水裏頭出
頭沒惟有赤肉團上無位眞人略較些子驀召大衆
要知臨濟大師落處麼遂展手云一夜落花雨滿溪
流水香　解夏壁角頭破草鞋踍跳塞却金剛神鼻
孔若人識得千里同風其或未然山僧爲諸人說箇
道理譬如饑人欲米而得其柴動用一般未免難以
救饑如病者欲取黃連而得名品菓物雖甘美未免
不能療病如行人欲朝北闕而往南走勞苦無異未
免愈走愈遠遂噴噓云還我草鞋錢來　小參行年
五十六命窮眞薄福雖有幾畝田夏秋不成熟爭奈
倉一空搜尋無積蓄坐對此浮圖但能飽衆目欲倩
金剛王擔入市間鬻金剛亦云饑聞言自躍躄何如
賣山僧皮骨無多肉大衆忽停飡待聲同一哭諸人
且勿哭山門書問頭轉語人必速師於乾隆丙子五
月七日示寂世壽五十七僧臘三十三塔于鎮江七
里店之石壠
揚州興化資福慧皎渏禪師中州人參高旻示以本

來面目話力究有惺呈旻曰丁一卓二放三拋兩本來面目伸手見掌旻云洞山道麻三斤又作麼生師云口開便見喉眼閉多言夢一日十二時時時作客送送到勞勞亭無聊抱絃弄旻曰未在更道師云忽然打破沙盆露出家常茶飯多吞不盡少吐不盡這回端不揖檀郎旻大喜曰此子慧性過人舉以首衆

小參文殊普賢說理說事錯德山臨濟行棒行喝錯將錯就錯下箇註脚就地書箇心字懸空書箇必字有人過此兩關際清替他下涅槃堂倘或未然粒米寸絲也須仔細　上堂破常住却有三般物一曰空心菩薩二曰折脚香爐三曰無烟火灶僧問云如何是空心菩薩師云內外一如如何是折脚香爐師云動著便倒如何是無烟火灶師云輕易燒不著僧云恁麼則與古佛同參也師云上座三寸甚潤僧一喝師亦喝僧連喝二喝師休去來日見僧云昨日何似今日僧便喝師云者一喝落在甚麼處僧無語師震聲一喝云鹹水䂓子飯從你與臨濟四賓主未夢見在一日索浴更衣正坐書偈云有佛處不得住老僧罪過無佛處急走過老僧罪過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老僧罪過畢竟如何橫案竹篦云來時無口去時無鼻擲筆趨寂塔于劉埠之西

錢塘大雄山崇福曉峯旵禪師江西安福郭氏子八歲禮騰谿公薙染年十九納戒於吉州龍鬚山遍歷諸方無可意者聞高旻鉗鎚嚴密往參得旨後晦跡於吳門無出世意同門霈公堅挽出住崇福　解夏示衆江海之逝豈棲遲于芳藻雲漢之飛未飲啄于淸流祇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崇福三十年前謳歌之野老慣趨栖巢之漁父三十年後總不恁麼何故蟻子自來腥處走　示衆他人行處我不行他人住處我不住不是與人難共合從來緇素要分明山僧昔日挑擔懵懂出來撞著箇無鼻孔漢添得一擔顢頇東觸西觸忽然桶底脫落始知善財童子學心經從來不識元字脚而今仔細思量更有一箇難處且道那裏是難處搖手云不道不道

揚州寶輪霈霖源禪師湖廣陳氏子丱歲出家聞谷中有聲猛然大徹　小參登山到頂也入水窮源也

一九二九三九寒徹骨且道生機一路在甚麼處咄云絕對絕待無在不在匝地普天頂光三昧南北東西一場慶快若人佇思停機辜負明州憨布袋　上堂五千四十八卷破爛故紙拈放一邊一千七百箇陳年滯貨置之勿論乃拈拄杖云拈新條行正令直得羣狐滅跡魔外潛踪東京相國寺裏西廊下石獅子跨跳上三十三天觸著帝釋鼻孔新昌石佛汗流如雨驚得石敢當有鼻無嘴連聲道箇吽吽吽乃喝一喝曰無毛鷂子撲地雙飛汝等諸人要知三玄三要落處麼下座　解夏腕頭無力龜毛繩縛得虛空緊峭肘後有符兎角杖點得確嘴花生無位眞人不須把住自然教伊進不得退不得變作露地白牛趁亦不去若是東觸西觸犯他國王水草總不干寶輪事何故源長老信亦不立　早參嘉州打大象不是得力句陝府灌鐵牛不是親切句西河弄獅子不是轉身句日觀峯頭覔的不是最高句大丈夫語不離窠臼焉能出蓋纏卓拄杖云擊碎壺中日月掀翻劫外乾坤有語非干三寸舌能言豈是一腔心呵呵呵好大哥風流不在著衣多　結夏開無鬚鎖未爲好手挽虛空結方是作家猛虎舌上書字烈燄光中喝釆拈起栗棘蓬倒著金剛圈舉著帝釋驚心擊著二乘膽喪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凉若起絲毫佛見法見寶輪不用神力二鐵圍山自入去也卓拄杖云以大圓覺牛脚馬脚爲我伽藍瓜籃菜籃

安樂廣修圓禪師　上堂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不難拈丈六金身作一莖艸不易忽有人出來道也不難也不易饑來喫飯困來睡山僧向伊道箇未在何故備伺禪和如麻似粟安樂做處也要諸人共知郎起身云急著眼覷遂翻一觔斗歸丈室

金壇東禪道菴參禪師江南常州武進童氏子　上堂長坐不行之人提脚不起頂顊上好與一拶長行不坐之人放脚不下脚板下好與一錐擎拳瞬目之人瘋氣纏染更與三十痛棒何故劒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　小參七竅鑿開混沌死智者過之九烏射盡乾坤黑愚者不及作麼生得恰好去以無所思心得大自在力

丹陽嘉山隆慶維圓勉禪師閩之汀州寧化徐氏子
示衆居一切時不起妄念空山無人於諸妄心亦
不息滅水流花開住妄想境不加了知點即不到於
無了知不辨眞實到卽不點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
山僧無固無必石鞏陳迹華亭故態吾不爲也有心
用處翻成錯無意求時却宛然有麼有麼良久消水
垂綸得殰便休　小參有句無句揭諦揭諦如藤倚
樹波羅揭諦樹倒藤枯波羅僧揭諦句歸何處菩提
薩婆訶遂呵呵大笑曰昔賢疑案維上座明斷了也
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百千法門無量妙義亦不消一
彈指竭盡無餘還委悉麼昔年出嶺來今日入嶺去
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本分偈本來成現晴空閃電霹靂一聲裂破生面
文不加點兒戲鬼臉長大思量徹慳無限我有一機人誰識伊昨朝吃飯今日肚饑
天台省徹悟禪師參天慧徹禪堂供司水職十二年
一日擧足下單踏破方磚有省大叫曰十二年底十
二年底維那問曰十二年底甚麼師曰十二年來被
鬼迷今日脚踏實地至方丈呈偈曰覷破方磚面目
儼然一微塵內洞見大千天日未在更道師云蚯蚓

過海蝦蟇上天聽事不眞重說偈言天頷之後隱於、
華頂深處玉樹林終身不出

南嶽下第四十世

藏庵鋒禪師法嗣

芙蓉雙峯若呆慧禪師常德寧邑黃氏子結制喝一
喝云臨濟曹洞潙仰雲門法眼總被痲三斤縛作一
束輥入阿耨達池縱使口如利劒早已打濕袈裟角
只待乾矢橛成等正覺方知出頭有分山僧見處要
望諸人高超物表何以故喝一喝云月落不離天

天濤雲禪師法嗣六人

杭州天長守約信禪師　小參夫子不識字達磨不
會禪一卷好心經被箇歪嘴和尙念壞了你還透得
壞處麼打一鎚一塊腫踢一脚一塊靑因甚麼蚊子
上鐵牛癩土聽雷聲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
法輪　小參一拳拳倒妙高峯就地拈來土是金一
踢踢翻圓覺海滔天波浪浪是水若果恁麼天長與
你助彩東西南北去鑊湯爐炭去劒樹刀山去毒蛇
頭上揩癢去猛虎口裏横身去若也滴滴搭搭婆婆

訶訶只恐總去不得何也天長從來不與人說媽媽禪

金陵西天妙德起禪師號元峰浙江山陰呂氏子年二十投普照老宿出家得戒于杭之天長掩關三載北禮五臺遍參尊宿後謁天濤雲于金山　上堂問答本無交涉棒喝亦然虛設莫問張三李四空懸一天星月復卓拄杖云一二三四五六七入海筭沙徒費力箇中消息報君知彌勒釋迦同喫跌　小參山僧自小記得四句伽陀不免當陽拈出揮拂子云上大人孔乙已化三千可知禮也且問諸仁者是甚麼義　小參論玄宗談意旨佛祖單提傳心印打開寶藏妙無窮得意忘言超智境實無一法與君通萬象森羅齊乞命　早參禪無可參道無可學世尊拈花早喪靈源迦葉微笑更添病目山僧今日略呈醜拙喫飯穿衣無法可說兩箇拳頭一對伸出　早參有夢有想情塵未釋無夢無想天地懸隔坐斷兩頭觸處明白直下承當更添階級擬議思量白雲萬里

師年老退居與教以角虎雙修嘉慶戊午正月十四

◎若疑苦

日示微疾衆請說偈師曰莫汚人好索浴更衣移龕坐寂

金山六益謙禪師　上堂向上一路人人鼻孔撩天各各脚跟點地放行也海濶天空把住也無處迴避今日金山也不把住也不放行大家團圞頭同說家常話知有的兄弟杓柄短長鍋子大小常住日用一盡知不知有底兄弟柴米油鹽銀錢使費齋堂茶飯種種現成畢竟作何消受若向三條椽下七尺單前默默坐禪如是消受閻羅老打你鬼腿臀有分何故金山者裏不賣者箇滯貨無禪到你參無道到你學顧衆云還知金山爲人處麼去到諸方切莫錯舉

杭州天長海宇清禪師　上堂買帽相頭看席打令未免取舍自殊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徒爾疲勞天長今日橫吹牧笛不犯宮商大家齊唱太平歌合會共歡堯舜日恁麼委悉便請承當其或未然不免爲諸人直截去也十箇手指八箇叉會得也是捏目生花若不會若哉佛陀耶

嘉興精嚴性愷徹禪師　上堂未離兜率已降王宮

未出母胎度人已畢恁麼會去木馬逐風嘶不恁麼會去泥牛海底走馬子尿壺掃帚畚斗是山僧尋常用底臨濟德山是乾屎橛汝等尿床漢費山僧多少委曲更向者裏覓什麼[illegible]喝一喝若是丈夫兒不向那邊討

嘉興精嚴琢三勤禪師湖州德清許氏子年二十八投雲林在瞻和尚脫白後參天濤雲命看萬法歸一話一日契旨偈曰一念回光雙眼瞎泥牛裂斷黃金索無毛鷂子潑天飛四十九年錯註脚　陞座一五又一五大地即是土甜瓜徹蒂甜苦瓜連根苦若樂大家知各自照門戶因語識人因苗辯土無是無非有賓有主卓拄杖云會也無山猫不是老虎　小參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會得箇中意棗子囫圇吞卓拄杖云無端無端　小參拈拄杖云有頭有尾無病無藥眼睛橫生鼻孔直落見飯會吃見衣會著現成公案不用造作禾山打鼓普化搖鐸直饒會得也是絡索

滄洪注禪師法嗣

常州天寧覺性是禪師本郡江陰姚氏子二十歲造宜興銅官山禮德梵和尚出家徧參諸方次謁滄洪注命看未生前話二年後忽契悟得授印記　上堂空手把鋤頭殺活縱橫得自由步行騎水牛不風流處也風流人從橋上過崑崙踏破洞庭波橋流水不流黃鶴樓前鸚鵡洲還委麼揮拂子下座

碧雲實禪師法嗣

嘉興精嚴明義禪師　小參殘春已過孟夏到來十方聚會選佛場開一箇箇壁立萬仞摻破虛空便見盡十方世界是沙門一隻眼盡十方世界是圓覺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精嚴恁麼說話大似畫蛇添足若是過量人著著有出身之路還有過量人者麼卓杖云泥牛昨夜遭塗炭直到于今不見蹤

見徹明禪師法嗣

泰州慈濟湛如真禪師丹徒王氏子　據室此是從上祖師斷人命根處拄杖子今日在眞上座手裏即今銅頭鐵額到此也須一一按過不是與人難共住大都緇素要分明　當晚小參秋臨數日桐葉初稀

木樨香含蕊南畝稻花肥鐘鳴東海塔影西溪離聲
離色未許住泊隨聲逐色打折驢蹄莫把青州棗錯
認鄭州梨　小參水底不須撈月虛空何處著楔一
法不見不知正是抱贓叫屈直饒純淸絕點脫體承
當腳跟之下泥水一尺何故萬里不掛片雲靑天也
須喫棒　大殿丈六金身千丈盧舍那身無邊身菩
薩量至梵天不見其頂正眼觀來尙屬戲論金佛木
佛泥佛眞佛丹霞德山雲門趙州各執已見新長老
合作麼生展具云齊之以禮　祖堂不立一塵不捨
一法世界本淸平何須神臂發斷臂安心將病與醫
致使大唐宗徒行棒行喝了無收煞莫謂家醜外揚
貴圖授受直截

定悟誠禪師法嗣

常州聚湖寺頓悟禪師浙江海寧人參定悟和尙印
記繼席天寧　上堂明明明宛如紅日照乾坤暗暗
暗普天匝地不見面也不明也不暗露出金剛一隻
眼且道金剛眼在甚麼處良久云咄

納川海禪師法嗣

常州天寧淨德月禪師本郡陽湖人　解制小參若
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家舍途中若人識得心大地
皆是土途中家舍於斯了然不妨登山涉水隨處自
在揮拂云若向者裏停思縱饒經歷百城也是趙婆
呷醋　除夕小參今年遇閏增一月寒暑推遷今日
畢衲僧巴鼻祇如常摩訶般若波羅蜜　解制小參
萬法歸一有佛處不得住一歸何處無佛處急走過
三月無違靑州布衫重七觔恁麼則不去也三千里
外漫流傳上元定是正月半摘楊花摘楊花良久云
還識趙州麼　陞座最初機末後句泥牛吼水面木
馬疾追風有甚奇特過得天寧門方爲好手且道天
寧有何長處卓拄杖云直饒佛祖到來也要從頭勘
過　小參今朝五月望旦諸兄一齊雲集驀豎拂子
云祖意教意全彰虛空何必釘橛

霈靈源禪師法嗣

丹陽嘉山中和□禪師　上堂麻三斤須菩提嚴中
端坐見吾法身乾矢橛萬里無雲天喫棒克賓維那
罰錢趕出文殊師利喚不入門倒却門前剎竿弄猢

猻伎倆禮拜歸位而立認奴作郞者一隊漢箇箇認影迷頭嘉山者裏仍可法堂前草深一丈不肯將金針度與人何故諸方難見易識我者裏易見難識

了凡聖禪師法嗣六人

無錫開利化南宏禪師　上堂僧問意句俱不到時如何師云描不成畫不就進云一種沒絃琴惟師彈得妙師喝云誰是知音乃云菱花纔現人境難逃鎮鄒全提佛魔膽喪遵寰中之敕握閫外之權斬新條令掃除竹木精靈截斷疑根剖出佛祖心印定龍蛇須具閃電之機分玉石必有迅雷之句百尺竿頭使人人進步萬仞巖上要箇箇翻身衆中還有進得步翻得身者麼喝一喝云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自迷巢　小參花開樹樹開椏椏上著葫蘆葫蘆藤上結冬瓜瓜中五味盡皆全甜如蜜苦如連辣似番椒鹹似鹽其中一種眞酸味相逢難以對人言卓一卓云薦

高郵善因最初心禪師生平於道自任室中嚴峻衲子少有能近者　上堂眞無妄不立妄無眞不生透過兩重關猶落第二頭所以臨濟大師云向第一句薦得可與佛祖爲師第二句薦得可與人天爲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設有箇出來道不落階級又作麼生但向他道今日不著便

維揚高旻昭月貞禪師徐州沛縣余氏子幼依銅山潔生和尚出家年二十受具于宏濟律師常誦法華金剛致疑奮志參方謁高旻了凡聖參三不是話有省呈所得了曰誰教你坐在者裏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師聞擧豁然開悟從玆日益玄奧後繼席焉上堂綠陰深處水足草足碧玉階前風淸月白千劫眼不借舌頭底萬劫舌不借眼睛底璿璣不動寂爾恒通大淸國裏不是無禪只是無師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其餘是什麼碗脫坵　華嚴期上堂剖塵出經卷了義絕言詮阿字法門海不隔一毫端亘久云風鳴條雨破塊朝來塔上鈴語碎大方廣佛華嚴經塵說刹說不思議普賢行文殊智樓閣門開三摩鉢地願衆云文彩全彰各請自鑒　上堂十方國土中無刹不現身昨日雨今日晴馬嘶芳

草地牛臥綠楊陰漁歌遠浦蟬噪高林金沙灘頭馬郎婦不採紅粉也風流好大哥夜來明月照千谿無限獼猿探深影喝一喝　小參夜短睡不足鐘聲披七條山門佛殿露柱燈籠因我得禮你塔鈴邪水妙音觀世音梵音海潮音薰風南來殿角凉生甚麼處是文殊被世尊攝向二鐵圍山驀喚行者濃煎茶來

小參掃盡觸途滯程頓開不二生涯鑊湯爲樂業爐炭是安家趙錢孫李大寶法華若起絲毫佛見法見粗拳辣掌不怕戴角夜叉咄突出無師句子當陽獨露無遮

晒藏經小參舉世尊臨入涅槃文殊請再轉法輪世尊咄曰文殊吾四十九年未嘗說著一字請我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耶師云大小文殊被世尊熱瞞一上萸灣今日路見不平要與文殊作主召衆云可快將黃面老漢贓物盡搬在殿前青天白日大家露佈一番管教伊轉身不及雖然也是爲他閒事長無明

小參三登投子九上洞山三千里路賣却布單癡狂外邊走一盲引衆盲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乾佛法徧天下誰人不丈夫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擬心即錯動念即乖汝等遠涉山水皆是去本逐末還委悉麼未動脚跟好與三十棒

小參拈起須彌椎擊碎虛空鼓狹路相逢無賓無主釋迦不是佛達磨不是祖放出楊岐三脚驢踏殺玄沙一角虎阿呵呵休莽鹵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

示衆諸人以我有佛法我以佛法是寃家不著趙州七斤衫豈拈洞山三斤麻饑即飯渴即茶終朝隨分足生涯惟有一箇決定說庭前娑羅樹年年放碧華

僧問如何是道師云瓜州遠似揚州問如何是禪師云山僧今日勞倦僧便出師云不妨伶利問如何是學人本來面目師云牙齒一具骨耳朶兩片皮僧禮拜師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

僧參纔跨門師曰後面是阿誰僧回首師云業識茫茫無本可據

師問僧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僧云無師云汝驢年夢見趙州去在

僧問如何是雲門北斗藏身意師曰月落寒潭靜烏鴉半夜啼僧曰恁麼便是否師云不打者驢漢出去師主席三十餘年室中嚴明峻拒不妄許可事親最孝有養母堂乾隆五十年十

◆不字疑衍

月七日示寂世壽五十七僧臘四十七塔于江城村之原

維揚秋門陳居士喜讀佛書偶閱維摩經至文殊菩薩問疾品維摩念言今文殊師利與大衆十萬餘俱來我所卽以神力空其室內除去所有乃豁然得蕰界空遂詣高旻求入室呈所得旻曰此是蕰空未得性空猶是門外事士云如何是門內事旻曰月落後相見士乃頓悟前非卽呈偈曰大地黑漫漫相逢不相識十聖三賢總不知泥牛入海絕消息旻頷之曰且喜得入門也士云弟子從未出何言入也旻曰放汝三十棒遂築居士軒長譚不二臨終前一日辭謝親舊時至沐浴更衣禮佛端坐說偈合掌謝衆而化著述甚多唯一貫吟皆闡不不二之旨

揚州哲文袁居士善繪雞畢家茹素參高旻令參誰字半載無入處一日畫雞呈似旻旻曰雖然如活爭柰不解啼士曰聲遍大千旻把住曰郍裏是他發聲處速道速道士無對自此晝夜力參半夜忽聞雞叫徹見淵源清晨求證旻曰居士會也士呈偈曰錦雞啼破玉屏空子夜閻浮日正中情與無情同一舌到頭無處覓渠踪旻云到頭原不識渠踪士唯然日精玄奧一日喚家僮敷座焚香至午趺坐令請秋門居士話別門至問曰正當恁麼時如何士乃畫一〇相大喝一聲而寂

揚州遯園尤居士未弱冠入泮不信佛氏每見僧心若有物忽舌下患一重舌醫皆拱手自知必死聞秋門居士知坐禪可了生死往扣之門一見卽推出仍閉却士大疑之遂詣高旻令參神前酒臺盤話日夜參究誓不歸未幾病釋然一日欲登厠未及門忽猛省曰從今不受人瞞也卽趨方丈呈偈曰酒臺盤酒臺盤答處何曾在問端大道本來無背向從今不被舌頭瞞旻爲之助喜

正源略集補遺

天台嗣祖沙門國淸　達珍　輯

形山淳禪師法嗣 雪嶠信孫二人

武林永慶遠峯靑禪師　上堂雪峯輥毬道吾舞笏弄巧成拙秘魔叉降魔劒自納敗闕玄沙虎子湖狗切忌道著道著卽頭角生

衢州祥符頎聞修禪師　上堂當機覿面提覿面當機蹉若不解轉身空費千鈞力　小參故德有云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凉師曰祥符則不然朔風陣陣寒梅花樸鼻香若是守株待兎一定倚壁靠墻拈拄杖一齊約退

敏修毅禪師法嗣

四川羅漢幻白可禪師　上堂十八十九口生肘後吉嘹舌頭一場漏逗山僧恁麼道大似十字街頭乞兒將一文錢買得箇油餣向珍御筵前點胸點肋曰這般滋味子能有幾人知有識者聞之豈但噴飯而已卽今松直棘曲鵠白烏玄風鳴條雨破塊東掖山高琴溪水冷一一覿露常光不假修爲造作有眼者見有耳者聞驀竪拄杖云住住說得道理好歸依佛法僧

破山明禪師法嗣

關中興善易庵印師禪師西蜀成都廖氏子　佛誕上堂過去已過去未來渾莫算年年四月八人人慶佛誕當日獨稱尊而今殃害遍不墮雲門機瞻仰資無限大衆旣同瞻仰還見釋迦老子麼竪拂子云不涉去來今毫端全體現

四川百丈敏樹相禪師　上堂識得一萬事畢趙州東壁挂葫蘆道吾舞笏無休歇諸仁者若無閑事在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

費隱容禪師法嗣三人

杭州錢塘東明孤雲行鑑禪師嘉興宋氏子　上堂十月廿五切忌莽鹵一句無私日輪當午直下翻身超佛越祖堪笑雪峯輥毬禾山打皷大丈夫作用超羣豈肯釘樁搖櫓　解制小參春朝解制好行脚世出世間不可著活潑風流物外遊切莫無繩而自縛衲僧踐履不尋常佛祖從來難摸索脫體無依得

自由大方獨步乾坤。廓師於順治辛丑示寂。塔建東明

明州育王太白雪禪師　解制上堂。十五日已前。開池不待月。十五日已後。池成月自來。正當十五日。竿木隨身。逢場作戲。處處絲楊堪繫馬。家家有路透長安

杭州東蓮古風然禪師。嘉興許氏子　上堂。寒雲開曉嶂。暖日照虛堂。物物從茲始。照然不覆藏。靈芽抽夙種。枯荄轉微黃。上苑含香花未吐。得沾淑氣鏡芬芳。暴露泥牛。翻身騰踏。陳年骨董。動地生光。直得璞峯金嶺。掀眉皷舞。燈籠露柱。俯首稱揚。盡言門迎多吉慶。無限風光。各各喜逢佳節。自然道泰時康。雖然如是。只者一般韶光媚景。畢竟承誰恩力。良久云。元和力轉回天地。散作林巒萬卉春　上堂。解語非干舌。能言不是聲。直教玄會得。更不涉途程。端的意甚分明。以拄杖搖云。無風荷葉動。決定有魚行　上堂。大丈夫兒志莫灰。切須猛力出頭來。禪關今日重封鎖。白汗從教下一回。透徹根源諳落處。一番心眼頓然開。橫拈倒用隨施展。刹海毫端萬象該。無造作。絕安排。得意欣懷笑滿腮。百日功成圓底事。養成頭角待春雷　師生於萬曆乙卯。寂於康熙庚午八月二十八日。塔建寺後凝雲峯下。世壽七十六。臘四十六。有正續燈行世

萬如微禪師法嗣

南湖都門普濟介為舟禪師。楚沔水趙姓　上堂。卓拄杖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拄杖子踍跳上三十三天。觸著帝釋鼻孔。打箇噴嚏。落在諸人眉毛上。斷結儘力抖擻不下。直饒抖擻得下。未免明眼人前三尺暗。切須子細

弘覺忞禪師法嗣二八

本一薪傳瀾禪師。婆子拋兒頌曰。祇這孩兒也不消。虎頭戴角出荒郊。毒如蝎。惡似鷄。將軍誰數漢嫖姚」

鄂州向上采商榮禪師。中州海寧羅氏子　上堂。西風颯颯催寒樹。黃葉飄飄滿地金。已為止啼誰小哭。分明狠藉祖師心。急薦取。莫因循。忽然冬盡又逢春。師於康熙丁未示寂。偈云。今年六十六。事事皆具足。

翻身北斗藏山青與水綠塔於南溪之右

牧雲門禪師法嗣

桐城淸泉十洲瀛禪師　小參諸方打七慧山打三朝三暮四暮四朝三鉗錘雖然各別火色必定一般金剛圈栗棘蓬任你諸人呑跳主人公額頭上仔細參詳以拄杖畫一畫云透得者箇爐韛過許你叙參若透不過且聽山僧一指南喝一喝　解制春山覆雪春艸萌芽春日和融春風襲襲衲僧艸鞋癢癢只欲涉水登山長老拄杖搖搖直得拋磚引玉去年結也是隨方應時節今年解終始何妨早數天佛法猶如水中月長長短短皆光圓有佛處不得住百艸頭上祖師意無佛處急走過家家門首長安路三千里外不得錯舉墻有風壁有耳恁麼則不去也無端又打之乎者摘楊花摘楊花思量擬議隔千差正恁麼時且道天台鴈宕可遊不可遊投子浮山可到不可到良久云莫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

石奇雲禪師法嗣

蕭山湘湖洽堂林禪師華亭沈氏子投華山一雨法師披剃遍參諸方次參雪竇受囑　上堂昨夜西風拂石龍今朝覩面又相逢箇中消息元無異想像毗盧老主翁康熙戊申師示寂留偈曰來無一絲去無一線七十二年虛空閃電撒手浩歌歸去來臨行拋出吹毛劍喝一喝奄然而逝

金華智巖萬因聖侍者忞國師屢勸出世師不肯嘗垂五問其一曰一乎便應底人因甚喚不回頭二從來無背面人人有箇鼻孔因甚摸不著三只爲太近機如掣電底人因甚降龍塔不肯點頭四竿木隨身逢場作戲因甚又道拄杖子不在手裏五二水合流因甚到千丈岩前便七花八裂

浮石賢禪師法嗣二人

蘇州楓江法華彌璧禪師　上堂法身無相櫻桃果熟春枝上法眼無瑕漁父時歌江上槎無事倚笻閒眺望河山萬里好生涯　上堂祖師意如來禪猿啼巴峽水闊湘潭諸人不會函關月落聽雞度若也瞥地華岳雲開立馬看

金陵保寧嵋樵溥禪師　上堂乃竪拂云迷時祇迷

者字疑衍

者箇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擊拂云悟明祇悟者者箇椎碎蟠桃核還見舊時仁放下拂云縱饒迷悟心盡灸瘡瘢上更著艾爝莫有獨超格則道得一句者麼擿拂云惜取眉毛

林野奇禪師法嗣二人

汝州風穴雲峩喜禪師蜀之紫陽陳氏子徧參諸方晩入天童參林野奇和尚一日侍奇山行胸中廓然氷釋即呈偈曰罷罷罷休休休橫眠倒臥在山丘翻身拶碎虗空骨萬象森羅笑點頭奇即頷之後開法普濟文遷龍池風穴　小參將心作佛剜肉補瘡了妄歸眞潑油救火機前負荷平地千差直下承當白雲萬里總不恁麼入無間獄行但行坐但坐饑來喫飯困來打眠也只贏得一味平常猶未是衲僧向上事何也三面狸奴脚踏月兩頭白牯手擎烟

京都淨壽道安靜禪師山陰鄭氏子　示衆瞬目揚眉早巳錯過拈椎豎拂落二落三到者裏全身放下直下知歸略較些子若也卜度沉吟正是迴風鈍鴿只合籬下羈棲安可翺翔雲外　小參識得一萬事畢佛法僧三寶拈過一邊戒定慧等學置而勿論馬師三甕醬投子一瓶油滋味頻添在口頭

石菴瑔禪師法嗣

嘉興普明湨山嶼禪師　上堂薰風涼夏日長白雲澹澹流水蒼蒼黃鶯啼綠樹旭日照虗堂末後句絕囊藏人在藕花香世界風流廓徹體全彰　小參雲騰致雨露結爲霜分明歷歷徧界不藏揮拂子曰玄沙原是謝三郎

無礙徹禪師法嗣

吉州耽源鍵鐵銓禪師　上堂覿面明明人不識一顆圓明色非色名不得狀不得兩道眉毛蓋却鼻知不得解不得臨濟斷兒白拈賊不是心不是佛門前一池水照徹虛空骨

山曉晳禪師法嗣

南嶽大善天培鑑禪師　示衆大善今日初結制普請兄弟各仔細二六時中總莫分單單觀著自家鼻不惟昏散盡掃除從前悟得俱要棄不勞更問祖師禪不勞再問第一義釋迦老子不唧嚠達磨祖師成

特地三千七百雖超奇山僧驗來總不是既超奇為何不是良久噓一噓曰參

節巖琇禪師法嗣

常州江陰大悲曇照明禪師　小參有一句子等閒不輕示騎牛上崑崙踏出虛空髓蟭螟急得雙眼紅毗盧界內煙塵起堂前露柱久懷胎生下孩兒多意氣良久云是何言歟　小參徧呈貪眠曼殊失曉目連打失眼睛笑殺子丑寅卯多少孟八郎渾身入荒艸山色溪聲著眼看珊瑚枝上日杲杲　小參德山老子拈一條棒佛來也打魔來也打眼空四海背負須彌與奪自在殺活現前若到衲僧門下掃地挑屎未有分在汝等黃瓜茄子何曾識得好惡

具德禮禪師法嗣

廬山萬杉剖玉璞禪師古夔朱氏子幼依廬州伏虎寺祝髮出謁瑞光徹圓具看竹篦子話後扣三峯有年乃於棒下透徹臨濟宗旨繼見靈隱禮機契命充第二座出住京口焦山次興萬杉上堂橫按拄杖曰靈山話月以訛傳訛曹溪指月將錯就錯天下老和

◆樂疑落

尚貴買硃砂隨邪逐惡新海門一擊敲落天下黯黑要使先聖後賢迥出明白窠臼其或未然撥轉雲頭另與諸人相見去也遂擲拄杖下座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孟八郎漢僧禮拜師曰將勤補拙

浪山嶼禪師法嗣

嘉興普明字六圓禪師　上堂僧問如何是過去心師云趙州衫子重七觔進云如何是未來心師云牛上騎牛笑殺人進云如何是未來心師云無勞日下挂紅燈進云三心中那一心成佛師云蒼天中更添冤苦乃云目前無法意在目前饑來喫飯困即打眠拍禪床云三口渡邊魚跳網崑崙騎象鷺鷥牽　誕日小參圓上座憶得出母胎時有則公案未曾舉著今日不免快便難逢舉似諸兄良久云黃河三千年一度清　普明退院上堂道人住處原無定向動若行雲止猶谷神雲從龍風從虎隨處作主遇緣即宗有時孤峯頂上潛名隱迹有時十字街頭較是論非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脫體無依隨處自在汝等還知山僧樂處麼拽杖便出

述先預禪師法嗣

維揚淨慧在明德禪師　小參惺惺的不在明白裏瞌睡漢豈處昏沉中離此二途且向何處安身立命若說睡惺不二依舊無本可據諸兄弟還會麼深林黃鳥尋朋切綠水浮鷗傍母眠　解制小參把住要津不通凡聖放開一線任爾縱橫諸兄還是把住好放行好梅馨透骨何人薦又逐春風向藕塘

骨巖峯禪師法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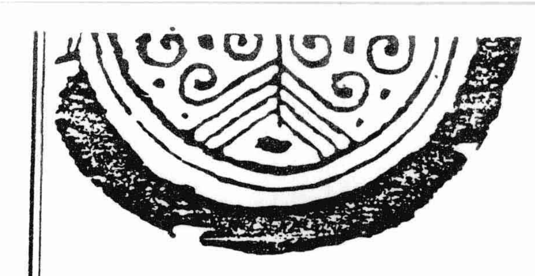
湖州報恩梓昌英禪師　小參非心非佛圓相著點即心即佛黃葉止啼楊岐驢子湖狗四料三玄驢脚佛手者一隊漢若到報恩門下掃地挑屎總用不著顧衆云還有祖師麼

十洲瀛禪師法嗣

桐城谷林大宜禪師　小參春風和暖日長夜短青山依舊青乾坤依舊轉山僧拄杖頭今古何嘗免謹白參玄人道不遠人人自遠

雲峯授禪師法嗣

揚州西方南源信禪師　聖節上堂四民安其業百官盡其分相共擊壤以頌太平皷腹以歌王化厥修盛世無過此時吾沙門釋子律心有慧治身有戒入保社萍蹤湖海趨雲水寄迹煙霞同一師法同一受用只如王恩佛恩如何報答舉如意云若向途中覓猶爭半月程　小參上前不足退後猶寬只知鹽味那知醋酸夜深燭隱無餘事又把閑書月下看　示衆舉磬山修祖云諸方善知識道眼高福德大叢林整齊飲食清潔可謂難見而易親也老僧者裏世緣淺薄闢艸開荒茶飯麤糲可謂易見而難親也師云昔日磬山今朝奉聖同坑無異土且於不難不易一句又作麼生彈指頓超千聖外揚眉不是目前機



錦江禪燈

清・通醉 撰





錦江禪燈目錄

南泉願法嗣　雲頂日子和尙有錄
石頭遷法嗣　雲頂常淸禪師
荊南忠法嗣　益州如一禪師　遂州道圓和尙

大鑒下第五世旁出

遂州圓法嗣　圭峰宗蜜禪師有錄
長慶安法嗣　大隨法眞禪師有錄
趙州諗法嗣　益州西睦和尙有錄
龍潭信法嗣　鼎州德山鑒禪師有錄

卷二

大鑒下第五世

藥山儼法嗣　華亭船子德誠禪師有錄
臨濟玄法嗣　金沙和尙有錄
潙山祐法嗣　益州應天和尙有錄　金州法朗禪師
興元崇皓禪師
雲水淸法嗣　長松神照禪師
常濟法嗣　龍槐如瓶禪師

大鑒下第六世

夾山會法嗣　嘉州白水禪師有錄

香嚴閑法嗣　益州南禪無染禪師有錄
益州長平和尙
益州崇福演教禪師有錄
投子同法嗣　香山澄照禪師有錄
中梁遵古禪師有錄
洞山价法嗣　北院通禪師有錄　益州白禪師
白水本仁禪師　昭覺休夢禪師
禪照法嗣　緒雲有錄禪師
夾山會法嗣　益州西穆和尙　益州夾山院和尙
石霜諸法嗣　臨邛守閑禪師
德山鑒法嗣　雙流尉遲和尙

大鑒下第七世

雲蓋元法嗣　天台山燈禪師有錄
洛浦安法嗣　洞谿戒定禪師有錄　黑水華藏慧通禪師
曹山寂法嗣　布水崖和尙有錄　益州西禪和尙有錄
白馬儒法嗣　靑剉山如覯禪師有錄
嵓頭奯法嗣　雲頂玄泉彥禪師有錄
靈嵓慧宗禪師

大鑒下第八世

卷三

大鑒下第八世

大鑒下第九世

黑水承璟禪師

乾明信法嗣　西禪垂白禪師有錄　保唐無約禪師

雙泉寬法嗣　延慶宗本禪師有錄

香林遠法嗣　灌州羅漢和尚有錄　青城香林信禪師有錄

妙勝臻法嗣　西川雪峰欽山主有錄

白兆楚法嗣　永慶繼動禪師

雲頂德敷法嗣　樂營將

五祖戒法嗣　梁山了奇禪師

大鑒下第十世

黃龍達法嗣　眉州黃龍禪師有錄

清涼益法嗣　大梅慧明禪師有錄

梁山緣觀法嗣　梁山嵓禪師有錄

石門遠法嗣　雲頂山鑒禪師有錄　清居山昇禪師有錄

黑水璟法嗣　黑水義欽禪師有錄

智門祚法嗣　雪竇重顯禪師有錄　長松襲禪師

德山遠法嗣　大中仁辯禪師有錄　菩提桂芳禪師有錄

福昌善法嗣　福昌詢禪師

大鑒下第十一世

谷隱聰法嗣　永福院延照禪師有錄　永慶光普禪師有錄

葉縣省法嗣　什邡方水禪師有錄

大陽玄法嗣　羅浮顯如禪師有錄　雲頂海鵬禪師有錄

北塔廣法嗣　玉泉承皓禪師有錄

雪竇顯法嗣　修撰曾會居士有錄　興元道滿禪師

延慶榮法嗣　圓通居訥禪師有錄

梁山嵓法嗣　梁山善冀禪師有錄

圓覺曇法嗣　靈嵓圓日禪師

南華緣法嗣　青剉智靜禪師

繼鵬法嗣　臨邛復首座

雲居錫法嗣　淨衆先禪師

大鑒下第十二世

瑯琊覺法嗣　歸宗可宣禪師有錄

浮山遠法嗣　玉泉謂芳禪師有錄

稱心倧法嗣　慧日堯禪師有錄

石霜圓法嗣　菩提光用禪師

大愚芝法嗣　雲頂繼蘭禪師

黃檗勝法嗣　昭覺純白禪師有錄　馬祖懷儼禪師
雲頂表奇禪師
仰山偉法嗣　谷隱靜顯禪師有錄
黃龍肅法嗣　月珠祖鑑禪師有錄
圓照本法嗣　逍遙聰禪師有錄　聖壽省聰禪師
上藍順法嗣　參政蘇轍居士有錄
佛國惟白法嗣　乾明永因禪師有錄
慧林沖法嗣　福昌義端禪師
大潙喆法嗣　象耳子眞禪師　昭覺師範禪師
五祖常法嗣　昭化希紹禪師

卷五

大鑒下第十五世

天童覺法嗣　淸涼法眞禪師有錄
黃龍新法嗣　九頂寂惺泉禪師有錄
性空妙普菴主有錄
青原信法嗣　正法希明禪師有錄　昭覺符禪師
兜率悅法嗣　丞相張商英居士有錄
法雲杲法嗣　西蜀鑾法師有錄

泐潭準法嗣　雲嵓天游禪師有錄
大潙瑃法嗣　中嵓慧目能禪師有錄
雲頂宗印禪師有錄
昭覺純白法嗣　信相宗顯禪師有錄　成都安象禪師
儼首座法嗣　天寧則禪師有錄
浮山眞法嗣　靈嵓徽禪師有錄
信相顯法嗣　金純文禪師有錄　雲頂思日禪師
五祖演法嗣　昭覺勤禪師有錄　龍門遠禪師有錄

卷六

大鑒下第十五世

五祖演法嗣　大隨元靜禪師有錄　無爲宋泰禪師有錄
五祖表自禪師有錄　龍華道初禪師有錄
九頂淸素禪師有錄　牛心達禪師
雲頂才良禪師
佛印明法嗣　富樂德彰禪師
石霜林法嗣　臥龍思順禪師
開先瑛法嗣　正法無照禪師
繼昌法嗣　大隨元信禪師　曲尺慧照禪師

西禪璉法嗣 西禪秀禪師有錄
大潙泉法嗣 玉泉璉禪師有錄
石頭回法嗣 雲居會禪師有錄

卷八

大鑑下第十八世

東林顔法嗣 報恩演禪師有錄 元菴慈禪師有錄
昭覺岄禪師有錄 敬夫張居士有錄
西禪需法嗣 劍門分菴主有錄
大潙行法嗣 德山涓禪師有錄
育王光法嗣 北澗簡禪師有錄
未詳法嗣 方辯禪師有錄 太瘤禪師有錄
仁王欽禪師有錄 德普禪師有錄
報恩照禪師有錄 范蜀公有錄
無心廣道者有錄 意中上座有錄
自慶藏主有錄 峩眉白長老有錄
峰如法嗣 木平章禪師 武連鑒禪師
飛龍首座 月空禪師
雲頂靜禪師 □州果禪師

大鑑下第十九世

密菴傑法嗣 臥龍先禪師有錄 薦福生禪師有錄

大鑑下第二十世

臥龍先法嗣 無準範禪師有錄 靈隱黄禪師有錄
卽菴覺禪師有錄
淨慈顥法嗣 江心萬禪師有錄
雙林硎法嗣 昭覺闇禪師

大鑑下第二十一世

無準範法嗣 天童智禪師有錄
金山開法嗣 石溪心禪師有錄

大鑑下第二十二世

無用寬法嗣 如海眞禪師有錄
虗州法嗣 雲頂眞禪師
雪嵓法嗣 鐵牛定禪師
斷橋倫法嗣 竹屋簡禪師

大鑑下第二十五世

少林裕法嗣 昭覺慶禪師有錄
後菴照法嗣 阡郁進禪師有錄

0509

卷十一

大鑒下第三十六世

大鑒下第三十七世

從谷習禪師有錄　天猷政禪師
明一遠禪師　日嵩舜禪師
止水鏡禪師　岑碧蓮禪師
瞿也能禪師　古岸曇禪師
向木達禪師　鷗化澤禪師
瑞琳璉禪師
博山來法嗣 竹山巖禪師有錄
青龍愚法嗣 萬福谷禪師有錄

卷十二

大鑒下第三十七世

丈雪醉法嗣 溪聲圓禪師有錄　月幢了禪師有錄
端碧萬禪師有錄　懶生昇禪師有錄
大憨我禪師有錄　懶石聆禪師有錄
憨月聞禪師有錄　佛寃剛禪師有錄
半生襄禪師有錄　檮雲實禪師有錄
半月涵禪師有錄　問潮嶼禪師有錄
竹浪生禪師有錄　月莖自禪師有錄
佛明淸禪師有錄　竹鏡嵩禪師有錄

不二貴禪師有錄　松齋中禪師有錄
其白富禪師有錄　希聲詠禪師有錄
徹嵓彭居士有錄
節度使坤育張居士有錄
尚書幻菴胡居士有錄
海岸艮壁趙居士有錄
超斯菴頭陀有錄　心齋魯趙道人有錄
雨樹愚禪師　石琳玉禪師
愼獨德禪師　磚鏡皓禪師
佛藏海禪師　三一六禪師
雲瑞載禪師　野月奇禪師
一句修禪師　在璞禪師
琪樹一禪師　可聞源禪師
無念禪師　惟白宗禪師
鑄顔杲禪師　雪平實禪師
靈芝從禪師　玉潔蓮禪師
殃雪瑄禪師
密行忍法嗣 嗣燈胤禪師有錄　晝先一禪師有錄

君碩劉居士
證宗寧法嗣 湛一清禪師有錄　微密聲禪師
藏舟澤禪師　澹玄瑤禪師
淸素訥禪師　笑虛空禪師
兩生從法嗣 藏天宣禪師　鋕機常禪師有錄
滌玄性禪師
含光眞法嗣 佛先啓禪師有錄　介眉壽禪師
秋雪心禪師　窗菴化禪師
石頭能禪師
藏宗密法嗣 㦸雪慧禪師有錄　昌昌慧禪師有錄
二隱謐法嗣 梓舟船禪師有錄　牧兩槑禪師有錄

卷十四

大鑑下第三十七世

自閑賢法嗣 慈余暹禪師有錄　一融禪師
雲峩喜法嗣 斌雅禪師　憨休乾禪師有錄
雪照禪師
宕山遠法嗣 孤月朗禪師有錄　古宿尊禪師有錄
祇然禪師

報恩鋒法嗣 藪菴願禪師有錄
響谷法嗣 眉雪宗禪師有錄
凝眞空法嗣 天然慧禪師有錄
快雪國法嗣 蓮池聞禪師有錄　文心禪師
雲嶠水法嗣 蒼谷柱禪師有錄　幽源亮禪師
世奇瑞禪師　雲石性禪師
暉賢昱禪師　乃昭晟禪師
蒼巖嵩禪師　大淵源禪師
心印傳禪師　首一懷禪師
雪門璞法嗣 洞簫禪師　大雲禪師
壽山福法嗣 範治彬禪師　心池映禪師
竺意傳法嗣 全渠禪師　自警嚴禪師
雪痕奴禪師　丈雲懷禪師
圓初成禪師　本輝禪師
竺微泰法嗣 涷雲禪師
蒼松鶴法嗣 井覩登禪師　影木禪師
西瞿望法嗣 隱波禪師
林木綬法嗣 燕石禪師　擊竹禪師

大有禪師
雲幻宸法嗣 天鳳炯禪師
寂光豁法嗣 嘯蒼禪師
百城著法嗣 石樵禪師
石幢諄法嗣 大參照禪師
卜盧臨禪師
藏天月禪師
三止昇法嗣 覲影鉉禪師
忍徵道法嗣 心遠禪師
戒珠禪師
萬竹葦法嗣 大愷禪師
揩拾嗣法 電書頴禪師
山曉晳法嗣 聖鐸智禪師
潭印杲禪師
笑傳震禪師
庭南岳禪師
尼履淵懿禪師

大鑒下第三十八世

石谷毬法嗣 雲林地禪師有錄
月目初禪師有錄
蒼桐華禪師有錄
楚南禪師
厝哲禪師
雲外禪師
紫芝藏法嗣 天然貴禪師有錄
瓊目溫禪師有錄

涌泉滙禪師
法一禪師
慧菴禪師
洞初禪師
語嵩裔法嗣 嵩耳住禪師有錄
剖石禪師
古雪禪師
省賢禪師
覲煦禪師
嵩目禪師
嵩眉禪師
牧水禪師
省愚禪師
書雲昱法嗣 舌響訥禪師有錄
麗眉釆禪師有錄
大冶況法嗣 舒光照禪師有錄
耳虛泰法嗣 幻住明禪師有錄
純備德禪師有錄
佛語御法嗣 寱堂秀禪師有錄
大璽宗禪師
興若禪師
帆一等法嗣 文璧福禪師有錄
逵哲禪師
享文慧禪師
勃昶禪師
瑞林蓮法嗣 玉諧昌禪師有錄
曉元濟法嗣 大旭宗禪師有錄
淵默禪師
大悟禪師
碩光禪師
祖裔禪師

佛冕剛法嗣　子開乾禪師有錄　天湛熾禪師有錄
籌室燦禪師有錄　大癡純禪師
雲徹明禪師　慶生知禪師
豎幢隆禪師　豁菴一禪師
偶菴全禪師
月幢了法嗣　玉泉古禪師　善權禪師
祖鼻禪師
懶生昇法嗣　竹友禪師　芥腹禪師
大愍我法嗣　天麟廣禪師
半生要法嗣　香谷禪師　雲樵埜禪師
憨月聞法嗣　蠡山逵禪師　西林空禪師
白嵓禪師
問潮颿法嗣　非月禪師
半月涵法嗣　三無法禪師
佛藏海法嗣　以智聞禪師
佛明濤法嗣　續燄昶禪師　蓮池清禪師
見機理禪師　融通慧禪師
冰然敏禪師

必活字原本磨滅不明

可聞源法嗣　崑谷環禪師　與㦯裕禪師
崑石翙禪師　自惺宗禪師

卷十五

大鑒下第三十八世

竹浪生法嗣　翼雲鵬禪師有錄　義喆純禪師有錄
義奇一禪師有錄　正果因禪師
紹梅瑞禪師　古燈明禪師
恒耀光禪師　指南德禪師
蒼石雲禪師　頴參成禪師
文煒智禪師　渾全鼎禪師
三㦯定禪師　活一馨禪師
自竺悟禪師　文博鑒禪師
懶石聆法嗣　非指明禪師有錄　來一禪師
旨鏡禪師
栴雲實法嗣　佛敏訥禪師有錄　體眞禪師
耳聞禪師
竹鏡蕎法嗣　文衡權禪師有錄
其白富法嗣　融徹頂禪師有錄

0516

指雲孝法嗣　勤正進禪師有錄
問水洪禪師　萬指開禪師
浮石演法嗣　嵩雲秀禪師有錄
大器成法嗣　濟得正禪師有錄　聯瞿性禪師
法空證法嗣　素如珮禪師有錄　詞鋒住禪師
赤松嶺法嗣　乾御源禪師有錄
嗣燈胤法嗣　隱南廣禪師有錄
井觀登法嗣　念法禪師
自徹法嗣　宇朋禪師
克裕法嗣　敏睿禪師
從谷習法嗣　慧劍禪師　古音通禪師
繼初尚法嗣　渤如敎禪師　成元昶禪師
楚菴禪師
破峰重法嗣　欽山祖禪師　恒爍明禪師
佛生蓮禪師　慈雲慧禪師
空谷澄法嗣　傳燈續禪師　徹明現禪師
璽旨勤禪師　含潤慈禪師
香林仁禪師　雪居暘禪師

佛山禪師
雲腹法嗣　瞿山禪師
石頭能法嗣　靈香壽禪師　靈吼廉禪師
靈相乘禪師
余山瑞法嗣　雙峰禪師　遁峰禪師
水谷徧禪師
天如覺法嗣　大樹禪師
密印法嗣　爍吼禪師
南芝靜法嗣　若璽玉禪師　語峰實禪師
林我鑒法嗣　愚參禪師
祇然法嗣　萬固淵禪師
天眼法嗣　印光禪師

大鑒下第三十九世

舌響訥法嗣　大朗璽禪師有錄
祖鼻法嗣　滄溪月禪師有錄
純備德法嗣　法幢遠禪師有錄　覺幢洪禪師
月幢深禪師
隱南廣法嗣　雪浦玉禪師　楚石琮禪師

文壁函法嗣 大樹禪師　子松玄禪師
隱微禪師　梅菴禪師
嵩耳住法嗣 懷素元禪師
蒼峒華法嗣 了塵葉居士
靈香法嗣 大慧徹禪師
渤如穀法嗣 省嵓哲禪師

大鑒下第四十世

懷素元法嗣 彬松朗禪師　完璧玉禪師

錦江禪燈高僧神僧傳目錄

錦江禪師高僧神僧目錄終

錦江禪燈序

明莫明於日月。禪不名日月而名燈者。何哉。日月不可傳。燈可傳也。故曰薪盡火傳。膏竭燈傳。日月在天之中。從上以來自金襴別付。及斷臂得髓。梅子熟而菩提無樹。一花開而五葉成枝。燈燈相續。焰焰生光。千古無暗室。無迷途。賴此燈爾。然則此燈。三千大千世界。莫不有之。奚獨震旦錦江歟。夫神禹自岷山導江。是山水發源於錦江。而西域讖云。金雞解銜一粒粟。供養阡邡羅漢僧。爰出馬駒。踏殺天下。後代兒孫蕃衍。則謂燈獨盛於錦江也。亦宜。昭覺丈老人得天童悟鍵鎚。破山明衣鉢。滴淚滴血。無法眞傳。爲臨濟

三十二世中興圓悟祖師之法席三十年來如塗毒鼓響聞者咸失身喪命刼灰掃蕩剏建之餘彙集歷代尊宿凡産自蜀而闡揚宗風於異地或産異地而大建法幢於西川者皆錄其源流行實警語悟偈垂訓後人名曰錦江禪燈而以高僧神僧附焉共二十卷老人豈私一錦江哉老人駐錫錦江則傳錦江三千大千世界俱露老人法身則無不禪之燈也謂錦江之燈卽三千大千之燈乎三千大千之燈卽錦江之燈也余雖謬現宰官未忘本來面目蒙老人印可分一燈於行車略言簡端勿謂葛藤饒舌　峕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仲秋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戶部左侍郎前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左僉都御史乙丑充

殿試讀卷官

欽定纂修賦役全書總裁大理寺少卿四川按察司

按察使卓異

賜蟒服

特旨內陞弟子　胡昇猷　頓首譔

序

原夫天文日月所以貞麗人文藻火所以昭發而吾輩亦有揑碎虛空者有欹枕須彌者有入水不溼入火不焚者此無他乃精進勇猛之所使然耳本師嘗舉諺云春宵一刻値千金惟以此事激勵後學或抑或揚揭示自家寶藏所以年登七十尤矍鑠焉謂我本立誓願欲令一切衆如我等無異姑有是集之舉蓋吾眞丹國中人物多妄習妄多則惑重惑重則智輕智輕則根基遲鈍所以生處不能熟熟處不能生也至于心之未窮性之未盡三界火宅茫茫何歸以百年之得失浩刼流浪可不大哀歟自刼運以來髡夫輩視三藏如在龍宮非菩薩手眼弗能深入長閉大櫃積塵鎖埃而莫或可展其題目又深爲可憫者今略摘吾蜀禪師要語分爲三彙合刋策本庶來學便于參討不致煤墨混雜是亦泥塗可致雲宵行潦可通滄海綱忝厠祖裔弗忍旁觀圓通顯密聞所未聞譬諸眼能察秋毫而不能自觀其面髮能舒氣脈而不能自通其結故知面之妍醜者明鏡之力也解

髮之曲直者玄櫛之功也行之芳者道德之基也綱之振者禪燈之光也爰從上一夥老古錐擅使勇猛之風嗟予小子以禪弓未張慧劍弗利怯弱不敢以自强敢辭執鞭之後哉旹

康熙丁卯九日昭覺住持　徹綱　拜譔

序

夫禪之爲燈也非日月可能比日月雖明代謝有所不及彼禪燈瑞光浩浩圓照六合不稱其大妙攝三有不名其小亭毒蒼生功埒化母設一念等平天地人原無兩致九年面壁皮骨髓分作五家肆口而談橫機而唱推倒須彌塡實東海惟我支那人物爾謂支那鍾秀傑出叢林者甲于巴子而巴子國莫不稱爲法窟禪藪也爰錦江居西南玉壘之上北極紫微之下左覩于闐右揖康居論山聯自崑崙故有岷峨巫峰之峻考水出于嶓池而有瞿塘灩澦之牢宿躔參井吳楚以之而襟帶焉地接八洪嵩衡以之而螺髻焉所居者尊而所産者亦勝也聆生季運忝寄殘踪每見銅頭鐵額之士光揚宗教剔弊除繁賴彼山高水長之所使然蓋受其道者雖旹信其法者易曉時滄桑搖蕩妄爲人師趑趄權門來往不替嗚乎干木在魏高枕而謁文侯子陵居漢長揖而尋光武彼稱小道尙懷高蹈之風豈此沙門不乘閒放之美目下刼灰燧焠三十年來棒喝遺徽了無正範今以禪燈一照庶使緝玄詞者攤卷而獲意珠軌妙道者披文而飮甘露或曰溺文就義入海算沙一體眞如見性卽了特彼勾章棘句愈出而愈多似蜂房釀百花之蜜蟻絲穿九穴之珠食其甜者念其蜂好其珠者慕其蟻今有人焉不食甜不好珠不嗜語言文字此集又奚爲余謂病其病者不能自病客慚而退未幾半餉聆輒下榻手舞足蹈捫鬚而歎曰此燈光超日月大明之表務流通于運季展誠心于百世此其發端乎旹

康熙戊辰中天節大聖大慈寺住持覺聆拜譔

序

覺範禪師作石霜慈祖傳贊云余觀慈明以英偉絕人之姿行不纏凡聖之事談笑而起臨濟之將仆叱咤而死黃龍之偷心視其施爲不見轍迹未三世而死爲繩墨諺云字經三寫烏焉成馬此言可以喻大也先師示迹于末運山川鼎沸之秋千軍隊裏安禪虎穴魔宮說法亦行不纏凡聖之事得死心于先師者惟我昭覺法兄丈和尚也荷法心殷踐履唯實壽幾九旬接納四來精力猶剩于應機之假蒐羅全蜀古今知識及高僧或現宰官居士等身寶匣中秘要廿有餘年輯成一書名曰錦江禪燈欲與百世之上古錐名宿同一鼻孔把手幷行千古之下十方龍象點開正眼灼破昏衢此段因緣非小補哉德玉恨才謭德涼不能助其一力且與先師所行相違未一世而死爲繩墨而爲諸方耻豈但烏焉成馬哉故不及吾兄遠矣非儻護贊美之辭耳癸酉冬乃命青城竹浪吾姪買舟東下嘉禾之楞嚴鋟梓附方冊龍藏壽世流通暫泊舟于古渝收征帆而過我以稾見示正值期會接物之餘燒燈敬閱誠哉吾蜀劫後之奇遘也余欲無言可乎亦乃吾兄吾姪護持慧命之心遠且殷矣德玉遂合掌加額謹贅數言再拜弁于簡端云旹

康熙歲次癸酉長至日古渝華嵓埜可德玉題于石林面壁嵓

題辭

夫破顏微笑之旨彌滿五天自江槎分玉浪以來始洋溢乎中國故金雞銜粟馬駒踏人貴乎見諦履歷次之所以五葉蕃衍中此毒者病痼弗淺也即遐陬僻壤知有悟門寵頌餉兒擅說法要累所傳之穢糅務禀授有苗裔某爲師承某爲嫡嗣何州之子何世降神庶法運毋紊乎主張而流芳亦邁矣如德山臨濟大機大用殺活自由無俟外學相助五季以從辯藻轉深往往從義學理窟中翻駁而出是衲子反帶書生氣耳其眞風變渙由茲而始昨閱少林纘緒以大慧易虎丘付帕爲嫡嗣臆醜詞出自僞口不遜費

于筆端。古之法匠。尚有傳記可攷。非直譜牒而已。適以禪燈題其名。高僧神僧附其右者。恐異日雷同纘緒之謬。以備後之修史者。便于採摭焉。且末法奉教。例多偭人。每臨文而歎息。遂興志以殫修吾祖之道之傳。于諸夏始于梁。盛于唐。而光顯于宋。其間多能文博達之士。迨懷宗先帝晏駕之後。寇烽霧起。玉石俱焚。其殘篇短帙。或以文傳而辭陋。事跡或尚聲名而志乖隱逸。彼得此失。無所攷者。于是取諸方口實。且刪且衍。以爲之書。執筆悲遡。不覺涕泗橫流。而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不知。信哉。近有一夥不明大法之人。祇欲攀高自大。囊者阿難調達。均爲釋尊之弟。羅睺善星。同是如來之胤。非道有優劣。亦邪正葢自取之耳。今集中。自四祖以下。迨雙桂印止于中。麟膞猩脣不勝枚擧。僅取瓠翰雅尚者。摘其黼藻。及馳他國說法。者名實章程。而乘願入峽利生者。總戢帙內。間有一知半解。隱逸崇阿者。列書號名于目次之後。或烽烟兩地。難于据拾。祈鴻魚以示之。俾金雞銜粟蓁衍中華。斷不類婆須密。天皇悟之故事。費後昆之筆舌也已

旹

康熙壬子成都府昭覺寺丈雪通醉謹識于不動軒

古今採摭

佛祖綱目　佛祖通載　佛祖統紀　傳法正宗
禪宗正脈　宗門統要　景德傳燈　五燈會元
人天眼目　禪燈世譜　禪林寶訓　傳燈錄
續傳燈錄　摘要指南　緇門警訓　蓮宗寶鑑
古尊宿錄　禪源諸詮　弘明集　廣弘明集
頌古聯珠　碧嵓集　蘿湖野錄　唐弘秀集
明弘秀集　五燈緒略　清五燈纘緒　五燈嚴統
峩眉誌　鹵川誌　諸方日錄　高僧傳
神僧傳　續高僧傳　宋高僧傳　明高僧傳
徑石滴乳集

辯譌

唐之止訛說。乃昉法師作。宋之磐法師輯統紀。蔓引

昉言斥嵩禪師定祖圖以禪經爲證。自取其不實。謂師子遭難而無傳矣。吁宗教之徒競相是非。如獅子身蟲非外來也。爰婆須密正傳本位居七。反遺之誤以末田地塡其數。將謂後無人矣。且師子具宿命通預以大法。囑婆舍斯斯。接不如密。密接般若多羅。羅接菩提達磨。廿八世明如皎日。若依統紀。則闕三矣

讓祖本金州人。今興安州也。爰興安屬興元。興元今漢中。是訂漢中本屬蜀。及唐以龍安易之。因爾漢中歸秦矣。時以彼方古錐。仍收集內。遂從讓祖始。江陵城西天王寺道悟。而城東亦有天皇寺道悟。兩師同時同諱。後道原禪師輯傳燈錄。認爲一人。費盡後賢筆舌。洞宗刋緒略。强歸天王悟于洞濟宗。輯嚴統。仍收天王悟于濟。少林聞之作續緒。又揑大慧易虎丘付帕爲嫡嗣。三者之釁。始于原矣

廬山惠永法師。本內江潘氏子。一本河內鄱氏

東林總禪師。本劍州施氏子。綱目備具。而會元誤爲延平者。謂延平劍。故以劍州認延平也。可笑

合州釣魚臺自回禪師。會元誤爲台州

校譌篇

佛祖統紀西土二十四祖紀　末田地系阿難旁出。紀于第四。訛矣

四祖優婆毱多　五祖提迦多　六祖彌遮迦　婆須密位居第七。紀以遺之。故後數不及。且又少二十五祖婆舍斯。二十六祖不如蜜多。二十七祖般若多羅

二十四祖師子尊者　縮爲二十三。丈雪新添上祈楞嚴主人奚梨以成之　前昉法師譏嵩禪師廣引抵塞爲不實。翻以師子尊者受罽賓之難。其系以絕。臆何妒哉。如普德勗。亦作七祖傳。亦以宗門互之。是乃引蔓宗傳之別篡也

凡例

一輯斯錄者。自祖道傳於東土。歷朝以來。流通無滯。因明季寇亂。惟蜀最久。恐遺失世譜宗派無稽也。今彙成一書。又附高僧神僧於後。離爲二十卷。顏曰錦江禪燈。苐蒐羅難。罄挂漏。猶多。冀將來有志

補輯者尋討纂述焉

一採摭歷代諸家語錄凡產於蜀而闡揚宗教於異地或產四方而建法幢於西川者略摘上堂小參機緣頌古法語行實儻現宰官長者居士身弘護法門有機緣者與夫山林隱逸物外高流如獲言句已編入帙俾徵慧命攸歸淵源有自若訛謬濫厠者不敢收入

一採集規式略依指月寶積諸錄之例歷代宗支乃共一源不析五派惟於卷目之下贅大鑒下第幾世以便披覽識其所自蓋海內拈竿相望總不越南嶽青原之外也從大鑒下第一世起至三十九世止

一是編專言錦江者蓋天下山水實由岷山導江發源入於錦江而天下洋溢昔般若多羅有金雞銜粟之讖祖道世系亦自錦江發源遂及寰區詎云錦江之燈不交映於震旦而震旦之燈不聯輝於錦江乎且蜀難之後秉有冒籍有宗雜遝緇林者妄樹拈竿恐珷玞混玉涇渭難分以證攸歸莫待後昆悞入羣隊瞎却正眼

一燈以傳道統以繼脈設道之不明統之不正先聖所憂也邇來予見法門有遙嗣無稽者不得不憂深而慮遠故輯此書如憲章祖述之旨必傳持有譜承接有系然後刪繁取要詳略會同始收入錄俾後之學者開卷而有得也

一集書以來三十餘稔嘗郵書海內乞之當代宗師尊宿不勝枚舉有見示言句者止得芳名佳號者有言句者依次入錄表章於前止有名號者謹列於後以待來纂修補入敢以俟諸明眼

錦江禪燈卷第一

昭覺丈雪 通醉 輯
紹興幻菴 胡昇猷 訂

四祖下第六世旁出

金陵牛頭山智威法嗣

舒州天柱山崇慧禪師彭州陳氏子唐乾元初往舒州天柱山創寺永泰元年賜額僧問如何是天柱境師曰主簿山高難見日玉鏡峰前易曉人問達磨未來此土時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未來且置即今事作麼生曰某甲不會乞師指示師曰萬古長空一朝風月僧無語師復曰闍黎會麼曰不會師曰自己分上作麼生干他達磨來與未來作麼他家來大似賣卜漢見汝不會為汝錐破卦文纔生吉凶盡在汝分上一切自看僧曰如何是解卜底人師曰汝纔出門時便不中也問如何是天柱家風師曰時有白雲來閉戶更無風月四山流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灊嶽峰高長積翠舒江明月色光暉問如何是大通智勝佛師曰曠大劫來未曾壅滯不是大通智勝佛是甚麼曰為甚麼佛法不現前師曰只為汝不會所以成不現前汝若會去亦無佛可成問如何是道師曰白雲覆青嶂蜂蝶戀庭華問從上諸聖有何言說師曰汝今見吾有何言說問宗門中事請師舉唱師曰石牛長吼真空外木馬嘶時月隱山問如何是和尚利人處師曰一雨普滋千山秀色問如何是天柱山中人師曰獨步千峰頂優游九曲泉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白猿抱子來青嶂蜂蝶銜華綠蘂間大曆十四年歸寂塔于山之北

五祖下第四世

益州無相法嗣

益州保唐寺無住禪師初得法於無相大師乃居南陽白崖山專務宴寂經累歲學者漸至勤請不已自此垂誨雖廣演言教而唯以無念為宗唐相國杜鴻漸出撫坤維聞師名思一瞻禮遣使到山延請時節度使崔寧亦命諸寺僧徒遠出迎引至空慧寺時杜公與戎帥召三學碩德俱會寺中致禮訖公問曰弟子聞和尚說無憶無念莫妄三句法門是否師曰然

公曰。此三句是一是三。師曰。無憶名戒。無念名定。莫妄名慧。一心不生。具戒定慧。非一非三也。公曰。後句妄字。莫是從心之忘乎。曰。從女者是也。公曰。有據否。師曰。法句經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若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公聞疑情盪然。公又問。師還以三句示人否。師曰。初心學人。還令息念。澄停識浪。水清影現。悟無念體。寂滅現前。無念亦不立也。于時庭樹鵶鳴。公問。師聞否。師曰。聞。鵶去已。又問。師聞否。師曰。聞。公曰。鵶去無聲。云何言聞。師乃普告大衆曰。佛世難値。正法難聞。各各諦聽。聞無有聞。非關聞性。本來不生。何曾有滅。有聲之時。是聲塵自生。無聲之時。是聲塵自滅。而此聞性。不隨聲生。不隨聲滅。悟此聞性。則免聲塵之所轉。當知聞無生滅。聞無去來。公與僚屬大衆稽首。又問。何名第一義。第一義者。從何次第得入。師曰。第一義無有次第。亦無出入。世諦一切有。第一義卽無。諸法無性。性說名第一義。佛言。有法名俗諦。無性第一義。公曰。如師開示。實不可思議。公又曰。弟子性識微淺。昔因公暇。撰得起信論章疏兩卷。可

得稱佛法否。師曰。夫造章疏。皆用識心思量分別。有爲有作。起心動念。然可造成。據論文云。當知一切法從本以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唯有一心。故名眞如。今相公著言說相。著名字相。著心緣相。旣著種種相。云何是佛法。公起作禮曰。弟子亦曾問諸供奉大德。皆贊弟子不可思議。當知彼等但徇人情。師今從理解說。合心地法。實是眞理不可思議。公又問。云何不生。云何不滅。如何得解脫。師曰。見境心不起名不生。不生卽不滅。旣無生滅。卽不被前塵所縛。當處解脫。不生名無念。無念卽無滅。無念卽無縛。無念卽無脫。舉要而言。識心卽離念。見性卽解脫。離識心見性。外更有法門識無上菩提者。無有是處。公曰。何名識心見性。師曰。一切學道人。隨念流浪。蓋爲不識眞心。眞心者。念生亦不順生。念滅亦不依寂。不來不去。不定不亂。不取不捨。不沈不浮。無爲無相。活鱍鱍。平常自在。此心體畢竟不可得。無可知覺。觸目皆如。無非見性也。公與大衆作禮稱贊。踊躍而去。師後居保唐寺而終。

大鑒下第一世

南嶽懷讓禪師金州杜氏子於唐儀鳳二年四月八日降誕感白氣應於玄像在安康之分太史瞻見奏聞高宗皇帝帝乃問是何祥瑞太史對曰國之法器不染世榮帝傳勅金州太守韓偕親往存慰其家家有三子唯師最小炳然殊異性唯恩讓父乃安名懷讓年十歲唯樂佛書時有三藏玄靜過舍告其父母曰此子若出家必獲上乘廣度衆生至垂拱三年方十五歲辭親往荊州玉泉寺依弘景律師出家通天二年受戒後習毗尼藏一日自歎曰夫出家者爲無爲法天上人間無有勝者時同學坦然知師志氣高邁勸師謁嵩山安和尚安啓發之乃直指詣曹谿參六祖祖問甚麼處來曰嵩山來祖曰甚麼物恁麼來師無語遂經八載忽然有省乃白祖曰某甲有個會處祖曰作麼生師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假修證否師曰修證則不無汚染即不得祖曰祇此不汚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旣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讖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病在汝心不須速說師執侍左右一十五年先天二年住衡嶽居般若寺開元中有沙門道一在衡嶽山常習坐禪師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圖甚麼一曰圖作佛師乃取一甎於彼菴前石上磨一曰磨作甚麼師曰磨作鏡一曰磨甎豈得成鏡邪師曰磨甎旣不成鏡坐禪豈得作佛一曰如何即是師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一無對師又曰汝學坐禪爲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即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一聞示誨如飮醍醐禮拜問曰如何用心即合無相三昧師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又問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師曰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一曰有成壞否師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見道也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華無相何壞復何成一蒙開悟心意超然侍奉十秋日益玄奧入室弟子總有六人師各印可曰汝等六人同證吾身各契其一一人得吾眉善威儀一人得吾眼

善顧眄一人得吾耳善聽理一人得吾鼻善知氣一人得吾舌善談說一人得吾心善古今曰一切法皆從心生心無所生法無所住若達心地所作無礙非遇上根宜慎辭哉天寶三年八月十一日圓寂於衡嶽謚大慧禪師最勝輪之塔

大鑒下第二世

南嶽讓法嗣

江西道一禪師漢州什邡縣馬氏子本邑羅漢寺出家容貌奇異牛行虎視引舌過鼻足下有二輪文幼歲依資州唐和尚落髮受具於渝州圓律師唐開元中習禪定於衡嶽山中遇讓和尚同參六人唯師密受心印始自建陽佛迹嶺遷至臨川次至南康龔公山大曆中隷名於鍾陵開元寺時連帥路嗣恭聆風景慕親受宗旨由是四方學者雲集座下一日謂衆曰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卽是佛心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至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文以印衆生心地恐汝顚倒不自信此一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經以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故三界唯心森羅萬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汝但隨時言說卽事卽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卽名爲色知色空故生卽不生若了此意乃可隨時著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更有何事汝受吾教聽吾偈曰心地隨時說菩提亦祇寧事理俱無礙當生卽不生僧問和尚爲甚麼說卽心卽佛師曰爲止小兒啼曰啼止時如何師曰非心非佛曰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師曰向伊道不是物曰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師曰且教伊體會大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卽今是甚麼意龐居士問不昧本來人請師高著眼師直下覷士曰一等沒絃琴唯師彈得妙師直上覷士禮拜師歸方丈居士隨後曰適來弄巧成拙又問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此理如何師曰者裏無水亦無舟說甚麼筋骨一夕西堂百丈南泉隨侍翫月次師問正恁麼時如何堂曰正

好供養丈曰正好修行泉拂袖便行師曰經入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百丈問如何是佛法旨趣師曰正是汝放身命處師問百丈汝以何法示人丈豎起拂子師曰祇者個爲當別有丈拋下拂子僧問如何得合道師曰吾早不合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曰吾若不打汝諸方笑吾也有小師耽源行脚迴於師前畫個圓相就上拜了立師曰汝莫欲作佛否曰某甲不解揑目師曰吾不如汝小師不對鄧隱峯辭師師曰甚麼處去曰石頭去師曰石頭路滑曰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去纔到石頭卽繞禪牀一匝振錫一聲問是何宗旨石頭曰蒼天蒼天峰無語却迴舉似師師曰汝更去問待他有答汝便噓兩聲峯又去依前問石頭乃噓兩聲峯又無語迴舉似師師曰向汝道石頭路滑有僧於師前作四畫上一畫長下三畫短曰不得道一畫長三畫短離此四字外請和尚答師乃畫地一畫曰不得道長短答汝了也有講僧來問曰未審禪宗傳持何法師却問曰座主傳持何法主曰忝講得經論二十餘本師曰莫是師子兒否主曰不敢師作噓噓聲主曰此是法師曰是甚麼法主曰師子出窟法師乃默然主曰此亦是法師曰是甚麼法主曰師子在窟法師曰不出不入是甚麼法主無對遂辭出門師召曰座主主迴首師曰是甚麼主亦無對師曰者鈍根阿師洪州廉使問曰喫酒肉卽是不喫卽是師曰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師入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各爲一方宗主轉化無窮師於貞元四年正月中登建昌石門山於林中經行見洞壑平坦謂侍者曰吾之朽質當於來月歸茲地矣言訖而迴旣而示疾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師曰日面佛月面佛二月一日沐浴跏趺入滅元和中諡大寂禪師塔曰大莊嚴

荷澤神會法嗣

西隱進平禪師京兆吳氏子出家於永安山明福院風表端雅諸經大論皆所研尋銷文錬注令人樂聞末思禪觀於洛下遇荷澤會師了悟且曰甚矣不自外知者所知難乎哉後至唐州遂居西隱山刺史鄭文簡請入城闡揚宗旨示滅年八十一大曆十四年

三月塔於雲頂

大鑒下第三世

馬祖一法嗣

西山亮座主蜀人也頗講經論因參馬祖祖問見說座主大講得經論是否師曰不敢祖曰將甚麼講師曰將心講祖曰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爭解講得師抗聲曰心旣講不得虛空莫講得麼祖曰却是虛空講得師不肯便出將下堦祖召曰座主師回首祖曰是甚麼師豁然大悟便禮拜祖曰者鈍根阿師禮拜作麼師曰某甲所講經論將謂無人及得今日被大師一問平生功業一時冰釋禮謝而退乃隱于洪州西山更無消息

則川和尚蜀人也龐居士相看次師曰還記得見石頭時道理否士曰猶得阿師重擧在師曰情知久參事慢士曰阿師老耄不啻龐公師曰二彼同時又爭幾許士曰龐公鮮健且勝阿師師曰不是勝我祇欠汝個幞頭士拈下幞頭曰恰與師相似師大笑而已師摘茶次士曰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否師曰不是老師洎答公話士曰有問有答葢是尋常師乃摘茶不聽士曰莫怪適來容易借問師亦不顧士喝曰者無禮儀老漢待我一一擧向明眼人師乃拋却茶籃便歸方丈

大鑒下第四世

歸宗常法嗣

漢南高亭和尚有僧自夾山來禮拜師便打僧曰特來禮拜何得打某甲僧再禮拜師又打趂僧回擧似夾山山曰汝會也無曰不會山曰賴汝不會若會即夾山口瘂

章敬暉法嗣

金州操禪師請米和尚齋不排坐位米到展坐具禮拜師下禪牀米乃坐師位師却席地而坐齋訖米便去侍者曰和尚受一切人欽仰今日坐位被人奪却師曰三日後若來即受救在米三日後果來曰前日遭賊

南泉普願法嗣

雲頂日子和尚亞谿來參師作起勢谿曰者老山鬼

猶見某甲在師曰罪過罪過適來失祇對豁欲進語師乃叱之豁曰大陣前不妨難禦師曰是是豁曰不是不是趙州云可憐兩個漢不識轉身句

大鑒下第五世旁出

遂州圓法嗣

終南山圭峰宗密禪師杲州西充何氏子家本豪盛髫齔通儒書冠歲探釋典唐元和二年將赴貢舉偶造圓和尚法席欣然契會遂求披剃當年進具一日隨衆僧齋于府吏任灌家居下位以次受經得圓覺十二章覽未終軸感悟流涕歸以所悟之旨告于圓圓撫之曰汝當大弘圓頓之教此諸佛授汝耳行矣無自滯于一隅也師涕泣奉命禮辭而去因謁荊南忠禪師忠曰傳教人也當宣導於帝都復見洛陽照禪師照曰菩薩人也誰能識之尋抵襄漢因病僧付華嚴疏即上都澄觀大師之所撰也師未嘗聽習一覽而講自欣所遇曰向者諸師述作罕窮厥旨未若此疏辭源流暢幽賾煥然吾禪遇南宗教逢圓覺一言之下心地開通一軸之中義天朗耀今復偶茲絕筆罄竭于懷豎講終思見疏主時屬門人泰恭斷臂酬恩師先齎書上疏主遙叙師資往復慶慰尋泰恭痊損方隨侍至上都執弟子之禮觀曰毗盧華藏能隨我遊者其汝乎師預觀之室惟日新其德而認筌執象之患永亡矣北遊清涼山四住鄠縣草堂寺未幾復入終南圭峰蘭若大和中徵入內賜紫衣帝累問法要朝士歸慕唯相國裴公休深入堂奧受教爲外護師以禪教學者互相非毀遂著禪源諸詮爲錄諸家所述詮表禪門根源道理文字句偈集爲一藏以貽後代其都序略云禪是天竺之語具云禪那此云思惟修亦云靜慮皆定慧之通稱也源者是一切衆生本覺眞性亦名佛性亦名心地悟之名慧修之名定定慧通名爲禪此性是禪之本源故云禪源亦名禪那理行者此之本源是禪理忘情契之是禪行故云理行然今所集諸家述作多譚禪理少說禪行故且以禪源題之今時有人但目眞性爲禪者是不達理行之旨又不辨華竺之音也然非離眞性別有禪體但衆生迷眞合塵即名散亂背塵合眞方名禪

定若直論本性卽非眞非妄無背無合無定無亂誰言禪乎況此眞性非唯是禪門之源亦是萬法之源故名法性亦是衆生迷悟之源故名如來藏藏識亦是諸佛萬德之源故名佛性亦是菩薩萬行之源故名心地萬行不出六波羅蜜禪者但是六中之一當其第五豈可都目眞性爲一禪行哉

長慶安法嗣

益州大隨法眞禪師梓州王氏子妙齡夙悟決志尋師於慧義寺出家圓具後南遊初見藥山道吾雲巖洞山次至嶺外大潙會下數載食不至充臥不求暖清苦鍊行操履不羣潙深器之一日問曰闍黎在老僧此間不曾問一轉話師曰教某甲向甚麼處下口潙曰何不道如何是佛師便作手勢掩潙口潙歎曰子眞得其髓從此名傳四海爾後還蜀寄錫天彭堋口山龍懷寺於路旁煎茶普施三年因往後山見一古院號大隨羣峰矗秀澗水淸泠中有一樹圍四丈餘南開一門中空無礙不假斧斤自然一菴顏曰木禪師乃居之十餘載影不出山聲聞于外四方玄學千里趨風蜀主欽尙遣使屢徵師皆辭以老病署神照大師上堂此性本來淸淨具足萬德但以染淨二緣而有差別故諸聖悟之一向淨用而成覺道凡夫迷之一向染用沒溺輪迴其體不二故般若云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者個壞不壞師曰壞曰恁麼則隨他去也師曰隨他去僧不肯後到投子舉前話子遂裝香遙禮曰西川古佛出世謂其僧曰汝速回去懺悔僧回大隨師已歿僧再至投子子亦遷化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肚上不貼榜問僧甚處去曰西山住菴去師曰我向東山頭喚汝汝便來得麼曰不然師曰汝住菴未得問生死到來時如何師曰遇茶喫茶遇飯喫飯曰誰受供養師曰合取鉢盂菴側有一龜僧問一切衆生皮裹骨者個衆生爲甚骨裹皮師拈草履覆龜背上僧無語問如何是諸佛法要師舉拂子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麈尾拂子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是我自己曰爲甚麼却是和尙自己師曰是汝自己問如何是大隨一面事師曰東西南北問佛法徧在一切處教

學人向甚麼處駐足。師曰。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問父子至親。岐路各別時如何。師曰。爲有父子。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高五尺。曰。學人不會。師曰。鶻崙甎。問和尚百年後法付何人。師曰。露柱火爐。曰。還受也無。師曰。火爐露柱。問僧甚處去。曰。禮普賢去。師舉拂子曰。文殊普賢總在者裏。僧作圓相拋向後。乃禮拜。師喚侍者取一貼茶與者僧。衆僧參次。師以口作患風勢曰。還有人醫得吾口麼。衆僧競送藥。以至俗士聞之亦多送藥。師並不受。七日後。師自摑口令正。乃曰。如許多時鼓者兩片皮。至今無人醫得。即端坐而逝。

趙州諗法嗣

益州西睦和尚。上堂有俗士舉手曰。和尚便是一頭驢。師曰。老僧被汝騎。士無語。去後三日再來。白言某甲三日前著賊。師拈杖趂出。師有時驀喚侍者。者應諾。師曰。更深夜靜共伊商量。

龍潭信法嗣

鼎州德山宣鑒禪師。簡州周氏子。廿歲出家。依年受具。精究律藏。於性相諸經貫通旨趣。常講金剛般若。時謂之周金剛。忽謂同學曰。一毛吞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鋒。鋒利不動。學與無學。唯我知焉。後聞南方禪席頗盛。師氣不平。乃曰。出家兒千劫學佛威儀。萬劫學佛細行。不得成佛。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我當摟其窟穴。滅其種類。以報佛恩。遂擔青龍疏鈔出蜀。至澧陽路上。見一婆子賣餅。因息肩買餅點心。婆指擔曰。者個是甚麼文字。師曰。青龍疏鈔。婆曰。講何經。師曰。金剛經。婆曰。我有一問。你若答得。施與點心。若答不得。且別處去。金剛經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個心。師無語。遂往龍潭。至法堂曰。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引身曰。子親到龍潭。師無語。遂棲止焉。一夕侍立次。潭曰。更深何不下去。師珍重便出。却回曰。外面黑。潭點紙燭度與師。師擬接。潭復吹滅。師於此大悟。便禮拜。潭曰。子見個甚麼。師曰。從今向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至來日。龍潭陞座謂衆曰。可中有一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

不回頭他時向孤峰頂上立吾道去在師將疏鈔堆法堂前擧火炬曰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焚之於是韞辭直抵潙山挾複子上法堂從西過東從東過西顧視方丈曰有麼有麼山坐次殊不顧盼師曰無無便出至門首乃曰雖然如此也不得草草遂具威儀再入相見纔跨門提起坐具曰和尙山擬取拂子師便喝拂袖而出潙山至晩問首座今日新到在否座曰當時背却法堂著草鞋出去也山曰此子已後向孤峰頂上盤結草菴呵佛罵祖去在師住澧陽三十年屬唐武宗廢教避難於獨浮山之石室大中初武陵太守薛廷望再崇德山精舍號古德禪院將訪求哲匠住持聆師道行屢請不下山廷望乃設詭計遣吏以茶鹽誣之言犯禁法取師入州瞻禮堅請居之大闡宗風上堂若也於己無事則勿妄求妄求而得亦非得也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空而妙若毛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爲自欺何故毫釐繫念三途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

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終而無益小參示衆曰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曰某甲話也未問和尙因甚麼打某甲師曰汝是甚麼處人曰新羅人師曰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僧參師問維那今日幾人新到曰八人師曰喚來一時生按著龍牙問學人仗鏌鎁劍擬取師頭時如何師引頸近前曰㘞牙曰頭落也師呵呵大笑牙後到洞山擧前話山曰德山道甚麼牙曰德山無語洞曰莫道無語且將德山落底頭呈似老僧看牙方省便懺謝有僧學似師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者漢死來多少時救得有甚麼用處僧問如何是菩提師打曰出去莫向者裏屙問如何是佛師曰佛是西天老比丘雪峰問從上宗乘學人還有分也無師打一棒曰道甚麼曰不會至明日請益師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峰因此有省巖頭聞之曰德山老人一條脊梁骨硬似鐵拗不折然雖如此於唱教門中猶較些子曰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臨濟聞得謂洛浦曰汝去問他道得爲甚麼

也三十棒待伊打汝接住棒送一送看伊作麼生浦如教而問師便打浦接住送一送師便歸方丈浦回舉似臨濟濟曰我從來疑著者漢雖然如是你還識德山麼浦擬議濟便打上堂問即有過不問猶乖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曰某甲始禮拜爲甚麼便打師曰待汝開口堪作甚麼師令侍者喚義存存上來師曰我自喚義存汝又來作甚麼存無對上堂我先祖見處即不然者裏無祖無佛達磨是老臊胡釋迦老子是乾屎橛文殊普賢是擔屎漢等覺妙覺是破執凡夫菩提涅槃是繫驢橛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瘡疣紙四果三賢初心十地是守古塚鬼自救不了有僧相看乃近前作相撲勢師曰與麼無禮合喫山僧手裏棒僧拂袖便行師曰饒汝如是也祇得一半僧轉身便喝師打曰須是我打你始得曰諸方有明眼人在師曰天然有眼僧擘開眼曰猫便出師曰黃河三千年一度清師見僧來乃閉門其僧敲門師曰阿誰曰師子兒師乃開門僧禮拜師騎僧項曰者畜生甚處去來雪峰問南泉斬猫兒意旨如何師乃打趂却喚曰會麼峰曰不會師曰我恁麼老婆心也不會僧問凡聖相去多少師便喝師因疾僧問還有不病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病者師曰阿哪阿哪師復告衆曰捫空追響勞汝心神夢覺覺非竟有何事言訖安坐而化即唐咸通六年十二月三日也謚見性禪師

錦江禪燈卷第一

錦江禪燈卷第二

昭覺丈雪　通醉　輯
紹興幻菴　胡昇猷　訂

大鑒下第五世

藥山儼法嗣

秀州華亭船子德誠禪師節操高邈度量不羣自印心於藥山與道吾雲巖爲同道交洎離藥山乃謂二同志曰公等應各據一方建立藥山宗旨予率性疎野唯好山水樂情自遣無所能也他後知我所止之

處若遇靈利座主指一人來或堪雕琢將授生平所
得以報先師之恩遂分攜至秀州華亭泛一小舟隨
緣度日以接四方往來之者時人莫知其高蹈因號
船子和尚一日泊船岸邊閑坐有官人問如何是和
尚日用事師豎橈子曰會麼官人曰不會師曰櫂撥
淸波金鱗罕遇師有偈曰三十年來坐釣臺鉤頭往
往得黃能金鱗不遇空勞力收取絲綸歸去來千尺
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餌滿
船空載月明歸三十年來海上遊水淸魚現不吞鉤
釣竿斫盡重栽竹不計功程得便休有一魚兮偉莫
裁混融包納信奇哉能變化吐風雷下線何曾釣得
來別人祇看採芙蓉香氣長粘遶指風兩岸映一船
紅何曾解染得虛空問我生涯祇是船子孫各自賭
機緣不由地不由天除却簑衣無可傳道吾後到京
口遇夾山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山曰法身無相曰
如何是法眼山曰法眼無瑕道吾不覺失笑山便下
座請問道吾某甲適來祇對者僧話必有不是致令
上座失笑望上座不吝慈悲吾曰和尚一等是出世

未有師在山曰某甲甚處不是望爲說破吾曰某甲
終不說請和尚却往華亭船子處去山曰此人如何
吾曰此人上無片瓦下無卓錐和尚若去須易服而
往山乃散衆束裝直造華亭船子纔見便問大德住
甚麼寺山曰寺卽不住住卽不似師曰不似似箇甚
麼山曰不是目前法師曰甚處學得來山曰非耳目
之所到師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師又問垂絲
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口師一
橈打落水中山纔上船師又曰道道山擬開口師又
打山豁然大悟乃點頭三下師曰竿頭絲線從君弄
不犯淸波意自殊山遂問抛綸擲釣師意如何師曰
絲懸淥水浮定有無之意山曰語帶玄而無路舌頭
談而不談師曰釣盡江波金鱗始遇山乃掩耳師曰
如是如是遂囑曰汝向去直須藏身處沒蹤迹沒蹤
迹處莫藏身吾三十年在藥山祇明斯事汝今已得
他後莫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裏钁頭邊覓取一箇
半箇接續無令斷絕山乃辭行頻頻回顧師遂喚闍
黎山乃回首師豎起橈子曰汝將謂別有乃覆船入

水而逝

臨濟玄法嗣

金沙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聽曰恁麼則大衆側聆師曰十萬八千

潙山祐法嗣

益州應天和尚僧問人人盡有佛性如何是和尚佛性師曰汝喚甚麼作佛性曰恁麼則和尚無佛性也師乃叫快活快活

大鑒下第六世

夾山會法嗣

嘉州白水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四溟無窟宅一滴潤乾坤問曹溪一路合談何事師曰澗松千載鶴來聚月中香桂鳳凰歸問如何是此經師曰拋梭石女遼空響海底泥牛夜叫頻

香嚴閑法嗣

益州南禪無染禪師僧問無句之句師還答也無師曰從來祇明恁麼事曰畢竟如何師曰且問看

益州長平山和尚僧問視瞬不及處如何師曰我眨眼也沒工夫僧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西天來唐土去

益州崇福演教禪師僧問如何是寬廓之言師曰無口道得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今日明日

投子同法嗣

西川青城香山澄照禪師僧問諸佛有難向火燄裏藏身未審衲僧有難向甚麼處藏身師曰水精甕裏著波斯問如何是初生月師曰太半人不見

興元府中梁山遵古禪師僧問空劫無人能問法即今有問法何安師曰大悲菩薩甕裏坐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道士擔漏卮

洞山价法嗣

益州北院通禪師初參夾山問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豈不是和尚語山曰是師乃掀倒禪牀叉手而立山起來打一拄杖師便下去次參洞山山上堂曰坐斷主人公不落第二見師出衆曰須知有一人不合伴山曰猶是第二見師便掀倒禪牀山曰老兄作麼生師曰待某甲舌頭爛

即向和尚道後辭洞山擬入嶺山曰善爲飛猿嶺峻好看師良久山召道闍黎師應諾山曰何不入嶺去師因有省更不入嶺住後上堂諸上座有甚麼事出來論量取若上上根機不假如斯若是中下之流直須剗削門頭戶底教索索地莫教入泥水第一速須省事直須無心去學得千般萬般祇成知解與衲僧門下有甚麼交涉僧問直須無心學時如何師曰不管繫問如何是佛師曰峭壁本無苔灑墨圖斑駮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得者失曰不得者如何師曰還我珠來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無點汙問轉不得時如何師曰功不到問如何是大富貴底人師曰如輪王寶藏曰如何是赤窮底人師曰如酒店腰帶問水灑不著時如何師曰乾剝剝地問一槌便成時如何師曰不是偶然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壁上畫枯松遊蜂競探蘂滅後諡證眞禪師

大鑒下第七世

雲蓋元法嗣

彭州天台燈禪師僧問古佛向甚麼處去也師曰中央甲第高葳歲出霧苗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不施功曰磨後如何師曰不照燭問如何是佛師曰紅蓮座上不覩天冠

洛浦安法嗣

嘉州洞谿戒定禪師初問洛浦月樹無枝長覆蔭請師直指妙玄微浦曰森羅秀處事不相依滲水千波孤峯自異師於是領旨住後僧問蛇師爲甚麼被蛇呑師曰幾度扣門招不出將身直入裏頭看有官人問既是清淨伽藍爲甚打魚鼓師曰直須打出青霄外免見龍門點額人

曹山寂法嗣

益州布水巖和尚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一回思著一傷心問寶劍未磨時如何師曰用不得曰磨後如何師曰觸不得

蜀川西禪和尚僧問佛是摩耶降生未審和尚是誰家子師曰水上卓紅旗問三十六路阿那一路最妙師曰不出第一手曰忽遇出時如何師曰脊著地也不難

白馬儒法嗣

興元府青剉山如觀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無底籃子拾生菜。問如何是青剉境。師曰。三冬華木秀。九夏雪霜飛。

岩頭豁法嗣

雲頂山玄泉彥禪師。僧問。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日落投孤店。問如何是佛。師曰。張家三箇兒。曰學人不會。師曰。孟仲季也不會。問如何是聲前一句。師曰。吽。曰轉後如何。師曰。是甚麼。

龍牙遁法嗣

西川存禪師。僧問。學人解問諸訛句。請師舉起訝人機。師曰。巢父不牽牛。許由不洗耳。問具足底人來。師還接否。師便打。

雪峰存法嗣

益州普通山普明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性。師曰。汝無佛性。曰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學人為何却無。師曰。為汝向外求。問如何是玄玄之珠。師曰。者箇不是。曰如何是玄玄珠。師曰。失却也。

◎日字疑剩

◎脫疑說

太原孚上座。初在揚州光孝寺講涅槃經。有禪者阻雪因往聽講。主三日因佛性三德法身。廣談法身妙理。禪者失笑。師講罷。請禪者喫茶。白曰。某甲素志狹劣。依文解義。適蒙見笑。且望見教。禪者曰。實笑座主不識法身。師曰。如此解脫何處不是。曰請座主更說一遍。師曰。法身之理。猶若太虛。豎窮三際。橫亘十方。彌綸八極。包括二儀。隨緣赴感。靡不周徧。曰不道座主說不是。祇是說得法身量邊事。實未識法身在。師曰。既然如是。禪德當為我說。曰座主還信否。師曰。焉敢不信。曰若如是。座主輟講旬日。於室內端然靜慮。收心攝念。善惡諸緣一時放却。師一依所教。從初夜至五更。聞鼓角聲。忽然契悟。便去扣門。禪者曰。阿誰。師曰。某甲。禪者咄曰。教汝傳持大教。代佛說法。夜來為甚麼醉酒臥街。師曰。禪德自來講經。將生身父母鼻孔扭捏。從今已去。更不敢如是。禪者曰。且去來日相見。師遂罷講。徧歷諸方。名聞宇內。嘗遊浙中。登徑山法會。一日於大佛殿前。有僧問。上座曾到五臺否。師曰。曾到。曰還見文殊麼。師曰。見。曰甚麼處見。師曰。

徑山佛殿前見其僧後適閩川舉似雪峰峰曰何不教伊入嶺來師聞乃趣裝而邁初至雪峰廨院憩錫因分柑子與僧長慶問甚麼處將來師曰嶺外將來曰遠涉不易擔負得來師曰柑子柑子次日上山雪峰聞乃集衆師到法堂上顧視雪峰便下看知事明日却上禮拜曰某甲昨日觸忤和尚峰曰知是般事便休峰一日見師乃指日示之師搖手而出峰曰汝不肯我那師曰和尚搖頭某甲擺尾甚麼處是不肯峰曰到處也須諱却一日衆僧晚參峰在中庭臥師曰五州管內祇有者老和尚較些子峰便起去峰嘗問師見說臨濟有三句是否師曰是曰作麼生是第一句師舉目視之峰曰此猶是第二句如何是第一句師叉手而退自此雪峰深器之室中印解師資道契更不他遊而掌浴焉一日玄沙上問訊雪峰峰曰此間有箇老鼠子今在浴室裏沙曰待與和尚勘過言訖到浴室遇師打水沙曰相看上座師曰已相見了沙曰甚麼劫中曾相見師曰瞌睡作麼沙却入方丈白雪峰曰已勘破了峰曰作麼生勘伊沙舉前話峰曰汝著賊也鼓山問師父母未生時鼻孔在甚麼處師曰老兄先道山曰如今生也汝道在甚麼處師不肯山却問作麼生師曰將手中扇子來山與扇子再徵前話師搖扇不對山罔測乃毆師一拳鼓山赴大王請雪峰門送回至法堂乃曰一隻聖箭直射九重城裏去也師曰是伊未在峰曰渠是徹底人師曰若不信待某甲去勘過遂趂至中路便問師兄向甚麼處去山曰九重城裏去師曰忽遇三軍圍繞時如何山曰他家自有通霄路師曰恁麼則離宮失殿去也山曰何處不稱尊師拂袖便回峰問如何師曰好隻聖箭中路折却了也遂舉前話峰乃曰奴渠語在師曰者老凍膿猶有鄉情在師在庫前立有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踢狗子作聲走僧無對師曰小狗子不消一踢保福簽瓜次師至福曰道得與汝瓜喫師曰把將來福度與一片師接得便去師不出世諸方目為太原孚上座後歸維揚陳尚書留在宅供養一日謂尚書曰來日講一遍大涅槃經報答尚書書致齋茶畢師遂陞座良久揮尺一下曰如是我聞乃

召尙書書應諸師曰一時拂在便乃脫去

福州鼓山神晏興聖國師大梁李氏子幼惡葷羶樂聞鐘梵年十二造雪嶺朗然符契一日參雪峰峰知其緣熟忽起搊住曰是甚麼師釋然了悟亦忘其了心唯擧手搖曳而已峰曰子作道理邪師曰何道理之有峰審其懸解撫而印之後閩帥常詢法要創鼓山禪苑請擧揚宗旨上堂良久曰南泉在日亦有人擧要且不識南泉卽今莫有識南泉者麼試出來對衆驗看時有僧出禮拜纔起師曰作麼生僧近前曰咨和尙師曰不才請退乃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各有人傳持且佛法是建立教禪道乃止啼之說他諸聖出興蓋爲人心不等巧開方便遂有多門受病不同處方還異在有破有居空叱空二患旣除中道須遣鼓山所以道句不當機言非展事承言者喪滯句者迷不唱言前寧談句後直至釋迦掩室淨名杜口大士梁時童子當日一問二問三問盡有人了也諸仁者合作麼生時有僧出禮拜師曰高聲問曰學人咨和尙師喝曰出去曰已事未明以何爲驗師抗聲曰你未聞那其僧再問師曰一點隨流食咸不重問如何是包盡乾坤底句師曰近前來僧近前師曰鈍置殺人

大鑒下第八世

青峰楚法嗣

西川靈龕禪師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出處非干佛春來艸自靑問碌碌地時如何師曰試進一步看

益州淨衆寺歸信禪師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菡萏滿池流曰出水後如何師曰葉落不知秋問不假浮囊便登巨海時如何師曰紅霄飛超三界外絲毛也解道煎茶問如何是自在底人師曰劍樹霜林去便行曰如何是不自在底人師曰釋迦在闍黎後

玄泉彥法嗣

懷州玄泉二世和尙僧問辭窮理盡時如何師曰不入理豈同盡問妙有玄珠如何取得師曰不似摩尼絕影豔碧眼胡人豈能見曰有口道不得時如何師

曰三寸不能齊鼓韻瘂人解唱木人歌

羅山閑法嗣

西川定慧禪師初參羅山山問甚麼處來師曰遠離西蜀近發開元却近前問即今事作麼生山揖曰喫茶去師擬議山曰秋氣稍熱去師出至法堂歎曰我在西蜀峩眉山脚下拾得一隻蓬蒿箭擬撥亂天下今日打羅山寨弓折箭盡也休休乃下參衆山來日上堂師出問豁開戶牖當軒者誰山便喝師無語山曰毛羽未備且去師因而摳衣久承印記後謁台州勝光光坐次師直入身邊叉手而立光問甚處來師曰猶待答話在便出光拈拂子趁至僧堂前見師乃提起拂子曰闍黎喚者箇作甚麼師曰敢死喘氣光低頭歸方丈

灌州靈巖和尚僧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地傾東南天高西北曰學人不會師曰落照機前異師頌石鞏接三平曰解擘當胷箭因何秖半人爲從途路曉所以不全身

芭蕉清法嗣

彭州承天院辭確禪師僧問學人有一隻箭射即是不射即是師曰作麼生是闍黎箭僧便喝師曰者箇是草箭子曰如何是和尚箭師曰禁忘須屈指禱祈便扣牙問心隨萬境轉阿那箇是轉萬境底心師曰嘉州大像古人攜問衆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時如何師曰亭臺深夜雨樓閣靜時鐘曰爲甚麼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師曰管筆能書片舌解語開堂日示衆正令提綱猶是揑窠造僞佛法秖對特地謾罵上流問著即參差答著即交互大德擬向甚麼處下口然則如是事無一向權柄在手縱奪臨機有疑請問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羣峰穿海去滴水下巖來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道頭會尾舉意知心

興元府牛頭山精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東海浮漚曰如何領會師曰秤錘落井問不居凡聖是甚麼人師曰梁朝傅大士曰此理如何師曰楚國孟嘗君

益州覺城院信禪師僧問如何是出身一路師曰三

門前曰如何領會師曰緊峭草鞋

雲門偃法嗣

益州青城香林院澄遠禪師漢州綿竹人師初時在衆日普請鉏草次有一僧曰看俗家失火師曰那裏火曰不見那師曰不見曰者瞎漢是時一衆皆言遠上座敗闕後明教寬聞舉歎曰須是我遠兄始得住後僧問美味醍醐爲甚麼變成毒藥師曰導江紙貴問見色便見心時如何師曰適來甚麼處去來曰心境俱忘時如何師曰開眼坐睡問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問如何是諸佛心師曰清則始終清曰如何領會師曰莫受人謾好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踏步者誰問如何是和尚妙藥師曰不離衆味曰喫者如何師曰咂啗看問如何是室內一盌燈師曰三人證龜成鼈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臘月火燒山問大衆雲集請師施設師曰三不待兩問如何是學人時中事師曰恰恰問如何是玄師曰今日來明日去曰如何是玄中玄師曰長連牀上問如何是香林一脈泉師曰念無間斷曰飲者如何師曰隨方斗秤問如何是衲僧正眼師曰不分別曰照用事如何師曰行路人失腳問萬機俱泯迹方識本來人時如何師曰清機自顯曰恁麼則不別人師曰方見本來人問魚遊陸地時如何師曰發言必有後救曰却下碧潭時如何師曰頭重尾輕問但有言句盡是賓如何是主師曰長安城裏曰如何領會師曰千家萬戶問如何是西來的意師曰坐久成勞曰便回轉時如何師曰隋落深坑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合掌當胸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露也問教法未來時如何師曰閻羅天子曰來後如何師曰大宋國裏問一子出家九族解脫目連爲甚麼母入地獄師曰確問如何是平常心師曰早朝不審晚後珍重上堂是汝諸人盡是擔鉢囊向外行腳還識得性也未若識得試出來道看若識不得祇是被人熱謾將去且問汝諸人是汝參學日久用心掃地煎茶遊山翫水汝且訂訂喚甚麼作自性諸人且道始終不變不異無高無下無好無醜不生不滅究竟歸於何處諸人還知得下落所在也未若於者裏知得

(隋疑墮下同)

所在是諸佛解脫法門悟道見性始終不疑不慮一任橫行一切人不奈汝何出言吐氣實有來處如人買田須是收得元本契書若不得他元本契書終是不穩遮莫經官判狀亦是不得其奈不收得元本契書終是被人奪却汝等諸人參禪學道亦復如是還有人收得元本契書麼試拈出看汝且喚甚麼作元本契書諸人試道看若是霧利底纔聞與麼說著便知去處若不知去處向外邊學得千般巧妙記持解會口似傾河終不究竟與汝自己天地差殊且去衣鉢下體當尋覓看若有箇見處上來者裏道看老僧與汝證明若覓不得且依行隊去將示寂辭知府宋公瑫曰老僧行脚去通判曰者僧風狂八十歲行脚去那裏宋曰大善知識去住自由師謂衆曰老僧四十年方打成一片言訖而逝塔于本山

饒州薦福承古禪師操行高潔稟性虛明參大光敬玄禪師乃曰祇是箇艸裏漢遂參福嚴雅和尚又曰祇是箇脫灑衲僧由是終日默然深究先德洪規一日覽雲門語忽然發悟自此韜藏不求名聞棲止雲居弘覺禪師塔所四方學者奔湊因稱古塔主也景祐四年范公仲淹出守鄱陽聞師道德請居薦福開闡宗風僧問大善知識將何爲人師曰莫曰恁麼則有問有答去也師曰莫問青青翠竹盡是眞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如何是般若師曰黃泉無老少曰春來草自青師曰聲名不朽曰若然者碧眼胡僧也皺眉師曰退後三步僧曰苦師乃吽吽問臨濟舉拂學人舉拳是同是別師曰訛言亂衆曰恁麼則依令而行也師曰天涯海角問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此意如何師曰乾柴溼茇僧便喝師曰紅燄炎天上堂夫出家者爲無爲法無爲法中無利益無功德近來出家人貪著福慧與道全乖若爲福慧須至明心若要達道無汝用心處所以常勸諸人莫學佛法但自休心利根者畫時解脫鈍根者或三五年遠不過十年若不悟去老僧與你入拔舌地獄參

韶州雙峰竟欽禪師益州人也開堂日雲門和尚躬臨證明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日出方知天下朗無油那點佛前燈問如何是雙峰境師曰夜聽水

流庵後竹畫看雲踞面前山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因風吹火上堂進一步則迷理退一步則失事饒你一向兀然去又同無情僧問如何是不同無情去師曰動轉施爲曰如何得不迷理失事去師曰進一步退一步僧作禮師曰向來有人恁麼會老僧不肯伊曰請師直指師便打出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山河大地問如何是法王劍師曰鉛刀徒逞不若龍泉曰用者如何師曰藏鋒猶不許露刃更何堪問賓頭盧應供四天下還得徧也無師曰如月入水問如何是用而不雜師曰明月臺前垂玉露水晶殿裏瑩眞珠有行者問某甲遇賊來時若殺卽違佛教不殺又違王敕未審師意如何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廣主嘗親問法要錫慧眞廣悟號將示寂告門人曰吾不久去世汝可就山頂預修墳墖洎工畢以聞師曰後日子時行矣及期會雲門爽和尚等七人夜話侍者報三更也師索香焚之合掌而逝

西川青城大面山乘禪師僧問如何是相輪峰師曰直聳煙嵐際曰向上事如何師曰入地三尺五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輿義門前鼕鼕鼓曰學人不會師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錦江禪燈卷第二

錦江禪燈卷第三

昭覺丈雪 通醉 輯
紹興幻菴 胡昇猷 訂

大鑒下第八世

雲門偃法嗣

興元府普通封禪師僧問今日一會何似靈山師曰震動乾坤問如何是普通境師曰庭前有竹三冬秀戶內無燈午夜明

益州鐵幢覺禪師僧問十二時中如何履踐師曰光剃頭淨洗鉢問如何是道師曰踏著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退後三步問諸佛出世當爲何事師曰截耳臥街

眉州福化充禪師僧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山僧者

裏不啻容易對闍黎曰如何得相承去師曰白雲雖有影綠竹且無陰問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和尙作麼生道師曰汝試道看曰比來請益豈無方便師曰將謂是海東船主元來是北地番人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十字路頭華表柱曰學人不會乞師再指師曰君自行東我向西

眉州黃龍贊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尙關棙子師曰少人踏得著曰忽踏得著時如何師曰汝試進前看僧便喝師便打問僧近離甚處曰香林師曰在彼多少時曰六年師曰世尊在雪山六年證無上菩提汝在香林六年成得個甚麼僧無語師曰移廚喫飯漢

鹿門眞法嗣

益州崇眞禪師僧問如何是禪師曰澄潭釣玉兎曰如何是道師曰拍手笑淸風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泥捏三官土地堂

曹山霞法嗣

嘉州東汀和尙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石女紡麻纑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扇車關捩斷問偏界是佛身教某甲甚麼處立師曰孤峯頂上木人叫紅焰輝中石馬嘶

雲居岳法嗣

梓州龍泉和尙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在闍黎分上問學人欲跳萬丈洪崖時如何師曰撲殺

含珠哲法嗣

洋州龍穴山和尙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騎虎唱巴歌問既是善知識爲甚麼却與土地燒錢師曰彼上人者難爲酬對

紫陵一法嗣

興元府大浪和尙僧問既是活河神爲甚麼被水推却師曰隨流始得妙住岸却成迷

大鑒下第九世

黃龍機法嗣

眉州黃龍繼達禪師僧問如何是衲師曰針去線不回曰如何是帔師曰橫鋪四世界豎蓋一乾坤曰道滿到來時如何師曰要羹與羹要飯與飯問黃龍出世金翅鳥滿空飛時如何師曰問汝金翅鳥還得飽

也無

興元府玄都山澄禪師僧問寄得趨方丈家風事若何師曰西風開曉露明月正當天曰如何拯濟師曰金鷄樓上一下鼓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一切不如

嘉州黑水和尚初參黃龍便問雪覆蘆花時如何龍便打師於此有省卽便禮拜

眉州昌福達禪師僧問學人來問師則對不問時師意如何師曰謝師兄指示問本來則不問如何是今日事師曰師兄者問大好曰學人不會時如何師曰謾得卽得問國有寶刀誰人得見師曰師兄遠來不易曰此刀作何形狀師曰要也道不要也道曰請師道師曰難逢難遇問石牛水上臥時如何師曰異中還有異妄計不浮沉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翅天日落把土成金

大龍洪法嗣

興元府普通院從善禪師僧問法輪再轉時如何師曰助上座喜曰合譚何事師曰異人掩耳曰便恁麼領會時如何師曰錯問佩劍叩松關時如何師曰莫亂作曰誰不知有師曰出

護國遠法嗣

懷安軍雲頂德敷禪師初參護國問曰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時如何國曰罷攀雲樹三秋果休弄碧潭孤月輪師乃頓釋所疑住後成都帥請就衙陞座有樂營將出禮拜起回顧下馬臺曰一口吸盡西江水卽不問請師呑却堦前下馬臺師展兩手唱曰細抹將來營將猛省

石門徹法嗣

嘉州承天義懃禪師僧問如何是承天境師曰兩江夾却青盲漢一帶山藏赤脚蠻問如何是諦實之言師曰措大巾子黑

德山密法嗣

興元府中梁山崇禪師僧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時如何師曰紅鱗掌上躍

益州東禪秀禪師僧問旣是善神爲甚麼却被雷打師曰世亂奴欺主年衰鬼弄人問如何是一代時教師曰多年故紙

乾明居信法嗣

郫縣西禪垂白禪師僧問香煙纔起大衆雲臻祖意西來請師垂示師云心光自照僧云恁麽則一句於師親領得永鎭郫城萬古傳師云是人有分

雙泉寬法嗣

襄州延慶宗本禪師僧問魚未跳龍門時如何師曰擺手入長安曰跳過後如何師曰長安雖樂不可久留

香林遠法嗣

灌州羅漢和尙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牛頭阿旁曰如何是法師曰劍樹刀山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井中紅焰日裏浮漚曰如何領會師曰遙指扶桑日那邊問如何是本來心師曰蹉過了也

灌州青城香林信禪師僧問覿面相呈時如何師曰築著鼻孔

妙勝臻法嗣

西川雪峯欽山主上堂昨日一今日二不用思量快須瞥地不瞥地蹉過平生沒巴鼻咄

大鑒下第十世

黃龍達法嗣

眉州黃龍禪師僧問如何是密室師曰斫不開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非男女相問國內按劍者是誰師曰昌福曰忽遇尊貴時如何師曰不遺

淸涼益法嗣

大梅慧明禪師參法眼得心印初菴於大梅有禪者來參師問近離甚處曰成都曰上座離成都到此山則成都少上座此間剩上座剩則心外有法少則心法不周說得道理卽住不會卽去僧無對

梁山緣觀法嗣

鼎州梁山巖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新羅附子蜀地當歸

石門遠法嗣

懷安軍雲頂上鑒禪師僧問雪點紅爐請師驗的師曰王婆羹餽曰爭奈卽今何師曰猶嫌少在

果州淸居山昇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金雞啼石戶得意逐波淸曰未審是誰之子師

曰謝汝就門罵詈

黑水璟法嗣

峩眉黑水義欽禪師上堂僧出禮拜師曰大地百雜碎便下座

智門祚法嗣

明州雪竇重顯禪師遂寧府李氏子依普安院仁銑上人出家受具之後橫經講席究理窮玄詰問鋒馳機辯無敵咸知法器僉指南遊首造智門即伸問曰不起一念云何有過門召師近前師纔近前門以拂子驀口打師擬開口門又打師豁然開悟出住翠峰後遷雪竇開堂日於法座前顧視大衆曰若論本分相見不必高陞法座遂以手畫一畫曰諸人隨山僧手看無量諸佛國土一時現前各各子細觀瞻其或涯際未知不免拖泥帶水便陞座上首白椎罷有僧方出師約住曰如來正法眼藏委在今日放行則瓦礫生光把住則眞金失色權柄在手殺活臨時其有作者共相證據僧出問遠離翠峰祖席已臨雪竇道場未審是一是二師曰馬無千里謾追風曰恁麼則雲散家家月師曰龍頭蛇尾漢問德山臨濟棒喝已彰和尚如何爲人師曰放過一著僧擬議師便喝僧曰未審祇恁麼別有在師曰射虎不眞徒勞沒羽問吹大法螺擊大法鼓朝宰臨筵如何即是師曰清風來未休曰恁麼則得遇於師也師曰一言已出駟馬難追僧禮拜師曰放過一著乃普觀大衆曰人天普集合發明個甚麼事焉可互分賓主馳騁問答便當宗乘去廣大門風威德自在輝騰今古把定乾坤千聖祇言自知五乘莫能建立所以聲前悟旨猶迷顧鑒之端言下知宗尚昧識情之表諸人要知眞實相爲麼但以上無攀仰下絕己躬自然常光現前個個壁立千仞還辯明得也無未辯辯取未明明取既辯明得能截生死流同據佛祖位妙圓超悟正在此時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爲之化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祥雲五色曰學人不會師曰頭上漫漫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猿啼古木曰來後如何師曰鶴唳青霄曰即今事作麼生師曰一不成二不是問和尚未見智門時如何師曰爾鼻孔在我手裏曰見後如

何師曰穿過髑髏有僧出禮拜起曰請師答話師便棒僧曰豈無方便師曰罪不重科復有一僧出禮拜起曰請師答話師曰兩重公案曰請師不答話師亦棒問古人道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千聞不如一見曰此話大行師曰老鼠銜銕問古人道皎皎地絕一絲頭祇如山河大地又且如何師曰面赤不如語直曰學人未曉師曰偏問諸方問如何是學人自已師曰乘槎斫額曰莫祇者便是師曰浪死虛生問如何是緣生義師曰金剛鑄銕券曰學人不會師曰閙市裏牌曰恁麼則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師曰列下問四十九年說不盡底請師說師曰爭之不足曰謝師答話師曰銕棒自看問如何是把定乾坤眼師曰拈却鼻孔曰學人不會師曰一喜一悲僧擬議師曰苦問如何是脫珍御服著弊垢衣師曰垂手不垂手曰乞師方便師曰左眼挑筋右眼抉肉問龍門爭進學那個登科師曰重遭點額曰學人不會師曰退水藏鱗問寂寂忘言誰是得者師曰卸帽穿雲去曰如何領會師曰披簑帶雨歸曰三十年後此話大

行師曰一場酸澀問坐斷毗盧底人師還接否師曰般勤送別瀟湘岸曰恁麼則學人罪過師曰天寬地窄太愁人僧禮拜師曰苦屈之詞不妨難吐問生死到來如何迴避師曰定花板上曰莫便是他安身立命處也無師曰符到奉行上堂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苦曰還許學人用也無師噓一噓乃曰大衆前共相酬唱也須是個漢始得若也未有奔流度刃底眼不勞拈出所以道如大火聚近著卽燎却面門亦如按太阿寶劍衝前卽喪身失命乃曰太阿橫按祖堂寒千里應須息萬端莫待冷光輕閃爍復云看看便下座上堂僧問如何是維摩一默師曰寒山訪拾得曰恁麼則入不二之門師噓一噓復曰維摩大士去何從千古令人望莫窮不二法門休更問夜來明月上孤峯乃曰七月七日復相見耳至期盥沐攝衣北首而逝塔全身於寺之西塢賜明覺大師

德山遠法嗣

興元府大中仁辯禪師僧問如何是焦崖境師云庭前寒柏老祖意示西來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胡

僧深碧眼跳足蹋階行

益州菩提桂芳禪師僧問諸佛出世梵王前引帝釋後隨和尙出世有何祥瑞師曰三春萬象妍僧云學人未曉師曰溪花紅似錦岸柳綠如藍僧云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未曾騎竹馬切忌跨金龍

大鑒下第十一世

谷隱聰法嗣

彭州永福院延照禪師僧問如何是彭州境師曰人馬合雜僧以手作挽弓勢師拈棒僧擬議師便打

果州永慶光普禪師初問谷隱古人道來日大悲院裏有齋意旨如何曰日出隈陽坐天寒不擧頭師入室次隱曰適來因緣汝作麼生會師曰會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曰未在更道師拂袖便出住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蜀地用鑌鐵

葉縣省法嗣

附郟方水禪師示衆云方水潭中鼈鼻蛇擬心相向便揜擲何人拔得蛇頭出請續後句二百年後大隋元靖長老著語云方水潭中鼈鼻蛇則悟勤著語云雲門餬餅趙州茶瞎堂遠云摩呢嚧哩吽𠼝吒丈雪醉著語云唉指庭前一樹花

大陽玄法嗣

惠州羅浮山顯如禪師初到大陽陽問汝是甚處人曰益州陽曰此去幾里曰五千里陽曰你與麼來還曾踏著麼曰不曾踏著陽曰汝解騰空那曰不解騰空陽曰爭得到者裏曰步步不迷方通身無辨處陽曰汝得超方三昧邪曰聖心不可得三昧豈彰名陽曰如是如是汝應信此即本體全彰理事不二善自護持住後僧問如何是羅浮境師曰突兀侵天際巍峩鎭海涯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頂上白雲散足下黑煙生

懷安軍雲頂海鵬禪師僧問如何是大疑底人師曰畢鉢巖中面面相覷曰如何是不疑底人師曰如是我聞須彌粉碎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達磨逢梁武摩騰遇漢明

北塔廣法嗣

荊門軍玉泉承皓禪師眉州丹稜王氏子依大力院

出家登具後遊方參北塔發明心要得自在三昧製犢鼻褌書歷代祖師名字乃曰唯有文殊普賢較些子且書於帶上故叢林目爲皓布褌元豐間首衆於襄陽谷隱有鄉僧亦効之師見而詬曰汝具何道理敢以爲戲事耶嘔血無及耳尋於鹿門如所言而逝張無盡奉使京西南路就謁之致開法於郢州大陽時谷隱主者私爲之喜師受請陞座曰某在谷隱十年不曾飲谷隱一滴水嚼谷隱一粒米汝若不會來大陽爲汝說破携拄杖下座傲然而去尋遷玉泉有示衆曰一夜雨霶烹打倒葡萄棚知事頭首行者人力拄底拄撐底撐撐撐拄拄到天明依舊可憐生自贊粥稀後坐牀窄先臥耳聵愛高聲眼昏宜字大冬至示衆曰晷運推移布褌赫赤莫怪不洗無來換替僧入室次狗子在室中師叱一聲狗便出去師曰狗却會你却不會師示寂門人圍繞師笑曰吾年八十一老死屍出兒郎齊著力一年三百六十日言畢而逝

雪竇顯法嗣

修撰曾會居士幼與明覺同舍及冠異途天禧間公守池州一日會于景德寺公遂引中庸大學參以楞嚴符宗門語句質明覺覺曰者個尚不與教乘合況中庸大學邪學士要徑捷理會此事乃彈指一下曰但恁麼薦取公于言下領旨天聖初公守四明以書幣迎師補雪竇既至公曰某近與淸長老商量趙州勘婆子話未審端的有勘破處也無覺曰淸長老道個甚麼公曰又與麼去也覺曰淸長老且放過一著學士還知天下衲僧出者婆子圈䙡不得麼公曰者裏別有個道理趙州若不勘破婆子一生受屈覺曰勘破了也公大笑

延慶榮法嗣

廬山圓通居訥祖印禪師梓州蹇氏子生而英特讀書過目成誦十一出家十七試法華得度受具後肄業講肄者年多下之會禪者南遊回力勉其行于是徧參荊楚間迄無所得至襄州洞山留止十年因讀華嚴論有省後遊廬山道價日起出歸宗而遷圓通仁廟聞其名皇祐初詔住十方淨因禪院師稱目疾

不能奉詔有旨令舉自代遂舉大覺璉應詔及引對問佛法大意稱旨天下賢師知人也僧問祖剎重興時如何師曰人在破頭山曰一朝權在手師便打

梁山岩法嗣

鼎州梁山善冀禪師僧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莫眼華問和尚幾時成佛師曰且莫壓良爲賤曰爲甚麼不肯承當師曰好事不如無師頌魯祖面壁曰魯祖三昧最省力纔見僧來便面壁若是知心達道人不在揚眉便相悉

大鑑下第十二世

琅琊覺法嗣

江州歸宗可宣禪師漢州人壯爲僧卽出峽依琅琊一語忽投羣疑頓息琅琊可之未幾令分座淨空居士郭功甫過門問道與厚及師領歸宗時功甫任南昌尉俄郡守恚師不爲禮窘甚遂作書寄功甫曰某世緣尚有六年奈州主抑逼當棄餘喘託生公家願無見阻功甫閱書驚喜且頷之中夜其妻夢間見師入其寢失聲曰此不是和尚來處功甫撼而問之妻詳以告呼燈取書示之相笑不已遂孕及生乃名宣老期年記問如昔至三歲白雲端禪師抵其家始見之曰吾姪來也雲曰與和尚相別幾年宣倒指曰四年矣雲曰甚處相別曰白蓮莊上雲曰以何爲驗曰爹爹媽媽明日請和尚齋忽聞推車聲雲問門外是甚麼聲宣以手作推車勢雲曰過後如何曰平地兩條渠果六周無疾而逝

浮山遠法嗣

荊門軍玉泉謂芳禪師僧問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師拈起拄杖僧曰學人不會師曰兩手分付僧擬議師便打

稱心倧法嗣

彭州慧日堯禪師僧問古者道我有一句待無舌人解語却向汝道未審意旨如何師曰無影樹下好商量僧禮拜師曰瓦解冰消

大鑑下第十三世

雙峰回法嗣

閬州光國文賛禪師僧問不二之法請師速道師曰

頌曰恁麼則人人有分也師曰了曰錦屛天下少光國世間稀師曰退

玉泉謂芳法嗣

安州延福智興禪師西川人出家受具後卽造玉泉芳禪師法席發明心地初住漸源次遷黃梅龍華兜住延福師語不談玄行不修潔身不禀儀衆不喜見逝後靈異不測報應如響緇素追仰遺體壞餙祈禱尤盛

芙蓉楷法嗣

鄧州丹霞子淳禪師劍州賈氏子弱冠爲僧徹證於芙蓉之室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肇法師恁麼道祇解指蹤話跡且不能拈示於人丹霞今日擘開宇宙打破形山爲諸人拈出具眼者辨取以拄杖卓一下曰還見麼鷺鷥立雪非同色明月蘆花不似他上堂擧德山示衆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德山恁麼說話可謂是祇知入艸求人不覺通身泥水子細觀來祇具一隻眼若是丹霞則不然我宗有語句金刀剪不開深深玄妙旨玉女夜懷胎上堂亭亭日午猶虧半寂寂三更尙未圓六戶不曾知暖意往來常在月明前上堂寶月流輝澄潭布影水無蘸月之意月無分照之心水月兩忘方可稱斷所以道昇天底事直須颺却十成底事直須去却擲地金聲不須回顧若能如是始解向異類中行諸人到者裏還相委悉麼良久曰常行不擧人間步披毛戴角混塵泥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金菊乍開蜂競採曰見後如何師曰苗枯花謝了無依宣和己亥春示寂塔全身於洪山之南

洪州寶峰闡提惟照禪師簡州李氏子幼超邁而悲俗一日授書至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遽曰凡聖本一體以習故差別我知之矣卽趨成都師鹿苑淸泰處年十九剃染登具泰令聽起信於大慈師輒歸臥泰詰之師曰旣稱正信大乘豈言說所能了乃虛心游方謁芙蓉於大洪嘗夜坐閣道適風雪震薄聞警盜者傳呼過之隨有所得辭去大觀中芙蓉嬰難師自三吳欲趨沂水僕夫迷道師擧杖擊之忽大悟嘆曰是地非鰲山也邪比至沂芙蓉望而喜曰紹隆吾宗

必子數輩矣因留躬耕湖上累年智證成就出領招
提遷甘露三祖宣知壬寅詔補圓通棄去復居溈潭
上堂古佛道我初成正覺親見大地衆生悉皆成正
覺又道深固幽遠無人能到因沒見識漢好龍頭蛇
尾便下座上堂過去諸佛已入涅槃了也汝等諸人
不應追念未來諸佛未出於世汝等諸人不要妄想
正當今日你是何人參上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君
子不由也二邊不立中道不安時作麼生拈拄杖曰
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上堂大陽門下
妙唱彌高明月堂前知音蓋寡不免舟橫江渚櫂舉
清波唱慶堯年和清平樂如斯告報普請承當擬議
之間白雲萬里上堂本自不生今亦無滅是死不得
底樣子當處出生隨處滅盡是活生受底規模大丈
夫漢直須處生死流臥荊棘林俯仰屈伸隨機施設
能如是也無量方便莊嚴三昧大解脫門蕩然頓開
其或未然無量煩惱一切塵勞嶽立面前塞却古路
上堂古人道惰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于大通正
當恁麼時且道是甚麼人刪詩書定禮樂還委悉麼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問承
師有言雲黯黯處獨秀峰挺出月朦朧裏溈潭水光
生豈不是寶峰境師曰若是寶峰境憑君子細看曰
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看取令行時曰祇如承言須會
宗勿自立規矩如何是和尚宗師曰須知雲外千峰
上別有靈松帶露寒值雪僧問祖師西來即不問時
節因緣事若何師曰一片兩片三四片落在眼中猶
不薦建炎二年正月七日示寂闍維得設利如珠琲
舌齒不壞塔于寺之西峯

錦江禪燈卷第三

錦江禪燈卷第四

昭覺丈雪　通醉　輯
紹興幻菴　胡昇猷　訂

大鑒下第十三世

芙蓉楷法嗣

襄州石門元易禪師潼川稅氏子上堂十方同聚會

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大衆祇如聞見覺知未嘗有間作麽生說箇心空底道理莫是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爲之心空邪錯莫是忘機息慮萬法俱捐銷能所以入玄宗泯性相而歸法界爲之心空邪錯恁麽也不得不恁麽也不得恁麽不恁麽總不得未審畢竟作麽生還會麽良久曰若實無爲無不爲天堂地獄長相隨三尺杖子攪黃河八臂那吒冷眼窺無限魚龍盡奔走捉得循河三脚龜脫取殼鍈錐錐吉凶之兆便分輝借問東村白頭老吉凶未兆若何爲休休休古往今來春復秋白日騰騰隨分過更嫌何處不風流咄上堂皓月當空澄潭無影紫微轉處夕陽輝彩鳳歸時天欲曉碧霄雲外石筝橫空綠水波中泥牛駕浪懷胎玉兎曉過西岑抱子金雞夜棲東嶺於斯明得始知夜明簾外別是家風空王殿中聖凡絕跡且道作麽生是夜明簾外事還委悉麽正値秋風來入戸一聲砧杵落誰家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精靈皺眉曰磨後如何師曰波斯彈指曰爲甚麽如此師曰好事不出門紹興丁丑七月二十五日坐寂火後收設利塔于學射山

潼川梅山已禪師僧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師曰枯木糝花不犯春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石女不粧眉

長安天寧大用齊璉禪師潼川牟氏子上堂淸虛之理佛祖同歸畢竟無身聖凡一體理則如是滿目森羅事作麽生纖塵絕際渠儂有眼豈有旁窺官不容針私通車馬若到恁麽田地始可隨機受用信手拈來妙應無方當風玄路直得金針線縫縫脚不彰玉殿寶階珠簾未卷正當此時且道是甚麽人境界古渡秋風寒颯颯蘆花紅蓼滿江灣

襄州鹿門法燈禪師成都劉氏子依大慈寶範爲僧俾聽華嚴得其要棄謁芙蓉蓉問曰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已師於言下心跡泯然從容進曰靈然一句超羣象逈出三乘不假修蓉撫而印之開法鹿門僧問虛玄不犯寶鑑光寒時如何師曰掘地深埋問如何是逍遙物外底人師曰偏身紅爛不可扶持

大洪恩法嗣

隨州大洪守遂禪師遂寧章氏子上堂召大衆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踏踏翻鸚鵡洲慣向高樓騕玉馬曾於急水打金毬然雖恁麼爭奈有五色絲條繫手脚三鑄金鎖鎖咽喉直饒鎚碎金鎖割斷絲條須知更有一重礙汝在且道如何是那一重還會麼善吉維摩談不到目連鶖子看如盲上堂舉李刺史問藥山何姓山曰正是時李罔測乃問院主某甲適來問長老何姓答道正是時的當眞姓甚麼主曰祇是姓韓山聞曰若六月對他便道姓熱也又巖頭問講僧見說大德會教是否曰不敢巖頭舉拳曰是甚麼教曰是權教頭曰苦哉我若展脚問你不可道是脚教也師曰奇怪二老宿有殺人刀有活人劍一轉語似石上栽花一轉語似空中挂劍當時若無後語達磨一宗掃土而盡諸人要見二老宿麼寧可截舌不犯國諱

蔣山泉法嗣

清獻公趙抃居士字悅道年四十餘擯去聲色係心宗教會佛慧來居衢之南禪公日親之慧未嘗容措一詞後典青州政事之餘多宴坐忽大雷震驚卽契悟作偈曰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慧聞笑曰趙悅道撞彩耳富鄭公初於宗門未有所趣公勉之書曰伏惟執事富貴如是之極道德如是之盛福壽康寧如是之備退休閑逸如是之高其所未甚留意者如來一大事因緣而已能專誠求所證悟則他日爲門下賀也公年七十有二以太子少保致仕而歸親舊里民遇之如故作高齋以自適題偈見意曰腰佩黃金已退藏箇中消息也尋常世人欲識高齋老祇是柯村趙四郞復曰切忌錯認臨薨遺佛慧書曰非師平日警誨至此必不得力矣慧悼以偈曰仕也邦爲瑞歸歟世作程人間金粟去天上玉樓成慧劍無纖缺冰壺徹底淸春風瀫水路孤月炤雲明

法雲秀法嗣

興元府慈濟聰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此去長安三十程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撞頭磕額問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未審是甚麼動師曰低聲低聲問如何

是隨色摩尼珠師曰青青翠竹鬱鬱黃花曰如何是正色師曰退後退後問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未審誰爲導首師曰鍈牛也須汗出曰莫便是爲人處也無師曰細看前話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陜府鍈牛上堂三乘教典不是眞詮直指本心未爲極則若是通方上士脫灑高流出來相見乃顧視大衆曰休上堂終日孜孜相爲恰似牽牛上壁大衆何故如此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奈何上堂一即一二即二把定要津何處出氣拈拄杖曰彼自無瘡勿傷之也卓一下下座

黃龍南法嗣

江州東林興龍寺常總照覺禪師劍州施氏子久依黃龍密授大法厥旨出住泐潭次遷東林皆符識記僧問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如何是寶師曰白月現黑月隱曰非但聞名今日親見師曰且道寶在甚麼處曰古殿戶開光燦爛白蓮池畔社中人師曰別寶還他碧眼胡又僧出衆提起坐具曰請師答話師曰放下著僧又作展勢師曰收曰昔年尋劍客今朝遇作家師曰者裏是甚麼所在僧便喝師曰喝老僧那僧又喝師曰放過又爭得便打上堂乾坤大地常演圓音日月星辰每談實相翻憶先黃龍道秋雨淋漓連宵徹曙點點無私不落別處復云滴穿汝眼睛浸爛汝鼻孔東林則不然終歸大海作波濤擊禪牀下座上堂老盧不識字頓明佛意佛意離文墨故白兆不識書圓悟宗乘宗乘非言詮故如此老婆心分明入泥水今時人猶尙抱橋柱澡洗把纜放船良久曰爭怪得老僧

瑞州黃檗惟勝眞覺禪師潼川羅氏子居講聚時偶以扇勒窻櫺有聲忽憶教中道十方共擊鼓十處一時聞因大悟白本講講令參問師徑往黃龍後因瑞州太守委龍遴選黃檗主人龍集衆垂語曰鐘樓上念贊牀脚下種菜若人道得乃往住持師出答曰猛虎當路坐龍大悅遂令師往由是諸方宗仰之上堂臨濟喝德山棒留與禪人作榜樣歸宗磨雪峰毬此箇門庭接上流若是黃檗即不然也無喝也無棒亦不推磨亦不輥毬劈面是案山背後是主山塞却你

眼睛撈破你面門于此見得得不退轉地盡未來際不向他求若見不得醍醐上味翻成毒藥上堂寂兮寥兮蟾蜍皎皎下空谷寬兮廓兮曦光赫赫流四海曹溪路上勦絕人行多子塔前駢闐如市直饒者裏薦得倜儻分明未是衲僧活計大丈夫漢須是向黑暗獄中敲枷打鎖餓鬼隊裏放火奪漿推倒慈氏樓拆却空王殿霧苗瑞艸和根拔滿地從教荊棘生

南嶽福嚴慈感禪師潼川杜氏子上堂古佛心祇如今若不會苦沈吟秋雨微微秋風颯颯乍此乍彼若爲酧答沙岸蘆花靑黃交雜禪者何依良久曰剳

潭州雲蓋守智禪師劍州陳氏子遊方至豫章大寧時法昌遇禪師韜藏西山師聞其飽參卽之昌問曰汝何所來師曰大寧又問三門夜來倒汝知麼師愕然曰不知昌曰吳中石佛大有人不曾得見師惘然卽展拜昌使謁翠巖眞禪師雖久無省且不舍寸陰及謁黃龍于積翠始盡所疑後首衆石霜遂開法道吾徙雲蓋僧問有一無絃琴不是世間木今朝負上來請師彈一曲師搊膝一下僧曰金風颯颯和淸韻請師方便再垂音師曰陝府出鐵牛上堂緊峭離水靴踏破湖湘月手把鐵蒺藜打破龍虎穴翻身倒上樹始見無生滅却笑老瞿曇彈指超彌勒上堂昨日高山看釣魚步行騎馬失却驢有人拾得駱駝去重賞千金一也無若向者裏薦得不著還艸鞋錢上堂舉趙州問僧向甚麼處去曰摘茶去州曰閑師曰道著不著何處摸索背後龍鱗面前驢脚翻身筋斗孤雲野鶴阿呵呵示衆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卽知君不可見雖然先聖恁麼道且作箇模子搭却若也出不得祇拖得古人底若也出得方有少分相應雲蓋則不然騎駿馬繞須彌過山尋蟻跡能有幾人知師居院之東堂

舒州宿松縣霧隱德滋山主蜀人住院二十年每日獨自上堂朝朝相似日日一般只者便是更莫外求元豐六年十月四日陞堂集衆良久云會麼衆無語儼然而逝

景福順西蜀人得法慧南然緣薄所居皆遠方小刹學者過其門莫能容順亦超然自樂視世境如飛埃

過目壽八十餘坐脫于香城山

羅漢祖印林法嗣

緜州富樂智靜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六耳不同謀僧云意旨如何師曰逢人但恁麼舉

大鑑下第十四世

白雲端法嗣

蘄州五祖法演禪師緜州鄧氏子三十五始棄家祝髮受具往成都習唯識百法論因聞菩薩入見道時智與理冥境與神會不分能證所證西天外道嘗難比丘曰既不分能證所證却以何爲證無能對者外道貶之令不鳴鐘鼓反披袈裟三藏奘法師至彼救此義曰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乃通其難師曰冷暖則可知矣作麼生是自知底事遂質本講曰不知自知之理如何講莫疏其問但誘曰汝欲明此當往南方扣傳佛心宗者師卽負笈出關所見尊宿無不以此咨決所疑終不破洎謁圓照本禪師古今因緣會盡唯不會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云打中間底僧作禮化云我昨日赴箇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避得過請益本本云此是臨濟下因緣須是問他家兒孫始得師遂謁浮山遠禪師請益前話遠云我有個譬喻說似你你一似個三家村裏賣柴漢子把個匾擔向十字街頭立地問人中書堂今日商量甚麼事師默計云若如此大故未在遠一日語師曰吾老矣恐虗度子光陰可往依白雲此老雖後生吾未識面但見其頌臨濟三頓棒話有過人處必能了子大事師潸然禮辭至白雲遂舉僧問南泉摩尼珠話請問雲叱之師領悟獻投機偈曰山前一片閑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爲憐松竹引清風雲特印可令掌磨事未幾雲至語師曰有數禪客自廬山來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得有來由舉因緣問伊亦明得教伊下語亦下得祇是未在師于是大疑私自計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却未在遂參究累日忽然省悟從前寶惜一時放下走見白雲雲爲手舞足蹈師亦一笑而已師後曰吾因茲出一身白汗便明得下載清風雲一日示衆曰古人道如鏡鑄像像成後鏡在甚麼處

衆下語不契擧以問師。師近前問訊。曰也不較多。雲笑曰。須是道者始得。乃命分座開示方來。初住四面。遷白雲。兜居東山。僧問攜笻領衆。祖令當行。坐斷要津。師意如何。師曰。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曰。四面無門。山嶽秀。今朝且得主人歸。師曰。你道路頭在甚麼處。曰。爲甚麼對面不相識。師曰。且喜到來。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人貧智短。馬瘦毛長。問如何是白雲爲人親切處。師曰。掀轉鼻孔。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不知痛癢漢。問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師曰。計較未成。曰二祖立雪時如何。師曰。將錯就錯。曰祇如斷臂安心。又作麼生。師曰。煬帝開汴河。問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快走始得。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曰。五逆聞雷。曰如何是雲門下事。師曰。紅旗閃爍。曰如何是曹洞下事。師曰。馳書不到家。曰如何是潙仰下事。師曰。斷碑橫古路。僧禮拜。師曰。何不問法眼下事。曰。留與和尙。師曰。巡人犯夜。問如何是白雲一滴水。師曰。打碓打磨。曰飲者如何。師曰。教你無著面處。問天下人舌頭。盡被白雲坐斷。白雲舌頭。甚麼人坐斷。師曰。東村王大翁。師乃曰。適來思量得一則因緣。而今早忘了。也却是拄杖子記得。乃拈拄杖曰。拄杖子也忘了。遂卓一下曰。同坑無異土。咄。上堂。幸然無一事。行脚要參禪。却被禪相惱。不透祖師關。如何是祖師關。把火入牛欄。上堂。恁麼恁麼。鰕跳不出斗。不恁麼不恁麼。弄巧成拙。軟似鐵。硬如泥。金剛眼睛十二兩。衲僧手裏秤頭低。有價數。沒商量。無鼻孔底將甚麼聞香。上堂。難難。幾何般。易易。沒巴鼻。好好。催人老。默默從此得。過者四重關了。泗州人見大聖。參

丹霞淳法嗣

眞州長蘆眞歇淸了禪師。左緜雍氏子。襁褓入寺見佛喜動眉睫。咸異之。年十八試法華得度。往成都大慈習經論。領大意。出蜀至沔漢。扣丹霞之室。霞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擬對。霞曰。你閙在。且去。一日登鉢盂峯。豁然契悟。徑歸侍立。霞掌曰。將謂你知有。師欣然拜之。翌日霞上堂曰。日照孤峯翠。月臨溪水寒。祖師玄妙訣。莫向寸心安。便下座。師直前曰。今日陞座。更瞞某不得也。霞曰。你試擧我今日陞座看。師

㫋久霞曰將謂你曾地師便出後游五臺之京師浮汴直抵長蘆謁祖照一語契投命爲侍者踰年分座未幾照稱疾退閒命師繼席學者如歸建炎末游四明主補陀台之天封閩之雪峰詔住育王徙溫州龍翔杭之徑山慈寧皇太后命開山皐亭崇先上堂我于先師一掌下伎倆俱盡覓個開口處不可得如今還有恁麼快活不徹底漢麼若無銜鐵負鞍各自著便上堂久默斯要不務速說釋迦老子待要欵曲賣弄爭奈未出母胎巳被人覷破且道覷破個甚麼瞞雪峰不得上堂上孤峰頂過獨木橋驀直恁麼行猶是時人脚高脚低處若見得徹不出戶身徧十方未入門常在屋裏其或未然趂凉搬取一轉柴上堂道得第一句不被拄杖子瞞識得拄杖子猶是途路中事作麼生是到地頭一句上堂處處覓不得祇有一處不覓自得且道是那一處㫋久曰賊身巳露上堂口邊白醭去始得入門通身紅爛去方知有門裏事更須知有不出門底乃曰喚甚麼作門僧問三世諸佛向火焰裏轉大法輪還端的也無師大笑曰我却疑著曰和尚爲甚麼却疑著師曰野花香滿路幽鳥不知春問不落風彩還許轉身也無師曰石人行處不同功曰向上事作麼生師曰妙在一漚前豈容千聖眼僧禮拜師曰祇恐不恁麼師一日入廚看羮麪次忽桶底脫衆皆失聲曰可惜許師曰桶底脫自合歡喜因甚麼却煩惱僧曰和尚即得師曰灼然可惜許一桶麪問僧你死後燒作灰撒却了向甚麼處去僧便喝師曰好一喝祇是不得翻欵僧又喝師曰公案未圓更喝始得僧無語師打曰者死漢上堂苔封古徑不墮虗凝霧鎖寒林肯彰風要鈎針穩密孰云漁父棲巢祇麼承當自是平常快活還有具透關眼底麼㫋久曰直饒聞早便歸去爭似從來不出門上堂乍雨乍晴乍寒乍熱山僧底個山僧自知諸人底個諸人自說且道雪峰口除喫飯外要作甚麼問僧琉璃殿上玉女擲梭明甚麼邊事曰回互不當機師曰還有斷續也無曰古今不曾間師曰正當不曾間時如何僧珍重便出上堂撼拄杖曰看看三千大千世界一時搖動雲門大師即得雪峰則不然卓拄杖

曰三千大千世界向甚麼處去還會麼不得重梅雨秧苗爭見青上堂幻化空身卽法身遂作舞云見麼見麼恁麼見得過橋村酒美又作舞云見麼見麼恁麼不見隔岸野花香上堂還有不被玄妙汙染底麼良久曰者一點傾四海水已是洗脫不下僧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已師曰白馬入蘆花上堂窮微喪本體妙失宗一句截流淵玄及盡是以金針密處不露光鋩玉線通時潛舒異彩雖然如是猶是交互雙明且道巧拙不到作麼生相委良久曰雲蘿秀處青陰合巖樹高低翠鎖深上堂轉功就位是向去底人玉韞荊山貴轉位就功是卻來底人紅爐片雪春功位俱轉通身不滯撒手亡依石女夜登機密室無人掃正恁麼時絕氣息一句作麼生相委良久曰歸根風墮葉照盡月潭空師終于阜亭崇先塔于寺西華桐塢謚悟空禪師

石門易法嗣

遂寧府香山尼佛通禪師因誦蓮經有省往見石門乃曰成都喫不得也遂寧喫不得也門拈拄杖打出通忽悟曰榮者自榮謝者自謝秋露春風好不著便門拂袖歸方丈師亦不顧而出由此道俗景從得法者衆

大洪遂法嗣

隨州大洪顯慶禪師廣安楊氏子僧問須菩提岩中晏坐帝釋雨花和尚新處洪峰有何祥瑞師曰鐵牛耕破扶桑國迸出金烏照海門曰未審是何宗旨師曰熨斗煎茶銚不同

黃龍心法嗣

漢州三聖繼昌禪師彭州黎氏子上堂木佛不度火甘露臺前逢達磨惆悵洛陽人未來面壁九年空冷坐金佛不度爐坐歎勞生走道途不向華山圖上看豈知潘閬倒騎驢泥佛不度水一道霧光照天地堪羡玄沙老古錐不要南山鼈鼻上堂舉趙州訪二菴主師曰五陵公子爭誇富百衲高僧不厭貧近來世俗多顛倒祇重衣衫不重人

東林總法嗣

內翰東坡居士蘇軾字子瞻因宿東林與照覺論無

情話有省黎明獻偈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
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未幾抵
荊南聞玉泉皓禪師機鋒不可觸公擬抑之即微服
求見泉問尊官高姓公曰姓秤乃秤天下長老底秤
泉喝曰且道者一喝重多少公無對于是尊禮之後
過金山有寫公照容者公戲題曰心似已灰之木身
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瓊州

寶峯文法嗣

西蜀廣道者住筠陽九峯爲雲菴眞淨之嗣天資純
至脫略世故有頌趙州勘婆話曰指路婆婆在五臺
禪人到此盡癡獃一拳打破扶桑國杲日當空炤九
垓一日有戒上座者善于醫術分衛而歸命廣說法
戒出問曰如何是九峯境答曰滔滔雙澗水落落九
重山進曰如何是境中人答曰長者自長短者自短
進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答曰喫棒
得也未戒作禮廣問侍者曰陞座爲何事侍者曰戒
藥王請廣曰金毛師子子出窟便咆哮且道金毛師
子子是阿誰良久云即是今晨戒藥王便下座

隆興府泐潭湛堂文準禪師興元府梁氏子初謁眞
淨淨問近離甚處師曰大仰淨曰夏在甚處師曰大
潙淨曰甚處人師曰興元府淨展手曰我手何似佛
手師罔措淨曰適來祗對一一靈明一一天眞及乎
道個我手何似佛手便成窒礙且道病在甚處師曰
某甲不會淨曰一切見成更教誰會師當下釋然服
勤十載所往必隨紹聖三年眞淨移石門衆益盛凡
衲僧扣問但瞑目危坐無所示見來學則往治蔬圃
率以爲常師謂同行恭上座曰老漢無意于法道乎
一日舉杖決渠水濺衣忽大悟淨詬曰此乃敢爾蠢
苴邪自此迹愈晦而名益著顯謨李公景直守豫章
請開法雲巖未幾移居泐潭僧問教意即且置未審
如何是祖意師曰煙村三月裏別是一家春問寒食
因悲郭外春墅田無處不傷神林間壘壘添新塚半
是去年來哭人者事且拈放一邊如何是道師曰蒼
天蒼天曰學人特伸請問師曰十字街頭吹尺八村
酸冷酒兩三巡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
無普賢失却境界去此二途請師一決師曰大黃甘

艸曰此猶是學人疑處師曰放待冷來看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審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曰爲甚不傳師曰家家有路透長安曰祇如衲僧門下畢竟作麼生師曰放你三十棒

黃檗勝法嗣

成都府昭覺純白紹覺禪師上堂寒便向火熱卽搖扇饑時喫飯困來打眠所以趙州庭前柏香嚴嶺後松栽來無別用祇要引淸風且道畢竟事作麼生甲子乙丑海中金丙寅丁卯爐中火

仰山偉法嗣

襄陽谷隱顯禪師生于西蜀安樞密之別業田丁家南遊參仰山偉公因致問如何是佛向上事偉對以日出東方夜落西顯復進語東方向上更望指示語未竟偉便打于是有省及住谷隱以仰山忌日對靈拈香云仰面不見天低頭不見地不知大仰來不來一炷旃檀表勤意顯爲人誠至道學純正安公常攜家屬致拜且語人曰不意有一佛出吾家地上遂奏淨覺禪師號以伸敬焉蓋取其蘊晷其所出可謂道在一介則一介重也

黃龍肅法嗣

嘉定府月珠祖鑑禪師僧請筆師語要師曰達磨西來單傳心印曹谿六祖不識一字今日諸方出世語句如山重增繩索乃拍禪牀曰于斯薦得猶是鈍根若也未然白雲深處從君臥切忌寒猿中夜啼

圓照本法嗣

筠州逍遙聰禪師綿州鹽泉王氏子幼投劍門慈雲海亮禪師出家年二十三誦經得度遂遊成都講肆捨之南遊偏參尊宿末後見圓照本于淨慈久而不悟一日爲僧伽作禮忽洒然卽上方丈具陳所得本曰汝知之矣吾昔夢汝吞一世界一鬵刀今汝所悟云然知汝自今始出家也卽爲陞座告衆師服勤久之後遊江西延住眞如開善聖壽三刹焉

上藍順法嗣

參政蘇轍居士字子由元豐三年以睢陽從事左遷瑞州榷筦之任是時洪州上藍順禪師與其父文安先生有契因往訪焉相得歡甚公咨以心法順示摘

鼻因緣已而有省作偈呈曰中年聞道覺前非邂逅相逢老順師搖鼻徑參眞面目掉頭不受別鉗鎚枯藤破衲公何事白酒靑鹽我是誰慚愧東軒殘月上一杯甘露滑如飴

佛國惟白法嗣

興元府中梁山乾明永因禪師初住法濟僧問改律爲禪非無所以學人上來乞師便道師云分明一句作者猶迷僧云漢水祇應流到海月輪直上最高峰師云且得領話

錦江禪燈卷第四

錦江禪燈卷第五

昭覺丈雪　通醉　輯

紹興幻菴　胡昇猷　訂

大鑒下第十五世

天童覺法嗣

襄州石門淸凉法眞禪師劍門人上堂柳色含煙春光迥秀一峰孤峻高卉爭芳白雲淡泞已無心滿目靑山元不動漁翁垂釣一溪寒雪未曾消野渡無人萬古碧潭淸似鏡賓中有主拄杖橫挑日月輪主中有賓踏破艸鞋赤脚走直得賓主互顯殺活自由理事渾融正偏不滯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艸且道如何委悉塵中雖有隱身術爭似全身入帝鄉

黃龍新法嗣

嘉定府九頂寂惺惠泉禪師僧問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上堂昔日雲門有三句謂函蓋乾坤句截斷衆流句隨波逐浪句九頂今日亦有三句所謂饑來喫飯句寒來向火句困來打睡句若以佛法而論則九頂望雲門直立下風若以世諦而論則雲門望九頂直立下風二語相違且如何是九頂爲人處

嘉興府華亭性空妙普菴主漢州人久依死心獲證乃抵秀水追船子遺風結茅青龍之野吹鐵笛以自娛多賦詠得之者必珍藏其山居曰心法雙忘猶隔妄色空不二尙餘塵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住

菴人又警衆曰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中軍主將能行令不動干戈治太平又曰不耕而食不蠶衣物外清閑適聖時未透祖師關捩子也須存意著便宜又曰十二時中莫住工窮來窮去到無窮直須洞徹無窮底踏倒須彌第一峰建炎初徐明叛道經烏鎮肆殺戮民多逃亡師獨荷策而往賊見其偉異疑必詭伏者問其來師曰吾禪者欲抵密印寺賊怒欲斬之師曰大丈夫要頭便斫取奚以怒爲吾死必矣願得一飯以爲送終賊奉肉食師如常齋出生畢乃曰孰當爲我文之以祭賊笑而不荅師索筆大書曰嗚呼惟霧勞我以生則大塊之過役我以壽則陰陽之失乏我以貧則五行不正困我以命則時日不吉吁哉至哉賴有出塵之道悟我之性與其妙心與其妙心孰與爲隣上同諸佛之眞化下合凡夫之無明纖塵不動本自圓成妙矣哉妙矣哉日月未足以爲明乾坤未足以爲大磊磊落落無罣無礙六十餘年和風混俗四十二臘道遙自在逢人則喜見佛不拜笑矣乎笑矣乎可惜少年郎風流太光彩坦然歸去付春風體似虛空終不壞俯饗遂擧箸飫餐賊徒大笑食罷復曰劫數既遭離亂我是快活烈漢如今正好乘時便請一刀兩段乃大呼斬斬賊方駭異稽首謝過令衞而出烏鎭之廬舍免焚實師之惠也道俗聞之愈敬有僧睹師見佛不拜歌逆問曰既見佛爲甚麼不拜師掌之曰會麼曰不會師又掌曰家無二主紹興庚申冬造大盆穴而塞之修書寄雪竇持禪師曰吾將水葬矣壬戌歲持至見其尚存作偈嘲之曰咄哉老性空剛要餧魚鼈去不索性去祇管向人說師閱偈笑曰待兄來證明耳令徧告四衆衆集師爲說法要乃說偈曰坐脫立亡不若水葬一省柴燒二省開壙撒手便行不妨快暢誰是知音船子和尙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遂盤坐盆中順潮而下衆皆隨至海濱望欲斷目師取塞戽水而回衆擁觀水無所入復乘流而往唱曰船子當年返故鄕沒蹤跡處妙難量眞風徧寄知音者鐵笛橫吹作散場其笛聲嗚咽頃于蒼茫間見以笛擲空而沒衆號慕圖像事之後三日于沙上趺坐如生道

俗爭往迎歸留五日闍維設利大如菽者莫計二鶴徘徊空中火盡始去衆奉設利靈骨建塔于青龍

青原信法嗣

成都府正法希明禪師漢州人辭制上堂林葉紛紛落乾坤報早秋分明西祖意何用更馳求若恁麼會得始信佛祖之道本自平夷大解脫門元無關鑰彌綸宇宙偪塞虛空量不可窮智不能測若也未明此旨不達其源任是百劫熏功千生煉行徒自疲苦了無交涉若深明此旨洞達其源乃知動靜施爲經行坐臥頭頭合道念念朝宗祖不云乎迷生寂亂悟無好惡得失是非一時放却如是則誰迷誰悟誰是誰非自是諸人獨生異見觀大觀小執有執無已靈獨耀不肯承當心月孤圓自生違背何異家中捨父衣內忘珠致使菩提路上荊棘成林解脫空中迷雲蔽日山僧今日幸值衆僧自恣化主還山諸上善人得得光訪不可緘默隨分葛藤曲爲今時少開方便也須是諸人著眼各自諦觀若更擬議尋思白雲萬里遂拈拄杖曰于斯明得靈山一會儼在目前其或未然更待來晨分付

兜率悅法嗣

丞相張商英居士字天覺號無盡年十九應舉入京道由向氏家向預夢神人報曰明日接相公凌晨公至向異之勞問勤腆乃曰秀才未娶當以女奉灑埽公謙辭再三向曰此行若不了當吾亦不爽前約後果及第乃娶之初任主簿因入僧寺見藏經梵夾金字齊整乃怫然曰吾孔聖之書不如胡人之教人所仰重夜坐書院中研墨吮筆憑紙長吟中夜不眠向氏呼曰官人夜深何不睡去公以前意白之正此著無佛論向應聲曰既是無佛何論之有當須著有佛論始得公疑其言遂已之後訪一同列見佛龕前經卷乃問曰此何書也同列曰維摩詰所說經公信手開卷閱到此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處歎曰胡人之語亦能爾耶問此經幾卷曰三卷乃借歸閱次向氏問看何書公曰維摩詰所說經向曰可熟讀此經然後著無佛論公悚然異其言由是深信佛乘留心祖道元祐六年爲江西漕首謁東林照覺總禪師覺詰

其所見處與已符合乃印可覺曰吾有得法弟子住玉谿乃慈古鏡也亦可與語公復因按部過分寧諸禪迓之公到先致敬玉谿慈最後問兜率悅禪師悅爲人短小聞龔德莊嘗言悅聰明乃曰聞公善文章悅大笑曰運使失却一隻眼了也從悅臨濟九世孫對運使論文章政如運使對從悅論禪也公不然其語乃强屈指曰是九世也問玉谿去此多少曰三十里曰兜率聻曰五里公乃過兜率先是說夢手搏日輪覺與首座曰日輪運轉之象聞張運使過此吾當深錐痛劄若肯回頭則吾門幸事座曰今之士大夫受人取奉慣恐其惡發別生事也悅曰正使煩惱祇退得我院也別無事公與悅語次稱賞東林悅未肯其說公乃題寺後擬瀑軒詩其略曰不向廬山尋落處象王鼻孔謾遼天意譏其不可東林也公與悅語至更深論及宗門事悅曰東林旣印可運使于佛祖言教有少疑否公曰有悅曰疑何等語公曰疑香嚴獨脚頌德山托鉢話悅曰旣于此有疑其餘安得無耶祇如巖頭言末後句是有耶是無耶公曰有悅大笑便歸方丈閉却門公一夜睡不穩至五更下牀觸翻溺器乃大徹猛省前話遂有頌曰鼓寂鐘沉托鉢回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祇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記來遂扣方丈門曰某已捉得賊也悅曰贓在甚處公無語悅曰都運且去來日相見翌日公遂舉前頌悅乃謂曰參禪祇爲命根不斷依語生解如是之說公已深悟然至極微細處使人不覺不知墮在區宇乃作頌證之曰等閑行處步步皆如雖居聲色寧滯有無一心靡異萬法非殊休分體用莫擇精麤臨機不礙應物無拘是非情盡凡聖皆除誰得誰失何親何疎拈頭作尾指實爲虛翻身魔界轉脚邪塗了無逆順不犯工夫公邀悅至建昌途中一一伺察有十頌叙其事悅亦有十頌酬之時元祐八年八月也

法雲杲法嗣

西蜀鑾法師通大小乘佛照謝事居景德師問照曰禪家言多不根何也照曰汝習何經論曰諸經麤知頗通百法照曰祇如昨日雨今日晴是甚麼法中收

師懵然照擧癢和子聲曰莫道禪家所言不根好師憤曰昨日雨今日晴畢竟是甚麼法中收照曰第二十四時分不相應法中收師恍悟即禮謝後歸蜀居講會以直道示徒不泥名相而衆多引去遂說偈罷講曰衆賣花兮獨賣松青青顏色不如紅算來終不與時合歸去來兮翠靄中由是隱居二十年道俗追慕復命演法笑答偈曰遯跡隱高峰高峰又不容不如歸錦里依舊賣青松衆列拜悔過兩川講者爭依之

泐潭準法嗣

隆興府雲巖典牛天遊禪師成都鄭氏子初試郡庠復往梓州試二處皆與貢籍師不敢承竄名出關適會山谷道人西還因見其風骨不凡議論超卓乃同舟而下竟往廬山投師剃髮不改舊名首參死心不契遂依湛堂于泐潭一日潭普說曰諸人苦苦就準上座覓佛法遂拊膝曰會麼雪上加霜又拊膝曰若也不會豈不見乾峰示衆曰擧一不得擧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師聞脫然頓悟出世雲蓋次遷雲巖嘗和忠道者牧牛頌曰兩角指天四足踏地拽斷鼻繩牧甚屎屁張無盡見之甚擊節後退雲巖過廬山棲賢主翁意不欲納乃曰老老大大正是質庫中典牛也師聞之述一偈而去曰質庫何曾解典牛祇緣價重實難酬想君本領無多子畢竟難禁者一頭因菴于武寧扁曰典牛終身不出塗毒見之已九十三矣上堂卓拄杖曰久雨不晴劄金烏飛在鐘樓角又卓一下曰猶在鼓裡卓曰一任衲僧名邈上堂馬祖一喚百丈蹉過臨濟小厮兒向糞掃堆頭拾得一隻破艸鞋胡喝亂喝師震聲喝曰喚作胡喝亂喝得麼上堂象骨輥毬能已盡玄沙斫牌伎亦窮還知麼火星入袴口事出急家門上堂三百五百銅頭鐵額木笛橫吹誰家接拍時有僧出師曰也是賊過後張弓上堂寶峰有一訣對衆分明說昨夜三更前烏龜吞却鼈至節上堂晷運推移日南長至布裩不洗無來換贊（贊疑替）大小玉泉無風浪起雲巖路見不平直下一鎚粉碎遂高聲曰看脚下

大潙瑃法嗣

眉州中巖慧目蘊能禪師本郡呂氏子年二十二于村落一富室爲校書偶遊山寺見禪册閱之似有得即裂冠圓具一鉢遊方首參寶勝澄甫禪師所趣頗異至荊湖謁永安喜眞如喆德山繪造詣益高迨抵大溈溈問上座桑梓何處師曰西川曰我聞西川有普賢菩薩示現是否師曰今日得瞻慈相曰白象何在師曰爪牙已具曰還會轉身麼師提坐具繞禪牀一帀溈曰不是者個道理師趨出一日溈爲茶入室問僧黃巢過後還有人收得劍麼僧豎起拳溈曰菜刀子僧曰爭奈受用不盡溈喝出次問師黃巢過後還有人收得劍麼師亦豎起拳溈曰也秖是菜刀子師曰殺得人即休遂近前攔胸築之溈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子撲後還蜀菴于舊址應四衆之請出住報恩上堂龍濟道萬法是心光諸緣唯性曉本無迷悟人秖要今日了師曰既無迷悟了個甚麼咄上堂舉雪峰一日普請搬柴中路見一僧遂擲下一段柴曰一大藏教秖說者個後來眞如喆道一大藏教不說者個據此二尊宿說話是同是別山僧則不然豎起拂子曰提起則如是我聞放下則信受奉行室中問崇眞氈頭如何是你空劫已前父母眞頓悟曰和尚且低聲遂獻投機頌曰萬年倉裏曾饑饉大海中住盡長渴當初尋時尋不見如今避時避不得師爲印可一日與黃提刑奕棋次黃問數局之中無一局同千著萬著則故是如何是那一著師提起棋子示之黃佇思師曰不見道從前十九路迷殺幾多人師住持三十餘載凡說法不許錄其語臨終書偈趺坐而化闍維時暴風忽起煙所至處皆雨設利道俗斸其地皆得之心舌不壞塔于本山

懷安軍雲頂寶覺宗印禪師上堂古者道識得凳子周帀有餘又道識得凳子天地懸殊山僧總不恁麼識得凳子是甚麼閑家具一日普說罷師曰諸子莫要撒去更聽一頌乃曰四十九年一場熱閧八十七春老漢獨弄誰少誰多一般作夢歸去來兮梅梢雪重言訖下座倚杖而逝

昭覺純白法嗣

成都府信相宗顯正覺禪師潼川王氏子少爲進士

有聲嘗晝掬溪水爲戲至夜思之遂見水冷然盈室欲汲之不可而塵境自空曰吾世綱裂矣往依昭覺得度具滿分戒後隨衆咨參覺一日問師高高峰頂立深深海底行汝作麽生會師于言下頓悟曰釘殺脚跟也覺拈起拂子曰者個又作麽生師一笑而出服勤七祀南遊至京師歷淮浙晚見五祖演和尙于海會出問未知關捩子誰過趙州橋趙州橋卽不問如何是關捩子祖曰汝且在門外立師進步一踏而退祖曰許多時茶飯元來也有人知滋味明日入室祖曰你便是昨日問話底僧否我固知你見處祇是未過得白雲關在師珍重便出時圓悟爲侍者師以白雲關意扣之悟曰你但直下會取師笑曰我不是不會祇是未諳待見者老漢共伊理會一上明日祖往舒城師與悟繼往適會于興化祖問師記得曾在郡裏相見來師曰全火祇候祖顧悟曰者漢饒舌自是機緣相契遊廬阜囘師以高高峰頂立深深海底行所得之語告五祖祖曰吾嘗以此事詰先師先師云我曾問遠和尙遠曰猶有歃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非素達本源不能到也師給侍之久祖鍾愛之後辭西歸爲小參復以頌送曰離鄕四十餘年一時忘却蜀語禪人囘到成都切須記取魯語時覺尙無恙師再侍之名聲藹著遂出住長松遷保福信相僧問三世諸佛六代祖師總出者圈繢不得如何是者圈繢師曰井欄脣上堂舉仰山問中邑如何是佛性義邑曰我與你說個譬喩汝便會也譬如一室有六牕內有一獼猴外有獼猴從東邊喚猩猩獼猴卽應如是六牕俱喚俱應仰乃禮拜適蒙和尙指示某有個疑處邑曰你有甚麽疑仰曰祇如內獼猴睡著時外獼猴欲與相見又作麽生邑下禪牀執仰山手曰猩猩與你相見了師曰諸人要見二老麽我也與你說個譬喩中邑大似個金師仰山將一塊金來使金師酬價金師亦盡價相酬臨成交易賣金底更與貼秤金師雖然闇喜心中未免偷疑何故若非細作定是賊贓便下座

儼首座法嗣

潼川天寧則禪師早業儒詞章婉縟旣從釋得法于

儼首座而爲黃檗勝之孫有牧牛頌寄以滿庭芳調曰咄者牛兒身强力健幾人能解牽騎爲貪原上綠艸嫩離離只管尋芳逐翠奔馳後不顧傾危爭知道山遙水遠回首到家遲牧童今有智長繩牢把短杖高提入泥入水終是不生疲直待心調步穩青松下孤笛橫吹當歸去人牛不見正是月明時世以禪語爲詞意句圓美無出此右或譏其徒以不正之聲混傷宗教然有樂于謳吟則因而見道亦不失爲善巧方便隨機設化之一端耳

浮山眞法嗣

峩眉靈巖徽禪師僧問文殊是七佛之師未審誰是文殊之師師曰金沙灘頭馬郎婦

信相顯法嗣

成都府金純文禪師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黃河九曲曰如何是不犯之令師曰鋨蛇鑽不入僧擬議師便打

五祖演法嗣

成都府昭覺寺克勤佛果禪師彭州駱氏子世宗儒師兒時日記千言偶遊妙寂寺見佛書三復悵然如獲舊物即去家依自省祝髮從文照通講訓又從敏行授楞嚴俄得病瀕死嘆曰諸佛涅槃正路不在文句中吾欲以聲求色見宜其無以死也遂棄去至眞覺勝禪師之席勝方創臂出血指示師曰此曹溪一滴也師矍然良久曰道固如是乎即徒步出蜀首謁玉泉皓次依金鑾信大溈喆黃龍心東林度僉指爲法器而晦堂稱他日臨濟一脈屬子矣最後見五祖盡其機用祖皆不諾乃謂祖强移換人出不遜語忿然而去祖曰待你著一頓熱病打時方思量我在師到金山染傷寒困極以平日見處試之無得力者追繹五祖之言乃自誓曰我病稍間即歸五祖病痊尋歸祖一見而喜令即參堂便入侍者寮方半月會部使解印還蜀詣祖問道祖曰提刑少年曾讀小艷詩否有兩句頗相近頻呼小玉元無事祇要檀郎認得聲提刑應喏喏祖曰且子細師適歸侍立次問曰聞和尚舉小艷詩提刑會否祖曰他祇認得聲師曰祇要檀郎認得聲他既認得聲爲甚麼却不是祖曰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聻師忽有省遽出見雞飛上闌干鼓翅而鳴復自謂曰此豈不是聲遂袖香入室通所得呈偈曰金鴨香銷錦繡幃笙歌叢裏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祇許佳人獨自知祖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詣吾助汝喜祖徧謂山中耆舊曰我侍者參得禪也由此所至推爲上首崇寧中還里省親四衆迓拜成都帥翰林郭公之章請開法六祖更昭覺政和間謝事復出峽南遊時張無盡寓荊南以道學自居少見推許師艤舟謁之劇談華嚴旨要曰華嚴現量境界理事全眞初無假法所以卽一而萬了萬爲一一復一萬復萬浩然莫窮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卷舒自在無礙圓融此雖極則終是無風帀帀之波公于是不覺促榻師遂問曰到此與祖師西來意爲同爲別公曰同矣師曰且得沒交涉公色爲之慍師曰不見雲門道山河大地無絲毫過患猶是轉句直得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向上全提時節彼德山臨濟豈非全提乎公乃首肯翌日復擧事法界理法界至理事無礙法界師又問此可說禪乎公曰正好說禪也師笑曰不然正是法界量裏在蓋法界量未滅若到事事無礙法界法界量滅始好說禪如何是佛乾屎橛如何是佛麻三斤是故眞淨偈曰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猪頭口誦淨戒趂出婬坊未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公曰美哉之論豈易得聞乎于是以師禮留居碧巖復徙道林樞密鄧公子常奏賜紫服師號詔住金陵蔣山學者無地以容勅補天寧萬壽上召見褒寵甚渥建炎初又遷金山適駕幸維楊入對賜圓悟禪師改雲居久之復領昭覺僧問雲門道須彌山意旨如何師曰推不向前約不退後曰未審還有過也無師曰坐却舌頭問法不孤起仗境方生提坐具曰者個是境那個是法師曰却被闍黎奪却鎗問古人道楖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未審那裏是他住處師曰騰蛇纏足路布繞身曰朝看雲片片暮聽水潺潺師曰却須截斷始得曰此回不是夢眞個到廬山師曰高著眼問猿抱子歸青嶂後鳥啣花落碧巖前此是和尙舊時安身立命處如何是道林境師曰寺門

高開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僧寶人人滄海珠曰此是杜工部底作麼生是和尚底師曰且莫亂道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如何得透脫師曰倚天長劍逼人寒曰祇如樹倒藤枯溈山為甚麼呵呵大笑師曰愛他底著他底曰忽被學人掀倒禪牀㧞折拄杖又作個甚麼伎倆師曰也是賊過後張弓問明歷歷露堂堂因甚麼乾坤收不得師曰金剛手裏八稜棒曰忽然一喚便回還當得活也無師曰鷙子目連無奈何曰不落照不落用如何商量師曰放下雲頭曰忽遇其中人時如何師曰騎佛殿出山門曰萬象不來渠獨語教誰招手上高峰師曰錯下名言上堂通身是眼見不及通身是耳聞不徹通身是口說不著通身是心鑒不出直饒盡大地明得無絲毫透漏猶在半途據令全提且道如何展演域中日月縱橫挂一亘晴空萬古春紹興五年八月示微恙趺坐書偈遺衆投筆而逝茶毗舌齒不壞設利五色無數塔于昭覺寺之側謚眞覺禪師

舒州龍門清遠佛眼禪師臨邛李氏子嚴正寡言十四圓具後因讀法華經至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持以問講師講師莫能答師歎曰義學名相非所以了生死大事遂卷衣南遊造舒州太平演禪師法席因丐于廬州偶仆地煩懣間聞二人交相惡罵諫者曰你猶是煩惱在師于言下有省及歸凡有所問演即曰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或曰我不會我不如你師愈疑遂咨決于元禮首座禮乃以手引師之耳繞爐數帀且行且語曰你自會得好師曰有冀開發乃爾相戲耶禮曰你他後悟去方知今日曲折耳太平將遷海會師慨然曰我持鉢方歸復參隨往一荒院安能究決己事耶遂作偈告辭之蔣山坐夏邂逅靈源禪師日益厚善從容言話間師曰比見都下一尊宿語句似有緣靈源曰演公天下第一等宗師何故捨而事遠遊所謂有緣者蓋知解之師與公初心相應耳師從所勉徑趨海會後命典謁適寒夜孤坐撥爐見火一豆許恍然自喜曰深深撥有些子平生事只如此遽起閱几上傳燈錄至破竈墮因緣忽大悟作偈曰刀刀林鳥啼披衣終夜坐撥火悟平生窮

神歸破墮事皎人自迷曲淡誰能和念之永不忘門開少人過圓悟因詣其寮舉靑林搬土話驗之且謂古今無人出得你如何會師曰有甚難悟曰祇如他道鐵輪天子寰中旨意作麼生師曰我道帝釋宮中放赦書悟退語人曰且喜遠兄便有活人句也自是隱居四面大中菴廬天下一新崇寧萬壽寺舒守王公渙之命師開法次補龍門道望尤振後遷和之褒禪樞密鄧公洵武奏賜師號紫衣上堂臺山路上過客全稀破竈堂前感恩無地雪埋庭柏冰鎖偃溪雖在南方火爐頭不入他家壅甕裏看看臘月三十日便是孟春猶寒你等諸人各須努力向前切忌自生退屈

錦江禪燈卷第五

錦江禪燈卷第六

昭覺丈雪 通醉 輯
紹興幻菴 胡昇猷 訂

大鑒下第十五世

五祖演法嗣

彭州大隨南堂元靜禪師閬之玉山大儒趙公約仲之子十歲病甚每禱之感異夢捨令出家師於成都大慈寶生院宗裔元祐三年通經得度留講聚有年而南下首參永安恩禪師于臨濟三頓棒話發明次依諸名宿無有當意者聞五祖機峻欲抑之遂謁祖祖乃曰我此間不比諸方凡于室中不要汝進前退後豎指擎拳繞禪牀作女人拜提起坐具千般伎倆祇要你一言諦當便是汝見處師茫然退參三載一日入室罷祖謂曰子所下語已得十分試更與我說看師卽剖而陳之祖曰說亦說得十分更與我斷看師隨所問而判之祖曰好卽好祇是未曾得老僧說話在齋後可來祖師塔所與汝一一按過始得及至祖便以卽心卽佛非心非佛睦州擔板漢南泉斬貓

兒趙州狗子無佛性有佛性之語編辟之其所對了無凝滯至子胡狗話祖遽轉面曰不是師曰不是却如何祖曰此不是則和前面皆不是師曰望和尙慈悲指示祖曰看他道子胡有一狗上取人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脚入門者好看纔見僧入門便道看狗向子胡道看狗處下一轉語教子胡結舌老僧鈐口便是你了當處次日入室師默啓其說祖笑曰不道你不是千了百當底人此語祇似先師下底語師曰某何人得似端和尙祖曰不然老僧雖承嗣他謂他語拙蓋祇用遠錄公手段接人故也如老僧共遠錄公便與百丈黃檗南泉趙州輩把手共行纔見語拙即不堪師以爲不然乃曳杖渡江適大水泛漲因留四祖儕輩挽其歸又二年祖方許可嘗商略古今次執師手曰得汝說須是我舉得汝舉須是我說而今而後佛祖秘要諸方關鍵無逃子掌握矣遂創南堂以居之于是名冠寰海成都帥席公旦請開法嘉祐未幾徙昭覺遷能仁及大隨上堂君王了了將帥惺惺一回得勝六國平寧上堂舉臨濟參黃檗之語白雲端和尙頌云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趯趯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曰大隨即不然行年七十老躘踵眼目精明耳不聾忽地有人欺負我一拳打倒過關東上堂問答已乃曰有祖已來時人錯會祇將言句以爲禪道殊不知道本無體因體而得名道本無名因名而立號祇如適來上座纔恁麼出來便恁麼歸衆且道具眼不具眼若道具眼纔恁麼出來眼在恁麼處若道不具眼爭合便恁麼去諸仁者于此見得倜儻分明則知二祖禮拜依位而立眞得其髓祇者些子是三世諸佛命根六代祖師命脈天下老和尙安身立命處雖然如是須是親到始得

漢洲無爲宗泰禪師涪城人自出關徧遊叢社至五祖告香日祖舉趙州洗鉢盂話俾參洎入室舉此話問師你道趙州向伊道甚麼者僧便悟去師曰洗鉢盂去瀈祖曰你祇知路上事不知路上滋味師曰既知路上事路上有甚滋味祖曰你不知耶又問你曾遊浙否師曰未也祖曰你未悟在師自此凡五年不

能對祖一日陞堂顧衆曰八十翁翁輥繡毬便下座師欣然出衆曰和尙試輥一輥看祖以手作打仗鼓勢操蜀音唱緜州巴歌曰豆子山打瓦鼓楊平山撒白雨白雨下取龍女織得絹二丈五一半屬羅江一半屬玄武師聞大悟掩祖口曰秖消唱到者裏祖大笑而歸師後還蜀四衆請開法無爲遷正法上堂此一大事因緣自從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以後燈燈相續祖祖相傳迄至于今緜緜不墜直得徧地生花故號涅槃妙心亦曰本心亦曰本性亦曰本來面目亦曰第一義諦亦曰爍迦羅眼亦曰摩訶大般若在男曰男在女曰女汝等諸仁但自悟去者般盡是閑言語遂拈起拂子曰會了喚作禪未悟果然難難難目前隔個須彌山悟了易易易信口道來無不是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阿誰教你恁麼問僧擬議師曰了

蘄州五祖表自禪師懷安人初依祖最久未有省時頭悟爲座元師往請益悟曰兄有疑處試語我師遂舉德山小參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悟曰禮拜著我作得你師舉話尙不會師作禮竟悟令再舉前話師曰德山小參不答話悟掩其口曰但恁麼看師出揚聲曰屈屈豈有公案秖敎人看一句底道理有僧謂師曰兄不可如此說首座須有方便因靜坐體究及旬頓釋所疑詣悟禮謝悟曰兄始知吾不汝欺又詣方丈祖迎笑自爾日深玄奧祖將歸寂遺言郡守守命嗣其席衲子四至不可遏師榜侍者門曰東山有三句若人道得即挂搭衲子皆披靡一日有僧攜坐具徑造丈室謂師曰某甲道不得祇要挂搭師大喜呼維那于明聰下安排上堂世尊拈花迦葉微笑時人祇知拈花微笑要且不識世尊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荊棘林中舞柘枝曰如何是佛師曰新生孩子擲金盆

蘄州龍華道初禪師梓州馬氏子爲祖侍者有年住龍華日上堂曰雞見便鬬犬見便咬殿上鴟吻終日相對爲甚麼却不嗔便下座師機辯峻捷門人罔知造詣一日謂衆曰昨日離城市白雲空往還松風淸耳目端的勝人間召衆曰此是先師末後句有頃脫

然而逝

嘉州九頂清素禪師本郡郭氏子于乾明寺剃染徧扣禪扃晚謁五祖聞舉首山荅西來意語倏然契悟述偈曰顚倒顚顚倒顚新婦騎驢阿家牽便恁麼太無端回頭不覺布衫穿祖見乃問白丈野狐話又作麽生師曰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祖大悅久之辭歸住清溪次遷九頂太守呂公來瞻大像問曰既是大像因甚麼肩頁兩楹師曰船上無散工至閣下睹觀音像又問彌勒化境觀音何來師曰家富小兒嬌守乃禮敬勸老宿至師問舞劍當咽時如何曰伏惟尚饗師詬曰老賊死去你問我勸理前話問之師又手摑曰曳破紹興乙卯四月二十四日得微疾書偈遺衆曰木人備舟鐵人備馬丙丁童子穩穩登鳴散白雲歸去也竟爾趨寂

大鑒下第十六世

昭覺勤法嗣

潭州大潙佛性法泰禪師漢州李氏子僧問理隨事變該萬有而一片虛凝事逐理融等千差而咸歸實際如何是理法界師曰山河大地曰如何是事法界師曰萬象森羅曰如何是理事無礙法界師曰東西南北曰如何是事事無礙法界師曰上下四維上堂推眞眞無有相窮妄妄無有形眞妄兩無所有廓然露出眼睛眼睛既露見個甚麼曉日爍開巖畔雪朔風吹綻臘梅花上堂寶劍拈來便用豈有遲疑眉毛剔起便行更無回互一切處騰今煥古一切處截斷羅籠不犯鋒鋩亦非顧鑒獨超物外則且置萬機喪盡時如何八月秋何處熱上堂涅槃無異路方便有多門拈起拄杖曰看看山僧拄杖子一口吸盡西江水東海鯉魚跨跳上三十三天帝釋忿怒把須彌山一摑粉碎堅牢地神合掌贊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以拄杖擊禪牀下座上堂達得人空法空未稱祖佛家風體得全用全照亦非衲僧要妙直須打破牢關識取向上一竅如何是向上一竅春寒料峭凍殺年少上堂今朝正月巳半是處燈火繚亂滿城羅綺駢闐交互往來遊翫文殊走入鬧籃中普賢端坐高樓看且道觀音在甚麼處震天椎畫鼓聒地奏

筌歌上堂渺渺邈邈十方該括坦坦蕩蕩絕形絕相目欲睎而睛枯口欲談而詞喪文殊普賢全無伎倆臨濟德山不妨提唱龜吞陝府鐵牛蚰咬嘉州大像嚇得東海鯉魚直至如今肚脹嘻

臨安府靈隱慧遠佛海禪師眉山彭氏子年十三從藥師院宗辯為僧詣大慈聽習棄依靈巖徽禪師徽有省會圓悟復領昭覺師即之聞悟普說舉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為侶因緣師忽頓悟仆于眾眾掖之師乃曰吾夢覺矣至夜小參師出問曰淨裸裸空無一物赤骨力貧無一錢戶破家亡乞師賑濟悟曰七珍八寶一時拏師曰禍不入慎家之門悟曰機不離位墮在毒海師隨聲便喝悟以拄杖擊禪牀云喫得杖也未師又喝悟連喝兩喝師便禮拜自此機鋒峻發無所抵捂圓悟順寂師即東下屢遷名剎由虎丘奉詔住皐亭　先復被旨補靈隱孝廟召對賜佛海禪師上堂新歲有來由烹茶上酒樓一雙為兩腳半個有三頭突出禪難辨相逢鬼見愁倒吹無孔笛促拍舞涼州咄

成都府正法建禪師上堂兔馬有角牛羊無角絕毫絕釐如山如嶽針鋒上師子翻身藕竅中大鵬展翼等閑突過北俱盧日月星辰一時黑

建安府華藏密印安民禪師嘉定府朱氏子初講楞嚴于成都為義學所歸時圓悟居昭覺師與勝禪師為友因造焉聞悟小參舉國師三喚侍者因緣趙州拈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那裏是文彩已彰處師心疑之告香入室悟問座主講何經師曰楞嚴悟曰楞嚴有七處徵心八還辯見畢竟心在甚麼處師多呈藝解悟皆不肯師復請益悟令一切處作文彩已彰會偶僧請益十玄談方舉問君心印作何顏悟厲聲曰文彩已彰師聞而有省遂求印證悟示以本色鉗鎚師則罔措一日白悟曰和尚休舉話待某說看悟諾師曰尋常拈槌豎拂豈不是經中道一切世界諸所有相皆即菩提妙明真心悟笑曰你元來在者裏作活計師又曰下喝敲牀時豈不是返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悟曰你豈不見經中道妙性圓明離諸名相師于言下釋然悟出蜀居夾山師

罷講侍行悟爲衆夜參舉古帆未挂因緣師聞未領遂求決悟曰你問我師舉前話悟曰庭前柏樹子師即洞明謂悟曰古人道如一滴投于巨壑殊不知大海投于一滴悟笑曰奈者漢何未幾令分座

成都府昭覺徹菴道元禪師緜州鄧氏子幼于降寂寺圓具東遊謁大別道禪師因看廓然無聖之語忽爾失笑曰達磨元來在者裏道譽之往參佛鑑佛眼蒙賞識依圓悟于金山以所見告悟弗之許悟被詔住雲居師從之雖有信入終以鯁胸之物未去爲疑會悟問參徒生死到來時如何僧曰香臺子笑和尚次問師汝作麼生師曰草賊大敗悟曰有人問你時如何師擬答悟憑陵曰草賊大敗師即徹證圓悟以拳擊之師擒掌大笑悟曰汝見甚麼便如此師曰毒拳未報永劫不忘悟歸昭覺命首衆悟將順世以師繼席焉

眉州象耳山袁覺禪師郡之袁氏子出家傳燈試經得度本名圓覺郡守塡祠牒誤作袁字疑師慊然戲謂之曰一字名可乎師笑曰一字已多郡守異之既受具出蜀徧謁有道尊宿後往大潙依佛性頌之入室陳所見性曰汝忒殺遠在然知其爲法器俾充侍者掌賓客師每侍性性必舉法華開示悟入四字令下語又曰直待我豎點頭時汝方是也偶不職被斥制中無依寓俗士家一日誦法華至亦復不知何者是火何者爲舍乃豁然制罷歸省性見首肯之圓悟再得旨住雲居師至彼以所得白悟悟呵云本是淨地屙屎作麼師所疑頓釋紹興丁巳眉之象耳虛席郡守謂此道場久爲蝨膢囊槖非名流勝士莫能起廢諸禪學師應聘嘗語客曰東坡云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山谷云惠宗煙雨蘆雁坐我瀟湘洞庭欲喚扁舟歸去傍人謂是丹青此禪髓也又曰我敲牀豎拂時釋迦老子孔夫子都齊立在下風有舉此語似佛海遠禪師遠曰此覺老語也我此間即不恁麼

眉州中巖華嚴祖覺禪師嘉州楊氏子幼聰慧書史過目成誦著書排釋氏惡境忽現悔過出家依慧目能禪師未幾疽發膝上五年醫莫愈因書華嚴合論畢夜感異夢旦即捨杖步趨一日誦至現相品曰佛

身無有生而能示出生法性如虛空諸佛于中住無住亦無去處處皆是佛遂悟華嚴宗旨洎登僧籍府師請講于千部堂詞辯宏放衆所歎服適南堂靜禪師過門謂師曰觀公講說獨步西南惜未解離文字相耳儻問道方外卽今之周金剛也師欣然罷講南遊依圓悟于鍾阜一日入室悟舉羅山道有言時踞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無言時覷露機鋒如同電拂作麽生會師莫能對夙夜參究忽然有省作偈呈悟曰家住孤峯頂長年半掩門自嗟身已老活計付兒孫悟見許可次日入室悟又問昨日公案作麽生麽擬對悟便喝曰佛法不是者個道理師復留五年愈更迷悶後于廬山捿賢閱浮山遠禪師削執論云若道悟有親疎豈有旃檀林中却生臭艸豁然契悟作偈寄圓悟曰出林依舊入蓬蒿天網恢恢不可逃誰信業緣無避處歸來不怕語聲高悟大喜持以示衆曰覺華嚴徹矣住後僧問最初威音王末後樓至佛未審參見甚麽人師曰家住大梁城更問長安路曰只如德山擔疏鈔行脚意在甚麽處師曰撈破你眼睛曰與和尙悟華嚴宗旨相去幾何師曰同途不同轍曰昔日德山今朝和尙師曰夕陽西去水東流

潭州福嚴文演禪師成都府楊氏子僧問如何是定林正主師曰坐斷天下人舌頭曰未審如何親近師曰覷著則瞎上堂當陽坐斷凡聖跡絕隨手放開天回地轉直得日月交互虎嘯龍吟頭頭物物耳聞目眎安立諦上是甚麽還委悉麽阿斯吒咄

成都府昭覺道祖首座初見圓悟于卽心是佛語下發明久之悟命分座一日爲衆入室餘二十許人師忽問曰生死到來如何迴避僧無對師擲下拂子奄然而逝衆皆愕貽亟以聞悟悟至召曰祖首座師張目眎之悟曰抖擻精神透關去師點頭竟爾趨寂

張魏公浚字德遠南軒之父官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嘗問道于圓悟悟曰嚴頭云却物爲上逐物爲下若能于物上轉得疾一切立在下風復示偈曰收光攝彩信天眞事事圓成物物新內若有心還有物何能移步出通津浚伏膺投偈曰教外單傳佛祖機本

來無悟亦無迷浮雲散盡青天在日出東方夜落西

成都府范縣君棲居歲久常坐不臥聞圓悟住昭覺往禮拜請示入道因緣悟令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甚麼久無所契范泣告悟曰和尚有何方便令某易會悟曰却有個方便遂令祇看是個甚麼後有省曰元來恁麼地近那

太平懃法嗣

常德府文殊心道禪師眉州徐氏子年三十得度詣成都習唯識自以爲至同舍詰之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今目前萬象森然心識安在師茫然不知對遂出關周流江淮既抵舒之太平聞佛鑑禪師夜參舉趙州柏樹子話至覺鐵觜云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因大疑提撕既久一夕豁然即趨丈室擬叙所悟鑑見來便閉門師曰和尚莫謾某甲鑑云十方無壁落何不入門來師以拳搊破臆紙鑑即開門搊住云道道師以兩手捧鑑頭作口啐而出遂呈偈曰趙州有個柏樹話禪客相傳偏天下多是摘葉與尋枝不能直向根源會覺公說道無此語正是惡言當面罵禪人若具通方眼好向此中辨眞假鑑深然之每對客稱賞後命分座裏守請開法天寧未幾擢大別文殊上堂曰師子嚬呻象王哮吼雲門北斗裏藏身白雲因何喚作手三世諸佛不能知狸奴白牯却知有且道作麼生是他知有底事雨打梨花蛺蝶飛風吹柳絮毛毬走上堂拈拄杖直上指曰恁麼時刺破憍尸迦脚跟卓一下曰恁麼時卓破閻羅王頂骨乃指東畔曰恁麼時穿過東海鯉魚眼睛指西畔曰恁麼時塞却西王母鼻孔且道總不恁麼時如何今年雨水多合宜頻晒眼宣和改元下詔改僧爲德士上堂祖意西來事今朝特地新昔爲比丘相今作老君形鶴氅披銀褐頭包蕉葉巾林泉無事客兩度受君恩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且道即今是甚麼時節毗盧遮那頂戴寶冠爲顯眞中有俗文殊老叟身披鶴氅且要俯順時宜一人既爾衆人亦然大家成立叢林喜得羣仙聚會共酌迷仙酎同唱步虛詞或看靈寶度人經或說長生不死藥琴彈月下指竭發大古之音棋布軒前妙著出神機之外進一步

便到大羅天上退一步却入九幽城中祇如不進不退一句又作麼生道直饒羽化三淸路終是輪迴一幻身二年九月復僧上堂不挂田衣著羽衣老君形相頗相宜一年半內閑思想大底興衰各有時我佛如來預識法之有難教中明載無不委知較量年代正在于玆魔得其便惑亂正宗僧改俗形佛更名字妄生邪解刪削經文鐃鈸停音鉢盂添足多般矯詐欺罔聖君賴我皇帝陛下聖德聖明不忘付囑不廢其教特賜宸章頒行天下仍許僧尼重新披削實謂寒灰再焰枯木重榮不離俗形而作僧形不出魔界而入佛界重鳴法鼓再整頹綱迷仙酎變爲甘露瓊漿步虛詞翻作還鄉曲子放下銀木簡拈起尼師壇昨朝稽首擎拳今日和南不審祇改舊時相不改舊時人敢問大衆舊時人是一個是兩個良久曰秋風也解嫌狼籍吹盡當年道教灰建炎三年春示衆舉臨濟入滅囑三聖因緣師曰正法眼藏瞎驢滅臨濟何曾有是說今古時人皆妄傳不信但看後三月至閏三月賊鍾相叛其徒欲舉師南奔師曰學道所以了生死何避之有賊至師曰速見殺以快汝心賊即舉槊殘之血皆白乳賊駭引席覆之而去

韶州南華知昺禪師蜀之永康人上堂此事最希奇不礙當頭說東鄰田舍翁隨例得一概非唯貫聲色亦乃應時節若問是何宗八字不著丿擊禪牀下座上堂日日說時時擧似地擘山爭幾許隴西鸚鵡得人憐大都祇爲能言語休思惟帶伴侶智者聊聞猛提取更有一般也大奇猫兒偏解捉老鼠上堂以拄杖向空中攪曰攪長河爲酥酪蟹蝦猶自眼搭眵卓一下曰變大地作黃金窮漢依前赤骨立爲復自家無分爲復不肯承當可中有個漢荷負得行多少人失錢遭罪再卓一下曰還會麼寶山到也須開眼勿使忙忙空手回

龍門遠法嗣

溫州龍翔竹菴士珪禪師成都史氏子初依大慈宗雅心醉楞嚴逾五秋南遊謁諸尊宿始登龍門卽以平時所得白佛眼眼曰汝解心已極但欠著力開眼耳遂俾職堂司一日侍立次問云絕對待時如何眼

曰如汝僧堂中白椎相似師罔措眼至晚抵堂師理前話眼曰閑言語師于言下大悟政和末出世和之天寧屢遷名刹詔與間奉詔開山雁蕩能仁時眞歇居江心聞師至恐緣法未熟特過江迎歸方丈大展九拜以誘溫人由是翕然歸敬未視篆其徒擢行規法深夜放火鞠爲瓦礫之墟師竟就樹縛屋陞座示衆云愛閑不打鼓山鼓投老來看雁蕩山傑閣危樓渾不見溪邊茅屋兩三間還有共相出手者麼喝一喝下座聽法檀施併力營建未幾復成寶坊次補江心上堂曰萬年一念一念萬年和衣泥裏輥洗脚上牀眼歷劫來事祇在如今大海波濤湧小人方寸深拈起拄杖曰汝等諸人未得個入頭須得個入頭既得個入頭須有出身一路始得大衆且作麼生是出身一路良久曰雪壓難摧澗底松風吹不動天邊月卓拄杖下座上堂萬機不到眼見色耳聞聲一句堂堂頭戴天脚踏地你諸人祇知今日是五月初一殊不知金烏半夜忙忙去玉兎天明上海東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明明無悟有法即迷諸人向者裏立不得諸人向者裏住不得若立則危若住則瞎直須意不停玄句不停意用不停機此三者既明一切處不須管帶自然現前不須照顧自然明白雖然如是更須知有向上事久雨不晴咄

南康軍雲居高菴善悟禪師洋州李氏子年十一去家業經得度有夙慧聞冲禪師舉武帝問達磨因緣如獲舊物遽曰我既廓然何聖之有冲異其語勉之南詢蒙授記于龍門一日有僧被蛇傷足佛眼問曰既是龍門爲甚麼却破蛇咬師即應曰果然現大人相眼益器之後傳此語到昭覺圓悟云龍門有此僧耶東山法道未寂寥爾住後上堂少林面壁懷藏東土西天歐阜陞堂充塞四維上下致使山巍巍而砥掌平水昏昏而常自清花非艷而結空果風不搖而片葉零人無法而得咨問佛無心而更可成野蔬淡飯延時日任運隨緣道自靈畢竟如何日午打三更

遂寧府西禪文璉禪師郡之張氏子上堂一向恁麼去直得凡聖路絕水泄不通銕蛇鑽不入銕鎚打不破至于千里萬里鳥飛不度一向恁麼來未免灰頭

土面帶水拖泥唱九作十指鹿爲馬非唯辜負先聖
亦仍理沒已靈敢問大衆且道恁麼去底是恁麼來
底是芍藥花開菩薩面椶櫚葉散夜叉頭上堂諸方
浩浩談玄每日撞鍾打鼓西禪無法可說勘破燈籠
露柱門前不置下馬臺免被傍人來借路若借路須
照顧脚下若參差邯鄲學唐步上堂心生種種法生
森羅萬象縱橫信手拈來便用日輪午後三更心滅
種種法滅四句百非路絶直饒達磨出頭也是眼中
著屑心生心滅是誰木人攜手同歸歸到故鄉田地
猶遭頂上一鎚上堂正月孟春猶寒直下言端語端
拈起衲僧鼻孔穿開佛祖心肝知有者達磨不來東
土二祖不往西天不知有者誰知當面蹉過迢迢十
萬八千山僧爲你重說偈言大衆莫教辜負孟春猶
寒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爪牙已露曰出窟
後如何師曰龍頭蛇尾曰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正
好喫棒問以一重去一重卽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
時如何師曰闍黎有許多工夫
撫州白楊法順禪師緜州文氏子依止佛眼聞普說

舉傅大士心王銘云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
不見其形師于言下有省後觀寶藏迅轉頓明大法
趨丈室作禮呈偈曰頂有異峰雲冉冉源無別派水
泠泠遊山未到山窮處終被青山礙眼睛住後上堂
好事堆堆疊疊來不須造作與安排落林黃葉水推
去橫谷白雲風卷回寒雁一聲情念斷霜鍾纔動我
山摧白楊更有過人處盡夜寒爐撥死灰忽有個衲
僧出來道長老少賣弄得恁麼窮乞相山僧祇向他
道却被你道著上堂我手何似佛手天上南星北斗
我脚何似驢脚往事都來忘却人人盡有生緣個個
足方頂圓大愚灘頭立處孤月影射深灣會不得見
還難一曲漁歌過遠灘示衆染緣易就道業難成不
了目前萬緣差別祇見境風浩浩凋殘功德之林心
火炎炎燒盡菩提之種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爲
衆如爲己身彼此事辦不見他非我是自然上敬下
恭佛法時時現前煩惱塵塵解脫上堂雞啼曉月狗
吠枯椿只可默會難入思量看不見處動地放光說
不到處天地玄黃撫城尺六狀紙元來出在清江大

衆分明話出人難見昨夜三更月到牕

錦江禪燈卷第六

錦江禪燈卷第七

昭覺丈雪　通醉　輯
紹興幻菴　胡昇猷　訂

大鑒下第十六世

龍門遠法嗣

南康軍歸宗眞牧正賢禪師潼川陳氏子世爲名儒幼從三聖海澄爲苾蒭具滿分戒遊成都依大慈秀公習經論凡典籍過目成誦義亦頓曉秀稱爲經藏子出蜀謁諸尊宿後扣佛眼一日入室眼舉般勤抱得旃檀樹語聲未絕師頓悟眼曰經藏子漏逗了也自是與師商確淵奧亹亹無盡眼稱善因手書眞牧二字授之紹興已巳歸宗虛席郡侯以禮請堅臥不應竇文李公懋當問道於師同屬官强之乃就上堂且第一句如何道汝等若向世界未成時父母未生時佛未出世時祖師未西來時道得已是第二句且第一句如何道直饒你十成道得未免左之右之卓拄杖下座上堂良久召大衆曰作麼生若也擬議賢上座謾你諸人去也打地和尙瞋他秘魔巖主擎箇叉兒胡說亂道遂將一攔成齏粉散在十方世界還知麼舉拂子曰而今却在拂子頭上說一切智智淸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還聞麼闍老子知得乃曰賢上座你若相當去不妨奇特或不相當總在我手裏祇向他道闍老子你也退步摸索鼻孔看擊禪牀下座僧問久默斯要已泄眞機學人上來請師開示師曰耳朶在甚麼處曰一句分明該萬象師曰分明底事作麼生曰台星照臨枯木回春師曰換却你眼睛

世奇首座成都人徧參講席勉造龍門一日燕坐瞌睡間羣蛙忽鳴誤聽爲淨髮版響亟趨往有曉之者曰蛙鳴非版也師怳然詣方丈剖露佛眼曰豈不見羅睺羅師遽止曰和尙不必舉待去自看未幾有省乃占偈曰夢中聞版響覺後蝦蟇啼蝦蟇與版響山

獄一時齊由是益加參究洞臻玄奧眼命分座師固辭曰此非細事也如金針剌眼毫髮若差睛則破矣願生生居學地而自煅煉眼因以偈美之曰有道只因頻退步謙和元自慣回光不知巳在青雲上猶更將身入衆藏暮年學者力請不容辭後因說偈曰諸法空故我心空我心空故諸法同諸法我心無別體祇在而今一念中且道是那一念衆罔措師喝一喝而終

給事馮楫濟川居士自壯扣諸名宿最後居龍門從佛眼遠禪師再歲一日同遠經行法堂偶童子趨庭吟曰萬象之中獨露身遠拊公背曰好聻公於是契入紹興丁巳除給事會大慧禪師就明慶開堂慧下座公挽之曰和尚每言於士大夫前曰此生決不作者蟲豸今日因甚却納敗缺慧曰盡大地是箇杲上座你向甚處見他公擬對慧便掌公曰是我招得越月特丐祠坐夏徑山榜其室曰不動軒

大隨靜法嗣

合州釣魚臺石頭自回禪師本郡人也世爲石工雖不識字志慕空宗每求人口授法華能誦之棄家投大隨供掃灑寺中令取崖石師手不釋鎚鑿而誦經不輟隨見而語曰今日硈磕明日硈磕死生到來作麼折合師愕然釋其器設禮願聞究竟隨令且罷誦經看趙州勘婆因緣師念念不去心久之因鑿石稍堅盡力一鎚瞥見火光忽然省徹走至方丈禮拜呈頌曰用盡工夫渾無巴鼻火光迸散元在者裏隨忻然曰子徹也復獻趙州勘婆頌曰三軍不動旗閃爍老婆正是魔王脚趙州無柄鐵掃帚掃蕩烟塵空索索隨可之遂授以僧服因擊石而悟故有回石頭之稱也上堂參禪學道大似井底叫渴相似殊不知塞耳塞眼回避不及且如十二時中行住坐臥動轉施爲是甚麼人使作眼見耳聞何處不是路頭若識得路頭便是大解脫路方知老漢與你證盟山河大地與你證盟所以道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諸仁者大凡有一物當途要見一物之根源一物無處要見一物之根源見得根源源無所源所源既非何處不圓諸禪德你看老漢有甚麼勝你處諸人有甚麼不

如老漢處。還會麼。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

潼川府護聖愚丘居靜禪師。成都楊氏子。年十四。禮白馬安慧爲師。聞南堂道望。遂往依焉。堂舉香嚴枯木裏龍吟話。往返酬詰。師於言下大悟。一日堂問曰。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汝作麼生。師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堂矍然曰。者小廝兒。師珍重便行。出徃東巖。上堂。月生一。東巖乍住增愁寂。紅塵世路有多端。米麪倉儲無顆粒。崖爲伴泉爲匹。颯颯清風來入室。山王土地暗中忙。雲版鐘魚偷淚滴。世人莫道守空巖。亦有東籬打西壁

簡州南巖勝禪師。上堂。召大衆曰。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分明在半途。且道到家一句又作麼生。釋迦彌勒沒量大。看來猶祇是他奴。僧問。放行五位即不問。把定三關事若何。師曰。橫按鏌鎁全正令。曰把定三關蒙指示。放行五位事如何。師曰。太平寰宇斬癡頑。曰恁麼則南巖門下土曠人稀。師曰。靈利衲僧祇消一點。曰自古自今同生同死時如何。師曰。家賊難防。曰今日學人小出大遇去也。師便打曰。須是老僧打你始得。僧禮拜。師曰。切忌詐明頭

常德府梁山廓庵師遠禪師。合州魯氏子。上堂。舉楊岐三腳驢子話。乃召大衆曰。揚其湯者。莫若撲其火。壅其流者。莫若杜其源。此乃智人之明鑒。佛法之至論。正在斯焉。者因緣。如今叢林中提唱者甚多。商量者不少。有般底祇道宗師家無固必。凡有所問隨口便答。似則也似。是即未是。若恁麼祇作箇乾爆事會。不見楊岐用處。乃至祖師千差萬別方便門庭。如何消遣。又有般底祇向佛邊會。却與自己沒交涉。古人道。凡有言句。須是一一消歸自己。又作麼生。又有般底。一向祇作自己會。棄却古人用處。唯知道明自己事。古人方便却如何消遣。既消遣不下。却似抱橋柱澡洗。要且放手不得。此亦是一病。又有般底却去腳多少處會。若恁麼會。此病最難醫也。所以他語有巧妙處。參學人卒難摸索。纔擬心則差了也。前輩謂之楊岐宗旨。須是他屋裏人。到恁麼田地。方堪傳授。若不然者。則守死善道之謂也。者公案。直須還他透頂

徹底漢方能了得此非止禪和子會不得而今天下叢林中出世爲人底會得亦少若要會去直須向威音那畔空劫已前輕輕覷著提起便行捺著便轉却向萬仭峰前進一步可以籠罩古今坐斷天下人舌頭如今還有恁麽者麽有則出來道看如無更聽一頌三脚驢子弄蹄行直透威音萬丈坑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湖南長老誰解會行人更在青山外

嘉州能仁默堂紹悟禪師結夏上堂最初一步十方世界現全身末後一言一微塵中深鎖斷有時提起如倚天長劍光耀乾坤有時放下似紅爐點雪虛含萬象得到恁麽田地天魔外道拱手歸降三世諸佛一時稽首便可以大圓覺爲我伽藍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如是則朝往西天暮歸東土亦是禁足百華叢裏坐婬坊酒肆行亦是禁足雖然如是不曾動著者裏一步恁麽則九旬無虛棄之功百劫有今時之用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爲之化此即是涅槃妙心金剛王寶劍敢問大衆作麽生得到者田地去如人上山各自努力上堂擧趙州訪二庵主公案頌曰一重山盡一重山坐斷孤峰子細看霧捲雲收山嶽靜楚天空濶一輪寒

彭州上溪智陀子言庵主緜州人初至大隨聞擧石頭和尙示衆偈倏然領旨歸隱土溪懸崖絕壑間有石若蹲異獸師鑿以爲室中發異泉無涸溢四衆訝之居三十年化風盛播室成日作偈曰一擊石菴全縱橫得自然淸涼無暑氣涓潔有甘泉寬廓含沙界寂寥絕衆緣箇中無限意風月一牀眠

劍門南修道者淳厚之士也自大隨一語契投服勤不怠歸謁崇化贊禪師坐次贊以宗門三印問之南曰印空印泥印水平地寒濤競起假饒去就十分也是靈龜曳尾

莫將尙書字少虛家世豫章分寧因官西蜀謁南堂靜禪師咨決心要堂使其向好處提撕適如廁俄聞穢氣急以手掩鼻遂有省即呈以偈曰從來姿韻愛風流幾笑時人向外求萬別千差無覓處得來元在鼻尖頭南堂答曰一法纔通法法周縱橫妙用更何

求青蚍出匣魔軍伏碧眼胡僧笑點頭

龍圖王蕭居士字觀復留昭覺日聞開靜板聲有省問南堂曰某有箇見處纔被人問却開口不得未審過在甚處堂曰過在有箇見處堂却問朝旆幾時到任公曰去年八月四日堂曰自按察幾時離衙公曰前月二十堂曰爲甚麼道開口不得公乃契悟

大鑒下第十七世

育王諶法嗣

南劍州西巖宗回禪師婺州人久聆示誨深得法忍因寺僧以茶禁聞有司吏捕知事師謂衆曰此事不直之則罪坐於我若自直彼復得罪不忍爲也令擊鼓陞座說偈曰縣吏追呼不暫停爭如長往事分明從前有箇無生曲且喜今朝調已成言訖而逝

徑山杲法嗣

江州東林卍菴道顏禪師潼川人族鮮于氏久參圓悟微有省發洎悟還蜀囑依妙喜仍以書致喜曰顏川彩繪已畢但欠點眼耳他日嗣其後未可量也喜居雲門及洋嶼師皆在焉朝夕質疑方大悟住後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烏窠吹布毛便有人悟去今時學者爲甚麼却不識自己良久曰莫錯怪人好上堂欲識諸佛心但向衆生心行中識取欲識常住不凋性但向萬物遷變處會取還識得麼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作麼生是良遂知處乃曰鸚鵡語鶴上堂仲冬嚴寒三界無安富者快樂貧者飢寒不識玄旨錯認定盤何也牛頭安尾上北斗面南看上堂一滴滴水一滴滴凍天寒人寒風動幡動雲門扇子跨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不出諸人十二時中尋常受用上堂圓通門戶八字打開若是從門入得不堪共語須是入得無門之門方可坐登堂奧所以道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未來參學人當依如是法從上諸聖幸有如此廣大門風不能繼紹甘自鄙棄穿鑿牆壁好不丈夫敢問大衆無門之門作麼生入良久云非唯觀世音我亦從中證

劍州萬壽自護禪師。上堂。古者道。若是識得心。大地無寸土。萬壽卽不然。若人識得心。未是究竟處。且那裏是究竟處。拈拄杖卓一下。曰。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

處州連雲道能禪師。漢州何氏子。僧問。鏡淸六刮。意旨如何。師曰。穿却你鼻孔。曰。學人有鼻孔卽穿。無鼻孔又穿箇甚麼。師曰。抱贓叫屈。曰。如何是就毛刮。塵師曰。筠袁虔吉。頭上插筆。曰。如何是就皮刮。毛師曰。石城虔化。說話斷。罵曰。如何是就肉刮。皮師曰。嘉眉果閬。懷裏有狀。曰。如何是就骨刮。肉師曰。漳泉福建。頭匾如扇。曰。如何是就髓刮。骨師曰。洋瀾左蠡。無風浪起。曰。髓又如何刮。師曰。十八十九。癡人夜走。曰。六刮已蒙師指示。一言直截意如何。師曰。結舌有分

臨安府霛隱最菴道印禪師。漢州人。上堂。大雄山下虎。南山鼈鼻蛇。等閑撞著。抱賞歸家。若也不措好手。便與拔出重牙。有麼。有麼。上堂。五五二十五。擊碎虗空鼓。大地不容針。十方無寸土。春生夏長。復何云。甜者甜兮苦者苦。中秋上堂。舉馬大師與西堂百丈南泉翫月公案。師云。馬大師垂絲千尺。意在深潭。西堂振鬣百丈擺尾。雖則衝波激浪。未免上他鉤線。南泉自謂躍過禹門。誰知依前落在巨網。卽今莫有絕羅籠出窠臼底麼。也好出來露箇消息。貫知華藏門下不致寂寥。其或未然。此夜一輪滿。淸光何處無

秦國夫人計氏法眞。自寡處。屛去紛華。常蔬食。習有爲法。因大慧遣謙禪者。致問其子魏公。公留謙。以祖道誘之。眞一日問謙。曰。徑山和尙尋常如何爲人。謙曰。和尙祇教人看狗子無佛性。及竹篦子話。祇是不得下語。不得思量。不得向舉起處會。不得向開口處承當。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祇恁麼教人看。眞遂諦信。於是夜坐。力究前話。忽爾洞然無滯。謙辭歸。眞親書入道槩略。作數偈。呈慧。其後曰。逐日看經文。如逢舊識人。莫言頻有礙。一舉一回新

大溈泰法嗣

潭州慧通淸旦禪師。蓬州嚴氏子。初出關。至德山。値泰上堂。舉趙州曰。臺山婆子已爲汝勘破了也。且道意在甚麼處。良久。曰。就地撮將黃葉去。入山推出白

雲來師聞釋然翌日入室山問前百丈不落因果因甚麼墮野狐後百丈不昧因果因甚麼脫野狐師曰好與一坑埋却住後上堂說佛說祖正如好肉剜瘡舉古舉今猶若殘羹餿飯一聞便悟已落第二頭一槌便行早是不著便須知箇事如天普蓋似地普擎師子遊行不求伴侶壯士展臂不借他力佛祖拈掇不起衲僧顧見無門迷悟雙忘聖凡路絕且道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喝一喝曰莫妄想佛性和尙忌日上堂三脚驢子弄蹄行步步相隨不相到樹頭驚起雙雙魚拈來一老一不老爲憐松竹引淸風其奈出門便是草因喚檀郎識得渠大機大用都推倒燒香勘證見根源糞埽堆頭拾得寶叢林浩浩謾商量勸君莫謗先師好

成都府正法灝禪師上堂舉永嘉到曹谿因緣乃曰要識永嘉麼掀翻海嶽求知己要識祖師麼撥動乾坤建太平二老不知何處去卓拄杖曰宗風千古播嘉聲

成都府昭覺辯禪師上堂毫釐有差天地懸隔隔江人唱鷓鴣詞錯認胡笳十八拍要會麼欲得現前莫存順逆五湖煙浪有誰爭自是不歸歸便得

霧隱遠法嗣

慶元府東山全菴齊己禪師邛州謝氏子上堂學修山主偈曰是柱不見柱非柱不見柱是非已去了是非裏薦取召大衆曰薦得是移華兼蝶至薦得非擔泉帶月歸是也好鄭州梨勝靑州棗非也好衆山路入蓬萊島是亦沒交涉踏著秤鎚硬似鐵非亦沒交涉金剛寶劍當頭截阿呵呵會也麼知事少時煩惱少識人多處是非多

知府葛剡居士字謙問號信齋少擢上第詆意禪悅首謁無菴全禪師求指南菴令究即心即佛久無所契請曰師有何方便使某得入菴曰居士太無厭生已而佛海來居劍池公因從遊乃舉無菴所示之語請爲衆普說海發揮之曰即心即佛眉拖地非心非佛雙眼橫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留旬日而後返一日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豁然頓明頌曰非心非佛亦非物五鳳樓前山突兀艶陽影裏

倒翻身野狐跳入金毛窟無菴肯之卽遣書頌呈佛海海報曰此事非紙筆可既居士能過我當有所聞矣遂復至虎丘海迎之曰居士見處止可入佛境界入魔境界猶未得在公加禮不已海正容曰何不道金毛跳入野狐窟公乃痛領

華藏民法嗣

臨安府徑山別峰寶印禪師嘉州李氏子自幼通六經而厭俗務乃從德山清素得度具戒後聽華嚴起信既盡其說棄依密印於中峰一日印舉僧問嚴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嚴叱曰是誰起滅師啓悟卽首肯會圓悟歸昭覺印遣師往省因隨衆入室悟問從上諸聖以何接人師豎拳悟曰此是老僧用底作麼生是從上諸聖用底師以拳揮之悟亦舉拳相交大笑而止後至徑山謁大慧慧問甚處來師曰西川慧曰未出劍門關與汝三十棒了也師曰不合起動和尚慧忻然掃室延之慧南遷師乃西還連主數刹後再出峽住保寧金山雪竇徑山開堂陞座曰世尊初成正覺於鹿野苑中轉四諦法輪憍陳如比丘最初悟道後來眞淨禪師初住洞山拈云今日新豐洞裏祇轉箇拄杖子遂拈拄杖著左邊云還有最初悟道者麼若無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遂喝一喝下座若是印上座則不然今日向鳳凰山裏剎無工夫轉四諦法輪亦無氣力轉拄杖子祇教諸人行須緩步語要低聲何故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可宣禪師嘉定許氏子出家受具參安民悟旨訣嘉定庚午詔住徑山遠近輻輳宣慈夫重趼而來者窮其日力食息無所又於雙溪之上築室百間爲接待菴濟其所不及宋寧宗嘗錫化城二大字賜號佛日

泐潭明法嗣

漢州無爲隨菴守緣禪師本郡史氏子年十三病目去依棲禪慧目能禪師圓具出峽至寶峰値峰上堂舉永嘉曰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師聞釋然領悟住後上堂曰以一統萬一月普現一切水會萬歸一一切水月一月攝展則彌綸法界收則毫髮不存雖然收展殊途此事本無異致但能於根本

上著得一隻眼去方見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盡從此中示現三藏十二部一切脩多羅盡從此中流出天地日月萬象森羅盡從此中建立三界九地七趣四生盡從此中出沒百千法門無量妙義乃至世間工巧伎藝盡現行此事所以世尊拈華迦葉便乃微笑達磨面壁二祖於是安心桃花盛開靈雲疑情盡淨擊竹作響香嚴頓忘所知以至盤山於肉案頭悟道彌勒向魚市裏接人誠謂造次顛沛必於是經行坐臥在其中既有如是奇特更有如是光輝既有如是廣大又有如是周徧你輩諸人因甚麼却有迷有悟要知麼幸無偏照處剛有不明時

龍翔珪法嗣

南康軍雲居頑菴德昇禪師漢州何氏子二十得度習講久而棄之謁文殊道禪師問佛法省要殊示偈曰契丹打破波斯寨奪得寶珠村裏賣十字街頭窮乞兒腰間挂箇風流袋師擬對殊曰莫錯師退參三年方得旨趣往見佛性機不投入閩至鼓山禮覲便問國師不跨石門句意旨如何竹菴應聲喝曰閑言語師即領悟住後僧問應眞不借三界高超即不問如何是無位眞人師曰聞時富貴見後貧窮曰擡頭須掩耳側掌便翻身師曰無位眞人在甚麼處曰老大宗師話頭也不識師曰放你三十棒

雲居悟法嗣

南康軍雲居普雲自圓禪師綿州雍氏子年十九試經得度留教苑五祀出關南下歷扣諸大尊宿始詣龍門一日於廊廡間覩繪胡人有省夜白高菴菴舉法眼偈曰頭戴貂鼠帽腰懸羊角錐語不令人會須得人譯之復笑而示之曰我爲汝譯了也於是大法明了呈偈曰外國言音不可窮起雲亭下一時通口門廣大無邊際吞盡楊岐栗棘蓬菴遣師依佛眼眼謂曰吾道東矣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曰北斗裏藏身師曰南北東西萬萬千乾坤上下兩無邊相逢相見呵呵笑屈指擡頭月半天

黃龍忠法嗣

成都府信相戒脩禪師上堂舉馬祖不安公案乃曰兩輪舉處煙塵起電急星馳擬何止目前不礙往來

機正令全旋無表裏丈夫意氣自衝天我是我兮你是你

西禪璉法嗣

遂寧府西禪第二代希秀禪師上堂曰秋光將半暑氣漸消鴻雁橫空點破碧天似水猿猱挂樹撼翻玉露如珠直饒對此明機未免認龜作鼈且道應時應節一句作麼生道野色併來三島月溪光分破五湖秋

大溈果法嗣

荊門軍玉泉窮谷宗璉禪師合州董氏子開堂日問答已乃曰衲僧向人天衆前一問一答一擒一縱一卷一舒一挨一拶須是具金剛眼睛始得若是念話之流君向西秦我之東魯於宗門中殊無所益者一段事不在有言不在無言不礙有言不礙無言古人垂一言半句正知國家兵器不得已而用之橫說竪說祗要控人入處其實不在言句上今時人不能一徑徹證根源祗以語言文字而爲至道一句來一句去喚作禪道喚作向上向下謂之菩提涅槃謂之祖師巴鼻正似鄭州出曹門從上宗師會中往往眞箇以行脚爲事底纔有疑處便對衆決擇祗一句下見諦明白造佛祖直指不傳之宗與諸有情盡未來際同得同證猶未是泊頭處豈是空開脣皮胡言漢語

石頭回法嗣

南康軍雲居蓬菴德會禪師重慶府何氏子上堂學教中道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作麼生是非相底道理佯走詐羞偷眼覷竹門斜掩半枝花

錦江禪燈卷第七

錦江禪燈卷第八

昭覺丈雪 通醉 輯
紹興幻菴 胡昇猷 訂

大鑑下第十八世

東林顏法嗣

汀州報恩法演禪師杲州人上堂舉俱胝竪指因緣師曰佳人睡起懶梳頭把得金釵插便休大抵還他

肌骨好。不塗紅粉也風流

婺州智者元菴眞慈禪師。潼川李氏子。初依成都正法寺出家。具戒後。遊講肆。聽講圓覺。至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畢竟無體。實同幻化。因而有省。作頌曰。一顆明珠。在我者裏。撥著動著。放光動地。以呈諸講師。無能曉之者。歸以呈其師。遂舉狗子無佛性話詰之。師曰。雖百千萬億公案。不出此頌也。其師以爲不遜。乃叱出。師因南遊。至廬山圓通。挂搭。時卍菴爲西堂。爲衆入室。舉僧問雲門。撥塵見佛時如何。門云。佛亦是塵。師隨聲便喝。以手指胷曰。佛亦是塵。師復頌曰。撥塵見佛。佛亦是塵。問了答了。直下翻身。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又頌塵塵三昧曰。鉢裏飯。桶裏水。別寶崑崙坐潭底。一塵塵上走須彌。明眼波斯笑彈指。笑彈指。珊瑚枝上清風起。卍菴深肯之

昭覺紹淵禪師。上堂。舉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門曰。體露金風。師曰。要明陷虎之機。須是本色衲子。始得。雲門大師具逸羣三昧。擊節扣關。於閃電光中。出一隻手。與人解黏去縛。拔楔抽釘。不妨好手。子細檢點將來。大似與賊過梯。昭覺則不然。忽有僧問樹凋葉落時如何。只答他道。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且道與雲門是同是別。復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上堂。鎔瓶盤釵釧。作一金。攪酥酪醍醐成一味。如是賓主道合。內外安和。五位君臣齊透。四種料揀一串。放行則細雨濛濛。秋風颯颯。把住則空空如也。誰敢正眼覷著。且道放行爲人好。把住爲人好。復曰。等閑一似秋風至。無意涼人人自涼

張栻字敬夫。累官吏部侍郎。嘗問道於道顏。曰。見卽便見。擬思卽差。又作麼生。顏曰。還問不知。有栻曰。政當知有時如何。顏曰。聞聲見色。只如常。栻豁然有省。乃留偈曰。聞聲見色只如常。熟察精麤理自彰。脫似虛空藏碧落。曾無少剩一毫芒。頹然之後方疾革。定叟求教。栻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語訖而逝。栻平生潛心經史。動以古聖賢自期。所著有論孟太極諸書。學者稱爲南軒先生

西禪需法嗣

南劍州劍門安分菴主。少與木菴同肄業安國。後依懶菴未有深證。辭謁徑山大慧。行次江干。仰瞻宮闕。聞街司喝侍郎來。釋然大悟。作偈曰。幾年箇事挂胸懷。問盡諸方眼不開。肝胆此時俱裂破。一聲江上侍郎來。遂徑回西禪。懶菴迎之。付以伽黎。自爾不規所寓。後菴居劍門。化被嶺表。學者從之。所作偈頌。走手而成。凡千餘首。盛行於世

大溈行法嗣

常德府德山子涓禪師。潼川人。上堂。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遂喝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衆中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休寐語。却許伊具一隻眼。上堂。橫按拄杖曰。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循環逆順數將來。數到未來無盡日。因七見一。因一亡七。踏破太虛空。鐵牛也汗出。絕氣息。無踪跡。擲拄杖曰。更須放下者箇。始是參學事畢。上堂。拈拄杖曰。有時奪人不奪境。拄杖子七縱八橫。有時奪境不奪人。山僧七顛八倒。有時人境兩俱奪。拄杖子與山僧削迹吞聲。有時人境俱不奪。卓拄杖曰。伴我行千里。攜君過萬山。忽然撞著臨濟大師時如何。喝曰。未明心地印。難透祖師關

育王光法嗣

臨安北澗居簡禪師。潼州龍氏子。依邑之廣福院得度。參別峰塗毒。沉默自究。一日閱卍菴語有省。再參佛照。機契。自是往來其門者五十年。走江西訪仲温於羅湖。與師議論大奇之。遂以大慧居洋嶼菴竹篦付之。師巽焉久之。出世台之報恩。晚遷淨慈。上堂。識得一。萬事畢。了事衲僧一字不識。直饒恁麼。未稱全提。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上堂。舉密師伯與洞山在餅店。密於地上畫一圓相。謂洞山曰。把將去。山曰。拈將來。後來保寧勇和尚曰。非但二人提不起。盡大地人亦提不起。北澗敢道。保寧計窮力盡。上堂。舉趙州入僧堂曰。有賊有賊。見一僧便捉曰。賊在者裏。僧曰。不是某甲。州托開曰。是卽是。不肯承當。師曰。趙州收處太寬。放去太急。淨慈則不然。家賊難防。家財必喪。卓拄杖曰。只可錯捉。不可錯放。淳祐丙午春示寂。書偈曰。四月一日。珍重六字。至期假寐而逝

未詳法嗣

蜀僧方辨謁六祖曰善塑祖正色曰試塑看辨不領旨乃塑祖可高七尺曲盡其妙祖觀之曰汝善塑佛性否曰不善佛性祖醻以衣物辨禮謝而去

太瘟蜀僧居眾嘗歎佛法混濫異見蜂起乃曰我參禪若得眞正知見當不惜口業遂發願禮馬祖塔長年不輟忽一日塔放光感而有悟後徧主叢林勘驗老宿過雪竇山前云者老漢口裏水漉漉地竇聞其語意似不平及太見竇云你不肯老僧那太云老漢果然水漉漉地遂摵一坐具便出直歲不甘中路令人毆打損太一足太云此是雪竇使之他日須折一足償我後果如其言

蜀中仁王欽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聞名不如見面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鬧市裏弄猢猻曰如何是道曰大蟲看水磨

德普禪師緜州蒲氏子得度受具解唯識起信論兩川無敵詰難號爲義虎時惟勝還自江西呂大防出鎮成都執弟子禮日夕造室普竊聽其議一不能曉歸臥看屋梁曰勝昔嘗業講有聲呂公世稱賢者相與敬信如此吾乃不信可乎乃出蜀至荊州金鑾夜與一衲俱普問經論何負禪宗而長老多譏訶之耶曰以其是識情義理思想邊量非能發聖得道脫有得道發聖者皆藉之以爲緣耳倘不因自悟惟經論是仗則能讀能知能見解者皆證聖成道去矣惟以死語是所知障故祖師西來也如經言一切衆生本來成佛汝信之乎曰世尊之語豈敢不信曰既信矣遠來何爲曰聞禪宗有別傳法故來耳衲笑曰是則未信非能信也今積翠南禪師出世久子見之不宜後普即日遂行熙寧元年至黃龍問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法迦葉呼阿難難應諾迦葉曰倒却門前刹竿著意旨如何南曰上人出蜀曾到玉泉否曰曾到又問曾挂搭否曰一夕便發南曰智者道場關將軍打供與結緣幾時何妨普默然理前問南俛首普趨出大驚曰兩川義虎不消此老一唾

潼川報恩道熙禪師曾與寶福送書往泉州王太尉處尉問漳南和尚近日還爲人也無師云若道爲人

卽屈菁和尙若道不爲人。又屈太尉。尉云道取一句。待鐵牛能嚙草木馬解含煙。師云某甲惜口喫飯。尉良久又問驢來馬來。師云驢馬不同途。尉云爭得到者裏。師云謝太尉領話

范蜀公送圓悟禪師行脚

觀水莫觀汚池水。汚池之水魚鱉卑。登山莫登迤邐山。迤邐之山草木稀。觀水須觀滄溟廣。登山須登泰山上。所得不淺所見高。工夫用盡非徒勞。南方幸有選佛地。好向其中窮妙旨。他年成器整頹綱。不負男兒出家志。大丈夫休擬議。豈爲虗名滅身計。百年隨分覺無多。莫被光陰暗添歲。成都況是繁華國。打住只因花酒惑。吾師幸是出家兒。肯隨齷齪同埋沒。吾師幸有虹蜺志。何事躊躇溺泥水。豈不見呑舟之魚不隱卑流。合抱之木不生丹丘。大鵬一展九萬里。豈同春岸飛沙鷗。何如急駕千里驥。莫學鷦鷯戀一枝。直饒講得千經論。也落禪家第二機。白雲長是戀高臺。暮罩朝籠不暫開。爲慰蒼生霖雨望。等閑依舊出山來。又不見荊山有玉名璠瑤。良工未遇居縫蒿。當時若不離荊楚。爭得連城價倍高

無心廣道者。梓州人。初遊方。問雲蓋智和尙。興化打維那意旨如何。智下禪牀展兩手吐舌示之。廣打一坐具。智云此是風力所轉。又問石霜琳和上。琳云你意作麽生。廣亦打一坐具。琳云好一坐具。祇是你不知落處。又問眞淨。淨云你意作麽生。廣亦打一坐具。淨云他打你亦打。廣於此大悟。淨因作頌曰。丈夫當斷不自斷。興化爲人徹底。漢已後從他眼自開。棒了罰錢趂出院

漢中沙門意忠上座。尋師訪道。選佛參禪。千木隨身。逢場作戲。然其場也戲乎一時。以其功也利益千古。於是革其舊制。郢人猶迷。狗器投機。變通在我。豈以繩墨拘其大猷。而爲規矩之所限哉。是謂有子不可教。其可教者語言糟粕也。非心之至妙。其至妙之心在我不在文字語言也。縱有明師密授。不如心之自得。故曰得之於心。應之於手。皆霧然心法之妙用也。故有以披麥也。卽爲其磑。欲變米也。卽爲其碾。欲取麪也。卽爲其羅。欲去糠也。卽爲其扇。而規模法則總

有關捩消息旣通皆不撥而自轉以其水也一波纔動前波後波波應而無盡以其礙也一輪纔舉大輪小輪輪輪運而無窮由是上下相應高低共作其妙用也出乎自然故不假人力之所能爲而奇絶可觀玄之又玄然後左旋右轉豎去橫來更相擊觸出大法音皆演苦空無常無我諸波羅密而聞者聞其心見者見其性以至嗅嘗知覺盡獲法喜禪悅之樂又何郎米麪話所須物供香積廚而爲二膳飽禪者輩往來選佛者歟

自慶藏主蜀人叢林知名徧參眞如晦堂普覺諸大老游廬阜入都城見法雲圓通禪師與秀大師偕行到法雲秀得參堂以慶藏主之名達圓通通曰且令別處挂搭俟此間單位空卽令參堂慶在智海偶臥病秀欲詣問所苦而山門無假乃潛出智海見慶慶以書白圓通道秀越規矩出入圓通得書知之夜參大罵此眞小人彼以道義故挨出院來訊汝疾返以此告訐豈端人正士所爲慶聞之遂掩息叢林盡謂慶遭圓通一訴而卒

峩眉山白長老嘗云鄕人雪竇有頌百餘首其詞意不甚出人何乃浪得大名於世遂作頌千首以多十倍爲勝自編成集妄意他日名壓雪竇到處求人賞音有大和山主徧見當代有道尊宿得法於法昌遇禪師出世住大和稱山主氣吞諸方不妄許可白攜其頌往謁之求一言之鑒取信後學大和見乃唾云此頌如人患鴉臭當風立地其氣不可聞自是白不敢出似人後黃魯直聞之到成都大慈寺大書於壁云峩眉白長老千頌自成集大和曾有言鴉臭當風立無師自悟之流費盡心血將謂取勝於人及見智者一場熱鬨只爲貢高墮此窠穴參學人切莫萌此遺臭諸方

大鑒下第十九世

天童傑法嗣

夔州臥龍山破菴祖先禪師廣安州王氏子初參密菴聞上堂語有省後菴住霧隱命師分座有道者請益曰胡孫捉不住時如何師曰用捉他作甚麼如風吹水自然成紋住後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忍

俊不禁爲諸人作箇撇脫拈拄杖卓一下曰流水暗
渭溪畔石勸人除却是非難
饒州薦福曾原生禪師南劍人詠霧雲右曰雲去雲
來非有意雲來雲去亦無心有無截斷霧何在突兀
一峰青到今

大鑒下第二十世

臥龍破菴先法嗣

臨安府徑山無準師範禪師劍州雍氏子九歲出家
請益老宿坐禪之法宿曰禪是何物坐底是誰師晝
夜體究一日如厠提前話有省謁育王佛炤炤問何
處人師曰劍州炤曰帶得劍來麼師隨聲便喝炤笑
曰者烏頭子也亂做至霧隱時破菴爲第一座同遊
石筍菴有道者請益胡孫子話師於旁大悟初住明
州清源後受詔住徑山上堂霧山指月曹溪話月遞
代相傳證龜成鼈範上座尋常有一張口挂在壁上
未曾動著今日無端入者行戶事到如今只得東籬
西籬未免拈起多年曆日於中點出些子悞賺處說
似諸人且要郭大李二鄭四張三知得江南兩浙春
寒秋熱雖然如是黃河三千年一度清上堂若論箇
事直是省要易會多是諸人自作艱難自作障礙所
以有時東廊西廊見諸人和南問訊山僧便乃低頭
相接其實無他只要諸人識得長老是西川隆慶府
人氏若識得去便與諸人打些鄉談說些鄉話如今
且未說你識得長老且各自知得自家鄉貫也得還
知麼明州六縣奉化八鄉上堂名不得狀不得取不
得捨不得只麼得且道得箇甚麼三人證龜成鼈理
宗召入脩政殿奏對詳明賜金襴僧伽衣又宣詔慈
明殿陞座說法帝垂簾而聽賜號佛鑑淳祐己酉三
月旦日疾作遂陞座謂衆曰山僧既老且病無力與
諸人東語西話今勉强出來將從前說不到的盡情
向諸人抖擻去也遂起身抖衣曰是多少便歸方丈
十五日集衆遺囑至夜書偈曰來時空索索去也赤
條條更要問端的天台有石橋擲筆而逝塔全身於
圓照菴

臨安府霧隱石田法薰禪師眉山彭氏子初遊石霜
禮雷遷塔述偈曰一念慈容元不隔何須特地賜乖

張平高就下婆心切惱得雷公一夜忙師名因是大著聞穹窿破菴道望遂往依焉室中舉世尊拈華迦葉微笑師曰焦磚打著連底凍赤眼撞著火柴頭菴陰奇之初住蘇之高峰遷楓橋鍾山淨慈靈隱示衆但得本莫愁末喚甚麼作本喚甚麼作末松栢千年青不入時人意牡丹一日紅滿城公子醉山僧恁麼道若有不肯底是我同參弟子師俊繪師像求贊有日末後一句分付厨山衆領訝之明日忽示疾退歸保壽趣辦終焉計寔全身於院之後山

南康府雲居即菴慈覺禪師蜀人舉僧問葉縣如何是學人密用心處縣曰閙市輥毬子曰意旨如何縣曰普請衆人看師頌曰輥毬閙市衆人看一陣淸風吹面寒定亂不須雙刃劍活人何必九還丹師始登雲居時先一夕宿瑤田庄夢伽藍安樂公謂曰汝與北山祇有一粥緣明日午後至寺晚參罷會同袍二僧鬭狠聞於司凡新到例遭斥逐師深切疑訝後數年蜀士有宦遊於朝以雲居虛席請師補處師欣然承命且復徵往夢竟至瑤田庄而寂

淨慈仲頴法嗣

溫州江心一山了萬禪師族臨川金氏貌瘠而弱年十五業程文有聲然素志出家莫奪去從金溪常樂院思仁祝髮俄有靈芝産戶樞占者曰吉徵也及遊方謁偃溪聞公荊叟珏公簡翁敬公皆相語合東叟頴南屏擇師掌記師偶經神祠見紙灰隨風旋起師脫然忘所證亟以白叟詰之終無凝滯遂蒙印可未幾江淮總統以開先迎居之師涖事叢林鼎新又十年升住江心少不適意輒棄去寺衆數百懇留隨至馮公嶺不從泣別散去師恬然如脫桎梏焉

大鑑下第二十一世

無準範法嗣

明州天童別山祖智禪師蜀之順慶楊氏子十四得度聞僧誦大巖頌悅之時巖住蘇之穹窿亟往從焉因閱華嚴經彌勒樓閣入已還閉之語恍如夢覺遂頌靈雲見桃花曰萬綠叢中紅一點幾人歡喜幾人嗔巖頷之抜後見無準於雪竇準知是法器待之彌峻時或棒喝交下一語不少貸師擬對輒噤不能發

由是知解都喪久之作而言曰吾生平伎倆皆死法今見此翁始行活路既而遷移徑山命師分座寶祐丙辰被旨住天童一囊一鉢縛茅以居庚辰九月旦示衆曰雲淡月華新木脫山骨露有天有地來幾箇眼睛活有省問者師曰不及相見各自努力越十日夜分呼侍者囑後事珍重大衆叉手而寂

金山開法嗣

臨安府徑山石溪心月禪師眉州人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矮子看戲

大鑒下第二十二世

無用寬法嗣

重慶府縉雲山如海眞禪師碧峰參師於地上畫一圓相峰以袖拂之師復畫一圓相峰於中增一畫又拂之師再畫如前峰又增一畫成十字又拂之師復畫如前峰於十字加四隅成卍文又拂之師乃總畫二十圓相峰一一具答師曰汝今方知佛法宏勝如此宜往朔方其道大行

大鑒下第二十五世

少林裕法嗣

昭覺仲慶禪師上堂喫鹽添得渴下座僧問喫鹽添得渴旹如何師曰皺影猢子無屎喫

後菴照法嗣

阡邡進禪師僧問逢橋折橋旹如何師曰那討者般人進云師意如何師曰從來好手不彰名

大鑒下第二十六世

古拙俊法嗣

普州東林無際悟禪師二十出纏縛竹爲菴研勵無懈四指大書帖亦不看只是拍盲做鈍工夫後得大徹大悟師有偈曰無念即著空有念即著執有無兩相忘非空亦非執又曰寂照無上下光明處處通本來無皂白何處不含容楚山參師問數年來住在何處山曰我所住廓然無定在師曰汝有何所得山曰本自無失何得之有師曰莫不是學得來底山曰一法不有學自何來師曰汝落空耶山曰我尚非我誰落誰空師曰畢竟如何山曰水淺石出雨霽雲收師曰莫亂道只如佛祖來也不許你若縱橫吞得一大

藏教現百千神通到者裏更是不許山曰和尚雖是把斷要津其奈傍觀不易師拍膝一下曰會麼山便喝師笑曰克家須是破家兒恁麼幹蠱也省力山掩耳而出授法偈曰我無法可付汝無心可受無付無受心何人不成就

大鑒下第二十七世

東林悟法嗣

簡州天成寺楚山紹琦禪師唐安雷氏子八歲入鄉校授經成誦九歲失怙詣玄極通禪師學出世法後謁無際示以無字公案偶聞開靜板鳴礙膺冰泮往見際際曰還我無字意來師曰者僧問處偏多事趙老何曾涉所思信口一言都吐露翻成特地使人疑曰如何是汝不疑處師曰青山綠水燕語鶯啼歷歷分明更疑何事曰未在更道師曰頭頂虛空脚踏實地際曰亦未在師乃禮拜際曰如是如是後居天柱僧問如何是天柱境師曰澗澗雲歸兜山高日出遲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額下眉遮眼腮邊耳搭肩曰如何是天柱家風師曰雲甑炊松粉冰鐺煑月團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海神撒出夜明珠曰學人不會師曰文殊失却玻璃盞曰如何是佛師曰生鐵秤錘曰如何是法師曰石頭土塊曰如何是僧師曰黑漆拄杖曰不涉寒暑者是甚麼人師曰爲汝道了也汝還識否僧擬對師咄曰擬心即乖開口便錯眨得眼來錯過去也曰原來恁地近那師曰汝見箇甚麼道理曰面目分明當機不露師震聲一喝僧當下豁然景泰五年住投子僧問遠離皖山來據投子海衆臨筵請師祝聖師曰鼎內長生篆峰頭不老松曰祝聖已蒙師的旨投子家風事若何師曰提瓶穿市過不是賣油翁曰只如祖師道不許夜行投明須到還端的也無師曰雖然眼裏有筋爭奈舌頭無骨曰趙州道我早侯白更有侯黑意作麼生師曰不因弓矢盡未肯豎降旗問今日和尚陞座說法未審有何祥瑞師曰麒麟步驟丹霄外優鉢花開烈火中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雪消山頂露風過樹頭搖

無礙鑑禪師閩中人法嗣於無際悟嘗作牧牛頌以示人自序曰夫有相有因故立牧牛規矩無面無狀

了無從處安名。爲開法施醫方。量擬病根瘳痼。逾城
雖異。入室皆同。不妨信手招來。也是一場懡㦬。自無
始劫來牧頭水牯。掣斷鼻繩。犇競馳走。歷遍郊坰。無
處揣摸。孜孜忖度。籌量數數。推窮大事。欲拯迷途。須
循捷徑。罔辭勞苦。而步水登山。峭緊芒鞋。而描踪捕
跡。蓋由迷頭認影。眷戀芳叢。背覺合塵。貪愛自弊。坑
坎堆阜。窈篠幾番。退屈狐疑。煙霞浩渺。幽深憤志。豈
容疎慢。深加勇猛。精進一心。惟覓睡痕。踤然囫地。逢
伊。觸碎銀山鐵壁。安居折脚鐺下。柴門谷口。雲深簫
簫。玉鑑涵秋。炯炯氷壺浸月。梁山慣愛揚家醜。始信
南泉喚作牛。明初塲於閩之圓覺菴

太平府八峰山廣善寶月潭禪師。大慧參。師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慧曰東嶺上有雲。師曰有雨雲無雨
雲。慧曰雨淋淋地。師曰下後如何。慧曰白浪滔天。師
曰。如何是萬法歸一。慧曰人間寒暑不能侵。師曰如
何是靑州布衫。慧曰賴遇良工手。師曰杲日當空無
所不照。因甚麼被片雲遮却。慧曰船去船來岸不移。
師曰。人人有箇影子。因甚踏不著。慧曰。昨日有人從
廣東來。師曰。熱大地是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却。慧
曰。東海鯉魚吞却日。師曰如是如是。付以偈曰。乾坤
雖大不能藏。日月雖明難逾光。紹續慧燈常不滅。流
傳千古繼諸方。闔維塲於中川報恩寺

重慶府西禪雪峰瑞禪師。天奇參。師問無奇乃移時
方覺。答曰。淵底頑氷呑宇宙。性湖明月匣天寒。師大
喝曰。汝還有嫌凡愛聖底心。掃妄求眞底見。奇曰。是
師曰。你若嫌凡愛聖。斷般若之善根。你若掃妄求眞。
絕諸佛之命脈。震聲又喝。眞又是誰。妄又是誰。凡又
是誰。聖又是誰。奇心中豁然

少室淳拙才法嗣

益都亮禪師。問僧何處來。僧曰。東西南北來。師打。曰
無主孤魂。僧曰瞎棒不得亂打。師曰瞎棒且喜有箇
瞎漢喫在。僧云瞎瞎。師曰瞎了八萬四千毛孔也。未
在

錦江禪燈卷第八

錦江禪燈卷第九

昭覺丈雪　通　醉　輯
紹興幻菴　胡昇猷　訂

大鑑下第二十八世

東明昱法嗣

湖州東明海舟永慈禪師成都余氏子生於洪武甲戌齠齓時見僧喜聞說生死事大遂發志棄俗趨大隋禮獨照月禪師削染居八載始行脚首謁太初和尙初問父母未生前那箇是你本來面目師卽從東過西叉手而立初曰未在更道師曰兩眼相對有甚相瞞初大悅復至東普無際和尙處學似做工夫際追問不遜於宣德二年出峽參霧谷雪峰和尙深契請師充首座造武林受具詣古道山參見東明老和尙一見相契問曰無相福田衣甚麼人得披明下座摑一掌師曰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和上作麼生明又一掌師曰一掌不作一掌用速道明又一掌師神色不變曰老和尙名不虛播復展具三拜明曰我居古道山三十載今日只見得者僧留住數日欲付袈裟師曰某不爲衣來自此聲譽叢席至天界隱居於正統二年太監袁誠欽師道德備供請禮部劄住持翼善禪寺開山說法衲子雲集復於正統五年六月二十八日東明示寂遺囑白菴住持曰吾有衣法二物送至金陵東山海舟和尙囑曰字付慈海舟訪我我無酬明年之明日西風笑點頭至來年期日示寂白菴長老不違遺囑請首座法廣於景泰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持衣齎至東山師陞座祝香而受嗣法門人寶峰瑄等所作頌古歌偈行於世七十四載爲僧中我六十二世有不可數老和尙又打〇曰多向者裏安身出投筆而逝塔於東明山左（同時常熟縣普慈者誤爲永慈矣）

唐安湛淵禪師上堂楚山大似逆鱗徑尺不可觸犯唐安偏向毒蛇頭上抓會他絕響無音還有幾直至而今拄杖談衆中有聞得的當者麼若的當且道他說個甚麼良久卓拄杖曰蒼天蒼天

天成琦法嗣

古渝濟川洪禪師問楚山曰蟭螟蟲吸乾滄海魚龍

蝦蟆向何處安身立命。山曰子之識海若空。魚龍自有變化。師曰未審蟭螟蟲卽今何在。山曰在汝眉毛下。師曰水母飛上色究竟天。入摩醯眼裏作舞。因甚不見。山曰多少人向者不見處打失鼻孔。師曰未審如何是摩醯正眼。山喝曰會麼。師曰不會。山曰面門兩眼渾無事。頂中一點耀乾坤。師曰蓮湖橋爲人直指。因甚明眼人落井。山曰高山無險路。平地有深坑。師曰如何是直指的事。山曰玉闌干上石獅子。紅藕花間白鷺鷥。師曰謝師答話。山曰切忌隨語生解。師禮拜

石經海珠祖意禪師。掩關次。楚山撫關門一下曰請關中主相見。師斂手鞠躬而立。山曰日用事作麼生。師曰看取趙州無字。山曰如何是無字意。師曰無孔鐵鎚當面擲。山曰趙州意作麼生。師曰只爲婆心切。肝膽向人傾。山曰不涉有無。如何體會。師曰某甲到者裏則無用心處。山曰早是用心了也。師作禮。山拈拄杖曰待出關來與汝一頓。師曰某甲卽今亦不在關內。山以手拍關門一下曰。者箇聻。師一喝。山曰未在更道。師曰靈機無隔礙。牆壁絕周遮。山却與一喝師近前問訊曰。謝師指教。山曰天時酷暑。善加保愛」

長松大心眞源禪師。三池張氏子。參楚山問。從上佛祖言不及處。行不到處。請師直指。山拈拄杖曰。聻。師便喝。山便打。師又喝。山又打。師乃捉住拄杖曰。打甚麼。山與一喝。師作禮。山曰與甚麼人同途。師曰野鶴獨翔雲漢表。清蟾孤照宇寰中。山曰途中忽遇猛虎時如何迴避。師曰虎在甚麼處。山便作虎聲。師作怕勢。山曰恁麼子親見虎來耶。師却作虎聲。山呵呵大笑。師曰某甲罪過。山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晴宵月曬梅花冷。寒夜霜敲木葉疎。山曰只此是別更有。師曰古木枝頭飛赤烏。山曰父母未生前試道一句。看。師曰道不得。山曰因甚道不得。師曰他沒口。山曰又道沒口。師曰謝師答話。山曰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子作麼生領會。師曰泥牛走入海。吞却老龍珠。山曰未在。師進前叉手默然而立。山曰如是如是

嵩潘大悲寺崇善一天智中國師。彭縣人。生有異相。

年十二卽禮月光爲師後代惠心住松潘時番夷叛復不常師居邊撫化番夷莫不投伏天順間累封國師楚山過訪師呈悟頌山曰如何是無字意師曰出匣吹毛劍寒光射斗牛山曰趙州因甚道無師曰波斯嚼氷雪不覺齒牙寒山曰拈過有無如何湊泊師曰夜深誰把手同共御街遊山曰向上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秋夜家家月春來處處花一雙明白眼何處撒塵沙山曰善哉

石經豁堂祖裕禪師成都巨氏子從楚山學出世法山閱般若經師詣前問曰師所閱者乃文字般若爾只如離了文字未審如何是眞般若山乃擧起經曰會麼師曰不會山曰喚作文字得麼師曰不喚作文字得麼山曰般若眞空固非文字且亦不離文字何以故蓋文字性空與夫般若之體則無二也師曰此不二空中還著得此般若文字之名言乎山曰不二空中本絕名言亦無眞僞先佛世尊假名言說所謂不壞名言成就般若智不捨一法證滿分菩提此文殊之境界非二乘之見也師曰恁麼則名相性離說亦無說耶山曰只此無相無名無得無說卽眞般若也師却拈起經曰且道者箇又是甚麼山與一喝曰你道是甚麼師亦喝山乃奪過經復擧起曰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皆從此一卷經流出子還知此經出處麼師彈指一下

三池月光常慧禪師簡州李氏子謁楚山山曰子一向在甚麼處住師曰某甲性空無我故不住有相不住無相山曰有無俱遣時如何師曰不離當處卽是覺性妙場山曰當處卽不問除却語言動靜又作麼生師曰和尚雖是把斷要津截斷舌頭怎奈全身顯露山曰莫亂道師曰當人不讓豈敢私意摶量山曰子二六時中莫不空度耶師曰曾做無字工夫山曰如何是無字師曰適來上山恁麼發困山曰意旨如何師曰風吹秋月冷雪壓老梅寒師頌曰無無無處亦非無雲散長空月正孤亙古亙今渾不昧要將名列祖師圖

天成古音韶禪師掩關次楚山以拄杖扣門三下曰關主在麼師曰他不曾有出入誰云在不在卽開門

觸禮一拜山曰此猶是奴兒婢子之事請闕中主相見師乃叉手默然山曰此則沈寂默去也師曰適來問甚麼山曰問汝闕中主師曰喚作寂默得麼遂呈偈曰只此寂默非寂默非寂默中非亦絕渠儂面目已呈師動靜何曾有區別

西禪瑞法嗣

寶文洪印禪師棠城張氏子禮楚山値定王甍世三周除禪請山陞座師出問雷音動地選佛場開一會靈山儼然未散未審皇恩佛恩如何補報山曰蕩蕩堯風淸六合明明佛日照三千師曰祝贊已聞師的旨拈花微笑意如何山曰機前有語難容舌獨許頭陀一笑傳師曰玉梅破雪紅葉凋霜適官家除禪之辰乃鶴駕仙遊之日未審定王主人金容卽今何在山豎拂曰已成等正覺放大光明與三世如來共轉法輪汝還見麼師曰與麼則徧界絕遮藏也山曰要且有眼覷不見師曰只者覷不見處不隔纖毫山曰未是妙師曰未審如何是妙山曰二邊俱抹過始見劫前人師曰蒙師點出金剛眼死去生來更不疑師曰刼闍黎道著

八峰聞法嗣

昭覺無礙通禪師謁八峰峰誨以有句無句話參究旬日有省住後雲水四至上堂釋祖當年面壁秘魔終日擎杈臨機不解通變驢年未許到家

大鑒下第二十九世

古溪澄法嗣

成都西宗祜禪師上堂橫按拄杖曰父母未生前也只明者箇父母旣生後也只明者箇豎拄杖云大衆看看者箇是甚麼熱碗鳴聲遂擲下歸方丈

了禪能法嗣

成都昭覺寶藏通禪師示衆舉月圓缺因緣頌曰圓缺持來問作家秋光醉得眼眯麿白蘋江上紅波湧錯認蘆花作雪花

大鑒下第三十世

天目進法嗣

齊安白雲寶明鑒禪師蜀人參壽堂天目進禪師得法出峽徧遊湘湖正德間卓錫黃岡白雲山有年僭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曰學人不會師曰一箇巴掌五箇指頭問如何是白雲山中人師曰納結三條篾縱橫一字關

大鑒下第三十一世

石門海法嗣

隨州七尖峰大休宗隆禪師益都賈氏子依邢之石佛薙髮寓成都北寺爲典座出街挑水忽地忘行頭撞壁有省作偈曰大地山河體性空那分南北與西東偶然撞著無私句萬水千山總一同就河南乾明寺無盡室中盤桓針芥相投印以偈曰道高不假修德重事理周一枝正法眼付與隆大休住後架瓜次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指茄曰王瓜茄子僧不契下山別參一尊宿宿曰你從何處來僧曰尖峰來曰大休有何言句僧舉前話尊宿合掌曰眞大慈悲嘉靖二十一年十一月八日集衆書偈曰三際握來爲拄杖十方原是舊袈裟泥牛石虎知消息踏破虛空便到家置筆端坐而逝

大鑒下第三十二世

不二際法嗣

達州白馬寺儀峰方彖禪師本州羅氏子參金佛山雲菴令看如何是鬼神覷不破之機三年有省出峽徧謁知識結茅雙溪一日午炊聞甑中作聲忽大悟頌曰三玄三要沒來由用盡機思無處求窻前移步竈前去白雲青峰齊點頭齊點頭南嶽天台共一籌又曰二八女子嫁新郎績麻捻線一如常稱家豐儉隨時過嬾插堂前者炷香無幻聞之曰此人曾作細密工夫來萬曆壬辰秋歸達州白馬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兩頭燒火一頭烟手中常執一鼗鼓一面書蠱字一面書犇字凡答話多舉而搖之示寂塔于龍神山

燕京大千佛寺徧融眞圓禪師西蜀營山錢氏子家世業儒書史過目不忘宗親曰振吾族者必此子耶至壯齡三十有二一旦天機頓發功名之心灰冷遂托峩眉之遊望然有天下之志宗親遮留弗止顧謂曰大丈夫縱不能建功名于天下宜悟道于方今肯能自棄同艸木乎于是至北京隆慶中道高魔勝障

難忽生小人誣罔有司擬師辟罪謂衆曰爾等速逞有患難吾自當之不可苟免刑部獄中苦逼萬端師處之晏然同刑者視之悚然驚其異操師曰無他術也心存中正雖處患難而不知有患難也未幾太岳張公上章明師無罪幸脫者百餘人宮中陳李二國母響師道範願見未能命皇親李公送嚫布萬疋師儼坐室中若未聞見非慢也不以節禮貌當世之人五臺陸公見訪問曰如何是文殊智師曰不隨心外境又問如何是普賢行師曰調理一切心又問如何是毗盧法界師曰事事無礙陸聞誨如坐春風師一日謂門人曰丁今之時與吾遊華嚴響宗門者舍子而誰耶言訖而逝壽八十三

休塵法嗣

灌陽鑑隨和尙渝州嚴氏子法嗣燕京休塵和尙得無礙自在定隱于西山白雲洞四十稔不下山常受蜀藩隆供開示偈語不許紀錄後漢璞密記數則付剞劂氏名曰白雲深意世壽七十二于崇禎甲申二月圓寂塔于太安寺之左

大鑒下第三十三世

鑑隨法嗣

彭州寶池禪師西鄉縣人幼工講席長伏禪宗後參白雲鑑和尙言下脫灑隱西禪二十餘稔待羽客冠儒巾欵秀才著鶴氅見衲子以手搔首作鬅鬙狀云會麼衲子稍遲疑便亂棒打出因闖賊犯蜀師出不遜語寇怒師震威一喝小卒背手加刃焉逝名鋏和尙也

邛州了凡剛禪師東普人幼爲掾吏因科稅不職落髮參白雲洞鑑和尙暗機契合囑住上方洞居無何徙邛州白巖慕雞足勝槩遊楚雄未幾復省白雲過仁懷縣酷暑飲水不移刻而示寂于寅子寺世壽六十三夏臘十七

大鑒下第三十五世

天童悟法嗣

萬峰破山明禪師大竹蹇氏子中歲出家神挺天縱燕頷虎鬚剛毅猛利氣燄逼人初參博山語風收拾不住後上金粟密雲悟處見而印可開法禾之福城

次歸梁山大振馬駒之道廿有餘稔上堂爆竹一聲蒼天兩字草木昆蟲全彰意氣柳眼拖不價之金梅梢吐不瑕之玉龍兒鳳子齊歌舜德堯仁獺狗泥豬同和祖風佛日尊羣情而越死超生普萬有而豐衣足食當恁麼時還有不威而嚴無爲而化者麼良久云東風吹出林間去惹得遊蜂嚷舊新喝一喝上堂今朝正月十五處處敲鑼擂鼓將謂移苦爲樂誰知翻樂爲苦一念此界他方却被風隔雨阻放出鋏鷄流星打出街頭石虎引得彌勒呵呵笑到日輪當午大衆且道笑箇甚麼皆生大歡喜自知作佛祖薙髮上堂金鋤剷盡千峰雪露出天涯星月孤照得世間人廓徹都來依樣畫葫蘆大衆未審還有依樣畫得者麼有則不妨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裏射紅心其或未然且待山僧自畫去也以杖打圓相于中擲地云層落落影團團千古萬古與人看佛誕上堂問底也問四月八答底也答四月八兩兩三三沒傷倕都盧只逞口頭滑引得釋迦老子一時惡發指天指地獨尊已大却被雲門一棒要打殺撞著琅琊道箇

將此身心奉塵剎今日山僧不解暗裏抽橫骨明中嚼舌頭只好輕輕道箇活驚殺活笑殺大衆且道驚箇甚麼笑箇甚麼檢點得出强中更有强中手惡人自有惡人磨甲乙以來獻寇陷蜀玉石俱焚唯道自怡以德化物逢寇罵詈嬰七難懲諸劫難稍平再拓高梁之福國迨丙午三月十六亥時指燭而滅世壽七十夏四十有八塔全身于雙桂堂之麓

林野奇禪師合州蔡氏子幼時沉默不喜言笑髫年薙染習諸典藉宛如夙諳雖居梓里惟以參訪爲懷偶閱密和尚語錄疑情頓發遂躬詣天童深徹棒喝之旨自此機用軼格莫之敢攖因蒙授受初開法于通玄寺凡五住大刹上堂昔日吾佛誕生却向金盤澡洗便乃指天指地大似不知羞耻更道惟吾獨尊山僧未敢相許且道山僧有甚長處便乃開許大口以杖卓一卓云當門不用栽荊棘後代兒孫惹著衣上堂去冬結制囊裏十虛今春解制廓通萬象然雖結解不同箇裏曾無背向所謂歷歷明明絕覆藏勸君不必苦思量倦頓不妨勤打睡自然無夢到諸方

上堂僧問陽春初放萬木舒光格外之機請師道師云昨夜雨霶澎進云恁麼則通身顯露處處圓明師云如何是你圓明處進云禮拜和尚去也師云脚跟下失却乃云連日山僧掩室自若旣請登壇當爲直說喫飯濟飢飲水定渴二六時中莫亂斟酌何故春風初解凍萬象便舒容師初示微恙卽遷居新菴杜絕酬應時壬辰三月廿九日輪當午有出治從天台同師瞪目睞之曰汝來也治云承蒙記莂求和尚更名師云行果圓成安祥而逝僧臘四十有一世壽五十有八全身塔于玲瓏巖之左

法璽禪師

同安法璽印禪師蜀人乃憨山大師之法孫久依□□和尚而印可焉康熙壬寅冬開法豫章建昌縣鳳棲山同安禪寺結制上堂諸方十月十五結同安却此諸方別試問其中事若何因緣相値此時節時節且置祇如今日開爐明甚麼邊事良久云滿爐添炭猶嫌冷路上行人空守寒佛成道上堂六載雪山勤苦行無端夜半覩明星眼中早已重添屑召大衆云祇如釋迦老子悟箇甚麼若定當得出方許了明向上宗乘頓悟金剛心地其或未然不免與諸人道破以拄杖擊案云甜瓜徹蔕甜苦瓜連根苦一喝下座上堂同安今日解制且喜燈王出世驀然觸破紗籠笑殺街頭李四前途有問如何切莫當陽辜負一卓

大鑑下第三十六世

破山明法嗣

象崖珽禪師閩之福清人幼與費和尚同參金粟悟老人後參東塔明和尚嬾西堂始印可偕明和尚入蜀開法梁山之玉屛易號黃檗上堂舉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聖云恁麼爲人瞎却鎭州一城人眼去在壽擲下拄杖歸方丈師拈云三聖坐籌帷幄退己讓人者僧身挨白刃皮下無血保壽據令而行龍頭蛇尾三人雖縱奪可觀未免有得有失且道山僧今日開堂若有推出一僧亦劈脊便打他若云恁麼爲人瞎却西蜀人眼去在直打棒折也未放手何故要救天下人眼去在臘八上堂獨坐少人知自憐雙眼碧夜半覩明星無端瞎一隻三七思惟沒奈

何樹下經行虛歎息騰今耀古累兒孫箇箇扶籬與摸壁唯有龍蟠鉄栁栗撑天拄地無窮極因齋慶讚釋迦文當陽對衆亂拋擲木童火裏笑嘻嘻石女溪邊吹觱栗告報諸人聞不聞頭上金烏似箭急今年臘八在東山明歲何嘗離本際薦取瞿曇悟底時麼訶般若波羅密因避秦西陽大酉禪林于辛卯七月望日示微恙說偈來亦無所從去亦無所至來去本無踪無是無不是擲筆趨寂世壽五十三僧臘三十一

含璞燦禪師秋林人幼經講肆長習坐禪淵默穆然善書手筆一見萬峰提唱所蘊脫洒後住阡郁夫子院易額為雪門上堂洋子江心湧出萬丈甘泉蒙山頂上吐開千層雀舌瀛洲碧海飛潛換骨魚龍名山大川振翮衝霄鸞鳳且道衲僧家十方海會四衆雲臻畢竟有何奇特良久豎拂子云此是諸佛出身處文殊普賢向者裏拱手聽命釋迦彌勒向者裏藏牙伏爪三世諸佛稽首稱揚歷代祖師潛踪泯跡若人檢點得出許你具隻眼上堂問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恁麼時以何為界師云明明古道迴霄壤一任禪流自去留乃云上上根機直下承當中下之士覿面錯過所以低頭擬議鷂過新羅吐氣揚眉頓成雙槪雪門恁麼語話大似因齋慶讚卓拄杖云滿堂雲水任飽飡沒餡饅頭齊抖擻上堂問衲僧行履處即不問睡夢時如何作主師云夜半窻明鄰家有火進云此是甚麼消息師云開眼也著合眼也著乃云人人赤灑灑撥雲霧而覩青天箇箇圓陀陀穿垢衣而登淨地正恁麼時龍蛇溷雜凡聖交參咦上堂踏轉石梁橋歸家清凉處秋水浴金鷄覺花開鉄樹笑殺九鍊山中古天門幾箇惺惺幾箇悟咄示衆有一物頭拄天脚踏地無足善行無眼善視無手善拏無舌談義道無翼而長飛性無根而永固若有會得不妨與他結箇同參喝一喝當代講學一時雲迸雨注知劫運將至示微恙塔于九鍊坪

靄從昌禪師內江吳氏子童幼俊敏骨力瑋瓌性稟溫良志猛强記冊齡落髮瓢笠江南當代師匠咸名金剛鑽也末後見明和尚于東塔箬矢魚貫徵詶無

忒因以吐血推倒杌子打破家囊明付鉢袋焉住萬壽上堂蓑頭帶得南山霧月裏移來北岸舟深沉巨浪生涯快躍網金鱗當下收且道還有透網者麽試飛騰看乃云金剛寶劍纔拈羣魔膽落三玄戈甲初展千聖眉攢直得塵塵刹刹露面頭頭物物橫身以一爲萬毛頭盡演無量妙義以萬爲一森羅俱闡格外玄風到者裏月無不立殺活俱行獨超物表縱奪互換正恁麽時且不犯鋒鋩一句作麽生道鵰弓高挂狠烟息永祝皇圖億萬年離指和尚設齋上堂問世尊拈花即不問今朝陞座事如何師云前看後看進云看箇甚麽師一喝乃云權佛祖柄觸處咽喉坐斷秉殺活劍頭頭雪刃光寒任是銅頭鐵額孰敢衝鋒從教河目海口那容啓齒直得峭巍巍虛空逼塞孤逈逈八面玲瓏有時呼鷄作鳳有時指鹿爲馬具如是韜略有如是手段開解脫門炊無米飯一任箇箇飽齁齁地如龍若虎正恁麽時還委悉麽欲識此中眞妙旨問我法兄離和尚上堂半捲珠簾月一鈎時開酒瓮在高樓于中一滴親嘗得一任風流賣不休卓拄杖云還知此一滴麽于是薦得酒熟任從君自飲其或未然分明惟識隔簾香上堂要津把斷水洩不通布袋解開光彌萬里直得春藹乾坤百花競放無文心印七縱八橫那畔玄音鳩鳴鶯囀心智湊泊莫以到文言詮表莫以及崩嚴喝下不許停機烈燄光中那容住脚正恁麽時如何是轉身一句明月橫挑兎角杖水雲踏破艸鞋頭

太慈無漏涵禪師新繁安氏子性稟謙讓初參漢月和尚不契後見明和尚打徹呈偈云九年鍊就一吹毛武藝全提不用操出匣獨能平宇宙當場不讓始稱豪住冊崖上堂食息居士詣前拈香云爇向爐中爲光明雲徧滿法界供養我堂頭長老于此雲中紫柏座上擘開面門放出頂相與諸人描邈師云作家又問覿面相呈時如何師云雲從洞口出士擬開口師云水向石邊來乃云雨細細霧漫漫陣陣朔風透膽寒只爲諸人寒未徹遠勞檀越過彭關上堂者事從來沒泊棲電光石火豈容思無踪跡斷消息波斯叫苦石人泣偶示微恙端坐而逝塔于金相寺之右

體宗寧禪師。瀘陽李氏子。儉温恭直。于世淡然。幼秉毗尼。兼攝三藏。遂參萬峰明和尚。職監院十稔。遂而印可。秉拂上堂。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去此二重關。佛眼覷不著。惟有拄杖子。全身能擔荷。以拄杖卓一卓。喝一喝。云今日錯下註脚。住雲峰上堂。問拖拖搭搭。穿衣喫飯的是誰。師云。難道汝自已也不識。僧禮拜。乃云。十月十五。聖制方來。衲子齊立。雲峰本無一法。看來物物嘗地。且道。盞子落地。碟子成七片。汝等諸人作麼生會。一僧喝。一僧走出法堂。師云。可憐不是當家子。孤負蒼蒼兩道眉。小參。囊括今古。道達翠芳亭。毒蒼生。疎而不漏。如是則安禪結制。無繩自縛。見性成佛。好肉剜瘡。若有箇靈利衲僧來問。老漢在者裏作甚麼。呵呵大笑云。不在打艸。只要驚蛇。世壽七十二。臘三十七。塔于本山之獅鈴峰

離指示禪師。璧山陳氏子。志懂傲骨。氣硬心孤。以本分鉗鎚接方來人。或難之。受明和尚記莂。居嘉陵艸堂寺。見諸方汎汎接人。遂作濫觴偈以嘲之。常辯泰西教爲邪說。而天主拉徒衆隱去。午日觀競渡作偈曰。忽聞江鼓震。率爾引中和。信步觀飛櫂。倚藤聽唱歌。丘隅少止。鳥水國多遊。鼉回首天將晚。悠悠從市過。後從新繁之河西。無恙而終。門人遵遺命。闍維紛骨爲餅。施水族焉

雪臂巒禪師。武昌人。于黃龍寺削染。名印巒。寓天童職巡照。忽聞鐘聲有省。辛已秋入蜀。參萬峰明和尚于烽烟燹火中。臥薪嘗膽。以身先之。偕明和尚嬰七難。師無難色。或冀以代受。相依二十餘稔。嘗頌拄杖云。通身黑又通身節。展大用兮發大機。始信昂頭撐宇宙。管教佛祖也攢眉。迨庚子夏。蜀難漸平。拂衣北邁。住大名府潭淵普照寺。上堂。眞佛無形。眞道無體。眞法無相。于中會得三郎一如。或不會一郎三纛。拈拄杖卓一卓云。大衆會麼。復卓云。三段不同收歸上科。後遷磁州滹沱二祖塔院。上堂。二祖塔前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傍無邊表。中亦不立。取之不逢。捨之不離。向之不親。背之則契。三世諸佛。從此證。歷代祖師從此悟。在天名風雲雷雨。在地名鳥獸艸木。在五常名仁義禮智信。在五行名金木水火土。乃智乃愚。

若僧若俗蜎飛蠕動蚑行之類孰不由此而發生豎拂子召衆云還薦得者一物麽良久拂一拂云去去西方路迢迢十萬程後三處閱藏共九年微恙而逝

敏樹相禪師隣水人參萬峰明和尚嗣法焉住楚江百丈山月旦上堂昨夜一聲獅子吼窟中抖擻金毛走天明滿地是麒麟吩咐明州布袋守向道渠儂不等閑逢人切莫揚家醜上堂學道休參鹵莽禪逢人要識此根源當機覿面還相委脫骨換肌是契先出鑛純金重煅鍊離山美玉用鑽研看來至寶非容易不是依俙了目前住楚江萬壽上堂撥轉萬物維新之際底漢正好向一人納慶之辰入此選佛場中開單展鉢弄筋拈匙徹見元初本體獲大眞實受用上堂參禪一著了生死頓悟圓明徹自己覺得早知燈是火于今飯熟多時矣龍門寺上堂不到龍門院裏焉知浪暖桃花既知浪暖桃花深入龍門院裏此猶是化門邊事且龍門堂上奇特一句作麽生道五色雲中觀彩鳳九重天上看飛龍擧世尊拈花靈山拈出紫金花錯過人天百萬家迦葉破顏方有意涅槃流布眼無邪金襴委付阿難侶雞足猶披彌勒裟勿謂兒孫多意氣禹門不待化龍蛇仙苑告成傀儡場中作禍坑無端平地賺憍陳誰知線斷懡㦬手滿面慚惶笑殺人後旋南浦示微恙塔于慈雲菴之右世壽七十

錦江禪燈卷第九

錦江禪燈卷第十

昭覺丈雪　通醉　輯
紹興幻菴　胡昇猷　訂

大鑑下第三十六世

破山明法嗣

大隋澹竹密禪師內江姚氏子生而頴異剛毅不羣好面折徵難因見木魚墮地忽打脫底蘊寓天童八載如鱗在淵歘燒尾耳遂作偈辭天童云倏然直入千峯去一任時流把自欺折脚鐺安亂石裏頻煨黃獨且隨宜衆聆不喜乘夜出山回蜀見明和尚于佛

恩。賓主互換。拳踢相應。故有處處逢人打一場之句。嘉州水蓮菴元旦上堂。桃赤紅李正白。梅梢猶帶三冬雪。許多遊子。尚迷歸處。處處春江明夜月。與麼與麼。好肉剜瘡。不與麼不與麼。虛空釘橛。諸禪相伴水蓮菴。惟者些兒無別說。者些且置。應時及節一句作麼生。道以拄杖卓一卓云。拄杖輕拈出。掀翻佛祖機。上堂。數間茅屋傍江濵。雲水雍容絕謂情。若問埜夫爲別計。棒頭直指本來人。四來滿座。銀燭交輝。是本來人麼。料掉沒交涉。喝一喝。拳一拳。是本來人麼。料掉沒交涉。穿衣喫飯。坐臥經行。是本來人麼。料掉沒交涉。屙屎放尿。寒則向火。熱則乘凉。是本來人麼。料掉沒交涉。依依楊柳日垂金。月照江郵春水明。是本來人麼。料掉沒交涉。既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畢竟如何。委悉鴛鴦綉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見劫運漸平。重歸大隋。白鹿寺府尹冀公諱應熊。嚮其德風。躬往迎入錦官。重建艸堂。丁未二月廿九日示微恙。塔全身于大隋之青龍岡。世壽五十九。夏三十。冀公譔塔銘。號無忍焉

武岡州雲天山燕居申禪師。忠南李氏子。參徧諸方。末後受萬峰明和尚授囑。住貴筑大興善寺。上堂。僧問。人人上梯子。聽說法。即今法在何處。師云。上梯子。上梯子。乃云。五里亭十里鋪。夜則明行晝暗走。任是銅頭鐵額。來頂門一擊。全身露。上堂。或時冷或時熱。別起眉毛看時節。大興堂上打驢腰。火神廟裏出鮮血。一場好事要人知。其奈人之信不及。衆中還有信得及者麼。上堂。欲賞蟠桃會。般勤上苑遊。方朔偷不去。留滯在枝頭。信手拈來慶。和盤從教億萬秋。上堂。方丈裏出來。法堂上坐。起學力如此。見處如此。大衆還我一句來。衆默然。師云。然則盡皆如此。就沒有些閒神野鬼。住楚江楞嚴寺。上堂。決于南嶽行。誰知尚萍梗。連路少盤纏。出賣大佛頂。其價亦不增。售者亦不損。賣與衆位們。祇要還我本差了一絲毫。彼此皆不肯。大衆且向絲毫不差處。道一句。衆著語。師云。冬日固是寒。下雨覺更冷。上堂。臨流終日不拋鈎。志在雙鯨得便休。珍重漁人休放手。再拋香餌釣獰龍。有麼有麼。請出相見。高眞觀示衆云。古佛不揚眉。高眞

解拱手烏龜撞著虵欄腰皷一口痛殺呂純陽三丰
脚後腫帶累僧綱司向外揚家醜山僧拄杖過人頭
打起金毛特地吼壽七十二無病而終塭于雲天山
昭覺丈雪醉禪師中川李氏子少孺矜持長以和讓
情性沉厚意氣淡冲初參[illegible]和尙于萬峰因鞋倒套
不上有省遂造天童聞梆聲大徹單丁佯抑一衲飄
然後回萬峰見而印可開法牛山禹門漢中靜明保
寧艸堂整頓頹綱說法如截鉗鎚倜儻毫髮無容政
烽烟滾滾中於秦蜀說法七鎭叢林正令全施霜輪
雲委上堂久雨偶晴人境紛紜金烏投東嶺滴露艸
橋橫衲子分中明甚麽邊事若也分疎得也是烏龜
鑽破壁上堂法不孤起仗境方生境旣弗存法從何
立豎拂子云此是境如何是法擲下云從茲拋在糞
掃堆頭雨洒風吹去誕日上堂吾年四十二作事多
顚躓佛祖生寃家怒罵轟天地兎角杖龍蛇龜毛繩
虎兕一條鐵脊梁勿遭岐路使絲毫尙弗容死生安
將繼上堂凛凛寒霜洗出乾坤正氣娟娟皓月印還
天地公心遐邇關河淳承王化西來曲調仗庇流通

作無窟寵之塤箎韻和不齊之金石擬側雙聽聽風
吹別調中追嚴上堂朝朝睡到日紅東不會人前撞
木鐘以拄杖敲香几云天堂地獄被山僧一擊七花
八裂了也惟有目犍連尊者揚聲大叫云快活快活
大衆且道此老快活從威神力而得耶從山僧拄杖
頭而得耶試甄別看如辨別得出六出祁山非猛士
七擒孟獲始稱豪上堂還有衝鋒慣戰者麽一僧出
師打僧云恁麽則泥牛吼太虛去也師云將頭不猛
帶累三軍僧作掜鎗勢師云善哉善哉僧擬議師云
艸賊大敗刼風稍息重歸昭覺時年七十有六掃刧
灰得諸方殘篇縫爲錦江禪燈康熙癸酉秋命門人
竹浪徹生負稿嘉禾剞劂流通

荊南蓮月正禪師岳池姜氏子岸谷淵泓三學備練
因侍明和尙赴齋途中喫跌機語相叩而嗣法焉後
開法于牂牁東印次徙保壽再遷荊南栢子菴上堂
辨魔揀異須是頂門具眼訶佛罵祖還他腦後見腮
若是全提正令佛來魔來總與三十棒何故放過即
不可上堂神頭鬼面突出難辨魔口佛心回看益深

直須兩眼雙明。不被境緣轉換。萬別千差當陽勘破。方受得人天供養。上堂。消息暗通。尚挂脣齒。靈機互換。猶犯鋒鋩。掀倒禪牀。拂袖便行。疾入膏肓。山僧恁麼告報。衆中忽有箇負血性底。出來道。老漢因甚壓良爲賤。只對他道。雪後始知松栢操。事難方見丈夫心。上堂。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即今鶯嬌柳媚。蠶婦採桑。水流花發。農夫揷秧。會得原是天眞受用。不會未免業識茫茫

靈隱文禪師。高梁王氏子。初侍巾瓶于象嚴和尚。後參萬峰老人印可。開法黔南之紫竹院。上堂。紫竹風生入翠。嬌橫斜弄影半窻。搖今朝唱和無生曲。幸有知音同共敲。同共敲。節令不相饒。三春已度過九夏正芳新。柳絲開眉眼。桃紅契本心。所以道。不離寶華殿。不越菩提場。重重華藏交參。一一珠網圓瑩。且道承誰恩力。橫按鏌鎁。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因雪上堂。徹骨寒威正寂寥。紅爐燄上六花飄。捲簾薦取西來意。無限瓊枝拂柳條。上堂。心非是性。認性乖宗。性非是心。立心失旨。性本無爲。心亦無形。于無爲無形處辨得端的。一切諸形盡是心。一切有爲都是性。放則乾坤冲塞。收則風行艸偃。且收放一句作麼生。道。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淸波意自殊

慧覺衣禪師。綦江熊氏子。卯歲失怙。年三十悟身世苦空。依華銀山常白師落髮。後參雙桂老人。方蒙印證。歸住渝城治平寺。上堂。六年冷地苦辛勤。一點明星刺眼睛。剛道瞿曇成正覺。依前日午打三更。上堂。父子情同。渾無彼此。君臣道合。杳絕親疎。治國齊家。上呼下應。入則如藤倚樹。出則似箭離弦。不惟貫革九重。而且萬機直透。有時弓矢雙收。鋒鋩墮地。且道利害在什麼處。王令已行天下徧。將軍塞外絕烟塵

林木綬禪師。鄷陵蔣氏子。參雙桂明和尚。總院事。始印證焉。志喜玩遊。聞吳越水山之秀。一艇飄然。有不預遊人之句。后回錦官。昭覺法兄醉和尚請上堂。憐新念舊。逢佳節。萬里河山鋪錦色。稅少年豐荷聖恩。獅林豹變成英傑。且道英傑者何。天得一似淸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萬國來臣。公卿得一鹽梅調羹。士民得一孝子賢孫。衲僧得一柱石宗門。敢問大衆。如

何是一雙桂飄香遠昭覺靄慈雲末歸南浦大佛寺
以優老焉

雲幻宸禪師蜀東忠州萬氏子每有出塵之志十六
出家廿歲稟戒于象崖禪師巾瓶三稔參破山和尚
服膺數載記莂之應巴州中峰禪寺之請入院上堂
一門超出彈指了達無爲兩眼豁開宛然頓證妙果
心本是佛何必尋劍刻舟念乃卽空豈得離波覓水
千江月映處處百億化身萬樹春回在在隨緣應感
婬房酒肆卽是彌勒道場虎穴魔宮原來釋迦寶所
舉一明三坐斷人天異路知十答百不落凡聖階梯
堪報不報之恩用作無爲之化堯天舜日以增輝金
車法輪而常轉正恁麼時祝國利生一句作麼生道
四海狼烟都息盡萬邦只教樂昇平

寂光豁禪師南充楊氏子中歲落髮參訂雙桂明和
尚印可住龍印山佛子禪寺上堂大冶初開鉗鎚燥
辣熱鍊冷砧要且下下不落別處如此說話木上座
未肯全許在以拄杖卓一卓云會麼乃佛乃祖情與
無情盡在山僧拄杖頭邊縱奪殺活去也衆中還有
覷得及者麼聽取一偈權衡殺活勝英豪旗鼓開時
膽氣高大將拈弓能幾幾巧施一箭落雙鵰喝一喝

易菴師禪師資陽廖氏子因讀圓覺念世無常年三
十三方始披剃聞明和尚宗風大振躬詣參究更名
印師遂蒙記莂後住西安大興善寺上堂玄機獨運
今古一如時節雖饒寒暑遞換雲門木馬嘶風羣陰
剝盡雪嶺泥牛吼月一陽復逢煥寒光于十地煦和
氣于九重普天率土咸荷生成林下道人合作麼生
唯將靈鷲拈花事佐贊皇圖億萬春上堂玉骨氷肌
梅正賒長空星月結霜花明明道出箇中意何事海
邊更算沙

渝州華岩聖可和尚營山王氏子侏儒淵默于世邈
焉常聽金剛經云胎卵溼化咸證金剛不壞之身稍
有疑駭遂捨家投遼陽師落髮法名德玉凡行住坐
臥便疑此身乃膿血所成猶如聚沫那箇是我金剛
不壞底因參破山明和尚以前語詰之服膺數稔始
印證焉以狂猿奔控走半天下后歸華岩古洞遐邇
聆之歸者如市衆請上堂雞鳴犬吠鵲噪鴉啼觀音

菩薩來也墻壁瓦礫大地山河普賢願王在焉聲色裏求人聞見中垂手則不無掀翻聲色踢脫見聞一句作麼生道數聲清磬是非外一箇閑人天地間住瀘州方山佛誕太守陳公入山挂牓彩請上堂問君恩如山何以報師云鎮夜瀟瀟雨進云親恩似海何以酬師云電後一聲雷進云酬恩報德蒙師指卽今陳護法入山作麼生欵待師云甦斯蕉扇正維夏快我秧針適麥秋進云恁麼則不二門中無揀擇人情佛法兩周全師云也要闍黎親薦得乃云達磨達現宰官身魔外雲門詎可侵去歲金身長丈六今朝丈六寶迦文驀拈拂子召衆云還識迦文麼臣報君恩子報親擊拂子兩下寓遵義府綏陽嘉瑞寺結夏上堂舉虎丘隆祖因僧問九旬禁足此意如何祖云理長則就進云只如六根不具底還禁得也無祖云穿卻鼻孔進云學人小出大遇去也祖云降將不斬進云恁麼則放某甲逐使祖云停囚長智師云隆祖恁麼白足調心高打墻籬深掘隍壍密固靈根可謂有本只是太區區生今日德玉不爾設有問九旬禁足此意如何有條攀條無條攀例六根不具底還禁得也無婬房多蓄姓酒肆有詩名學人小出大遇去也萬水千山裡猶是草鞋塵頌云無住之心那個知電光石火較猶遲且將法界為牀座入理之門有子規快雪國禪師宕渠王氏子神疎氣爽逸韻軒然入明和尚之室後住南隆東禪菴上堂問如何是山中境師云綠水滔滔穿洞口飄飄黃葉樹頭飛乃云吾從成褫來劈開箇門戶搊又搊不起扶又扶不住深山曠野中左右無依怙免强自支持刀耕為活路糧收三五石衣裾頗充足晝夜不歇心脊梁生鐵鑄打起老精神蓄養中心樹數年不出山無榮亦無辱撞著無情漢將我强推出禪道尚不知人情又不熟山夫自愧百無能終日如癡恰似兀

台州石幢壽禪師嘉陵姚氏子初寓禹門丈和尚堂中參隨甚久遂之雙桂印可住濮陽龍游一榻蕭然別無長物有同石頭之風僧問和尚未見破老人時如何師云眼光爍破四天下進云見後如何師云瞎進云學人不然師云試道看進云學人未見和尚時

瞎見後眼光爍破四天下。師豎拂子。見麼。進云見。師便打。上堂。六戶虛通。萬象烏能逃影。一門超出。諸境自是潛蹤。以一門而含六戶。千差共轍。將六戶而歸一門。萬別同源。無內無外。耀騰今古。非暗非明。于斯薦得。越格超宗。上堂。龍游無法說。縱橫活鱍鱍。拈起鱉鼻蛇。露出沖霄鶴。放去周寰宇。收來隨折合。不滯有無機。寧分月小大。覩體總恁麼。阿誰能卜度。上堂。入道依何住。東心自爾俱。不從斯履歷。何處起規模。性海珠光爍。情源愛水枯。頭頭歸實際。物物證眞如。定林寺上堂。一句全提。截斷千差岐路。兩鏡相照。洞明格外機關。事有多途。理無異致。悟徹法源。自知限量。透頂透底。還他聖智。退通淺見淺聞。自是愚迷劣智。上堂。蘆管灰飛後。一陽天下周。牧兒慵放犢。漁父怯垂鉤。露冷山容瘦。霜寒水國幽。嶺梅多意氣。顯雪暗香浮。

成都然燈百城著禪師。夔州沈氏子。嗣法于破山明和上。董益州請住準提閣。上堂。身居塵中。心超塵外。雖居黃堂。夙因尙在。恥劄三請。飛錫倚賴。箇事如何一語擔代。且擔代甚麼事。良久云。魚遊春水花翻浪。鳥入瓊林弄彩枝。上堂。幾年抱拙臥烟霞。玆日應居事事賒。非是有心貪富貴。只緣雨露落山家。所以蘇學士留玉帶以鎭山門。裴相國遺簡笏以光祖席。今古手眼不同。大都鼻孔則一。驀豎拂子云。昔日鷲峰爲上首。今朝法會作金湯。

瀘州四峰山雲慶寺遺聞幻禪師。蜀南嘉州三榮楊氏子。誕于明萬曆甲午。生而岐嶷。貌有瑞相。髫年詣峩山祝髮。嘗習法華楞嚴。至十九歲登座講經。不下萬指圍遶。後偏參諸方名宿。因機緣遲鈍。仍買舟還蜀。于江安塔山寺講法華經。値破老人開法蟠龍。直造其席。仍不契機。就廣福寺掩關三載。訖于雲慶寺住靜有年。壬辰秋。破老人以手劄召下雙桂。遂出源流記。荊本州士庶請開法于雲慶。上堂。擂鼓陞堂。栽龜毛于火內。出衆捲席。輪磨盤于空中。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何故。彼自無瘡。勿傷之也。萬法本閑。唯人自鬧。且正恁麼時如何。一片定光輝宇宙。赤心密密奉皇恩。

遵義松丘兩生從禪師蜀永川丁氏子父母俱梦供養之僧眞從來也當翹室中果生一子故老幼咸以眞從呼之遂號兩生自幼不茹酒葷七歲依胞叔出家異其常童少習講後參雙桂明和尙印可應恒昭禪寺請開法上堂今朝十月初一到處犂耙事畢獨有恒澤山中又是一個則例且道甚麼則例新出一犟犢子今日方纔貫鼻待伊時節到來個個耕翻大地防禦使請上堂今朝臘月初五壽星高炤鎭府部屬官員走似烟林下道人何所處一衆雲堂濟濟來更要山僧打口鼓試問諸人還會麼以拄杖卓一卓云拈起胡茄十八拍宫商一韻垂千古護國寺上堂今日欣逢上九驚動人天衆首四方衲子歸來于此正好抖擻所以道曠劫來事只在如今威音那畔全歸掌握法隨法行無處不周心隨心用無處不徧到者裡說甚麼人間一百年天上一晝夜驀呈拄杖云于此委悉東方妙喜世界亦不離箇裡西方極樂世界亦不離箇裡乃至袈裟世界亦不離箇裡天上瑠璃界須彌善法堂總不離箇裡如是則一處明千處萬處光輝一機轉千機萬機歷落且不離本有一句作麼生道相逢但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世壽七十二無恙而終塟全身于松丘之右

蓬溪六岫奎禪師長壽鄭氏子恪守中和淵冲坦率參明和尙于雙桂棒下有省始承嗣之後住蓬溪蓮蓬山上堂蓮蓬今日新開爐景運天開氣象舒道洽聖君彰德化時和檀信供香厨龍蟠虎踞安禪定象去師來作護符一大因緣殊勝事同瞻佛日祝皇圖上堂前日昨日今日重重露布家醜非是舌底喃喃務要大家知有上堂三五元宵金吾不禁火樹銀花發輝煌晃徹于雲霄星橋鐵鎖開歌管聲傳于山谷長街短市宛然閬苑蓬瀛柳巷烟邨番作人間天上如斯佳節盛世奇觀林下衲僧如何慶賞參

瀘州雲谿禦木章禪師本郡人齠年薙髮因破山老人于江安蟠龍寺開法遂造法席厤有機緣具載本錄解制受其記莂住雲谿興佛禪院三十餘稔康熙癸卯冬開爐上堂以拂子作一圓相云諸人還識者箇麼此是第一義諦生成無邊刹海流出本自淸淨

無歉無餘無生無滅無得無失能爲萬法之根亦名一相無相湛然圓滿脫體全彰獨露眞常寂然不二山野恁麼告報也是好肉剜瘡妙語玄言未免傍觀者哂者事且置開爐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弘澤方顯先天地治化熙歸大聖人上堂至道不可以有心得不可以無心求正恁麼時于內無心于外無相上無佛祖可仰下無衆生可憐淨躶躶絕承當赤洒洒無回互到者裡揚之不濁澄之不淸須是箇中人始得所以喚作無事道人驀豎拂子云還見麼莫恠從前多意氣他家曾踏上頭關

劍州智嶺院耕雲鑑禪師內江吳氏子乃靈筏和尚之胞弟也後嗣雙桂老人上堂微行密行劫外橫身大示靈奇寰中獨踞不是空生宴坐亦非鶖子神通祇貴堂堂妙用凜凜威權直令天魔拱手外道歸降永爲梵宇干城長作法門梁棟是以恢弘祖道丕贊宗猷塵世變作祇林穢土化爲淨界庶使替源正脈長遙濟北家聲永振喝一喝

雙桂雲嶠水禪師巴州趙氏子初見明和尚於棲鳳請開示明云你少箇甚麼師曰無歉無餘明豎拳云者箇你未夢見在師一喝便出明喚回一掌更討甚麼碗從茲疑情愈熾明赴梁山金城寨命師作偈棲鳳今朝散水雲縱橫逆順任教行破砂盆盛正法眼恐逐腥羶汚却盆後于雙桂入室明和尚問行不出戶坐不當堂師曰明月庭前桂松竹引淸風明曰隔靴搔痒漢師曰老老大大與麼說話明驀頭一棒師一喝而出後總院事明書偈戒曰曾聞古德輔叢林逆順機緣無二心于此任教肝膽碎終身先繼意深深遂書正法眼藏四字法衣一頂明和尚圓寂師領住持事廿有餘稔上堂春光明昇萬象森然卉木抽條千機洞徹鶯織柳而垂翠蕊時撥穀以徧靑田明明露布陽春脚歷歷全彰未兆機須知大道絕奇妙運用隨方適所宜上堂天靑地碧水綠火赤大地山河古今不易金烏東昇玉兎西墜有句無句衲僧習氣非因非緣祖佛陳言惟有梅華爭春年年此際噴鼻昨夜天花散彩今朝霞燦紫室人天庶類孰不秉叶喝一喝上昭覺値佛誕法兄丈和尚請上堂金枝

挺秀于毗嵐園內海印發光于震旦國中香風奏諸天之樂梵音匐大地之雷示現國王身能為三界主隨玄樞而運轉任靈鑑以發揮蕩蕩乎用大巍巍乎體堅男兒未具超方眼漫道雲門棒喝玄仍歸雙桂以優老焉

雲頂竺意傳禪師大足胡氏子廿歲出家于永康寺圓具入山樵採折松枝作聲有省參雙桂明和尚始印證後住雲頂上堂推居上位施閃電之機棒喝交馳作人天榜樣龍門萬仞慣引金鱗直透玄關超宗越格且無上妙道昭昭然在心目之間奈何人被物轉弗能轉物如何證箇轉物道理即今山河大地縱橫然試轉看如或不然猛著精采解制上堂詣座前打圓相以脚踏蹴召衆云三世諸佛被山野踏殺衆中還有救得者麼便請良久云如無山僧自救去也便登乃云超凡越聖須是其人打破虛空不妨好手衲僧去就不容走作絲毫妄動自傷已命喝一喝

不會法禪師南充楊氏子廿歲出塵抵漢南圓具于楚訪和尚徧參半天下後歸雙桂于破山明和尚處針芥相投明豫知時有不待以六根吩付六人師得明和尚之眼遂韜跡射洪之清果有年衲子聞風堅請開堂結制上堂祖印高提千山一色宗乘綿舉是水同源敲骨打髓木人眼裏滴血翻轉面皮石女腦後垂涎擘破虛空單擎古鏡驅耕夫牛奪飢人食向空劫已前格外吐氣照用同時人境俱奪踢翻海嶽別覓知音到者裏釋迦老子不敢正眼覷著且道利害在甚麼處喝一喝云莫道無事好

嘯宗密禪師渝州蹇氏子參徧諸方末後受雙桂明和尚記云得吾鼻也缺中交一吸一呼透九霄帝釋宮中觸碎了唯香唯臭任飄飄後住成都十方堂廣集寺上堂將心求佛好肉剜瘡了妄覓眞潑油救火機前荷負平地喫交直下承當埋身千尺總不恁麼入無間獄要行便行要坐便坐饑來喫飯困來放參猶未是衲僧向上事如何是衲僧向上事咄上堂拈花鷲嶺帶累金色頭陀面壁九年賺殺神光二祖覓妙求玄煤中添炭殊不知人人本來具足祇為諸人自信不及故此甘沒輪轉不得自在如何是自在去

參。上堂。最初一句。截斷言思。三世諸佛到此。未免結舌亡鋒。末後一句。那容觀聽。言前薦得。未是本分衲僧。喝下翻身。總是野狐見解。還有不落聲前句後底。出來道看。

東川呂大器。遂寧人。持正果決。剛毅勇為。聞闖寇陷蜀。起中興之私。永曆主授以經略。督滇黔兵馬。屯于石柱司。坐籌帷幄。決勝千里。明和尚亦避秦于司中。公備書請云。時無禪機不孝。略有禪心。咫尺崇光。瞻挹心切。便擬單騎。榻前一瀉夙心。山深道棘。思滋地方驛騷。也不棄愚忱。惠然一賁。可勝懸企為禱。明拽杖而赴。士出。明云。你是呂居士麼。士曰。不敢。明云。父母未生前姓甚麼。士擬開口。明便打。士怒色。明復打。士趨進。明呵呵大笑云。將謂將謂。原來原來。明遂占一偈。無端平地起孤堆。駭得虛空顛倒走。痛打金毛人不識。幾乎翻作跳墻狗。士怒推出。掩門大張威令相勘。明又占一偈。父母未生前句子。等閑棒著發無明。猛然省得非他物。十八女兒不繫裙。遂歸司。主馬嵩山。以扭繚拒明。明復占一偈。拄杖芒鞋荊棘路。沾沾滯滯無回互。通身泥水尚未乾。又穿一雙鈌脚褲。士有省。再請焚香。始拜為弟子。明曰。五年未剖荊山玉。忽得渠來秘不住。拄杖麻繩密密通。雷門布鼓明明露。泥猪癩狗打驚憚。跛鼈盲龜生恐怖。獻與楚王仍不識。只當一箇大蘿蔔。公復云。萬丈灘頭橫夜月。一腔宿霧掃晴天。他年合坐三生石。始信因緣弗偶然。明復云。向慕肌骨而未獲一覿面耶。幸彈丸地上相逢。此奇緣勢不可不斗膽。果符素心。漆桶子快不然。咫尺天涯矣。聊具瓢拂二種機緣偈。記黃檗室中三頓棒。大愚脇下便還拳。老僧撞著呂公縛。祖代冤流如是傳。公後以棒喝接機。而僚寀憚之。

密行忍禪師。滇宜良縣谷氏子。志學之年。禮竹林寺順語老師落髮。十七。住雲臺山。偶遇禪客。示以無字話頭。參究無入處。又于濟凡禪師開發。打失鼻孔。得戒于燕居和尚。機投雙桂老人。住衡州開峰南雲禪寺。開爐上堂。僧問。寶幢高豎。爐鞴弘開。煅煉聖凡。斬新條令。四衆圍繞。即不問。今日因緣事若何。師云。飲泉水。貴地脈。進云。與麼則人歸大國。方知貴水到瀟

湘分外清師云喫得棒也未僧便喝師云未信汝在進云祇如杜居士所薦雙親未審得何解脫師揮拂子云九蓮池畔解翻身進云滯魄已蒙標月指雙雙得度淨居天師云重念陀羅尼乃云建法幢立宗旨釋迦彌勒剜肉成瘡待其人而後行德山臨濟作夢未醒所以道飲泉水貴地脈風從虎雲從龍事是恁麼事人是恁麼人若也坐地泛揚州曹溪一路平沉久矣昔日趙州示衆云老僧三十年前在南方火爐頭有箇無賓主話及至如今無人舉著師云趙州老人有年無德驀拈拄杖畫一畫云大衆會麼于斯薦得便可起死回生烹佛烹祖其或未委縱然覓火和烟得猶恐寒灰燒殺人喝一喝靠拄杖下座

無私元禪師嘉陽人偕聖可和尚行脚最久同得法于雙桂破山和尚遍歷諸方旋褰之九龍菴有年康熙甲子春買舟東下抵華岩與聖和尚寒温畢云我此回來者裏死望你燒我耳岩戲謂傍僧云打鼓著僧云作甚麼岩云送無和尚闍維無云多一日不得少一日不得及次日早請知事分剖衣鉢訖云天無

楞疑

私覆地無私載人無私存無私之名今日盡謝後當止著呼余爲界微矣言訖而寂

錦江禪燈卷第十

錦江禪燈卷第十一

昭覺丈雪　通　醉　輯

紹興幻菴　胡昇猷　訂

大鑑下第三十六世

弘覺忞法嗣

寧波府天童山曉皙禪師長壽縣魏氏子父國琦世儒業母陽氏夢梵僧授一如意生師幼見經書佛像即知敬禮本邑之定慧寺出家慕南方禪宗十九歲出峽抵金陵聽講適天童密雲老人至長干師往請益於是習參禪二十一從三味和尚受具遂參報恩玉林和尚打七時不退首座監香師以本參扣擊座便掌於此有省復參牛過窓欞公案如痴者三年往見木陳和尚於雲門一日值陞座垂問眞月不問汝

諸人如何是第二月衆下語不契自云賺殺人師乃
豁然於古人機緣無不了了然深自晦默及木和尚
再主天童師充首座順治十六年隨老人赴 召閱
明歲 上命近侍李國柱選隆安寺 賜紫衣留師
開法於七月初三師在大內萬善殿承 旨謝恩畢
奉 勅入寺近侍王國禧口傳 睿旨聖躬違和未
得親幸特降御香賜帑金差國禧同慧善普應禪師
等請師爲國開堂拈香白椎竟師云我此法印爲欲
利益世間故說在所遊方勿妄宣傳今日旣遇佛心
天子不敢囊藏被蓋特爲擧揚惟此法印在天同天
在人同人在聖不增處凡不減與佛無二致與衆共
生緣是故天得之以淸地得之以寧君王得之而首
出庶物萬國咸寧臣工得之而燮理陰陽調元贊化
士庶得之而修身齊家各安生業衲僧得之而法隨
法行法幢隨處建立驀竪拂子云喚作法印又是拂
子喚作拂子却是法印於此見得徹去方能道合君
臣地天交泰跨象王之獨步奮獅子之全威照用同
時拈一機而千機頓赴權實並用示一法而萬法全

彰發太古淸音行斬新條令然則舟車所至人力所
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莫不從
此一印印開且道結角羅紋一句落在甚麼處金輪
統御三千界玉曆延鴻億萬春復擧臨濟大師於滹
沱河側建立黃檗宗旨三日前後打普化克符公案
師云握閫外威權據寰中正令不無臨濟若是建立
黃檗宗旨大遠在何故旣建立宗旨因甚只要二人
成褫哲山僧恭奉綸音於此建立天童宗旨已賴
聖天子出隻手去也祇如現前大衆又作麼生成褫
卓拄杖云潑天門戶同撐起萬國來賓法海寬解夏
上堂鳳城春蕊薰風日日南來奉勅安居夜夜涼生
紫閣汝諸人還悟去也未如未悟去莫道解却布袋
頭便爲無事上堂驅耕夫牛奪饑人食掀翻四大海
捏碎五須彌未是奇特三昧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
作黃金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將丈六金身作一莖
草未是奇特三昧且如何是奇特三昧十個指頭八
個叉一一不從他處得有時喫飯解把筯有時洗面
摸著鼻阿呵呵眞奇特復鼓掌三下喝一喝中秋上

堂。小時不識月。喚作白玉盤。又疑瑤臺鏡。飛上青雲端。以拂子打○相云。此是月耶。白玉盤耶。瑤臺鏡耶。試定當看。定當得出。心月孤圓。光吞萬象。獨超物外。觀體無依。若總捏目望空。莫道小時不識。直饒活到盡未來際。正好未識月在。祇如燕京城內四五百條花柳巷。二三千處管絃樓。處處笙歌鼎沸。家家慶賞中秋。且道月在甚處。下弦看到廿三後。樹樹珊瑚掛玉鉤。人日大梅和尚到山上堂。已未新春。節喜事頗堆疊。好風吹過山梅子。香撲鼻。露柱唱山歌。燈籠笑不徹。笑一日。笑二日。呵呵直笑至人日。且道笑個甚麼。天地人三才。何獨人有日。然則天是何日。地是何日。若也會得拄杖三十。若也不會。拄杖三十。何故。百年三萬六千朝。日日原來是好日。解制上堂。臘雪消春風來。山僧打開布袋了也。一任翔於枋。止於櫟。然則祥麟威鳳。又且如何。漫天網子百千重。示衆。靈雲見桃花病眼。有翳。香嚴聞擊竹。老耳不聽。高沙彌拜倒戒臺。略較些子。雖然若不登高望。焉知滄海寬。化緣將畢。說偈索浴。跏趺而逝。世壽六十七。僧臘五十三。自盛京隆安寺。南還兩主杭州之佛日。繼遷蘇州包山。四明天童。凡五坐道場。有奏對錄一卷。全錄十餘卷。手編竇積錄九十三卷行世。塔全身於中峯。與密菴傑祖塔相附焉。戶部侍郎李仙根撰碑銘

浮石賢法嗣

嵋樵溥禪師。內江陰氏子。諱來章。于白鹿瀞竹和尚落髮。參靜明丈雪和尚。職西堂。後得法于浮石和尚。遂徙山東諸城縣崇寧寺。示衆。左擊拂子云。竺乾四七。震旦二三。右擊云。南嶽石頭。臨濟德山。以拂子中間作拈華勢云。千年滯貨。逢春日和盤托出。大家看恁麼恁麼。花開鐵樹。不恁麼不恁麼。孟春猶寒。恁麼不恁麼。東風離掃銀千界。不恁麼却恁麼。玉襯梅腮月一天。脫或總不恁麼。離四句。絕百非。春秋不涉。節令不收。皇風蕩蕩。帝道平平。且當陽獨露一句作麼生道。數盡遠山滄海。日一溪流水綠楊煙

湖州府演教寺退岩渤禪師。井研陳氏子。參徧天下。末後見浮和尚。以印可。爲上堂。即心即佛。無繩而自縛。非心非佛。俊鷂不打籬邊雀。趙州見老南泉。解道

鄭州出蘿蔔。郎此物非他物。汝等諸人善持護。擬議便爲魔眷屬。咄咄金毛跳入野狐窟。午日上堂。山僧數年來開個生藥鋪。一切川廣藥材俱已賣盡。單單祇有一味艸頭。至靈至驗。最妙最玄。不從天地之所生。亦非陰陽之所攝。向來不遇其時。不敢拈出。今朝恰值五月五日。不免拈來與諸人。應箇時節。若是頂門具眼。肘後有符底。一舉便知偏正。若也一向躭于聲色。未免當面錯過。驀拈柱杖卓一卓云。還會麼。蠱毒之家水莫嘗。後住報恩。示衆。昨日蘇州走一轉。長街頭短巷尾。東來西去。不曾見個甚麼。惟猪肉案頭塊塊精底。排列盤山面目。茶坊酒肆。句句春風唱出樓子心肝。幾多覷聽咨如風過樹。無限沉酣底似蝶戀花。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奈何。示衆冬至一陽。雪上加霜。山河大地凍得岩崩石裂。萬象森羅從教葉落枝傍。蝦蟇蚯蚓未解翻身。猫兒狗子焉識短長。諸仁者。有陰陽地上則不問。無陰陽地上又如何商量。良久喝一喝云。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破雪香

林野奇法嗣

自閒覺禪師。蜀東合州余氏子。齠年禮太空老師。脫白。十五歲遊講肆。備煉三學。參天童密老人。問萬法歸一機緣。被老人一踏。有省。時林野和尚。住廣化寺。遂趨其席。而受印證。久之蘇州府嘉定縣羅漢禪寺衆請主院事。上堂。等閑不欲向人前。何事而今却敗轍。祇因狹路驀相逢。難免此回呈醜拙。既而躲避無門。直得著傲垢衣。與諸人葛藤一上。驀拈拂子云。若論此事。輝騰今古。含吐十虛。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覷著則雙眼盲。嗅著則腦門裂。直饒三世諸佛。且立下風。歷代祖師。退身有分。若是沒量漢。禪道佛法一齊放下。却較些子。何須三登九上。七破蒲團。明眼人前一場笑具。且道據方就位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四海浪平龍睡穩。九天雲靜鶴飛高。舉臨濟大師初住河北。爲普化克符云。我欲于此建立黃檗宗旨。汝二人可成褫我。二人珍重下去。三日後普化上來問。和尚三日前道甚麼。便打。三日後克符上來。問三日前和尚打普化作甚麼。濟亦打。師云。臨濟老漢

恁麼建立黃檗宗旨。可謂斬釘截鐵。曾化克符如斯成。禪亦乃千古榜樣。且道新羅漢恁麼。舉意歸于何。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

華亭二隱謐禪師。榮昌金氏子。髫亂薙染。淵默簡易。從天童密老人。參究有年。一日聞鐘聲打徹。壬午秋。値林和尙繼席。機緣契合。因而印可。初開法于棲眞寺。後還華亭。船子。上堂。鎭海明珠。時時顯露。靈鋒寶劍。日日現前。旣爾本自圓成。何須畫蛇自限。然雖如是。爐鞴之所鉗鎚猶多。良醫之門病夫愈勝。所以久參上士。不必弄影勞形。未悟初機。應須猛著精采。忽爾失脚跌地。撲破娘生面門。直須遇一個咬豬狗手脚底人。東磨西錯。一錯錯得通身眼露。方可將斷串索。穿天下衲僧鼻孔。到者裏。三世諸佛。立在下風。歷代祖師傍覷無分。到恁麼田地。猶未是衲僧本分行履。作麼生是本分行履。松子火燒紅爛爛。炙得耳焦面皮。黃元宵上堂。龍燈鬪額。煙樹飛花。火噴入面。痛徹。釋迦正恁麼時。然燈古佛在甚麼處。交肩搭臂成羣。醉夜半笙歌扶到家。化緣將畢。因學波及。師嘆曰。本自無事。何故如此。乃問侍者曰。日午否。曰已過矣。次日復問曰。日午否。曰正午也。遂說偈曰。昨日歸家時未至。今日歸家正午時。夢幻空花留不住。此心能有幾人知。言訖端坐而逝。由是當道莫不欽服。遐邇四衆聞之流涕。爲塔全身于宜興屺山之陽

風穴雲峩喜禪師。資陽陳氏子。因覩死屍爛臭。乃動諸行無常之感。決志出家。父母難之。卽自絕食。久而許之。遂投尊宿披剃。徧參知識。皆蒙策進。晩入天台參林野奇和尙。問杖頭撥轉。罕遇知音。狹路相逢。如何通信。奇云。雲霧鎖千山。師曰。未到天台不妨疑著。奇曰。持蠡酌海。妄測淺深。師曰。不因樵子徑。爭到葛洪家。奇曰。峰巒挺秀。鳥道難通。師便喝。奇打。于是親炙座下。一日侍遊山。奇問山河大地明暗色空。與你自己是同是別。師曰。同則總同。別則總別。奇正色呵曰。說得道理好。師無對。奇卽攔胸把住曰。除却總別異同。速道速道。師佇思。被奇驀向懸崖一推。胸中寶惜。廓爾冰消。回觀從前所得。如大海之一滴耳。卽說偈曰。罷罷罷。休休休。橫眠倒臥在山丘。翻身撥碎虛

空胥萬象森羅笑點頭書呈方丈奇乃印可

大鑒下第三十七世

象崖珽法嗣

石谷慧禪師合州江氏子雖操教典志在宗門經二十年疑團方破旣授受于象崖和尙遂開法于雲獅雷水上堂慧燈爍地文焰燭天雨色交輝光彌劫外試問諸人會麼會得鼻孔雙垂眉毛八字稱時伸隻手向無底船上扶橈把柁游浪苦海度盡衆生更無一生可度然後與大肚老漢把手呵呵始知別有一端富貴倘或未然單看山僧拄杖子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後居成都彿山松鶴禪院于庚子四月朔日示微恙說偈辭衆潦倒孤硬石頭漢返復娑婆千萬遍來如枯木上春風去如秋月中閃電有時諸佛毛孔裏安眠有時劍樹刀山上出現萬里雲霄喝一聲不比尋常轆轢鑽言訖而逝

貴陽雲腹智禪師渠縣人幼出俗于水月菴初參雪門後參象崖和尙印可上堂三陽運轉萬物咸新春和境秀已解碧潭之凝氷處處歌歡盡賀元旦之新節只如不涉新舊一句又作麼生明明歷歷無今古乾坤何處不光輝元宵上堂孟春猶寒瑞雪鋪成銀世界滴水氷生山川變作玉琉璃不見道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諸人若向不寒不熱處透得便能脫羅網超三界不被寒暑所遷方爲物外閒人其或未然處處明燈光爍爍珍重禪人著眼看解制上堂開爐結制九十日衲僧個個討巴鼻惡辣鉗鎚不饒伊擬議開口驀頭劈娘生鼻孔搭上唇脚跟下事明如日今朝解開布袋口任意縱橫東西去且道淸凉長老又作麼生橫擔拄杖云本是山中人還歸山中去

曲靖府東山余山瑞禪師廣安人賦性冲澹于世遯焉嗣法于象崖珽禪師上堂乾屎橛滛空抛出一團鐵打破諸人熱面皮只得有口難分說赤脚波斯入大唐東海鯉魚先漏洩紫羅帳裏散珍珠笑殺胡僧牙齒缺顧左右云無位眞人在甚麼處著上堂離心意識參㧁碎鐵門關泥牛吼出海撞倒須彌山絕凡聖路學虛空少隻脚問取老雲門惡水當頭潑衆中

有不被惡水者麼咄無端終日去貪嗔棒頭鋒利活人心恰似紫胡一隻狗張牙露爪不容情具眼禪流來看破高聲大罵野狐精偷得雲門乾屎橛不分貴賤要誰吞家餐不受人間火煅煉須憑爐鞴砧鎚頭鋏額難下嘴師子嚬呻跳出羣雲南常樂院上堂千手千眼個大悲照徹人間是與非地軸全提超萬象師絃音韻透須彌衆中還有當機者麼顧視左右卓拄杖下座自贊覿面無私遼天拄杖當機撞著劈頭一棒觸背雙關聖凡不讓縱奪臨時打開心量借問阿誰余山和尚法語轉天關回地軸擒虎兕辨龍蛇須是大丈夫漢活潑潑的始得句句相投機機相應且道從上還有甚麼人承當個事癸亥夏寓雲南曲靖府東山寺世壽七十四示微恙塔于本山

靈筏昌法嗣

紫芝藏禪師巴縣張氏子自髫披剃于大峩參靈筏和尚巾瓶有年一日印可後開法于竹林堂上堂坐斷天下人舌頭平地孤危峻峭打開如意輪寶藏無端境智歷然以一心爲無量心示一法即一切法願使人人不昧原來法法現成千百年古柏恒新億萬載流金掩映雖然如是抑且罕遇知音作麼生是知音者瞎堂去後無相識誰料圓公今日來上堂豎拂子云高高無外深深無際人天根本祖佛淵流昆蟲艸木鳥獸龍魚莫不承此威光各見本來面目惟有竹林獨脫一路逈出衆流于無言處顯言向無用中發用能使魔王拱手雲水歸心著著明本來機頭頭彰奇特事且如何是奇特事參

雪臂巒法嗣

桂陽喆嵩喬禪師巴縣宋氏子廿歲出家參破雪和尚打破漆桶值雪臂和尚印證開法于牟尼禪院上堂吹毛寶劍久藏匣中今朝拔出孰敢當鋒魔王盡喪百怪潛踪三世諸佛總立下風一花五葉讓誰立宗十世古今一時流通正恁麼時河清海晏萬國來降處處村歌社飲家家嘯月吟風且道新長老到院一句還有唱和者麼舉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上堂昨日山前堆白雪今朝座上起清風不是有不是空覿體相呈向上宗崖畔石女睡初惺拍手呵呵笑不

窮大衆且道笑個甚麽顧左右云笑山僧不惜眉毛
上堂祝延今上適拈香舜日高輝照大荒只得青天
無點翳氷消瓦解絕商量石頭瓦礫皆歡喜艸木昆
蟲盡放光密密流通正法眼綿綿續焰廣敷揚當機
奮迅能哮吼始入西山選佛場不讓丈師親馬祖還
同臨濟個顚狂據虎頭兮捉虎尾三玄三要播諸方
上堂吾年四十七韶光劈箭急愧無應世才刦有住
山盆茅屋兩三間穩密更穩密幸值大金湯劉添外
護力法令正當行妖魔皆絕跡九苞之雛羽翼齊金
毛師子便返擲鳴者鳴吼者吼大震乾坤高輝佛日
天上天下獨稱尊世出世間誰能敵正恁麽時四海
謳歌歸聖化萬邦納表普稱臣示衆久雨不晴巖巒
幽陰白雲在戶庭艸漸深林下衲子合作麽生乃喝
云虛空粉碎大地平沉倏然迸出一輪紅日依舊普
天匝地光明且不屬晴雨一句作麽生道幾片白雲
橫世界個中誰是出頭人病中示衆吾年五十七無
補法門盆拜掃上天童老病相催遍示病原非病此
意許誰識氣岸幸不衰筋骨有餘力喝破嶺頭雲迸

◆恁疑任

出當天日光輝徹四維烜赫照今昔莫占衆生塔何
須苦覓地拋向大江中魚龍一飽去擲筆而逝

敏樹相法嗣

南浦天圓寺耳毒泰禪師長壽徐氏子魁偉淵弘弗
諳細務神凝憺怕于世邈然破老人常呼爲布袋子
嗣法于敏樹和尙上堂太陽溢目萬里不挂片雲秋
水澄清一淵能涵衆水龍吟霧起虎嘯風生覷井覷
驢日面月面栗棘蓬金剛圈乾屎橛蔴三斤都盧放
在一邊直向佛頭上著屎獅頷下解鈴者是甚麽人
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則知君不可見解制上堂今朝
五月十五和風匝地均普家家捲幔收簾戶戶笙歌
社舞五峰總不恁麽放出衲僧莽鹵東打西敲兮藏
鋒結舌擊竹指花兮遁跡潛踪一恁縱橫宇宙戴角
擎頭不因惡辣鉗鎚奚具者般作略以拄杖卓一下
云元宵佳節人人見此事分明那個知上堂瞿曇三
大藏用盡機謀老子五千言做盡伎倆拈來用不著
何必苦思量若向威音已前薦取大似銀山鐵壁一
鎚擊碎拋在巨海不存粟米粒驚得泥牛吼水面木

馬逐嘶風從教浪起船高風行艸偃何故兩岸蘆花渾似雪一天星月白如銀

天隱崇禪師埶江畢氏子參徧諸方末後于敏樹和尚處打徹以嗣法焉住貴州思南府朗溪司太平禪院上堂千聖出世惟究一心建立五宗單傳直指承言滯句者埋沒家寶行棒行喝底未透根源與麽吐露沾唇罣齒直饒薦得早是無端上堂問如何是臨濟三玄戈甲師和聲便打進云打即不無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棒下無生忍臨機放過誰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自從分破華山後直至而今讓巨靈進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放下拄杖云不用展戈矛歌謠賀太平進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海晏河清歌舜日黎民庶子樂堯天進云如何是第一玄師云拄杖頭上爲你言進云如何是第二玄師云舌條元在齒唇邊進云如何是第三玄師云臨濟不解意徒勞話目前進云如何是第一要相逢懶開口棒頭巳先到進云如何是第二要師云一擊頂顎開千聖絕玄妙進云如何是第三要師云脚瘦艸鞋寬踏徧長安道進云三玄三要蒙師指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切忌落他圈繢乃云臨濟嘉聲起河北太平宗旨建朗溪莫言此日非他日嫡骨宛流接上機遂擲拄杖云山僧恁麽告報還知新太平不動鎗旗演三玄戈甲麽未舉鉗鎚融攝洞山五位君臣麽隨機扣發撥開雲門一字關麽俠劍隨身劃破仰山九十六種圓相麽了無同異功超法眼六相義門麽于此透脫親見老僧方識五宗之門庭弗疑千聖之權實喝一喝下座

聖壽空谷澄禪師忠州楊氏子參徧諸方回峽嗣敏和尚初住三聖寺次徙宸京順承王迎住白塔眞如禪院上堂問如何是誕生王子師云覿面甚親切進云如何是化生王子師云橫擔日月行進云如何是朝生王子師云滿盤羅列進云如何是末生王子師云隱顯莫測進云如何是內生王子師云銅符鐵概進云王子五位蒙師指即今陞座事若何師云瞬目揮心旨回頭衍正宗進云恁麽則說法已竟師云王意惟同天地老清名永共道風香顧左右云八荒寧

謐四海淸平佛心天子治世之時賢王大臣深信三寶興隆祖道扶樹宗風澄上座愚魯無禪可參無法可說只記得從前于空王山中有首牧牛歌今向人天衆前拈出震威一喝向者裏薦得不勞行脚如或未然更買艸鞋始得

黔靈赤松嶺禪師潼川韓氏子年十五每思浮世轉眼成空遂入山修持艸衣木食甘苦自若嘗閱華嚴至如來現相品世尊與諸天說法諸天常聞天鼓之音此音非從四維上下來不生不滅如我說法亦復如是不覺失聲有省遊遵義海龍山依敏樹和尙久而記莂住貴陽府壽世禪院結制上堂爲因出世緣隨事立賓主不落套頭禪養成戴角虎珍重脚跟行中途莫莽鹵山僧恁麼道憐兒不覺醜還有識機宜具正眼者麼良久喝一喝上堂解制機緣本無言句抹月披風隨緣去住唱出無生曲打起禾山鼓個個入圓明不傍他門戶恁麼行脚人盡作師子舞他日出頭來定是主中主

夔州府開元寺繼初尙禪師湖廣宜都陳氏子年二十禮映虛老師披剃入鳳皇山住靜誓云若不發明永不下山木食澗飲幾五年一日困倦危坐不覺夜半恍若山崩有聲駭得遍身汗下豁然無礙自此不疑天下老和上舌頭也遂下山詣雙桂破老人處圓具後造慈雲敏樹和尙而受印可康熙己酉夔府太守熊公總戎馬公請住開元禪寺上堂雲從龍風從虎一道寒光天地普葵花向日傾柳絮隨風舞新長老到來且應時機只得順風把柁見兎放鷹有時恁麼人間天上有時不恁麼水泄不通驀拈拄杖云且道把斷要津一句作麼生道喝一喝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澹竹密法嗣

萬壽曉元濟禪師隆昌劉氏子因讀大珠錄至眼似眉毛道始寧決志出家首參破老人契旨後從澹和尙印可開法于萬壽禪寺上堂拈拄杖云威音王巳前有者個消息大悲千手摸不著威音王巳後無者個消息盡大地人顚蹶不起正恁麼時摑瞎摩醯眼睛穿却諸人鼻孔且如何道得分明去良久云山僧

罪過上堂二月淸明天物物盡爭姸百花開燦爛隄柳正拖煙處處文殊現頭頭是普賢忽遇拄杖子稽首向其前一時公驗過無黨亦無偏旣無黨無偏如何安置以杖左指左顧右指右顧云家醜不可外揚小參天寒人寒個裏厮挨現成活計不用安排禦饑炊糲飯助熳著乾柴物物頭頭自偶諸儂家一等只平懷呆呆兀坐巉崖下惹得天花動地來正恁麼時且如何與諸人折合卓拄杖云杖底一輪紅雲霧斂長空烏龜鑽破壁露柱笑燈籠呵呵下座

紫微自徹琛禪師簡州吳氏子中歲出塵依白鹿澹和尙剃染深得法要仍歸紫微山作偈云亘古日東出元歸西崦沒逢寅但早起遇亥將肱曲應用有些子古今無所屬他時解翻身躍出師王窟

艸堂吼一等禪師榮昌王氏子嗣法于白鹿澹和尙住錦官艸堂寺上堂一回春叉一回新漫把家私說向人眼裏有筋能見色耳中有誰能得聞魚行不動水鳥飛不挂雲打動禾山鼓扶起破砂盆以手作扶勢云看看住渝城開講寺上堂渝水潭中浪拍天星星漁火簇漁船竿頭絲線垂纖餌破浪金鱗何處潛以杖作釣勢云有麼有麼復住艸堂法席以優老焉

充裕印禪師渝州丁氏子自幼出塵淵默嚴肅機契大隋澹和上遂印證焉住新都之慈壽張趙二居士送法衣至上堂苦志勞形野鶴棲穃雲鋤月已忘機慚無氣力揚家醜篤喜長年著垢衣拈起衣云此是新底如何是舊底良久云問取張公與趙公住成都艸堂上堂榔栗橫擔入艸堂龍驤虎驟正春陽且無涼德光先祖引水澆蔬待後郞元旦上堂一住艸堂巳二春陽舒陰卷事難評秉鈞造化誰爲主七尺烏藤與證明

寶光從谷習禪師安福人少混戎馬中拓落有大志喜白鹿澹和尙鉗鎚妙密乃自肯以嗣法焉四衆迎主新都寶光寺上堂正恁麼時絕點塵阿誰能識舊時人堂堂覿面無遮護擬議思惟萬里雲卓拄杖云徹底無依活潑潑明同杲日耀乾坤衲僧于此親薦得眼聲耳色妙難論

博山來法嗣

獨峰竹山道嚴禪師大竹沈氏子幼失恃沽總角染衣子影南遊志求心要因閱楞嚴印心之旨身心世界頓然忽空乃云我來亭上如心處說與時人未了然罷講投白門博山來禪師授西堂職一日印證云博山一枝橫出秘在汝心卽令具戒授名道嚴後遷江浦獨峰師易爲中定禪院上堂元亨利貞乾之德也威音爲諸佛之元飲光乃諸祖之始元始要終授受古今玆一歲之元日三際之初辰皇風啓祚朝野咸新拈拄杖云君王向者裏安邦定國垂拱升平公卿向者裏輔佐化育鼎鼐調羹臨濟之全提玄要照用同時洞山之妙叶君臣玄踪鳥道潙仰之圜機殺活父子同條雲門之顧鑑直指門庭高峻法眼之色聲密用心法圓明五宗異戸堂奧同登其合原一句作麼生道卓拄杖云三五元和天下麗一枝梅放嶺頭春

青龍百愚法嗣

京兆薦福紫谷禪師左綿廖氏子嗣法于百愚和尚上堂把住乾坤不放鬆大千爐韝扇通紅森羅萬象齊烹煉要逼牛蛇化活龍驀豎拂子云上大人頭上有青天脚下無寸土墻壁瓦礫是古佛心帶水拖泥乃第一義會麼就中有一句能滅千災成就萬德有一句百福莊嚴纖塵不立有一句極盡今時不居那畔且道是那一句咦上堂虛空背上白毛生拔了一莖又一莖石女寰中撚玉線木童天外度金針織成古錦含春象不把金針度與人若薦後天爲祖父便知古佛是兒孫大衆還知者個關捩落處麼只饒是個經天緯地出格英靈向者裏擔荷正眼觀來猶是雲居羅漢學拂子召衆云見麼者一著子與三世諸佛同參和法界含靈共壽釋迦不先彌勒不後未涉化門早以漏逗是個甚麼是無上呪是無等等呪

錦江禪燈卷之十一

錦江禪燈卷第十二

昭覺丈雪　通醉　輯

紹興幻菴　胡昇猷　訂

大鑒下第三十七世

丈雪醉法嗣

溪聲圓禪師平山人家以世襲常爲廖中丞營將因闖寇犯蜀不職始削染隱于綏陽山中居無何火菴參牛山丈和尚圓具總院事數稔丈受禹門請以衣院付之開法上堂從上來事坐不當堂歷代興慈行不出戶不獲已祇得向虛空掘洞開第二義門拈椎豎拂棒喝交馳或松根掃地或街頭等人乃至張弓擎叉吹毛輥毬山僧雖是他家種艸畢竟不向者裏藏身喝一喝四威儀山中行赤足印泥痕登石走驚惺地頭人山中住壁上開個戶人客來奉敬大蘿蔔山中坐蒲團破又破沒邊攔不敢從新作山中臥紙被落頭裏翻身來兩頭俱登破破衲歌看者破衲個破得太索絡斤兩剛七斤多少人不作泥豬癩狗盡該羅跛鼈盲龜被伊縛雨也打不溼風也吹不著披自塵沙劫前綻則千補百綴無貴賤與人拈弄有剪尺與人裁度從來不晒暇東挪西抛一向不洗浣汗臭氣大東土衲子禮三拜寒溫入髓西天尊者立微笑擺他不脫分明蓋覆赤肉團無位眞人盡包裹山野一生多快活全憑此領破衲個後徙平武示寂收骸襯塔于昭覺祖塔之左

安龍府月幢了禪師江津毛氏子母夢僧送桃啖之有娠年十六因閱楞嚴疑情頓發遂白母薙染遍參尊宿忽一夜心境俱空豁然有省禮丈和尚于禹門職維那師資道契癸巳冬開法滇南石寶禪院永曆帝嚮其道風請開示求偈法名眞佛上錫椹服恩渥甚厚發帑藏爲國祝釐兩奏表呈偈頌皇情大悅上堂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包括五須彌吐納大千界釋迦彌勒無地容身文殊普賢有意難解生死涅槃劃斷眞如佛性捉敗雖然如是爲國開堂一句作麼生道頓超諸佛祖師意仰祝吾皇億萬春上堂南明有口也難言坐斷千差不直錢今對人天陳絡索直教切切悟心田無邊苦海皆甘露髑髏特地契根源後

徙安龍玉泉寺于丙午冬示微恙辭衆偶有僧二人謂某某相侍和尚前行一僧無病而逝師圓寂後一僧相繼而終闍維于玉泉寺之後侍僧兩塔列左右爲世壽五十三僧臘三十七

長松端鼻萬禪師內江郭氏子因聽楞嚴疑常住眞心屢求決擇未有所入上白雲洞參鑒隨和尚夜夢異僧鬚髮如銀撫掌三下云急急念佛寤作偈曰夢感異僧撫掌來彌陀歷歷鑄心臺回思恩愛情塵路伐性斧斤漫剪裁遂偕雲峩下江安蟠龍寺參破老入制中每叩心要因甲乙獻逆陷蜀結茅于桂陽己丑參丈和尚于白牛山圓具侍從過禹門寺閱天童密祖錄中有進退之語礙膺三年一日渾然如夢忽醒了無凝滯作頌曰進退之中兩重關英雄多少困其間明明有路通霄漢不是前三與後三郎蒙印可識鼎長松靈峰寺衆請陞座堅辭弗許志喜遊覽觸境逢緣輒成偈語其略云孤峯鎭夜境寥寥入戸寒風不暇逃寓富矜持嫌富少居貧守素樂貧高珍饈何似黃精沃麗服無如百結袍普應萬機歌雪曲海天一色快吾曹

懶生昇禪師榮昌簡氏子幼秉淵默骨力孤騫矢志參禪徧訪尊宿再參禹門丈和尚機語相扣後寓金川高峰上堂一向抱拙安貧今朝遮掩不住雖然露醜萬端務要諸人照顧且照顧個甚麼拂一拂云山頭老漢强推出走向人前都不顧笑殺當年面壁翁赤窮到底囑生蹼喝一喝後省覲丈老人于昭覺適遇提刑幻菴胡公松齋宋公象山張公以送鴻爲題作偈師躍然曰子幸生于大有年縱橫瀟灑雜晴天飽經一肚桃花雨撥亂千隄楊柳煙倦去影隨霄漢蠢健來心在白雲邊信知物外閒遊客方寸同乎宇宙寬又思梅偈云瘦骨氷肌意未銷疎狂那復爲山朝翻他物表眞豪傑勢壓南溟弗寂寥好鳥啄殘風習習遊蜂采慕雨瀟瀟知君舊有瑤臺約不負初懷辱見招康熙乙丑正月八日示微恙端坐而逝闍維收堅固子如菽伯什似粟者若干嗣法門人竹友芥腹賚回雒源高峰建窣堵波壽七十四臘五十二

昆明香國大憨我禪師蜀南何氏子嗣法于禹門丈

和尚祈晴上堂烈性生横秃木干天花亂墜斗牛寒頻敲雨色千秋祝撥轉晴輝萬象安八字打開門兩扇當陽拋出海來寬行人莫謂蒼穹苦剔起眉毛仔細看佛誕上堂自從結却顱湫舌容貌居然天下絕本是護明初度時恍如舍脂雕金闕玉樓人見且風流猶倚紅羅扇遮月不是男兒不黑心男兒只恐心無血縱然洗見骨頭來其髓何曾及時節珍重毗藍園裏人顧絲毫水鑒眉睫

大慈懶石聆禪師忠州張氏子初參雙桂明和尚于石柱司後侍丈和尚過漢中開法靜明一見提唱胸次豁然受印可而繼席焉大名王請上堂宇宙渾圖一座爐當陽日月熾然孤靜明今日重添炭高舉鉗鎚意自舒萬象森羅增瑞色三賢十聖嘴盧都銅頭鐵額難迴避煉得通身絕點無所以道般若如大火聚近之則燎却面門如太阿鋒觸之則喪身失命正恁麼時翻身垂手者是甚麼人海底金烏天上日眼中童子面前人上堂一夏以來亡鋒結舌今日因齋慶讚向開口不得處扭轉舌頭與諸人通個消息夏末秋初七月天西風拂綠柳含煙香同湛水和空碧迥出本叉體相圓此四句中有一句包羅萬彙氣絕諸塵三世諸佛沒奈何歷代祖師難摸索若檢點得出一生參學事畢上堂摩天日月輝今古大道何曾有異睹夜半虛空撲落地萬象歌歡森羅舞秘魔叉禾山鼓趙州茶雲門普甜者甜兮苦者苦爭似今朝二十五示禪人法語索我臨行句胸中無一字寫出不成文念來非有義弗是妙蓮花亦非祖師意持去見諸方眼底生荊棘不善打葛藤慣用吹毛利若作一句看失却自家事文彩未彰前十有九不契靜明鐵蒺藜一恁汝啗喫忽然喫破時來與你棒喫住雲南府商山寺上堂八萬四千陀羅尼門都從者裏建立新長老到此施設一句作麼生道廓徹圓通何所闋縱橫瀟洒透長安

●恁疑任

彝陵洪山憨月聞禪師台州黃氏子嗣法于靜明丈和尚上堂塗毒鼓當軒擊一曲橫吹無孔笛匝地人天普集來坐斷十方明歷歷藤條不比洞山麻穿過陝府鐵牛鼻嘉州大像痛含冤裂破元機沒意智昆

雖靈須

蟲艸木逼回春大地山河歸武庫山門八字泊天開
凡聖交參誰獨步應時及節則不無且作麼生是殺
人刀活人劍參結夏上堂三月安居九旬禁足古之
今之倚門傍戶平地干戈孫臏賣卜又何妨擂鼓敲
鍾請山僧拈椎豎拂盡說結制上堂難瞞人天眼目
咄上堂踢倒百億須彌打翻無量法窟擔當宇宙直
指按定乾坤肌骨山川人物有多種明暗色空無兩
般所以道大用現前不存軌則縱然機智弘深神通
廣大脚跟下猶欠一頓何故龍蛇易辨衲子難瞞
佛冤綱禪師內江李氏子廿齡于禹門丈和尚會下
削染世味邈然巾瓶廿稔兩下吳越寓堯峰費和尚
座下圓具侍丈和尚歸靜明始印證命主昭覺上堂
通方上士鑒在機先靈機密運情疊超然星持漢地
月落楚天所以目前消息非口耳之所傳看他從上
諸聖千種喻萬般言用盡機輪徒枉然若要深深海
底立直饒打破上頭關且道用何伎倆良久云挨落
須彌如棍芥鞫來不礙剎那間冬至上堂靈山祖令
頓使人人頂門迸裂昭覺權衡總教個個舌頭覆天

可以一語分玄要一句定綱宗轉天關回地軸祇如
西天人說話東土人未諳又作麼生以拂子打圓相
云總出者個不得既出不得正值日南添一綫猶然
徹骨寒光陰如薦得眉毛眼上橫向此透脫始可顯
大機發大用縱橫無礙其或不然當陽不薦好風光
寒逼無由得解脫歲旦上堂今年今日從頭起社舞
村歌隔塢喧無意氣時增意氣百艸頭邊消息傳且
道傳個甚麼豎杖云青原酒趙州茶三杯兩盞醉臥
煙霞大底風流出當家好個話端被先覺盡形吐露
了也然雖如是猶有個新鮮句子在元正啓祚萬物
亨佳霜花氷艷風月堪誇門外讀書人來報逢酒須
酒遇茶即茶者般豐儉任隨家祇如新年頭佛法鏡
清道有明教道無合作麼生卓拄杖云不得心頭空
及第嶺畔梅花解笑人上堂住持一稔來逢冬兩結
制開口泄天機擧目露眞智不唱言前機豈談句後
意等閑築著鼻孔頭鐵眼銅睛覷不及遂豎拄杖云
有定亂劍四海晏淸放下拄杖云無白澤圖千魔斂
跡祇如報恩一句作麼生道軒昂宇宙當風掛萬里

河山壯帝畿後囘里重闢古字山丈老人八旬仍旋
昭覺

雲南牛生襄禪師南隆人廿歲于給孤寺落髮聞丈
和尚開法興元躬禮參究侍隨有年遂蒙授受住滇
之北勝州開北寺上堂棒打石人頭玄黃滿面羞瞠
著玲瓏眼驚起碧天流橫拔千丈月親登白玉樓雲
煙縹緲處山水共悠悠上堂把住則牢關緊閉佛祖
難窺放行則北斗藏身眞風遍界舒之卷之盡大地
撮來如粟米粒大瞻之仰之無處不是諸佛心髓參
小參乘槎誤入斗牛橋壓破虛空不假橈珍重風雲
齊著力無纙鎖子兩頭搖丙辰佛誕日無恙而逝荼
毗獲五色舍利數十顆纍塔于青門寺右

閬中艸堂翥雲實禪師本邑楊氏子髫年落髮初參
費和尚于福嚴聞丈和尚于艸堂開法遂歸艸堂言
下契機印證命繼艸堂法席上堂德山棒臨濟喝石
鞏張弓道吾舞笏雪峰毬普化鐸驚起楊岐三脚驢
踏倒三山幷五嶽阿呵呵好大哥也好現前驀面唾
解制上堂今朝正月十五行者搥鐘擂鼓分咐山門
大啓放出玄沙猛虎踞地爪牙斑斑觸發氣吞佛祖
遂震威一喝云猫兒偏解捉老鼠

遵義府禹門寺牛月涵禪師鄰水人廿歲于丈和尚
處落髮後參破老人于雙桂大死一番如夢忽醒仍
旋昭覺印證禹門四衆請爲繼席上堂玄機一唱只
貴知音祖印高提流通正眼演無生之眞乘恢彰本
有樹迦文之赤幟揭示當人普說學道如登山直須
到頂猶若行船直須到淵至頂方知宇宙之寬廣到
淵始覺湖海之淺深所謂參須眞參悟須實悟學者
偷心不歇門外打之邊反咎禪道不靈驗寢食俱捐
偷心放下啐地折爆地斷無量劫來生死根本一照
照破天下善知識不奈伊何正好于涵上座手裏喫
棒何故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

問潮嶼禪師酆陵李氏子齠齓出家參徧諸方未見
丈和尚于鶴乘寓書記寮三十餘稔侍闢昭覺記莂
丙寅元旦老人耄齡命秉拂上堂一人有慶八表寧
謐冷煖相參淡濃吐翠雍熙振振齊捧日肆業蒼蒼
雨露中時節既如此物我悉皆春不屬陰陽造化奚

◆嘉陵道大同

假陶鑄功勛羣荒不藉東皇力爭得從容吐異香豎拄杖云旣不屬陰陽造化又不逐新舊逢迎畢竟如何趨向喝一喝云還知麼四海揚眉歌舜日萬靈低首賀堯天

青城竹浪生禪師定遠王氏子廿歲于有餘師處薙染上瀘陽雲峰體宗和尙座下圓具參徧諸方各有機緣備載本錄後歸昭覺而嗣法焉遂入青城閱周三藏康熙辛酉丈和尙命回昭覺繼席上堂摩醯正眼洞徹十虗嘉陵仙音徧周沙界驀拈拄杖打圓相云者個是摩醯正眼復卓云者個是嘉陵仙音中下之機對境還迷直饒聞見分明不無觸途成滯恁麼則橫揩日月不恁麼則豎抹乾坤恁麼中有不恁麼該羅萬象不恁麼中却恁麼山僧口門窄不能下註脚三載畢仍歸青城鳳林開法元旦上堂心珠朗曜亙古恒明性海汪洋纖塵不涉湛寂凝然本無形狀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光灼灼平怗怗際今乃元旦首期欲作一家燕賞請三世諸佛及十二類衆生以金剛輪際爲竈空輪爲釜水輪爲量三艸二木作薪風輪爲炊須彌盧作飯香水海爲羹地輪爲桌于無陰陽地上鋪設多不加增少不加減無言童子出來吹無孔笛彈無弦琴唱無生曲奏無生樂拂云還見麼擊云還聞麼諸佛衆生異口同音道我適曾供養今復還親覲癸酉奉丈和尙命再下嘉禾刻錦江禪燈並全錄附楞嚴藏室流通

月莖字禪師江陵雷氏子十六歲父母俱背遂禮石巖和尙薙髮聞昭覺丈和尙禪宗丕振遂瓢笠躬謁契機而印可住綏陽五涯寺上堂大道無向背至理絕言詮逈出三賢高超十地直饒釋迦彌勒到來不敢承當文殊普賢無容擬議古德道盡乾坤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猶未是極則之談且道全提正令一句如何良久云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浴佛上堂身光熾盛誰敢動著纖毫妙相圓明切忌當頭觸犯即今不肖兒孫祇得應個時節用性空眞水有時波瀾浩渺有時徹底澄淸敢問大衆浴即是不浴即是以拂子作澆水勢云盡道水能滌塵垢水垢元來不二門

雅安東山佛明澘禪師金堂湯氏子廿歲出塵徧參諸方詣昭覺見丈和尙相依三十餘祀遂授受後住東山臘八上堂洪濛未判世界囫圇無古無今無去無來往復無際動靜一源洪濛既判通暢十方玲瓏八面頭頭顯露法法全彰放去收來無可不可喚作向上宗乘山僧不敢平地起風波喚作衲僧巴鼻亦是好肉剜瘡且道畢竟如何行履良久云掀翻海嶽和天碧撥轉機輪見太平元宵上堂鼕鐘擊鼓火樹生輝松煙燦爛覷破娘生面皮星橋衍慶識得本地風光復舉潙山在百丈處侍立次丈問誰潙云某甲丈云汝撥爐中有火否潙便撥云無火丈躬起深撥得少火拈以示之云汝道無者個哝潙因此悟入次日同百丈入山作務丈云將得火來麼潙曰將得丈曰在甚麼處潙拈一枝柴吹兩吹度與丈丈曰如蟲禦木師云敢問大衆是有火無火驀拈拂子作吹勢云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

竹鏡嵩禪師內江汪氏子形聲坦率藝目淵冲參徧諸方後印可于昭覺老人住眉州中岩誕日上堂刧年方外幾曾遊殊覺今朝五十秋拄杖顚拈雖艸索三要三玄一卓收遂卓拄杖云努力一番親見得合水和泥當下周識得脚跟下面事百千諸佛是吾儔諸佛且止如何是脚跟下事復卓拄杖喝云話頭也不識小參僧問和尙今朝毋難且止如何是未生前事師云萬里晴空色片雲不見遮進云如何是學人本來面目師云雨滴簷前聲索索岩高疊落影參參僧禮拜師云本來一個金剛體此處圓成即覺仙今日中岩重指示當天日月等齊年

不二貴禪師鳳翔高氏子廿歲落髮參徧諸方入蜀見丈和尙于昭覺因汲水睹影囫一聲原來在者裏而嗣法焉後至燕京嚴淨寺除夕上堂飄蓬落落近天樞殊意今宵又值除衲子家私分外別霜風凜凜扇皇都神機弗假袪儺子赤幟高懸法令初不舊不新無事漢惟凭拄杖作桃符以杖作插牌勢云急急如律令下座

松齋中禪師宜賓朱氏子諱肄樟少儒業丁酉孝廉三赴燕京未捷乃自嘆云功名虛幻即趨昭覺創染

冬夏一衲兀然自適深究玄奧凡與老人問答機緣亦箭鋒相觸當仁不讓一日問大地衆生悉皆正覺因甚有迷有悟覺云一等絕安排覿面猶不薦中云聖凡情盡事作麼生覺袖手汝實到恁麼田地也未師于言下豁然遂印可焉

玉泉其白富禪師眉州龔氏子幼年髮染參詢事訖詣昭覺老人鉗鎚下打徹始紹續焉上堂覿面揮開不二門聖凡情盡絕疎親勾章棘句惹風雨塞壑塡溝爛葛藤只如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是甚麼人良久云九旬禁足今朝始剝取蟠桃不老仁

玉螺山希聲徹詠禪師貴州安順府安平縣宦族陳氏子幼習儒業頴悟過人家供達磨一尊師贊云碧眼螺髭古怪蹺蹊無凡無聖若愚若癡梁王殿上話不投機掉身兀坐作賊膽虗家業蕩盡沒點渣滓訝剛剛抛下一雙履東一隻又西一隻師求出家父母不許築菴宅畔斷葷酒懶俗務遇佛眼和尚參萬法歸一話頭疑情頓發隨父宦遊遵義詣桃源洞謁丈雪和尚機語相投丈異之云此子是個惡辣獅兒參敏樹和尚敏欲開口師上前掩敏口師掩耳而出敏曰眞利器也雙親見背師棄家入山乃云從上諸祖各具手眼或鈴或鐸或棒或拂師將木五寸許爲圓頭尖脚名曰得樂作得樂歌曰行鞭唱打得樂打得樂你也有一個我也有一個一個有一個個個不加鞭忙裏都錯過仔細思量來放下且快活朝也得樂暮也得樂詛我顚狂我也得樂笑我癡頑我也得樂熱鬧場中我也得樂冷淡林間我也得樂一鞭打得團團轉大地山河活潑潑我也不會修善不會造惡不較長短不分厚薄要便要說便說且道說個甚麼一切有爲總是空不如放下打得樂有僧來師揚鞭曰打打如此數年人莫能解携杖雲遊徧歷名山大川見知識甚多搜括玄奧窮究宗旨不甘人下及入蜀上昭覺重晤丈雪和尚丈云別來久矣日用事作麼生師云打得樂丈云將得樂來師豎拳丈云除却者個師作揚鞭勢丈連呼得樂得樂師大徹遂付法焉

鹿門徹岩彭居士江寧人守益州拯機之暇攝念諸

緣嘗通旨趣數訪求哲匠宗師聞昭覺門庭孤峻遂
入山贍禮咨詢法要松下符契一日又上昭覺問韓
愈參大顚猶是第二見如何是第一見覺云上上根
機不假錐士云既是機絲一班因甚趂出首座覺云
山僧不解打葛藤士云諦實之言請師驗的覺云正
是你放身命處士乃釋疑覺授觀音帽一頂偈曰覺
音帽子大如倚蓋覆幬坤維冲徧三界千古法脈如
是傳人天衆前任弄賣
節度使坤育張居士諱德地北直京兆人撫蜀有年
維希向道教與彌篤嘗閱金剛經至凡所有相皆是
虛妄心境豁然時丈和尚開法漢南嚮道風恨不得
見康熙壬寅間丈和尚策杖還蜀寓錫錦官之太平
士首謁問道始滿素心即請闢昭覺闡揚宗旨一日
與葢入山問得得入山求指示請師不恪道將來覺
云且喜中丞連學似已躬下事薦還難士云從尙尊
宿有居士分燈否覺云阿誰無分士云如弟子可有
分麼覺驀拈拂子示云會麼士作奪勢覺云分明記
取

尙書幻菴胡居士趍之塗山人曾爲蜀臬一日隨制
臺衆官至昭覺設果桌士云請和尙下一語方敢喫
茶覺云今日天凉勿勞重下註脚士云再轉一語覺
放下筯子一日撫琴覺云居士只操得有弦者將無
弦底請一曲士云請無弦調覺鳴指士云劉屬有覺
云疑則別參因見千佛名經問名在者裏不知法身
居何國土覺喚胡公士應諾覺云會麼士禮拜了歸
位而立覺舉三聖再犯不容公案驗之士即頌云殺
盡猢猻不用尋千層鐵壁枉勞心招灾惹禍猶渠力
何必寮房問那僧覺復舉祖師心印公案再徵之士
連作二頌春到梅花香自發江城鐵笛吹殘臘雪裏
尋梅梅不知春光何處堪圖畫又大地光明藏風帆
笑殺人本師無一語撒手過江城遂針芥相投覺記
莂焉兎角杖挑香水海龜毛繩縛峨眉山吾年老大
難收拾且喜君來接一肩明日奉旨特陞刑部尙書
海岸趙居士諱艮璧爲蜀臬入境聞丈和尙道風孤
峻思一瞻禮及涖任時丈避暑霧中山士遣使賚僧
帽綴衣請啓叙竭衷畢末云盔一頂甲一身請速歸

來收殘兵丈閱書便歸院遂延齋丈至一見以拄杖作揠鎗勢士作怕勢丈云降將不斬士云久嚮和尙有此機今日親見丈云也不得放過士矍然設禮公事之餘常叩禪關癸酉長至日詣昭覺于丈和尙言下翻身而印可焉偈曰九萬里鵬纔展翼百千諸佛醉禪藻大開海岸金剛臺留鎭娑婆第一島

超斯字南義道號鷦鴣菴頭陀系出濟陽先世本濠梁人丁氏子因大父宦遊遂家於燕市之石橋生而有文在其手曰開腦後枕骨凸起如仰月襁褓時或悲啼乳嫗指示所供瞿曇像輒止迨五歲時與羣兒戲卽跏趺合掌口喃喃作佛號令羣兒羅拜於前後有黃冠過門見之驚訝曰子從嵩山來乃住此耶弱冠爲諸生攻擧子業澹泊寡交不諧於俗暇則博綜內典究竟第一義諦及長登仕籍益研窮性相之宗不問家人生產所至嘗咨叩知識傾誠請益居恒惟灑掃一室蒲團布衲面壁危坐脇不貼席無間寒暑渾若一老禪和也先是參趙州庭前柏樹子話頭歷七晝夜寢食俱廢茫無所得恨不欲死一日經行池畔凭闌小立忽遊魚撥刺一聲覺平昔凝滯之物渙然氷釋作偈曰池水粼粼徹底淸凭闌獨立見魚行忽聞撥刺衝波面使我無心喫一驚本嚴定公見之笑曰且喜子大事從此了徹矣後至益州謁昭覺丈雪醉和尙丈問曰從那邊來陀曰京師丈曰蜀道難於上靑天如何到此陀曰慣識路傍驢脚跡丈曰還識得老僧麼陀曰未入劍門關早已與和尙相見了也丈曰那裏學得者虛頭來陀曰寒花飄六出徧地結成氷丈休去一日茶次丈以手擘黃柑一枚度與曰是何滋味陀曰老老大大酸甜也不知丈曰年來老僧牙齒缺陀納一瓣囫圇吞却丈曰少賣弄一日詣先覺堂見圜悟破山二老人及丈和尙像瞻仰次不禮拜挺身而立以手一一指點云者是某者是某丈從旁曰且喜不錯認陀曰祖父子孫爲何並坐丈曰窮漢養兒嬌陀曰大家團圞頭商量個甚麼丈曰不得妄傳消息陀曰果然有下落丈曰低聲低聲丈一日集衆陞座出手拈拂子付之陀再四遜謝不獲已始拜受焉偈曰昭覺堂前看明月大海邑乾祇一

瓢竹杖飛騰九萬里虛空背上拔龜毛

心齋徹魯道人居恒處於富貴之室觀身世無常猶如夢幻但以不遇明眼人指撥爲恨幸遷居成都詣昭覺禮丈和尚云某三生有幸望和尚究竟丈云今日不閒遲日再來士云豈無方便耶丈云居士禮拜老僧舉手那裏無方便咻遂命參狗子無佛性話不以富貴兒女一其心力參不輟久而有省上昭覺機緣相契而記莂焉偈曰參禪參到無巴鼻沒巴鼻處正好參明鏡當臺天氣靜金剛劍出斗牛寒

密行忍法嗣

中興嗣燈胤禪師金川劉氏子薙染于燕居和尚依止雙桂破老人有年開峰密行和尚嗣也行過金川時四衆請就興國說法燈于言下徹法源底行乃說偈印之住維源中興禪院結制玄工王居士請上堂問達磨面壁和尚陞座是同是別師云別則不同同則不別進云武帝聖明因甚不契厥旨師云爲你道聽途說問父母未生前那個是學人本來面目師打云瞎漢麻語作麼僧擬議師連棒打出乃云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若明今日事不昧本來人大衆既明今日事如何是汝等本來人不見道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麼即是今日玄工居士父母未生前本命元辰若也會得則會人人自己本命元辰會得人人本命元辰則會達磨面壁與中興今日陞座別則不同同則不別之旨驀一喝一喝時一僧驚倒師云俊哉衲僧一撥便轉下座

畫先一禪師衡州府人嗣法于密行忍和尚後見世衰道薄不喜作者般蟲豸祇有頌古行世末雖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頌本是一條平坦路等閑行去便崎嶇何如歸隱千峰外臥看雙輪轉太虛世尊拈花頌逆水興波意氣豗掀翻銀漢沒周遮黃河九折投東海直至如今滾底沙正法眼藏兮紅爐片雪教外別傳兮秋塞胡笳大迦葉實堪嗟獨王擇乳鬪非鴨畫足寧知不似蛇即心即佛頌口唇兩片皮牙齒一具骨江西馬簸箕放出遼天鶻百丈再參馬祖頌雷聲甚大雨點全無耳聾吐舌老婢見奴謂是江西宗風不知千差萬錯復行婆訪浮杯及南

泉趙州問答頌把髻投衙自取冤家南泉趙州荷杻
戴枷

燕居申法嗣

石琴聞禪師蜀鄰邑人生來潁異舞勺之年辭親學
佛于銅梁東山月得師脫白後行脚講筵參遍禪席
得法燕居和尚貴陽之雍門凡七座道場住開州輔
德寺有文刺史請上堂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
北海鄉書消息斷南山春日雨花香如何是奪境不
奪人師云夕陽西下山光淡馬首東來酒興深如何
是人境兩俱奪師云魂消崖島孤幢覆腸斷居庸匹
馬嘶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歌館樓中客未散長
干道上月來初乃云揚眉即去拂袖猶遲瞬目而行
人境俱奪若在衲僧分中略較些子若是衲僧向上
事顧左右云參

靈隱文法嗣

師林育禪師蜀人廿齡薙染圓具之後偏參至迴龍
于靈穩和尚喝下知歸遂受印可在沅州馬瑙山馬
駒苑上堂本色道人無孔竅現成木偶兒不必問渠
重覓要切忌開口口門未待魂劈開艸徑絕人行機
先已破虛空笑弄虛頭作麼古今多少明眼人太殺
郎當不怕羞慚惟絕叫一片赤心兩片皮强言一句
有三玄鬚髮全白又道一玄具三要全白鬚髮從前
公案既現成上大人今日殷勤添艸料化三千第一
要蹋著麻繩兩頭[illegible]波斯疑是赤斑蛇白日青天把
燈照見怪不怪第二要金剛眼上蝦蟆跳一椎擊碎
獻空王元來却是新羅鷂捏目生花第三要熨斗煎
茶不同銚普賢失却白象王土地面前來討筶馬頭
覓角此語諸方耳共聞東澗水流西澗水總解迻腔
並轉調南山燒火北山紅直饒伎倆現盡時海枯終
見底愈失自家眞要道漏逗了也休將識量立疎親
莫兒戲肯信靈源無老少信一半毗婆尸佛早留心
用意作麼直至如今不得妙冤家轉見深中峯本和
尙道要討馬駒今日華擘了也諸人還會麼于此會
得提撥權衡全在我縱橫施設更由誰其或未能洽
眼看佗人富貴等閑無奈幞頭何喝一喝下座
密印傳禪師蜀南叙州府李氏子兒時不茹飲酒葷

觀身世幻化有出塵之舉二親見背詣觀音洞薙染圓具于語嵩和尙受記莂于靈隱文禪師住湖廣會同廻龍禪院結制上堂烟横渡口自有來由雪覆蘆花那堪朕兆轟動地之晴雷擊翻滯岸轉迅風之機要卷盡氛埃錦雲共散一輪麗出于性天繡氣同消萬法全彰于慧海鉢裏飯桶裏水頭頭放光有漏無漏杓物物現瑞到者般田地方知不動道場遍十方界貪緣不挂體合太虛千佛開口便錯萬聖垂手卽差山僧然爾如是大似虎口横身葛藤且止爐鞴新開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情盡見除逃至化珠回玉轉樂昇平

錦江禪燈卷第十二

錦江禪燈卷第十三

昭覺丈雪　通　醉　輯

紹興幻菴　胡昇猷　訂

大鑒下第三十七世

慧覺衣法嗣

嘉定州龍縣寺破峰重禪師南充岳氏子進士孟龍之孫嚴重威恪徧參歸來見慧覺和上印證焉上堂一條拄杖子三世諸佛也没奈何歷代祖師也没奈何山僧今日提在手裏要向好肉上剜瘡卓一卓下座上堂釋迦老漢設三期以調心架紅爐以鍊性且道心作麼生調性作麼生鍊參上堂釋迦不說說毗嵐猛風吹海嶽迦葉不聞聞青山只得礙爲塵留下一轉語舌頭在口裏上堂大道坦平無起無倒眞機演唱何解何結上堂默然據座忽高聲云大衆不得妄生穿鑿劈口掌云口是禍門下座

渝州香國佛語御禪師嘉州范氏子十歲禮慧覺和尙脫白因觀死屍有省凡應對機辯峻捷巾缾左右無有惰容嘗示禪人云分明句子不諱訛鼻直眉横

幾錯過只爲現成難辯別千山萬水走禪和頌梅花氷肌雪骨久懷丹吐出令人仔細看本色不從桃杏借一簾星燦玉闌干以輔弼叢林爲任定省侍師爲心至康熙癸丑秋慧覺和尚坐化遂哀毀骨立食息如疑是年佛成道日示微恙不欲服藥閱七日辭衆囑累畢亭午瞑目而逝

大吼傳法嗣

豁靈順禪師瀘陽李氏子于崇禎庚午降神兒時多病見僧輒喜年登六歲因舅氏于通山爲僧遂依爲徒後詣方山雲峰體宗和尚座下圓具復聞大吼和上開法榮陽鼎星瓢笠直造吼云山僧少第二座道得一語便請靈曰請和尚試舉吼云昔日世尊拈花迦葉微笑是何意旨靈云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吼首肯之遂職西堂解制吼和尚印可偈曰道泰不傳天子令騰騰休理是何非索頭透漏無遮障大海降龍戴月歸次住金川靈應靜養因雲峰嘯虎和尚將順世出手札及紳衿士庶共啓請主雲峰繼席不數年間無恙而終塔于雲峰之西隴

雨春智禪師宜賓黃氏子十六歲父母俱背詣峩眉山禮體融師落髮遂結伴南遊習講經論仍回蜀演教後遇大吼和尚于渝城吼問云座主講何經師云法華楞嚴吼云教中道是法不可示言辭相寂滅作麼生講師云到者裏某甲無啓口處吼云恁麼汝做不得法師奴在卽棄教相依後受記莂住荊州府桂香閣上堂有問有答好肉剜瘡無問無答塞却咽喉若論語默動靜揚眉瞬目揑拳豎指棒喝交馳拈向一邊又作麼生以拂子敲禪几云兩岸靜仁山似虎一溪動智水如龍海底泥牛翻觔斗駭殺波斯打破鐘

三峰半水元禪師巴縣余氏子受尸羅于石谷禪師得印偈于大吼和尚康熙丙午冬開爐上堂豎拄杖云七尺烏藤鷺鼻蛇能瀰宇宙瑞二巴迢迢穿市人難見檢點將來未到家擲下拄杖喝一喝上堂發元結制此心頁三七長連九定香坐到晨朝並午夜等閑無事可商量

易菴師法嗣

涇陽林我鑑禪師初以三學誘衆後參易菴和尙始紹席焉上堂攪長河爲酥酪可惜喚鍾作甕變大地作黃金何異證龜成鱉一句眼橫鼻直馬面不是牛頭其或顧竚停機未免守株待兎復舉南陽忠國師上堂云人人懷明月珠箇箇抱荊山璧有時萬德莊嚴有時艸衣木食或現掩室于毗耶城或示誕生于維衛國斡旋佛祖權衡爕理衲僧巴鼻驀竪拂子云佛祖權衡則且置祇如衲僧巴鼻作麼生下座以杖打散

聖可玉法嗣

還初佛禪師華嵓第二一世重慶鎭府度冲王護法于佛誕日請上堂世尊鑿開混沌雲門鍊石補天雖無毫髮滲漏猶有經緯星月彼此汗馬功高即不無還見太平麼且喜今朝無事擊拂子下座

南芝之靜禪師萬縣鄧氏子髫年禮恒修師薙髮于敏樹和尙座下圓具聞聖可和尙開法華嵓相依二十餘年聖和尙入室問無邊刹海自他不隔于毫端因甚菴內人不知菴外事師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聖云十世古今始終不離于當念因甚今日不知明日事師云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聖云雪峰道底居首座寮聖和尙命秉拂小參平白地上拈起一絲頭爲甚麼盡大地人亡鋒結舌且道利害在甚麼處還委悉麼大如芥子細若須彌軟如鐵硬似泥不離四威儀中惜乎人不識舉世尊安居文殊三處過夏迦葉欲擯出纔舉椎乃見百千萬億文殊世尊云汝欲擯那個文殊師云不會作客勞煩主人世尊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迦葉正令當行要且寡不敵衆當時靜上座若在待世尊問汝欲擯那個文殊但舉椎云那個男兒不丈夫便擊不惟文殊慚惶無地管教釋迦無啓口處還委悉麼見義不爲非勇士臨危不變始驚羣

漢州龍興寺子鐘洪禪師十五歲乃有離塵之舉禮自明禪師薙染受具遍參尊宿聞華嵓聖可和尙宗風大振遂趨壘下發明心地龍興上堂地冷天寒草木枯堆堆黃葉滿階除衲僧林下乘斯際躍舞揚葳證祖圖有麼有麼問淨行比丘因何不生天堂破戒

比丘因甚不入地獄師云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問如何是無縫塔師默然進云如何是塔中人師便喝進云樹高千丈葉落歸根去也師云脚跟下好與三十乃云丹霞燒木佛只爲冷入骨院主眉鬚墮病因一念屈正當移宮換位寒氣交加在衲僧分上又且如何卓拄杖云大衆會麼若也不會打葛藤去也舉朱行軍入南際院自行香云直者是直者是時維那云直者是箇甚麼行軍便喝那云行軍是佛法中人惡發作麼軍云你作惡發會那那亦喝軍連喝兩喝云鈎在不疑之地呼左右認取者僧著師云大衆你看者兩人縱奪雙舉殺活齊彰雖然如是未免一場話墮爭似今日星斗何居士逕無緣慈發廣大心來此飯僧光揚法化只如正恁麼時殺活一句作麼生道橫按鏌鎁全正令太平寰宇斬擬頑

法空證禪師嗣華嵓聖和尙住瀘州通山來鳳禪院上堂問春風徧界難收拾萬象咸歸一鏡中如何是淸淨法身師云地肥冬瓜大進云淨穢總成安樂國聖凡不隔一毫端如何是圓滿報身師云餓漢肚皮寬進云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有路透長安如何是千百億化身師云鄉裡人看走馬燈進云是何意旨師云來去分明乃卓拄杖云明頭合暗頭合四方八面任作略日面佛月面佛喜怒哀樂是何物世間多少守株人盡在中途而退屈殊不知提起向上鉗鎚用超方手眼千聖齊立下風三賢窺覷不破故云眞淨法界神明之本造化之根鎔冶兩儀鑪鎚萬有大而無外細而無內萬象之所以生五音之所以成復卓拄杖云敢問大衆畢竟是甚麼身神頭鬼面從他現天上人間任爾尊喝一喝

犍爲龍巖浮石演禪師受華嵓聖和尙印可住龍巖上堂問如何是向上事師云脚跟要點地進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空孔尋蛇進云如何是隻履西歸意師云赤足走乃云祖意聖意即是凡意凡夫聖人豈有兩般但盡凡心別無聖解隨緣放曠任性逍遙當下解脫此語中有一理二義若人辯得不妨于佛法中有個入處其或未然莫道不疑好卓拄杖下座

慈雲价南仙禪師。濮陽劉氏子。家世業儒。因甲申之變。混入戎馬中有年。常懷出塵之念。于滇省禮孤月和尚薙染圓具。隨本師歸蜀之渝城。闢白楊訓祖庭。廿有餘年。煥然一新。因本師早去世。康熙丙辰冬聞聖可和尚剏建華嵓寺。躡芒致禮。將住山所作頌古錄呈可和尚。舉公案辯驗。投機而代孤月和尚記莂。焉有頌古山居行世。茲拈數則。以證所獲。世尊初生。頌。指天指地欲何圖。傍若無人膽氣麤。將謂鬍鬚天下赤。誰知更有赤鬍鬚。世尊陞座。頌 上座應知下座來。元無造作巧安排。就中囮耐文殊老。百萬人天被活埋。阿難倒剎竿。頌 傳金襴外復何傳。報道門前倒剎竿。弟應兄呼無別事。陽春一曲和還難。國師三喚侍者。頌 三喚三呼應了。休陸行車馬水行舟。負汝負吾揚醜拙。也是憐兒不覺羞。心不是佛。智不是道。頌 花蹊雨後苔流滑。喜鵲聲餘午夢惺。四顧白雲消散盡。夕陽斜照數峰青。仰山插鍬子話。頌 試問田中多少人。插鍬叉手已分明。刈茅雖是南山事。幾箇知恩解報恩。擊竹因緣。頌 潦倒長行粥飯翁。閒拋瓦礫起清風。驀然打著娘生鼻。萬里無雲日正中。雪峰望州亭相見話。頌 望州烏石與僧堂。物物無私覿面彰。知已作逢。清夜話月明窗影倒垂楊

上乘啓禪師。渚宮段氏子。爲明末郎將。遂入羊還山沖虛律主處薙染圓具。遊渝詣華嵓聖和尚。麈拂之下多所契機。華嵓贈以笠與偈云。老僧頭上之物。不是泛常人情。除是充家之子。不可輕以與人。印心之後。律身猶嚴。後住龜亭。金鰲繼遷崇福。于壬申夏無恙而終。有得法上首念拙月建塔于華嵓之東嶺

不惑興禪師。營山王氏子。値蜀亂出。楚薙染于香巖宕山和尚座下。圓具同聖可和尚。遍參言下獲益尋常機不讓。一日可曰。胡言漢語拈置一邊。父母未生前道一句子。惑便掌。可曰。太麤生。惑又掌。可休去。後印以偈曰。木槵中毒堯都發。面上而今猶五痕。含撼七年心未巳。冤寃只報有讎人。還蜀住漢州之孝泉。上堂。僧問。父母未生前那箇是學人本來面目。師云。眼橫鼻直。進云。死了燒了面目何在。師便打。進云。還許學人別通消息也無。師又打云。綠楊芳艸地。散

◆如下疊脫例字

步任優遊顧衆云會麼其或不會今日定要與諸人別通消息拽拄杖下座歸方丈端坐而逝衆齋不見師出入室撼之巳寂一衆方知今日定要別通消息之語塔于本山

指雲孝禪師新津黎氏子廿歲從華嵒聖和尚薙染即于座下圓具參崇華天隱有年後歸華嵒綱維衆僧數載甞有頌德山托鉢頌拶破虗空枯木花作者相逢兩會家雖然各具頂門眼玉本無瑕却有瑕十八女子不繫裙頌十八女子不繫裙赤體條條白煉金衲僧若作分外事何年出得鐵圍城又無價寶珠人不識繫其衣裏弗相親洞山覿面當機疾知解堂堂淨法身

嘉石亮禪師長壽熊氏子髫年祝髮于大瑞禪師具圓于石頭和尚參聖和尚于雲峰令看父母未生前話久無所入一日舉和尚開示無明父恩愛母須具殺父殺母手段始得不覺打失鼻孔入室次聖問如是未生前的句師云霽雪峰高冷問如何是巳生後句師云梅花噴鼻香聖遂與偈云復見天心春日長嘉平百物自芬芳不因霽雪峰高冷爭得梅花噴鼻香雲峰秉拂小參舉僧問雪峰古澗寒泉時如何峰云瞪目不見底僧云飲者如何峰云不從口入僧後舉似趙州州云不可從鼻孔裏入也僧問趙州古澗寒泉時如何州云苦僧云飲者如何州云死雪峰聞之從此不答話師云性亮撿點將來雪峰解吞不解吐趙州解吐不解吞未免谷執一見亮却不然設有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可以消渴飲者如何切忌多貪且道雪峰不答話又作麼生爭之不足讓之有餘示衆道之一字本無言說所謂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實際理地纖塵不立未動脚跟好與三十不見趙州道汝但究理而坐三二十年若還不會截取老僧頭去恁麼爲人擔任信不誣矣諸師欲于一七二七三四七日中構副此事大難大難直須日用四威儀中年年此日歲歲今朝稍有少分相因始不負出塵之志久立

圓通惟識典禪師宕渠盧氏子卅歲禮問知大師薙染圓具于四峩山菊惟和尚參徧尊宿後參華嵒聖

◆起疑吾

可和尚落堂考工問三界惟心萬法惟識死了燒了何爲心識師豎起拳嵒云死了燒了阿誰豎拳師仍豎拳嵒云生鐵鑄就即不無兩片皮交閣在甚處師便拜嵒便打次日復以前話詰之師亦豎拳嵒云昨日道過了也師云一回拈出一回新嵒復打云放你不過一日嵒問師如何是德山末後句師云道不出嵒云密起其意又作麼生師云搜不入嵒云因甚師遭徒記師云教得孩兒解罵爺嵒云不謬華嵒悅衆遂針芥相投授以記莂云一箇拳頭生鐵鑄不從人得誰相付如斯方便與君通震旦古今無別路師偈句頗繁略收數則世尊初生頌指天指地起干戈好尚貪高人幾多縱有超羣越格者惡人自有惡人磨若能轉物即同如來頌一點也無沒處著解包括三才縱橫無礙五千餘軸紙墨之害等閑將出大人境界女子入定頌空谷傳聲虛堂寂聽信之則有叩之則應看他大力人弗假將軍令混沌未分頌燒不然浸不入未知名是何物三世諸佛全體大地衆生窠窟婆子燒庵頌者老婆多揑恠伶利衲僧未放你在把火燒菴徒自肥至今惹下驢年債

三淵惺禪師忠州伯氏子禮覺知師薙染依止華嵒圓具並受印偈康熙癸亥春住濮陽龍游寺十餘載嘗頌女子出定貴者貴如金賤者賤如土女子與瞿曇各自無張主百丈野狐頌不落元來錯不昧亦皆差茫茫三界無來去□□□□□眦茶

大器成禪師嘉州人薙染於貴陽雲歸圓具於蓮月和尚機契華嵒後住隆昌建正覺禪院聖和尚住瀘陽之雲峰師省覲峰命秉拂小參呈拄杖云者箇乃方丈本師底今落在悟成手中只得搗虛練實驗正辨邪只責人人向此徹去卓一卓云會麼悟成本是崖穴骨董今霄逼拶出來無法可說借兩句葛藤聊塞鈞命世尊道一切衆生俱有如來智慧德相趙州道狗子佛性無諸上座世尊道有趙州道無是同是別若道是同法無同相若道是別豈有兩般還會麼刹刹塵塵一樣心奈何人不自推尋若還直下承當得弄潮須是弄潮人喝一喝

碧嵒夢禪師蜀東綦江張氏子中年于慧覺和尚處

薙染圓具依華嵓聖和尙座下落節而受記莂買舟出峽住溧陽崇隆寺解制上堂云雪壓松梢靜霜嚴老樹寒白雲有意常封鎖幽鳥無心豈度關長安大道銕蛇橫欄去去終難去還還不易還以拂子打圓相于中劃破云諸禪客仔細參草鞋終被脚頭瞞

提刑翁暎高居士初到華嵓茶次問嵓古人道如人在樹手不攀枝足不踏枝口啣樹枝若問祖師西來意答則失命不答違問如何嵓以手指自己茶鍾了又指士鍾士從者卽取鍾斟茶嵓云强將之下無弱兵士云何也嵓云居士從者也會祖師西來意士云和尙以手爲舌嵓云居士以何爲舌士云以舌爲舌嵓作驚勢士云何也嵓云非居士不能放身捨命士云無身命可捨嵓云老僧一時眼花士云瞎嵓云瞎士云如此則成戲論歟嵓云仁者見之謂之仁士云某猶日用不知乃設禮後士又同屠居士遊温泉士將浴喫餅次屠云大家來喫湯餅會士云此處可名洗兒泉嵓云九龍吐水也未士云慽不自脇間出也嵓提起槵珠作痛聲屠云此老倒會揑恠嵓云入水求人兩意符九龍吐水沐金軀毋云不自脇間出痛徹山僧一串珠嵓後贈士硯幷偈序云縉山四面逼來撈碎袈裟狹路相逢打開秘藏觸著磕著原非等閑共濟同舟豈是細事君肯承當直下我敢信手拈來曾經御案須行何必生師指點君若不欲在此原無我不將來于君已有偈云御賜元章的石頭流傳到我似虛舟浴雲谿畔拈將出點化魚龍天際儔

雲谿明府帝臣王居士佛成道先一日入山同雲峰遊山次士乞峰拄杖峰便打士便拜再乞峰乃與之未及舉趾便折卽乞偈峰笑云氣骨生成也大奇偶然投合大乘機輕輕不用纖毫力折我雲峰杖一枝士躍然喜歸便設禮焉次日請上堂山僧拄杖子昨夜覩明星而悟云吾觀山河大地艸木叢林皆有如來智慧德相元無妄想執著亦不求證且道與釋迦悟底是同是別良久顧左右云者裏忽有箇漢出來道五百人善知識脫空妄語雲峰拄杖昨日已被坦䔍王公折却了也還有甚麼語話分師笑云老僧向他道飛霞觀斗雪霽回峰用得多少以拄杖作鈞勢

云還委悉麼釣竿斫盡重栽竹不計功程得便休卓拄杖下座

體宗寧法嗣

湛一湉禪師蜀南永寧王氏子廿歲禮本宗律師薙髮至雲峰體宗和尚座下圓具參究已事因撞露柱有省投機偈曰年來何事苦週遮返覆推窮總是他了了分明無一物到頭滋味沒些些婆子燒菴頌云信手拈來展亦旗縱橫予奪有神機雖然賣悄圖何事失卻娘生貼體衣峰授以源流侍巾瓶十六載辭峰入滇住會川迎恩寺結制上堂諸方結制安禪迎恩陞堂戲舞驚起四海獅龍撲落九天鳳翥三乘拱手十地擎拳萬象森羅揚眉吐氣周天星斗燦爛光輝微塵國土東湧西沒蠛動蜎飛各揮本有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卓拄杖云會麼今日也是兵隨印轉將逐符行正恁麼時祝聖開爐一句作麼生道野士無將酬帝德須彌聊作一莖香

兩生從法嗣

澂天宣禪師蜀東王氏子童時于護國寺依不我師脫白廿歲于師翁衣和尚處圓具靈隱和尚過護國得叩機要擊節有省徧參尊宿詣詳河嘉瑞值兩生和尚機語相投與偈云棒頭喝下接全機電掣星飛較已遲骨臭衫兒脫卻了因緣到處聽施爲繼席松丘有錄行世其略示衆云參禪要猛烈不悟不休歇打起好精神莫蹉過時節下個死心腸豈拘在年月立得腳跟穩始不被人惑甘盡苦中苦關頭能打徹古人曾與麼吾當于此切作個不羣人行履須迥別尅期能取證當下便超越透出天外天迥過白拈賊纔聞舉著些洞然自明白山頂鼓波瀾海底立枯竭彌勒釋迦來亡鋒而結舌三千陳葛藤窠臼都剿絕撞著跛死禪一刀成兩橛更擬問如何白棒驀頭楔到此田地時許你稱禪客伏惟大衆前莫疑我虛說

鐵機常禪師豫章何氏子卅歲爲僧掩關甕邑打七有省投機偈云團空一路光明藏六道含靈亦共之三世古今無向背只因執妄故遲疑執我非人皆是妄涅槃生死沒高低光明原未從人得觸目菩提本不迷出關聆昭覺老人道風而趨蜀行至夜郎遇兩

霄疑宵

生和尙圓具印可。住靜廿載。有山居芻蕘集流行。後至昭覺丈和尙處職西堂。命解制上堂。九旬期畢。百日功圓。元霄燈火閙堂前。爆竹聲催正月半。衲子聞聲悟道。白衣見色談禪。非爲海上覓漚。巳成尺木支天。若具通方正眼。野花春艸含烟。佛法世法情盡。方能垂手入廛。解制一句作麼生道。拂一拂。云人人緊束腰。包去莫道草鞋脚下寬

含光眞法嗣

瀘陽天竺寺佛先啓禪師。本州朱氏子。齠年禮慈航薙染。首參方山體和尙。圓具後契機于含光和尙。開法天竺禪寺。上堂。今日鉢盂受濕。天竺淸香滿地。花卉自然放開。乾坤也須闔闢。檀那營供福田。衲僧來討巴鼻。拄杖機活。如龍一味常頭直。劈打落帝釋花冠。碧眼胡僧不契。三玄三要葛藤。不如萬法歸一。還識一麼。以拄杖畫云。不風流處也風流。有意氣時添意氣

嘯宗密法嗣

義雪慧禪師。閬中龔氏子。十四薙染。參問山大師。請

靈疑須

益雲門須彌山因緣。言下知歸。嗣法嘯宗和上。保寧海雲寺。上堂。覺海澄淸。靈源不二。空三解脫。智慧莊嚴。百千法門。示眞實義。總向一毫頭上顯示了也。惟要諸人直下見去。其或未然。欲得無爲眞淨界。雖從此處解翻身。上堂。凛凛朔風徹骨寒。梅花幾點占春先。分明一段眞機露。爭奈時人不解看。慧上座與麼告報。也是錦上添花。以杖撥空云。不得春風花不開。花開又被風吹落

昌昌慧禪師。重慶府盧氏子。遇亂世。逃入遵義。廿齡禮先登師脫白。閱破山和尙開法雙桂。遂趨圓具。徧參諸方。歸新都之寶光笑宗和尙處。契機而授以偈。自知德凉行寡。不能有益于法門。守死善道。有山居詩偈行世。其略曰。水雲深處卜幽居。隨分生涯樂有餘。霜冷菊開三徑秀。月明人靜六窗虛。閒來合藥尋醫典。靜復焚香讀佛書。個裏不容獅子座。惟將一默答文殊。掃雙親墓云。淸明佳節掃墳臺。片片愁雲漸湧來。雨過目前添舊恨。雷鳴塚上續新哀。香焚嶽嶺千年臭。紙挂長江百世恢。幾詠蓼莪心膽裂。長空望

斷若癡獃

二隱謐法嗣

襄陽梓舟船禪師。潼川人。住襄陽鹿門禪院。上堂。問摩尼寶珠久埋塵土。如何覓得。師云。照破老面皮。問日用尋常。且道作麼生受用。師云。明月引清風。乃云。鹿門山勢最威雄。瓦礫生輝達本宗。面目儼然成現。箇百艸頭上起雲龍。

牧雨霖禪師。金堂米氏子。幼沖澹。純正靜默。寡言。艸歲出家。恒以死生爲念。遂買舟南下。見二隱和尙于嘉禾之三塔。蒦蒙印可。後歸龍安雪峰院。上堂。隆冬佛法絕商量。萬象盡從雪裏藏。直待一輪紅日出。燈籠露柱盡舒光。上堂。昨夜霜風透膽寒。黃河氷結勢如山。凍得泥牛連夜吼。牽連木馬競相看。舉法華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釋迦老子與麼道。也只道得一半。那一半待下座來。與你通箇消息。何故。孤掌不浪鳴。獨木不成林。

錦江禪燈卷第十三

錦江禪燈卷第十四

昭覺丈雪　通醉　輯
紹興幻菴　胡昇猷　訂

大鑒下第三十七世

自閒賢法嗣

霍山憨余暹禪師西充王氏子參徧尊宿末後入自閒和尚室始嗣法焉出住晉之霍山解制上堂結却布袋九旬終今日解開八面通衲子通身是手眼拿雲攫霧把清風諸禪客好奇逢白雲聚散淌晴空脚底芒鞋獰似虎肩頭拄杖活如龍上堂結制解制諸方舊例佛祖家風一場特地九旬把住牢關勘驗聖凡禁足不容走作絲毫煅煉衲僧巴鼻剿絕異想偷心必然脚跟點地一任吒呀哮吼管教山搖地震當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爲之化上堂紅塵鬧市全彰古佛心宗身色堆頭獨露祖師巴鼻平泉兩岸烟籠水月光新姑射峰頭彩散白雲影秀花街柳巷觀音院酒肆婬房彌勒家

雲峩喜法嗣

斌雅禪師潼川人嗣法于風穴雲峩禪師住法海寺上堂法海自住以來不肯攙行奪市列土分茅將天地作一禪堂行與諸人同行住與諸人共住二六時中著衣喫飯運水搬柴舉措施爲了無障礙乃至明暗色空森羅萬象若智若愚各依本分然雖如是更有一人不入保社淨裸裸絕囊藏赤灑灑無向背有時孤峰頂上嘯月吟風有時鬧市街前神頭鬼面舌拄梵天眼空四海動若行雲止猶谷神以拂子打圓相云還識此人麼平生肝膽向人傾相識還如不相識靈臺寺上堂一句無私斬釘截鐵萬機休罷迥脫羅籠隨流得妙千里同風大用現前逢場作戲玉鑑含秋氷潭落影龍泉出匣萬里橫尸大火聚豈容湊泊金剛圈不許撮摩撥著便轉已墮功勛提得即行早成途轍具如是之妙見作苦海之舟航隱顯全彰文軌一致封村寺上堂春深物茂日暖風和燕喜鶯歡時清道泰般若流通法元無隱擊禪床云聲不是聲徒勞側耳色不是色難爲撿別海寶寺上堂披霜躡屩雲路三千全身放下理合瀟然袖裏金鎚當陽

拋出毗耶丈室八字打開任其中者握閫外威權鈎頭有餌施佛祖照用秤衡無星開人天正眼驗衲僧巴鼻若是識機宜則休咎撩起便行脚跟下好與三十何也海寶門下令不虛行

憨休乾禪師蜀西龍安胡氏子十九脫白二十圓戒徧參諸方各有會處康熙丁未詣少林禮祖掄過風穴參雲義和尚機緣相契乃授記莂癸丑開法涇陽興福禪寺衆請入院上堂撥艸瞻風二十秋全機不動信優游無端扶上華王座擘破三元接上流宗乘一唱三藏絕詮至道恢弘千途合轍衆流截斷遍塵刹而任運全該妙轉元樞括有無而覓垂指注光超日月智出聖凡動靜無私隱顯不昧髑髏常干世界鼻孔摩觸家風綿密安祥權開洞山五位暗機圓合要出潙仰三生一字關大雲門之高古六相義揖法眼之現成奪境奪人直捷痛快立賓立主大用天旋印水印泥印空匪作家難辨非心非佛非物唯證乃知似地普擎如天普蓋眞機剖露萬法全彰正恁麼時且道即今開堂祝聖一句作麼生道擊壤歌揚忘帝力由賡詩詠樂時雍

宕山法法嗣

孤月朗禪師合州楊氏子歷徧諸方値箬菴和尚打徹遇宕山禪師印證住桃源瑞麟院上堂只著芒鞋不用舟脚跟下事愈沉浮而今渴飲飢餐也未卜橋流是水流小參驀豎拂子云此是向上第一著未會之人沒棲泊權曰此事與君持細細嚼來味似檗放下拂子拍膝一下

古宿尊禪師成都胡氏子嗣法宕山和尚浴佛上堂日月兩莖燭須彌一炷香以斯成現物供養法中王顧衆云此是山僧窮孝敬汝等若有奇品異餚不妨拈出以報不報之恩共祝覺皇之壽供丹霞禪師像上堂前釋迦不安後彌勒不奉單單供養天然老子一不重伊智大才高二不重伊道全德備今所重者是伊聽訃而別選聞授戒而疾退騎聖僧得號于馬祖燒木佛禦寒于慧林諸般去就且置即今安位一句如何舉揚拂一拂云見聞尸牖無遮障奪却龐公幞頭來元宵上堂執拄杖云今年今月十五不打尋

常破鼓剔起破暗明燈且要人人盡覩忽爾油盡燈殘作麽生卧杖頭有眼明如日凹凸平夷任所之聖泉除夕上堂一年周歲三百六迥到今宵剛數卒戸戸釘桃符家家燒爆竹送舊者悤忙薦亡者慟哭好笑世間人多被時緣逐祗有聖泉僧恬然似不覺擲拄杖下座

大雄峰法嗣

藪菴願禪師簡州謝氏子中歲出家嗣法大雄住成都報國菴昭覺老人設齋上堂報國初開法戰場滿堂雲水破天荒厨中僧石無儲也自有高明共助揚舉大慧杲和尚至蔣山訪應菴華禪師上堂舉牛過窗櫺話者則公案在蔣山肚内多年若不是法叔老師抑揚小姪一生不敢舉著今日向人天衆前拈出供養我法叔老師召衆云大衆既是頭角四蹄俱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諸訛在甚麽處良久自代云家家門前火把子元來事同一家共相唱和所謂酒逢知已飲詩向會人吟顧上座不敢舉古判今茲是昭覺老人屈尊就卑助揚法化以佛法住持且接物利生一句作麽生道卓拄杖云横塘宿鷺斜飛起數隻銀瓶挂樹梢

響谷法嗣

金純寺眉雪宗禪師射洪謝氏子嗣法于響谷禪師上堂山陰深秀游人少野水重嵓一樣春山野今日重開祖席佛日再懸把住則瓦礫眠雲放行則燈籠起舞爭似無生國裏王大博取性高眠逍遥快樂

凝眞法嗣

南隆西平寺天然慧禪師南充柳氏子因蜀亂混火隊中十八歲厭世如幻有出塵之志禮如成薙染圓具參謁諸方後依凝眞和尚深錐痛劄死而復蘇遂蒙印證元旦上堂時當元旦百事新送去迎來見主賓驀拈拄杖云惟有者箇烏律律不隨節令順人情有時敲風兼打月須彌頭裂滄海疼駭起南山於菟走株連北斗喫一驚且道利害在甚麽處復卓云不是沙場經慣戰怎豎旌旗百尺高下座

快雪國法嗣

蓮池聞禪師宕渠雒氏子卅歲于合虛師處祝髮廿

崴諂方如和尚座下圓具徧參歸保寧。建蓮池菴自休。一日快雪和尚過訪。機緣相叩。而記莂焉。仇居士供法衣上堂。法不孤起。仗境方生。六月炎天寒威凜烈。此是境。且道如何是法。提起衣示衆云。會麼者衣線下事。人人具足。不可思議。阿誰欠少。何必向他家糞草堆頭。覓甚麼碗。所以道。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則知君不可見

雲嶠水法嗣

蒼谷桂禪師。湖廣荊州李氏子。丱歲禮幻識大師薙髮。年登廿稔。就本師圓具。徧參諸方。至雙桂與嶠和尚機緣相叩。而記莂焉。康熙丙寅。達州紳衿請住龍興禪院。上堂。驀呈拄杖召衆云。會麼。者箇上拄天下拄地。本自無名。誰敢强安。有時動地放光。明如杲日。有時泯跡潛踪。黑似墨漆。不屬靑黃方圓。任器能變。能化能橫能直。畢竟平等殊堪倫。匹達古通今。豎窮三際。復橫按拄杖云。戒定慧祖師關。恰好都盧一串穿。又卓云。還會麼。于斯薦得無量法門。河沙妙義。從此建立。其或未然。更買草鞋行脚始得

大鑑下第三十八世

石谷慧法嗣

羅漢雲林地禪師。通江董氏子。禮心田師削染。參石谷和尚。以嗣法。重建阡郝羅漢寺。乃馬祖一禪師脫白處也。上堂。問如何是羅漢境。師云參天蒼竹密塡空古栢稠。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大雄殿一座頭陀祇十人。進云。人境不立時如何。師云爵汝到與麼境界。乃云。一棒一喝。一拳一脚。直指臨濟心髓。全彰德山韜略。古之不多。一點今之不少。一劃全得艸偃風行。如虎戴角。撞著磕著。橫機殺活。脫或未然。山僧未免事下註脚。以拄杖卓一卓。喝一喝。也是千錯與萬錯。復卓云。錯錯

淨居月目初禪師。樂至鄒氏子。丱歲于巴岳寺落髮。參石谷和尚圓具。復受記莂。後住龍門淨居寺。上堂。僧問。如何是龍門境。師云。淸風橋下兩池水。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歇。進云。人境以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如何。師便打。進云。瞎棒。師復打云。却有瞎漢喫在。乃云。時開飯店止飢寒。引水龍

門且種田佛法寧教齊爛。却從斯弗說老婆禪

蒼桐華禪師。綦江封氏子。丱歲出家。廿年于密語和尙處圓具。石谷和尙印證。隱山爲常。有山居詩行世。其略曰。山悠悠也水悠悠。一杖雲深任自遊。樹抄松花堪作食。秋迴荷葉可爲裘。堂堂佛法消塵鏡。渺渺光陰送客舟。若要頓超如幻景。只須常牧此心牛。又云。溪山一一都成畫。竹樹叢叢畫不成。堪笑住山人性蠢。钁頭一柄足平生。暮年仍歸本郡石門寺而臨行偈云。來時黃菊節金。去時青山鋪白。想起者個骷髏。千回萬回作客。今朝踢倒須彌。拶得虛空出血。涅槃城裏沒相知。笑殺率陀古彌勒

紫芝藏法嗣

郫筒護國寺天然貴禪師。上堂。今朝臘月初八。處處闡揚佛法。惟有護國不然。見人只是生罵。驀拈拂子云。向者裡薦得。剎剎塵塵毗盧境界。溪聲鳥語觀音理門。其或未然。依舊鼻孔向下。垂擊拂子下座。元宵上堂。不唱陳年曲調。要打新鮮鼓笛。無言童子口吧吧。無舌人兒能解語。等閑操動沒絃琴。海水騰波山自起。且道沒絃琴作麼生操。以拄杖作操琴勢。云會麼。若將耳聽終難會。眼底聞聲方始知

錦官萬福寺瓊目溫禪師。戎州宜賓鄧氏子。十五歲薙染。恒思此身無常。參謁諸方。聞紫芝和尙開堂。杖笠往參。充侍寮十五年。遂印可焉。後住萬福。上堂。昔人聚石說法。今我法說亦空。石火電光。難爲湊泊。驀拈拄杖卓云。惟有者個赤條條。光灼灼。有時和泥合水。社舞村歌。有時孤峰獨立。挂月懸星。動則俾觀音勢至結舌。藏鋒靜則令釋迦老子無本可據。且道利害在甚麼處。良久云。參。護國寺爲天然和尙點主。衆請上堂。者曲彔木床。是我天然法兄。捏不聚。擘不開的。今朝落在萬福手裏。于中七縱八橫。齊行照用。乃豎拂子召衆云。見麼。茲我然兄于一毫端。現大人相。與汝諸人道末後句去也。復擊禪床云。聞麼。復爲汝等全身獨露。若或不薦。萬福不免別通消息。拋下拂子云。記取者枚毛拂子。再來號吼震三千

語嵩裔法嗣

嵩耳住禪師。渝州費氏子。初參破雪和尙。目不識丁。

錬杜多行後訪牟尼山語嵩和尙棒下見旨乃印可焉後住少嶷山慈明寺上堂弘機獨唱千聖潛踪截斷衆流棒雲無路若箇正因衲子顯大機施大用于石火閃電光中啐啄縱奪人天權衡佛祖鼓唱雙行殺活齊彰碎凡聖窠窟斷生死根苗猶未是向上事在作麽生是向上事王令已行天下偏將軍塞外絕烟塵

書雲昷法嗣

舌響訥禪師定遠龍氏子參半天下于林野和尙掌下有省回蜀見書雲和尙以印證焉上堂向上一句千聖結舌覿面一著隨處現成折旋俯仰露布本地風光咳唾掉臂全彰衲僧機柄上根利智如良驥見鞭影追風千里中下之流似韓獹逐塊永忘其返而今勿論上中下根直教箇箇氣宇如王坐斷千差路頭把定衲僧巴鼻洞明項顆正眼覰破祖師關捩且道如何是祖師關捩四野嚴寒無處泊散髮披襟到畵堂上堂打開光明藏現出本常理大地絕點翳四海蕩如洗森羅與萬象都盧在裏許休言覩明星誑惑癡男女上堂爐鞴弘開魔佛頓鎔鉗鎚高學聖凡情盡箇箇焦頭爛額人人皮綻肉鎔任是百煉精金到此也須失色卓拄杖云拈出紅爐金彈子簉破諸人銕面門

麗眉釆禪師瀘陽人得法于書雲昷和尙住金川之中嵓開爐上堂個事人人本具何須向外討覓頭頭項著青天步步踏著實地山僧不是妄言要且理無二致所以龐居士云神通並妙用運水及搬柴若于此中透徹一生參學事畢其或未然長連床上豎起脊梁切莫瞌睡抖擻精神只看穿衣喫飯運水搬柴底畢竟是個甚麽參佛成道上堂居來十載爲叢林幸爾今朝佛道成溪山雲月渾閒事只取金鱗上直繩先師涅槃後淒然感興廢不肖揚家醜扶起破沙盆修殘補破屋先要得其人啐啄同時節三生似有因今欲傳家具人天共證盟放出三支箭相將射一羣遂召滔然用利朗旭三人過來云從上機關千聖同鄽一道圓光萬靈合轍驀喝一喝云且道者個還入其數麽一輪皓月懸崖畔幾片殘雲挂嶺頭卓一

卓下座

大冶法嗣

舒光照禪師蘄水人避世入峨眉絕頂影不下山者二十餘載忽一日欲下山鳴鼓上堂九旬限滿巧中藏拙晝夜殷勤拙中藏巧養馴一個水牯牛頭角崢嶸世上少今朝肆足印莓苔笑殺平田黃大老辭世形本無形說亦無說盡大地人難摸索七十九年住娑婆彈指光陰如夢覺舉步踢倒峨眉山者邊那畔總一箇喝一喝擲筆而逝

耳毒泰法嗣

射洪會靈寺幻住明禪師瀘州曾氏子嗣法于耳毒泰上堂雨過莓苔淨隨堂說法時斯緣誰解會啼鳥上花枝小參初撾塗毒鼓三𢷬撲地鍾敵勝超羣句生蛇始化龍咄

純備德禪師酆都李氏子中年于幻住大師處薙染詣耳毒和尚座下圓具而嗣法焉後住夔陵州黃陵禪院上堂立教明宗須張縵天網子活捉龍蛇可以直下承當安邦定國要展揭世經綸生擒虎兕乃能全身擔荷所以祖師心印壯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于斯擬議錯過千山少涉思惟白雲萬里致使三世諸佛總放不下歷代祖師全提不起一大藏教詮註不及劍俐衲僧自救不了正恁麼時作麼生履踐喝一喝云振奮吒沙無向背爍迦羅眼莫能窺

佛語御法嗣

重慶府香國寺寵堂秀禪師湖廣辰州府人幼失恃怙依湖山慧覺和尚之嗣佛語會下薙染十八圓具深研內外典集未幾屏去鐵脊焦團受佛語記莂囑之南遊參徧諸方已歸渝就香國開爐上堂爐火乍燔是鐵是銅須經煆彙篇大煽若凡若聖盡銷鎔淬般若之智鋒礪金剛之神劍若是躍冶之金徒勞鍛煉舊豎拂云者一星兒火種自鷲峰滾燄嵩少騰芳太白山中標霞天之光彩錦江江上闡亙古之宗猷如如意珠似帝青寶可以福國裕民為祥為瑞入聖超凡而今落在香國者裏只得借曼殊普賢作爐頭勢至圓通為治匠五百聲聞緣覺作散工扇火扇

風添煤添炭山僧忍俊不禁未免助其神用遂擲拂子云直下來也急著眼覷

吼一等法嗣

唐安疊雲寺文璧福禪師眉州陳氏子幼沖覃許染指釋門參偏諸方後入吼和尚之室秉拂上堂柳舒金梅正白幾經霜凌幾經雪寒枝傲骨占春先却把淸香輕漏泄惟佛與佛無分別揮拂子云筍過東家作竹林藕穿池面爲荷葉臘八上堂積劫深懷疑彈子實難吞吐出皇宮六年雪嶺時無懈驀地擡眸見已躬此是大覺老人在霜天月下悟得底今日福上座向情與無情煥然等現處舉似大衆還會麼若會得天地虛空生汝心內人物殿堂皆汝元常若或未然捨家出家本爲何因緇衣披度當爲何事正恁麼時且道大覺老人畢竟悟箇甚麼良久云泥牛掣斷黃金鎖鐵馬衝開碧玉關敀見月菴爲疊雲寺上堂一點一畫涅槃妙心一字一言眞實勝義不是九重隆下親從刺史頒來顯示佛祖眞機開發人天眼目所以道若以眼見乃文殊境界若以耳聞實觀音妙體若以心思普賢牀搨且道毗盧遮那即今在甚麼處顧左右云不擬議時全體現涉思惟處隔關山

瑞林蓮法嗣

玉諸昌禪師蜀南人髫齡于瑞林和尚處薙染至年圓具初遊講肆頗通經論因看圓覺經四大各離始覺忙然遂徧參歸來徹困于淡竹老人受記莂于本師瑞林和尚康熙戊午住成都府德元寺上堂吾年三十四佛法總不識張登曲彔牀渾無些子伎全提臨濟宗惟憑斯箇力頭頭絕覆藏處處無蹤跡活潑潑耀古騰今峭巍巍輝天鑑地當陽露出端倪揚眉巳落第二且如何是全提意旨卓拄杖云靑天也皺眉住南關外草堂寺上堂兩度相催住草堂且無佛法可商量烏藤拈出全收放殺活臨機觀體彰呈拄杖召衆云者木上座在臨濟德山有意氣時添意氣在文殊普賢不風流處也風流落在昌上座手裏放行則萬象生輝把住則乾坤失色空王殿上一任築土揚塵糞掃堆頭徧現紫金光聚有時爲天中之天有時作聖中之聖胎卵濕化鱗甲羽毛承斯恩力齊

彰本地風光各顯神通妙用與凡聖同源千差一致復卓一卓云還委悉麼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

曉元濟法嗣

大旭宗禪師蜀南建昌李氏子齠年祝髮詣成都草堂寺參曉元和尙座下圓具巾缾六稔元痛以鉗鎚契機之後住窰山鎭疆寺至節上堂心珠燦燦絶纖塵盡淨常靈脫體新無物與伊堪比并略伴日月合其明衆中有恁麼人麼問月朗當空時如何師云光映前街速後巷進云月落後如何師云剔起殘燈閱簡編進云如何是窰山境師云雨晴松竹翠山寺木樵聲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樓頭歌舞後猶味樂賓儔進云人境雙忘旹如何師云籬邊葉落無聲響嶺上雲歸絶點痕乃云六花亂墜寒氣逼人日南長至百卉萌生山僧褁頭大睡誰管他人屋上霜凝以拄杖作圓相云會麼于中薦得百千三昧一時證得神通妙用無越此宗人人向文殊眉睫上往來個個于普賢行門中出入高揖釋迦不拜彌勒到恁麼田地有無不立凡聖亦如隨緣放曠任運逍遙石頭土塊動地放光蒼松翠竹吾人本體何必要山僧重叨咀也如或未委不惜唇皮再下註脚驀拈拄杖卓云久立

佛寃綱法嗣

嘉州九頂子開乾禪師本州辜氏子生而有異孤勁淵冲志慕上乘年十九往洪椿坪禮祖正師削染後遊成都昭覺依師翁操策機辯日究奧旨圓具禮辭歷謁尊宿提撕心要洞然無滯時師翁謝事寃領昭覺復造其席覺垂語云牛過窻櫺頭角四蹄俱過因甚尾巴過不得師應聲云明破即不堪拂袖便出即頌渾身獨步千峰外無限風光意莫窮揭石耕雲橫宇宙尾巴尖上活渠儂覺又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云誰家店內無宿客覺云未在叓道師立頌一法凛然萬法虛山河大地一芙蕖電光石火猶嫌鈍妙體堂堂位不居覺徵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甚麼師云不敢妄生穿鑿連頌二偈心佛俱非不是物神頭鬼面絶誵訛等閑放出遼天鶻舒掌擎拳較

不多又相逢不識名和姓伊向東西我自南莫道長安風月好到頭終是自羞慚覺可之其徵徹直捷逈絕見知扣問咨參了無惰念覺解制授以衣拂癸酉十月師翁丈老人結制命秉拂上堂若論個事一味尋常騎聲蓋色法法全彰縱奪殺活不犯鋒鋩淸風明月不坐玉堂快須獨瞎娘生眼烱烱寒光照大唐靈利衲僧聊聞舉著直下承當雖然如是脚跟下與伊三十拄杖且道利害在甚處卓拄杖云鴛鴦綉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

天湛熾禪師漢之古洋州李氏子夙植逈別不類常童九歲于興元淨明禮佛寃和尙剃染聽事服勞痛與鞭策甲寅寃領昭覺院務制中同衆打七面觸露柱忽豁暢然呈偈曰無參參處却參參三脚驢兒苦著鞭骨碎皮穿肝膽露血淋淋地染長安覺可之壬申結制師翁老人命秉拂拈拂子云法不孤起仗境方生時當秋末萬卉潛榮或抑或揚觸目現成豈不見道山河大地于一毫端透頂透底絕羅絕籠顯大機明大用觸處普賢境界發揮佛祖機籌有時抛三放兩拈尾作頭有時充塞虛空擘開華嶽麻三斤庭前栢靑州衫天下老和尙家私一時打貼拂一拂云咦步步登高易平地喫交難擊禪床下座

籌室燦禪師秦州王氏子廿歲禮普門端宗師髮染法名勝燦次年就本邑護國圓應和尙座下圓具腰包趨蜀依昭覺佛寃和尙巾瓶有年覺嘗拈馬祖一喝百丈耳聾公案師纔聞舉便掩耳一日又問毛呑巨海芥納須彌且道是神通妙用法爾如然師禮拜了歸位覺便歸方丈機緣相契而受印可甲戌冬職維那結制命秉拂上堂云赤體條條絕所依生平莽鹵沒思惟一椎打就無今古途路行人誰個知是日陞堂重滯逗且喜當陽毋自欺燦上座昔年向者裏打失眼睛珠沉滄海卽今劍露丘墟光射牛斗人人具頂門正眼個個超佛祖宗猷耀古騰今離見絕聞當此之際虛空倒卓大海颺塵應時及節卽不無且道結角羅紋一句作麼生道驀呈拄杖云到者裏不惟踏不著佛祖關鍵管教覷之不及卓拄杖下座

錦江禪燈卷第十四

錦江禪燈卷第十五

昭覺丈雪　通醉　輯

紹興幻菴　胡昇猷　訂

大鑒下第三十八世

竹浪生法嗣

翼雲鵬禪師。蜀西漢安馮氏子。母預夢一僧入舍。覺而有娠。及誕之後。齠齡間父携上般若。見佛像儼然。即願出家。父母不聽。又二載不樂俗務。父送禮不虛禪師薙髮。讀楞嚴呪。恍如舊識。將日課經典讀畢。送入學館三年。頗通儒。十九歲上昭覺丈師翁處圓具。辛酉夏師翁手劄命竹浪和尚回昭覺繼席。入院上堂。師出問。如何是第一義。覺云。鐘鼓分明。進云。恁麼則金聲振出千松碧。祖庭春動起潛龍。覺云。頂門上再亞一隻。覺當晚小參云。諸佛說不著。祖師提不起。于中有一物。無頭一無尾。且道是甚麼物。吩師答云。一聲天際外。非將物可比。覺作聽勢云。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後覺命頌趙州石橋公案。驗之師立頌。衲僧不見石橋。且喜親聞略彴。原來覿面相承。等閑眨眼蹉過。覺又以百丈野鴨公案徵之。師輒頌云。野鴨沖霄過。無端生殃禍。百丈不識機。鼻頭都扭破。一日覺示衆舉。崦溪水聲公案。考工師仍頌千里迢迢忙未歇。溪聲聞舉心中瞥。猛然觸碎從前底。無奈家貧遇劫賊。覺首肯之。遂書偈而薙焉。壬申春出峽偏參

（一疑亦）（纔疑輒）

義喆純禪師。蜀南洪州李氏子。誕而奇偉。六歲時父携上天香院。見佛便禮。衆異嘆曰。此子疑是再來人也。父母遂送智光印大師座下薙髮。嘗所出言實而不華。詣霧中絲雲關心一律師處圓具。聞竹浪和尚開法青城。結伴造席。值上堂。出問。未進步時如何。浪云。且居門外。進云。已進步時如何。浪云。堂高數仞地濶八埏。進云。未進已進。蒙師指向上宗乘事如何。浪云。一棒一條痕。師便禮拜。通身汗下。若夢初覺。寸絲不挂。心境一如。自此投機。塵拂之下多受其益。印以偈云。目前無法可相傳。萬象森羅理事圓。且喜闍黎親薦得。從敎收放在毫端。後束裝南遊。乃遍參耳

義奇一禪師。唐安陳氏子。幼時羣而不黨。終日粥粥

自娛設問你在此作甚麼于地拈瓦礫示之或曰此兒夙植有因熟習不忘齠齡父母送禮菩田佛尊宿出家凡所誦習如識舊章詣崇寧萬壽曉元和尚處圓具後覺而嘆曰身世無常此心安寄聞竹浪和尚開法鳳林瓢笠往參遂充記室値浪和尚上堂垂語云三十餘年坐釣磯而今方得展雙眉汀花水潸非他物觸處元來佛祖機之句不覺觸碎鼻孔披雲見日乃曰應物現形如水中月者此也從今不受天下老和尚舌頭瞞遂放身自肯面受記莂云急水灘頭好放舟波濤雖險妙隨流絲綸直透蒼龍窟信有鯤鯨上釣鉤癸酉秋買舟出峽東下

懶石聆法嗣

非指明禪師江津熊氏子嗣懶石聆和尚依止華嵓數載隱遯江津之靜慈有年嘗有頌古行世道眼精明學探深賾今略拈數則以著師心丹霞燒木佛頌離宮勅令降將來簇錦攢花當下灰驚起牛兒渾不見行人得去邑人災石霜橫刀水盃上傍置艸鞋頌空把瑤琴月下彈無生曲調自超然子期不諳何處去孤負渠儂意一翻十八女子不繫裙頌衲僧鼻孔活活鱍鱍不繫裙兒灑灑落落婆子燒菴頌正恁麼時如貧得寶熱却莽子一了百了日面佛月面佛頌日面佛兮月面佛一條拄杖兩頭禿敲風打雨人不知拄地撐天光煜煜

耨雲實法嗣

古湟印心寺佛敏訥禪師秦州天水姜氏子丱歲出塵參徧天下末入閩中草堂參耨雲禪師俄於掌下領旨始紹其裔西寧緇素迎住古湟院依本據令闡揚雙桂宗旨上堂山野一向以來白蹼生於嘴邊青艸長于舌上遂按膝咦一聲錯下註脚佛成道日上堂活驚殺活笑殺山頭老漢沒傷儸無端夜半覩明星兩眼明明都塡瞎卓拄杖云瞎瞎上堂拈拄杖云木上座于黑漆桶裏住著未敢輕示其人以杖置右手云今日出來指東話西似與鉢盂安柄也雖然如是且不得辜負拄杖子何也爲伊頂門上有眼

竹鏡嵩法嗣

眉州燈壁寺文衡權禪師資陽呂氏子生而質異因

父早喪七歲依胞叔立樞薙染次造先知和尚受具服勞三載辭謁諸方後入中嵓室因緣相契遂印可爲佛成道日秉拂上堂佳景時逢臘月天嚴寒凝凍雪爲籬頓分一線回春令却放梅花一著先即今苾蒭納戒之日乃叢林煆鍊之時本師三月遺規九旬期會人人于汲水拾薪邊薦取個個于穿衣喫飯處承當命不肖登此座轉無上乘卓拄杖云者個是無上乘那個是拄杖子參舉世尊覩明星悟道一切衆生俱有如來智慧德相皆因妄想執著而不證得師云老瞿曇須是頂天立地到頭知尾不妨漏逗只如遠孫又作麼生行履覩左右云切須仔細

其白富法嗣

融徹頂禪師蜀南人幼歲禮其白禪師鬀髮廿齡圓具究心不輟嘗看六祖風旛因緣有省遂受本師鉢袋繼席玉泉寺康熙壬申冬結制正修毛居士請上堂今朝十五行者考鐘伐鼓玉泉結制上堂驚起魚龍躍舞只將白棒提持大地山河莽鹵坐斷諸佛關鍵綱維從尚列祖衲僧擬議思量一棒打折臁腰莫言不道上堂諸佛本無說祖師未曾聞留下一轉語千古鎮乾坤且道是甚麼語咄喝一喝云今日冬月一萬卉俱凋悉玉泉爐增燄山門輝佛日驀召衆云是何朕兆良久云庭前生瑞草好事不如無復喝一喝下座

指雲孝法嗣

勤正進禪師陜西華州吳氏子廿有七齡覩身世無常詣四川重慶府華嵓禪院禮指雲禪師薙染痛念生死脇不至蓆者數年就本堂圓具侍師翕聖老人至瀘陽雲峰寺值上堂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翕驀頭一棒悶死少頃漸甦乃說偈云者迴喫棒不尋常始覺毗盧解脫場萬象森羅皆拱手拈來盡是返魂香雲因而印證後有頌慈明榜文云輪搥是誰搬弄打破千年鐵甕頻頻呼喚無他不離自已作用阿呵呵總是一場大夢

浮石演法嗣

嵩雲秀禪師長安明州譚氏子齠年禮于一禪師落髮廿三歲遂起身世無常之感初參不會和尚命看

指月錄至大道祇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有個入處于昭覺丈雪和尙座下圓具後至方山雲峰依聖可和尙椎拂久之一日擧世尊覩明星公案示衆師信口頌獨坐寒山意氣舲明星點眼絕周遮掀翻海嶽平如掌情與無情共一家時浮石禪師爲首座聖老人命師送歸院機緣相契而記莂云獅子羣中出隊來等閑哮吼震山隈烏藤兩手親相付順使人天夢眼開復至雲峰職監寺聖師翁命小參僧問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師云有說卽錯進云如何是迦葉不聞聞師云有聞卽差乃卓拄杖云者是德山大機喝一喝云者是臨濟大用今日落在嵩上座手裡又作麼生施設復卓一卓喝一喝云若將耳聽終難會眼底聞聲方始知

大器成法嗣

濟得正禪師蜀南隆昌張氏子幼歲于本邑正覺寺大器和尙座下脫白圓具于雲峰聖師翁處結伴南遊徧參歸來受本師印可嘗有頌世尊初生初出母胎逈不同指天指地讓渠儂雲門須具超方眼賊過張弓未是雄頌庭前栢樹子信手拈來了弗疑龜毛兎角豁當機眼中若是停金屑辜負蒼蒼兩道眉

法空證法嗣

素如珮禪師陝西寧夏劉氏子齠年禮順和禪師薙染廿二歲圓具于劍刃和尙初參不二禪師請益命看萬法歸一後結伴入川至方山雲峰參聖可和尙値上堂師出問趙州道萬法歸一畢竟一歸何處聖云面南看北斗于機下有省法空禪師辭聖和尙往住漢州開元年師隨從空曰古人道擧一不得擧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且道一如何擧師云急水灘頭牢把柁空云將柁來看師便喝空云却是個棹子師云切莫壓良爲賤于是印可偈云金毛獅子出林間大地風生百獸潛獨步上方超異類佳聲丕振太無端嘗頌產難因緣積雪凝氷結未消一枝寒玉寄梅梢靈苗不借東皇令一段淸香向外飄達磨會武帝頌朔風凜凜入樓臺春意潛舒雪上梅縷縷暗香浮嶺外相思無計勢難回

赤松嶺法嗣

讀上疑脫一字

乾御源禪師蜀人受印偈于赤松和尚久住黔西有
錄行世後江浙歸覲本師命秉拂小參神機密運獨
類傍通廓爾圓明不落諸數所以南詢五十鋒銳稍
露于妙峰樓閣門開大機終酒于海藏百千妙義無
量法門總在一毛頭上彰顯現前一一無非受用大
衆既爾受用十分現前因甚彌勒大士却從遠方歸
來若向者裡見得徹黔天風月一團和氣脚跟不動
華藏遍遊其或未然不免曲引傍資拂一拂云七載
離師海上遊歸來時節正逢秋籬邊菊露三玄句桂
蕚香浮意外幽獅峰如畫勝景凝眸碧水潭中龍奮
迅奪得雲霞滿袖頭喝一喝

嗣燈胤法嗣

隱南廣禪師金川沈氏子廿歲禮嗣燈和尚薙染侍
關三載日益深奧燈出關乃與圓具久獲印證燈入
寂滅定後遍參諸方復歸興國守師塔遂有終焉之
志一日中峕麗眉大士同德善居士供法衣請上堂
大庾嶺頭會拈提不起德善居士和盤托出牧野禪
人親體承當正所謂于食等者于法亦等且因齋讀
一句作麼生道靠拄杖云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
復召衆云幸我中峕麗眉法兄和尚開方便門示眞
實相普攝人天各具本有此段因緣出善財一頭地
也不涉烟水登彌勒樓閣不假修證欠補千佛位中
還委悉麼鴛鴦綉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

大鑒下第三十九世

舌響訥法嗣

圓通大朗璽禪師渝城楊氏子印可住三聖寺虎溪
寢食之餘織屩施四來住圓通法衣至上堂拈衣云
二十餘年學個獃無端禍事上身來寃沉海底重重
結此日人天推不開住新繁龍藏寺上堂今朝七月
一衲僧討巴鼻夏暑猶未退秋景又追逼到家人自
由途中多涉力拂一拂顧左右云途中且置到家一
句作麼生道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解制上堂開
欄釋鎖放出羣牛既無拘束任爾優游是則便是切
忌東觸西觸犯人苗稼咦明年更有新條在一聲鍜
笛喚回頭晚參鏡淸有六刮衲僧怯路滑若要兩相
應深錐須痛劄書記問如何是就毛刮塵師云風行

草偃如何是就皮刮毛師云赤刀烙錫如何是就肉
刮皮師云滾湯沃雪如何是就骨刮肉師云庖丁解
牛云只如髓又如何刮師曰撒手到家人不識翻嫌
脚瘦草鞋寬己巳年十月一日與見法堂前草芊以
方便鏟除之絛繹鏟云來生又做些罷入方丈明晨
行者趨進已坐脫矣涕洟雙垂顔色如生臘三十三
壽七十四塔于本山

祖鼻法嗣

滄溪月禪師保寧滄溪李氏子幼失恃怙見壁間偈
云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之語遂有出
塵之志不得自由遇一尊宿請登令參栢樹子話無
入處矢志脫塵聞月幢和尙開法往參三載一日聞
鼓聲有省値祖鼻和尙作座元而印可住滇南曲靖
府天王寺佛誕上堂第一義諦世尊未離兜率露布
了也天下老和尙未出方丈露布了也月上座未拈
拄杖露布了也若待登曲彔木床已是落二落三更
要山僧口吧吧地轉沒交涉雖然如是沒量大人情
性辣蒳裝一杓潑悉達指天指地漫稱尊却被雲門
欲打殺未審衆中還有不甘者麼良久以拄杖橫按
云青山只愛磨今古淥水何曾洗是非

純備德法嗣

法幢遠禪師蜀東萬縣宋氏子得法于純備德和尙
住夔陵州黃陵禪院示安石慧禪人法語云從上古
人親近眞善知識勤勞刻苦廢寢忘餐必將衣線下
事究明透頂透底出羅籠離窠臼洒洒落落無束無
拘等閑拈一語示一機動地驚天爲千百世之標準
方不姑負參學之志珍重

錦江禪燈卷第十五終

跋

原夫眞常者本無形狀元非比擬放則萬行圓滿收
則千機寢削菩提涅槃眞如佛性金剛圈栗棘蓬光
明幢日月燈種種異域皆從此中流動充滿附物立
名難越其閫奧也然而附天自高附地自寧附日月
代明雖云物無私映尙不能灼盡昏衢附之于燈能

破千年暗室言體孤明獨照言用續燄聯輝所謂冥者皆明而明終無盡此書不曰禪錄而名禪燈者傳傳之無窮也豈非佛祖慧命之燈乎自世尊拈華迦葉微笑乃至斷臂安心明鏡非臺染汚不得即心即佛一喝耳聾顯大機用脅下還拳于中卓樹光明幢如實絲網因而光光相羅徧攝寰區也本師丈老人初蒙雙桂師翁印心已來七坐道場播揚宗旨末後還蜀節度使坤育張公偕見任寮寀請歸圓悟祖庭三十餘載應機接物之暇于刼灰堆裏捃拾殘篇斷簡蒐羅諸家語要合集一書名曰錦江禪燈癸酉秋命徹生負橐東下楞嚴災棗弟將古今知識從眞常體中印明大事因緣共相敷陳一段光明幢聯縣一盞無盡燈雖云去聖時遙且靈山一會儼然未散乃吾師衛法之苦心也慨久遠之無徵待傳述之有自間有挂漏收攝未備不能無望其同志高明者尋討補入云爾旹

康熙癸酉冬長至日靑城嗣祖沙門徹生熏沐敬䟦

錦江禪燈卷第十六 附高僧神僧傳

昭覺丈雪　釋通醉　輯
紹興幻菴　胡昇猷　訂
青城竹浪　徹　生　編

道因濮陽侯氏子稟祜居醇含章縱哲覃訏之歲粹釆多奇髫齔之辰殊姿特茂孝愛之節慈順之風卒志于斯年甫七歲丁于內艱溢粒絕漿殆乎滅性成人之德見稱州里免喪之後思蔭罔極出家之志人莫移之便詣靈巖寺求師落髮誦習昏不浹句通涅槃經二帙舉衆驚駭謂爲神童宿齒名流咸所歎服旋學律儀又于彭城嵩法師所傳攝大乘遂依科戒而爲節文年少沙門且令習律曉四分者方許入聽師夏臘雖幼業行攸高獨于衆中迥見推重每敷攝論義理精通後隱泰嶽凡經四秋于是杖錫出山孑焉超邁徧參歸蜀居于多寶寺緇素聞道響乃命開筵攝論維摩時有寶暹法師東海人也殖藝該洽尤善大乘昔在隋朝英塵久播暹公傲爾其間仰之彌峻每至師之論席肅然改容師抗音馳辯盡妙窮微

益州總管鄧國公竇璡行臺左僕射贊國公竇軌長史中國公高士廉范陽公盧承慶及前後首僚西南嶽牧並國華朝秀重望崇班共籍芳聲俱申虔仰謝筵之後乃于彭門山寺往經廢毁院宇凋弊師慨然營緝未移再稔蔚成覺苑又以九部微言三界式仰緬惟法盡將翳龍宮遂于寺之北巖刻多羅之秘袠幷毗尼之正文縱堯世之洪水襄陵任趙簡之北山燎狩必無他慮與劫齊休既而清猷遠暢峻業遐昭遂簡宸衷乃紆天綍追赴京邑止大慈恩寺與玄奘法師翻譯校定梵本兼充證義每有難文同加參酌慧日寺主楷法師者聰爽温贍聲藹鴻都首建法筵請開奧義帝城緇俗具來諮稟欣焉相顧得所未聞師研幾史籍尤好老莊咀其菁華含其腴潤包四始于風律綜五聲于文緒故所講訓內外該通其專業者涅槃華嚴大品維摩法華楞伽等經十地地持毗曇智度攝大乘對法佛地等論及四分等律其攝論維摩仍著章疏已而能事畢矣

靖邁梓潼人少孺矜持長高志操特于經論研覈造微氣性沉厚不妄交結遊必擇方抵于京輔貞觀中隨玄奘西迴勅奉爲太穆太和于京造廣福寺就彼翻譯所須臾力悉與玄齡商量務令優給遂召證義大德諳練大小乘經論爲時所尊尚者得一十一人師預其精選居慈恩寺同棲玄明濬辯機終南山道宣同執筆綴文翻譯本事經七卷師後與神昉筆受于玉華宮及慈恩寺翻經院皆推適變故得經心矣後著譯經圖紀四卷銓序古今經目譯人名位單譯重翻疑僞等科一皆條理見編于藏開元中智昇又續其題目焉

神清字靈庚緜州彰明章氏子昆季三人皆有名望師居乎仲處胎之際母頗惡葷羶及爲兒時雖隨戲弄遇像即禮逢僧稽顙年十三受學于緜州開元寺辯智法師其法師嚴峻限念經千紙方許落髮師即誦法華維摩楞伽佛頂等經踰喬琳爲緜郡太守驚其幼俊躬自降禮請削染焉至年十七聽習麤通即講法華經于慧義寺依如律師圓具尋達大宗乃詣上都後以優文贈學入內應奉暮年鍾其荼蓼歸慧

◆臾疑吏或人

義寺講導著述略無閑日以元和年中終于本寺遷神于白門蘭若師平昔好爲著述喜作編聯亘富其才鑒深于學三教俱曉該玄鑒極彝倫咸叙前後撰法華玄箋十卷釋氏年志三十卷新律疏要訣十卷鈔二衆初學儀一卷有宗七十五法疏一卷亦名法源記解小乘所計五位色心心所不相應無爲等法體性業用一皆詳括故云法源也識心論澄觀論俱舍義鈔數卷北山參玄語錄十卷都計百餘軸並行于世其語錄博該三教最爲南北鴻儒名僧高士之所披翫寺居郪城之北長平山陰故云北山統三教玄旨故云參玄也東川序眞贊云與奘三藏道顔同攝物異時一體耳海內學人望風而至開成中北山俱舍宗不泯者師之餘素乎東川涌潭僧正顔公著碑本寺講律臨壇光鑒則附語錄略記師言行矣

靈著縣州劉氏子年始志學方遂出家登戒年四十精毗尼講涅槃一律一經勤于付授晚歲請問大照禪師頓悟宗風守志彌篤後詣長安大敬禪法其慕師道者若魚龍之會淵澤也以天寶五年四月十日于安國寺趺坐怡然而化塔于佛陀波利塔左帝女嬀墳右內侍上柱國天水趙思侃撰塔銘命弟子善運竪碑于塔所享壽五十六僧夏三十六

神會本西域石氏子祖父徙居于岐之鳳翔師至性玄解明智內發大璞不耀時人未知年三十方入蜀謁無相大師利根頓悟冥契心印無相歎曰吾道在汝矣後德充慧廣鬱爲禪宗寂照滅境超證離念即心是佛不見有身當其凝閉則土木其質及夫妙用默濟雲行雨施蚩蚩群甿陶然知化睹貌遷善聞言革非至于廓蕩昭洗執縛上中下性隨分令入以貞元十年十一月十二日示疾儼然加趺坐滅春秋七十五法臘三十六沙門那提得師之道傳授將來時南康王韋公皐歸心于師得其禪要爲立碑自撰文并書禪宗榮之

南印姓張氏明寤之性得曹溪深旨無以爲證見淨衆寺神會禪師始契心焉所謂落機之錦濯以增妍銜燭之龍行而破暗師遂出峽徧參自江陵入蜀于蜀南江壖薙艸結茆衆皆歸仰漸成倫宇貞元初年

高司空崇文平劉闢之後改此寺爲聖壽初名寶應
師化緣將畢于長慶初示寂入滅營塔塟于寺右會
昌中毀塔大中復于江北寶應舊基仍建此寺還名
聖壽師有弟子義俛復興禪法焉
有緣東川梓潼馮氏子至學之年往成都福感寺事
定蘭開士即宣宗師也一日帝以筆書其衫云此童
子與朕有緣由茲得名大中九年遇白公敏中出鎭
益部請師開戒壇于淨衆寺應召京輦講傳經律五
臘後海內遊行參見小馬神照禪師開悟契機後居
滁州華山數夏復遊武夷山時廉使李誨爲築禪室
乾符三年至縉雲龍泉大賽山立院因奏祠部給額
號龍安住十八載後遷連雲院太守盧約請入州開
元寺別院四事供施天祐丁卯歲四月八日示疾而
終于廨署報齡七十三臘五十二宣宗遺旨囑制置
揚習司空主喪于寺南闍茶毗拾舍利數百粒後收
四十九粒幷遺骨一瓶瘞于石塔晉開運三年乙巳
歲文泰律師撰塔銘焉
鑑源不知何許人素行甄明範圍律道苾芻表率形

直影端後講華嚴經號爲勝集日供千人其米粟常
盈倉庫取之不竭汾夏涉秋未嘗告匱其冥感如此
其山寺越多徵應有慧觀禪師見三百餘僧持蓮燈
淩空而去歷如流星開元中崔冀公寧疑其妖妄躬
自入山預禁山四方各三十里不得燃火至第三夜
有百餘支燈現秉紅光千尺冀公蹶然作禮歎未曾
有時松間出金色手長六七尺許有二菩薩黃白二
色閃爍然復庭前柏樹梢晝現一燈其明如日橫布
玻瓈山三里許有寶珠一顆約有丈餘熠爚可愛西
嶺懸大虹橋橋上梵僧老幼間出有二炬爛然空中
如相迎送下有四菩薩兩兩偶立俱放身光高六七
丈復見前松林間忽現梵字額篆書三學二字下垂
繡帶二條東林之間夜出金山月當于午金銀二燈
列于知鉉法師墳側韋南康皐每三月就寺設三百
菩薩大齋菩薩現形捧燈持香引挹揷于山門爐中
白中敏中皆睹其瑞重興此寺大中八年改額開照
其源律師道化與地俱靈弟子傳講東川所宗也
知立字後覺嘉州洪雅陳氏子曾祖圖南任梓州射

十字更勘

洪縣令毋魏氏夢月入懷因而載誕乳哺時凡見佛
像僧形必含喜色五歲祖令詠花便云花開滿樹紅
花落萬枝空唯餘一朶在明日定隨風祖吟歎不懌
日吾育此孫望其登第以雪二代之耻今見孺子志
矣非貽厥也必從空門乖所望也七歲果遇法泰法
師在寧夷寺講涅槃經寺與居隣師日就講肆一聆
法語若瞎前因是夕夢佛手摩頂寤啓祖父乞爲出
家親黨觀其志必不可奪故聽許之年十一削髮乃
隨師詣唐興邑四安寺授大經四十二卷遠公義疏
習空師圓旨共一百二十五萬言皆囊括深奥方年
十三指擬緇徒露老成之氣時丞相杜公元頴作鎭
西蜀聞師名命升堂講談于大慈寺普賢閣黑白二
衆日記數萬指注聽傾心駭歎無巳自此蜀人弗斥
其名號陳菩薩耳傳云師前身名知鉉漢州三學山
講十地經感地變瑠璃師于淨衆寺辯貞律師處圓
具纔聽毗尼纘通倶舍則長十山固律師之付授復
從本師下三峽歷荊襄抵神京資聖寺乃四海三學
之人會要之地師敷演經論僧俗仰覩戸外之屨日

其駢塡文宗皇帝聞之宣入顧問甚愜皇情復習唯
識論于安國信法師又研習外典經籍百家之言無
不該綜師每恨鄉音不堪講貫乃于象耳山誦大悲
呪夢神僧截舌換之明日俄變秦語矣有楊茂孝乃
鴻儒也就師尋究內典直欲效謝康樂注涅槃經多
執卷質疑隨爲剖判致書云方今海內龍象非師而
誰次楊刑部汝士高左丞元裕長安揚魯士咸造門
擬結蓮社嘗一日師宴坐見茂孝披紫服戴碧冠三
禮畢乘空而去玄令人偵問茂孝其夕誡其子曰吾
常欲落髮披緇汲瓶挈履侍玄公所累者簪冕也吾
蓋棺時殮以紫袈裟碧芙蓉冠至是方驗先見矣武
宗御宇初尙欽釋氏後納蠱惑者議望祀蓬萊山築
高臺以祈羽化雖諫官抗疏宰臣屢言終不迴上意
因德陽節緇黃會麟德殿獨詔師與道門敵言神仙
爲可學不可學耶帝又手付老氏中理大國若烹小
鮮義共黃冠往復師陳帝王理道教化根本言神仙
之術乃山林間匹夫獨擅高尙之事業而又必資宿
因非王者所宜辭河下傾辯海橫注凡數千言聞者

爲之股慄大忤上旨左右莫不色沮左護軍仇士良內樞密楊欽義惜其才辯恐將有斥逐之命乃密諷貢祝堯詩師立成五篇末章云生天本自生天業未必求仙便得仙鶴背傾危龍脊滑君王且住一千年帝覽詩微解帝雖不納忠諫而嘉其識見口給也師卽歸巴岷舊山例施巾櫛而存戒檢愈更甄明方扁舟入湖湘間時楊給事漢公廉問桂嶺延止開元佛寺屬宣宗龍飛楊公自內樞統左禁軍以冊定功高請復興天竺教奏乞訪師蹤迹師復挂壞衣歸上國寶應寺屬壽昌節講贊賜紫袈裟署爲三教首座帝以舊藩邸造法乾寺詔師居寺之玉虛亭大中三年誕節詔諫議李貽孫給事楊漢公緇黃鼎列論義大悅帝情因奏天下廢寺各勅重建大興梵刹師有力焉命畫工圖形于禁中其優重如是與相國裴公休友善同激揚中興佛教大行利濟廣明二年春僖宗違難西蜀後遣郭遵泰齎璽書肩輿詔赴行在帝接談論頗解上心左軍容田令孜與諸達官問道勤重帝欲旌其美令諸學士撰師號皆未愜旨乃揮御翰

云朕蒙師以開示悟入法華之旨悟者覺也明也悟達大道悟佛知見又云悟者一剎那不悟河沙劫所以悟者眞乘了然成佛之義今賜悟達國師爲號用表朕意師陳讓不遂乃乞歸九龍舊廬

無相大師乃新羅國王第三子于本國郡南寺落髮登戒以開元十六年泛東溟至于中國唐玄宗召見隸于禪定寺後入蜀資中謁智詵禪師有處寂異人武則天嘗召入宮賜磨納九條衣事必懸知且無差跌師未至之前寂曰外來之賓明當相見師一日至寂公問曰何號師曰無相是夜授與摩納衣師遂入深溪巖谷坐禪有黑犢二頭交角盤礴近身甚急毛手入其袖其冷如冰捫摸至腹師殊不傾動每入定五日爲度忽雪深丈餘有二猛獸來師自洗拭躶臥其前願以身施其食二獸從頭至足嗅帀而去山居稍久衣破髮長獵者疑是異獸將射之師曰吾乃修道人也獵者遂止後入城市晝在冢間夜坐樹下行杜多行人漸見重爲構精舍于墓前長史章仇兼瓊俱來禮謁屬明皇違難入蜀迎師入內殿供養時成

都縣令楊翌疑其妖惑乃帖追出境外仍命二十餘人曳之及近師身一皆戰慄頃刻大風卒起沙石飛颺直入廳內飄簾卷幕楊翌拜伏懺畢風止奉送舊所由是遂勸檀越造淨衆大慈菩提寧國等寺外邑蘭若鐘塔不可悉數先居淨衆本院有一力士稱捨力伐柴供僧廚用不知何許人也忽一日至夜持刀挾席于禪座之側逡巡覺壁上似有物下遂躍起以刀一揮巨蝴身首分于地矣乃曳去瘞之復以土拌滅其跡而去資明師召伐柴者謝之已不見矣嘗指其浮圖前柏樹曰此樹與塔齊寺當毀矣至會昌廢毀樹正與塔等又言寺前二小池左羹右飯齋施若少則令淘浚自足果孚其言而神異多如此類也以至德元年無疾示滅春秋七十七

待駕金水縣王氏子沖孺出家常作詭異其父立名待駕當天寶末年練行精進自號頭陀及玄宗巡幸創髮爲僧去縣二十里開巡芟茅獨居山澤後成梵宇此山靈跡頗多初名石城山追明皇宅劍門山神見形迎駕稱姓李氏勅賜與玄孫之稱後陟武擔東臺遠望祥雲紫氣盤結空界問左右曰此是何處對曰乃石城山遂悟山神扈衛之意遂改雲頂爲慈雲寺師後卒于此寺

惟忠出家于郫縣法定寺乃後漢永平中佛法始流中國便有置德淨伽藍神光屢現至宋釋惠持自廬阜辭遠公法兄誓化岷蜀屬譙縱不道令數輩操刃欲屠持持乃彈指其衆驚奔僵仆隋開皇四年改名法定寺有彌勒聖像唐武德中忽有枯楂泝江而至夜發光明因雕作像首貞觀中竇軌爲長史劍門佛首光見引達于府竇公令人迎取數百人亦不能勝乃令祝之可就法定寺否乃一人能舉竇遂造佛身長史高士廉葢殿以安之後有僧汎愛樹其浮圖而獲一巨蟹身足二足餘是塔頗多靈異人或將酒肉乘醉詣佛前立見灾禍師于天寶中于寺愈加精苦無何塔爲霆震拔其塔心柱出外忽有小木承代衆咸怪之罔測厥由師乃叩搕于聖彌勒像告訴天龍合加畏重何輒震擊奪塔心柱邪是知庶女叫而雷擊景公臺誠有所感一日迅雷烈風還同前震覆賭

之乃龍神送舊柱安置如故當其易柱陰雲四合有四神人以身扶翼立與塔齊其感物若此會昌拆寺之前舍利七粒出相輪上白光滿空向西飛去蜀皆所睹將倒之時赤光見于半天再置其東重榮也師後終寺焉

處寂蜀西周氏子師事寶修禪師服勤寡慾與物無競雅通玄奧居山北行杜多行天后聞名詔入內賜摩納僧伽黎辭乞歸山涉四十年足不蹈聚落常坐宴默不寐有虎伏座下資民所重學其道者臻萃由是頗形奇異如無相大師自新羅國將來謁詵禪師師預誡衆曰外來之賓明日當見宜灑掃以待之明日果有海東賓至開元初新除太守王暉本黃冠也景雲中曾立少功刺于是郡終于釋子苞藏禍心上任處分令境內應是沙門追集唯師不下山或勸師往參免爲厲階師謂弟子曰汝雖出家猶未識業吾之未死王暉其如吾何迨乎王公上官三日緇徒畢至或曰唯處寂蔑視藩侯弗來致賀暉微怒屈諸僧升廳坐已將啓怒端問師違拒之由慍色悖興僧皆股慄暉俄然仆地左右扶掖歸宅至廳後屏樹如被摑頰之聲焉中氣絶自此僉謂罪加無辜之道人而至于此師于開元二十二年正月示滅享年八十七資中至今崇仰焉

大川不知何許人沉默自居節操彌厲戒無窳穴言不浪施于漢州棲賢寺行四聖種法克苦既增歸竹之人皆宗奉之及乎終也臥于寺外白衣具牀榻相率舁歸寺中務營喪禮方當屍舉無何雙鹿引前若嚮導焉始履門閾寺額奮然隕地遠近驚歎又此山靈異不容麤鄙有僧法藏不謹戒行多所違犯神人擲于山下七里許唯傷足指從此無不悛革守戒大曆初北山變成黃金色上有樓閣菩薩行道斯須之間乘雲遠舉師素居此寺與地俱靈留影供養如事靈祠焉

梵僧難陀華言曰喜未詳種姓其爲人詭異不倫恭慢無定當建中年間至于岷蜀時張魏公延賞之任成都師自言我得如幻三昧嘗入水不濡投火無灼能變金石化現無窮初入蜀與三少尼俱行或大醉

狂歌或聚衆說法戌將惡之令擒捉師被捉蹈至乃日貧道寄迹僧門別有藥術因指三尼曰此皆妙于歌舞戌將乃重之遂留爲置酒肉夜宴與之飲唱乃假襦袴巾櫛三尼各施粉黛並皆列坐含睇調笑逸態絕世飲欲半酣師謂尼曰可爲押衙蹋舞因徐進對舞曳練迴雪迅起摩趺伎亦絕倫及至曲終而舞不已師乃咄曰婦女風邪師忽起取戌將刀衆謂酒狂悉皆驚走遂斫三尼頭皆踣于地血及數丈戌將大驚呼左右縛師師笑曰無艸艸也徐舉三尼乃筇竹杖也血乃所飲之酒耳師仍坐飲宴使人斷其頭釘兩耳于柱上皆無血身坐于席上酒巡到卽瀉入斷處面色亦赤而口能歌手能擊掌應節及宴散其身自起就柱取頭安之輒無瘢痕或言人吉凶事多是謎語過後方悟成都有人供養數日師忽不欲住乃閉關留之師卽入壁縫中及牽之漸入唯餘袈裟角逡巡不見來日見壁畫僧影其狀如師隔日漸落經七日空有墨迹至八日墨迹已滅有人早見師已在彭州界後不知所之

懷空閬州梁氏子幼適本州耆闍山廣福院剃染得戒之後遊方參學于大寂禪師洗然明暢後至彭城安豐山挂錫宴默不數載成大伽藍嘗有一僧乘空而至遶垣墻不息或躡蓮華或時履地人或瞻睹數日之後禮辭師且曰我三五稔却來依附言訖不見師于興元元年滅度春秋八十八長慶元年二月方遷入塔

定光不知何許人爰從入法厥性弗拘糲食斷中麤襦卒歲方于庸蜀化導有緣俄遭武宗毀廢例反儒宗及乎佛日重暉僧倫咸序師同締構寺宇因鑄大鐘計赤金萬餘斤爾日鼓鞴灰飛投爐火熾有祥烟兩道自浮圖相輪冉冉射上若虹蜺焉衆皆引望五色騰凌相感如然信鼓斯應乃阿育王藏佛舍利之塔太和初南蠻蒙嵯顚剽掠入益城分蠻卒居于寺內廊廡皆烹炙熏灼僧皆奔迸時塔頂出四道濃烟直上虛空至夜蠻蜑覩此奇異乃禁止汙穢

智廣姓崔氏不知何許人德瓶素完道根惟固化行洪雅特顯奇踪凡百病者造之則以片竹爲杖指其

痛端或一撲之無不立愈至有癃者則起跛者則奔乾寧初王氏始定成都雅郡守羅名亡罷任携師來謁蜀主王氏素知奇術呼爲聖師先是咸通中南蠻王及坦綽來圍成都幾陷時天王現沙門形高五丈許眼射流光蠻兵即退故蜀人于城北寶曆寺立五丈僧相後爲牛尙書預毀次兵火相仍唯懼毗沙門之頹圮耳王氏乃語師曰公之異術道德動人可寶曆天王否尙書行營嘗夢天王曰令修吾像方事經營持書忽到請法力成之師唯其命徙就天王閣下居一隅小榻每日病者塡噎其門日收所施二三十萬錢又發言勸人出材木浹旬皆運堆積令三綱掌管初師在雅郡本寺羯帝神堂內居其中室低門苦辱不許女人到門唯有一竹筌子每齋受䞋二十文必投筌內滿則置之佛殿聲鐘集衆自他平等分之凡請齋者師意止受二十文䞋多不取食畢而去亦無辭告其後益加神驗或遇病者一摑一叱皆起或令燒紙緡撥散飮食或過甚痛惱者捩紙蘸水貼之亦差光化元年修天王閣工畢乃循江瀆池呪食飼魚經夜其魚不啻萬億許皆浮水面而殞其魚俱生忉利天復來報謝師恩

圓相蜀人也七歲出家博綜內外典籍善屬其文時號奇童內修律範時無間然龍朔元年有疾而終將啓手足時房內有虹若練而直上虛空寺角之鈴無風自鳴每夜有鼓角聲經百餘日方息從此鳥雀不棲其屋咸亨四年甘露降于講堂師終弟子收文集三十餘卷刊行于世

法融閬州嚴氏子穉齒好朴素慕華楚之服父訓令秉筆便畫佛形像至于聚戲搏沙爲塔所作無非佛事年甫十三見僧儀表表苦求出家依長樂寺慧休法師薙染經誦偕進乃稟戒品習講南山律鈔後遊雲水見嵩嶽普寂禪師道峰孤峻密付心印往弋陽福寧寺丕振宗風學者響至以太和九年示疾而終春秋八十九門人奉神座入塔焉

貫休字德隱金華蘭溪登高姜氏子七歲父母雅愛投本縣和安寺圓貞禪師出家爲童時日誦法華經一千字耳所暫聞不忘與處默同削染鄰院而居每

隔籬論詩互吟有僧見之皆驚異受具之後詩名聳動于時乃往豫章習法華經起信論皆精奧義講訓且勤本郡太守王慥篤重次太守蔣瓌開洗懺戒壇命師爲監壇乾寧初貫志謁吳越武肅王錢氏因獻詩五章章八句甚愜旨遺贈亦豐王立去僞功朝廷旌爲功臣乃别樹堂立碑記同力平越將校姓名遂刋師詩于碑陰見重如此善小筆得六法長于水墨可觀受衆安橋強氏藥肆請出羅漢一堂云每畫一尊必祈夢得應眞貌方成之與常體不同自此遊黟歙與唐安寺蘭闍黎道合後思登南嶽北謁荊帥成汭初甚禮于龍興寺安置時內翰吳融謫官相遇往來論道論詩融爲師作集序則乾寧三年也尋被誣譖于荊帥黜師于功安鬱悒中題硯子曰入匣始身安弟子勸師入蜀時王氏將圖僭僞邀四方賢士得師甚喜盛被禮遇賜賚隆洽署號禪月大師蜀主常呼爲得得來和尚時韋藹舉其美號所長者歌吟諷刺微隱存于教化體調不下二李白賀也至梁乾化二年終于所居春秋八十一　錦江禪燈卷之十六

錦江禪燈卷第十七

永安嘉州洪雅人身裁么麼面色黧黖言音鄙惡而識量寬舒大抵不可貲也大中八年間詣成都造謁府帥白公敏中請奏寺額以其足跛肩輿而至人皆未嘗見其登圊而旋溺也故時呼爲無漏師安置聖壽寺且十日白中令僧五六晝夜互守而伺察之內外飲食亦略同常人而無解衣去二行之意詳其十辰之積使旋何所畢不可知司徒白公奏額到日便辭歸眉郡判官盧求見之謂爲小沙彌耳人云此師年巳八十餘矣

亡名者不知何許人居褒城西數十里中梁山數峰迴負翠碧凝空處于厥中行事詭異言語不常恒見者弗驚乍親者可怪平常酷嗜酒肉麤重公行又綱任衆事且多折中號師上座時羣緇伍一皆倣習師知而歎曰未淨心地何敢逆行逆行非諸人境界諺云金以火試待吾試過開成中忽作大餅招集徒衆曰與汝曾遊尸陀林去盩城外山野多墳塚人所棄

屍于此師踞地舒餅裹腐爛死屍向口便啖俊快之極同遊諸僧皆掩鼻唾地而走師大叫曰汝等能餧此肉方可餧他肉也自此緇徒警悟化成精苦遠近歸信時右僕射柳仲郢任梁府親往禮重終時年可八九十眞影存于山寺至今梁益三輔間止呼爲與元上座奇踪異迹未及詳也

法江江東人遊岷蜀居于洪聚寺即隋蜀王秀所造也內有仁壽中文帝樹舍利塔師以慈憫爲懷多逆知其來言無少悮嘗在房中謂門人曰外有萬餘人盡載帽形且攣躍從吾乞救汝速出寺外求之不見人物弟子怪師之言何其倒亂徙倚之間有數十人荷擔竹器中螺子老師曰此之是歟命取錢贖之投于水中矣

羅僧蜀聖壽寺得果位人也嘗寢疾于五臺山同會僧俱不可測而瞻睇之曾無怠慢將及九旬而病愈臨訣之際曰深感所苦而煩看睇今遂平復由師之力我住在劍外九隴郡之茶籠山爾異日遊方無忘相訪也暮歲而至蜀歷訪羣峰徧詢老樵輩且曰未嘗聞茲山名乃歎曰噫病裨之妄也將迴遇山童曰某是彼巖之聚沙者即前導而去俄睹殿塔儼空房廊環肅果値昔之臥病者迎門叙故日將暮矣而謂之曰茲寺非得漏盡通不能至此以我宿緣一諸遣止曰可寄一宵乎答曰爲未可爾其克勤修證至此何難乃命舊童送師歸去其僧迴望但見巖壁峭峻杉檜莽蒼而已則開成中也時悟達國師知玄著傳之次得僧可思尤閑地理命爲玄作他日安塋兆之地得丹景前峰其山若雉堞狀雖高低起伏而中砥平俄有里人耆老曰古相傳云茶籠山矣

行遵福州閩王王氏之仲子後唐莊宗即位入洛進貢飾變服爲僧竄身巴蜀逮晉開運中狀貌若七十餘然壯力不衰或詢其年嚬則必杜默于闤中寓光國禪院徒以律法住持人不知之師之能否有李氏子家命齋飲啜之次欻起出門叫噪若有所責謂李曰今夜有火自東南至于西北街坊鄰居咸令備之是夕果然煨燼無遺衆聚問其故曰昨一婦女衣紅

秉炬而過老僧恨追不及耳

僧緘者姓王氏京兆人少而察慧辭氣絕羣大中十一年杜審權下對策成事祕書監馮涓郎同年也乾符中巢寇充斥隨流避亂至渚宮投中令成汭汭攻淮海不利遂削髮出家屬雷滿據荊襄趙凝攻破之梁祖遣高季昌誅滅也江陵遂屬高氏師避地夔峽間後唐同光三季入蜀尋訪馮涓已死矣遂居淨衆寺而髭髮皓然且面色紅潤逍遙然人不測其情僞焉

點點師不知何許人也孟氏廣政中隱邛南大邑山寺多遊鄽肆中雖事削染恒若風狂或與人接必指點而言故目是稱焉有命齋食者酒肉不間率以爲常俚人亦不厭也日之夕矣乃市黃白麻紙筆墨實懷袖以歸行數里沈酣而逕瞑矣所居之室雖有外戶且無四壁入後闔扉人不得造初隣僧小童躡足伺之見秉燭箕踞陳紙筆于前訶責大書莫曉其文字往往咄嗟如決斷處置久之明闇間熟視閃爍若有八森列狀如曹吏則襦裳非世之服飾觀者怖懼而退詰旦微詢其事怒而弗答居數載邛笮之人咸神異之後不知其終

定蘭成都楊氏子本闤闠間兇惡屠沽類天與厥性悔往前非誓預六和化行三蜀當衛時咸歸信焉造伽藍一號聖壽與其緣未發乃藏于傭保中而父母早亡無資可以追往每遇諱辰師悲哭咽絕輒裸露入青城山縱蚊蚋蝠蠅唼咋膚體且云捨內財也用答劬勞刺血寫經後則煉臂至于拔耳剜目餧飼鷙鳥猛獸既而行步非扶導而觸物顛躓後有異人掌擊物若珠顆然內空皆中斯須瞻矚如故冥告曰南天王還師眼珠矣遠近驚駭常謂人曰吾聞善戒經中名爲無上施吾願勤行速要上果矣大中三年宣宗詔入內供養仰其感應之故以優禮奉之弟子有緣恒執事左右六年二月中又願焚然肩膊帝眾勸勉年耆且務久長修煉師不奉詔遂焚而絕有緣表請易名建塔勅謚覺性塔號悟眞蜀都止呼定蘭塔院于今香火不絕云

洪正姓常氏未詳何許人也居于岷蜀間蘭若往因

有疾所苦沉緜從復平寧發誓恒誦金剛般若經日以二十過爲准精持靡曠時鄰僧守賢夜坐見二鬼使手操文牒私相謂曰取攝僧洪正一使曰爲其默念般若傍有大奇荷護無計近得又患責限遲延今別得計見有直府東門者姓常又與僧同名亦曾爲僧來共你攝去以塞違殿也守賢聞之驚異且志其事明日密問門子常洪正已死守賢先持彌陀經後改業也師後不測其終

雄俊成都周氏子善講說無戒行所受檀信非法而用且多狡詐唯事疎狂又經反易服入軍壘而因逃難還入緇門大曆中暴亡入冥見王訶責畢引入獄去俊抗聲大呼曰雄俊倘入地獄三世諸佛卽成妄語矣曾讀觀經下品下生者造五逆罪臨終十念尙得往生俊雖造罪不犯五逆若論念佛莫知其數有一人乃雄俊居鄰錯取頻日念佛亦暴死却合得迴與雄俊傳語云若見城中道俗告之我已得往生西方言畢承寶臺直西而去

清虛梓州唐氏子立性剛決桀黠難防忽迴心長誦金剛般若三業偕齊無有懈怠嘗于山林持諷有七鹿馴擾若傾聽焉聲息而去又鄰居失火連甍灰燼唯師之屋飇燄飛過略無焦灼長安二年獨遊藍田悟眞寺上方北院舊無井泉人力不及遠取于澗挈缾荷甕迺致極勞時華嚴大師法藏聞師持經靈驗乃請祈泉卽入彌勒閣內焚香經聲達旦者三恍忽若見三玉女在閣西北山腹以刀子剜地隨便有水師熟記其處遂趣起掘之果獲甘泉用之不竭四年從少林寺山下有佛室甚寬敞人無敢到云鬼神居宅嘗有律師恃其戒行夜往念律見一巨人以矛刺之狼狽下山逡巡氣絶又持火頭金剛呪僧時所宗重衆謂之曰君呪力無雙能宿彼否曰斯爲足懼于是賫香火入坐持呪俄而神出以手擊足投之澗下七日不語精神昏倒師聞之曰下趣鬼物敢爾卽往彼如常誦經夜聞堂東有聲甚厲卽念十一面觀音呪又聞堂中似有兩牛鬭佛像皆振呪既亡效還持本經一契帖然相次影響皆絶自此居者無患神遂移去神龍二年準詔入內祈雨絶二七日雪降中宗

以爲汞濟時望令就寺更祈請郎于佛殿內精禱并煉一指纔及一宵雨周千里指復如舊纔遇大水寺屋皆墊溺其院無苦若無滂沒凡諸異驗皆如此也」漢州開化寺亡名先因入寺見瑞應交現遂誓捨身剋苦爲期忽于殿中焚香次俄覩地屋皆爲琉璃色有菩薩乘五色雲下庭中曰汝極堅至必當得道吾來證汝亡名叩頭禮拜斯須不見寺僧至云學院內皆變琉璃色歎嗟不已其僧復勤節行焉

成都費長房本預緇衣周朝從廢因俗博通妙精玄理開皇之譯郎預搜揚敕召入京從例修緝以列代經錄散落難收佛法肇興年載蕪沒乃撰三寶錄一十五卷始于周莊之初上編甲子下錄年號并諸代所翻經部卷目軸別陳敘得在通行闕于甄異錄成陳奏下敕行之所在流傳

慧詔陳氏子本潁川太丘之後避亂居于丹陽之田里性恬虛寡嗜慾沉毅少言童幼早孤依兄而長梯友之至聞于閭閻十二厭世出家具戒便遊京揚聽莊嚴旻公講釋成論弘音歷耳記注略盡謂同學慧峰曰吾沐道日少聊知旨趣似有夙緣將非所聞義淺爲是善教使然乎乃識聽開善藏法師講遂覺理與言玄便盡心鑽仰當夕感夢往開善寺採得李子數斛撮欲噉之先得枝葉覺而悟曰吾正應從學必淺深極矣尋爾藏公遷化有龍光寺綽公繼踵傳業便迴聽既悶論本制不許住惟有一被又屬嚴冬便撤之用充寫論忍寒連噤方得預聽文義兼善獨見之明卓高衆表辯滅諸爲本有用麤細而折心時以爲穿鑿有神思也梁武陵王出鎮西蜀聞彼多參義學必須碩解弘望方可聞宣衆議薦舉皆不合意王曰憶往年法集有傖僧韶法師者乃堪此選耳若得同行想能振起邊服便邀之至蜀于諸寺講論開導如川流嘗于龍淵寺披講將訖靜坐房中感見一神靑衣恰服致敬曰願法師常在此弘法當相擁衛言訖而隱遂接席數遍清悟繁結昔在楊都苦氣疾綴慮恒勤及至蜀講衆病皆除識者以爲寺神之所護矣于時成都法席恒施置三四法鼓齊振競敞玄門而師聽徒濟濟莫斯爲盛

寶淵。閬中陳氏子。年二十三。于成都出家。居羅天宮。欲學成實論。爲弘通之主。州鄉術淺。不愜憑懷。齊建武元年。下都住龍光寺。從僧旻法師。稟受五聚。經涉數載。義頗染神。旻曰。此君任性儁警。智慮過人。但恨迴忽不倫。動靜險躁。若值通人。優接當成一世名士。若不遇時。不得其死。必當損辱大法矣。師酷好蒲撲。使酒挾氣。終日狠忙。無所推下。旻累諫曉喻。反以爲讐。因爾改塗。復從智藏。採孺先業。自建講筵。貨財周贍。篤勵辛勤。有倍恒日。每言大丈夫當使人事我。何能久侍人。乃廣寫義疏。賣市王征南。書緘封一麓。有意西歸。同寺慧濟謔之曰。昔謝氏青箱不至。不得作文章。今卿白麓。未來判無講理。師曰。殊不然。此乃打狗杖耳。因帶帙西返。還住舊寺。標定義府。道俗懷欽。于是論筵頻建。聽衆數百。自重名行。少賓知己。沙門智訓。遊學京華。數論通敏。同還本壤。投分與交。師弗許也。後寺庫犯官。師自恃名高一州。爲物所讓。以身代當。強悍不弭。至于事成。知當必敗。因爾出郭。于路以刃自刎。時年六十一矣。卽普通七年也。

寶彖。安漢趙氏子。後居緜州昌隆之蘇溪。天性仁讓。慧心俊朗。嬰孩有異。二親欲試其度。以諸綵帛花果弓矢書疏。羅置其前。師便撥除餅果。而取書疏。衆共歎異。咸知必有成濟也。及年七歲。有緣至巴西郡。太守楊眺問云。承兒大讀書。因何名爲老子。師曰。始生頭白故也。眺密異之。十六事梁平西王。初爲道士童子。未學佛法。平西識其機鑒。使知營功德事。因見佛經。欣其文名。重其義旨。就檢讀誦。迷悟轉分。恒求佛法用祛昏漠。年二十有四。方得出家。卽受具戒。先聽律典。首尾數年。略通持犯。迴聽成實。傳授忘倦。不恡私記。須便輒給。研心所指。科科別致。末又聽韶法師講。偏窮旨趣。武陵王聞師大集摩訶堂。令講請觀音初。未綴心。本無文疏。始役情思。抽帖句理。詞義洞合。聽者盈席。私記其言。因成疏本。廣行于世。後還涪川。開化道俗。外典佛經相續訓導。引邪歸正。十室而九。又鈔集醫方。療諸集苦。或報以金帛者。一無所受。便有銜義懷德者。捨俗出家。或緣障未諸者。盡形八戒。師雖道張井絡。風播岷峩。而志意頹然。唯在通于正

請疑清

法誠心標樹不競人物見大集一經未弘蜀境欲為之疏記使後學有歸乃付著經律就山修纘而衆復尋之致有煩擾再稔方就一無留難初至虛空藏品于義不達閉目思之不覺身上空中離牀三四尺許歘然大悟竟文慧發寫不供宣據此為言志力難擬矣

實海閬中龔氏子少出家有遠志承揚都佛法崇盛便決誓下峽既至金陵依雲法師聽習成實旁經諸席亟發清譽乃引衆別講徒屬秉多于時梁高重法自講涅槃命師論佛性義便昇論榻雖往返言晤而執鍮鉐香爐帝曰法師雖斷慳貪香爐非鍮不執師應聲曰陛下位居宸極帽簪非鐵不戴帝大悅衆咸驚嘆及後還蜀住謝寺大弘講肆武陵王紀作鎮井絡敬愛無已每就師宿請談玄理乃忘晝夜至旦王將盥手日影初出王曰日暉粉壁狀似城中風動剎鈴方知寺裏其晨車蓋迎王馬復嘶鳴師曰遙看蓋動喜遇陳思忽聽馬鳴慶逢龍樹相與欣笑而出王昇車謂御從曰聽海法師言詞令我盤桓而不能去其辨給無方為此例也周氏跨躡梁益庸公鎮方彌加深敬越于恒伍時年八十謂門人法明曰吾將逝矣一無前慮但悲去後圖塔湮滅耳當露屍以遺鳥獸及建德之年果被除屏今院宇荒毀唯餘一堂容像存焉

智方資中人其先東吳遠祖宦于西蜀遂乃成家童稚出家依州郭龍淵寺輪法師處早與寶海周旋同往揚都雲法師座下而機辯爽利播名揚越每講商略詞義清雅泉飛故使士俗執紙抄撮者常數百人初講法華至寶塔品高妙遂序王釋義了乃曰何必昔佛國土有此高妙即楊都瑞地亦甚莊嚴至如彌天七級共日月爭光同泰九層與煙霞競色方井則倒垂荷葉圓桷則側布蓮花似安住之居南類尼佉之鎮北耳聞目見庶可聯衡錄得者秘以齎歸益部嗚呼嗟嘆為驚絕故其語出成章狀如宿構齎海頻來擊難發其聲采故海問曰三變此方改穢成淨亦能變凡成聖否答曰化佛甚多猶故須廣凡聖自爾何勞改變又難若爾則六十小劫謂如食頃但是聖

睹凡不能睹凡聖俱睹凡望俱聖師笑曰高座何晉道此乃是自道自難耳海覺言失乃謂曰三隅木斗何謂智方尋聲報曰瓦礫湾池那稱寶海衆大笑而散及粢甚海恒來看慰乃謝曰智方不能攝養致此沉痾仰勞仁者數來垂問願生善見常與同遊俄而異香滿室中夜卒于益部年九十餘

玄續姓桑成都人出家既久經綸道業涅槃成實所學之宗常講法華導引蒙曉然風彩高峻容止方復靑談之際機候變通達外書工艸隸時吐篇什繼美前修又能折節下人僮少道俗有才調者命來與語愛而狎之至于侯王雄伯名儒大德便傲然特立不以介意而神爽更高辯洽電疾有梓州東曹掾蕭平仲者梁高之孫也博學機關當時絕偶往參談敘文集相示平仲尙之從容曰仰承高懷蔑略諸貴等今蒙禮顧深愧非人師曰諸貴驕蹇須以驕蹇對之明公汎愛故以汎愛相答仲曰法師從來不爾今日忽然疑是虛談恐非實錄答曰貧道待公之虛實亦如公遇續之實虛耳相與讙笑嘗爲寶園寺製碑銘中

○之下疑脫何字

有彈老莊曰老稱聖者莊號哲人持螢比日用岳方塵厲有祭江道士馮善英過寺禮拜見而惡之謂師曰文章各談其美苦相誹毀未識所懷若不除攺我是敕使當卽奏聞師曰文章體勢非爾所知若稱敕使欲相威脅者我寺內年別差人當莊比是敕許亦是敕使卿欲奏我我當莊人亦能奏卿英雖大恨無如之

道基姓呂氏河南東平人也素挺生知譽標岐嶷年甫十四負帙遊于彭城博聽衆師隨聞成德討論奧旨則解悟言前披析新奇則思超文外故徐許騰其明略河海重其義方致使儕等高推前修仰上隋太尉尙書令楊素負材經國任總權衡嘗奉淸猷躬申禮敬敘言命理噎歎而旋顧諸宰伯曰基法師佛法之後寄也自見名僧罕儔其匹卽請于東都講揚心論旣夙承風駕體預當衢遊刃衆部玄機秀舉遂能談瀉河傾響對雷動于時大業初歲隋運會昌義學高于風雲縉紳峙于山岳皆擁經講肆問道知歸瞳武相趨遐邇鱗萃乃纘雜心玄章幷抄八卷共傳于

世成得諸門自昔相導皆經緯剖裂詞飛戾天控敘抑揚範超前古自爾四海標領盛結慧日道場皆望氣相師指途知返以師榮冠望表韻逸寰中大業五年敕召來止遂即對揚玄論允塞天心隋后解統玄儒將觀釋府總集義學躬臨論場鑾駕徐移鳴笳滿于馳道御筵暫止駐驆清于教門自大法東流斯席為壯觀也時披辯之徒俱開令譽及將登法座各擅英雄而解有所歸並揖師而為玄宰名居衆望德展經綸允創宏綱次光帝德百辟卿士咸異希聲有隋墜歷寇蕩中原求禮四夷宣尼有旨乃鼓錫南鄭謖教西岷于是巴蜀奔飛望煙來萃莫不廓清遊霧邪正分焉教閱大乘弘揚攝論釐改先徹緝續亡遺道邁往初名高宇內以聽徒難襲承業易迷乃又綴大乘章抄八卷並詞致清遠風教倫通故覽卷履軾者若登龍門信鴻漸之有日矣故貞觀帝里宇內知名之僧傳寫流輝實為符契但以世接無常生涯有寄將修論疏遣爾而終以貞觀十一年二月卒于益部福感寺春秋六十有餘

靈睿姓陳本惟潁川流寓蜀部益昌之陳鄉祖宗信于李氏其母以二月八日道觀設齋因乞有子還家夢在松林下坐有七寶鉢于樹顛飛來入口便覺有娠不喜五辛及其誕後設或食葷母子頭痛于是持齋八歲二親携至道士處令誦步虛詞面孔血出還家入田遇智勝法師便曰家門奉道自欲奉佛從師出家即將往益州勝業寺為沙彌一夏之中大品暗通開皇之始高麗印公入蜀講三論又為印之弟子常業大乘後隨入京流聽諸法大業之末又返蜀部住法聚寺武德二年安州暠公上蜀在大建昌寺講開大乘師止法筵三年後還本住常弘此經又二年許寺有異學成實朋流嫌此空論常破吾心將興害意師在房中北壁而止初夜還床棲遑不定身毛自豎移往南床坐至三更忽聞北壁外有物撞度達于臥處就而看之乃漆竹笴槊長二丈許向若在床身即穿度既害不果又以銀鋌雇賊入房師坐案邊覓終不獲但有一領甲在常坐處師知相害之為惡也即移貫還緜州益昌之隆寂寺身相黑短止長五尺

言令所及通悟爲先常講大乘以爲正業貞觀元年通州鶱禪師作檀越盡形供給至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夜師夢衣冠來迎鶱往西方去徒衆盍中皆空無物至三十日寺內鐘磬一時皆鳴鶱至三更據繩床跏坐而終師周流講唱傳化不絕至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三更大風忽起衆聞聲曰靈睿法師來年十月往南海大國光明山西阿觀世音菩薩所受生也至期十月三日合寺長幼道俗見旛華從空而下菩薩滿寺師猶坐房中看經外有僧告師曰旛花異香充寺師聞捉經出看斂容立終竪住不倒扶臥房中三更忽起跏坐如生刺史躬手付香供養道俗相送歸東度山設大會時年八十三矣然其潔淸自童稚不飲葷辛獲如是報云

僧副太原祁縣王氏子弱冠淸苦鑒徹絕羣年過小學識成大量鄕黨稱奇不仁者遠而性愛靜遊無遠近裹糧尋師訪所不逮有達磨禪師蕭明觀行循擾巖穴言問深博從而出家義無再問一貫懷抱尋端極緒爲定學宗後乃周歷講座經論並知學唯爲已

聖人無言齊建武年南遊揚輦止于鍾山定林寺師美其林數得栖心之勝壤也行逾冰霜言而有信三衣六物外無盈長應時入里道俗式瞻加以王侯請道頹然不怍咫尺宮闈未嘗謁覲旣行爲物覽道俗攸屬梁高素仰淸風雅爲嗟賞乃命匠人考其室宇于開善寺以待之恐有山林之思師每逍遙于門負杖而歎曰環堵之室蓬戶甕牖匡坐其間尙足爲樂寧貴廣厦而賤茅茨乎且安而能遷古人所尙何必滯此用賞耳目之好耶乃有心岷嶺觀彼峨眉會西昌侯蕭淵藻出鎭蜀部卽拂衣附之爰至井絡雖途經九折無忘三念又以少好經籍執卷緘默動移晨晷遂使庸蜀禪法自此大行久之還返金陵復住開善先是胡翼之山有神人現以慧印三昧授與野人何規曰可以此經與南平王觀爲病行齋三七日也若不曉此法問之于副時以訪之果是其曾所行法南平遂行齋祀疾便康復豈非內因外構更相起予不久卒于開善寺春秋六十有一卽普通五年也空于下定林之都門外天子哀焉下敕流贈初有勸修

福者師厲聲曰貨財延命去道遠矣房中什物並施招提僧予歿之後但棄山谷飽于鳥獸勿營棺壠以乖我意門徒涕淚不忍從之將爲勒碑旌德而永興公主素有歸信進啓東宮請著其文有令遣湘東王繹爲之樹碑于寺

曇詢楊氏弘農華陰人後遷宅于河東郡弱年樂道久滯樊籠年二十二方捨俗事遠訪巖隱遊至白鹿山北罧落泉寺逢曇准禪師而蒙剃髮又經一載圓具謹攝自修宗稟心學而專志決烈同侶先之圓備戒律又誦法華初夏既登還師定業承僧稠據于蒼谷遂往問律稠亦定山鄴匠前傳所叙師以聲光所被遙相揖敬住既異林精融理極思展言造每因致隔但爲路罕人蹤岡饒野獸棲幽既久性不狎塵來往質疑未出樵逕直望蒼谷以爲行表荊棘砂礫披跨不難巖谿幽阻攀緣登陟志存正觀不以邪道自通又以旁垂利道由曲前而通滯吾今漂指雖艱必直進以程業用斯微意隨境附心不亦善乎每云與其失道而幸通寧合道不幸而窮耳故履踐重阻不難塗窮後經三夏移住鹿土谷修禪屬枯泉重出鹿麑繞院故得美水馴獸曰濟道隣從學之徒相慶玆瑞時因請法暫往雲門值徑陰霧昏便成失道賴山神示路方會本途此乃化感幽冥神明翊衛時有盜者來竊蔬菜將欲出園乃爲羣蜂所螫師聞來救慈心將治得全餘命嘗有趙人遠至殷勤致禮陳云因病死穌故蒙恩澤往見閻王詰問罪當就獄賴有曇詢禪師來爲請命王因放免生來未委訪尋方究又山行值二虎相鬭累時不歇師乃執錫分之以身爲翳語云同居林藪計無大乖幸各分路虎低頭受命便飲氣而散屢逢熊虎交諍事略同此而或廓居榛梗唯師一蹤入鳥不亂獸見如偶斯又陰德感物顯用成仁何以嘉焉每入禪定七日爲期白虎入房仍爲窟宅獨處靜院不出十年自有禪蹤斯人罕擬自爾化流河朔盛闡禪門杖策裹糧鱗歸霧結隋文重其德音致誠虔敬勅儀同三司元壽親送璽書兼以香供以開皇十九年風疹忽增卒于柏尖山寺春秋八十五十五夏矣

錦江禪燈卷之十七

錦江禪燈卷第十八

僧淵姓李鄭人家本巨富爲巴蜀所稱及師初誕天雨銅錢于庭家內合運處處皆滿父運錢疲勞噓唱云止錢不復下倉內貯米但及于半忽滿溢出親姻外內莫不驚嘆其福自少至長志幹殊人行則安徐坐必跏趺眼光外射睒睒發越容色玉潤狀若赤銅聲若洪鍾響發林動兩足輪相十角分明二手九井紋理如畫年十八身長七尺其父異之稟命出家二親送至城西康興寺落髮今福緣寺是也博尋明師凡讀經論經耳不忘蘊括懷抱奉戒守素大布爲衣瓶鉢之外無所蓄積與同寺毅法師交遊二人乃蜀郡僧中英傑也相隨入京博採新異有陟岵寺沙門僧實禪道幽深帝王所重便依學定豁爾知津經涉炎涼詳覈詞義師研精定道毅博通經術丘索艸隸靡不留心周武廢教便還故寺劃東行房以爲私宅餘者供官隋氏運開更新締構傾匠伐木連雨兩月師執爐祈請隨語便晴造塔須金盤又請地府隨言即掘應命藏開用足餘金還歸本窟詳斯福力今古未聞常給孤獨不逆人意遠近隨助泉布若流又以錦水江波沒溺者衆便于南路欲架飛橋纔扣此機衆事咸集昔諸葛武侯指二江內造七星橋造三鎮錞長八九尺徑三尺許人號鎮槍擬打橋柱用訖投江須便祈祠方可出水師造新橋將行竪柱其錞自然浮水來至橋津及橋成也又自投水道俗歌謠于今逸耳淵毅二師並爲物軌晨夕問法無虧遺寄毅以仁壽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寅時告弟子曰三界無常吾將逝矣言終神謝福緣本住春秋六十有九師聞之憫然曰毅師已往我豈獨留俄而遘疾遺與同瘞即以其月十四日亦化春秋八十有四至十七日並窆于九里堂刊石紀之于寺堂陳子良爲文

法進住益州縣竹縣響應山玉女寺爲輝禪師弟子後于定法師所受十戒恭謹精誠謙恪爲務唯業坐禪寺後竹林常于彼坐有四獠虎繞于左右師語勿泄其機後習水觀家人取柴見繩牀上有好淸水拾兩白石安著水中師暮還寺彌覺背痛問其家人汝

安石子師令明往可除此石及日師仍禪定家人還見淸水如初即除石子其痛即愈因爾習定不出此山

慧熙益州郫人姓趙童稚出家善明篇韻文筆宛而成章與緜州震響寺榮智齊名俱爲沙彌卓異翹秀後與成都大石寺沙彌道微連韻賦詩微有言隙因即屏絕人事栖心禪業年登受具周閱經律摘採英華用爲賞要攝論雜心精搜至理尤耽三論是所觀門嘗難基法師塵識義初問以小乘碁以大乘通之師笑曰大無不攝但失小宗勉住州南空慧寺立性孤貞不羣諸偶弊于食息專想虛玄一坐掩關二十餘日衆以不食旣久恐損身命假以餘詞曰國家搜訪藝能甚急今不食閉門世人謂聖願息流言可時處衆師懼矯飾便開門進食由是迄今將三十載一身獨立不畜侍人一食而止不受人施有講便聽夜宿本房但坐牀心兩頭塵合自餘房地惟有一蹤餘並莓苔靑絮衣服弊惡僅免風寒冬則加衲夏則布衣以多破衲懸置梁上有聞師名就房參拜迎逆接候累日方見時發幽問吐言高迥預有元席皆共憚之年九十卒

世瑜姓陳氏住台州父母早亡傭作取濟身形偉壯長八尺三寸希向佛理無由而達大業十二年往緜州震響寺倫法師處出家一食頭陀勤苦如常次往利州籍住寺後至益州緜竹縣響應山獨住多年四猿供給山果有信士姓母過山驚訝深山常燒薰陸沉水等香行至山半見兩人形靑色狀貌希奇各負蓮華蔗芋而上遂問其所往云我供給禪師去然居山三年食米一石餘六時行道以猿鳥爲侶初唯一泉後有三泉幷出貞觀元年夢有四龍入懷旣覺大悟三論宗旨遂往靈睿法師講下所聞詞理宛若舊識尋則而覆述便往緜州住大施寺後往崇樂寺言欲遊方去或曰此即諸方也復還大施香氣滿室坐處涌三金錢師乃跏坐手執爐而逝有刺史劉德威喜所未聞作龕安之三年不倒春秋六十三矣

惠寬緜竹孝水楊氏子父名瑋係三洞先生五經博士崇信道法無敦釋教緜梓益三州之人每歲率送

租米投于瑋家令保一年安吉皆與符章而去初瑋妻懷孕而忽改易惡厭五辛乃生一女名爲信相性好閑靜無緣嗜慾瑋妻復懷姙身極安隱恒有異相及其生時母都不覺如羊始達尋有異香總不啼叫臂垂過膝身恒香潔不近腥臊年五六歲與姊信相于靜處兀坐二親怪問答曰佛來爲說般若聖智法門共姊評論法相父是異道不解其言附口錄得二百餘紙近有龍懷寺會法師聞有奇相至其家父以示之會曰並合佛經無所參錯有異禪師不知何來于淨慧寺入火光三昧召信相來入此三昧及至不入云是火聚禪師曰何不以水滅之信相即作水觀滅火而入禪師驗知可爲法器勸令出家父母婿家俱不許可諸道俗宰官出財贖之因爾得度姊與師同時出家隨蜀王秀在益請入城內妃主爲造精舍鎭恒供養有造功德須物者燒香祈請掘地獲金無不充足斯事非一至于食飮或一日三食或經歲序不食時人目之爲聖尼即今猶號聖尼寺也師年十三常樂獨坐面無怒相言常謙下依空慧寺胤禪師龍懷寺會闍黎座下隨聞經律一覽無遺未聞之經有難問者皆爲通之初造龍懷寺會有徒屬二百餘人並令在役唯放于師有怨及者會曰斯人是吾本師何得使作昔周滅法依相禪師隱于南山

智詵字惠成徐州徐氏子炫法師之弟也少聰敏有志節在蜀遊學務勤律肆會周武陵法因事入關不果所期遂隱南嶺終南太白形影相弔有隋革命光啓正法招賁碩德率先僧首即于長安敷揚律藏時益州蜀王秀請師還蜀及至之日王自出迎住法聚寺道俗歸崇寺設大齋遐邇俱赴師屛氣寂然性不受施不妄干物後以人事甚繁不時諠擾乃辭入龍居山寺幽栖深阻軌迹不通王數延出師稱疾不起時王意欲登劍閣廓淸井絡王與師書師答書請歸國化便略答云辱使至止幷以誠言披閱循環一言三復文淸滌水理破秋毫貧道戒行多闕化術無方宅身荒谷四十餘載狎魚鳥以樵歌習禪那思般若以此卒歲分塡溝壑不謂耆年有幸運屬休明伏惟相王殿下德隆三古道振百王公胥攘臂而歸舊里

衣錦而旋本邑百姓有再生之期萬物起息肩之望縉紳君子捧玉帛而來儀慷慨丈夫委干戈而伏道昔長卿返蜀徒擅清文鄧艾前來未能偃武公華陽甲族井絡名家捧日登朝懷金問道劍南長幼並俟來甦豈藉微風自然艸靡其諸首領越境參迎王得書示返轡還蜀軍衆先作禮曰人物爭歸律師之力也以武德元年十月一日卒而逝年八十矣

智炫成都徐氏子初生室有異光少小出家入京聽學數年遂擅名京洛學衆推崇請令覆講瓶瀉無遺會周武帝廢佛乘欲存道教于是詔華野高僧方岳道士大集京師于太極殿陳設高座帝自躬臨勅道士先登道士張賓爲首登高唱言曰原夫大道清虛淳一無雜祈恩請福上通天曹白日昇仙壽與天地同畢風教先被中夏無始無終含生賴之以得長生洪恩厚利不可校量豈知佛法虛幻言過其實不容本土客寓中華百姓無知信其詭說今日欲定臧否可出頭來看裏臧公何妥自行如意座首少林寺等行禪師發憤而起諸僧止之曰今日事大天帝在此不可造次知禪師爲佛法大海然應對之間復須機辯衆共謀議若非蜀炫無以對揚共推如意以將付炫炫既爲衆所推又忿張賓猥語安庠而起徐昇論座坐定執如意謂張賓曰先生向者所陳大道清虛淳一無雜又云風教先被中夏者未知風教起自何時道教于何處說又言佛法不容本土客寓中華可辯道是何時生佛是何時出賓曰聖人出世有何定時說教興行有何定處道教舊來本有佛法近自西來炫曰若言無時亦應無出若無定處亦應無說舊來本有非復清虛上請天曹豈得無雜壽與天地同畢豈得無始無終賓曰道人猥語爲前王無識留汝等輩得至于今今日聖帝盡須殺却帝惡其理屈令舍人謂之曰賓師且下賓既退帝自昇高座言曰佛法中有三種不淨納耶輸陀羅生羅睺羅此主不淨一也經律中許僧受食三種淨肉此教不淨二也僧多造罪過好行婬泆佛在世時徒衆不和遞相攻伐此衆不淨三也主法衆俱不淨朕意將除之以息虛幻道法中無此事朕將留之以助國化顧謂炫法師

曰能解此三難眞是好人炫應聲謂曰陛下所陳並引經論誠非謬言但見道法之中三種不淨又甚于此按天尊處紫微宮恒侍五百童女此主不淨甚于耶輸陀羅之一人道士教中章醮請福之時必須鹿脯百柈淸酒十斛此教不淨又甚于三種淨肉道士罪過代代皆有千古亂常姜斌犯法此又甚于衆僧僧衆自造罪過乃言佛法可除猶如至尊享國嚴設科條不妨逆子叛臣相繼而出豈以臣逆子叛遂欲空于大寶之位耶大寶之位固不可以臣子叛逆而空佛法正眞豈得以衆僧犯罪而廢炫雅調抑揚言音朗潤雖處大節曾無懼顏帝愕然良久謂炫曰所言天尊侍五百童女出何經炫曰出道三皇經帝曰三皇經何曾有此語炫曰陛下自不見非是經上無文今欲廢佛存道猶如以庶代嫡帝動色而下因入內羣臣僧衆皆驚曰語觸天帝何以自保(以周武非嫡故)炫曰主辱臣死就戮如歸有何可懼乍可早亡遊神淨土豈與無道之君同生于世乎衆皆壯其言明旦出敕二教俱廢仍相器重許以婚姻期以共政法師志

操逾厲與同學三人走赴齊都時周齊之界皆被槍布棘彼有富老姓張鋪氈三十里令炫得過至齊盛爲三藏名振東國武帝破鄴先遣追求帝弟越王宿與法師厚善恐帝肆怒橫加異責乃鞭背成痕俗服將見越王先爲言曰臣恨其逃命已杖六十令脫衣見帝帝變色曰恐其懷慚遠逝以至死亡所以急追元無害意責越王曰大丈夫何得以杖捶相辱待遇彌厚與還京師武帝崩隋文作相大弘佛法兩都歸趣一人而已歲景將秋懷土興念又以蜀川迥遠奧義未宣援首西歸心存敷暢蜀王秀未之知也時長史周宣明入朝赴考隋文帝謂之曰炫法師安和耶宣明驚惶莫知所對文帝曰一國名僧卿遂不識何成檢校宣明稽首陳謝死罪及還先往寺參禮寺舊在東逼于苑囿又是鄱陽王塋母之所其王至孝故名孝愛寺宣明供養無闕至大鄴改爲福勝寺法師宣揚覺倦入隱三學山觸目多感遂遊山詩曰秀嶺接重煙嶔岑上半天絕巖低更舉危峯斷復連側石傾斜澗迴流瀉曲泉野紅知艸凍春來鳥自傳樹錦

無機織狷鳴詎假弦葉密風難度枝疎影易穿拖袞
依閑沼策杖戲荒田遊心淸漢表置想白雲邊榮名
非我顧息意且蕭然年一百二歲不病而卒

道會犍爲武陽史氏子初出家住益州嚴遠寺氣宇
高簡雅調逸羣四方道俗旦夕參候猶以蜀門小陋
聞見非廣乃入京詢訪經十餘年經論史籍博究宗
領還蜀欲大開釋教導引後銳時屬亂離不果心行
會皇運初興率先招撫詹俊李袞首途巴蜀師上疏
曰會弟性不肖家風失墜封爵雖除詔敕猶在門生
故吏子孫成列並奮臂切齒思効力用即日劍門雖
啓巫峽負固師請躬率徒隸振錫啓途折簡宣威開
懷納款軍無矢石之勞主有待成之逸此亦一時之
利也惟公圖之爲使淹留遂不行于時國初僧尼道
士所在多度有道士宋冀是彼粱棟于隆山縣新立
道觀屋宇成就置三十人師經總管段倫陳牒敀觀
爲寺其郭內住者並是道宗不伏移敀囑安撫大使
李襲譽巡察州縣師以事達乃引兵過城四面鳴鼓
一時驅出舉宗怨訴噂㗭街衢師曰未能令天下敀

◆觀爲觀

觀爲寺此之一所終不可奪遂依立寺至今不毀武
皇登遐入京朝覲因與琳師同修辨正有安州暠師
在蜀弘講人有嫉者表奏云反又述法會覘候消息
遂被拘執身雖在獄言笑如常爲諸在獄講釋經論
經春至冬諸僧十數衣服繿縷不勝寒酷京師有無
盡藏恒施爲事師致書曰自如來潛影西國千有餘
年正法東流五百許載雖復赤髭靑眼大開方便之
門白脚漆身廣示歸依之路猶未出于苦海尙陸沉
于險道況五衆名僧四禪教首頭陀聚落唯事一餐
宴坐林中但披三納加以無緣之慈想升鍾以代鴿
履不輕之行思振錫以避蟲今有精勤法子淸淨沙
門橫被囚拘實非其罪遂使重關早落睹獄吏而魂
飛淸室晚開見刑官而思盡嚴風旦洒穿襟與中露
俱飄繁霜夜零寒心與死灰同殪若竟不免溝壑抑
亦仁者所恥書達卽送褒鞋給之及事釋還鄉三輔
名僧送出郭門師與諸遠僧別詩曰去住俱爲客分
悲損性情共作無期別背能訪死生道俗聞者皆墮
淚

植相梓潼涪郝氏子嘗任巴西郡吏太守鄭貞令師賫獻物下揚都見梁祖王公崇敬三寶便願出家及還上蜀決誓家屬幷同妻子既同師志一旹翦落出家于梁大同中專習苦行一食常坐正心佛理以命自期南武都今孝水縣也有法愛道人高街道術師往觀之愛于夕中以呪力現大神身著衣冠容相瑰偉來轝繩床離地四五尺便誦戒神即馳去斯須復來轝床僅動一角如前復去俄爾又來在師前立師正意貞白初無微動尋爾復去于屋頭現面舍棟破裂其聲甚大師亦無懼神見不動便來禮拜求哀懺悔至旦語愛曰汝所重者此是邪術非正法也可捨之師往聽講以生在邊鄙言頗涉俗雖遭輕誚亡懷在道都不怍意又因行路寄宿道館道士素聞師名恐化徒屬拒不延之其夜羣虎遶院相吼道士等通夕不安及明追之從受菩薩戒焉又嘗行弘農水側見人垂釣師勸止之不從即唾水中忽有大蛇擎頭四顧來趣釣者因即歸命投師出家害梁道漸衰而涪土軍動與彖法師分飛異域彖入靜林山師入青城山聚徒集業梁王蕭撝素相欽重供給獠民以為營理未暇經始便感重疾知命不救謂弟子曰常願生淨土而無勝業雖不生三塗亦不生天堂還生涪土作沙門也汝等努力行道方與吾會跏坐儼然奄便遷化時年三十有四

僧林吳人梁有德素行能動物梁大同中上蜀至潼州城西北百四十里有豆圌山上有神祠土民敬之每往祭謁師往居之禪默累日忽有大蟒繫繩床前擧頭如揖讓者師為授三歸受已便去自爾安怗卒無灾異其山北涪水之陽素來無猿師自栖託已來便有兩頭依師而住有見度水而來及師出門猿還泅渡而去如此非一年月淹久孚乳產生乃有數十有時送師至龍門口竚望而返後往赤水巖有敝寺屋宇前摧祇有基址便即露坐有虎蹲于師前低目而視師乃為說法良久便去爾後孤遊雄悍不避惡獸常行仁濟感化者多末卒于潼郡

道仙一名僧仙康居國人以遊賈為業梁周之際往來吳蜀江海上下集積珠寶故其所蓄貲貨乃滿兩

船時或計者云直錢數十萬貫既懷寶填委貪附彌深唯恨不多取驗吞海行賈達于梓州新城郡牛頭山值僧達禪師說法曰生死長久無愛不離自身尚爾況復財物師初聞之欣勇內發深思惟曰吾于生多貪志慕積聚向聞正法此說極乎若失若離要必當爾不如沉寶江中出家離著索然無擾豈不樂哉即沉一船深江之中又欲更沉衆共止之令修福業師曰終為紛擾勞苦自他即又沉之便辭妻子又見達房凝水湜漾知入定信心更重投灌口山竹林寺而出家初髮落日對衆誓曰如不得道不出此山爾迥絕人蹤結宇巖曲禪學之侶相次屯焉每覽經卷始開見佛在某處無不哽咽我何不值但見遺文如是挺卓不羣或有造問學皆以善權答對冥符正法自初入定一坐四五日率以為恒有時預告明有客至皆如其說梁始興王澹褰帷三蜀禮以師敬携至陝服沮曲以天監十六年至青溪山有終焉之志便薙艸止容繩床于時道館崇敞巾褐紛盛屢相呵斥甚寄憂心師乃宴如曾無屑屑之意一夕道士忽見東岡火發恐野火焚害師各執水器來救見師方坐大火猛燄洞然咸歎火光神德道士李學祖等捨田造像寺塔欻成遠近歸信十室而九州刺史鄱陽王恢躬禮敬而受其法天監末始興王冥感于梁泰寺造四天王每六齋晨常設淨供師後赴會四王項上放五色光師所執爐自然煙發太尉陸法和昔微賤日數載在山供師給使僧有肆責者師曰此乃三台貴公何緣罵辱俱不測其貴也和果遂昇袞服師或勞疾見縹衣童子從青溪水出椀盛妙藥跪而進服無幾便愈居山二十八年復遊井絡化道大行旹遭酷旱百姓請祈師即往龍穴以杖扣門數日衆生何為嗜睡如此語已遐即玄雲四合大雨滂注民賴斯澤咸來禱賽欽若天神有須舍利即為祈請應念即至如其所須

香闍黎者莫測其來以梁初至益州青城山飛赴寺欣然有終志時俗每至三月三日必往山遊賞多將酒肉共相酣樂師常勸喻竟無改移次年三月亦如前集例坐已了師令人于座穿坑方丈人莫知意謂

人曰檀越等恒自飲噉未嘗與我今日爲衆須飡一頓諸人爭奉肴酒隨得隨盡若塡巨壑識者怪之至晩曰我大醉飽扶我就坑不爾汚地及至坑所張口大吐雞肉出口即能飛鳴羊肉出口即馳走酒食亂出將欲滿坑魚鮔鵝鴨游泳交錯衆咸驚嗟誓斷辛殺迄今酒肉永絶上山此師之德風猶存益州別駕羅研朝梁誌公謂曰益州香貴賤答曰甚賤初不知是人也誌曰既爲人所賤何爲久留研亦不測此語或曰想是靑城香闍黎也遂往山具述師曰檀越遠來固非虛說其夜便化弟子等營墓將殯怪棺太輕及開止見几杖而已

益州多寶寺猷禪師梵道人楊氏子勤讀誦四十餘年日夕不捨房後院壁圖九想變露置繩床樓被覆上晝依僧例夜則寢中亘一日方出一食如是漸增七日方食僧以爲常弗之怪也如此又經二十餘年忽經一月而不出者不畜侍人僉議不出祇是入定不勞看之忽一夜風雨盛畫壁廊倒及旦衆往視之試撥樓被一無所見唯繩床坐蓐存焉

僧度不知何人去來邑野略無定所時人號爲狂人周趙王在益州有郫民與王厚便欲反或有告者王未之信至旦郫兵果至王厚者爲主在城西大街方床大坐時師乃戴皮靴一隻從城西遺糞而走至盤陀塔棄靴而迴衆怪之而莫測也又復將反者以紙筆請師定吉凶便操筆作州度兩字反者喜曰州度與我斯爲吉也擇日彼往我亡我往彼亡重必尅之時趙王據西門樓令精兵三千騎往始交即退隨後殺之至盤陀斬郫兵千餘人今塔東特高者是于後方驗師戴皮相皮郫聲同遺糞而走散于塔地所言州度(徒各切)反即斫頭目前取驗定後人聞于王遣人四追遂失所在

衛元嵩益州成都人少出家爲亡名法師弟子聰穎不偶嘗以夜靜侍傍曰世人洶洶貴耳賤目即知皁白其可德哉名曰汝欲名聲若不佯狂不可德也師心然之遂佯狂漫走人逐成羣觸物摛詠周歷二十餘年亡名入關移住野安自制琴聲爲天女怨心風弄有傳其聲者嘗謂兄曰蜀土狹小不足展懷欲遊

上京與國士抗對兄意如何兄曰當今王褒庾信名振四海汝何所知自取折辱答曰彼多讀書自爲文什至于天才大略非其分也兄但聽看卽輕爾造闕爲無過所乃著俗服關中刼迴防者執之師詐曰我是長安于長公家人欲逃往蜀耳關家迭送至京于公會在蜀與師交遊而忽得相見不勝其優高責名士靡所不詣卽上廢佛教自此還俗周祖納其言又與道士張賓密加扇惑帝信而不猜便行屏劃師制千字詩略云龍首靑煙起長安一代丘是也並符讖緯事後曉之隋開皇八年京兆杜祈死三日而穌云見閻羅王問曰卿父會作何官曰臣父在周爲司命上士王曰若然錯追可速放去然卿識周武帝不答曰會任左武侯司法恒在階陛甚識王曰可往看汝武帝去一吏引至一處門廳椽瓦並是鐵作於鐵廳中見一人極瘦身作鐵色著鐵枷鎖祈見泣曰大家何因苦困乃爾答曰我大遭苦困汝不見耳今得至此大是快樂祈曰作何罪業受此苦困答曰汝不知耶我以信衛元嵩言毀廢佛法故受此苦祈曰大家何不注引衛元嵩來帝曰我尋注之然曹司處處搜求乃遍三界云總不見若伊朝來我暮得脫何所更論卿還語世間人爲元嵩作福早來相救如其不至解脫無期祈穌不忘冥事勸起福助云

尙圓姓陳廣漢雒人出家以呪術救物梁武陵王蕭紀宮中鬼怪魅諸妹女或歌或哭紛然亂擧王乃令善射者控弦擬之鬼乃現形卽放箭射鬼便遞接還返擲人久而不已聞師持呪請入宮中諸鬼競前作諸變現龍蛇百獸倏忽前後在空在地怪變多端師安坐告曰汝小家鬼何因敢入王宮能變我身饒變萬種祇是小鬼爾等住聽我一言諸鬼合掌住立師始發云南無佛陀鬼皆失所自爾安靜武帝聞召大蒙賞遇値梁覆擾師行至蜀所有痛惱因之護衛年八十一終所住治城

涪州想思寺無相禪師不知何來忽至山寺不異恒人其寺在涪州上流大江水北崖側有銘方五尺許字如掌大都不可識下有佛迹相去九尺長三尺許蹈石如泥道俗敬重相以一時渡水無船乃以鉢安

水中曰何爲常擎汝汝可自渡便取芭蕉葉搭水立上而渡鉢隨後來須臾達岸時採樵者見之相語師覺便辭去徒衆苦留不住至水邊入船諸人禮請不與篙檝乃捉船舷直渡不顧而去莫測所往

童進縣州李氏子出家之後不拘禮度唯樂飲酒謂人曰將瓶等身而灌滿師猶未醉皆以酣醉狂歌遺尿臭穢衆共非之有識者曰凡聖難測會周武東征云須毒藥敕瀘州營造置監吏力科撩採藥蝮頭鎮猩猩根大蜂野葛鴆羽等數十種釀以鋘瓮藥成著皮衣琉璃障眼方得近之不爾氣衝成瘡致死藥著人畜肉穿便死師聞之往彼監所官人弄曰能飲一盃豈非酒士師曰得一升解醒官曰任飲多少何論一升便取鎮杓于藥瓮中取一杓飲之言謔自若都不爲患道士等聞皆來看師又舉一杓以勸之皆遠走避或曰此乃殺人何得無罪師曰無所苦藥進自飲有誰相勸乃噫曰今日得一醉臥方石上俄爾遺尿所著石皆碎良久睡覺精爽如常隋初無疾而終弟子檢校衣服床褥皆香潔非常

富上者莫測何許人恒依益州淨德寺宿埋一大笠在路晝日兀坐讀經人雖去來不喚令施有擲錢者亦不呪願每于靜路不入鬧中狀如五十雖在多年過無所獲有信心者曰城西城北人稠施多在此何爲答曰一錢兩錢足養身命復用多爲陵州刺史趙仲舒乃三代之酷吏也甚無信敬聞故往試騎馬直過佯墮貫錢師但讀經目未嘗顧去遠舒令取錢師亦不顧舒乃返來曰你見我錢墮地以不曰見問曰錢今何在曰見一人拾將去舒曰你終日在路唯乞一錢豈有貫錢在地而不取耶見人將去何不止之答曰非貧道物何爲浪認仲舒曰我欲須你身上袈裟師曰公能將去復有與者卽疊授與仲舒下馬禮謝曰弟子周朝人官歷三代大與衆僧往還少有不貪者聞名故謁本非惡意請往陵州師曰大善然貧道廣欲結緣願公助國安撫卽是長見受供養也舒辭歎曰僧中有人不可輕慢爾後不見益州人蘭相者從揚州還見之亦埋笠路側顏狀如常

德山不知何許人一日厭世棄妻子入山修道鬚髮

不暇剖衣食不暇給唯息緣靜念爲悟自性人莫知其蹤行視其相狀如得定者時遊化竹林龍池開悟道俗以清簡爲本每云煩亂之法道俗同弊故政煩則國亂心煩則意亂水清則魚石可見神清則想倒可識學清簡者尚自諠煩況在亂使焉可道哉

慧琳緜州神泉薛氏子以隋初隱于建明寺清虛守靜與物不羣寺有塑像常勤供養像爲生鬚三十六莖六業末年掃一古墳豎二竹竿云是天眼後忽拔一云弘農揚爲魔所拔也不久義寧嗣曆有時著複衣夏坐墳上日雖炎赫身無熱狀口雖涉道形同于俗言談之次以理居先雒縣先有育王浮圖師忽一時歷村借車三百乘云欲向雒縣迎浮圖于此安置未經旬日遂被火燒武德年中潛伏艸野人莫知也彼有楊祜師不測何人直往艸中相見曾生未面宛若舊朋各云別來八百年矣曾爲人呪病得差病者令女賫裙以施女遂留衣逕直師遙見謂曰但將裙來我不須錢女驚其聖以貞觀四年示從物故

錦江禪燈卷第十八

錦江禪燈卷第十九

慧聰姓王出家巳後遊行齋講手不釋卷尋經旨趣心自欣躍苦形節食行知足行自云法華經常不輕菩薩不專讀誦經典但行禮拜四衆尚得六根清淨我何爲不禮諸佛世尊即于別院閉門常禮萬五千佛依經自唱一一禮之寺僧怪其所作于壁隙伺之見禮拜頭下天龍八部等亦頭下數數非一諸人來其院者無不心戰走出恒聞異香蔚蔚及爾終後貞觀年中院無人往每夜常聞彈指禮拜行道等聲

智隱貝州李氏子即華嚴藏公之弟子薙染之後遵弘道業慧解所傳受無再請而神氣俊卓雅尚清虛談吐佛乘聽者忘倦開皇七年敕召藏公師與入京住大興善寺通練智度論阿毗曇論及金剛般若論明其窟穴解釋倫例衆擧紹隆下敕補充講論于經藏寺仍揚前部微恙而終敕送舍利于益州之法聚寺即蜀王秀之所造也道貫西蜀開化彌昌傾其金貝無不興從不接旬而塔成就矣及將下瘞天雨銀

花放白色光。如此非一。正入塔時。感五色雲覆于函上。圓則如蓋。大鳥六隻旋遶雲間。閉訖俱散。人以事聞。蜀王大悅

法凝。會州人。姓龐氏。初齊武帝夢遊齊山。不知在何州縣。散頒天下覓之。時師之父老。奏稱去州城北七里有臣人山。舊號齊山。武帝遣于上立精舍。度僧給田業。師以童子在先得度。專心持戒。道德日新。衆以究心。時則誦經。後習禪定。或三日出定。或七日出。衆往于隐中窺見容。或禪定。便經一月出。猶不飲食。衆往勸之。雖復進食。漸取少分。年至七十。于佛像前。置座而坐。初燒一指。晝夜不動。火然及臂。弟子輩欲往撲滅。師禁之不許。臂然火焰彌熾。遂及身。支七日七夜。衆皆頂禮讚嘆。至身煉盡。唯有聚灰。衆共起塔。今精舍猶在

僧崖。涪陵牟氏子。晉義熙九年。朱齡石伐蜀涪陵。獽三百家隨軍平討。因止于廣漢金淵山谷。師即其後也。而童幼少言。每遊山泉。必先禮而後飲。或諦觀不瞬。坐以終日。人問其故。答曰。是身可惡。我思之耳。後必燒之。及年長。從戎毅然剛正。嘗隨伴捕魚。得已分者。用投諸水。謂伴曰。殺非好業。我今舉體皆同衆生。遂捨家出家。而修禪觀。時獽首領數百人。共築池塞資以養魚。師往彼觀望。忽有異蛇長尺許。頭尾皆赤。須臾長大。乃至丈餘。圍五六尺。獽衆奔散。蛇便趣水。舉尾入雲。赤光遍野。久之乃滅。尋爾衆聚。具論前事。師曰。此無憂也。但斷殺業。蛇不害人。又勸停池堰。衆未之許。俄而隄防決壞。時依悉禪師施力供侍。雖充驅使。而言語訥澀。舉動若凝然。一對一言。而合大理。經留數載。無所異焉

紹闍黎。梓州玄武蒲氏子。未出家前。山行見一大蟲甚瘦。又將一子。于澗中取蝦爲食。師歎曰。此蟲應在深山。飢之甚矣。等是一死。不如充此之飢。乃脫衣往臥蟲前。蟲乃避去。後方出家。唯誦經行道。更無異行大業之初。汝州界蟲暴非常。三五十人持杖而行。傷人既多。師往其處。立茅蓬而坐。蟲並遠去。道路清夷年一百九歲。乃見疾而終。弟子收舍利。豎塔藏之。阿原

法建廣漢雒縣朱氏子誦經千卷閑暇遨遊俗無所測或閉門數日不出亦無所食唯聞誦經然小聲吟諷音不外徹有人倚壁竊聽臨響但聞亹亹溜溜似伏流之吐波旹乃一出追從無閑武陵王東下令弟規守益州魏遣將軍尉遲迥伐蜀規旣降欵城内大有名僧皆被拘禁至夜忽有光明迥遣人尋光乃見諸僧並睡唯師端坐誦經光從口出迥聞自到師座頂禮坐聽至旦迥問曰法師昨夜所誦何經答曰華嚴經下袠十卷迥曰何不從頭誦之答曰貧道誦夾到此耳迥曰法師誦得幾許答曰貧道發心欲誦一藏情多懈怠今始得千卷迥驚疑不信將欲試之曰屈總誦一遍應不勞損耶師曰讀誦經典沙門常事豈憚勞苦乃設高座令諸僧衆並執本聽法師登座爲誦成似急流之注峻壑其吐納音句呼噏氣息或類淸風之入高松衆聞其餘音情疎意逸空望塵躅七日七夜數已滿千猶故不止迥起謝曰弟子兵將不得久停請從此辭諸僧因並釋放迥出嘆曰自如來稱滅之後阿難號爲總持豈能過此蜀中乃有如

時疑持

此僧所以常保安樂奇哉奇哉師年八十終

慧恭成都周氏子周武未廢佛教之時與同寺惠遠結契勤學遠直詣長安聽採師長往荊揚訪道遊于京師聽得阿毗曇論迦延拘舍地時成實毗婆沙攝大乘並皆精熟還益州講授卓爾絶羣道俗欽重覯施盈積師從江左來還二人相遇欣歡共叙離別三十餘年而同信宿其言談遠如泉涌師竟無所道遠問師曰離別多時今得相見慶此歡會伊何可論但覺仁者無說無所得耶師對曰爲性闇劣都無所解遠曰大無所解可不誦一部經乎師答曰唯誦得觀世音經一卷遠厲色曰觀世音經童子皆能誦之且仁者童子出家與遠立誓望證道果豈復三十餘年唯誦一卷經如指許大是非闇鈍懶惰所爲請與斷交願法師早去無增遠之煩惱也師曰經卷雖小佛口所說遵敬者得無量福輕慢者得無量罪仰願暫息瞋心當爲法師誦一遍即與長別遠大笑曰觀世音經是法華經普門品遠已講之數過百遍如何始欲鬧人耳乎師曰外書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但至

心聽佛語豈得以人棄法乃于庭前結壇安高座遶壇數帀頂禮昇高座遠不得已于簷下據胡牀坐聽師始發聲唱經題異香氤氳遍滿房宇次入文空中作樂天雨四華樂則嘹亮振空華則雰霏滿地念經訖下座華樂方歇惠遠接足頂禮淚下交流謝曰惠遠之量一簣燈耳敢行天日之下乞暫留賜見教誨師曰非恭所能諸佛加被之力也卽日拂衣長揖沿流而去爾後訪問竟不知其所之

法泰眉州隆山縣呂氏子初爲道士十餘年一日忽自悟其非迴心正覺因卽剃除始誦法華經尋卽通利乃精勤寫法華經一部數有靈瑞欲將向益州裝潢令一人擔負行至筰橋橋忽斷師在後見擔人俱墜水中人浮得出擔沒不見師于岸上搥胸號哭曰其餘俱是閑事何忍溺經卽高聲唱言如能爲漉得者賞錢兩貫皆有一人聞之脫衣入水求之數度祇得錢與衣襆而不得經師轉悲泣巡岸上下望小洲上有一襆命人取之乃是經也艸木擎之宛無溼處師不勝歡喜卽以三千錢償所漉人曰法師悲號劇甚父母故爲代覓非是貪錢弟子雖庸夫亦知福報請以此錢充莊嚴之直言訖遁去更欲與言不知何往師至成都裝潢以檀香爲軸表帶及麥并函將還本寺別處安置夜有異香師勤誦持晝夜無間時彪法師爲隣夜欲看讀恒嫌師聒亂其心曲自往請令低聲乃見師前大有人衆皆胡跪合掌彪退流汗卽移所住師年八十終矣

寶瓊益州緜竹馬氏子少年出家蕭貞儉素讀誦大品率以爲常歷遊邑落但勤尊敬佛法晚移州治住福壽寺率勵坊郭邑義爲先每結一邑必三十人合誦大品人各一卷月營齋集依次而誦如此義邑乃盈千計四遠聞者皆蒙造歎師乘機授化望風靡服而卑弱自持先仁後德經行擁旃下道相避言問酬對怡聲謙敬不媚于時本邑連比什邡諸縣並是道民尤不奉佛僧有投寄無容施者致使老幼之徒于沙門像不識者衆師雖桑梓習俗難改徒有開悟莫之能受李氏諸族正作道會邀師赴之不禮而坐僉謂不禮天尊非法也師曰邪正道殊所事各異天尚

0718

不禮何況老君衆議紜紜頗相陵侮師曰吾禮非所禮恐貽辱也遂禮一拜道像弁座動搖不安又禮一拜連座返倒摧殘在地道民相視謂是風鼓競來周正師曰斯吾所爲勿妄怨也初未之信既安又禮依前崩倒合衆驚懼舉堂禮師一時迴信從受歸戒傍縣道黨相將歎訝咸復奉法不敢故違皆受菩薩戒也縣令高逵素有誠敬承風欽道更于州寺召僧弘講圖境傾味自此而繁以貞觀八年終于所住

明達康居康氏子童稚出家嚴持戒律受戒之後便護五根年及具足行業彌峻脇不著席日無再飯外儀軌則內樹道因廣濟爲懷遊行在務以梁天監初來自西戎至于益部時巴峽蠻夷鼓行抄劫州郡徵兵克期誅討師愍其將苦志存拯拔獨行詣賊登其堡壘慰喻招引未狎其情俄而風雨晦冥雷霆震擊羣賊驚駭惻爾求哀師乃教具千燈祈誠三寶營辦始就昏霾立霽山澤通氣天地開朗翕然望國並從王化襁負排轍獻前趣其徙亢澤遂使江路肅清往還無阻兵威不設而萬里坦然師之力也後因行役中路逢有人縛鱉在地聲作人語曰願上聖救我師即解衣贖而放之營于夜中索水洗脚弟子如言而泥竟不脫重以湯洗如前不去乃自以水灌之其脚便淨師曰此魚膏也莫測其所從行至梓州牛頭山欲構浮圖不訪材石直覓匠工道俗莫不怪其言于時三月水竭即下求水乃于水中得一長材正堪剎柱長短合度僉用欣然仍引而豎至四月中涪水大溢水流蔽江自泊村岸都無溜者師率合緇素通皆接取從橫山積創修堂宇架塔九層遠近併力一時繕造役不逾時欻然成就而躬襲三衣並是麤布寒暑無革有時在定據于繩床赫然火起衆往撲滅唯覺清涼有沙門僧救疾患攣躄來從乞瘥師便授杖令行不移晷景蹤步而返斯陰德顯濟功不可識其例甚矣又布薩時身先衆坐因有盜者穿牆負物既出在外迷悶方所還來投寺喻而遣之化行楚蜀德服如風故使三蜀氓流或執爐請供或散華布衣或捨俗歸懺或翦落從法日積歲計而不可紀

僧晃綿州涪城南昌馮氏子形長八尺顏貌瑰偉威

容整肅動中規矩而鷹眼虎身鵝行象步聲音雄亮志略宏遠志學之年文才博達時共聲譽嘗夢手擎日月太虛中坐便晃然厭俗欣慕出家私即立名爲僧晃也父母未許拘械兩足繫于屋柱矢意絕命誓心無改鎖自開解乃歎曰夫志之所及山岳以之轉江河以之絕城臺以之崩瀛海以之竭日月爲之潛光須彌爲之崩頹星辰爲之改度嘉樹爲之折摧況復金木之與桎梏奚足繫吾心哉二親顧其決志遂依象法師出家受業學通綱維法任乃岷巴之領袖而咸所推仰焉

智通梓州陳氏子八歲出家爲正道法師弟子後誦法華幷習講業善持威儀奉戒貞苦常有雙鵝依時聽講每日兩度放光至唐貞觀年間陞座告衆曰吾今永別言訖而逝春秋九十七矣

悟詮號覺海有慧性峽州有富人程夷伯者年二十九一夕夢其父曰汝今年當死可問覺海其人茫然不曉一日有僧說相負覺海字程請一相問云我壽幾何覺海曰老僧皆無求但覓水一杯呵氣入水中令程飲之曰今夜有吉夢可相報即夜夢至一官府左廊男婦衣冠嚴整皆相忻悅右廊男婦盡枷鎖縲絏哀號涕泗傍有人云左廊是修捨橋路人右廊是毀壞橋路人若爾要福壽可自擇取程即夢覺發心凡百里之內橋梁路道一一修整工畢覺海復來云汝作此事可延十年程自是于道路上用工不倦壽九十二五世昌盛

僧稠姓孫氏元出昌黎末居鉅鹿之癭陶性度純懿一覽佛經渙然神解幼落髮爲沙彌時輩每暇常角力爲戲而師以劣弱見凌侮遂羞之乃入殿中閉戶抱金剛足而誓曰我以羸弱爲等輩輕侮汝以力聞汝當相祐我捧汝足七日當與我力如不與必死無還至第六日將曙金剛形現手執一盆筋謂師曰小子欲力當食此筋師辭以齋故不欲食神乃怖以杵師懼遂食神曰汝已多力然善持教勉旃神去達曉乃還同列復戲侮師曰吾有力矣恐汝不能堪衆試引其臂筋骨强勁殆非尋常衆方驚疑師曰吾與汝試之因入殿中橫蹋壁行自西至東凡數百步又躍

首至于梁數四仍引重千鈞挙捷驍趫衆皆驚服嘗住嵩岳寺僧有百人泉水纔足忽見婦人弊衣挾帚却坐階上聽僧誦經衆不測爲神人便訶遣之婦有慍色以足蹋泉水立枯竭身亦不現衆以告師遂呼優婆夷三呼乃出便爲神曰衆僧行道宜加擁護婦人以足撥于故泉水即上涌衆歎異之後詣懷州西王屋山修習前法聞兩虎交鬬咆響震巖乃以錫杖中解各散而去一時忽有仙經兩卷在于床上師曰我本修佛道豈拘域中長生者乎言巳須臾自失後移止青羅山凡爲入定每以七日爲期聞有勑召俱無承命苦相敦喩方遂允請即日拂衣將出山鬬兩岫忽然驚震響聲悲切駭擾人畜禽獸飛走三日師顧曰慕道懷仁觸類斯在豈非愛情易守放蕩難持耶乃不約事留杖策潭㳘

僧羣清貧守節蔬食持經居羅江縣之霍山搆立茅室孤在海中上有石盂水深六尺常有清流古老相傳是羣仙所宅師因絶粒其菴舍與石盂隔一小澗常以木爲梁由之汲水年至一百二十忽見一折翅鴨當梁頭師將舉錫撥之恐其轉傷因此回歸遂絶水數日而終臨終謂左右曰我少時嘗折一鴨翅驗此以爲報也

沙門邵碩康居國人與誌公最善出入經行不問夜旦後遊益州以滑稽言能發人懽笑因勸以善家家喜之若至人家眠地必有人死就人求細席必有小兒亡時咸以此爲識至四月八日成都行化于衆中作師子形即日郫縣亦言見師作師子形乃悟其分身也刺史蕭慧開及劉孟明皆挹事之孟明以男子衣與二妾穿試師云將此二人給公爲左右可乎師好韻語乃謂明曰寧自乞食以淸譏不能與阿夫竟殘年後忽著布帽詣明少時明卒先是孟明長史沈仲玉改鞭杖之格嚴重常科師謂玉曰天地嗷嗷從此起若除鞭格得刺史玉除之及明卒仲玉果行州事是年九月將亡謂沙門法進曰願露骸松下然脚須著屐進諾之巳而化舁其尸露之明日往視失所在俄有自郫縣來者曰昨見碩公著一屐行市中曰爲我語進公小兒見欺止爲我隻屐進驚問之沙彌

答曰舁尸時一屐墮地行急不及繫也

惠主始州永歸縣賈氏子六歲出家爲斌法師弟子于黃安縣造七寺梓潼縣造十寺武連縣造三寺初年登冠欲受具足當境無人乃入京于甘露寺受戒唯聽四分餘義傍通夢三日三夜天地闇冥衆生無眼過此忽明眼還明淨覺已汗流一百日後周武帝毀教方知徵應即返故鄉南山藏伏唯食松葉異類禽獸同集無聲或有山神送伏苓甘松香藥此供養六時行道禽獸隨行禮佛誦經似如聽仰仍爲幽顯受菩薩戒後有獼猴羣共治道師曰汝性躁擾作此何爲曰時君異也佛日通也深怪其言尋爾更有異祥龍飛獸集香氣充山其類衆矣

慧瓊姓董氏少出家在襄州周武帝滅法後南往陳轉入茅山聽明師三論又入栖霞聽懸布法師四論大品涅槃等勉往安州大林寺聽圓法師釋論凡所游刃並契幽極又返鄉梓住光福寺居其山頂以引汲爲勞將移他寺夜見神人身長一丈衣以紫袍頂禮師曰奉請住此當講大乘勿說小乘其小乘者亦如高山無水不能利人其大乘者猶如大海此山多佛出世一人讀誦講說大乘能令所住珍寶光明眷屬榮勝飲食豐饒惟願弘持勿孤所望法師須水此易得耳來月八日定當有水小神自往劍南慈母山大泉請龍王去言巳不見恰至來月七日初夜大風卒起從西南來雷震雨注在寺北漢高廟下佛堂後百步許通夜相續至明方住惟見淸泉香美合衆同懽

道昭簡州康氏子少時因得疾不悟云至冥司見善惡報應之事遂出家住太行山四十年戒行精苦往往言人將來事初若隱晦後皆明驗嘗有二客來一曰姚遐舉明經一曰張氏以資蔭師謂張曰君授官四政愼不可食祿范陽四月八日得疾當不救次謂遐曰君不利簪笏如能從我亦當三十年無乏有疾勿令胡人療之其年張官于襄鄧間後累遷嘗求南州亦皆得之後又選果授虢州盧氏縣令到任兩日而卒果四月八日也後方悟范陽即盧氏望也遐舉不第從知于容州假軍守之名三十年累轉右職後

因別娶婦求爲償者因得疾服嫗黃氏藥而終後訪黃氏本末乃洞主所放出婢是胡女也

嘉州僧常羅漢頻勸人設羅漢齋會故得其名楊氏嫗嗜食雞平生所殺不知其數既死家人修冥福道士方拜章師忽至告其子曰吾爲汝懺悔楊家甚喜設座延入師顧其僕曰去街東第幾家買花雌雞一隻來如言得之命殺以具饌楊氏泣請曰尊者見臨非有所愛惜今日啓醮筵舉家內外久絕葷饌乞以付隣家師曰不可必欲就羮食既熟就廳踞坐折肉滿盤分置上眞九位乃食其餘齋罷不揖而去是夕賣雞家及楊氏悉夢嫗至謝曰在生旹罪業見責爲雞賴羅漢悔謝之賜今既脫矣自是郡人作佛事薦亡幸其來以爲冥塗得助紹興末年卒肉身久而不壞

道汪長樂潘氏子幼隨叔在京年十三投廬山遠公出家研綜經律雅善涅槃行道數十餘年嘗行梁州師爲羌賊所圍垂失衣盂與弟子數人誓心共念觀世音有頃覺如雲霧覆身羣盜推索不見于是獲免後聞河間玄高法師禪慧深廣欲往從之中路值吐谷渾之難遂不果行于是旋于成都徵士費文淵初從受業乃立寺于州城西北名曰祇洹化行巴蜀譽洽朝野梁州刺史申坦與師有舊知坦後致故師將往省之仍欲停彼費文淵乃上書刺史張悅曰道汪法師識行淸白風霜彌峻卓爾不羣確乎難拔近聞梁州遣迎承教旨許去闔境之論僉曰非宜鄙州邊荒僧尼出萬禪戒所資是賴豈可水失其珠山亡其玉願鑒道俗之誠令四輩有憑也悅卽敦留遂不果行悅還都具向宋孝武述師德行帝卽敕令迎接爲中興寺主師乃因悅固辭以疾遂獲免于是謝病下帷絕窺人世後劉思考臨州大設法祀請師講經乃應請或問法師常誓守靜何以虧節答曰劉公篤信方欲大法憑之何辭小勞耶

惠持法師游峩眉山遂于嘉州道傍大樹內入定政和三年四月風雨暴作樹爲摧折捕盜官經歷見其鬚髮蓋體甲瓜遶身頗異之遂奏于朝廷有旨令肩輿至京旹西天總持以金磬出其定乃問何代僧法

師曰我東林遠法師弟也因遊峩眉不記旹代幾何仍問遠法師在否總持曰今問遞代約七百年矣安得在耶遂不復語再問曰欲歸何方師曰陳留縣復入定矣

慧叡冀州人少出家執節淸峻常遊方而學經行蜀之西界爲人所略常使牧羊有商客信敬者見而異之疑是沙門請問經義無不綜達商人即以金贖之既還襲染衣篤學彌至遊歷諸國乃至南天竺界音譯詁訓殊方異義無不必曉

瀘州羅貫山和尚(即建文皇帝) 詩云流落江湖數十秋歸來不覺雪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盡朝陽閣外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呑聲笑未休書壁閱罷楞嚴磬懶敲笑看茅屋輿圖標南遊瘴海千層迴北望天門萬里遙金鋤劍下靑絲髮袈裟換却袞龍袍百官未審歸何處惟有羣鵶早晚朝

希夷陳先生諱摶普州崇龕鄉人因遊學至華山見山巒巘巇于絕巘人難措足處一卧數十載宋太祖嚮其高風詔不出山者三大淸十一年甲午有僧徹綱侍丈雪和尚客邸臥石作詩以贊之丈夫步驟從來由日把華山當枕頭臥去歷今五百載局殘殊覺幾千秋燒還風雨天爲屋食服雲霞氣若牛十二時輪君使用不知誰是我同流

嘉興府楞嚴寺達觀法師寓閩中太平寺禮大悲菩薩像贊曰萬曆戊子長至日稽首圓滿自在尊塵刹恒飛無礙輪碾破一切諸極苦普令衆生獲悲智智則對境了無情悲則逆順咸拔濟此智在眼洞十方此悲在心益三世三世十方量無量手眼是須千萬種如是妙用等水月昭然可見不可捉分身散影初無常慈視萬物皆芻狗若人于是見菩薩是人即是菩薩子離此別求奇特事是則魔鬼壞正法

德昇號頑菴漢州何氏子幼溺塵滓稍長夢醒二十得度游心講席四衆以義虎推焉忽以知解白謙翻然易轍更衣頂笠謁文殊道和尚懇示佛法省要之旨道說偈曰契丹打破波斯寨奪得寶珠村裏賣十字街頭窮乞兒腰間挂個風流袋師將擬對道叱曰

莫錯。于是退參三年方領前旨。入閩鼓山禮覲竹菴。問國師不跨石門句。意旨如何。竹菴應聲曰。閉言語。言下頓悟。後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眞人。師曰。聞時富貴。見後貧窮。

犍爲陳道人。示趙鄉紳偈。食飽無憂樂以哉。者場春夢幾峕回。君欲醒峕連忙醒。莫教藤枯樹倒來。杖履尋幽日。徑斜天風吹我入煙霞。雲高法界三千丈。春滿檀那百萬家。祖佛遞相傳密印。明僧次第授袈裟。西來大意頭頭現。鳥嘯猿啼轉法華。

瓦屋山角端。此山從無虎豹。僧壽安語楊升菴曰。而今有獸不知其名。類畫圖中之角端。食虎豹而不傷人。僧護之以衛此山。菴曰。予聞角端止殺。今又聞除害。其瑞在麟之上矣。

開元寺張三丰。夔州開元寺。國初張三丰與手僧廣海嘗贈詩云。深入浮屠斷世情。舍摩他行恰相應。天花隱隱呈微瑞。風葉琅琅詠大乘。密室晝閒雲作蓋。空亭夜靜月爲燈。魂銷影散無何有。到此誰能見老僧。別峕留艸履一雙。沉香三片而去。後海以詩及二

物獻之文皇。答賜玉環一枚。千佛袈裟一領。

嘉州凌雲寺。元峕爲戰場。至正德間。僧千峰嘗爲獄卒。囚徒甚夥。峰曰。世亂刑繁。多不當罪。吾憐汝釋之。我亦從此逝矣。遂削髮爲僧。結茅九峰山。其建豎功勳頗多。茲不繁錄。千峰肉身。現存釋迦舍利塔。舍利泉前。攷碑乃九頂清素禪師十一世孫也。淸守道諱相傳。公夢感。從建塔房。新金衣。爲塔主。心通請聖可禪師安居于此。嘗書贊于壁云。石可爛兮鐵可銷。何如色體更堅牢。法身有相還知否。入眼舟從萬里橋。

有刮胸驗眞僞。輒發癒懺謝。愈因而人無敢侮矣。

古寺楊闢主。悟空洪仁禪師。緜竹楊氏子。結茅于青城山。蜀王獻過江聞風。發帑藏以供給。剏龍樓寶閣。額曰光嚴寺。以淨因寺經藏。蜀板宋箋。牙籤錦蓋。莫與京者。設于中。爲四衆俱瞻之地。劫運雖豬而寶範猶存。闢主肉軀衣金。窣堵波無恙。戊辰春。昭覺八十叟丈雪醉老人。率衆繙繹。乃師之願海也。左有嵯峨寺。同峕亦有蜀板藏經。劫火黍離。被風雨所蠹。淨因大伽藍所藏經板。亦隨灰燼。今錦官西關外之萬福

寺也

峩眉道者蜀人戒律精嚴不下山者二十載一日有布衣靑裘昂然一偉人來與語良久期以明年是日復相見待明年是日道者沐浴端坐而逝迨暮偉人果來問道者安在曰亡矣偉人嘆息良久書數語壁間語曰落日斜西風冷幽人今夜來不來教人立盡梧桐影字畫飛動如翔鸞舞鳳非世間筆也（或謂呂洞賓）

錦江禪燈卷第十九

錦江禪燈卷第二十

賢護涼州孫氏子來止廣漢閻興寺常習禪定爲業秉嚴律行纖毫無犯以晉隆安五年卒臨亡口出五色光明照滿寺內遺言使燒身旣而肢節都盡唯手一指不然

法緒高昌人德行淸謹矢志修禪後入蜀于劉師塚間頭陀山谷虎兕不傷誦法華維摩金光明常處石室中率以爲常盛夏于室中圓寂七日不臭有異香經旬不散每夕放光照徹數里村人卽于室傍爲起塔焉

法成涼州人十六出家學通經律不餌五穀唯食松柏脂孤居巖穴習禪爲務元嘉中東海王懷素出守巴西聞風遣迎會于涪城夏坐講律事竟辭反因停廣漢復弘禪法後小疾便告衆云法成常誦寶積經于是自力誦之始得半卷氣劣不堪乃令人讀之一遍方竟合掌而卒侍疾十餘人咸見空中有紺馬背負金棺升空而逝

法期郫縣向氏子早喪二親事兄如父十四出家從智猛諮受禪業與靈期寺法林共習禪觀猛所諳知皆已證得後遇玄暢復從進業及暢下江陵師亦隨從十住觀門所得已九有師子奮迅三昧唯此未盡暢歎曰吾自西涉流沙北履幽漠東探禹穴南盡衡羅唯見此一子特有禪分後卒于長沙寺春秋六十有二神光映徹數里體更香潔

道法敦煌曹氏子棄家入道專精禪業亦旹行神呪

後遊成都為王休之費鏗之請于興樂香積二寺主訓衆有法常行分衛不受別請及僧乞食所得常減其分以施蟲鳥每夕輒脫衣露坐以飼蚊蝱後入定見彌勒放齊中光照三塗果報于是深加篤勵常坐不臥元徽二年于定中滅度平坐繩牀貌如恒日

普恒成都郭氏子為兒童旹嘗于日光中見聖僧在空中說法向家人敘之並未之信後苦求出家依止安樂寺獨處一房不立眷屬習靜業禪善入出住與蜀韶律師為同意自說入火光三昧光從眉直下至金剛際于光中見諸色像先身業報頗亦明了宋昇明三年卒春秋七十有八

法琳晉原臨邛樂氏子少出家止蜀郡裴寺專好戒品研心十誦常恨蜀中無好師宗俄而隱公至蜀師乃剋己握錐自刺晝夜如常及隱還陝西隨從數載諸部毗尼洞盡心曲後還蜀住靈建寺益部僧尼無不宗奉常祈心安養每誦無量壽及觀音經輒見一沙門形甚姝大常在師前至齊建武二年寢疾不愈注念西方禮懺不息見諸賢聖皆集目前乃向弟子述其所見令死後焚身言訖合掌而卒卽于新繁路口積木燔屍煙炎衝天三日乃盡收斂遺骨卽于其處而起塔焉

僧慶巴西安漢陳氏子家世業儒慶生有異瑞十三出家依義興寺淨修梵行願求見佛先捨三指末誓燒身漸絕糧粒唯服香油到大明三年二月八日于蜀武擔寺西對其所造淨名像前焚身供養刺史張悅躬出臨視道俗僑舊觀者傾邑行雲結蓋苦雨悲零俄而晴景開明天色澄淨見一物如龍從積升天時年二十三天水太守裴方明為收設利起塔

僧生郫縣袁氏子少齡出家以苦行致稱成都宋豐等請住三賢寺誦法華經為業嘗于山中誦經有虎來蹲其前誦竟乃去後每至諷詠輒見左右四人為侍衞年雖衰老而翹勤彌厲後微疾便語侍僧云吾將去矣遂怡然取疾

顯嵩西蜀重慶銅梁李氏子飽參倦遊出世住巴川之宣密院三十年跡不出閫紹興中集衆說偈曰八十年中嘗浩浩宏開肆貨摩尼寶也無一個共商量

不是山僧收舖早言訖端坐而逝荼毗舍利無算

時有淨業和尙石照文氏子少業屠有羊方乳二羔將殺之二羔銜其刀跪伏于門若乞母命師感歎棄家爲僧力參宗匠忽大悟作偈曰昨日羅刹心今朝菩薩面羅刹與菩薩不隔一條線

禪惠名山人家世業儒屢舉不第元符間郡守呂由誠見以僧勅戲之遂棄儒從釋力參祖道得大開悟初住本邑天寧寺出入必策馬乘輿諸耆宿言以佛法貴乎苦行固不宜乘輿馬服綺繡師答以偈曰文殊駕獅子普賢跨象王新來一個佛騎馬也無妨凡所說法機鋒敏捷有語錄行世

寶崖涪陵人幼寡言不嬉戲棄家爲僧以布裹五指燒之曰信佛如此可也人以爲風何不治之答曰身在空耳四大五肢復何有耶投火滅身而心不壞

石巖崑法師江陵人住涪州方廣寺家世業儒累學不第遂棄遊釋門精嚴戒律澄心禪觀雖探賾大乘諸部而專事緘默臨終預知時至集衆說偈曰幻軀因妄動藏法爲伊演有念有形遷無心無垢染塵塵

盡法身刹刹皆天眼來去等空華死生誰宛轉言訖端坐而逝世壽六十有九臘二十八夏

唐阿世多尊者天竺人唐昔入中國止灌口靈崖山常令白牛下山募糧取水神異變幻甚多今靈崖有石刻像存

道慧資縣人與德陽令樊鼎遇爲方外交萬曆癸丑夏樊病甚因九日夢帝命作桐柏山神以書問之師謂之曰諸業由心造諸果由心證帝命由心取公平日見地作麼生于此著念樊又問病痛甚奈何師曰提起主人公樊問誰爲主師曰覺痛者是樊曰四大解散痛亦不知誰爲覺者師曰覺原無痛痛亦非知知覺無痛痛即離豈待四大解散若必解散如何有呼痛求針之鬼覺體無邊際四大浮漚耳樊大有省

明釆崇慶州人少度爲僧及長精止觀法門不立文字萬曆四十五年示寂其夜僧徒百許人見有紫氣投西南而去有偈云念滅滅亦滅更有何不滅本來原無說皎月當空徹

明本漢州人少依于姊丈高晟家伐薪執爨一日山中載薪回驢不行怒砍其耳血流被地心即悔悟遂祝髮爲僧入什邡高山寺有年功行極苦坐化之日人有朝峩華山來者見本隻履入山云失一履于禪榻下可令吾徒寄送見者至方知其已化矣

空菴彰明縣香水寺僧得悟禪宗每歲買藥以濟病者以穀粟飼鳥至千百下食環集肩背善吟咏有語錄行世百有餘歲方坐化

德愛號印心華陽人生而失恃怙乳媼不飲茹酒葷方咽乳七歲出家聰慧好道通儒佛兼知醫歷閱山水遇病輒施藥救之壬子歲荒飯僧及流民獲濟者衆晚年歸刹止觀栖禪乙卯十二月忽示徒衆曰吾于十四日復歸造化至期西嚮說偈而終鼻下雙珠尺餘面色如生茶毗夜西上紅光竟夕不散有徒克紹宗風大中丞吳公題曰蓮華淨域

萬竹講師名紹乾號一淸性恬淡篤學向峩嶺雪巖葺茅茨僅可容膝茹菜三年神氣和暢還成都與道友犀泉結廬百花潭上直究心宗更號萬竹一日幡然若醒嚮道甚力遂入南都講肆聽法者如市復挂席五臺刺血研金書法華經九載旋入燕京栖普賢菴刊行彌陀箋註日講諸經陳李二聖母遣授紫衣敬禮之峕鷲峰寺有栴檀像人皆莫知其源師一見識之曰乃世尊天宮爲母說法峕優塡王思之刻像旣成上昇虛空佛卽摩頂記云千年後當往震旦利益有緣故今千年像自出現後還蜀卓錫浣花都門紳衿贈送詩章太史黃公劉公皆有詩送見纘補藝文師旣歸里有紳何觀察及士大夫日與談宗門中事蜀王施木構講堂于浣花溪之側一日登堂集衆端坐而逝

妙琴字無絃華陽人母高氏有娠每見異像生而姿貌奇古內外典籍過目成誦善詩工書畫或得其篇章者珍重如寶後入楚以畫牛得名俗稱牛和尚返蜀住艸堂構室檻東有梅萼千株畫梅入妙自號梅屋老人學憲五岳陳公嘉而重之遂與學琴賡詠萬曆九年趺坐道偈而終

雪菴樂靜禪師安縣譚氏子嘉靖壬辰祝髮南參還

蜀嗣海藏住道峰院靜修悟眞萬曆十一年元旦索筆書偈曰只此漚泡幻影相隨六十餘年橫眠三界刹那無處顚到人間皎然空花影絕見聞寂寂虛朙問取雪菴面目處處綠水靑山書畢跏趺而逝

無遐不知何許人居九峰山絕頂修行嘗往來村落中見村民馬忠女甫週歲有病以破布糯餌之立愈又曰此女當貴後適庠生趙之辛果封恭人常至縣詣邊氏家一徒羨其侈麗曰汝欒之何不遂來後三日徒死邊氏舉一子哭不食乳師往探摩其頂曰旣來何須哭耶子遂輟哭一日語弟子曰吾將逝矣可爲我治齋邀諸山一別諸僧至陪齋畢一笑而逝

眞容榮昌徐氏子自幼詣觀音寺禮佛守薙髮受戒後卒便生于璧山魏伯祿家年十七不能言一日謂其家曰吾生前乃觀音寺僧今當還寺尋往僧徒參見卽知其名隨令取原收舍利古畫次第拜其父祖墳墓乃譚生前事皆不爽衆往謁者意之誠否悉皆先知邑令周俊秘使人往覩師先夜令徒一人具茶往候于途人皆異之號爲神僧後無恙跏趺而化

實相豫章人萬曆壬辰卓錫廣元之雪峰解文字皆游戲詩畫諸經典籍翻刻七百則公案評唱若干卷達官士人多採藏焉臨終種種異瑞太史黃輝爲作塔銘

曉宗昭化僧南遊三十餘年萬曆丙申歸居縣之梵天院跪誦法華禁步不出五載後結室于人頭山麓戊午秋集緇素告以將別衆以爲他往懇留之日未也嗣當辭謝茲山狠虎縱橫人不敢出戶是夜諸人夢寐中俱聞叩門作謝聲待旦往視則跏趺逝矣鼻垂玉筯至膝衆修塔以藏焉

知慧菩薩古城周曉師女生而不食葷喜誦經典年十九有問字者慧輒自面壁經旬不起嘗絕粒食柏葉成化五年辭父母遊至江利口白馬寺經樓上自焚香結跏坐入滅正歷酷暑無臭不朽神顯靈異彼都人士遂以沙築其身裝塑成像號知慧菩薩衆皆爭事之靈異響應

孤舟禪師不知何許人萬曆初至眞安磻溪寺面壁數年一日謂主僧曰明日予逝矣寺外二樹將折一

折有聲即主僧長老一折無聲即予也次日二樹果折說偈曰勘破無無世界了然何物心頭自性已歸圓寂淸風明月自然端坐而逝

福湛號天淵楚人居蓬溪智林勤苦修行解悟空寂爲峕禪宗所著有天淵錄二卷及卒有偈云七十七年一笑終倒騎木馬吼西風我今脫殼飛騰去明月淸風一樣同

了用號雪機遂寧張氏子少善應赴偶聞有向上事感悟靜坐數年深有所得印證于天淵和尙嘗作山居詩有云傍樹修菴倚翠岑煙霞繚繞白雲欽愚痴自合棲泉壑潦倒何妨論古今怪石溪邊塗去跡浮嵐巖下絕來痕始因入道藏幽谷截斷攀援更莫尋年七十二卒其日彩霞覆寺人咸異之

玄暢河西金城趙氏子少峕家門爲胡虜所滅禍將及師虜帥見師頷古淸奇而止之曰此兒目光外射非凡童也遂獲免後往涼州出家本名慧智遇玄高事爲弟子高每奇之因改名玄暢以表付囑之旨其後虐虜剪滅佛法害諸沙門唯師得脫元嘉二十二年閏五月間發自平城路由代郡上谷東跨太行北經幽冀南轉將至孟津唯手把一束楊枝一扼葱葉虜騎追逐將欲及之乃以楊枝擊沙陡然天闇人馬不能前進有頃沙息騎已復至于是投身河中唯以葱葉內鼻孔中通氣度水于八月達于揚州洞曉經律深入禪要占記吉凶靡不誠驗墳索子氏多所該涉至于世技雜能罕不畢備初華嚴大部文旨浩博終古以來未有宣釋師乃竭思幽尋提章比句傳講無匹又善三論爲學者之宗宋文帝深加欽重請爲太子師再三固讓弟子謂之曰法師方欲弘道濟物廣宣名教今帝王虔已相延皇儲蓄禮忠敬若道揚聖躬則四海歸德今矯然高讓將非聲聞耶師曰此可與智者說難與俗人言也及太初事故方知先覺自爾遷憩荊州止長沙寺時沙門功德直出念佛三昧經等師刋正文字辭旨婉切又舒手出香掌中流水莫之測也迄宋之季年乃飛舟遠學乃適成都初止大石寺乃手畫金剛密迹等十六神像至昇明三年又遊西界觀矚岷嶺乃于岷山郡北部廣陽縣界

齊后山遂有終焉之志仍倚巖傍谷結艸爲菴弟子法期見神人乘馬著靑衣繞山一帀還示造塔之處以齊建元元年四月二十三日終也

普岸漢東蔡氏子得法于百丈太和年中謂衆曰吾山水之遊未厭諸人勿相留滯天台赤城道猷曾止華頂石梁智者降魔將遊之也自襄陽迤邐從沃州天姥入天台西門得平川谷中一大舍峰名平田結茅居之未幾見虎乳子瞪目眎師遂以杖按其頭曰發道聞此山神仙窟宅羅漢隱居今欲寄此安禪檀越勿相驚撓經宿虎領子而去癸丑衆力營搆丈室成平田院示衆大道虛曠惟一眞心善惡勿思神淸物表隨緣飮啄更復何爲

慧永內江潘氏子與慧遠同師道安相期結屋羅浮及遠爲安所留師乃先至潯陽刺史陶範留憩廬山舍宅爲西林寺以居之峰嶺別立茅室嘗有一虎馴伏入其室者輒聞異香因號香谷

懷州靈燦遠公之門人稟性淳直寬柔著稱遊學鄴研蘊正理深明十地涅槃備經講授隨遠入關十數

之一也住大興善寺因遠公去世衆侶無依開皇十七年奉勅補次爲衆主于淨影寺傳揚故業積經年稔仁壽興塔降勅令送舍利于懷州之長壽寺初建塔將下感一雄雉集于函上載飛載止曾無驚懼與授三歸便近人馳遶似如聽受迴頭鼓舞欣躍自娛覆勘其形實非其雉乃彩鳳也

楚琦蜀人篤信西方因抵燕京聞樓鼓聲大徹洪武初三詔說法京都　皇情大悅後築室號西齋一意淨業常見大蓮華充滿世界彌陀在中衆聖圍繞將示寂書偈曰吾行矣人問何往答曰西方又問西方有佛東方無佛耶乃厲聲一喝泊然而逝

牟羅漢眉山人名安以廂公隷卒如岷山涉上淸坂忽遇髯者顧笑曰汝飢何不食柏子耶摘子投其口顧髯者不復見矣遂不火食大雪埋室庭有大甕貯水解衣就浴江水暴漲舟不可行或戲指其笠曰乘此渡可乎師遂置笠水面趺坐其上亂流以濟人呼爲牟羅漢耳

印滿大千江安人初不知書因讀觀音經有悟遂能

文有僧云及八角磨盤七重行樹于室中渠演之曰大道原空八角磨盤何處轉本來非有七重行樹不須栽題水際觀音閣疊影一江兜率院天凝水月身香五分婆羅門女散栴檀題懺筵旋懺旋爲若是不爲何用懺非空非色但凡有色總成空題佛殿皇朝大一統三教敷崇天子壽萬年億兆稱頌僧舍云補衲迎紅日開牕推白雲題佛閣白日住虛空千古慧光彌宇宙金身來淨土三乘蕊典遍河沙題文昌祠牛壁拱天心開北極圖書洞府六星明斗上應人間豪傑昌期開口皆佳句也

壽聖院僧冲古主于詩其挽光獻太后云昔補一天成大業兎扶雙日耀重離有詩五百餘篇題曰錦屏集又僧推聰能詩嘗賦春陰云好花分日少閒草占春多亦佳句也

法師承遠始學于成都唐公至荊州進學于玉泉眞公眞公授師以衡山乃爲教魁相從而化者衆有弟子法照初居廬山由正定聚夢趣安樂國見蒙惡衣侍佛者師問爲何人佛曰衡山承遠也覺而見之相肖乃從而學傳教天下法照在代宗時爲國師乃言其師有異德天子南嚮而禮焉度其道不可徵乃名其院額曰般舟道場用尊其位師始居山西南岩石窟人饋之食則食不饋則食土泥茹草木後策杖騰空不知何往也

裴氏鸚鵡成都尹韋皐記曰人有獻鸚鵡者河東裴氏謂此鳥名載梵經智殊常類常狎而敬之始告以六齋之禁及午後非時終夕不食或教以持佛名號仰首奮翼若善承聽每清景永夜發和雅音阿彌陀佛聲聲相續一日有憔悴容訓養者鳴磬而告之曰將去此而西歸乎每一擊磬一稱佛十擊磬而十念成斂翼委足揜然而絕案釋典十念成往生西方又云得佛惠者歿有舍利遂命火焚之得舍利十餘粒貞元十九年九月記

成都有僧誦法華經甚功一日有山僕來請入溪見踏溪一闍僕入報出謂僧曰先生請師誦經誦至寶塔品先生野服藜杖兩眉垂肩揖入焚香而聽設飯杞稌菊若甘露餉一鋑僕送至中途師問先生何姓

名僕曰姓孫役于僧掌書思邈字僧方嗟駭僕忽不見復回尋索三日竟迷路歸視鞿乃金錢一百由茲一鐥身輕無疾唐史言百五十歲野錄講誦經時在國初則又三百年矣

沙門海通于嘉州大江之濱鑿石爲佛高三百六十尺覆以九層之閣額曰淩雲

梵僧西天三藏畚怛羅至蜀自言從摩伽陀國至益州途經九萬九千三百八十里時建光天元年也三藏自言巳二百七十歲

成都沙門光遠遊西天還詣闕進西天竺王子歿徒曩表佛項印及舍利若干貝多葉菩提樹葉詔三藏施護譯其表曰伏聞支那國有大天子至聖至神富貴自在自慚福薄無由朝謁遠蒙皇恩賜金剛座釋迦如來袈裟一領即巳披挂供養伏願支那皇帝福慧圓滿壽命延長一切有情度諸沈溺謹以釋迦舍利附沙門光遠以進

明槩表決對傅奕廢佛僧事師聞三皇統天五帝御寓道含弘而遠大德普覆而平均敷善教以訓民布慈心而育物逮乎中古其道弗斷故漢武欽明見善而弗及顯宗睿哲體道而弗居遂能紆屈尊儀甘泉禮金人之瑞翹想夢寐德陽降銅像之徵于是秦景西遊越流沙而訪道摩騰東入踰葱嶺而傳眞遂得化漸漢朝寺興白馬之號道流晉世剎建青龍之名其間盛寫尊儀競崇寺塔騰慧雲于落仞涌法水于窮源文富萬言第略記耳

通天禪師諱明徹京兆同州潘氏子嗣法于鋏山禪師乃臨濟二十五世孫也弔影孤單歷半天下後遊峩眉隙地爲菴名曰圓覺兀坐終日熊猿作伍煙霞爲鄰丁亥歲神宗聞之賜紫衣龍藏顏曰護國艸菴寺迨辛丑十一月十二日示微恙書偈七十六年幻化身東西南北苦勞生今朝惹得虛空笑大地原來不是塵塔全身于千佛頂

得心律師巴東人因禮普賢值大椿憩于下常修淨業晝夜六時弗間日居月諸雲輸霞委忽成叢席以樹名曰洪椿坪也劫運斯逢秋毫無犯兩川共尊實師之願海淵弘矣

渝州末棟可尊古法師持正嚴行感德逼人嘗講法華王唯佛與佛乃能知之遂執卷召衆曰還知麼衆答不恰自代云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因以兩川稱爲義虎也

澄江宗主內江復覺寺僧三學該煉唱提千七百則公案如青雲吐月精操玄文似遠客還鄉出入劫雲中匡徒劍戟裏暮年折一足世稱雲門再來後示寂于峩眉山塔標伏虎寺世壽八十三坐臘九十九夏

輔慈沙門高原昱蓬溪人廿歲猶弱弱然似無能者偶友人激曰終南山多異人可往叩焉師至終南寓窺基法師遺址果値異人授以唯識論淬礪九載後抵燕都値肯堂王公論唯識義師曰大覺湛然識于何生佛智歷然識向何滅若執唯識眞實有者遮唯識也如是則天親不得已以有頌護法等不得已以有論師于萬曆辛亥挂搭于江寧南屏不得已操觚詮註務顯永明宗鏡攝性相以雙圓彌勒闡宗依一眞而摹相心空識空則三十爲綴識滅論滅即九大焉依本如吳公見以助喜即捐金壽梓師曰乍詩茲

隋疑隨

義文隋齟齬竭思羣經窮研衆論支頤瞪目振逸忘勞更訊大方漸通線徑剖厥既就海內強學無不沾濡密雲悟和尚過南屏師以稾示之密閱數紙批云瘦狗過沙溪鄰之而去師回蓬溪青蓮寺示寂焉骨瀫白如雪堅石硬如鋼塔于本寺之蓮峰世壽九十坐六十四夏

長壽東山寺無爲律師前身即本寺楊關主也臨終曰我二十年後再來遂將方丈鎖封而逝迨廿載緇素夢師祖回山翌日設香恭迎見一僧年將二十且笑且言曰吾來矣汝等可將我封號開了便入方丈坐談往事歷歷指陳緇素莫不驚異後又上山欠水自往鶴遊坪龍王洞兀坐七日募一小龍携回入滅時門弟子恐後龍難制伏遂白師遣下山矣師不善詩對有涪郡冢宰夏公訪師因猫兒往過夏即出對曰小小猫兒拖虎尾師應聲對曰細細蝦子帶龍鬚其靈異聰利不止如此兩川深慕其道德焉

鈞天廣樂內江石氏子神淸侏儒戒月孤圓嘗題接引佛壁曰久立地等世上人一齊同路長伸手接娑

婆客打夥共行崇禎丙戌闖闖寇陷宸京而獻賊亦叛蜀携徒宗叵遁跡於然燈寺之絕頂不粒而終壽七十二塔于本山

昭覺惟一眞常禪師未詳法嗣嘗作牧牛頌曰崢嶸頭角出常流踏遍溪山得自由一朝摸著牛兒鼻牽向人間賣不休

遂陽三韓人邊鎭之幼子也以失守罰罪當在死數父以錢贖之得避俗爲僧精勤懍厲苦行標節不畜錢帛隨得隨施居江安士橋恧染風疹于康熙庚戌冬密有燒身之意嘗自積薪高丈餘中開一龕足容已身弟子德法苦諫不從傾囊設大施會訖入龕自焚遺命碎骨和粉棄江中遂遵之後徒德玉南還爲師作忌有云持鍬上法堂爲覓先師骨先師臨終時分付楚魚腹何哉要如斯喜唱船子曲咄善漁父和實難齊欸乃一聲山水綠

遵義禹門策眉禪師黎氏子幼爲郵吏而桂子蘭孫緇素百有餘人因甲乙之華依本師丈雪和尙剃染念湯法社敞建叢林乙卯冬杪過昭覺省覲本師行至渝州偶問門徒此去成都遠近衆曰半月程師曰祇可半途命莊香遙禮畢端坐而逝世壽八十八僧臘三十塔于內江般若寺也

諱號雷同傳

兩楊雄兩李膺兩王褒兩文與可楊雄成都人作大元經者漢王褒資中人作賢臣頌者晋李膺涪城人作益州記者漢李膺爲益州太守寰宇記云城西三里有李膺宅後周王褒同庚信從益州趙王出鎭之蜀褒有奉賀詩楊雄持節入蜀迎梁主蕭歸者文與可鹽亭人與東坡先生同時善寫竹已上皆宦遊人也今涪州有文姓者亦號與可深可慨歎

宋孫明復曰太鉉一書乃明天人始終之理君臣上下之分蓋疾莽而作也王介甫諸家以年數考之謂子雲與莽不相及上符命投閣恐係谷子雲事鑿鑿有據是何人忍于汚蠛賢者于史中

攀高傳

凡別名更號萬不可犯前輩如憨山老人時人喜憨字效而稱之憨松憨石憨月憨淚本師破老人時人

亦效而喜焉破浪破雪破峰破石牧雲叔住嘗熟縣破山寺拈古內謂破山則不然末學聆之疑翳載胸又如木陳浮石亦无輩號也高僧傳備具蒼頡造字如河沙何故篤美此音之美如天皇天王兩道悟參錯費盡後昆脚手

後跋

昔如來在世預以末法囑累帝釋及諸國王良由天力可摧萬邪王威可率兆庶而遺法付囑者意在仗庇流通以四衆之微弱恐三寶之廢毀藉王者之威力令有不肖者寢其紕紊助大猷以維新扇皇風以遐暢所以歷朝地主公卿士庶一聆分衛無不傾心呵護也故衆生非佛法不能自度佛法非衆生不能弘宣佛又自記囑累流通惓惓有以知世尊慈悲法施設使無量國土有一人不聞是法者未滿如來本懷今吾南洲有一夥男子頗稱猛利一聆玄誨卽竪起眉毛徹悟根源眞常獨露語嘿動靜爲天下法斯乃折蘆導世之徒也又有一類操白業底足跡偏天下詩名滿世間便謂已證已得從而呵佛罵祖放曠無檢聲色貨利居然常人而高談濶論明欺一世豈欺世乎乃自欺也又有一種洋洋焉形影相吊言于未來乃靜極光通神淸可挹俗之所謂神僧者此也又有一般操黑業人鈍根樂小法不自信作佛仁者彼旣丈夫我亦爾怯弱于誰此一放過不知打向何方何道裏去且目擊耳聞同聰之輩多少英俊精靈剃肅惶惶焉又一生了覩古之尊宿幾十年點胸自許後爲明眼人煅煉方始省悟及其悟後奉戒愈精檢過愈密甚至向折脚鐺下入山磨煉眞去就豈非識法者懼邇來學者順則喜逆則悲皆大法不明之咎故宋受子罕之言囚于墨翟魯信季孫之說逐于尼丘二子之賢弗能自保況蠢蠢之徒耶爰佛法弘化貴乎時節因緣緣與時違化將焉托且巴蜀末禁何緣千年九易土石俱焦蚕昔染指法味時卽有稗官野史之志自戊午入蜀省勤恨兵戈擾攘典籍蕩廢而有無徵不信之失本師于己酉秋遂發大藏攷驗傳燈取其師承有據者筆之不敢以影響參合疑

誤後人顏其名曰錦江禪燈越己未七旬大年雖老
且病未甞不手披目閱以訂其譌
聳等幸集康衢忝
序班首勸諸同志悟自本心見自本性受用自家境
界爲大導師作人天眼于此三有大城隨機應化令
彼十二類生與我無異則住荊楚弘山崇慧寺徹聳
謹跋

錦江禪燈卷之二十終